

雄獅一樣的典範師，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
米

他的生平及教導

(Acarya Kesari

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His Life and Teachings)

以軀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

(Tridandisvami Srimad Bhaktivendanta

Narayana Maharaja)

獻辭

我把雄獅一樣的典範師 (Acarya Kesari) , 至尊天鵝 (Paramahansa) ,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 (Parivrajakacarya) , 摒除物質欲望的
(Astottarasata) ,
處於神聖超然動力層面的 (Sri Cid-vilasa) ,
唵 (Om) , 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 (Visnupada) ,
聖施瑞瑪 . 巴提 . 帕爾給那 . 凱薩瓦 . 哥斯瓦米 . 瑪哈茹傑
(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 ,
這本有關他神聖生平及品質的敘述超凡淨化 ,
蘊藏真理結論 (tattva-siddhanta) 及其訓示 ,
將之作為奉愛上品 (bhakti-arghya) , 獻於他的蓮花手。
他是聖高迪亞 . 維丹塔修會 (Sri Gaudiya Vendanta Samiti) 及
高迪亞廟 (Gaudiya Mathas) 全印度轄下分廟之創辦人。
他是真象之主 (Sri Svarupa) 和聖茹帕 (Sri Rupa) 全心全意的追隨者 ,
也是師承主奎師那 . 采坦耶 . 瑪哈柏佈 (Sri Krishna Caitanya
Mahaprabhu) 的純粹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 (bhagavata-parampara) , 第十
代傳人之翹楚。
他是最崇拜的師尊 (Gurudeva) , 也是實現我所有心底夙願的主人。

穆昆達 (Mukunda) 的摯愛啊 ! 真象之主和聖茹帕最好的追隨者啊 !
我是你最不夠格的僕人 , 但是不論我是誰 , 我屬於你一人而已。
靈性導師之尊啊 , 你認為你僕人那微不足道的服務勞苦功高而心滿意
足。
師尊啊 ! 請你接受你那墮落、可憐而不值一嘆的僕人的這份奉愛上品 ,
並對之稱心滿意。
所有榮耀都歸於你 !

熱切渴求聖靈性導師 (Sri Guru) 微乎其微的一點恩慈 ,

可憐墮落的

巴提維丹塔 . 拿茹央那 (Bhaktivedanta Narayana)

凱旋歸於 (Jayatah) 聖靈性導師和主高認格 (Gaurangau)

**雄獅一樣的典範師，
聖施瑞瑪．巴提．
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
他的生平及教導**

由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及聖高迪亞廟全印度轄下分廟之創辦人，
師承主奎師那．采坦耶．瑪哈柏佈之純粹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
第十代傳人之翹楚 -

**聖高迪亞，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已經進入永恆逍遙時光的，
俺，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摒除物質欲望的
聖施瑞瑪．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
的門徒編著**

以軀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

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

英語初版的簡介

本書既獨特又極有意義。它向西方讀者呈現了高迪亞偉大奉獻者（而非西方）環境內，一位近代典範師的生平和教導。我們在此直接看到，在權威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文化內，深入覺悟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活動及相互影響。我們也蒙福而有幸見證，一個強而有力典範師傳系之中的師徒關係，又看到對靈性導師堅定不移 (guru-nistha) 的各種表達形式。

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呈現了高迪亞精要結論的概覽。他實在地展示了典範師怎樣傳教和教導，始自消滅假象宗這披荊斬棘的挑戰、偽師徒傳系 (apasampradayas) 和虛假結論 (apasiddhanta) 的威脅，以至巴佳奉愛 (Vraja bhakti) 的達標方法 (prayojana)。這本著作對於我保衛們的師徒傳系，在驅除假象及建立真正目標兩方面而言，因而都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本書或多或少也是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以印度語所著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傳記原文的直接譯文。我們懇求讀者體諒我們的努力。英語不足以傳達一位純粹偉大奉獻者對另一位純粹偉大奉獻者有感而發，言語之間的箇中深意。除此之外，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意味深長而文采豐富的印度語說話方式，與傳統的英語書寫語差別頗大，以致不可能精確翻譯。此外，我們力有不逮而經驗不足，肯定必然出現各種缺失、不確和矛盾。

我們努力避免眾多不必要的梵語字詞和名詞，以免為西方讀者帶來不便。然而，若不熟悉眾多在英語之中，沒有精準同義詞的梵語字詞和名詞，就無法細味或理解高迪亞所呈獻的真理和極樂情感 (rasa)。我們以原文及腳注內的翻譯，努力以系統化及便利讀者的方式來介紹這些梵語詞語。

本書集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眾多門徒和追隨者之力而成。協力者之名眾多，恕難一一詳錄。

聖瑪哈茹傑榮耀他的靈師瑪哈茹傑，說他視他門徒微不足道的努力勞苦功高。由於我們真的缺乏資格，全無內涵，因此我們祈求聖瑪哈茹傑會對我們施以同樣恩慈，但數量卻更為龐大。他嘗試幫助他那些現時別無庇蔭的西方門徒和追隨者，以致承受眾多不便和騷擾。我們仍然未知道何謂服務靈性導師

(guru-seva)，但是我們無助地向他祈求，求他會繼續仁慈地幫助和激勵我們，好使能擺脫我們對假象謬誤 (maya-vasana) 根深柢固的依附，並深深潛入聖茹帕傳系 (Sri Rupanuga) 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結論和靈性修習 (sadhana-bhajana) 之洋。

據說祖父比父親更有愛心。我們皈依在雄獅一樣的典範師，聖施瑞瑪．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的蓮花足下，他的傳教協助把我們從黑暗時代中拯救出來，並把我們引向光明。我們謙遜地祈求，他會賜福我們那服務他摯愛的門徒 - 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他親愛的神兄弟及棄絕啟迪門徒 - 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佈帕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以及我們整個高迪亞師徒傳系的薄弱努力。

我們在宇宙之師，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 (Sr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Gosvami Prabhupada) 的蓮花足祈求，得以服務他的多位門徒和繼任典範師，他們仁慈勇敢地繼續他的使命及保衛他的師徒傳系。

寫於主曆 (Samvat) 二零五五年的薩茹達盈月日
[Sarada Purnima，即公元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的隱跡日

出版人

簡介

(為印度版而寫的)

今天我們出版了至受崇拜的 (Paramaradhya) ，進入了永恆逍遙時光 (Nityalilapravista) ，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的傳記，連同他的真理結論 (tattva-siddhanta) 和教導，我最是歡欣鼓舞。由於缺乏這本重要典籍，以致長久而來都忐忑不安。

齊頌主哈瑞的聖名 (harinama-sankirtana) 今天傳遍各地，有賴宇宙之師，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的門徒和徒孫的努力。他是個偉大靈魂，主要負責把主采坦亞．瑪哈柏佈 (Sri Caitanya Mahaprabhu) 的純粹奉愛 (visuddha bhakti) 和齊頌主哈瑞的聖名傳遍全世界。第七位哥斯瓦米 - 聖莎慈阿南達．巴提維諾德．塔庫爾 (Sri Saccidananda Bhaktivinoda Thakura) 預告了這點。就像巴嘎茹塔 (Bhagiratha) 帶來巴嘎茹緹．恆河 (Bhagirathi Ganga) ，塔庫爾．巴提維諾德也重新確立了巴嘎茹緹奉愛洪流。即是說，聖塔庫爾再次確立了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 (Sri Sacinandana Gaurahari) 失落已久的夙願，祂是巴佳王之子 (Vrajendranandana) 主奎師那 (Sri Krsna) 最寬宏大量的形象，閃耀著聖茹阿妲 (Sri Radha) 的情感 (bhava) 。我最崇拜的聖靈師蓮花聖足 - 他是聖帕佈帕的親密追隨者，尤以實現聖帕佈帕的心底夙願為畢生唯一職務。有鑑於此，他得到他眾多神兄弟的各種協助，其中以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佈帕最為重要。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無緣的憐憫和激勵，鼓勵聖史瓦米．瑪哈茹傑傳教，而我 (作者) 也略盡綿力實現他的心底夙願。我的努力若有所成，全都有賴他的特別恩慈所攻。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是施瑞曼．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佈帕的棄絕啟迪靈師 (sannyasa-guru) ，後者在現代把純粹奉愛和齊頌聖名傳遍全世界，是個傑出的傳教者。在各方面而言，我都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憑藉他超然無緣的恩慈，我也相當成功地把高茹遜達爾的教導傳遍世界各地，以實現他的心底夙願。有見及此，國內及海外的所有信眾，非常渴望認識這位超然偉大人物超凡脫俗的品格、他的生平及其概念之獨特性。這些人一再要求我出版他的傳記。我眾多德高望重的神兄弟也有同樣要求。然而，由於我忙於其他服務，也因我身體不適而迫於延遲這個計劃。

十三年前，一九八五年，我的神兄弟 - 堪受崇拜，雲遊四海的典範師，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 (Pujyapada Parivrajakacharya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Vamana Maharaja) - 他是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會長和典範師，也是超然知識的追隨者，編纂了《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 (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一書，敘述了他的生平、真理結論和教導。本書以孟加拉語寫成，並以至受崇拜的聖靈師蓮花聖足，發表於《納迪亞之光 (Nadiya-prakasa)》日報、《聖高迪亞 (Sri Gaudiya)》周刊和《聖高迪亞通訊 (Sri Gaudiya-patrika)》的文章、短文、詩歌及作品為基礎。他在本書極為精簡地描述了聖靈師蓮花聖足超凡脫俗的生平逸事，及其概念之獨特性。這對那些操孟加拉語的人極有裨益，但是眾多操印度語的信眾卻未能受惠。長久而來，這個匱乏令人若有所失，坐立不安。我在我神兄弟的蓮花足祈求，尤其是聖靈性導師的蓮花聖足 - 他是憐憫之洋，求他們在我心灌注力量，使我能實現這項任務，令他的生平逸事得以成書。

自一九四五年起，直至他在一九六八年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為止，我有幸親身與聖靈師蓮花聖足一起履行各種服務。我緊隨他左右，聆聽他的講課，他與反對派的經典辯論，以及他在不同地點的討論和答問。在這整段期間，我在我的筆記本內一一記錄。有時我不能靜靜坐在他身旁，我會謙卑恭順地請教深奧機密的命題，我也會與他討論。我把這一切命題記錄在我的筆記本內，我也將之銘記在心。與聖靈性導師的這些討論和互相交流，證實了對我大有助益。

當我們住在川處茹 (Chunchura) 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 (Sri Uddharana Gaudiya Matha) 時，我們再三請求聖師尊的弟弟 - 聖普林·碧哈瑞·古哈塔庫爾塔 (Sri Pulina Vihari Gurhathakurta)，撰寫一本有關聖師尊生平事蹟的小冊子，始自他的童年時代，以至他加入廟宇為止。他照做如儀，而在我們神兄弟的請求下，聖亞米尼刊塔·達薩 (Sri Yaminikanta Dasa, M.E.B.T.) - 吉茹塔高中 (Jirata High School) 極有才幹的校長，基於這本小冊子，以孟加拉詩歌形式撰寫了聖師尊的傳記。除了普林·碧哈瑞·古哈塔庫爾塔的小冊子涵蓋的題目之外，聖亞米尼刊塔·達薩也加入了聖師尊在采坦亞廟 (Caitanya Matha)，以及後來創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一些細節。堪受崇拜的瓦曼·瑪哈茹傑借助此書，來撰寫聖師尊的傳記。現有這個版本主要取材自聖亞米尼刊塔·達薩的著作，以及我自己的筆記本和記憶。我親身從聖師尊的蓮花口中聽過很多他自己一生之中、以及聖帕佈帕、聖高茹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 (Srila Gaurakisora Dasa Babaji Maharaja) 和聖瓦姆斯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 (Srila Vamsidasa Babaji Maharaja) 的生平事蹟。

我把聖師尊的傳記分成八個部分。忠誠的讀者能細閱本書的不同主題，並

自行判斷結果。

施瑞瑪．哈瑞琵爾亞貞守生 (Sriman Haripriya Brahmachari) 和施瑞瑪．那溫奎師那貞守生 (Sriman Navinkrsna Brahmachari) 「經典學問智慧之管理者 (Vidyālanakara)」製備本書的手稿而勞苦功高。斯麗瑪緹．珊緹．德薇．達斯 (Srimati Santi Devi Dasi) 和施瑞瑪．普認達茹貞守生 (Sriman Purandara Brahmachari) 協助組成及更正本書的服務和努力，功不可沒。除此之外，聖唵帕爾卡薩．巴佳瓦斯 [Sri Omprakasa Vrajavasi (M.A., L.L.B.)] 「文學之寶 (Sahityaratna)」、施瑞瑪．蘇巴南達貞守生 (Sriman Subhananda Brahmachari) 「純粹奉獻者之錦上花 (Bhagavata-bhusana)」、施瑞瑪．沛爾瑪南達貞守生 (Sriman Premananda Brahmachari) 「服務之寶 (Sevaratna)」、施瑞瑪．帕茹美斯瓦瑞貞守生 (Sriman Paramesvari Brahmachari)、施瑞瑪．潘達瑞卡貞守生 (Sriman Pundarika Brahmachari) 和其他人校對及履行其他有關本書的任務，也極受讚揚。我在聖靈師蓮花足下卑微的禱告，就是他能對他們大發慈悲，並讓他們從事他所欲求的服務。

寫於主曆 (Samvat) 二零五五年，(一九九九年二月三日)，
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的顯現日
渴求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一點恩慈

以軀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僧 (Tridandi bhiksu)
聖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

目錄

獻辭

英語初版的簡介

簡介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第七部分

第八部分

詞匯

聖施瑞瑪 . 巴提 . 帕給亞那 . 凱薩瓦 . 哥斯瓦米 . 瑪哈茹傑的生平和教導

第一部分

純粹奉獻者靈師師徒傳系 (Bhagavata Guru-parampara)

因應時代需求及為了普世福祉，無上慈悲的至尊主 (Sri Bhagavan) 和祂親愛的同遊，帶同祂們的訓示作為禮物而下凡降世。祂們把所有無神論者遠遠驅走，他們的無神論想法違反宗教 (dharma)，祂們又以純粹奉愛 (suddha-bhakti) 的形式建立了永恆宗教 (sanatana-dharma)，那是臻達生物體 (jivas) 永恆福祉的方法。主高茹遜達爾 (Sri Gaurasundara) 是卡利年代 (Kali-yuga) 的慈悲化身，祂在現今卡利的強大影響力肆虐的年代，賜予從未賜予的純粹愛意 (prema，對神的愛) 來解救墮落靈魂。祂的追隨者 - 他們自己都是在聖斯瓦茹帕 . 達莫達茹 (Sri Svarupa Damodara) 和茹帕 . 哥斯瓦米 (Rupa Gosvami) 的傳系內，在這地球上以典範師 (acaryas) 的形象，顯現為主高茹遜達爾的能量。他們為了使陷於物質主義的愚昧生靈，浸沉於對神的純粹愛意 (suddha prema-dharma) 而顯現。

這些典範師藉由至尊主之願，以真確無誤的經典證據和無可辯駁的邏輯，推翻及徹底摧毀聖商羯羅師 (Acarya Sri Sankara) 的非韋陀教條。這種稱為梵覺宗 (brahma-vada) 的哲學，把至尊梵 (Parabrahman)¹ 描述為無形無相 (nirvisesa)² 和毫無力量 (nihsaktik)³。這是隱蔽式的佛教 (bauddha-vada)、一元論 (advaita-vada) 或假象宗 (mayavada) 哲學。成此大業後，典範師確立了權威超然的至尊主真象 (bhagavat-tattva)，那確立了至尊梵具備一切超然品質 (savisesa)⁴、具備一切能量 (sarvasaktiman)⁵，也是極樂情感的形象 (rasa-svarupa)⁶。在主高茹遜達爾的這些追隨者之中，至為可敬，雄獅一樣的典範師 (Acarya Kesari)，他像頭無與匹敵的雄獅擊敗

無神論的大象 (Pasanda-gajaika-simha) ，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 (Om Visnupada) 摒除物質欲望的 (Astottara-sata)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 委實至高無上。

莎慈之子 (Sacinandana) 高茹阿哈瑞 (Gaurahari) 是主奎師那 (Sri Krsna) 本人，具備過往諸位化身的一切獨特性，閃耀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Srimati Radhika) 的心緒和光芒，在五百多年前與祂一己的同遊一起顯現。主高茹阿哈瑞在極短時間內，透過齊頌聖名 (nama-sankirtana) 的程序，把對主純粹愛意的情感甘霖 (bhakti-rasa) 傳遍全世界。為了實現主的心底夙願，祂親愛的同遊 - 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著作《奉愛的甘露 (Bhakti-rasamrta-sindhu)》、《Ujjvala-nilamani》和其他典籍，確立了純粹奉愛的極樂情感。最近，整個宇宙最受榮耀的 (Jagad-varenya)⁷，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 (Sri Srimad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Gosvami Prabhupada) - 聖茹帕．哥斯瓦米傳系典範師之翹楚，強而有力地以純粹奉愛的波濤淹沒全世界。真誠無私地致力於傳揚聖帕佈帕教導的偉大靈魂 (maha-purusas) 之中，以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至為重要。

透過物質感官，決不能獲得超然事物的真正知識，因為至尊主、奉愛和奉獻者 (bhakta) 全都是超越感官察知的範疇。在這個世界上，也許可以描述文學、歷史、政治、慈悲為懷或尚德君子的品格，以及他們的身分和出身情況。然而，以物質感官描述至尊主奉獻者的品格絕不可能，因為僅是藉由奉獻者一己的恩慈，才能察知他們。只有藉由至尊主奉獻者的恩典，當他們在獻身服務至尊主的人 (sevonmukha) 的純潔心靈，展現他們的品格時，我們才能對他們與眾不同的超然品格略知一二。

*yasya deve parā bhaktir yathā deve tatha gurau
tasyaite kathitā hy arthāu prakāṣante mahātmanau*

《斯瓦塔斯瓦塔茹奧義書 (Svetasvatara Upanisad) 6.23》

「《神訓經》的所有隱密意義，僅在那個對至尊主有至高超然奉愛的偉大靈魂，以及祂的代表 - 聖師尊 (Sri Gurudeva) - 心內昭然若揭。」

超然物體既無生無死，又無父無母；偉大奉獻者 (Vaisnavas) 亦然。他們既不受制於生死，也沒有俗世的家庭和社會階級 (asrama)。在這個物質世界，偉大奉獻者的物質狀況僅是展現的 (prakata) 和不展現的靈性

(aprakata) 逍遙時光之演出。偉大奉獻者，即奉獻者，藉由至尊主的願望顯現在這個世界的某些家庭或傳系內，但是經典禁止我們認為他們有物質起源。

*arcyē vaiñēau çéladhēr-guruñu naramatir vaiñēave jāti-
buddhir-
vaiñēor-vā vaiñēavānāà kalimala-mathane
pāda-térthe 'mbu-buddhiù
çré-vaiñēor-nāmni mantre sakala-kaluñahe çabda-sāmānya-
buddhir-
vaiñēau sarveçvareçe tad-itara-samadhēr-yasya vā nāraké
saù*

《蓮花宇宙古史 (Padma Purāëa)》

「若認為神像僅是石頭而已；師尊為凡人；偉大奉獻者屬於某些階級；濯洗維施努或偉大奉獻者蓮花足的水為普通水；消滅一切罪孽的曼陀和維施努的聖名為普通聲音；而至尊主維施努則等同半神人，便要下地獄。」

因此，根據超然經典，那些試圖定斷偉大奉獻者在物質世界的出身、家庭、階級等等的人，全是傻瓜、偽君子和那位偉大奉獻者的冒犯者。Na karma-bandhanaà janma vaiñēavānāà ca vidyate(《蓮花宇宙古史》)有云：「偉大奉獻者不受出生和業報制約。《薩瓦塔經 (Satvata sastras)》禁止認為偉大奉獻者有物質出身、家庭、階級等等。」

通過純粹奉獻者 (bhagavata) 靈師師徒傳系 (guru-parampara) 獲授的超然知識，正是偉大奉獻者的真正身分。《神訓經 (Sruti)》⁸、《輔典 (smṛti)》⁹、《聖典博伽瓦譚 (Srimad-Bhagavatam)》和無瑕的《宇宙古史》，全是確定偉大奉獻者家族世系的不二法門。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 (Paramaradhyatama) 聖靈師蓮花聖足 (Sṛila Gurupadapadma)，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他編纂和編輯的《高迪亞靈唱歌集 (Gaudiya-gita-guccha)》¹⁰，親自描述了他自己的偉大奉獻者家族承傳。他追隨聖卡威·刊拿普茹 (Sṛi Kavi-karnapura)、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 (Sṛi Baladeva Vidyabhusana) 和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塔庫爾的步伐，描述如下。

*çré kãñēa-brahma-devarñi bādarāyaëa-saàjīakān
çrémadhva-çrépadmanābha-çrémannāhari-mādhavān
akñobhya-jayatértha-çréjīānasindhu dayānidhēn
çrévidyānidhi-rājendra-jayadharmān kramādvayam
puruñottama-brahmaëya-vyāsaterthāçca saastumaù
tato lakñmēpatiàçrémanmādhavendraica bhaktitaù*

tacchiñyän çréçvarädvaitanityändän jagadgurün
 devaméçvaraçiñyaà çrécaitanyaica bhajämahe
 çrékãñëapremadänena yena nistärिताà jagat
 mahäprabhu-svarüpa-çréädmodaraù priyaà karaù
 rüpasanätanau dvau ca gosvämi pravaraù prabhu
 çréjévo raghunäthaçca rüpapriyo mahämatiù
 tatpriyaù kaviräja-çrékãñëadäsa-prabhurmataù
 tasya priyottamaù çrélaù seväparo narottamaù
 tadanugatabhaktàù çréviçvanäthaù saduttamaù
 tadäsaktaçca gauòéyavedäntäcäryabhüñaëam
 vidyäbhüñaëapädaçrébaladevasadä çrayaù
 vaiñëavasärvabhaumaù çréjagannätha prabhustathä
 çrémäyäpuradhämnastu nirdeñöä sajjanapriyaù
 çuddhabhaktipracärasya mülébhüta ihottamaù
 çrébhaktivinodo devastat priyatvena viçrutaù
 tadabhinnasuhädavaryo mahäbhägavatottamaù
 çrégaurakiçoraù säkñäd vairägyaà vigrahäçritam
 mäyävädi-kusiddhanta-dhväntaräçi-niräsakaù
 viçuddhabhaktisiddhantaiù sväntaù padmavikäçakaù
 devo'sau paramo haäso mattaù çrégaurakérttane
 pracäräcäarakaryeñu nirantaraà mahotsukaù
 haripriyajanaïrgamya oà viñëupädapürvakaù
 çrépädo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é mahodayaù
 sarve te gauravaàçyaçca paramahaàsavigrahäù
 vayaica praëatä däsastaducchiñöa grahägrahäù

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 (parampara) -

kãñëa haite caturmukha, haya kãñëa sevonmukha,
 brahmä haite nãradera mati
 nãrada haite vyäsa, madhva kahe vyäsadäsa,
 pürëaprajia padmanäbha gati
 nãhari mädhava vaàçe, akñobhya-paramahaàse,
 çïñya bali' aigékära kare
 akñobyera çïñya jaya- tärtha näme paricaya,
 täira däsye jïänasindhu tare
 tähä haite dayänidhi, täira däsä vidyänidhi,
 räjäendra haila täihä haite
 täihära kiikara jaya- dharma näme paricaya,
 paramparä jäna bhäla mate
 jayadharmä-däsye khyäti, çrépuruñottama yati,
 tähä ha'te brahmaïyatärtha süri
 vyäsatärtha täira däsä, lakñmépati vyäsadäsa,

tãhã ha'te madhavendra puré
 mädhavendra purévara, çin'yavara çré éçvara,
 nityãnanda çré advaita vibhu
 éçvarapuréke dhanya, karilena çrécaitanya,
 jagadguru gauramahäprabhu
 mahäprabhu çrécaitanya, rãdhã kãñëa nahe anya,
 rüpãnuga janera jévana
 viçvambhara priyaikara, çré svarüpa dämodara,
 çrégosvämé rüpasanätana
 rüpa priya mahäjana, jéva raghunätha hana,
 täira priya kavi kãñëädäsa
 kãñëädäsa priyavara, narottama seväpara,
 jäira pada viçvanätha äça
 viçvanätha bhaktasätha, baladeva jagannätha,
 täira priya çrébhakati vinoda
 mahäbhägavatavara, çrégaurakiçoravara,
 hari bhajanete jäira moda
 çrivärñabhanavévarä, sadä sevyaseväparä,
 täihära dayitadäsa nämä
 ei saba harijana, gauräigera nijajana,
 täidera ucchiñöe mora käma

「主奎師那是主布茹阿瑪 - 瑪德瓦 - 高迪亞 (Sri Brahma-Madhva-Gaudiya) 偉大奉獻者靈師師徒傳系的原初宇宙之師 (jagadguru)。正是祂把純粹奉愛的學問傳送到四面神 (Caturmukha) 主布茹阿瑪心內。主布茹阿瑪君繼而把這知識傳授給聖拿茹達 (Sri Narada)，他將之傳給聖韋陀維亞薩 (Sri Vedavyasa)。韋陀維亞薩君從而把知識傳到師徒傳系內的聖瑪德瓦師 (Sri Madhvacarya)。然後，便按這個順序把知識由靈性導師下傳給門徒：聖帕瑪那巴 (Sri Padmanabha)、尼哈瑞 (Sri Nrhari)、聖瑪德瓦、聖阿首比阿 (Sri Aksobhya)、聖佳雅提爾塔 (Sri Jayatirtha)、聖給阿那信杜 (Sri Jnanasindhu)、聖達亞尼迪 (Sri Dayanidhi)、聖維迪阿尼迪 (Sri Vidyanidhi)、聖茹阿真卓 (Sri Rajendra)、聖佳亞達爾姆 (Sri Jayadharmā)、聖普茹首譚 . 提爾塔 (Sri Purusottama Tirtha)、聖布茹阿曼亞 . 提爾塔 (Sri Brahmanya Tirtha)、聖維亞薩 . 提爾塔 (Sri Vyasa Tirtha) 和聖拉釋米帕緹 . 提爾塔師 (Sri Laksmipati Tirtha Acarya)，他是聖瑪達文卓 . 普瑞 (Sri Madhavendra Puri) 的靈性導師。聖瑪達文卓 . 普瑞的門徒是聖伊斯瓦茹 . 普瑞 (Sri Isvara Puri)、主尼提安南達 . 帕佈 (Sri Nityananda Prabhu) 和聖阿兌塔師 (Sri Advaita Acarya)。宇宙之師 - 主高認格 . 瑪哈柏佈 (Sri Gauranga Mahaprabhu) 接受聖伊斯瓦茹 . 普里蓮花足的庇蔭，令他洪福齊天。主采坦亞 . 瑪哈柏佈 (Sri Caitanya Mahaprabhu)

摯愛的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繼之承傳傳系，並由祂親愛的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 (Sri Sanatana Gosvami) 繼承。聖基瓦．哥斯瓦米 (Sri Jiva Gosvami) 和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 (Sri Raghunatha Dasa Goswami)，接受了聖茹帕．哥斯瓦米蓮花足的庇蔭。這兩位的施恩對象是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瑪哈茹傑 (Sri Krsna Dasa Kaviraja Goswami)。聖卡威茹傑摯愛的門徒是南若譚 (Narottama)，而南若譚．達薩．塔庫爾 (Narottama dasa Thakura) 的門徒是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 (Sri Visvanatha Cakravarti Thakura)。聖查卡爾瓦提．塔庫爾的施恩對象是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傳系繼而由至高無上的 (Sarvabhauma) 佳幹納．達薩．巴巴吉．瑪哈茹傑 (Jagannatha dasa Babaji Maharaja) 承傳。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 (Sri Bhaktivinoda Thakura) 接受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蓮花足的庇蔭。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最愛的門徒是偉大的純粹奉獻者 (Maha-bhagavata) 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 (Sri Gaura Kisor Das Babaji)。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所愛的對象是聖瓦薩巴拿威．達益塔．達薩 (Sri Varsabhanavi Dayita Dasa) - 宇宙之師，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君 - 以滿載純粹愛意的奉愛 (prema-bhakti) 洪流淹沒整個宇宙，就如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實踐和教導的一樣。在薩茹斯瓦緹．塔庫爾摯愛的門徒之中，以宇宙之師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為尊。這些偉大奉獻者全是主哈瑞 (Sri Hari) 高茹遜達爾的親愛同遊，我們渴望榮耀他們的祭餘。」這個始自宇宙之主 (Jagatpita) 主奎師那而延至施瑞瑪．巴提希丹塔．帕佈帕的純粹奉獻者靈師師徒傳系，正是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唯一的家族傳系。

至受崇拜的 (Paramaradhya) 聖師尊在一九四八年的納瓦島聖地朝聖 (Navadvipa Dhama parikrama) 期間，謙遜地揭露他自己的身份。痛心欲絕並處於深切分離之中，聖師尊在宇宙之師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在瑪亞城 (Mayapura) 的墓塚淒泣，他說：「至尊人格首神 (Svayam Bhagavan) 主奎師那至尊仁慈。主高茹遜達爾無異於主奎師那，也至尊仁慈。主尼提安南達．帕佈是慈悲之神的化身。而施瑞曼．瑪哈帕佈 (Sri Mahaprabhu) 的同遊 - 六位哥斯瓦米，也無緣的仁慈。我素有所聞。毫無疑問，我在祂們的時代也以某個形象存在，但是沒有人向我施恩，因為祂們知道我罪大惡極。但是聖帕佈帕扯住我的頭髮，把我拉起來。我是個如斯墮落的可憐人，如斯執迷不悟的物質主義者，本性難以駕馭，但是他令我成為他蓮花足上的一顆塵粒。由於他的無緣恩慈，他比主本人甚至更加崇高，今天他令我成為他的所屬。」

至受崇拜的聖師尊在這段說話中，提及他和宇宙之主，主奎師那、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無異於巴拉兌瓦·帕佈 (Baladeva Prabhu)，整全的 (akhanda) 靈性導師本體 (guru-tattva) - 主尼提安南達·帕佈、以及祂們最深愛的同遊，宇宙之師 -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關係，藉此描述他一己的家族。他完全沒有提及他的物質家族世系。

顯現

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顯現於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即一、二月份，兩周月暗的第三天 (Maghi Krsna Trtiya)。他誕生於東孟加拉 (現今的孟加拉國)，瓦瑞薩拉 (Varisala) 地區著名的瓦拿瑞帕德 (Vanaripada) 村，一個可敬富有的偉大奉獻者家庭。聖師尊以非凡神聖小孩的形象顯現，光耀四方。

眾多卓越的偉大奉獻者聖人、傑出的科學家、政府官員和學者都顯現在聖師尊的家族，即東孟加拉著名的古哈塔庫塔 (Guhathakurta) 世系。他的父親名為施瑞瑜·薩茹達粲卓·古哈 (Sriyut Saradacandra Guha)，而他的母親名為布文莫黑妮·德薇 (Bhuvanamohini Devi)。施瑞瑜·薩茹達粲卓·古哈為人虔誠、誠實、寬宏、謙遜，而最重要的是，他是主奎師那的奉獻者。他溫文爾雅，從不忿怒。雖然他在法院位高權重，但是他畢生廉潔，從不受賄。他的品質迷住了法院上上下下的每個人。

聖古哈塔庫塔君是知名聖人 - 一元論 (Advaita) 傳人 (parivara) 聖威佳亞·奎師那·哥斯瓦米 (Sri Vijaya Krsna Gosvami) - 的啟迪門徒。聖威佳亞·奎師那·哥斯瓦米以前是個著名的完美瑜伽師 (siddha yogi)，但是當他聽過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傳揚和實踐的純粹奉愛後，深受吸引而改為奉行偉大奉獻宗 (vaisnavism)。因此聖古哈塔庫塔也是偉大奉獻宗的堅毅信眾。他定期研習《聖典博伽梵歌 (Srimad Bhagavad-gita)》、《聖典博伽瓦譚》、《永恆的主采坦亞經 (Sri Caitanya-caritamrta)》和其他奉愛典籍，他每天也修習各式各樣的奉愛活動，例如唱誦主哈瑞的聖名 (harinama kirtana)、手持唸珠獨誦聖名 (japa)、崇拜神像 (puja) 和冥想等等。市政行政長官、法官、知名律師和社區內德高望重的知識份子都到他的家，聽他闡釋《梵歌》和其他宗教典籍。

聖師尊的母親 - 施瑞塔·布文莫黑妮·德薇，生於地主家庭。她被尊崇為富有而非常博學的婦女，品德高尚，又極為認真和細心。她精於各項工作，樣樣

皆能，她在她家翁的家負責家務和與土地有關的一切任務。布文莫黑妮·德薇一方面為母愛和憐憫的真神。另一方面，對她兒子和下屬而言，她是個嚴格的女家長。她會用她的優秀專長調解和解決一切與土地有關，複雜至極的難題。

當超然的小嬰兒偉大靈魂顯現在這對尚德而富裕的夫婦家裡時，人人都歡天喜地。初生小孩明眸炯炯，優美的體格又具備所有吉兆。看見他的美態，鄰近的老人和婦女都為之神往，並激勵他們讚揚和祝福父母和小孩。看見嬰兒金色的肢體和壯麗、俊美、明月似的臉龐，人們便開始稱他為「鍾那 (Jona)」，這是「月光 (jyotsna)」的簡寫。

當地知名的星相家看見按這個小孩出生時間所製的圖表內，吉祥的星體佈局、星座 (nakshatra)、特別日子 (tithi) 和數字時，大感驚訝。他們謹慎的忠告聖薩茹·巴佈要小心謹慎地撫育小孩。他們對聖師尊的父親預告：「這個男孩將來某天會以超然而鋒芒畢露的偉大靈魂見稱。根據他的星座，這個男孩會成為奉愛經典的出色學者 (bhakti-prajna)。他也會是個貞守棄絕僧 (brahmachari-sannyasi) 和典範師。他將是勇敢、富有、棄絕、感官征服者、容忍、心意堅定、慈悲為懷、至尊虔誠的偉大靈魂。他會有高挑漂亮，擁有細緻品質的身體。」

數年後，美迪尼城 (Medinipura) 地區內的一個村莊，拿爾瑪 (Narma) 村的著名星相家 - 聖外昆塔納·瑪厚達亞 (Sri Vaikunthanatha Mahodaya) 支持那些星相家的預言。他驚見聖師尊的星座，並興高采烈地寫：「這個人誕生在所有吉祥年代並存的時刻。除此之外，木星的內部狀態存於中間部分，這會從四歲三個月開始賜予好結果。之後，又顯示出年代之王 (rajayoga)，代表了對至尊主奎師那無窮無盡而奇跡般的服務，祂是操控生物體命運的威達塔 (Vidhata，即布茹阿瑪) 的控制者。這表示純粹偉大奉獻者不可思議的力量 (sakti) 洪流會透過他，為受迷惑的生物體帶來內心覺悟。這天指日可待。不需費煞思量。不久之後，無數純粹偉大奉獻者會聚首一堂，讚頌無與倫比的宇宙之師 - 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 - 的無限光榮。」

學者 (pandits) 和星相家為嬰兒命名賽蘭卓納·古哈塔庫塔 (Sailendranatha Guhathakurta)，但是他以鍾拿之名而眾所周知。德高望重的聖薩茹·巴佈稱他的愛子為佳拿爾丹 (Janardana)。後來，男孩又以維諾德碧哈瑞 (Vinodabihari) 見稱。目睹她兒子驚人的超然美麗，施瑞瑜·布文莫黑妮認為那是好景不常，一直害怕男孩會早夭。她總是熱切祈求主，賜她的兒子長命百歲。

童年

諺語有云：「無風不起浪」，聖師尊一生，即使從嬰兒時期起，已發生一些非比尋常之事。有一次，他濃情厚愛的母親到訪她父親的村莊 - 杜道爾 (Dudhal)。她用油按摩嬰兒的整個身體，讓他在院子裡，在晨光中安睡，她自己便在附近忙於家務。突然，一只大鵬以利爪擒住小嬰兒，飛上天上。母親見狀驚呼，鄰居開始大叫，人人都開始追趕大鵬。村莊附近有個池塘，一片片大大的檳榔樹皮如小船般在水中漂浮。基於某些原因 - 誰能細說因由？ - 大鵬低飛，將小孩慢慢放在小船狀的樹皮上。人們見狀紛紛跑來，從水中抱起男孩，把他放到他母親懷內。母親怕極而幾乎失去知覺，現在又再回復生氣。人人都感到這不是普通小孩，至尊主是為了某些特別目的而派他前來。

這個小孩將來會成為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 (Sri Gaudiya Vedanta Samiti) 的創建典範師，也會實現主和祂奉獻者的心底夙願。他會成為舉世知名的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 純粹偉大奉獻宗 (vaisnava-dharma) 和施瑞曼·瑪哈帕佈所實踐及教導的純粹奉愛之傳教者。

男孩維諾德碧哈瑞自小已因他的超然品質，開始吸引每一個人。男女老幼全都非常鍾愛他。聖薩茹粲卓·瑪厚達亞帶他的兒子到廟宇、修院 (asramas)、宗教聚會和所有講述《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聖典博伽瓦譚》或《梵歌》的場合。聖薩茹·巴佈深受聖威佳亞·奎師那·哥斯瓦米所有住在瓦拿瑞帕德村的門徒鍾愛。他既有聖人的品質，本性又極為善良。布文莫黑妮·德薇是個虔誠博學的模範婦女。男孩就這樣開始在憐愛的支持和宗教生活的氣氛中養育成材。

維諾德碧哈瑞八歲時，舉家遷到諾亞卡里 (Noyakhali) 地區，他的父親受雇於拉釋米城 (Laksmipura) 的法院。聖薩茹·巴佈就在此時離開這個世界。當他在世時，他為他三個兒子的教育作出適當安排，但是在他去世後，布文莫黑妮·德薇必須面對養育和教育小孩的全部責任。

當維諾德碧哈瑞的父親在生時，他在諾亞卡里就讀於提供學術教育和職業訓練的國立學校。除了研讀他的教科書之外，維諾德碧哈瑞對手藝的興趣極為濃厚。他在學校製造的長凳、凳子和桌子，在他家裡使用多時。他父親去世後不久，他回到他父親的家鄉瓦拿瑞帕德村，並入讀本地的中學。這段期間為他的學問和多才多藝的發展奠下了基石。

當年，社會服務被公認為學生生活中，建立品格的必然要素，其終極目的是致力於道德教育來謀求福祉。維諾德碧哈瑞是個超凡卓越的學生，組織能力無出其右。由於他的品格和訓練，他的管理才能總是反映出高水準的宗教信仰、公正和道德。那時，社區內沒有扶貧救病的組織。維諾德碧哈瑞和很多熱心青年，一起建立了一個照顧貧民病患，甚至是傳染病患者的組織，費用全免。為窮人提供各式各樣的協助，包括食品和衣服。參與的青年對貧苦大眾既慷慨又有同情心，他們的組織很快便廣為人知。

有一天，維諾德很晚才從學校回家。他心焦如焚的母親手持棍子站在房子入口。布文莫黑妮·德薇 - 地主 (zamindars, 大地主) 的威嚴女兒 - 對她的小孩管教甚嚴。維諾德碧哈瑞甫進家門，她抓住他的手，怒斥說：「你去了哪裡？告訴我！你羽翼漸豐，在夜裡與街童為伍，到處流連。我不要這樣。你去了哪裡？大聲說！」男孩靜靜站著，沈默不語，毫無懼色。當他的母親再次要他回答時，他以平靜的聲線回答：「我們一些學生成立了一個慈善團體，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服務貧困、無依和病患。我用你給我買零食的錢來幫助這些人。我們也為他們挨家挨戶的乞討食品和衣服。今天有個貧困又沒有小孩的女人飽受霍亂之苦。我們募集捐款後，便為她安排良好膳食和醫藥治療。我整天忙於此事，直至今天晚上，我還沒有沐浴或進食。現在這個老婆婆已好了一點。我就是這樣一直忙著，直至現在。」當他母親聽到此事時，棍子從她手上掉落，熱淚盈眶。她不能言語，張開雙臂把兒子緊擁入懷。她承諾從今以後決不會再試圖管束他。有子如此，那種母親不會感到自己功德完滿呢？將來，那同一個男孩看見生物體陷於假象 (maya) 的魔爪，便會接受棄絕啟迪，許諾要把生物體從那個束縛中解救出來。

學生生活，保護擁有的土地 (zamindari) 及靈修生活的開始

當維諾德碧哈瑞僅是就讀八年級時，他母親便讓他全權負責與他們的租戶交易。如斯年少，法律事宜和管理的專長通常都不顯著。然而，租戶都對維諾德碧哈瑞的智慧、慷慨、慈悲、心思細密而公平處事，讚不絕口，眾所周知。

聖維諾德碧哈瑞在中學學習統計學，然後在學院繼續研習科學。他擅長運動，尤其是足球，並且是足球隊和其他隊伍及學會的隊長。當維諾德碧哈瑞在學院時，每年都因出色的社會福利工作而得獎。學院校長觀察到少年郎的組織能力和傑出品格，還有他社會福利工作的記錄，便讓他住在自己家裡，親自憐愛地教導他。

在這段期間，維諾德碧哈瑞和其他學生一起創立了「Prasuna」月刊。不論學生或教師，人人都稱讚他的詩歌和散文。他又和其他聰穎而有影響力的同學，一起成立了一個保衛宗教價值的團體。維諾德碧哈瑞就是在那時宣稱，他將終生維持貞守。

那時，印度正在聖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的領導下，努力爭取脫離英國統治。全印度的人都置生死於度外，透過非暴力的溫和抵抗或武裝革命來參與獨立之爭。學生團體也有參與，而仍在中學階段的維諾德碧哈瑞成了革命領袖。他躲在森林和叢林，參與起義反抗英國統治的準備工作。警察不能理解他。

即使在此事進行期間，維諾德碧哈瑞仍然通過在加爾各答附近的烏塔茹帕達學院 (Uttarapada College) 的入學試。在該校就讀一年後，他轉校到道拉塔城學院 (Daulatapura College)。他對《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深奧複雜哲學詩節的解釋，令該處的院長和教授大感驚訝。有時他會與無神論的教授辯論超然主題，以他無可辯駁的論點和經典結論使他們啞口無言。

維諾德碧哈瑞現在發展出對聆聽《梵歌》、《聖典博伽瓦譚》和《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以及服務至尊主和奉獻者的品味。與此同時，他減少涉及無神論社會的事務，並對無神論的大學教育和獲取他的學位熱情不再。他極其渴望理解至尊真理的真正本質。《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原初逍遙, Adi-lila 9.41) 的一個詩節對他有如當頭棒喝，震動心弦。

*bhārata bhūmite haila manuṅya janma jāra
janma sārthaka kari kara para-upakāra*

「任誰在印度 (Bharata, 巴茹達) 這片大地誕生為人，應該使他的生命功德圓滿，並為了其餘所有人的福祉而行。」

靈魂 (atma) 和超靈 (Paramatma) 的性質是什麼？怎樣才有可能令人類生命功德圓滿？現在他開始對這些超然主題進行研究。

當維諾德碧哈瑞住在瓦拿瑞帕德時，他和他兩位博學虔誠的姑母相當親近 - 施瑞瑜塔·薩若傑瓦斯妮 (Sriyuta Sarojavasini) 和琵雅塔瑪·德薇 (Priyatama devi)。她們分別是舉世知名的宇宙之師 -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的第一和第二位女門徒。兩位女士都精通奉愛經典，也是傑出的詩人和作家，她們個人的奉愛生活和奉愛教導對她們的侄兒影響重大。

一九一五年，維諾德碧哈瑞在主高茹阿顯現日 (Sri Gaura Purnima) 時，與他的兩位姑母一起去覲見 (darsana) 宇宙之師聖帕佈帕。維諾德碧哈瑞第一次見到聖帕佈帕及聽到他精采的教導，已經深受吸引。在那一次，維諾德碧哈瑞堅決立誓，他餘生也會追隨這位偉大靈魂的步伐，並把他所有時間用來服務他。參與過歷時九天的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後，及在主高茹阿顯現日聽過主哈瑞的命題 (hari-katha) 後，他聖帕佈帕的蓮花足下徹底自我奉獻。聖帕佈帕明白他確是名符其實，便接受了他並把主哈瑞的聖名傳授給這位愛徒。維諾德的生活現在專一虔誠。

主高茹阿顯現日的幾天之後，當大部分朝聖者已經離開時，聖帕佈帕對餘下的奉獻者講授精采講課。他正是在那時表示，他決心要在聖納瓦島聖地的九個島嶼，逐一建立廟宇；要在孟加拉和全印度的主要城市確立其他高迪亞廟 (Sri Gaudiya Mathas) 和中心，傳揚純粹奉愛；也要成立印刷社，印制和施贈超然期刊，這些刊物會以印度境內的所有語言，把純粹奉愛的結論 (siddhanta) 傳遍各地。

聖瑜塔．薩若傑瓦斯妮聽到她靈性導師這個願望而滿心歡喜，但是她請教聖帕佈帕：「現時，在瑜伽之地 (Yogapitha) 這裡，甚至連在燈儀 (arati) 時打鑼搖鈴的貞守生都不夠。怎會可以管理這麼多廟宇呢？」當時，男孩維諾德碧哈瑞就坐在附近，聚精會神地聆聽聖帕佈帕的主哈瑞命題。聖帕佈帕指著他說：「維諾德碧哈瑞會管理所有廟宇和傳教中心。」後來，這個預言實現了。藉由聖帕佈帕的祝福，維諾德碧哈瑞在數年後成為高迪亞主廟和所有分廟的廟長，極為專業地管理全部廟宇。而且，在聖帕佈帕從這個世界隱跡後，維諾德碧哈瑞在全印度和世界各地建立了設有高迪亞廟和傳教中心的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從而把純粹奉愛傳遍各地。

覲見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 瑪哈茹傑，並得到他的祝福

那時候，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在整個巴佳地區 (Vraja-mandala)、高達地區 (Gauda-mandala) 和薩陀地區 (Ksetra-mandala)，以完美的巴巴君見稱。他顯現在東孟加拉的一個村莊，但是他自小已離開家庭，到溫達文聖地 (Sridhama Vrndavana) 履行靈修以臻達至尊主 (bhagavad-bhajana)。他的嚴格棄絕令他在當地太陽湖 (Surya Kunda) 的靈性修習 (sadhana-bhajana) 更加穩定，他會身處至高無上的偉大奉獻

者，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吉．瑪哈茹傑的聯誼中，聆聽主哈瑞的命題，聖巴巴吉．瑪哈茹傑是聖瑪杜蘇丹．達薩．巴巴吉 (Sri Madhusudana dasa Babaji) 的門徒。聖高茹阿．奎首茹的棄絕如斯嚴酷，以致有時當他感到飢餓時，他會以茹阿姐聖湖 (Sri Radha-kunda) 或雅沐娜 (Yamuna) 河的泥濘充飢。他的視力因而嚴重受損。他像六哥斯瓦米一樣，僅會在每個地方小住數天 - 時而在茹阿姐聖湖、在溫達文聖地、在瓦薩拿 (Varsana)、在南達村 (Nandagrama)、在斑迪爾森林 (Bhandirvana)，或任何其他與奎師那逍遙時光有關的地方。他處於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深刻分離的情感中痛不欲生，並會引腔高歌，

*koöhäya go premamayé rädhe! rädhe!
 rädhe rädhe go, jaya rädhe rädhe
 dekhä diye präëa räkha rädhe rädhe
 tomär käigäl tomäy òäke rädhe rädhe
 rädhe våndävana-viläsiné rädhe rädhe
 rädhe känumanomohiné rädhe rädhe
 rädhe añöasakhéra çiromaëi rädhe rädhe
 rädhe vånabhänunandiné rädhe rädhe
 (gosäé) niyama kare sadäi òäke rädhe rädhe
 (gosäé) ekbär òäke keçéghäöe
 äbär òäke vaàçévaöe rädhe rädhe
 (gosäé) ekbär òäke nidhuvane
 äbär òäke kuijavane rädhe rädhe
 (gosäé) ekbär òäke rädhä kuèòe
 äbär òäke çyamakuèòe rädhe rädhe
 (gosäé) ekbär òäke kusumvane
 äbär òäke govardhane rädhe rädhe
 (gosäé) ekbär òäke tälavane
 äbär òäke tamäla vane rädhe rädhe
 (gosäé) malin basan diye gäya
 vrajer dhüläya gaòägaòé jäya rädhe rädhe
 (gosäé) mukhe rädhä rädhä bale
 bhäse nayanera jale rädhe rädhe
 (gosäé) våndävane kuli kuli keide beòäya
 rädhä bali rädhe rädhe
 (gosäé) chapänna daèòà rätri dine
 jäne nä rädhä-govinda bine rädhe rädhe
 tära para çäri daèòà suti thäke
 svapane rädhä-govinda dekhe rädhe rädhe*

當他無法忍受與他的膜拜神像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 分離時，便從溫達文聖地前往納瓦島聖地。

據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之言，對主奎師那、主奎師那的聖名和主奎師那的居所 (dhama)，是有可能會作出冒犯 (aparadha)。沒有擺脫冒犯，便得不到這三者的真正恩慈，及臻達巴佳的純粹愛意 - 處於巴佳居民的心緒之中，對主的純粹愛意。然而，主高茹阿、主高茹阿的聖名和主高認格 (Sri Gauranga) 的居所是無緣的仁慈，也不接納任何冒犯過失。人若有所求，便可以在高認格的居所，唸誦主高茹阿-尼提安南達的聖名而輕易獲得巴佳的純粹愛意。

*kāñëa nāma kare aparādhera vicāra
nāma laile aparādhēra na haya vikāra
bahu janma kare yadi çravaëa kértana
tabhu ta na päya kāñëa pade prema dhana
caitanya-nityānande näé ei saba vicāra
nāma laile prema deya bahe açrudhā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原初逍遙, 8.24, 16, 31)

有鑑於此，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和其他傑出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智者 (mahajanas)，便從溫達文前往高達之地 (Gauda-bhumi) 履行靈修。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確認這個結論，

*gauḍa-maëḍāla bhūmi yevā jāne cintāmaëi
täira hoyā braja bhūmeväsa
gaura prema rasäreave se taraige yevā öübe
se jaya vrajendrasuta päsa*

「那些認出高達之地為如意石 (cintamani)，即靈性點金石；以及滿懷信心住在當地的人，很快便得以居於巴佳之地。那些在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的愛意汪洋中載浮載沉的人，便得以愛意盈盈地服務 (akhilarasamrta murti)¹⁰ 聖茹阿妲-奎師那 (Sri Sri Radha-Krsna) 的蓮花足。這是至尊奧祕。」

考慮到這些結論，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便開始在庫里亞 (Kuliya) 鎮 (現稱納瓦島鎮) 履行靈修。巴巴君·瑪哈茹傑的棄絕品質極高，類似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傑出的偉大靈魂和獨修者 (bhajanandis) 理解，僅是覲見他就能令他們的生命功德圓滿。最崇高的偉大靈魂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選擇了這位偉大靈魂為他的靈性導師。巴巴君·瑪哈茹傑就像聖盧卡納·哥斯瓦米 (Srla Lokanatha Gosvami) 一樣，全然沉醉於在心內崇拜主而獲得的喜樂。這種專心致意使他

能讓自己遠離世俗束縛、非奉愛的物質主義者和宗教偽君子。他像六哥斯瓦米一樣，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履行靈修，他也像他們一樣，毫不費力地以化緣 (madhukari bhiksa) 維生，即向居士乞求僅足維生的布施。

必須記住，瑪亞城聖地 - 主高茹阿的顯現地點，當時尚未完全發展。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正在瑪亞城聖地附近的聖哥端瑪島 (Sri Godrumadvipa) 的恆河 (Ganga) 畔，以深刻的離愁別緒履行靈修。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經常從庫里亞鎮渡過恆河，與稱為第七位哥斯瓦米的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聯誼。他們會在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靈修間 (bhajana kutira)，討論主高茹遜達爾與茹阿妲和奎師那寬大為懷而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

有一次，聖高茹阿·奎首茹對物質主義交誼感到厭煩，便把他自己鎖在庫里亞一間公共旅舍 (dharma-sala) 的廁所，開始履行靈修。他發現這個臭氣薰天之地有助靈修，因為他寧取廁所的惡臭多於物質主義者的聯誼。人們奇怪聖巴巴君的去向。兩、三天後，清潔女工到達。當她清理廁所下面的糞便時，聽到一把充滿強烈渴望的溫柔聲音，唱頌著：「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 / 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Hare Krsna, Hare Krsna, Krsna Krsna, Hare Hare /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她瞥向上方，驚見聖巴巴君·瑪哈茹傑全神貫注於唱誦主哈瑞的聖名。他知覺不到他的身體或惡臭。清潔女工立即告訴自治市的主席，消息不逕而走，很快便傳到地區的有力人士、警司和其他人耳邊。人人都來到聖巴巴君·瑪哈茹傑那裡，並一再請求他從廁所裡走出來。「巴巴君·瑪哈茹傑！」他們懇求，「我們在巴嘎茹緹-恆河畔，為你安排了一間靈修間。請你去那裡履行靈修吧。」但是巴巴君·瑪哈茹傑毫不理會他們的說話，繼續從不間斷的唱誦主哈瑞聖名。對高官們的不絕之請，聖巴巴君·瑪哈茹傑僅是氣若游絲地回答：「我病了。我無法開門。」無計可施的官員最後終於離開。

不久之後，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遵從聖帕佈帕的訓示，與薩若吉妮·德薇 (Sarojini devi)、琵雅塔瑪·德薇 (Priyatama devi) 和聖高茹高文達·維迪阿布薩拿 [Gauragovinda Vidyabhusana, 後來成為以軀體、心意、言語、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 (Tridandisvami) 聖施瑞瑪·巴提嘎巴斯提·內米·瑪哈茹傑 (Sri Srimad Bhaktigabhasti Nemi Maharaja)]，從瑪亞城前來觀見聖巴巴君·瑪哈茹傑。然而，儘管他們一再請求，聖巴巴君·瑪哈茹傑仍然以同一理由拒絕開門。聖高茹高文達·帕佈便以非常謙遜的聲音說：「巴巴君·瑪哈茹傑！聖薩茹斯瓦緹·塔庫爾仁慈地接

受我們為他門徒。我們遵從他的訓示來到這裡，熱切渴望能夠觀見你。我們若不能觀見你，便會非常沮喪。」聖高茹阿·奎首茹聞言非常高興，濃情厚愛地回答：「你是薩茹斯瓦緹·塔庫爾所鍾愛的。進來吧。」然後他很快便打開門。

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現在讓這些奉獻者觀見他。他們看見他全然沉醉於唸誦主哈瑞的聖名，而唸誦主哈瑞聖名的唸珠 (harinama-mala) 是用布條打結而成的。聖巴巴君·瑪哈茹傑察看到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美麗絕倫的少年形象，他履行靈修的懇切願望，他適當的棄絕 (yukta-vairagya)，而最重要的是，他對靈性導師的堅定信心 (guru-nistha)。聖巴巴君·瑪哈茹傑祝福他，說：「我已除去你生命中的一切災難和障礙。你應該大無畏地履行靈修，並把施瑞曼·瑪哈帕佈之言傳遍世界各地。」維諾德碧哈瑞聽到這個祝福，淚盈於睫。他倒在巴巴君·瑪哈茹傑的蓮花足，把他的足下塵土放在頭上。他們聽了主哈瑞的命題一會兒，崇拜過巴巴君·瑪哈茹傑的蓮花足後，便告辭返回瑪亞城。

數年後，當聖靈師蓮花聖足告訴我們聖巴巴君·瑪哈茹傑的祝福時，他情緒激動，開始哭泣，說：「藉由聖巴巴君·瑪哈茹傑的無緣恩慈，我們今天在世界上勇敢無懼地傳揚純粹奉愛。在我們傳教的過程中，我們遇到如斯艱辛的磨難和那麼多的障礙，甚至危及生命。但是藉由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的恩慈，我們的力量從不減退，千辛萬苦也迅速煙消雲散。」

註一：Parahrahman - 至尊絕對真理。

註二：nirvisesa - 沒有形象。

註三：nihsaktik - 沒有能量。

註四：savisesa - 具備一切超然品質。

註五：sarvasaktiman - 具備一切能量。

註六：rasa-svarupa - 極樂情感的形象。

註七：Jagad-varenya - 全世界最值得榮耀的。

註八：Sruti - 神訓經；布茹阿瑪或聖人在創造之始獲授的，真確無誤的知識，他們繼而以師徒傳系下傳的；原初的四部《韋陀經》和《奧義書》。

註九：Smrti - 輔典；銘記的神聖經典原文。包括了六部《韋陀輔典 (Vedangas)》、《宗教典籍 (dharma-sastras)》、《宇宙古史 (puranas)》和《韋陀史書 (itihisas)》。

註十：akhila-rasamrta murti - 具備所有滿載甘露之極樂情感的神像。

從而結束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所著的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的生平及教導》
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離家

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從聖帕佈帕那裡獲授主哈瑞聖名的啟迪後，便回家並開始他在道拉城學院的學業。他不時前往瑪亞城聖地，聖帕佈帕的蓮花足那裡，滿懷信心而聚精會神地在該處聆聽聖帕佈帕強而有力的主哈瑞命題。

當年，學院的課程範圍包括了《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研習。老師會在課堂上嘗試解釋《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孟加拉語和梵語詩節，但是他無法真正透徹理解那包含了艱深的哲學要點，及崇高奉愛情感的複雜原文。然而，聖維諾德碧哈瑞理解到《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深奧而複雜的概念，他樂意一一解釋，使其他人也能明白。他的博學使其他學生以及老師都嘖嘖稱奇。

有一天，在研習《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期間，他們正在討論《訓示聖薩拿坦 (Sri Sanatana-siksa)》，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對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的教導，並誦讀詩節：

*kāñēera svarūpa-vicāra ṣuna sanātana
advayajiāna-tattva vraje vrajendranandan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Madhya) 20.152

「薩拿坦啊，請聽聽主奎師那的永恆形象。祂是沒有二元性的絕對真理，祂臨在溫達文為南達大君 (Nanda Maharaja) 之子。」

老師開始根據絕對一元論 (kevaladvaita-vada) 的教義來解釋這個詩節 (sloka)。這種非人格哲學頗為違反偉大奉獻者哲學，它宣稱至尊真理 (parama-tattva) 是梵覺真理 (brahma-tattva)，即絕對真理非人格而不可分辨的那一面。這種梵覺真理是知識的形象 (jnana-svarupa)。它既沒有多元性 (nirvisesa)；不受假象影響 (niranjana)；沒有力量 (nihsaktik)；沒有屬性或品質 (nirguna)；也沒有形象 (nirakara)。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真象。

根據絕對一元論的哲學，正是由於無法描述的假象，以致把這個至尊真理看成有人格屬性的至尊控制者 (Isvara) 或至尊主。生物體 (jiva) 也是梵 (Brahman)，但是他明白自己由於受愚昧蒙蔽，故此是生物體。當生物體遠離

愚昧和假象時，才可以與梵合一（換言之，即成為梵）。瑜伽師察知這個這個至尊非二元兼無多元性的實體 (advaya-jnana nirvisesa-vastu) 為至尊控制者或超靈。奉愛瑜伽師視之為具有所有屬性的至尊主。

當聖維諾德碧哈瑞聽到他老師的演繹，他堅定地以精僻的反證來反駁。他解釋這種理解全是假想的，而且也違反《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聖典博伽瓦譚》和《終極韋陀 (Vedanta-sutra)》的教導。然後，他以《韋陀經》、《奧義書》和《聖典博伽瓦譚》的證據，漂亮流暢地解釋《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詩節。

聖維諾德碧哈瑞解釋，四面聖神布茹阿瑪 (Sri Caturmukha Brahma)、拿茹達、山迪爾亞 (Sandilya)、帕茹薩茹 (Parasara)、奎師那兌帕央·韋陀維亞薩 (Krsnadvaipayana Vedavyasa) 和其他偉大聖人是看透絕對真理的人 (tattva-darsi)。他們解釋，只有一種真理，那就是非二元的絕對真理 (para-tattva)。雖然那是非二元的，但是可從三個顯然不同的層面去理解。枯燥的經驗主義哲學家 (jnani)，以非人格知識 (nirvisesa-jnana) 的程序，了解絕對真理為非人格的無形無相梵。瑜伽師覺悟祂為超靈 (心中超靈)，而純粹奉獻者以他們的奉愛瑜伽修習，覺悟到那同一的絕對真理為巴佳王之子 (Vrajendra-nandana) 至尊主。因此對非二元的絕對的第一個覺悟就是梵，第二是超靈而第三是至尊主。

他繼續解釋，非二元真象 (advaya-jnana) 的意思是，這種絕對真理具有不可思議的能量 (acintya-sakti)，能令不可能變得可能 (aghatana-ghatana patiyasi)。至尊真理的至尊超然能量 (para-sakti) 展現於三方面。其中，第一種是靈性能量 (cit-sakti)，它藉由絕對真理主奎師那的願望，展現了無憂星 (Vaikuntha)、哥樓卡·溫達文 (Goloka Vrndavana)、其他聖地及其中一切。第二種是展現無數生物體的邊際能量 (jiva-sakti，生物體能量)。第三方面是展現了數以百萬物質宇宙的物質外在能量 (maya sakti，假象能量)。生物體是由邊際能量展現的，具備微量知覺，並能被假象蒙蔽。一方面是能量擁有者 (saktiman)，另一方面是能量 (sakti) 及能量的轉變體，即生物體和物質世界，兩者之間有種永恆關係。這種關係不可思議而即一即異 (acintya-bhedabheda)。換言之，能量、生物體和物質，與至尊絕對真理 - 主奎師那 - 同時又不可思議地一致又有別。沒有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 - 祂是絕對真理和一切能量之源，生物體和創造兩者都不能存在。因此，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稱為沒有二元性的絕對真理。

這個絕對真理不是無形無相 (nirakara)¹，沒有力量 (nihsaktik)²，沒

有特質 (nirguna)³ 等等。奉獻者把純粹愛意藥膏塗在他們雙眼，並觀見到非二元絕對真理的巴佳王之子形象。非人格思辨家所察知的無多元性、無特質、無形無相梵，僅是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的體光。據《博伽梵歌》所言，絕對真理的非人格而不可分辨的那一面 (非人格主義者的梵覺真理) 不是絕對真理，因為它既非至尊，也非獨立。祂仰賴於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

*brahmaëo hi pratiñöhāham amātasyāvyayasya ca
çāçvatasya ca dharmasya sukhasyaikāntiksyā ca*

《博伽梵歌》14.27

至尊主奎師那說：「當我處於無特質，但卻具備一切超然品質的真理形象時，我沒有物質特性，但我卻滿載靈性屬性，而我確是梵的庇蔭，梵就是思辨家的終極目標。我那無特質，但卻具備一切超然品質的真理形象 (svarupa) 是不朽、不滅及永恆三者的支柱 - 即純粹愛意 [對主的愛，這是生物體的永恆宗教 (nitya dharma)] 和巴佳極樂情感 (vraja-rasa) - 圓滿快樂的形象。」

聖維諾德碧哈瑞以更多經典參考資料來闡明：

*koöëñv açeña vasudhādi vibhūti bhinnam
tad brahma niçkalam anantam açeña-bhūtaà
govindam adi puruññaà tamahaà bhajāmi*

《婆羅訶摩讚 (Brahma-samhita)》5.40

「我崇拜原初人物 - 哥文達 (Govinda)，祂的光輝是《奧義書》所提及，那無多元性梵的源頭，梵光有別於世俗宇宙的無限光榮，並顯現為不可分割而無窮無限的真理。數以百萬宇宙衍生自這梵光。」

務必注意，當梵意指至尊人格首神，巴佳王之子 (就如經典提及的至尊梵) 時，只能用至尊 (parama) 等等形容詞來修飾「梵」一字，這點非常重要。因此，至尊梵，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比梵更勝一籌。因此，非二元至尊絕對真理 (advaya-jnana para-tattva)⁴ 是主奎師那，祂是所有能量的至尊擁有者 (sarva-saktiman)⁵，也是祂的所有同遊、生物體和宇宙 (jagat)，以及所有超然極樂情感的化身 (akhila-rasamrta-murti)⁶。

《韋陀經 (Vedas) 》及其補充經典描述到至尊主的能量：

*parāsya çaktir vividhaiva çrūyate svābhāviké jñāna bala
kriyā ca*

《斯瓦塔斯瓦塔茹奧義書》6.8

「至尊能量可以察知成不同的形象。」

*viñëu çaktiù parä proktä kñetrajiäkhyä tathä parä
avidyä karmasaàjiänyä tâtéyä çaktir iñyate*

《維施努宇宙古史》6.7.61

「維施努的能量有三種 - 超然 (para)、生物體 (ksetrajna) 和愚昧 (avidya)。維施努的超然能量稱為靈性力量，生物體稱為邊際能量而愚昧則是假象能量。」

《終極韋陀》也確認了這點，çakti-çaktimator-abhedaù：「能量 (sakti) 和能量擁有者 (saktiman) 之間沒有差別。」

聖維諾德碧哈瑞這樣在道拉城，在他的同學面前，確立了巴佳王之子夏瑪遜達爾 (Syamasundara) 同時是非二元絕對真理的極限和直接顯現的形象。

另一次，老師選了《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的20.108詩節，作為課堂討論。

*jévera svarüpa haya kãñëera nitya dâsa
kãñëera 'taöasthä çakti' bhedäbheda prakäça*

「生物體的固有地位是作為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作為奎師那邊際能量的展現，他與奎師那同時同一而異。」

這次也是一樣，聖維諾德碧哈瑞指出老師的注釋有違經典。老師說生物體事實上就是梵；梵只是看似生物體而已，就如繩子虛假地看似蛇，或牡蠣殼看似象牙一樣。他不認同生物體是梵的能量，又或生物體和物質世界是能量的轉變。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以簡單的例子來解釋，生物體的本質就是至尊主的永恆僕人。根據《博伽梵歌》(15.7)，mamaiväàço jévaloke jévabhütaù sanātana：「生物體由能量擁有者至尊梵 - 具備所有能量的至尊主 - 的邊際能量 (tatastha-sakti) 轉變而成。」

雖然在這個世界無法找到完美例子去描述超然事情，但是比喻經常都很有用處。聖維諾德碧哈瑞用了兩個比喻來解釋生物體的本質：陽光和太陽的關係以及烈火和火花的關連。主奎師那就像太陽，而陽光中閃亮的光子可以比作無限小的生物體。正如主奎師那完全具備所有知識 (cit-tattva，全知)，因此生物體是微量的全知。然而，雖然至尊主是假象和其他能量的主人，生物體卻

受制於假象。因為至尊主是所有超然品質的基礎；祂實際上就是行動者、享受者和自我，祂也整全地具備這些品質，而生物體卻僅有極微量而已。生物體的本然關係 - 其實就是他的構成 - 是與主奎師那連繫，就像陽光和太陽有關連一樣。然而，由於生物體忘了至尊主，由假象做成的精微和粗糙物質身體蒙蔽了他的純粹本質。因此生物體渴望成為行動者和享樂者，因為當他承認他的品質時，他便會忘記他的渺小。只有藉由純粹超然的靈性導師或至尊主本人的無緣恩慈，生物體才能接納奉愛瑜伽及重建他真實的靈性形象 (svarupa)。

另一個例子是烈火及火花。無數微量知覺的生物體從邊際能量展現，就像烈火的無數火花一樣。由於生物體本性渺小，他們的知覺能被假象能量蒙蔽。生物體能量又稱邊際能量。由於生物體的邊際本性，因此他們有資格前往靈性世界 (無憂星) 或物質世界。當他們得到靈性能量的力量時，便能在無憂星服務至尊主。相反，當他們與至尊主作對時，便在虛幻的物質世界到處流連。這就是這個詩節的深遠意義。

聽到聖維諾德碧哈瑞基於奉愛的解釋時，他班裡每個人都大惑詫異，他們的同學竟能如此深入地理解真理。

有一天，聖維諾德碧哈瑞全神貫注於沉思《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詩節。他想到這個人類生命形態委實極為稀有。只有人類才能獲得絕對真理的知識 (bhagavat-tattva)；鳥兒、動物或樹木等等其他生命形態並不可能。「我這麼幸運，我藉由主的恩慈而獲得這個人類身體，但是我不知道死亡何時會突然降臨。因此，在死亡來臨前，我必須倚仗奉愛瑜伽，使我的生命功德圓滿。即是不需要無神論教育。我已得到至尊慈悲兼無所不知的聖師尊帕佈帕蓮花足的獨有庇蔭，而我的至尊職務就是履行主哈瑞的靈修。」有見及此，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沒有參加期末考試便離開學院。一九一九年，他掙脫了他慈母愛的捆綁，並徹底放棄了與土地和家庭有關的一切，來到聖靈性導師的蓮花足。

視之如命的慈母淒泣說：「我早知道我們不能把鍾那留在家裡。我為了他生命中的奇聞異事，一直滿心恐懼，顫抖不已。他不是普通孩子。看見鍾那驚人的勇氣，以及他對真理和利他主義的投入，他的將來不難想像。在我所有兒子之中，我最愛的就是他。沒有人能明白我多愛他。當我看見他的超然行為和品性，看見他的朋友和同伴時，我總是害怕他會成為棄絕僧 (sannyasi)，並捨棄物質世界。不論他做什麼都是好的，但是看不見他，我便無法活下去。」當她這樣說時，她痛不欲生。

接受婆羅門啟迪 (diksa) 及

靈性導師曼陀 (guru-mantra)

當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來到瑪亞城聖地，聖師尊的蓮花足時，聖帕佈帕看見他放棄了對母親和家庭的所有虛幻情感，又堅決要履行主哈瑞的靈修時，滿心歡喜。當時，主高茹阿顯現日 (Sri Gaura-Janmotsava) 臨近，盛大聖納瓦島聖地朝聖的安排又如火如荼。聖帕佈帕委任他親愛的僕人，在聖地朝聖的準備工作之中，負責各式各樣的任務。

納瓦島 (Navadvipa) 一字意謂「九個島嶼」。恆河的水流 - 又稱純粹奉獻者 - 巴嘎茹緹 (Bhagavati Bhagirathi) - 把施瑞曼 . 瑪哈帕佈的聖地劃分成不規則的式樣。巴嘎茹緹以之字形河道前進，因為她不忍離開聖地，因此聖地被劃分成九部分。安塔島的瑪亞城 (Antardvipa Mayapura) 位於這些島嶼中央，在墮落靈魂之拯救者 (patita-pavani) - 恆河 - 的東岸。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採用了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的內在心緒和身體光芒，以莎慈之子，高茹阿哈瑞的形象顯現於此。主高茹阿哈瑞在此上演祂超然的童年和少年 (kisorā) 逍遙，直至祂二十四歲為止。瑪亞城聖地位處中央，其他八個島嶼分佈如下：恆河東邊是髮界島 (Simantadvipa)、哥端瑪島 (Godrumadvipa) 和瑪迪亞島 (Madhyadvipa)。西邊是科拉島 (Koladvipa)、茹卓島 (Rudradvipa)、佳努島 (Jahnudvipa)、牟達端瑪島 (Modadrumadvipa) 和茹圖島 (Rtadvipa)。由於恆河蜿蜒曲折的水流，部分茹卓島目前是位於她的西岸而部分則在東岸。

主采坦亞 . 瑪哈帕佈隱跡後，無異於主巴拉兌瓦的主尼提安南達 . 帕佈，帶領聖基瓦 . 哥斯瓦米履行這九個島嶼的朝聖。不久之後，聖依珊 . 塔庫爾 (Sri Isana Thakura) 帶領施瑞尼瓦薩師 (Srinivasa Acarya) 到聖地朝聖。自此，高茹遜達爾親愛的奉獻者便滿懷信心地履行聖地朝聖。聖拿茹哈瑞 . 查卡爾瓦提 . 塔庫爾 (Srila Narahari Cakravarti Thakura) 在《奉愛寶庫 (Sri Bhakti ratnakara)》裡，詳述了朝聖之旅。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高茹阿聖地朝聖的傳統隨年月消逝而中止。假象的力量甚至令主高茹阿的出生地 - 瑪亞城聖地，在回教徒統治下被埋沒，他們把瑪亞城之名改為米亞姆普 (Miyampur)，又破壞了聖地的所有回憶。

正是第七位哥斯瓦米 - 聖巴提維諾德 . 塔庫爾 - 重新發現了瑪亞城聖地。聖巴提維諾德 . 塔庫爾創作了《聖納瓦島聖地的榮耀 (Sri Navadvipa-dhama-mahatmya)》和《聖納瓦島之靈性極樂波濤 (Sri Navadvipa-bhava-taranga)》，全都是讚美納瓦島之地的詩作。除此之外，他在施瑞曼 . 瑪哈帕佈的出生地所在之處置業，並在一座用稻草蓋成的小廟宇裡確立了主高茹阿 - 維施努琵雅 (Sri Gaura-Visnupriya)、莎慈 - 佳幹納 - 尼邁

(Saci-Jagannatha-Nimai) 和五聖體 (Panca-tattva)。此後，他把這項工作的全部責任委托宇宙之師 -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自此，聖帕佈帕在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指導下，再次開始聖地朝聖。從此之後，每年都履行聖納瓦島聖地朝聖，並有盛大慶典。

一九一九年那年，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在朝聖結束後，在主高茹阿顯現日當晚，在瑜伽之地把婆羅門啟迪傳授給維諾德碧哈瑞。在婆羅門啟迪的典禮結束後，維諾德碧哈瑞在他靈性導師的蓮花足下，非常謙卑地請求靈性導師把靈性導師曼陀傳授給他。直到那時為止，聖帕佈帕從沒有把靈性導師曼陀傳授給任何人。當聖帕佈帕聽到維諾德碧哈瑞的懇切請求時，他沈默不語，開始仔細思量。貞守生君看見他不發一言，又再滿懷熱望地請求：「是不是必須要從別的靈性導師那裡，才能獲得靈性導師曼陀及有關服務靈性導師的訓示呢？」聖帕佈帕聞言開始微笑，並愛深情切地把靈性導師曼陀傳授給維諾德碧哈瑞。此後，聖帕佈帕也開始把靈性導師曼陀傳授給其他人。

聖帕佈帕有項超然規則，當任何人向他頂拜 (pranama) 時，他都會回禮，雙手合十說，dāso 'smi：「我是你的僕人」。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看見他師尊的行為如此謙遜，當他向師尊頂拜時，總是躲起來。聖帕佈帕有另一項超然慣例：他總是用敬語的你 (ap) 來稱呼他的門徒和其他人。但是因為他非常滿意聖維諾德碧哈瑞的親密服務，他會用最隨便的模式 - 「你 (tu, tui)」和其他愛意盈盈的字眼來稱呼他。聖帕佈帕的門徒中，只有極少人得到這種好運。

模範的廟宇生活

聖維諾德碧哈瑞在他靈性導師的家，全神貫注於他的靈性修習 (sadhana-bhajana)，研習奉愛典籍，以及他在廟宇的服務。即使他出身自素有學養兼德高望重的家庭，他絕不縱驕。他的生命是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修習的同一種嚴格棄絕 (vairagya) 之典範。他為了服務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他甚至滿腔熱忱地履行廟內最微不足道的任務。在奉愛修習之中，絕對必須為了奎師那的快樂而悉力以赴，並為了令他滿意而放棄所有享樂。他的生活完美地闡明了這兩項考慮因素。

在主采坦亞廟 (Sri Caitanya Matha) 成立初期，廟宇居民都在履行靈性修習，但是由於缺乏資金，他們好不容易地支持下去。當時，聖維諾德碧哈瑞是廟宇經理。有一天，廟內僅餘二百克米，因此他們煮了所有米，又煮了 sahijana 樹葉作為莎 (sag, 一種蔬菜)，供奉給聖主君 (Thakuraji)。當時有四個貞守生。供奉之後，四人便榮耀祭餘 (prasada-seva)。聖帕佈帕碰巧來到，看見他門徒正在榮耀的祭餘只得大量莎菜和一把米。廟裡也沒有樹葉

碟子盛載食物。聖帕佈帕見狀極為悲傷，並問：「貯藏室裡沒有米了嗎？」為免令聖師尊擔憂，他們恭順地回答：「師尊，我們只是在學習棄絕而已。」但是聖帕佈帕心中有數。

當聖維諾德碧哈瑞接受祭餘時，蔬菜或豆湯 (dal) 的鹽若是太多或太少，味道是好是壞，他絕不會說半句。知道偉大祭餘 (maha-prasada) 無異於主本人，他滿懷莫大信心和情感去履行祭餘服務。榮耀祭餘時，他從不參與無謂閒談，也從不批評任何人或參與任何其他討論。看見這些堪作典範的偉大奉獻者行為，所有廟宇居民都敬重他。

聖維諾德碧哈瑞受命於聖師尊， 保護他以前修院及他地主家族的產業

維諾德碧哈瑞離家後，他出家前的俗世家庭家道漸趨不穩。他母親因與她的愛子分離，開始健康日差，而產業狀況也因維諾德不在家裡管理事情而日漸衰落。有些租戶製造騷亂，不繳付他們的租金。聖帕佈帕仁慈地遣派維諾德碧哈瑞到他的俗世家庭一段時間，把土地管理事宜撥亂歸正。他即將抵達的消息傳遍各處。他極為專業地平定了那些租戶，人人很快便如前一樣，開始定期繳付他們的租金。一切事情解決後，他獲得他母親的許可，又再返回他靈性導師的家。

一段時間後，維諾德的家寄了一封信給聖帕佈帕。維諾德的母親命不久矣。他母親痛心欲絕，對愛子望眼欲穿，極度渴望在她離世前見見他，她懇求聖帕佈帕遣他回到母親那裡。聖帕佈帕讀信後，便召見維諾德，命他回去見母親。聽到聖帕佈帕的訓示後，維諾德回到他的靈修間，整天都沒有出來。翌日，聖帕佈帕召見一個貞守生，並問：「我叫維諾德碧哈瑞回家。他去了沒有？我還沒有看見他。」

貞守生回答：「維諾德碧哈瑞還沒有離開。他留在他的靈修間，唸誦主哈瑞的聖名。」

聖帕佈帕便召見維諾德碧哈瑞，並問：「我叫你回去你的家。你還沒有去嗎？」

維諾德碧哈瑞回答：「帕佈 (主人)！我還沒有回家。」

帕佈帕問：「何不？」

維諾德碧哈瑞謙遜地回答：「我母親非常愛我，正因如此，我還沒有回去。如果她在臨終時告訴我：『我兒，這是我的遺訓：回家照料家庭。』那我怎能對她的遺願聽而不從呢？但那樣我的人類誕生便會一敗塗地。我的靈師服務、我聆聽主哈瑞的命題、還有我的靈性修習將會全毀。主哈瑞的靈修 (Haribhajana) 是生命中的終極職務。這項職務只在人類生命才有可能。你說過人類誕生萬中無一。而且，在任何人類誕生之中，要遇到一個像你這樣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委實絕無僅有。」

*sakala janme mätä-pétä sabe päya
kãñëa guru nähi mile, bhajaha hiyäya*

《吉祥的主采坦亞，中篇
(Caitanya Maigala, Madhya-khaëöa)》

「你說過投入服務靈性導師和至尊主穆昆達 (Mukunda) 的人，對他的父母、祖先、半神人或其他人毫無虧欠。他已擺脫了各種孽債。」

聖帕佈帕聞言，熱淚盈眶，不發一言。住在廟裡的貞守生，為聖維諾德碧哈瑞對聖師尊和靈修的奉獻心大感詫異。

殷勤款待

自從建立了主采坦亞廟，廟宇居民好不容易地維繫自己，以及服務靈性導師、服務至尊主和履行所有其他所需的服務。他們有時僅以雜菜 (saka-sabji) 維生。當年，席地而睡，以葉子而非金屬碟子來進食實屬等閒。他們有時連葉子碟子也沒有，必須滿懷信心地在水泥地上服務祭餘。然而，儘管困難重重，廟宇居民十分喜歡這種生活模式，因為他們全情投入靈修和服務。

一天中午，有兩位客人來觀見瑪亞城聖地。他們名為阿圖拉燦卓·斑多帕達亞 (Atulacandra Bandopadhyaya) 和阿圖拉奎師那·達塔 (Atulakrsna Datta)，他們兩位在印度鐵路都位居要職。時值年中最熱的五、六月 (Jestha)，當客人到達時，正午驕陽的熾熱令他們又餓又渴，但是廟宇居民已服務過祭餘。當他們兩位走進來時，廟宇經理 - 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正坐在木菠蘿樹下，監督廟宇的產業管理。他看見客人唇乾舌焦，明白他們熱不可捺，因此便請他倆到附近的湖泊沐浴。當客人沐浴後回來時，各種美味祭餘已經備妥，兩位客人信心滿懷，津津有味地服務偉大祭餘。客人都大力讚揚廟宇居民的服務心緒。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然後便帶兩位去觀見聖帕佈帕。他們對他強而有力的

主哈瑞命題印象殊深，並表示希望每月捐獻五盧比以服務廟宇。當他們回家後，他倆都記得他們的承諾，並開始每月寄來五盧比。他們逐漸發展出聆聽主哈瑞命題的熱切渴望，開始在工作許可的情況下前來廟宇。不久之後，阿圖拉粲卓·斑多帕達亞皈依給聖帕佈帕，完全捨棄家園、妻兒、家庭和一切。然而，此事令廟宇居民憂心忡忡，因為他們的預算如此拮据，他每月五盧比的捐款差不多涵蓋了廟宇的大部分開支。他們現在要怎樣應付？阿圖拉粲卓告訴他們不要擔心。

接受主哈瑞聖名的啟迪之後，阿圖拉粲卓成為阿圖拉粲卓·斑多帕達亞·巴提薩認格 (Atulacandra Bandopadhyaya Bhaktisaranga)。他開始向加爾各答、德里、孟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虔誠富商籌款。這些人一聽到他講述的主哈瑞命題，便會送來大量的大米、豆類和蔬菜，以服務廟宇。除此之外，他在那些城市建立了傳教中心和修院，也是《高迪亞》周刊的編輯。聖帕佈帕隱跡後，他接受棄絕啟迪，他的名字則成為聖施瑞瑪·巴提薩認格·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Sri Srimad Bhaktisaranga Gosvami Maharaja)。他畢生對我們最受崇拜的靈師蓮花聖足信心十足，視之為他的密友。正是聖巴提薩認格·瑪哈茹傑為聖帕佈帕親密摯愛的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冠以撕開假象宗大象的獅子 (Pasanda-gajaika-simha) 之頭銜。這個頭銜把至受崇拜的靈師蓮花聖足，比喻為將有違奉愛，大象般的假象宗、斯瑪塔 (smarta)、濫情派 (sahajiya) 和其他無神論思想學派的錯誤教義撕成碎片的獅子。任誰有隻字半句反對聖帕佈帕的奉愛哲學，他便以經典證據和無可辯駁的論點去摧毀他們之見。

另一位男士 - 阿圖拉奎師那·達塔君，也辭退官職，與他的家人一起來到主采坦亞廟。從聖帕佈帕那裡接受主哈瑞聖名的啟迪後，他開始專心致意的崇拜主 (ekantika bhajana)。他編纂了《高迪亞奉獻者的項鍊 (Sri Gaudiya Kanthahara)》。這本優秀著作包含了《韋陀經 (Vedas)》、《奧義書》和其他確立純粹奉愛結論的經典之一系列詩節。

服務大麥更加鼓 (brhad mrganga，即印刷社)

一九一三年四月，宇宙之師聖帕佈帕在加爾各答的卡利河堤 (Kalighata) 成立了至尊主出版社，開始出版《永恆的主采坦亞經》、附有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的注釋之《博伽梵歌》和其他典籍。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進入永恆逍遙時光 (nitya-lila) 後，出版社先遷到瑪亞城，繼而是奎師那城 (Krsnanagar)。聖帕佈帕開始在此出版《Sajjana-tosani》、《高迪

亞》周刊及其他奉愛著作。聖帕佈帕察見聖維諾德碧哈瑞愛好文學和哲學，便在一九二二年委任他為出版社經理、以及《高迪亞》的承印人和出版人。聖阿圖拉粲卓·斑多帕達亞·巴提薩認格和聖哈瑞帕·威迪亞茹那 (Sri Haripada Vidyaratna (M.A., B.L.)) 是那本包含結論性文章的雜誌編輯。

那年稍後，聖帕佈帕召他的親密同遊 -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前往瑪亞城聖地，他在該處任命他為主采坦亞廟的經理。聖維諾德碧哈瑞照料一切大小事務，但是尤其專注於管理廟宇的財產，長袖善舞。瑪亞城聖地的瑜伽之地和原始廟宇之王 (akara matharaja) - 主采坦亞廟，即原初的高迪亞廟，由於他的熟練管理而開始全面發展。

服務瑪亞城聖地

主采坦亞·瑪哈柏佈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而祂的逍遙時光隱沒後，純粹奉獻者恆河多次改變河道。一度在瑪亞城的地方變成在西岸的較高處。以前位於東岸，廣大的納迪亞 (Nadiya) 鎮 (即納瓦島) 變成位於恆河西岸，東岸則成為廢棄的荒地。在回教徒 (yavanas) 統治期間，印度教的所有聖地全遭破壞，廟宇被拆毀，瑪哈柏佈的逍遙時光之地的名字又被更改。主茹阿瑪 (Sri Rama) 在阿郁達 (Ayodhya) 和主奎師那在瑪圖茹 (Mathura) 的出生地的廟宇被夷為平地，而在廟宇的地基上建造清真寺。廟宇的名字被改成派佳巴 (Phaijabad) 和莫米拿巴 (Mominabad)。回教徒同樣把施瑞曼·瑪哈帕佈出生地的名字從瑪亞城改為米亞姆普。後來，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發現了聖佳幹納·米斯茹宅 (Jagannatha Misra Bhavan) - 主高茹阿的出生地，並再稱之為瑪亞城聖地。如此一來，瑪亞城聖地之名又再舉世皆知。

除了更改瑪亞城聖地之名以外，回教徒在粲卓薩卡茹宅 (Candrasekhara Bhavan) 的大院子建了個墳場，該處非常接近聖佳幹納·米斯茹宅，當聖維諾德碧哈瑞成為主采坦亞廟的經理時，墳場尚在該處。他無法容忍這種暴行，勇敢無懼地行動。一天晚上，當眾人都好夢正濃時，他挖起墳場內的所有墳墓，並安置於別處。他在墓地所在之處，栽種了美麗的大樹，綠葉扶疏，在一夜之間建了一個有圍牆保護的優美公園。翌日早上，人人都為所發生的事吃驚不已。本地回教徒向警察報告，並在法庭正式提出訴訟。但是警官和政府調查員找不到任何墳場的痕跡；只看見一個歷史悠久的花園。如此一來，奉獻者重獲粲卓薩卡茹宅，誰也無法阻止他們。由於這次虔誠之行，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之名，將以金漆字體永留印度史上。

靈性導師服務的典範

宇宙之師 - 聖希丹塔 . 薩茹斯瓦緹 . 帕佈帕是個鋒芒畢露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他在極短時間內，把至尊主的聖名和主采坦亞 . 瑪哈柏佈的純粹奉愛傳遍印度各地，也遍及全世界。他勇敢無畏地宣稱，婆羅門若不崇拜圓滿整全的梵 - 主奎師那，就不是婆羅門。我們師徒傳系 (sampradaya) 中人，若不遵循以聖茹帕 . 哥斯瓦米為首的六哥斯瓦米的步伐，以身體、心意和言語履行靈修，又不遵循奉愛結論，就不是世襲哥斯瓦米 (jati-gosvami)、廟宇祭師、哥斯瓦米或奉獻者。聖薩茹斯瓦緹 . 塔庫爾傳揚，四社會階級 (varnas) 的社會排列是基於人們的不同品質，而非家族世系。這是《韋陀經》、《奧義書》、《博伽梵歌》和其他經典的結論。下列詩節為這個結論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明證：

(a) *catur varēyaà mayä sãñöaà guëa karma vibhãgaçaù* 《博伽梵歌》 4.13

(b) *yasya yal lakñãëaà proktaà puàso varëabhivyaïjakam*
《聖典博伽瓦譚》 7.11.35

人們深受聖帕佈帕無懼而真誠的傳教所吸引。然而，他對資格之真正性質的教導，卻使一些腐敗而受污染的婆羅門和世襲哥斯瓦米焦慮不安，他們全無知識，行為又不文明。他們在宗教聚會的教義辯論中屢受挫敗，無法反駁他的論點，現在想要殺害聖希丹塔 . 薩茹斯瓦緹 . 塔庫爾。

一九二五年，如往年一樣，方圓十六高薩 (kosa, 量距單位) 的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在主高茹阿顯現日如期舉行。數以千計全情投入的朝聖者，以浩浩蕩蕩的齊頌聖名隊伍履行朝聖。聖帕佈帕徒步朝聖，而聖靈性導師 - 高認格 (Sri Sri Guru-Gauranga) 和主甘達爾威卡 - 基瑞哈瑞 (Sri Gandharvika-Giridhari) 的神像則在一頭龐然大象的背上。在某個時刻，朝聖隊伍在庫里亞島 (Kuliya Dvipa)，帕爾達 . 瑪亞 (Praudha Maya) 廟宇前面聚集，奉獻者聆聽聖帕佈帕講述聖納瓦島聖地的榮耀。就在那時，納瓦島庫里亞所謂的婆羅門和世襲哥斯瓦米發動攻擊。他們投擲磚頭、石塊、熱水和汽水瓶，他們的突襲造成一片混亂。朝聖者四散逃命，自顧不暇。激烈的暴民在搜尋聖帕佈帕，要殺死他，但是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立即把他帶到附近一個奉獻者的家尋求保護。聖維諾德碧哈瑞在該處迅速換上聖帕佈帕的棄絕僧衣服，並拿去他的聖杖，把他自己的白衣裳給聖帕佈帕穿上。之後，他把聖帕佈帕送往瑪亞城聖地，而暴民認不出喬裝的帕佈帕。與此同時，警察趕至。一會兒後，仍然身穿棄絕僧衣服的聖維諾德碧哈瑞安全抵達瑪亞城。貪污腐敗的警察隱瞞此事的消息，但是著名雜誌《Ananda Bazarā》把暴行的報導公諸於世。孟加拉博學可敬之士聽到及讀到這次暴行，都深感震驚。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對靈性導師的堅定服務和信心 (guru-nistha) 如此出眾，所有偉大奉獻者莫不嘖嘖稱奇，到處都對此事議論紛紛。當有不公或暴行威脅到聖帕佈帕或質詢聖帕佈帕之見時，聖維諾德碧哈瑞就是這樣勇敢無畏地反抗。

聖維諾德碧哈瑞在此事的舉止，令人想起聖茹阿瑪努師 (Sri Ramanujacarya) 的愛徒聖庫茹薩 (Sri Kuresa) 的靈性導師服務。很久以前，太陽神信眾 (Saiivite) 的師徒傳系掌控南印度。當聖茹阿瑪努師以經典證據反駁他們錯漏百出的結論時，心術不正的太陽神信眾怒火中燒。太陽神信眾之王邀請聖茹阿瑪努師，到聖認嘎姆 (Sri Rangam) 的一場哲學辯論，但這其實是藉詞殺害他。對靈性導師萬死不辭的庫茹薩，聽到密謀之謠。他和他的靈性導師君交換衣服，身上穿著聖茹阿瑪努師的橘色衣服，拿著他的聖杖 (tridanda)，在國王士兵的護送下到達市鎮。國王和人們都以為庫茹薩是茹阿瑪努師。聖庫茹薩獨力面對另一方數百位淵博的太陽神信眾。一場激辯隨即展開，而太陽神信眾受挫。雖然如此，國王使詐，宣告庫茹薩敗北。他挖去庫茹薩的雙眼來懲罰他，然後把他驅逐出境。庫茹薩甚至沒有哼過半聲。他到處徘徊，抵達一個遠離那個王國的村莊，憑藉他的好運，聖茹阿瑪努師和他的門徒恰好也在場。靈性導師和門徒之間發生了一次別開生面的相會。庫茹薩是門徒 (guru-sevaka) 的典範，他倒在他靈性導師的蓮花足，藉由靈性導師的恩慈，便恢復視力。由於他躺在師尊懷中，流下愛的淚水，靈性導師君用他自己的外履布，擦乾庫茹薩的淚水，並用另一隻手來賜福他免於恐懼。這同一位庫茹薩後來成為著名的庫茹薩師 (Kuresacarya)。他過耳不忘 (sruti-dhara，能牢記一切有關經典的講述)，也是聖茹阿瑪努師奉愛結論的典範師專家。

門徒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 - 聖帕佈帕眾門徒之翹楚，後來同樣也以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之名而家喻戶曉，他把主高茹遜達爾之言傳遍世界各地，實現了聖帕佈帕的心底夙願 (manobhista)。[一些偉大奉獻者稱，庫里亞之亂是讓聖帕佈帕借故把手持聖杖的 (tridanda) 棄絕啟迪，傳授給他的愛徒，儘管維諾德碧哈瑞的棄絕啟迪典禮是事後，在聖帕佈帕隱跡後才於卡瓦 (Katva) 舉行。]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的名字，會因這些靈師服務而以金漆字體，永垂薩茹斯瓦緹．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年鑑。

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主高茹阿顯現日期間，第三十四屆聖納瓦島聖地周年大會 (Sri Navadvipa Dhama Sridhama Pracarini Sabha，奉愛聚會) 如期舉行，由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擔任主席。在這次會議上，特別人選由於他們在聖廟的不同服務、傳揚奉愛或其他任務而獲表揚。這次，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因保衛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財產、主采坦亞廟的全面發展、他孜孜不倦的功勞和努力，還有他為實現聖帕佈帕心底夙願所作的親密服務而受到榮耀。

作為主采坦亞廟的經理，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有兩匹品種優異的駿馬，當他管理土地時，他常常策馬而行。當他為了服務廟宇而遠行時，他這樣創造出極佳的印象。在他的奉愛修習中，他又與很多社會福利機構有連繫。他是納迪亞 (Nadiya) 區議會、教育和金融委員會、奎師那城區議會、以及聯合議會和議會法院的成員，也是塔庫爾．巴提維諾德學院 (Thakura Bhaktivinoda Institute) 的主席。他就各種各樣的事情向區域委員、地區法官和其他位高權重的人作出建議。上上下下，人人都特別尊重他。

建立巴巴薩．高迪亞廟 (Bagbazar Gaudiya Matha) 的特殊貢獻

聖帕佈帕．薩茹斯瓦緹．塔庫爾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建立了巴巴薩．高迪亞廟，並為加爾各答市內聖廟 (mandira) 奠基。聖佳嘎斑杜 (Sri Jagadbandhu) - 加爾各答的一位富有贊助者，捐贈了建廟的土地，後來又承擔了門徒宿舍 (sevaka-khanda)、聖廟及會堂 (natya-mandira) 的所有費用。聖維諾德碧哈瑞有助玉成此事，事情始末如下。

佳嘎斑杜本是東孟加拉，瓦瑞薩拉 (Varisala) 地區，瓦拿瑞帕達 (Vanaripada) 村的村民。他後來在加爾各答營商而變得非常富有。他住在加爾各答的巴巴薩，恆河畔一所富麗堂皇的房子裡。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君碰巧和他的神兄弟，穆昆達維諾德．巴巴君．瑪哈茹傑 (Mukundavinoda Babaji Maharaja) 正在化緣 (bhiksa)，並為服務靈性導師而在當地傳教一天。當他們到達聖佳嘎斑杜的家時，他們看見門上一塊寫上「瓦瑞薩拉的聖佳嘎斑杜．達斯宅」的飾板。維諾德碧哈瑞突然想起，那個人是他家族領土的居民。他請門衛通傳，說瓦拿瑞帕達的維諾德碧哈瑞想要見聖佳嘎斑杜．達斯。佳嘎斑杜君聞言，立即赤腳跑出去見維諾德碧哈瑞。他認得那個貞守生就是他的地主，便下跪頂拜。他恭敬萬分地請兩位客人上座，並開始聆聽他們的至尊主命題。他聽到他們講述有關至尊主之事而歡欣鼓舞，當他聽到維諾德碧哈瑞現已出家，投入服務宇宙之師聖帕佈帕時，他甚至更加高興和信心大增。佳嘎斑杜便說他也想服務廟宇。他透露他以前已決定給高迪亞廟捐贈土地，但是現在聽到聖維諾德碧哈瑞的主哈瑞命題時，他決定要做更多。「某人給了碟子，卻由另一個人奉上食物，你說對嗎？這樣不行。我會負起興建修院和廟宇兩者

的一切財務責任。」果真如是。一九三零年，主高茹阿-維諾德碧哈瑞君 (Sri Sri Gaura-Vinodanandaji) 在一片齊頌主哈瑞聖名聲中，被安奉於祂們碩大的廟宇裡，盛況空前。這就是全心全意獻身於他靈師蓮花足的孑然一身之尊 (Parama Niskincana, 意指超然物外)⁷ 維諾德碧哈瑞怎樣努力不懈，成為確立巴巴薩·高迪亞廟的基石。

韋陀結論對至尊極樂 (paramananda) 一字的解釋

每年的主高茹阿顯現日，聖地周年大會的會議都會在聖瑪亞城瑜伽之地舉行。在這些會議期間，聖帕佈帕會要求廟宇居民互相讚揚和榮耀。一九二九年，聖帕佈帕吩咐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榮耀聖帕茹瑪南達貞守生 (Sri Paramananda Brahmachari) 「知識之寶 (Vidyaratna)」。聖帕茹瑪南達貞守生是聖帕佈帕親密而一心一意 (ekanistha) 的僕人，也是聖維諾德碧哈瑞君的密友。他們住在一起 - 吃、喝、睡覺及服務聖帕佈帕。

當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君得到這項命令時，他站起來並先讚頌他的靈性導師，說：

*mūkhaà karoti vācālaà paiguà laighayate girim
yat kāpā tam ahaà vande paramānanda-mādhavam*

「我崇拜瑪德瓦 - 至尊極樂的化身，祂的恩慈把啞吧變成雄辯滔滔的演說家，也令跛子攀山越嶺。」

聖維諾德碧哈瑞君然後便開始描述帕茹瑪南達·帕佈的所有好品質。「聖帕茹瑪南達·帕佈對靈性導師心無旁騖的服務，正是門徒的典範。他和聖帕佈帕形如影隨形，履行烹飪、洗衣服、旅行安排、在就寢時按摩帕佈帕的蓮花足等等任務。帕茹瑪南達·帕佈有時很晚才回到廟宇，而聖帕佈帕正在休息。但是即使時值午夜，他會敲門和呼喚帕佈帕開門：『帕佈帕！帕佈帕！』。那時，聖帕佈帕本人會為他打開自己靈修間的門。帕茹瑪南達·帕佈是特別擅長建造廟宇修院，營運印刷社，及管理廟宇的一切事宜。不服務聖帕佈帕，他便不能活下去。沒有聖帕茹瑪南達·帕佈的恩慈，就不可能為靈性導師和高認嘎履行服務，他對靈性導師的堅定如斯別樹一幟。所有榮耀歸於聖帕茹瑪南達·帕佈！」

*prasēda paramānanda! prasēda parameçvara!
ādhi-vyādhi-bhujaigena dañōaà māmuddhara prabho*

《Gopāla-tāpané》

「對我大發慈悲吧，帕茹瑪南達！對我大發慈悲吧，帕茹美斯瓦茹 (Paramesvara)！我被物質痛苦毒蛇咬了。帕佈，請救救我吧。」

「在韋陀結論之中，培養至尊極樂的概念又稱為 *anandamayo bhyasat*，《布茹阿瑪經 (Brahma Sutra)》(1.1.12)。實踐至尊極樂的深義，是以身體、心意和言語，全情投入，不斷追求至尊極樂的形象 - 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聖茹帕·哥斯瓦米確立了實現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心底夙願的使命，教導我們怎樣培養這種至尊極樂。 *Ānukūlyena kâñhēānuçélanāà bhaktir uttamā*：『純粹奉愛 (Uttam bhakti) 是順意而不斷地，培養以身體、心意和言語為奎師那的快樂而服務。』除非我們順意地培養至尊極樂 - 即是說，除非我們修習純粹奉愛的程序，否則我們不會獲得至尊極樂。因此《布茹阿瑪經》的結論說， *anāvṛtti çabdāt anāvṛtti çabdāt*。在『*anāvṛtti çabdāt*』這訓諭裡，『*sabda*』意指超然音振，而至尊極樂的形象，主奎師那的聖名正是那個超然音振 (*sabda-brahma*)。』

nāmaç cintāmaëiù kâñhēaç caitanya-rasa-vigrahaù pürëaù-çuddho nitya-mukto'bhinnatvān nāma nāminou

「至尊極樂形象 - 奎師那 - 的聖名，是全面的超然如願石。因為奎師那的聖名和奎師那本人無異無別，祂是超然極樂情感的化身，圓滿無缺、超越假象而永恆不滅。」

「而且，《泰提瑞亞 (Taittiraya) 奧義書》(2.7) 有云， *raso vai saù, rasaà hy evāyaà labdhvānandé bhavati, ko hy evanyät kaù präëyät yadeña äkäça ānando na syät, eña hy evānandayati*：至尊極樂的至尊真理 (Paramnanda para-tattva) 主奎師那是超然極樂情感的化身。生物體只有臻達祂，才能變得快樂。至尊真理，至尊極樂的形象 - 主奎師那 - 若不存在，那誰還能苟延殘喘？誰會試圖保護他的生命？主奎師那是梵 - 滿載極樂情感的至尊極樂化身，令人人喜樂無邊 (*ananda*)。』

我們看見《Caturveda Sikha》也確立了這點：

naivete jāyante naiteñāmajiāna-bandho na muktiù sarva eña hy ete pürëä ajarā amātäù paramäù paramānanda iti

「至尊主的聖名 (那是超然音震)、至尊主本人和祂的所有化身，都不是像生物體那樣受條件限制，祂們也不像他們一樣投生。祂們完整、不變、不朽，是至尊極樂的化身。」

「*anavṛtti* 一字在訓諭裡的意思是『*anavṛtti sabhat*』：『防止再度

投生這個物質世界。」因此只有培養這個滿載至尊極樂的極樂形象之超然音震，換言之，只有齊頌至尊主的聖名，我們才能永久終止我們再度投生。」

「對這句說話的第一個異議 (purva-paksa) 是：『至尊極樂的意思僅指極樂情感 (bhava)，那麼這個至尊極樂怎可能有形狀或形象？』因此，引用《布茹阿瑪經》的訓諭，*arūpavad eva hi tat pradhānatvāt*。至尊人物 (Parama-purusa)、至尊真理或梵都是 *na-rupavat*，換言之，『與形象不相似的』。祂沒有採納形象；其他每個人卻都採納祂的形象。至尊真理本人就是形象，祂的形象是可以觀見的。因此下一段訓諭說：*api saārādhane pratyakñānumānābhyāā*：『透過崇拜，肯定就能在心內及直接觀見至尊真理。』」

「《神訓經》和《終極韋陀》稱這位至尊極樂的人物為至尊極樂梵 (anandam brahman)。快樂 (Ananda) 是喜樂 (priti) 的同義詞。事實上，所有生物體都努力爭取臻達至尊極樂。欲求解脫 (mukti) 者會尋求從生死輪迴中解脫 (moksa)，認為那就是至尊極樂。感覺享樂者視感覺享樂為快樂，不斷追求。奉獻者努力爭取服務奎師那，因為他們認為那是至尊極樂。換言之，人人都只在尋找至尊極樂。然而，對至尊主的奉愛是至尊極樂的唯一化身，因此只有透過奉愛，才能臻達至尊極樂的形象 - 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祂是至尊極樂的化身。」

聖維諾德碧哈瑞的講課使觀眾心醉神迷。聖帕佈帕尤其滿意他對韋陀結論的闡釋，便把他所有韋陀結論的書籍送贈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專注的閱讀這種文學吧。」他說。「我從沒有見過其他人對韋陀結論有這種品味。一般人說韋陀結論一詞意謂無多元性的知識 (nirvisesa-jnana)，但韋陀結論其實就是奉愛文學。你應該將之發揚光大。」

接受了以軀體、心意、言語、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之後，聖維諾德碧哈瑞徹底實現了聖帕佈帕這個心底夙願。他成立了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把以軀體、心意、言語、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服飾傳授給修會裡有資格的成員，並在瓦曼 (Vamana)、拿茹央拿 (Narayana)、崔維卡爾瑪 (Trivikrama) 和其他啟迪名字之前，加上「巴提維丹塔 (Bhaktivedanta)」這個頭銜。他總是傳揚純粹奉愛 - 韋陀結論的主要主題，並指導他人做同樣的事。這是他生命中的獨特殊榮。

聖維諾德碧哈瑞和塔庫爾·巴提維諾德學院

一九三一年四月，聖帕佈帕為了超然主題的教育，在瑪亞城聖地建立了塔庫

爾·巴提維諾德學院。聖帕佈帕是學校管理委員會的主席，施瑞瑪·巴提帕爾迪帕提爾塔·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pradipatirtha Maharaja) 是校長，而在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中，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被委任為校董。聖維諾德碧哈瑞改變了當時盛行的英國假期規則。他宣佈學校在農曆第五天 (pancami) 和農曆第十一天 (ekadasi, 艾卡達斯斷食日) 放假，而非星期天；在農曆第四天 (caturthi) 和農曆第十天 (dasami) 則有半天假期，而非星期六。選擇艾卡達斯斷食日，是因為那天稱為學習和斷食的聖日 (mahavattithi)，即純粹奉愛之母。農曆第五天 (Pancami-tithi) 是知識女神薩茹斯瓦緹 (Sarasvati) 的顯現日，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亦然。以前，由於要到教堂崇拜，故此星期天是假期。除此之外，聖維諾德碧哈瑞又把傑出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不同的顯現日和隱跡日訂為假期。這間學校的宗教教導是必修科目。宗教科考試不及格的學生不准升班，儘管他們所有其他科目全都合格。聖維諾德碧哈瑞以無神論教育不可能謀求社會福祉為論點，捍衛他對宗教倫理的著重。他因這項工作而得到納瓦島聖地周年大會的特別表揚和讚頌。

「基提茹 (Krtiratna)」的頭銜

一九三二年，在第三十八屆聖納瓦島周年大會上，聖帕佈帕主席把「基提茹 (Krtiratna, 即所有活動之尊)」的頭銜，授予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所有活動之尊意謂奉愛，這個頭銜體現了主高茹阿的祝福。信件如下所示：

çré çré mädya-pura candro vijayatetamäm
 çré çré navadvépa dhäma pracäriëé sabhäyäu
 çré çré gauräçérväd-patram
 çré mahäprabhu sevärthaa çré dhämi-bhümi rakñakau
 prajäpälana-dakñö yaü çré caitanya-maöhäçritaü
 çré vinoda-vihäyärkhyä brahmacäri-varäya ca
 prabhupädäntaraigäya sarva-sad-guëa-çäline
 dhäma-pracäriëé-saäsatsabhyaistamai pradéyate
 'kätiratna' iti khyätum-upädhi-bhüñaëää mudä
 gaigä-pürvatöastha-çrénavadvépa-sthale pare
 çré mädya-pura-dhämastha-yoga-péoha-mahattame
 guëënu vä suçubhraàçu-çakäbde'smin çubhäçraye
 phälguëa pürëimäyää çré gaurävirbhäva-väsare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主席簽署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君，即主采坦亞廟的僕人，為了服務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而保護瑪亞城聖地之地，又擅於全面保護他的從屬。他是聖帕佈帕的親密僕人，以偉大奉獻者的所有好品質為飾物。在薩卡巴年代一八五三年的

二、三月份 (Phalgunā) ，主高茹阿顯現日的吉祥時分，聖地周年大會的傑出成員，樂於在聖納瓦島上，聖瑪亞城聖地的至高無上之地 - 位於恆河東岸的瑜伽之地 - 以「基提茹」的頭銜為他錦上添花。」

透過訴訟審理來服務至尊主

有一次，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出席一個在奎師那城舉行的宗教會議，席上有律師、大律師、一位退休法官和其他學問淵博而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他們多位都發表了真誠而發人深省的演說，其中一位尤其極為謙遜地表示遺憾：「我在法院審理中一事無成地虛渡此生，」他開始說。「由於我沒有崇拜主哈瑞 (hari-bhajana) ，我的誕生一敗塗地。只有透過主哈瑞的奉愛，人類生命才可功德圓滿，但是我令自己與之遙不可及。現在垂垂老矣，我的感官虛弱無力，我無法了解任何事物，而死亡又近在眉睫。」他邊這樣說，邊在偉大奉獻者和至尊主的蓮花足祈求對至尊主的奉愛。

會議結束時，德高望重的主席問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基提茹，帕佈可否說幾句話。他站起來，開始簡潔自然地講話，但是言詞卻非常強而有力。「所有經典的隱密意義，正是對至尊主的奉愛。在至尊主奉愛的所有形式之中，以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在巴佳的同遊之純愛奉愛 (prema-mayi bhakti, 滿載純粹愛意的奉愛) 至高無上。因此偉大奉獻者典範師 - 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說過，

*ārādhyo bhagavān vrajeṣa-tanayas-tad-dhāma vāndāvanaā
ramyā kācid-upāsanaḥ vraja-vadhū vargeṣā yā kalpitā
śrēmad-bhāgavataā pramāḥam amalaā premā pumartho mahān
śrī caitanya mahāprabhor matam idaā tatrādaro naū paraū*

「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是至尊堪受崇拜的神明。聖溫達文聖地也像奎師那一樣值得崇拜，因為這是祂的逍遙時光之地。在所有崇拜形式之中，以牧牛姑娘 (gopis) 對奎師那的崇拜為尊。《聖典博伽瓦譚》為這個真理提供了至尊而無瑕的證據。這是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教導。」

「經典裡也有許多法院審理的例子。我認為進行法院審理是主哈瑞奉愛之中最好的修習。除此之外，法院審理事實上就是主哈瑞奉愛；只是人們不理解怎樣履行而已。對那些不幸的靈魂而言，獲得至尊主奉愛的機會微乎其微。」

「我們身處最受崇拜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之列，而我們的特別服務是安排她和奎師那見面。有一次，主奎師那到粲卓瓦麗 (Candravali) 的森林 (kunjā) 和她見面。茹阿妲的牧牛姑娘 (sakhis) 借故把祂從該處帶走，她們把祂帶到聖茹阿妲君在茹阿妲聖湖的森林。在該處，祂在森林之后

(Kunjeshvari)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面前被迫寫下：『我是茹阿坦君的僕人，我決不會離開茹阿坦君而到別處。』然後，祂必須在這份聲明上簽署。然而，幾天之後，本性使然，主奎師那忽視祂的諾言，又再去樂卓瓦麗的森林。茹阿坦的牧牛姑娘看見主奎師那這樣違抗溫達文之後茹阿迪卡，便向祂提出控告。茹阿迪卡的牧牛姑娘贏了這場對主奎師那的訴訟，祂當時不在她的法庭上，她們便頒佈法庭法令，而祂必須遵從。她們這樣藉由授權狀來安排祂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甜美相會。」

那些律師、法官和其他所有人都很高興，並對基提茹。帕佈滿載經典結論的動人演說印象殊深。他的哲學講課在每個人心裡都留下深刻印象，使他們覺悟到人類生命形式最重要的成就，是得以服務聖茹阿坦-哥文達，而非其他。然後，他解釋，以奎師那為目標的靈修並不需要高尚出身、美貌、教育、富裕等等。反之，對奎師那的靈修是每個人的資格和與生俱來的權利。因此，我們全體必須履行主哈瑞的靈修。

偉大奉獻者生活的典範

即使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出身自有教養而德高望重的統治階層家庭，他毫不驕縱。他在廟宇生活時，他事事容忍、通情達理和言詞溫婉，而他總會扶貧解苦。他的生命誓約和目的是：

*bhāla na khāibe āra bhāla na paribe
vraje rādhā-kāñēa sevā mānase karibe*

「不吃人間珍味，不穿綾羅綢緞。相反，總是在你心內，在溫達文服務茹阿坦和奎師那。」

聖基提茹。帕佈的修習是為取悅主奎師那而赴湯蹈火，並放棄他一己的一切享樂。不論給他奉上聖主君的哪些偉大祭餘，他都愛意盈盈地榮耀。他從不欲求佳餚美食，他畢生也從沒有說過偉大祭餘的鹽太少，或味道不好。在采坦亞廟成立初期，當他擔任廟宇經理時，由於廟宇財政拮据，他和其他貞守生好不容易地生活和履行他們的靈性修習。然而，他們對這樣的生活稱心滿意，樂在其中，他們彼此之間也非常相親相愛。

與堪受崇拜的聖足，施瑞達茹。瑪哈茹傑 (Pujyapada Sridhara Maharaja) 的第一 次見面

有一次，在納瓦島聖地朝聖後，我(聖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和幾個貞守生，前往納瓦島，科拉茹幹佳(Koleraganja)的主采坦亞-薩茹斯瓦塔·高迪亞廟(Sri Caitanya-Sarasvata Gaudiya Matha)，覲見至受崇拜的聖足(Paramapujyapada)，雲遊四海的典範師(Parivrajakacarya-varya)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哥斯瓦米·瑪哈茹傑(Srimad Bhaktiraksaka Sridhara Gosvami Maharaja)⁸。我們永不會忘記，他描述他第一次拜見至受崇拜的聖師尊的情形。

「當我是法律學院畢業班的學生時，我去朝拜瑪亞城。首先，我覲見在瑜伽之地的廟宇的神像，繼而是施瑞達茹的故居(Sridhara-angana)、聖阿兌塔府(Sri Advaita-bhavana)和聖嘎答達茹的故居(Sri Gadadhara-angana)和其他地方。當我覲見原初廟宇之王 - 主采坦亞廟 - 時，我目睹一個驚人景象。一個俊秀的年青貞守生穿著上好的白色下裳(dhoti)和上衣(kurta)，坐在一棵木菠蘿樹下的一張椅子上。他把雙腿擱在他前面的桌子上，左上右下，並在椅子上慢慢地左右搖晃。他雙眼闔上，看似陷入沉思之中。眾多廟宇居民都走到他面前。他們所有人 - 老老少少，白衣橘袍 - 全都低頭伏地，萬分恭敬地向那貞守生頂拜，然後便繼續履行他們的服務和任務。某時某刻，一個身材魁梧、面目莊嚴的棄絕僧來到，向他頂拜，然後站在他面前。貞守生聽到聲音，便張開雙眼，坐起來看著棄絕僧。棄絕僧極為謙遜地向他請教，貞守生君回答，棄絕僧便再頂拜，然後便離開。」

堪受崇拜的聖足，施瑞達茹·瑪哈茹傑繼續說：「我聚精會神地看著這一切，心想：『人人都必恭必敬地頂拜這個少年，即使是重要的棄絕僧也來求教他的建議和訓示。他是誰呢？』我向一個站在附近的廟宇居民打聽這個品格如斯出眾的貞守生之事。他告訴我，他名為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基提茹，他是廟宇經理。那個人說：『他是聖帕佈帕的親密僕人中最重要。雖然他看似平平無奇，但其實極富哲理，又精通奉愛結論。他對主采坦亞廟、瑜伽之地和瑪亞城聖地的發展貢獻良多，也是巴提維諾德學院管理委員會的要員。』」我對這個人印象極深。

「其後不久，我去覲見聖帕佈帕。我全然折服於聖帕佈帕的莊重品格和有力言詞。那時，我立誓，現在我也會離開脆弱易毀的世界，履行主哈瑞的靈修，因為沒有了祂，生命便一無是處。聖帕佈帕背誦了《聖典博伽瓦譚》的一個詩節，在我心內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labdhvā sudurlabham idaà bahu-sambhavānte
mānuṅyam artha-dam anityam apéha dhérau
tūrēaà yateta na pated anu-mātyu yāvat*

「這個人類誕生極其稀有，僅是投生千生萬世之後才能得到。然而，這個誕生縱然短暫，但它卻能賜予靈性生活。因此聰明人要在死亡之前努力爭取終極吉祥，甚至一刻也不要延遲。」

「之後我便返家，但是我很快便終身捨棄我的家園和家人，來到聖帕佈帕的蓮花足。作為廟宇居民，我非常鍾愛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我們也是密友。我們常常一起討論韋陀結論和深遠的奉愛概念，每個人都會滿懷信心地聆聽我們的討論。」

聖帕佈帕對模範門徒的看法

當主采坦亞廟穩定下來後，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是專責管理財產的經理。為了服務修院和廟宇，他不時要到市立法院與有影響力的行政長官見面，而他的生活模式似是舒適富裕。一些愚昧的廟宇居民看見他的外在生活層面時，便論定聖維諾德碧哈瑞對奉愛全無任何特別感覺，僅只精於物質事務而已。由於他總是全神貫注於指導下屬、法院訴訟和其他紀律措施，又因為他在大部份社區都享負盛名，他們便斷定他無暇遵循不同的奉愛支部。這個問題沒有止於瑪亞城廟；德里．高迪亞廟 (Delhi Gaudiya Matha) 的一些貞守生，給聖帕佈帕寫了一封有關聖維諾德碧哈瑞的長信。

聖帕佈帕收到這封信時，極為不悅。他回了信，極力維護維諾德碧哈瑞，說維諾德碧哈瑞是個與別不同的模範偉大奉獻者，對靈性導師的堅定不移尤其出眾。「他對深奧的奉愛結論瞭如指掌，」聖帕佈帕告訴貞守生：「尤其是，他已參透韋陀結論的深入概念。他極其熱心地履行靈修，他專心致意地盡力取悅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他也充分掌握棄絕心緒。除此之外，他濃情厚愛，富同情心，又是個稱職的領袖，具備超卓的組織和管理才能。那些不視維諾德為偉大奉獻者的人，他們自己完全不是偉大奉獻者。那些不理解偉大奉獻者的內心而對他們作出冒犯的人，誰也不能防止他們的滅亡。他們自招滅亡，避無可避。」

聖足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 (Sripada Narottamananda Brahmachari) 是當時德里．高迪亞廟的主要門徒之一。他是《聖典博伽瓦譚》的著名講者，對聖帕佈帕極具信心，堅定不移。他有幸讀到聖帕佈帕的信件，而對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滿懷信心。在聖帕佈帕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後，聖南若譚阿南達離開了聖高迪亞廟，與他的神兄弟 - 聖維諾德碧哈瑞．基提茹．帕佈、聖南茹哈瑞．薩瓦威嘎哈．帕佈 (Sripad Narahari Sevavigraha Prabhu)

和其他人 - 一起前往聖地納瓦島。他在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履行靈性修習，並周遊全印度傳揚純粹奉愛。當他在高迪亞·維丹塔修會時，他向我們崇拜的靈性蓮花聖足，透露聖帕佈帕寫給德里·高迪亞廟內貞守生的信件內容。

遷移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 巴巴君·瑪哈茹傑的墓塚 (Samadhi)

一九三二年，純粹奉獻者-巴嘎茹緹在郊區泛濫，到處一片澤國。恆河的強大洪流已切入西岸，令它迅速隱沒於洪水之中。在那片西岸之上，正是聖帕佈帕摯愛的聖師尊 - 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 - 墓塚之所在。聖帕佈帕在一九一五年的烏坦艾卡達斯斷食日 (Utthana Ekadasi)，親手為聖高茹阿·奎首茹進行大殮儀式。現在，當聖帕佈帕發現他聖師尊的墓塚正要被恆河的洪水沖走時，他指示他的親密僕人 -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設法營救整個墓地，並在瑪亞城聖地，茹阿姐聖湖的湖畔重建。

聖維諾德碧哈瑞·帕佈和他親愛的神兄弟兼朋友 - 聖足南茹哈瑞·薩瓦威嘎哈·帕佈合其他門徒之力，多天以來日夜不停的密集勞動後，終能救回墓地。他們在一片齊頌聖名聲中，妥善地保護墓塚，將之完整無缺地帶到主采坦亞廟。聖帕佈帕十分高興，開始在茹阿姐聖湖的湖畔親手挖掘墓塚的地基。他得到他傑出門徒之助，成此大任，包括聖足昆佳碧哈瑞·威迪亞布薩拿 (Kunjabihari Vidyabhusana)、聖阿帕爾卡塔·巴提薩認嘎·哥斯瓦米 (Sri Aprakrta Bhaktisaranga Gosvami)、聖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聖南茹哈瑞·薩瓦威嘎哈·帕佈和聖維諾德碧哈瑞·基提茹·帕佈。完成入土儀式之後，聖帕佈帕與他師尊的分離之痛令他痛不欲生。當他親密的僕人看到帕佈帕的面容時，他們也像聖帕佈帕一樣滿腔離愁別緒，悲愴不已，淚流滿面。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緊靠聖帕佈帕的蓮花足而坐，以他自己的淚水為聖帕佈帕濯足。

當聖帕佈帕的聖師尊 - 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 - 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帕佈帕為他進行大殮儀式時，庫里亞肆無忌憚而惡貫滿盈的巴巴君千方百計諸般阻撓。然而，他們最後無計可施，聖帕佈帕把他安葬在恆河畔的庫里亞。現在，當墓塚被遷到瑪亞城聖地時，那些巴巴君又再極力反對，並多番阻撓。當他們無法停止遷葬時，他們入稟奎師那城的法庭，指稱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是搬遷墓塚的主要被告。

案件交由法院的一位小心謹慎的基督教法官審理，他非常認真地慎重考慮。根據當時的英國法律先例，把墳墓遷離原址是刑事罪，而在西方，這項違例將被嚴懲。法官聽過雙方陳詞後，決定要重判被告。有鑑於此，貞守生君莊嚴地

對法官說：「尊貴的法官大人，你應該知道我們不是基督教信徒。我們是遵循印度韋陀傳統和規則的純粹偉大奉獻者。根據偉大奉獻宗，在特別原因所構成的特殊情況下，遷移墓塚實不為過。這種情況數以千計。」法官聞言便撤銷了他的判決，並判維諾德碧哈瑞勝訴，宣佈：「被告無罪釋放。」律師和其他官員對聖維諾德碧哈瑞的辯論印象極深，他們也大力讚揚他多才多藝。聖帕佈帕也很高興，並把高迪亞廟宇使命的所有法院審理事宜交托給基提茹·帕佈。普通人要完成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對聖帕佈帕的服務，將會非常困難。

傳揚純粹奉愛

一九三三年初，維諾德碧哈瑞和幾個貞守生前往普瑞 (Puri) 聖地、卡塔卡 (Kataka) 和奧瑞薩的多個地方，傳揚主采坦亞·瑪哈柏佈所傳揚和實踐的純粹奉愛，以實現聖帕佈帕的心願。他們先到普瑞聖地的普茹蘇譚廟 (Purusottama Matha)。聖維諾德碧哈瑞在該處對廟裡的奉獻者講授各種各樣的題目，他們然後便在普瑞的不同地點傳教。他又處理普茹蘇譚廟的眾多複雜問題。

聖維諾德碧哈瑞由該處前往卡塔卡的薩慈阿南達廟 (Saccidananda Matha)。除了協助解決廟裡的問題之外，他以「韋陀結論裡的超然聲音」為題而授課，意義深遠。數以百計的學生、老師和學問淵博而德高望重的聽眾，出席在一所學院的院子舉行的講課。多年後，聖靈性導師·瑪哈茹傑對他的門徒詳述這次講課。「人只能以耳朵 - 即透過聽覺，來獲取事物的入門知識。因此在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中，聆聽 (sravana) 意義獨特。聆聽的唯一方法是透過耳朵，而不是任何其他獲取知識的感官 (jnanendriya)。與此同時，耳朵不能通達其他感官的感覺。眼睛能看見熟芒果，舌頭能品嚐它，鼻子能感受其美味芬芳，而皮膚能判定它的稔軟度或堅硬度，但是耳朵與芒果毫無關係。然而，耳朵能理解其他感官看不見、聽不到、嘗不到或觸不到的。」

「有鑑於此，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 (sad-guru) 首先透過有資格門徒的耳朵 (sat-sisya)，賜予超然音震。在聖靈師師徒傳系中，至尊主的超然聖名和曼陀，兩者都稱為超然音震。除非覺悟了超然音震，精通超然音震的展現 - 《神訓經》的題目，並疏離對物質感官對象的熱愛，否則不能成為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當普通人讀出至尊主的聖名時，那只是個普通聲音，並沒有偉大靈魂讀出的超然音震的同一種超然力量。」

「《韋陀結論 (Veda-vedanta)》、《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原始講者的內在情緒，是隱藏在曼陀、詩節和經典的字裡行間之中，除非我們聆聽靈師師徒傳系裡的典範師或偉大奉獻者的講授，否則我們無法感受或理解這種內

在心緒。因為只有透過師徒傳系 (sisya-parampara) ，才可以理解原始講者的心緒，不論那是主奎師那、主拿茹央那、聖拿茹達、聖維亞薩或是其他人。人無法透過獨立的智慧，把這種心緒留置心內。」

*sampradāya vihēnā ye mantrās te viphalā matāu
ataù kalau bhaviṅyanti cat-vāraù sampradāyinaù*

《蓮花宇宙古史》

「除非是透過師徒傳系所獲的，否則曼陀並不奏效，因此卡利年代有四個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

「繼而有個特別考慮。《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經典之言的意思，是取決於原始講者的口音和發音。例如，視乎說話時的音調和重點，「茹阿瑪，你去了哪裡？」這句子可能有多種意思。原始講者的音調傳達他的言下真意，那只能透過靈師師徒傳系來理解。因此，在超然音震、耳朵和超然音震原初接收者的超然層面之間，有種特別關係。」

對真理哲學感興趣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在管理高迪亞廟的分廟或傳教時，有時必須長途跋涉。那時，他例必隨身帶著《靈魂的職務 (Jaiva Dharma) 》，某些特別題材的《高迪亞》、《Tattva-sandarbha》和其他哲學作品。他在火車旅程中，尤其全神貫注的閱讀這些書籍。那時，初階的廟宇居民是不得閱讀和研習聖基瓦·哥斯瓦米的《Sandarbhas》、聖巴拉德瓦·威迪亞布薩拿 (Srila Baladeva Vidyabhusana) 的《哥文達論 (Govinda-bhasya) 》、《Bhasya-pithaka》和其他典籍。一般認為，新人也不宜研讀《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十篇。只有少數有能力理解真象知識 (tattva-jnana) 的奉獻者，才獲准與一位有資格的偉大奉獻者一起研讀這些書籍。有一天，聖阿南塔·瓦蘇兌瓦·帕佈 (Sri Ananta Vasudeva Prabhu)⁹ 正在尋找基提茹·帕佈，並意外地抵達他的靈修間，而他正聚精會神地研讀《Tattva-sandarbha》。當時，在聖帕佈帕的門徒之中，聖瓦蘇兌瓦·帕佈是公認為奉愛結論的傑出權威，人人都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言詞和結論。

聖阿南塔·瓦蘇兌瓦立即從聖基提茹·帕佈手裡，取去《Tattva-sandarbha》。「維諾德！」他大叫，「你竟然在研讀《Tattva-sandarbha》！你明白你讀的是什麼嗎，還是只在翻動書頁罷了？你不知道它包含了深奧的哲學結論嗎？即使是偉大學者也難以理解這本書。」聖基提茹·帕佈保持沈著莊重，默默站著，沒有回答。瓦蘇兌瓦·帕佈便命令：「你為什麼不作聲？你明白一言半語嗎？」聖維諾德碧哈瑞嚴肅地回答：「你可以提問

書中的任何問題。」瓦蘇兌瓦·帕佈便問及有關求知方法的真理 (pramana-tattva)、知識目標的真理 (prameya-tattva)、關係知識的真理 (sambandha-tattva)、目標知識的真理 (abhidheya-tattva) 和達標方法的真理 (prayojana-tattva) 等等極其艱深難的問題，而聖基提茹·帕佈以顯淺易懂的淺白言語回答他的所有問題。

直到那時為止，聖瓦蘇兌瓦·帕佈一直都以為基提茹·帕佈是個普通(雖然勤奮)而缺乏真理知識的年輕貞守生。他從未想像過，維諾德會懂得回答如斯深奧的哲學問題。現在他大感驚訝。此事令他對維諾德萌生尊敬和榮耀之情。當他讀到維諾德的短文和文章時，他甚至更覺詫異。維諾德的文風深不可測，他言采非凡，滿是各種修辭。聖瓦蘇兌瓦·帕佈成為典範師之後，他吩咐他傑出的作家和學者門徒，要學習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的文學創作藝術。

聖瑪哈曼陀和靈唱

一九三三年，聖莎慈阿南達·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隱跡日典禮 (virahotsava)，在他位於聖哥端瑪 (Sri Godruma)，施瓦南達-蘇卡達森林 (Svananda-sukhada-kuija) 的墓塚之廟舉行。聖帕佈帕和他的門徒也有出席這個隱跡日典禮，包括他親密的僕人 -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全孟加拉的傑出偉大奉獻者都在隱跡日典禮聚首一堂，聖帕佈帕把接待上賓的責任交給他親愛的維諾德。

可敬的聖斯妲納·巴提提爾塔 (Sri Sitanath Bhaktitirtha) 是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門徒，他也到臨典禮 (utsava)，並萬分恭敬地為他提供了一個房間。他在孟加拉被視為出色的靈唱家 (kirtaniya)，並擅長各種旋律 (raga-ragins)、節奏、調子、聲調變化等等。他也精通小風琴、弦樂器 (esaraj)、七弦琴 (vina)、麥當嘎鼓 (mrdanga)、手鼓 (tabla) 和其他樂器。

在冥辰 (viraha) 典禮之後，巴提提爾塔·帕佈憐愛地讓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坐在他附近，並開始履行靈唱。他開始以小風琴伴奏，以各種旋律唱誦聖瑪哈曼陀。當他高歌時，他音調變化之多，致使從第一個「哈瑞」直至最後的「哈瑞」，要花十至十五分鐘時間，才能完成哈瑞 奎師那 - 瑪哈曼陀的十六個字。除此之外，他誇張地以雙手雙臂做手勢，試圖展現靈性極樂 (bhava)。

一會兒後，當聖維諾德碧哈瑞君來到聖帕佈帕那裡，帕佈帕申斥：「你有聽到靈唱嗎？他誦讀『哈瑞 奎師那』僅只一次的時間，期間你可能已經唸誦整段瑪哈曼陀五十次。」他更進一步訓示聖維諾德碧哈瑞：「那些對聖名和他們

的崇拜神明 (istadeva) 沒有品味，只為他們的感官快樂而依附於各種旋律曲調的靈唱的人。我稱這些人為 tal-thoka sampradaya (只對節奏感興趣，而不注重內在情緒的人)。我們信心滿懷地高聲唱誦哈瑞 奎師那 - 瑪哈曼陀，惰性、怠懶和各種不要得惡習和欲望便能一掃而空。當我們專注於這種唸誦時，我們將會得償所願。不注重內在情緒的師徒傳系中人，完全陷於物質得益、愛慕和名氣之中。純粹偉大奉獻者對此總是棄而遠之，滿懷信心地專注於齊頌聖名之中，藉此履行奎師那聖名的修習。超然形象、品質和聖名擁有者。帕佈 (nami prabhu，以聖名為稱呼的至尊主) 顯現在那些這樣履行聖名靈唱的人心裡。只有唱誦這樣的純粹聖名，才能發展對至尊主的純粹愛意。」宇宙之師聖帕佈帕藉著這件事，教導他有資格的門徒聖名靈修之事。

有一次，聖斯妲納·巴提提爾塔·瑪厚達亞在瑪亞城的瑜伽之地逗留了一段時間。一天黎明時分，他開始以小風琴自彈自唱，以動人聲線引腔高歌：「rāé jāgo rāé jāgo」。聖帕佈帕聽到歌聲並制止了歌唱。「你自己先要清醒過來，」他說。「即是說你應該先穩處於你永恆的靈性形象。然後喚醒茹愛 (Rai，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君) 才是。」聖帕佈帕告訴他的門徒，不應該隨便到處 - 在商店、市場、大街上、或沒有資格的人面前 - 高唱神聖愛侶之愛的至高關係 (unnata-ujjvala-rasa)。

冠以「顧問 (Upadesaka)」的頭銜

在一九三四年的主高茹阿顯現日後，聖納瓦島聖地周年大會在主采坦亞廟，破除愚昧 (avidya-harana) 的會堂 (natya-mandira) 舉行第四十屆周年會議。那一年，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主席，為維諾德碧哈瑞·基提茹冠以「顧問」的頭銜。

*çré çré mäsya-purcandro vijayatetamäm
çré çré navadvépadhāma-pracāriëyäu sabhāyäu
çré çré gauräçérväd-patram
sarvātmanä çréguru-gaurseväsampädkaù çuddhamatirnayajiaù
sadāçayaù satyapathaikarägé gurupriyo'yaà kätiratnavaryaù
çrévinodvihäryākhyä brahmacārivaro mudä
upadeçaka ityetaupunāmnä vimaëòitaù
gaigäpürvataöastha çrénavadvépasthalottame
çremäsya-puradhāmasthe yogpéöhäçraye pare
väneñvasuçuubhrääçu-çakābde maigalälaye
phälguëa-pürëimäyää çrégaurävīrbhāvavāsare*

聖希丹塔·薩茹斯瓦緹主席簽署

「基提茹．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心地純樸、致力於道德價值、寬宏大量、並緊循真理之途。他為聖靈性導師履行各種服務，也極受師尊鍾愛。在薩卡巴紀元一八五五年的主高茹阿顯現日，即主高茹遜達爾顯現的這個神聖日子，聖納瓦島聖地周年大會的成員，在純粹奉獻者-巴嘎茹緹的東岸，聖納瓦島聖地之巔，聖瑪亞城至高無上之處 - 吉祥的瑜伽之地，樂於給他賜銜為『顧問』。」

在這同一個場合的第二天，維施瓦偉大奉獻者大會 (Visva Vaisnava Rajasabha) 也讚頌聖基提茹．帕佈完成了主高茹遜達爾的心底夙願：

「聖足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大慈大悲者 (Mahasaya)．基提茹顧問履行保衛施瑞曼．瑪哈帕佈事務的活動；參與瑪亞城聖地、主采坦亞廟及所有有關分廟的各種服務；尤其是超卓地安排了今年的聖地朝聖，藉此顯示了他對聖靈性導師-高認格的愛受之無愧。他的講課滿載結論，也極堪讚揚。」

孟加拉總督 - 約翰·安德森公爵殿下 (His Highness, Sri John Anderson) 到訪瑪亞城聖地

由於宇宙之師聖帕佈帕及其極具資格門徒的傳教，很多信眾開始從印度各地前來觀見瑪亞城聖地。印度政府的要員也滿懷信心和熱忱而來。當主高茹遜達爾的出生地 - 瑪亞城聖地 - 的消息傳到當時的孟加拉總督 - 約翰·安德森公爵那裡，他心內也萌生觀見聖地之願。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他因特別事務奉召前往奎師那城的地區總部。藉由聖帕佈帕之願，學者聖足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顧問」「所有活動之尊(基提茹)」和學者阿圖拉燦卓．斑多帕達亞．巴提薩認格．哥斯瓦米，代表主采坦亞廟和維施瓦偉大奉獻者大會，一起到奎師那城拜會總督，邀請他來瑪亞城聖地。約翰．安德森公爵有禮地接受邀請，並在翌日與大群隨員和支持者到達瑪亞城聖地。聖地議會 (Dhama Pracarini Sabha) 的施瑜塔．茹阿瑪哥帕拉．威迪亞布薩拿管理碩士 (Sriyuta Ramagopala Vidyabhusana M.A.)，以及塔庫爾．巴提維諾德學院的秘書 - 聖足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基提茹，在通往瑜伽之地的入口大門歡迎總督。基提茹．帕佈和聖足巴提薩認格．哥斯瓦米．帕佈然後便帶領總督去見聖帕佈帕，其後在禮堂舉行歡迎儀式。聖維諾德碧哈瑞君受命於聖帕佈帕，安排總督周遊瑪亞城，及照顧賓客的偉大祭餘等事宜。觀見過瑪亞城聖地後，總督表示出由衷的喜悅，並說：「今天我夙願已償。我會非常樂於安排一些政府服務，來發展這個神聖地方。」後來，聖帕佈帕便以一級榮耀餞別總督。

在瑜伽之地確立聖廟和神像

當聖足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基提茹擔任瑪亞城聖地的產業經理時，他找到幾封信，清楚證明了聖佳幹納．密斯茹宅確是位於瑪亞城聖地，而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是顯現於當地的一棵榆樹下。在那些證明文件裡，高茹遜達爾出生地之名是記載於第三九九區，而住宅則在第二六五區內提及。

當維諾德碧哈瑞君最初來到瑪亞城時，這只是個荼拉茜森林。回教徒試過在那裡種植莊稼，但是不管他們撒播什麼種子，都只長出荼拉茜。較早之前，當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在哥端瑪島履行靈修時，在晚上看見瑪亞城的一棵棕櫚樹附近，有一道光芒。後來，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把偉大奉獻者 - 至高無上的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帶到那個地方。巴巴君．瑪哈茹傑在高達地區、巴佳地區和薩陀地區都享負盛名。當時他已年過百歲，但是當他到達該處時，他喜極躍起，開始狂熱舞動而活力充沛地高舉雙手。「這片土地是我們莎慈之子，主高茹阿粲卓 的顯現地點！」他歡呼。

後來，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也經常來到這片荒野。他有時在午夜到達，沒有人能夠明白他怎樣到達那裡。問及他時，他會回答：「我在路上遇見一個頗年輕的牧牛童。祂牽著我，帶我來這裡。但是當我們到達這裡時，我卻到處也找不到那個牧牛童。」

一九三四年三月，聖帕佈帕為瑪亞城瑜伽之地的一間廟宇的建築工程奠基。聖足基提茹．帕佈被委以建設工程的重責。當那些工人挖掘廟宇的地基時，他們找到一尊美麗絕倫的查圖布佳 (Caturbhuja) 神像。當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聽到這個消息，便立即與聖足拿茹哈瑞．帕佈和其他主要的廟宇居民一起前往該處，他們看到那尊與眾不同的神像，全都歡天喜地。當聖帕佈帕稍後到達時，他看到神像也十分高興。他宣稱這是聖佳幹納．密斯茹和聖莎慈德薇 (Sri Sacidevi) 侍奉的阿都薩佳 (Adhoksaja) 神像。今天，這尊神像在瑜伽之地的聳高廟宇內受人崇拜。

聖帕佈帕的一位門徒 - 薩基粲茹拿．茹阿亞「奉愛長勝 (Bhaktivijaya)」 (Sakhicarana Raya)，以及加爾各答的一個著名商人，承擔了壯麗輝煌的廟宇的全部費用。高聳入雲的壯麗廟宇，在聖基提茹．帕佈和聖茹瓦提茹瑪拿貞守生 (Sri Revatiramana Brahmachari) 監督下迅速完工。獨立的崔城 (Tripura) 的統治者 - 施瑞瑪．威爾威卡爾瑪．奎首爾兌瓦．薩爾瑪．瑪尼卡阿．巴哈杜茹．達瑪杜認達茹．瑪厚達亞 (Srimad Virvikrama Kisordeva Sarma Manikya Bahadura Dharmadhurandhara Mahodaya)，在一九三五年的主高茹阿顯現日那天，

與聖帕佈帕一起履行廟宇的開光典禮。為了表揚建造這座廟宇的重大服務，聖帕佈帕給薩基查茹拿·茹阿亞冠以「至高無上的雅利安 (Sresta Arya)」的頭銜。

《偉大奉獻者的榮耀 (Mayavada ki Jivani)》

有一天，當雄獅一樣的典範師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與他的門徒坐在一起，他告訴我們，他寫了一本書，名為《偉大奉獻者的榮耀》。「聖帕佈帕覺得，只要商羯羅師的哲學盛行於世，便會為傳揚純粹奉愛造成很多障礙。因此要根除這種哲學，是極其重要的。施瑞曼·瑪德瓦師的《Anubhasya》、《Anuvyakhyan》和《訓喻論》，聖佳雅提爾塔的《Nyayamrta》等等典籍都似是蘇達珊神碟 (sudarsana cakra) 一樣的厲害武器，駁倒了絕對一元論的哲學。」

「帕佈帕的這些結論強大地影響了我的心。除了這些論文之外，我再搜集了十至十二本有關韋陀結論的哲學書籍，並聚精會神地從頭到尾的研讀。這些書籍非常清楚地顯示了現代商羯羅沒有形象、沒有多元性、沒有屬性的梵覺宗或假象宗，與《聖布茹阿瑪經》(韋陀結論的注釋)及其渾然天成的注釋 - 《聖典博伽瓦譚》 - 的作者，聖韋陀維亞薩的概念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我們尋遍《布茹阿瑪經》的五百五十個訓諭，都找不到商羯羅注釋的基礎，例如知識、沒有形象、沒有多元性、沒有屬性等等字詞。無特質梵不值得崇拜，因為祂沒有憐憫之心。假象宗的梵是錯的，只是虛構而已；它決不可能是真正的梵。因此，聖商羯羅師想像的無形象梵覺宗或假象宗，與韋陀維亞薩具備一切超然品質的梵覺宗決不是同一回事。在《山迪亞經 (Sandilya-sutra)》一書，聖人山迪亞說：*brahmakāēōā tu bhaktau tasyānujīānāya sāmānyāt*，「《布茹阿瑪之部》(即《布茹阿瑪經》)」明確地闡述了奉愛，而不是知識。」聖人拿茹達在他的《奉愛經 (Bhakti-sutra)》也稱編纂了《布茹阿瑪經》的韋陀維亞薩，以及聖人山迪亞為奉愛文學的作者，他也非常清楚地說明了《維亞薩經》(即《布茹阿瑪經》)是奉愛論文。

「當我住在瑪亞城時，《高迪亞》周刊的編輯 - 聖威迪亞布薩拿和聖威迪亞維諾德 (Sri Vidyavinoda) - 曾來找我。他們堅持，說我應該為一本《高迪亞》特刊寫一篇有關假象宗的文章。於是，我很快便寫了名為《偉大奉獻者的榮耀》的文章，並交給他們。後來，我發現那篇文章對那本特刊而言，實在過長，但是帕佈帕讀後極為高興，並想迅速將之出版成小冊子。後來，那篇文章在聖帕佈帕隱跡後的混亂之中丟失。幸好在一九四二年，在聖帕佈帕在甘帕哈

提 (Campahati) 的門徒 - 施瑞瑜塔 . 烏薩拉塔 . 德薇 (Sriyuta Usalata Devi) - 家中尋回。它即將出版成書。」

後來，那篇文章在孟加拉語月刊《聖高迪亞通訊 (Sri Gaudiya Partika)》，及印度語月刊《至尊聖主通訊 (Sri Bhagavat Patrika)》發表，又以孟加拉語和印度語出版成書。本書的第七部分包含了《偉大奉獻者的榮耀》的內容之特別摘要。

聖帕佈帕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

聖帕佈帕周遊印度，馬不停蹄地努力傳教，直至一九三六年為止。他把以身體、心意、言語、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傳授給特別有資格的貞守生和廟宇居民，又透過他們齊頌奎師那的聖名，開始把純粹奉愛傳遍各地。他先在瑪亞城建立主采坦亞廟，繼而是納瓦島上九個島嶼的九間廟宇，以及遍及印度的大約六十四間傳教中心。他出版了日報《納迪亞報 (Nadiya Prakasa)》和孟加拉語的《高迪亞》周刊、英語的《和諧主義者 (Harmonist)》、印度語的《至尊主》和其他超然雜誌。他也出版了《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聖典博伽瓦譚》等書籍和其他奉愛典籍。聖帕佈帕派遣他的專家門徒，以身體、心意、言語、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 . 巴提哈達亞 . 棒 . 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hridaya Bon Maharaja) 和巴提帕爾迪帕 . 提爾塔 . 瑪哈茹傑到西方。他們在英國、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傳揚主高茹阿之言。他們回來後，又派阿帕爾卡塔 . 巴提薩認格 . 帕佈到西方國家傳教。如此一來，開始在各處以莫大熱忱傳揚純粹奉愛。

在這期間，在一九三六年初，聖帕佈帕開始展示他的抱恙逍遙時光。縱使如此，他在那年仍然在帕亞嘎 (Prayag) 舉辦了一個超然展覽會；在聖維亞薩祭 (Sri Vyasapuja) 那天，在瑪亞城，施瑞瓦薩的居處 (Srivasa-angana) 大談主哈瑞的命題，在聖蘇瓦拿威哈茹 (Sri Suvarnavihara) 確立了蘇瓦拿-威哈茹廟 (Survarna-vihara Matha) 和神像 (sri vighraha)；在主尼星哈顯現日 (Sri Nrsimha Caturdasi) 那天，在阿拉拉納 (Alalanatha) 的主布茹阿瑪 . 高迪亞廟 (Sri Brahma Gaudiya Matha) 講述大量主哈瑞命題；又在五月中旬至六月中旬 (Purusottama Dhama) 遵行普瑞蘇譚之誓 (purusottama vrata)。然後他便回到加爾各答的高迪亞廟。在這段期間，他經常對每個人說：「你們全都應該誠懇地履行靈修；現在時日無多。」他在清晨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他命以身體、心意、言語、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 . 巴提茹薩卡 . 施瑞達茹 . 瑪哈茹傑唱誦：çré rūpa maijaré pada。聖帕佈帕讚揚聖足拿茹哈瑞貞守生 . 薩瓦威嘎哈 . 帕佈，並

吩咐他的所有門徒，應該像他一樣誠實，他們也應該心無旁騖地履行主哈瑞的靈修。然後，他便給在場的門徒傳授遺訓：

「我鼓勵每個人履行靈修而對其他事情一概不理。有些人因此對我不滿。但是有天他們肯定會明白，我只是為了普世福祉有感而發。你們全都應該滿腔熱忱地一起傳揚，體現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心底夙願 (mano' bhiñöa) 的主哈瑞命題。我們的目標和終極渴求，就是聖茹帕·哥斯瓦米傳系的偉大奉獻者的蓮花足下塵土。你們應該團結一致，在師尊 (asraya-vigraha) 指導下，取悅非二元絕對真理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 (Yugala) 的超然感官。你應該堅毅不移地在主哈瑞的靈修之途邁進，只是為了主哈瑞命題的目的而在這個物質世界苟延殘喘。即使處於千夫所指、無數災禍和羞辱的最艱難情況，也決不放棄主哈瑞的靈修。看見世上大多數的人都不接受奎師那純粹服務的概念，也不要氣餒。決不要放棄你對奎師那命題的靈修、聆聽和歌頌，這是你的一切。總是繼續履行主哈瑞的靈唱，*tåëäd-apisunéca*：比小草更謙卑，比大樹更容忍。」

傳授了這些遺訓後，瓦薩巴拿威·達益塔·達薩·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和茹帕·哥斯瓦米的最佳追隨者，以及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拿亞娜瑪妮 (Nayanamani)，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末時分，進入了宇宙之主，聖茹阿妲-哥文達在黑夜將盡的逍遙時光 (nisanta-lila)。

聖帕佈帕進入了不展現靈性逍遙時光的消息迅即傳遍孟加拉和全印度。他的啟迪門徒開始因分離的深切愴痛呼天搶地。人們飽受生離死別折磨，從四方八面到巴巴薩·高迪亞廟聚集。聖帕佈帕一些想是非常親愛的門徒，想在加爾各答的檢塔拉 (Nimtala) 火葬河堤把他火葬。然而，精通奉愛結論的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強烈反對這個提議，並說：「讓我看誰有權把我們聖帕佈帕的超然軀體火葬！聖帕佈帕已清楚訓示我們，應該要把他安葬在他自己珍而重之的聖地 - 無異於哥瓦爾丹 (Govardhana) 的聖瑪亞城 - 的主采坦亞廟。」在場人士聽到他的說話時，都一致贊成他的看法，聖帕佈帕的超然軀體便由一列專卡帶到瑪亞城聖地的主采坦亞廟。在該處，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和其他人在茹阿妲湖畔選定了墓塚位置，然後便按照偉大奉獻者的宗教輔典 (sattvata vaisnava-smṛti) - 《Satkriyasara-dipika》 - 的規則，為他進行大殮儀式。當神聖的大殮儀式完成時，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悲傷過度，與聖帕佈帕分離而不住哭泣，不支昏倒。他的神兄弟幫助他漸漸略為平復。

此後，聖帕佈帕的一些門徒想要按照韋陀斯瑪塔 (smāta) 傳統來履行他的

拜祭儀式 (sraddha-samskara)。基提茹·帕佈又再強烈反對這個提議。「根據韋陀教義，」他說：「人死後都會化為鬼魂 (preta)。要使人脫離這種鬼魂狀態，必須為他們履行超渡拜祭 (preta-sraddha)。然而，根據偉大奉獻者教義，唸誦聖名微光者的罪孽已經蕩然無存，他也超越生死，我們可以從阿傑米拉 (Ajamila) 和其他人的例子看到這點。除此之外，經典反對為獻身於專心致志的 (ekantiki) 奎師那奉愛，及畢生唸誦純粹聖名的偉大奉獻者履行超渡拜祭。」

「聖帕佈帕是解脫靈魂之尊，也是主奎師那的永恆同遊 (nitya-siddha parikara)。不但如此，他也是奎師那的摯愛 (Kṛṇṣapriya) - 維莎巴努大君的千金 (Varsabhanavi) - 最愛的。誰膽敢履行他的超渡拜祭？偉大奉獻者的拜祭儀式和斯瑪塔派別的超渡拜祭之間有著基本區別。根據《Hari-bhakti-vilasa》、《Satkriyasara-dipika》和其他偉大奉獻者輔典，對偉大奉獻者唯一的宗教拜祭正是供奉純粹奉獻者的偉大祭餘。為偉大奉獻者典範師遵行喪禮 (viraha-mahotsava) 是源遠流長的，因此我們也會對聖帕佈帕的蓮花足獻花 (sraddha-puspanjali)。」

聽到他獅吼般的聲音時，聖帕佈帕的所有門徒都目瞪口呆。最後，眾人一致贊成他的意見，並以他提出的方式完成喪禮。以下是基提茹·帕佈在聖帕佈帕的喪禮追思會 (viraha-sabha) 的部分致詞。

「至尊主無生無死，而祂的同遊，即解脫的偉大人物同樣也無生無死。他們的身體是永恆、知識和極樂所組成的 (sac-cid-ananda-maya)，他們的身體和靈魂之間也沒有差別。因此，他們表面所見的顯現和隱跡，僅只為了普世福祉而已。然而，對真理愚昧無知的人知覺不到這點。宇宙之師聖帕佈帕是奎師那逍遙時光裡的永恆同遊，他只為普世福祉而顯現於此。他為了眾生福祉，在極短時間內把純粹奉愛傳遍世界。他現在進入了茹阿妲-奎師那永恆的夜末逍遙，縱使他是正在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他仍然為世界帶來豐盛的福祉。只有那些智慧愚魯和拘泥於儀式的人，才可想像為這樣的偉大靈魂舉行世俗的斯瑪塔拜祭 (smarta-sraddha)。至尊主同遊的隱跡及其顯現意思相同。因此，我們可以在偉大靈魂的顯現日，憶念與他們分離，而在他們的隱跡日則慶祝相會。」

「有些人想按照五淨化體系 (pancaratrika)，在聖廟安奉聖帕佈帕的神像，而其他人則有不同的提議。按照他們自己的資格，他們全都正確。但是對那些對靈性導師最為堅定的僕人而言，最好的服務就是傳揚靈師蓮花聖足的心底夙願。瑪哈帕佈的心底夙願也是聖帕佈帕之願，就是在世界各地傳揚無憂星的聖名和無憂星的命題。」

「聖帕佈帕的神像是永恆、全知和極樂的。他的生、死等等，只是為了我們的粗糙視域而在俗世舞台上的一齣戲，他的永恆形象始終完整不變。若沒有會面，強烈可怕的分離之苦便永不止息。因此，聖帕佈帕進入他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後，便立刻展示展現的逍遙時光，施恩給仰賴他的門徒，並安慰與他分離而悲傷不已的奉獻者。他怎樣做？不久之後，以各種各樣的花朵、花環、檀香等等為他悉心打扮，他作為茹阿妲-瑪丹-牟罕的摯愛，永存於瑪亞城聖地的茹阿妲湖畔，服務森林 (Seva Kunja) 的墓塚裡傳授訓示，讓人在他指導下服務神聖愛侶。」

在這喪禮追思會上，奉獻者討論了很多主題，例如聖帕佈帕不展現的超然軀體，他進入不展現靈性逍遙時光的原因，典範師對奉獻者視如己出 (bhakta-vsalya)，以及典範師顯現在聖地。

註一：nirakara - 沒有形象。

註二：nihsaktik - 沒有能量。

註三：nirguna - 沒有特質。

註四：advaya-jnana para-tattva - 非二元至尊絕對真理。

註五：sarva-saktiman - 具備一切能量的至尊能量擁有者。

註六：akhila-rasamrta-murti - 一切超然極樂情感的化身。

註七：Niskincana - 身無長物的人。

註八：Paramapujyapada Sri Srila Bhaktiraksaka Sridhara Gosvami Maharaja - 至受崇拜的聖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全世界傳揚純粹奉愛和齊頌聖名。他是所有高迪亞廟的主要創辦人 -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 - 最重要的親密僕人之一。聖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在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生於西孟加拉的巴爾達曼 (Bardhaman) 地區，哈帕尼亞姆 (Hapaniyam) 村一個有教養而德高望重的婆羅門家庭。他父親名為聖烏攀卓粲卓·巴塔師 (Sri Upendracandra Bhattacarya)，他母親則名為施瑞瑜塔·高茹瑞巴拉·德薇 (Sriyuta Gauribala Devi)。他的乳名是茹阿曼卓粲卓·巴塔師 (Ramendracandra Bhattacarya)。他自小已是個非常莊嚴、純樸、平和虔誠的人，機智聰敏。考獲學位後，他入讀法律學院，但是他在完成學業前，參加了甘地君抵禦英國的不合作運動。這時，他遇見宇宙之師，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並深受聖帕佈帕力量龐大的主哈瑞題旨，以及他邏輯性的哲學訓示所吸引。他在一九二六年徹底棄絕他的家庭和家人，托庇於聖帕佈帕的蓮花足下。獲授主哈瑞聖名和婆羅門啟迪後，他名為聖

茹阿瑪南達．達薩．阿迪卡瑞 (Sri Ramananda Dasa Adhikari)。他學識淵博，能操流利孟加拉語、印度語和英語。他受命於聖帕佈帕，在瑪卓斯、孟買、德里和北印度的其他主要城市，傳揚主高茹阿之言。

一九三零年，聖帕佈帕給他傳授以軀體、心意、言語、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他便成為著名的聖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聖帕佈帕隱跡時，聖帕佈帕指示他高唱「聖茹帕．曼佳麗聖足 (*sri rupa-manjari pada*)」。他所有神兄弟見狀，全都能明白他的地位。多間高迪亞廟，至今仍然廣為唱頌他以梵語所寫的讚歌 (*stotras*)。

聖帕佈帕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後，施瑞瑪．施瑞達茹．瑪哈茹傑和我們最崇拜的聖師尊、聖拿茹哈瑞．帕佈和其他神兄弟，一起在聖納瓦島聖地確立了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他從該處開始傳揚施瑞曼．瑪哈帕佈有關純粹奉愛宗的教導。一段時間後，他確立了薩茹斯瓦塔．高迪亞廟。

聖施瑞達茹．瑪哈茹傑是個精通結論知識的偉大人物，在聖帕佈帕隱跡後，他給他的多位神兄弟傳授棄絕啟迪。其中主要有至受崇拜的聖師尊、施瑞瑪．巴提．阿羅卡．帕茹阿瑪亨薩．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 Aloka Paramhansa Maharaja)、施瑞瑪．巴提卡瑪拉．瑪杜蘇丹．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kamala Madhusudana Maharaja)、以及施瑞瑪．巴提庫薩拉．拿爾星哈．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kusala Narsimha Maharaja)。

註九：Sri Ananta Vasudeva Prabhu - 在聖帕佈帕隱跡後，有一段時間，聖阿南塔．瓦蘇兌瓦．帕佈是聖高迪亞廟的主席及典範師，但他後來卻被革職。

從而結束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所著的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的生平及教導》
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高迪亞廟及使命的總管

聖帕佈帕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後，有關人等成立了管理委員會來監督聖高迪亞廟及使命。「奉愛之庫 (Bhaktisudhakara)」「奉愛經典 (Bhaktisastrī)」聖足拿茹央那·達薩迪卡瑞老師 (Mahopadesaka Sripada Narayana Dasadhikari) 被委任為委員會秘書，而「所有活動之尊」聖足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則擔任總管。有一段時間，人們滿腔熱忱地履行廟宇的所有大小事務，繼續到處傳揚純粹奉愛，一如往常。然而，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個典範師，他卻在一段時間後，摒棄了茹帕傳系 (rupanugas) - 聖茹帕·哥斯瓦米追隨者 - 的操守和道德倫理，肆無忌憚地從事不利於奉愛的修習。這個偏差令整個使命一片混亂。這是薩瓦斯瓦塔 (Savasvata) 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黑暗時期。一些廟宇居民回復他們的居士生活。很多人離開聖高迪亞廟，建立他們自己的修院、廟宇等等，改為開始在該處履行靈性修習。奉愛典籍的出版停頓了，不同語言的日報、周刊和月刊等等亦然。久而久之，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十至十一月份之誓 (kartika-vrata)、聖維亞薩祭和其他儀式等等傳教活動，也中止了。

在這種情況下，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基提茹·帕佈和他的一些神兄弟，例如堪受崇拜的聖足，聖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服務之化身 (Sevavigraha)」聖足拿茹哈瑞貞守生、「服務之居所 (Sevaniketana)」聖瑪哈南達貞守生 (Sri Mahananda Brahmācari)、聖威茹粲達貞守生 (Sri Viracanda Brahmācari) 和聖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巴提卡瑪拉·帕佈 (Sri Narottamananda Brahmācari Bhaktikamala Prabhu)，離開了瑪亞城，前往納瓦島鎮。他們在當地的泰嘎瑞帕德 (Tegharipada) 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建立了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 (Sri Devananda Gaudiya Matha)。他們由這個基地開始傳揚純粹奉愛。

獲得聖瓦姆斯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 (Sri la Vamsidasa Babaji Maharaja) 的 恩慈

當年，獨修者 (Bhajanānandī) 聖瓦姆斯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在納瓦島附近的科拉島 (Koladvīpa)，神聖的聖恆河女神河畔的一個僻靜地點履行

靈修。巴巴君·瑪哈茹傑總是滿懷靈性極樂情感，沉醉於服務聖茹阿妲-哥文達。他也滿懷靈性極樂地服務 (bhavamayi seva) 他的主高茹阿-尼提安南達神像。他有時和兩位聖主愛意盈盈地吵架 (premakalaha)。即使偉大靈魂也甚難理解聖瓦姆斯達薩那滿載靈性極樂的非凡品性。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透過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認識這位偉大靈魂。

聖瓦姆斯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常常厲聲辱罵那些前來觀見他的人，藉此驅散他們。他不時把魚骨和其他不潔之物放在他的靈修間附近，好讓大眾以為他低俗墮落。他這樣把不良聯誼拒之千里。凡夫俗子因而喪失觀見他的機會和純粹的主哈瑞命題，但是他對忠誠地實踐靈修及厭惡世俗事物的人，卻濃情厚愛地傳授靈修訓示。

有一次，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基提茹·帕佈前往聖巴巴君的靈修間，他滿懷敬意地讓維諾德坐在他旁邊。聖巴巴君對他密友和最佳神兄弟-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門徒，有種特別的愛。聖基提茹·帕佈注意到巴巴君在一隻淺鍋上煎茄子，並用他的手來翻動茄子。當他問巴巴君是否不該用小鏟子時，巴巴君回答：「讓我看看尼泰-高茹阿 (Nitai-Gaura) 在做什麼？」他的棄絕和不凡活動使人人都嘖嘖稱奇。

有時，為了瞞騙普羅大眾，巴巴君會準備一個載有煙草的水煙管 (hukka)，並說：「今天沒有火，今天沒有煙草。」然而，他常常把水煙管放在他的主高茹阿-尼泰神像前面，請求祂們將之變成祭餘。然後他會立即說：「我的高茹阿-尼泰不吸食煙草。」一般人甚難理解超然偉大智者的中心何時會萌生靈性極樂，以及那些靈性情感的特性。

有一天，基提茹·帕佈帶他的密友，聖拿茹哈瑞·帕佈去觀見巴巴君。他們看見正在分發茶的祭餘。聖基提茹·帕佈對聖拿茹哈瑞·帕佈說：「如果我們飲用這些祭餘，便要下地獄。巴巴君·瑪哈茹傑就像大神明尼拉刊塔 (Nilakantha Mahadeva，即施瓦神，Siva)；只有他能消化這些。Tejéyañää na doñäya vahneù sarvabhujö yathä (《聖典博伽瓦譚》10.33.29)。我們普通人要是飲用這茶，便會一命嗚呼。凡夫俗子模仿具有超然能力的偉大靈魂，實屬不智。我們的職責是持恆地實踐他們那為生物體趨吉避凶的訓示。」

另一天，聖基提茹·帕佈看見巴巴君·瑪哈茹傑在他的靈修間全神貫注地履行靈修。很多前來觀見他的奉獻者正在奉上捐獻，而其中一人開始撿拾硬幣。巴巴君立刻阻止他說，*tho, paisa tho. Jekhänakära paisä*

sekhana tho. Utpäter kauòé citpâte jäya：「不要碰錢。讓它留在原處。敗德之財是低墮之由。」偉大靈魂的一舉一動全是為了普世福祉，而他們的訓示對真正的奉愛修習者而言極其重要。那些按照他們訓示而行的人，會在靈修之途循序漸進。他們的生命會充滿喜樂，他們的靈性修習也會成功。

有一次，有個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新任棄絕僧來到，要觀見巴巴君。巴巴君看見他頂拜，便說，*vääské kaàcé*：「用布包裹鮮嫩竹子，不能做成聖杖，僅是手持聖杖，也不能成為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人。帶著聖杖的意義，就是將身體，心意和言語，完全用於服務至尊主。」新任棄絕僧天性純真，並且能析取訓示的精髓。他聽到巴巴君之言非常高興，並說：*ki käj sannyäse, mora prema-prayojana, däsa kari' vetana mora deha premadhana* [《至尊主采坦亞 (Caitanya Bhagavata)》]：「我和棄絕啟迪毫無關係；我的目標是臻達純粹愛意。請令我成為你的僕人，並給我純粹愛意之財，作為我的薪金吧。」

另一次，有些奉獻者到聖巴巴君·瑪哈茹傑的靈修間觀見他。他們在他的蓮花足恭敬地頂拜，並滿懷敬意地開始高唱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所作的一首歌曲，*je änila premadhana karuëä pracur*。在歌曲的結尾，他們再三重複最後一行：*pãñäëo kuöéba mäthä anale paçiba, gauraiğa guëera nidhi kothä gele päba*。這首分離靈唱非常傷感，要旨是：「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去了哪裡，祂藉由祂的無緣恩慈，慷慨無私地在地球這裡。施贈那種即使對布茹阿瑪和施瓦而言，也難以臻達的奎師那純粹愛意？祂的同遊，聖阿兌塔師、斯瓦茹帕·達莫達茹、茹阿亞·茹阿瑪南達、聖茹帕和聖茹阿古納在哪裡呢？沒有他們，我便不能活下去。我何去何從呢？我在哪裡才會獲得他們蓮花足的塵土呢？如果我不能觀見他們，我便會頭撞石塊，或蹈進烈火。」

巴巴君·瑪哈茹傑聽過這首靈唱歌曲後，便對靈唱歌者 (*kirtanyas*) 說：「你只是唱歌而已。誰痛心欲絕，肝腸寸斷？這與你無關。當作者寫這首靈唱歌曲時，他正深刻地感受到分離之苦。你有盡力臻達那個境界嗎？分離情感 (*viraha* 或 *vipralambha*) 怎樣才會在團聚之前來臨呢？關係知識嗎 (*sambandha-jnana*) 在你心裡出現了沒有？」履行靈唱的奉獻者是否理解聖巴巴君的言下之意，雖然這點不得而知，但是箇中要意極為崇高。

成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

聖基提茹·帕佈在聖納瓦島聖地建立了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後，便開始思

索最好的方法，為他最崇拜的聖帕佈帕重新確立各種服務，來實現他的心底夙願 (mano'bhista seva)。他思前想後，要服務帕佈帕的心底夙願，就是出版聖帕佈帕創立的超然刊物和奉愛典籍。如有匱乏，普世福祉皆不可能。聖基提茹·帕佈心想：「仰賴聖帕佈帕蓮花足的奉獻者現在流離浪蕩，不知所措，因為他們在采坦亞廟沒有容身之地。我們唯一的職責是把他們組織起來，以同樣的熱忱，把聖帕佈帕的訓示再次傳遍各地，無遠乏界，一如往昔。」心中懷著這個目標，他在加爾各答的巴巴薩，波斯帕達巷的32/2號租了一所房子，又買了一台小型印刷機。不久之後，聖崔古拿納·穆卡爾君·瑪厚達亞 (Sri Trigunanatha Mukharji Mahodaya) 把他的生意捐贈給他 - 高認格印刷社 (Gauranga Printing Works)。基提茹·帕佈得此鼓勵，開始印制奉愛典籍。可惜的是，早期的一本書刊 - 《Siksa-dasamulam》 - 於創作完成後，整份手稿被偷走。儘管聖基提茹·帕佈遭遇挫折，也沒有氣餒。

聖基提茹·帕佈與和他聯誼的神兄弟，在一九四零年四月 (Vaisakha)，不朽的四月三日 (Aksaya Trtiya) 那個吉日，在巴巴薩那間租來的房子，建立了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在場的神兄弟有聖阿巴亞查茹拿·巴提維丹塔·帕佈 [Sri Abhayacarana Bhaktivedanta Prabhu，後來成為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Svami Maharaja)]¹，聖尼星哈南達貞守生 (Sri Nrsimhananda Brahmachari) 和聖薩贊薩瓦卡貞守生 (Sri Sajjansevaka Brahmachari，他是聖靈師蓮花聖足的婆羅門啟迪門徒，現為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即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現任典範師和會長)。

聖靈師蓮花聖足講課時，經常提及他為修會命名時的內在心緒。那反映出他的理解，當我們發展超然生命時，絕對必須採納偉大智者的純粹教導。這些純粹教導是由聖韋陀維亞薩君呈獻的，他為眾生的終極福祉而編纂了《終極韋陀》的。韋陀結論是《奧義書》的精髓，而《奧義書》則是《韋陀經》的精髓。《奧義書》共一千一百多冊，而其確立的主題是崇拜一切能量的擁有者及所有超然品質的庇蔭，即喜樂無邊的至尊梵。換言之，《奧義書》教授奉愛修習。只有通過這種修習，生物體才可永遠擺脫生、死和三重苦，臻達至尊極樂 (purna-brahman) 的主宰師。雖然有少數曼陀或短句表面看似互相矛盾，其實全都只得一個解釋。聖韋陀維亞薩編纂了五百五十條訓諭 (sutras)，來澄清《奧義書》深奧難懂的哲學結論。這些訓諭有多個名稱，例如《布茹阿瑪經》、《終極韋陀》或《薩瑞茹薩經 (Sariraka-sutra)》。別名為《奉愛經》。

我們印度的典範師依據他們的獨特見解，撰寫《終極韋陀》的注釋以鞏固他們一己的教義。無所不知的韋陀維亞薩，明白將來會發生此事。因此，他自己便為這些訓諭撰寫注釋，這名為《聖典博伽瓦譚》。他在他的《宇宙古史》清楚確認了這點。

*artho 'yaà brahmasüträëää bhäratärthavinirëayaù
gäyatrëbhänÿyarüpo 'sau vedärthaparivâihitau*

《嘎努達 (Garuda) 宇宙古史》

「《聖典博伽瓦譚》解釋《布茹阿瑪經》之意，也是《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的目的。祂也是三讚歌 (gayatri) 的注釋，以及所有《韋陀經》的精髓和解釋。」

再者，

*sarvavedäntasäraà hi srimadbhägavatamiñyate
tadrasämätatåptasya nänyatra syädratiù kvacit*

《聖典博伽瓦譚》(12.13.15)

「所有《韋陀經》的精髓就是《聖典博伽瓦譚》。任誰嚐過《聖典博伽瓦譚》的甘露便完全心滿意足，不會受任何其他《宇宙古史》或經典所吸引。」

聖韋陀維亞薩在《終極韋陀》，以 *änandamayo 'bhyäsät , api saärädhane pratyakñänumänäbhyää , anävåtti çabdät anävåtti çabdät* 和其他訓諭，清楚確立了對至尊主的奉愛服務 (bhagavad-bhakti)。此外，在韋陀結論的注釋 - 《聖典博伽瓦譚》，又以 *sa vai puàsaà paro dharmo yato bhaktiradhokñaje(1.2.6) , mayi bhaktir hi bhütänäm amätatväya kalpate (10.82.44) , yasyää vai çrüyamäëäyää kånëo paramapurune , bhaktir utpadyate (1.7.7) , bhaktyähamekayä grähya (11.14.21)* 和其他詩節確立了奉愛。精通韋陀結論的學者之翹楚 (Vedabtaavid Cudamani) 聖基瓦 . 哥斯瓦米 (Sri Jiva Gosvami)，以及高迪亞 . 維丹塔典範師，聖巴拉兌瓦 . 威迪亞布薩拿 . 帕佈 (Sri Baladeva Vidyabhusana Prabhu)，都用經典的證據和無可辯駁的論點，來證明《終極韋陀》的主題和所確立的真理正是奉愛，只有奉愛，別無其他。

現代的有識之士試圖證明韋陀結論確立知識和解脫，但是這個嘗試純粹基於想像。實際上，縱貫《終極韋陀》的五百五十條訓諭，無一提及知識和解脫等字詞。商羯羅師以知識和解脫等名詞，引介非人格主義者對韋陀結論的理解，

但他事實上卻是至尊偉大奉獻者施瓦君的擴展，就如《聖典博伽瓦譚》(12.13.16)有云：*vaiñëaväëää yathä çambho*。然而，商羯羅師為了特別原因而傳揚絕對一元論或假象宗，即違反經典的錯誤教條。

這個團體名為「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好使它能在世界各地大力傳揚這個有關奉愛的奧祕，福澤眾生。

完全仰賴至尊主

聖基提茹·帕佈是個全無物質欲望 (*akincana*)，又孑然一身的偉大奉獻者，他全然捨棄了他的所有物質財產。他畢生只為奎師那的樂趣而行，從不為他自己的快樂或私利而收集一分錢 (*paisa*)；他對聖靈性導師和他崇拜的主滿有信心。當他離開瑪亞城聖地和聖高迪亞廟的紛亂時，只得兩袖清風。很多神兄弟加入他在波斯帕德巷的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新廟宇，但是他們都一貧如洗。然而，他們獻身於靈性修習，並不知怎地藉由至尊主的恩慈而得以維生。

一個艾卡達斯斷食日的早上，聖基提茹·帕佈正在唸誦主哈瑞的聖名，他嚴肅的臉容顯示他正沉醉於深刻的心緒。就在那時，一個貞守生來傳訊，聖足拿茹央那·穆卡爾君 (*Sripada Narayana Mukharji*) 到來和他見面。聖足拿茹央那·穆卡爾君是他的神兄弟，而聖師尊指示要恭敬地請他們的客人就座。基提茹·帕佈一般都待客以禮，但他今天卻甚至連一分錢也沒有，難以款待他的神兄弟，他為此甚感苦惱。就在那時，他藉由聖願而注意到一只麻雀啾啾啼叫，飛來飛去，從房子飛到牠的鳥巢，然後又再折返。突然，鳥兒從牠的鳥喙投下一個小袋子，掉在地上，叮噠作響，就在基提茹·帕佈附近。他出於好奇而打開小包裹，發現裡面有六個半安拿 (*anna*，印度舊幣)。他歡天喜地。他能用這點錢來買水果和甜品，供奉給至尊主，再款待他的神兄弟。聖足拿茹央那·穆卡爾君為他神兄弟濃情厚愛之舉心滿意足，二人之間迅即開始討論滿載純粹愛意的主哈瑞命題。

其後，郵差給聖維諾德碧哈瑞·帕佈帶來一張一百盧比的匯票，由他的神兄弟和好朋友所給予的 -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 (*Tridandisvami*)，刊城 (*Kanpura*) 的聖施瑞瑪·巴提薩瓦斯瓦·基瑞·瑪哈茹傑 (*Sri Srimad Bhaktisarvasva Giri Maharaja*)。當基提茹·帕佈覺悟到聖師尊和至尊主的無緣恩慈時，他熱淚盈眶。至尊主奎師那在《梵歌》裡說，專一的 (*ekanistha*) 奉獻者若一心一意冥想祂的超然形象，並滿懷奉愛靈性極樂 (*bhakti-bhava*) 地崇拜祂，祂便會親自為他背負維繫和保護

的重擔。

*ananyāç cintayanto mää ye janäu paryupäsate
teñää nityäbhiyuktänää yoga kñemaà vahämy aham*

《博伽梵歌》9.22

那麼，對於完全仰賴祂，厚待客人，保護從屬，對靈性導師的堅定信心堪作典範的奉獻者，至尊主為什麼會不實現他的願望？慈悲之洋 - 主奎師那，難道不能藉由小鳥兒雪中送炭，來令祂「厚愛祂的奉獻者 (Bhakta-vatsala)」之名如實嗎？

聖施瑞瑪．巴提薩瓦斯瓦．基瑞．瑪哈茹傑

現在介紹施瑞瑪．巴提薩瓦斯瓦．基瑞．瑪哈茹傑並無不妥。他是聖帕佈帕傑出的婆羅門啟迪和棄絕僧門徒之一。他自小已是個貞守生，言詞溫婉、純樸、誠實、又有其他切合偉大奉獻者的品質。特別是，他是個有影響力的講者，能操印度語、孟加拉語和英語。他令人人都印象殊深，不論是普羅大眾還是博學可敬之士，包括多個州郡的總督和首長。他的主要強項之一，是他能夠藉由培養友好關係，而在大部分社區營造對主哈瑞聖名和奉愛的信心。他在孟買、潘拿、科哈城、刊城和印度的其他主要城市，以及印度境外的仰光、緬甸和其他地方傳揚奉愛。在納瓦島聖地周年大會的一個特別會議上，依從聖帕佈帕之願而表揚施瑞瑪．巴提薩瓦斯瓦．基瑞．瑪哈茹傑出眾的偉大奉獻者品質。

接受棄絕啟迪

成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後，韋陀經典學者兼偉大導師 - 聖基提茹．帕佈，開始周遊全孟加拉和印度的主要城市，傳揚純粹奉愛和聖名。一九四零年的主奎師那顯現日 (Janmastami)，在美迪尼城 (孟加拉) 確立了聖夏瑪瑪南達．高迪亞廟 (Sri Syamamananda Gaudiya Matha)。出席的重要棄絕僧包括聖足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聖足巴提威查茹．亞亞瓦爾．瑪哈茹傑 (Sripada Bhaktivicara Yayavara Maharaja)、聖足阿帕爾卡塔．巴提薩認嘎．哥斯瓦米、聖足維諾德碧哈瑞．基提茹．帕佈、偉大導師，聖足哈亞基瑞瓦貞守生 (Mahopadesaka Sripada Hayagriva Brahmachari)、聖足斯瓦迪卡茹南達貞守生 (Sripada Svadhikarananda Brahmachari)、聖足布塔巴塔貞守生 (Sripada Bhutabharta Brahmachari)，以及聖足茹阿坦茹瑪拿貞守生 [Sripada Radharamana Brahmachari，後來成為施瑞瑪．巴提庫穆達．山塔．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kumuda Santa Maharaja)]。很多貞守生和數百位廟宇居民參與慶典，逾萬虔誠信眾參加節慶。在這個聚會上，提出了一項計畫，來保護聖帕佈帕傳系將來的奉愛傳教。另外，又宣佈在來年遵行十、十一月份(Kartika)之誓期間，將會徒步進行巴佳地區朝聖。在這個顯現日慶典後，聖基提茹·帕佈開始在烏塔邦和東孟加拉的地區傳教。

此時，當聖基提茹在五更時分好夢正濃時，他夢見聖帕佈帕把他的手放在聖基提茹右肩上，聲線莊嚴地對他說：「你到現在還沒有接受棄絕啟迪。今天我會給你傳授棄絕啟迪。」整個棄絕啟迪典禮在他的夢中進行，當典禮結束時，聖帕佈帕指示施瑞瑪·巴提薩認嘎·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高呼「凱旋歸於聖凱薩瓦·瑪哈茹傑(Sri Kesava Maharaja ki jaya)！」歡呼(jaya dhvani)之聲如斯響亮，驚醒了基提茹·帕佈。他把這個夢告訴他的資深神兄弟，他們在一百零八個棄絕啟迪名字中找到「凱薩瓦」而興奮莫名。

聖帕佈帕親身臨在時，已屢次表示他希望把棄絕啟迪傳授給他的親密僕人 -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他常常說：「維諾德的身體、心意和言語，全是棄絕僧。只差還沒有給他換外衣而已。」有一次，聖帕佈帕已計畫好，要給聖維諾德碧哈瑞傳授棄絕啟迪。襠布(Dor-kaupin)、聖杖和所有用品都準備妥當，所有安排都已完成，但聖足昆佳碧哈瑞·威迪亞布薩拿·帕佈(Kunjabihari Vidyabhusana Prabhu) - 高迪亞使命的秘書 - 卻在聖帕佈帕的蓮花足謙卑地請求：「如果現在給聖維諾德碧哈瑞傳授棄絕啟迪，將會危及廟宇和使命的保護工作。請延遲他的棄絕啟迪吧。」聖維諾德碧哈瑞因那次干預而沒有獲授棄絕啟迪。另一次，又再在巴巴薩·高迪亞廟為維諾德碧哈瑞的棄絕啟迪作出安排。這一次，由於巴嘎瓦茹拿·帕佈(Bhagavatrātna Prabhu)的特別請求，聖帕佈帕沒有傳授棄絕啟迪。第三次，聖帕佈帕在夢裡命令維諾德碧哈瑞接受棄絕啟迪，說：「維諾德，因為你到現在還沒有接受棄絕啟迪，我的整個傳教工作正被毀掉。」最後，在第四次，聽到聖帕佈帕訓示他要接受棄絕啟迪，又在夢裡真的看見自己從聖帕佈帕那裡接受棄絕啟迪，基提茹·帕佈便非常認真地考慮此事，並立誓在即將到來的聖日 - 巴卓顯現日(Bhadra Purnima)，在施瑞曼·瑪哈帕佈接受棄絕啟迪的地方 - 卡瓦(Katva)，接受棄絕啟迪。

因此，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便在顯現日，在卡瓦以《淨化法(Samskara-dipika)》所示的特殊啟迪(pancaratric)法，從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愛徒，聖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那裡 - 他是個超然作家、詩人和哲學家 - 接受棄絕啟迪。他的棄絕啟迪名字宣告為，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

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堪受崇拜的聖足，施瑞瑪·巴提布兌瓦·稍茹提·瑪哈茹傑 (Pujyapada Srimad Bhaktibhudeva Srauti Maharaja) 履行典禮的祭師職責，並指導貞守生怎樣穿上襠布和外覆布。聖施瑞達茹·瑪哈茹傑誦讀棄絕啟迪曼陀。聖帕佈帕在夢裡傳授的棄絕啟迪衣物和棄絕啟迪名字，從而徹底成真。

聖師尊眾多棄絕僧和貞守生神兄弟也有出席當天的典禮。盛大慶典的所有費用，由聖帕佈帕的門徒負責 - 聖威拿亞布薩拿·巴拿爾君·巴提尼卡坦·瑪厚達亞 (Sri Vinayabhusana Banarji Bhaktiniketana Mahodaya)。晚上，人人都返回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

在孟加拉的多個地方傳教

當恩慈的化身 - 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派遣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到溫達文聖地時，祂訓示他們創作奉愛典籍；解釋偉大奉獻者程序和行為舉止的守則 (vaisnava-smṛti)；修復位於巴佳，失落了的奎師那逍遙時光之地 (tirthas)；並確立為主的神像所作的服務，藉此實現祂的心底夙願。

聖茹帕·哥斯瓦米、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和其他的哥斯瓦米貫徹實現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心底夙願。他們創作了《Sri Brhad-bhagavatamṛta》、《奉愛的甘露》、《Sri Ujjvala-nilamani》、《Sad-sandarbhāṣa》及其他極具權威的奉愛典籍。他們也創作了偉大奉獻者的輔典，例如《Hari-bhakti-vilāsa》、《Satkriyasara-dipika》、《淨化法》和其他關於偉大奉獻者正確言行舉止的典籍 (vaisnava sattvata sadācar)。他們重新確立了十二個主要森林、次要森林和其他森林裡的所有奎師那逍遙時光之地。他們在溫達文聖地為主瑪丹牟罕 (Madanmohana)、主哥文達君、主高琵納君 (Sri Gopinathaji)、聖茹阿妲-茹阿瑪拿君、大神明主高琵斯瓦茹 (Sri Gopesvara Mahadeva)、聖茹阿妲-達莫達茹和聖茹阿妲-維諾德建廟，也在美景森林 (Kamyavan) 為大神明甘瑪之主 (Kamesvara) 建廟，還有其他神像。六哥斯瓦米就是這樣實現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心底夙願。

宇宙之師，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也同樣實現了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心底夙願。他為了出版和分發奉愛典籍，傳播主高茹遜達爾的訊息，而成立了印刷社 (brhat-mrdanga，字義為大麥當伽鼓)。他復甦了聖納瓦島聖地的朝聖，也復修了失落的朝聖地點。他也保衛和

鼓勵了奉愛的正確舉止。因此他以這些和其他項目，實現了他師尊的心底夙願。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者 (Yati) - 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 聖帕佈帕珍愛的親密門徒，繼而實現了聖帕佈帕的心底夙願。聖帕佈帕離開這個世界後，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奉愛典籍的出版、接受手持聖杖的棄絕啟迪 (tridanda sannyasa)，以及這個傳系內的其他活動幾乎蕩然無存。但是雄獅一樣的典範師，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瑪哈茹傑以他各種各樣的專才和強而有力的傳教，把奉愛再次傳遍全世界。

新任棄絕僧，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以勢不可擋的熱忱獻身服務聖帕佈帕的心底夙願——到處傳揚主高茹遜達爾的純粹奉愛信息。他在粲丹·那嘎 (Candan Nagar)、外迪亞瓦提 (Vaidyavati)、薩瓦達普里 (Sevadaphuli)、聖茹阿瑪城 (Sri Ramapur) 和純粹奉獻者-巴嘎茹緹神聖河岸附近的其他市鎮，舉辦大型宗教聚會，進行討論、講課、閱讀《聖典博伽瓦譚》等等，作為起始。自治市的首長、著名律師、法官，以及那些市鎮的社區之內，德高望重的成員都開始滿懷敬意地和他合作。這些人專注而恭敬地聽過聖師尊的演講和講課後，都留有極深的印象，他們都請他在他們的市鎮確立聖高迪亞廟。

在川處茹 - 一個非常接近加爾各答的市鎮，信心滿懷的本地鄉紳強烈渴望聖師尊在一座名為「施瑞瓦薩-瑪哈帕佈·瓦提 (Srivasa-Mahaprabhur Vati)」的廟裡，確立高迪亞廟，他們願意無條件捐獻。那座廟的古老神像曾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同遊 - 施瑞瓦薩學者 - 膜拜的。

聖師尊無法拒絕這項提案。他在一九四三年四月接受了這座廟，並確立了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即使今天，仍然依據偉大奉獻者的傳統，繼續崇拜那些神像。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總辦事處和高迪亞印刷社，從波斯帕德巷那裡遷到這座廟宇。聖靈師蓮花聖足本人與他的一些神兄弟和貞守生，以川處茹廟為基地，從那裡開始廣泛地周遊各地，傳揚純粹奉愛。

重新確立聖地納瓦島朝聖

由於廣泛地傳揚奉愛，現在越來越多有信心和尚德之士，正受到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吸引。聖帕佈帕的很多居士門徒，因當時高迪亞廟經理的劣行和不敬活動感到困擾，以致與使命保持距離。久而久之，他們許多都被雄獅一樣的典範師，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的動人舉止，以及他強

而有力的純粹奉愛傳教所吸引。他們懷著嶄新的熱忱，開始再次履行靈修。針對這種失而復得的興趣，聖師尊在一九四二年再次開始為期一周的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和節日，以紀念主高茹遜達爾的顯現。修會成員都因很多虔誠信眾、棄絕者、貞守生、棄絕僧和居士奉獻者的參與而熱誠倍增。

聖納瓦島聖地朝聖等等節日的主要目的，是讓世人有機會獲得聖人的純粹聯誼。透過這種純粹聯誼，讓人得遇黃金機會，從多方面滋養奉愛。包括聆聽純粹的主哈瑞命題 (suddha hari-katha)；戒除酒、肉和其他違禁食品；覲見至尊主的神像和祂的逍遙時光之地；以及身處優良聯誼之中，聆聽和歌頌那些地方的光榮。除此之外，也獲賜獨特機會去服務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在《聖地的偉大榮耀 (Dhama-mahatmya)》裡，記載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為那些在偉大奉獻者指導下，完成方圓十六科薩 (kosa, 量距單位) 的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及覲見瑪亞城聖地的人，實現所有珍貴願望，並讓他們永為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 (Yugala) 履行奉愛服務 (premamayi seva)。

展現典範師逍遙時光

一年後，在一九四三年三月，為期一周的聖地朝聖和主高茹阿顯現日，在納瓦島的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舉行盛大慶典而掀起高潮。棄絕僧、貞守生和居士奉獻者的數量，自去年起大幅增加。當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四人大轎在壯觀的齊頌聖名歡慶簇擁之中回來時，聖地朝聖便以奇妙的熱情結束。這一次，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在他的神兄弟一再請求下，在主高茹阿顯現日把主哈瑞的聖名傳授給聖茹阿妲納·庫瑪茹 (Sri Radhanatha Kumara)、斯麗瑪緹·瑪拿達·遜達瑞 (Srimati Manada Sundari, 來自瓦瑞薩拉, Varisala) 和斯麗瑪緹·哈曼基妮·德薇 (Srimati Hemangini Devi)，藉此展現了他的典範師逍遙時光。後來，聖茹阿妲納·庫瑪茹接受棄絕啟迪後，他便稱為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Trivikrama Maharaja)。

聖地朝聖後，聖師尊周遊各地並傳揚純粹奉愛。他在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遵守十至十一月份之誓 (damodara-vrata)。然後他留在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一段時間。繼而前往東孟加拉，他在那裡與奎師那帕·巴佳瓦斯博士 (Dr. Krsnapada Vrajavasi)、薩贊薩瓦卡貞守生 (Sajjanasevaka Brahmachari) 和其他廟宇居民一起傳教。

在川處茹，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的

主佳幹納的沐浴節 (Snana-yatra) 和壇車節 (Ratha-yatra)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星期二：主佳幹納的沐浴節在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舉行。聖師尊親自出席這個盛大節日。在一片迴響著齊頌聖名和響螺響號的歡樂氣氛裡，以一百零八個陶壺，盛滿氣味芬芳，經曼陀祝聖的水，為主佳幹納履行神聖的沐浴禮 (abhiseka)。在晚上的聚會，聖師尊依照《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解釋，來闡釋沐浴節的箇中意義和榮耀。

為期十天的主佳幹納壇車節的節慶，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開始。數百位來自庫爾拿 (Khulna)、美迪尼城、外姆齊 (Vaimchi)、維拉嘎瑞亞 (Velaghariya) 和眾多其他地方的居士奉獻者參加盛典。節日的第一天是聖莎慈阿南達．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隱跡日，聖師尊講授偉大奉獻者典籍對分離 (viraha) 哲學的理解，意義深遠。那次講課的精萃如下。

「『viraha (分離)』一字的意思是，『vi』意謂特別而『raha』意謂見面，換言之，即『特別的相會』。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是分離情感 (vipralambha-rasa) 的化身。主高茹阿哈瑞住在聖佳幹納．普瑞的甘比茹 (Gambhira) 時所展現的逍遙時光，正是分離的精采例子。在晚上的孤寂之中，瑪哈帕佈與祂的親密同遊 - 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和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君 - 一起品嚐與奎師那分離的各種不同靈性情感。祂處於祂內在意識狀態之中，深陷於至高靈性極樂的化身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 在奎師那前往瑪圖茹後所感到的離愁別緒。沉醉於這種心緒，主高茹阿哈瑞會悲痛欲絕而失去外在知覺。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和茹阿亞．茹阿瑪南達會努力安慰祂，唱頌順應祂心緒的詩節。他們有時會唱頌《聖典博伽瓦譚》的詩節，有時是《哥文達之歌》或《Krsna-karnamrta》，他們也會唱頌威迪亞帕提、粲迪達薩 (Candidasa) 和其他人的詩節。陷於茹阿姐的靈性情感，心中記起奎師那在巴佳的某段逍遙時光，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有時會昏倒。采坦亞．瑪哈帕佈憶念茹阿姐和奎師那時的這種深刻專注稱為分離。」

「真誠的門徒 (sat-sisya) 會在靈性導師或歷代典範師的隱跡日 (viraha-tithi)，冥想這些偉大靈魂的超然品質，並立誓盡量在生命中應用他們的訓示。若沒有這樣沉思，例如，只忙於安排不同種類的美味偉大祭餘，那就不是純粹的隱跡慶典 (viraha-mahotsava)。」

「在蘭卡之役獲勝後，主茹阿瑪粲卓君 (Sri Ramacandraji) 統治阿郁達

(Ayodhya) 良久。在登基一萬一千年後，祂因特別原故而捨棄了祂的配偶 - 斯妲君 (Sitaji)。聖人瓦米基 (Valmiki Rsi) 發現斯妲君在森林黯然神傷，便讓她留在他的修院。斯妲和茹阿瑪的雙胞胎的兒子 - 拉瓦 (Lava) 和庫薩 (Kusa)，生於該處，並逐漸成長。那些男孩歌藝出眾，並在主茹阿瑪的聚會上唱頌聖人瓦米基所寫的「羅摩衍那 (Ramayana)」。由於斯妲君應該證明她貞潔無瑕，主茹阿瑪便透過瓦米基，召她到來王室聚會上。斯妲君那時悲愴不已，呼喚她的母親 - 帕薇女神 (Prthvi Devi)：『帕薇女神啊！如果我貞潔無玷，如果除了主茹阿瑪之外，我內心深處再也沒有別人，那麼 (大地) 便分開，擁我入你懷裡吧。』聽到這段禱告，大地應聲裂開，帕薇女神出現了。她讓斯妲君坐在她懷裡，又再進入地獄星宿 (Patala)。茹阿瑪本人、祂的兄弟、祂的母親和所有與會者都開始哭泣。」

「有些劇院上演『斯妲進地獄』的話劇。翌日，話劇更改演出場地，並在另一個地方公演，而第二天的觀眾數目較第一天為多。如果分離只有傷感，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聚集？要感受痛苦嗎？分離情感之中顯然還有種超然的快樂情感。至尊主和祂的同遊滿載永恆、全知和極樂 (sac-cid-ananda)，因此祂們的生、死和表面所見的痛苦不可能是世俗的。故此，與膜拜神明 (aradhyadeva) 或至尊主的奉獻者分離時，即使外在或會感到悲愴之情，內裡同時卻有種神聖而難以形容的快樂情感。這就是分離的隱祕。因此，偉大奉獻者典籍稱之為分離節慶 (viraha-utsava)。Utsava 解作令人快樂的節日或慶典。」

聽到這段深入闡釋，全體觀眾都為之神往而難以言語。聖師尊的講課到處受人稱頌，純粹奉獻者將之串成一個花環，戴在他們的脖子上。

在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滾迪查廟 (Gundica Mandira) 遵循聖佳幹納·普瑞的傳統，遵行打掃廟宇的逍遙時光 (marjana-lila)。在聖師尊的指導下，人人都帶同掃帚和陶製水壺，在充滿榮耀的齊頌聖名聲中，前往遠處的聖夏瑪遜達爾廟。為主佳幹納打掃和清潔廟宇，一塵不染。聖師尊然後便向眾人講述，《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裡，滾迪查廟的故事。

打掃聖滾迪查的箇中意義是，那代表修習者去除心中不同種類的不要得惡習和欲望 (anarthas)、冒犯和世俗依附，在此確立他的膜拜神明 - 聖茹阿妲 - 哥文達。即使修習者長久以來都履行聆聽和唸誦，他若不努力扔掉有違奉愛的污垢，對至尊主的純粹愛意就不會出現在這種不純之心。這種聆聽和唸誦有時只是仿倣 (abhasa) 而已，總是基於冒犯所致。因此，修習者應該非常謹慎地努力去除這些不要得惡習和欲望。那就是打掃滾迪查廟的意義。

這個節日的第三天是壇車節之日。在聖師尊的指導下，主佳幹納堂皇華麗地安放在祂的車子上，來到聖夏瑪遜達爾廟。主夏瑪遜達爾廟代表遜達茹查拉 (Sundaracala)，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則代表里拉查拉 (Nilacala)。之後，奉獻者邊齊頌聖名，邊隨著主佳幹納的車子繞拜聖城 (nagara-sankirtana)，走過川處茹不同的街道。從那天起直到回程節 (yatra) 為止，佳幹納君都留在主夏瑪遜達爾廟。在這段期間，聖師尊每晚都解釋《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裡的壇車節故事。在尋君節那天 (Hera Pancami)，聖靈師·瑪哈茹傑也揭示了這個節日深不可測的哲學真理之祕。

在七月一日，星期五，主佳幹納君便從遜達茹查拉 (聖夏瑪遜達爾廟) 返回里拉查拉 (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巡行隊伍又再和著齊頌聖名之聲，繞拜聖城。在回程節之日，聖師尊從茹帕傳系，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觀點，解釋 *see ta parāna nātha pāinū, jāhā lāgi madane-dahane jhuré genu*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Madhya) 13.113] 和 *kāññea lana vraje jai*：「我們和我們的生命之主 (prananatha) - 主奎師那，一起回去溫達文。」這就是壇車節的隱祕。在這最後一天的晚上，有個盛況空前的節慶，並會向所有當地人派發美味的偉大祭餘。

一九四四年的傳教和巴佳地區朝聖

由於聖師尊巡迴各地的傳教、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和其他節目，廟宇居民人數日漸增加。至受崇拜的聖師尊現在把遠行和傳教的責任，委托給個別的廟宇居民。其中包括施瑞瑪·巴提庫薩拉·那茹星哈·瑪哈茹傑、「奉愛之蓮 (Bhaktikamala)」聖足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 (Sripada Narottamananda Brahmācari)、聖迪拿提哈茹貞守生 (Sri Dinartihara Brahmācari)、聖茹阿姐納·達薩和聖維施努帕 (Sri Visnupada)。這些奉獻者開始在巴嘎爾城 (Bhagalpura) 和比哈爾 (Bihar) 各地傳教。聖師尊本人則與穆昆達·高帕拉·巴佳瓦斯·巴提瑪杜 (Mukunda Gopala Vrajavasi Bhaktimadhu)、聖薩贊薩瓦卡貞守生和巴塔·阿尼爾 (Bhakta Anil)，一起在佳亞城 (Jayanagar)、瑪吉拉普 (Majilapur)、維施努普 (Visnupur)、奎師那燦卓城 (Krsnacandrapura)、阿姆布林嘎 (Ambulinga)、神碟聖地 (Cakratirtha) 和西孟加拉的其他地方傳揚純粹奉愛。然後，他們便返回納瓦島聖地。

一九四四年，在遵行十、十一月份的誓言和規則 (niyama-seva kartika-vrata) 期間，聖師尊籌備了方圓八十四科薩的巴佳地區朝聖。以身

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庫薩拉．那茹星哈．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薩瓦斯瓦．基瑞．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帕爾卡薩．阿認亞．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prakasa Aranya Maharaja)、「奉愛之蓮」聖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以及其他主要的棄絕僧和貞守生，都參加了這次朝聖。為了方便朝聖者，在穿越森林時，提供了很多轎子。每天都會崇拜施瑞曼．瑪哈帕佈及奉上供品，並有靈唱和講述主奎師那逍遙時光之地的榮耀。朝聖之旅約於四十天內完成，人人都心滿意足地各自返歸。

方圓八十四科薩的薩陀地區 (Ksetra-mandala) 朝聖

在一九四五年的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後，聖師尊與聖迪那達亞拉貞守生 (Sri Dinadayala Brahmachari)、聖薩贊薩瓦卡貞守生、阿南嘎．牟罕貞守生 (Ananga Mohan Brahmachari) 和其他人，一起前往奧瑞薩的不同地方傳揚純粹奉愛，並計畫聖薩陀地區的朝聖。他們到訪巴拉斯瓦茹 (Balesvara)、聖佳幹納．普瑞、卡塔卡、巴蘇里薩黑 (Basulisahi)、阿拉拉納 (Alalanatha)、啾克．哈爾達 (Cilk Hrada) 河岸的窩爾庫迪 (Vorkudi)、卡努帕德河堤 (Kalupada Ghata)、認普嘎哈 (Ranpurgarha) 省、蘇拿瓦里 (Sonavali，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足印之地)、拿亞茹嘎哈 (Nayaragarha)、刊達帕德 (Khandapada)、刊提拉 (Kantila，即聖尼拉瑪達瓦，Sri Nilamadhava)、那星哈普 (Narsimhapur)、庫卓 (Khudra) 路和其他各個地方。當施瑞曼．瑪哈帕佈前往南印度時，路經這一切地方。施瑞曼．瑪哈帕佈專心致志的奉獻者，衷心渴望遊歷祂和祂同遊滿懷靈性極樂地到訪的那一切地方。聖師尊想和純粹奉獻者一起到那些地方朝聖，喚起對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憶記。備妥未來朝聖的綱要後，他便返回川處茹的烏達茹拿．高迪亞廟。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當所有安排都完成時，聖師尊便在來自印度各地的朝聖者、棄絕僧和貞守生伴隨下，以一節專屬車卡，從候活爾哈 (Howraha) 車站展開前往聖普瑞聖地的旅程。大隊翌日便抵達普瑞，並在那裡休息。然後，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巡遊神像 (vijaya-vigraha，在朝聖期間巡行的小型神像) 庇蔭下，他們朝拜了聖帕佈帕的顯現地點和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靈修間。他們也到訪斯達．巴庫拉 (Siddha Bakula)、聖哈瑞達薩．塔庫爾的靈修地點、聖哈瑞達薩．塔庫爾的墓塚、普茹蘇譚廟、圖塔．高琵納和主佳幹納廟。他們在主佳幹納廟觀見主佳幹納、巴拉兌瓦和蘇巴卓。

晚上，聖靈師．瑪哈茹傑講述聖地的榮耀。他說，普茹蘇譚之野 (Purusottama Ksetra) 不限於方圓五科薩的佳幹納．普瑞市。相反，祂周長十瑜給 (yojanas，大約八十里)，薩陀之地則是方圓八十四科薩，形如響螺。任誰在這八十四科薩內，銘想著佳幹納而離開他的軀體，就不會再投生母親腹中，卻會臻達無憂星。因卓杜姆拿大君 (Indradyumna Maharaja) 在其中一個薩提亞年代 (Satya-yuga)，與他的妻子和子民一起來到此地。他在此建了一座大廟，安奉了主尼拉瑪達瓦四尊神像的形象：主佳幹納、巴拉兌瓦、蘇巴卓和蘇達珊，以他的崇拜來取悅主尼拉瑪達瓦。他為供奉供品所作的種種安排，甚至延展至今。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接受棄絕啟迪後，應祂母親所求，住在佳幹納．普瑞的甘比茹。祂與祂的親密同遊在那裡實現祂的三個心底夙願。幸運的人有機會來到標示著主高茹遜達爾蓮花足的地點，覲見足印。

翌日，朝聖隊伍朝拜查塔卡山 (Cataka Parvata)、圖塔．高琵納、亞美斯瓦茹．圖塔 (Yamesvara Tota)、盧卡納．施瓦 (Lokanatha Siva)、普瑞．哥斯瓦米 (Puri Gosvami) 的井、瑪刊戴亞湖 (Markandeya Sarovara)、拿認卓湖 (Narendra Sarovara)、因卓杜姆拿湖 (Indradyumna Sarovara)、滾迪查廟、神碟聖地 (Cakratirtha) 和火葬場 (Svargadvara)。

第三天，朝拜完聖商羯羅師確立的哥瓦爾丹廟、聖茹阿瑪努確立的薩塔拉哈瑞亞廟 (Satalahariya Matha)、佳幹納．瓦提卡和其他多個著名地點後，朝聖隊伍便到達阿拉拉納的著名居所。位於阿拉拉納的神像名為主阿拉拉納，因為祂是由施瑞 (Sri) 師徒傳系的聖人 (alvars) 侍奉的。在沐浴節後的休養期 (anavasara)，不能覲見主佳幹納時，當施瑞曼．瑪哈帕佈感到與主佳幹納分離時，便會去該處。當瑪哈帕佈在這種分離狀態中，伏地頂拜 (sastanga pranama) 時，祂身體下面的石頭融化了，在石塊上留下祂整個身軀的印記。祂身體的印記至今依然存於石上。朝聖者滿懷信心地朝拜主阿拉拉納，並崇拜那塊石頭。在附近的一個村莊，就是瑪哈帕佈的同遊 - 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斯基瑪黑提 (Sikhimahiti) 和他的妹妹，瑪德薇 (Madhavi) - 的家和靈修間。即使時至今日，這些地方依然值得到訪。

啾克．哈爾達河畔有個村莊，那裡可以看見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足印。這個村莊大有名堂。普茹蘇譚．珍拿 (Purusottama Jana) - 帕爾塔帕茹卓大君 (Maharaja Prataparudra) 之父 - 的婚事已安排妥當，他會娶這裡威迪亞城 (Vidyanagara) 國王的女兒為皇后。然而，當威迪亞城的國王，獲悉珍拿在壇車節期間，在主佳幹納的車子前面清掃街道時，便延遲婚禮。普茹蘇譚．珍拿率領軍隊攻打威迪亞城，但卻鎩羽而返。事情有變令他非常難過，他

祈求主佳幹納和主巴拉兌瓦君，下次的戰事能凱旋而歸。他從主佳幹納君那裡得到一個吉兆，示意他的禱告已獲接納，因此便和他的整隊軍隊熱血滿腔地前進。

為了幫助祂們親愛的僕人，主佳幹納和主巴拉兌瓦便打扮成年輕士兵，騎著二匹駿馬，一紅一白，先行上路。祂們在路上遇見一個老婦人，她頭上頂著一罐酸牛奶。祂們覺得口渴，便請求老婦讓祂們喝點酸牛奶。當老婦要祂們付款時，其中一位騎兵把祂的金戒指交給她，說：「我們是國王的士兵。他和軍隊正隨後趕上。讓他看這枚戒指，他便會給你錢。」話畢，祂們便繼續上路。不久之後，當年輕國王帶著他的軍隊到來時，老婦讓他看這枚戒指，並要求給她的酸牛奶付款。那枚戒指是國王本人供奉給主佳幹納的，上面標記著「主佳幹納」等字詞。國王熱淚盈眶，深信他的膜拜神明 - 佳幹納和巴拉兌瓦，在他的大軍前方助他作戰，果真如是，他真的獲勝。國王賜給老婦一整個村莊的擁有權，即使時至今日，她的後人也在享用那片土地。

朝聖隊伍由該處抵達啾克·哈爾達河畔的窩茹庫迪 (Vorakudi)。此地的自然美景非常動人。然後，那些朝聖者便以多艘小船渡過啾克·哈爾達，到達茹拿普茹嘎哈 (Ranapuragarha)。奧瑞薩的這一切朝聖地點都有深遂繁茂的叢林環抱，猛虎和其他危險猛獸是當地的真正威脅。那些朝聖者受到保護，但是他們仍然步步為營地徒步前進。儘管危險重重，神像崇拜、供奉供品、討論和講課仍是每日必然之事。

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顯現在啾克·哈爾達附近的村莊。一天晚上，聖師尊對聚會的偉大奉獻者，解釋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的超然品質。這是他告訴聽眾的故事。

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自小已出眾過人，天賦超然智慧。精通梵語後，他前往烏杜琵 (Udupi) - 聖瑪德瓦師在南印度的地方，接受特別教育。他在當地特別研習《阿努論 (Anubhasya)》 - 瑪德瓦師對《終極韋陀》的注釋，及瑪德瓦師徒傳系的其他名著。他也研習了聖茹阿瑪努的《施瑞論 (Sri Bhasya)》。數年後，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在普瑞遇見聖茹阿妲-達莫達茹·哥斯瓦米 (Sri Radha-Damodara Gosvami)，他是聖夏瑪南達師徒傳系裡，那亞那南達 (Nayananda) 的追隨者。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對聖茹阿妲-達莫達茹·哥斯瓦米的教導印象極深，便從他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然後，他便前往溫達文聖地，在此遇見學問淵博，品嘗極樂情感的 (rasika) 至尊偉大奉獻者 - 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他教導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怎樣領會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哲學結論。

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餘生致力於服務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研習六哥斯瓦米的典籍和其他著名偉大奉獻者的論文。聖查卡爾瓦提·塔庫爾對他的資格心中有數，便派他到齋浦爾 (Jaipura) 的嘎塔·嘎迪 (Galta Gaddi)，參加哲學會議。他在那裡駁倒反對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茹阿瑪南達追隨者 (Ramanandis) 和其他學者，他也確立了高迪亞結論。他就在此時撰寫了《哥文達論》，即他為《布茹阿瑪經》所寫的注釋。高迪亞師徒傳系借助這部重要文學經典的力量，在各地立於不敗之地。

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帕佈是聖高迪亞師徒傳系的中流砥柱，也是茹帕傳系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之中的主要典範師。現在，現代一些所謂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不接受他為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他們實在倒楣至極。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稱這種愚昧的人為卡利 (Kali) 的間諜。

聖師尊也解釋了「*ekam evādvitīyam*」這個訓諭：「絕對真理獨一無二」 [粲多亞 (Chandogya) 奧義書 6.2.1]，非指沒有任何形象和品質的梵 (nirakara nirvisesa Brahman)。「advitiya」一字，在此解作大多數人對獨一無二而無與倫比的至高真理之理解。我們在「*ekam*」一字，察覺不到獨一無二 (one) 或數字一，因為英語的「一」字有三個字母，而當我們寫數字一時，它是由數以百計的 (lakhs，勒，數量單位) 小圓點組成的。這個訓諭提及的「一」，是指涵蓋一切而獨一無二的梵。換言之，祂又稱為「差異中的一致」。至尊主是能量擁有者 (sarva-saktiman)² 的特質，連同祂的聖名 (sri nama)³、屬性 (guna)⁴、逍遙時光 (lila)⁵ 和同遊 (parikara)⁶ 等等特殊特質，全被視作一體。

為了說明這項「差異中的一致」，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以肢體和其他部份組合而成的人體為例。即使缺少一部分，身體便不算完整。在這個身體，眼睛、鼻子、耳朵、舌頭和其他部分，各有特殊功能。例如，左、右眼各不相同，它們的運作也各異。眼球也有很多不同部分，例如眼瞼和睫毛。內眼也有瞳孔和很多部份。身體其他部分同樣也有個別特徵，當它們結合一起運作時，這一切被視為一個身體。

第二個是以里程碑為例。一里共八弗隆 (英國長度單位，合二百零一米)，路上豎立著七根柱子，表示一至七弗隆的距離，之後便有個里程碑。然後，又有七根柱子，每根相距一弗隆，之後便看到第二個里程碑。人會認為六、七弗隆後，便是一里，但其實是八弗隆才等於一里。要點是，「八弗隆」的概念不是獨立存在；只有在八弗隆等於一里時，這概念才有實質意義。同樣道理，當

逍遙時光的至尊人物 (lila-purusottama) - 至尊主，與祂超然永恆的逍遙時光 (cit-lilas) 的所有多樣化一起時，祂是獨一無二的。在這個多彩多姿的超然逍遙時光世界，再也沒有其他像祂一樣的祝願者和朋友。「*ekam evādvitéyam*」這個訓諭是用來解釋這個結論的。

朝聖隊伍從茹拿普茹嘎哈到達拿亞嘎達 (Nayagadha) 地區，朝聖者在當地受到盛大歡迎。聖哥瓦爾丹祭 (Sri Govardhana-puja) 和五穀節 (Annakuta) 慶典在該處舉行。該區的國王 - 巴哈杜茹王 (Raja Bahadura)，和他的家人一起參加五穀節慶典。朝聖隊伍然後便取道刊達帕茹，前往刊提拉 (尼拉瑪達瓦)。在該處，他們在山頂上觀見尼拉瑪達瓦。《宇宙古史》敘述了以下關於尼拉瑪達瓦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薩提亞年代，因卓杜姆拿 - 阿文提 (Avanti) 的國王，從朝聖者口中聽聞主尼拉瑪達瓦的榮耀，即在尼拉薩穆卓 (Nalagamudra) 附近的地區作主的神明。他印象甚深，並派他的特使去尋找主尼拉瑪達瓦的精確位置。

其中一個特使是威迪亞帕提 (Vidyapati) - 他祭師的兒子。年輕婆羅門在搜尋旅程中，抵達了瑪哈薩嘎爾 (Mahasagar) 的河岸，那就在主尼拉瑪達瓦的高山附近。一天晚上，他偶然來到族長的家 - 他屬於薩巴茹 (sabara) 部落，名為威斯瓦瓦蘇 (Viswavasū)。威迪亞帕提明查暗透後，猜想這位威斯瓦瓦蘇就是尼拉瑪達瓦的祭師。威迪亞帕提便娶了威斯瓦瓦蘇的年輕女兒。一段時間後，為了確認他對尼拉瑪達瓦的疑竇，他便問他妻子她父親的去向，以及他為誰履行崇拜。他求她代為安排，讓他可以觀見那些神像。

威斯瓦瓦蘇答應他女兒的請求，也實現威迪亞帕提的願望。他用一塊黑布條，蒙住威迪亞帕提雙眼，直到他們抵達主尼拉瑪達瓦在山上的廟宇時，才將之解開。當他們在該處時，威斯瓦瓦蘇去廟裡的花園摘花。那時，威迪亞帕提看見一件驚人之事。一只昏昏欲睡的烏鴉正坐在樹上的一棵枝桠，樹枝懸垂在廟宇前方的一個湖上。當威迪亞帕提察看之際，烏鴉掉進水中溺斃。烏鴉的靈魂馬上呈現四臂的靈性形象，騎上一架超然飛機，飛往無憂星。威迪亞帕提見狀，也想跳進湖裡，但是天上傳來一把嚴肅的聲音，宣告：「你有很多事情要做。現在你必須等待。」稍後，威迪亞帕提觀見了無可比擬的尼拉瑪達瓦，然後便和威斯瓦瓦蘇一起回家。之後，威迪亞帕提便帶著主尼拉瑪達瓦的信息，回到他在阿文提市的國王那裡。

因卓杜姆拿大君一聽到找到了主的下落，便和他的家庭成員和他的整隊軍隊，出發去觀見主尼拉瑪達瓦。但是當他到達該處時，他只見一座沙丘；尼拉

瑪達瓦則下落不明。國王萬念俱灰，為了得以覲見尼拉瑪達瓦，他便到海邊履行崇拜。主尼拉瑪達瓦在該處賜他覲見，並說：「國王啊，我現時不會呈現尼拉瑪達瓦這個形象。相反，我將顯現為主佳幹納、巴拉兌瓦、蘇巴卓和蘇達珊，來接受你的服務，並讓世人覲見我。」

聖師尊和朝聖隊伍從刊提拉回到普瑞聖地 - 主佳幹納、巴拉兌瓦、蘇巴卓和蘇達珊的居所。他們沿途覲見卡塔卡、布瓦尼斯瓦茹 (Bhuvaneshvara) 和其他聖地。

布瓦尼斯瓦茹又稱依卡姆茹·卡南 (Ekamra Kanana)，是印度主要的朝聖地點之一，坐落在聖薩陀地區。古時，帕爾瓦提君 (Parvati) 聽聞主佳幹納薩陀 (Sri Jagannatha Ksetra) 的所有榮耀，便在依卡姆茹·卡南履行嚴酷苦行 (tapasya)，以能覲見至尊主。由於她的奉愛心，至尊主哈瑞以瓦蘇兌瓦·奎師那的形象顯現在她面前。看見帕爾瓦提君一絲不苟的崇拜，祂的蓮花目流下一滴淚水 (bindu)，這點淚珠形成了一個大湖 (sarovara)，稱為珠淚湖 (Bindu Sarovara)。據說，「印度人 (Hindu)」一字，源自喜瑪拉雅 (Himalaya) 的第一個音節「hi」，及淚珠 (bindu) 最後的音節「du」，代表了北方的喜瑪拉雅和南方的珠淚湖之間地區的阿雅安 (Aryan) 居民。

布瓦尼斯瓦茹有根名為布瓦尼斯瓦茹的巨大施瓦男根，而城市是以之為名。附近是聖阿南塔·瓦蘇兌瓦廟。以前，在這座瓦蘇兌瓦廟所供奉的供品，會供奉給大神明布瓦尼斯瓦茹為偉大祭餘，雖然偉大奉獻者不接受其他地方的聖大神明祭餘，他們卻接受聖布瓦尼斯瓦茹的祭餘。令人遺憾的是，先把供品供奉給維施努的這個傳統已經停止，偉大奉獻者現在不再接受聖大神明的偉大祭餘；他們只會接受阿南塔·瓦蘇兌瓦廟的偉大祭餘。

十一月十九日，普茹蘇譚之野的朝聖結束，每個人都返回他們各自的地方。

他對門徒的父母之愛

一九四六年，為了遵行歷時一個月的十、十一月份之誓 (urjavrata-niyama seva)，我們至受崇拜的聖師尊和眾多棄絕僧、貞守生和居士奉獻者，一起履行了盛大的 (brhat) 朝聖和卡斯聖地 (Kasi Dhama) 方圓五科薩的朝聖 (panca-kosi)。如同往年一樣，期間定期履行齊頌聖名、講課、朗讀奉愛典籍和其他活動。之後，聖師尊便返回納瓦島的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他與聖薩贊薩瓦卡貞守生、聖阿南嘎牟罕貞守生和其他貞守生，一起從該處出發，在美迪尼城、普爾瓦查卡 (Purvacaka)、北古拿瓦迪 (Begunavadi)、

卡爾亞拿城 (Kalyanapura) 和其他地方到處傳揚純粹奉愛。

在卡爾亞拿城，聖阿南嘎牟罕貞守生突然病倒。聖阿南嘎牟罕是個專心致志的門徒。他的聲線非常悅耳，他常常在靈唱時引腔高歌，歌舞優美。他也擅於擊打麥當伽鼓 (mrdanga)。除此之外，他又廚藝出眾，擅於烹調供品和師尊的個人服務，表現出色。由於他超卓不凡的偉大奉獻者品質，人人都深愛他。

阿南嘎牟罕病倒後，聖師尊和他一起回到加爾各答。他在當地開始接受著名醫學 (vaidya) 領袖 - D.L. 薩凱爾 (Sarkar) - 的順勢療法。聖阿南嘎牟罕貞守生遵從薩凱爾博士的建議，前往孟加拉和比哈爾邊境的斯達瓦迪 (Sidhavadi)，那是個偏僻但卻迷人、健康的地方，聖師尊親自和他一起前往。當貞守生君的健康狀況沒有起色時，聖靈師．瑪哈茹傑便帶他到外迪亞納 (Vaidyanatha) 聖地的兌瓦嘎茹 (Devaghara)，當地以舒暢身心見稱。他們和崔古那提塔．達斯貞守生 (Trigunatita dasa Brahmachari)、聖高茹阿-拿茹央那．達薩迪卡瑞 (Sri Gaura-Narayana Dasadhikari)、聖薩贊薩瓦卡貞守生、聖哥瓦爾丹貞守生和其他人一起前往該處。然而，聖阿南嘎牟罕的健康在那裡也沒有進展。然後，貞守生君便被帶返斯達瓦迪，他最後入住瑪卓斯的譚巴茹姆 (Tambaram) 肺結核醫院。師尊為阿南嘎牟罕做好所有治療和護理的安排後，便返回加爾各答的廟宇，留下聖崔古那提塔貞守生和高茹阿-拿茹央那．達薩迪卡瑞，在譚巴茹姆醫院照顧抱恙的貞守生。然而，縱是這一切安排，聖阿南嘎牟罕也無法救治，他在一九五零年三月二日離開這個世界。

當聖阿南嘎牟罕離開這個世界時，我 (作者) 陪伴在側。當我在那裡時，我從沒有看過他的臉容有絲毫受擾。他在醫院留醫的整段期間，他都愉快地唱頌至尊主的聖名，愛意盈盈地聽著我們定期為他誦讀《聖典博伽瓦譚》和《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所有醫生，不論老少，都深受他溫文爾雅的舉止吸引。在他去世之日，他突然說：「聖茹阿姐-奎師那在召喚我到溫達文。凱旋歸於聖茹阿姐！凱旋歸於主奎師那！唏，高茹阿粲卓！唏，主尼提安南達．帕佈！唏，師尊！」我雙手合十地懇求他：「帕佈！請對我大發慈悲，在溫達文時，也呼召我吧。」

獲悉聖阿南嘎牟罕快要離開，整隊醫生到達，開始為他檢查。他以手勢向我們示意，女士應該離開會場。他吸了最後一口氣，說：「哈，茹阿姐！哈，主奎師那！」所有醫生和探訪者莫不嘖嘖稱奇。

我非常認真地細想這件事。當阿傑米拉 (Ajamilā) 唸出「拿茹央那」之名

來召喚他的兒子時，他僅是履行聖名的微光 (namabhasa，又譯聖名的影子)，便擺脫了生死之苦，臻達無憂星聖地。那麼，遑論是對他靈性導師擁有至高無上的信心，又總是沒有冒犯，而且心懷關係知識地唱頌奎師那聖名的人？在彌留之際，他的意識知覺極佳，唱誦著：「唏，茹阿妲！唏，奎師那！」又告訴我們：「茹阿妲和奎師那在呼召我到溫達文。」這種高級門徒的命運將會如何？他肯定會臻達巴佳聖地。我們以前從未能夠想像這個奉獻者的榮耀。他的生命蒙受祝福；他對靈性導師的服務甚有意義。我理解到這只有藉由聖師尊的無緣恩慈才有可能，而不是透過任何特別的靈性修習。我對我們崇拜的聖師尊信心大增，當我從譚巴茹姆回來時，我忠心耿耿地獻身服務他。

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在斯達瓦提確立了斯達瓦提·高迪亞廟 (Siddhavati Gaudiya Matha)，紀念阿南嘎牟罕貞守生。即使時至今日，每日的神像崇拜、講課和靈唱仍然繼續，每年也會舉行離世慶典 (viraha utsava) 來紀念貞守生。

依據偉大奉獻者禮儀在卡爾亞拿城舉行拜祭

「奉愛經典」「醫師之傑 (Bhisagratna)」「大慈大悲者」聖茹薩威哈瑞·達薩迪卡瑞 (Sri Rasavihari Dasadhikari) 是卡爾亞拿城 (美迪尼城) 的居民，他盛意權權地誠邀聖師尊參加他母親的祭禮。聖師尊為了令他高興，便與他眾多同遊一起出席節慶。這個典禮的祭師事務是由堪受崇拜的聖足，聖巴提布兌瓦·梢茹提·瑪哈茹傑履行，他和聖靈師·瑪哈茹傑關係密切。他是個特別的傳教士，精通梵語、孟加拉語、印度語、英國和其他語言，他在聖帕佈帕的指導下，在卡斯、帕亞嘎、帕拿 (Patna)、美迪尼城和其他地區傳揚純粹奉愛。在聖帕佈帕的時代，他也管理印度語月刊《至尊主通訊》。

這裡有一點必須特別注意，聖師尊對奉愛哲學結論非常堅定，毫不畏懼地講述不偏不倚的真理。不管他的說話對其他人而言是否中聽，他講述奉愛結論義不容辭。雖然堪受崇拜的梢茹提·瑪哈茹傑是他的神兄弟和摯友，聖師尊仍然強烈反對聖梢茹提·瑪哈茹傑主持這個偉大奉獻者祭禮時所犯的錯誤。他在他的筆記本裡寫了一項正有此意的簽字聲明。下列要點是摘自他的筆記本。

(1) 聖梢茹提·瑪哈茹傑選擇布茹阿瑪為這個偉大奉獻者祭禮的崇拜對象。沒有選擇聖茹阿妲-奎師那、瑪哈帕佈和聖師尊為崇拜對象 (upasya)。聖梢茹提·瑪哈茹傑說，在偉大奉獻者祭禮上，崇拜布茹阿瑪是適當的，因為聖外卡拿斯·瑪哈茹傑 (Sri Vaikhanas Maharaja) 在他的體系規律 (paddhati) 記載了這點。然而，《Satkriyasara-dipika》、

《Haribhakti-vilasa》和其他《輔典》，傳授了選擇崇拜對象的安排。

(2) 在這個典禮中，生稻米(arva)和酥油經由曼陀祝聖，並先獻給一名施瑪塔婆羅門(smarta brahmana，他是聖茹薩比哈瑞的家庭靈性導師)，繼而才佈施給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僧。這項慣例也有違偉大奉獻者的輔典，當中明示了該要把供奉給至尊主的物品，給予聖師尊和偉大奉獻者。

(3) 關於確立主祭師一事，聖足稍茹提·瑪哈茹傑說，確立主祭師不是一項職責，因為《Satkriyasara-dipika》提到，在缺乏有資格主祭師(vaisnava brahmana)的情況下，可用古薩草(kusa)做成塑像(murti)充當祭師。他又說《Satkriyasara-dipika》是由外琨塔·瓦查帕提(Vaikuntha Vacaspati)所著，而非聖高帕拉·巴塔(Sri Gopala Bhatta)，但這言不符實。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從齋浦爾著名的王室圖書館，得到一個由聖高帕拉·巴塔所著的古本，並將之發表，而聖茹阿姐茹瑪拿(Sri Radharamana)的哥斯瓦米們，仍有一本聖高帕拉·巴塔的古老手稿。

(4) 以施瑪塔曼陀去履行開始儀式(Adhivasa)，而不是遵循《Satkriyasara-dipika》的見解。

(5) 在這個典禮上，是先佈施，而沒有按照《Satkriyasara-dipika》的規定，在履行火祭和榮耀偉大奉獻者(vaisnava-homa)後才佈施。

聖足稍茹提·瑪哈茹傑召喚上述的施瑪塔靈性導師婆羅門，後者當時身在履行祭祀的祭壇(sthandila)裡面，稍茹提·瑪哈茹傑把一個討鉢、進食用的碟子、木屨、傘子、被褥和其他物品佈施給他。這項慣例完全違反《Haribhakti-vilasa》，書中清楚註明：

*svabhāvasthaiù karmajaòän vaïcayan draviëädibhiù
harernaivedya-sambhärän vaiñëavebhyaù samarpayet*

《Hari-bhakti-vilasa》(9.103)

「人應該把一些未供奉的物品或錢財，給予非奉獻者或那些極度沉溺於業報的人來蒙騙他們，但卻要把已供奉過給至尊主的物品，給予偉大奉獻者。」

(6) 沒有針對贖罪祭祀(prayascitta homa)中的不足之處，唸誦《Satkriyasara-dipika》所述的曼陀，來減輕錯誤(sachidravacana)。[也遺漏結束活動(Uddicya)]。

(7) 在偉大奉獻者的祭祀中，沒有為靈師師徒傳系履行祭祀。

(8) 在讀到每個人物的名字時，便把偉大奉獻者祭祀中的部分酥油供奉到聖火裡，部分則放在另一個混有偉大祭餘的壺裡，向祖先供奉祭品 (pinda) 時，當作祭品來獻奉。任何偉大奉獻者輔典也沒有提及這點。

(9) 把未經供奉的生稻米、豆子、鹽、馬鈴薯、青香蕉和酥油分別放在兩個罐子，兩者都以茹薩比哈瑞已故母親的名義來供奉。其中一個直接交給施瑪塔婆羅門，即家庭靈性導師，他在履行祭祀的祭壇上獨坐一席 (asana) 時接受了罐子。在各方面而言，這全是於禮不合的。

(10) 在這個典禮上，甚至沒有依照《Satkriyasara-dipika》所述，崇拜聖瓦蘇兌瓦。

(11) 這個典禮也忽略了繞拜 (santi-homa) 和其他偉大奉獻者的傳統。

(12) 對祖先供奉祭品和供奉供品，也不是依據規範守則而行。

(13) 這個典禮所用的曼陀，似乎也有別於偉大奉獻者輔典所載的。

(14) 也沒有履行吮水禮 (acamana) 等等。

(15) 面向南方派發祭餘。這是不恰當的。(請參閱印度語版的《Satkriyasara-dipika》，第一三三頁。)

B.P. 凱雲 (Keshab) 簽署

四七年十一月十日

在比哈爾傳教

一九四五年，聖師尊遣派堪受崇拜的巴提庫薩拉·拿茹星哈·瑪哈茹傑、聖南若譚阿南達·巴提卡瑪拉、聖茹阿姐納·達薩迪卡瑞、沛姆帕約給貞守生 (Premprajoyana Brahmachari) 和其他人，在比哈爾省的杜姆卡 (Dumka)、薩黑巴幹傑 (Sahibaganja)、茹瑪哈爾 (Rajmahal) 和巴嘎爾普 (Bhagalpur) 等地區傳揚純粹奉愛。當聖南若譚阿南達·巴提卡瑪拉在薩黑巴幹傑傳教時，他和當時名為施瑞曼·拿茹央那·提瓦瑞 (Sriman

Narayana Tivari)，在警局辦公室工作的作者變得稔熟。施瑞曼·拿茹央那聽到貞守生君極為甜美的主哈瑞命題時，渴望要棄絕這個物質世界。然而，他繼續留任一段時間。然而，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從警務退役，並離開家園，加入納瓦島聖地的聖高迪亞廟。翌年，一九四七年，在納瓦島聖地朝聖後的高茹阿顯現日那天，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把主哈瑞聖名和婆羅門啟迪傳授給他。現在他名為「奉獻者的保護者和朋友 (Bhakta-bandhava)」聖高茹阿-拿茹央那。

聖維亞薩祭慶典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聖維亞薩祭在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舉行慶典，紀念聖靈師蓮花聖足在五十年前的當日顯現。在這個時節的第一天，有個一絲不苟的聖維亞薩祭儀式，包括崇拜奎師那五體 (krsna-pancaka)、維亞薩五體 (vyasa-pancaka)、典範師五體 (acarya-pancaka)、聖靈性導師五體 (sri guru-pancaka)、庫瑪爾五體 (sanakadi-pancaka)、五崇拜對象 (upasya-pancaka) 及五聖體 (panca-tattva)。然後，以獻花和火祭結束早上的典禮。聖師尊在晚上的節目講述《聖典博伽瓦譚》，並解釋奎師那戴帕央·韋陀維亞薩 (Krsnadvaipayana Vedavyasa) 在神定 (samadhi) 期間，覺悟到絕對真理這件事。慶典的第三天，在宇宙之師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吉祥的顯現日 (avirbhava-tithi)，聖師尊崇拜那打扮得美輪美奐的聖帕佈帕神像。一邊唱著聖師尊所寫的「獻給聖帕佈帕的燈儀」，一邊履行燈儀，然後便給聖帕佈帕的蓮花足獻花。之後每年，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都以這種一絲不苟的方式，遵行聖維亞薩祭。

聖拿茹哈瑞·薩瓦威嘎茹·帕佈逝世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納圖茹阿瑪·哥達薩 (Nathurama Godase) 在德里的祈禱會上射殺了聖雄甘地君。同一天，阿傑塔薩陀 (Ajatasatru) 堪受崇拜的聖拿茹哈瑞貞守生·薩瓦威嘎茹·帕佈，在日出前個半小時 (brahma-muhurta)，在聖納瓦島聖地從這個世界隱跡。當時，聖師尊正在美迪尼城地區傳教。當他在二月一日返回川處茹時，他收到聖瑪哈南達貞守生傳來的電報，捎來這個令人心碎的消息，頓時呆若木雞。一會兒後，當他回復外在知覺時，便因錐心的分離之痛而淒泣。

聖薩瓦威嘎茹·帕佈是宇宙之師 -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最出色的門徒和親密僕人之一。我們最崇拜的聖靈師蓮花聖足與他情同手足；他們同住良久，並以無數方式服務瑪亞城聖地。聖帕佈帕把瑪亞城聖地的全部責任交托給這個親愛的僕人，然後便能了無牽掛地到處傳揚純粹奉

愛。聖帕佈帕隱跡後，聖薩瓦威嘎茹·帕佈和聖師尊兩人一起離開了高迪亞廟，而在納瓦島聖地確立了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聖師尊也像聖帕佈帕一樣，把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的全部責任，委托給聖薩瓦威嘎茹·帕佈，從而也能心安理得到處傳教。

在《聖高迪亞通訊》(修會的主要刊物)的創刊號內，聖師尊寫了一篇關於薩瓦威嘎茹·帕佈，名為「串串離愁(Virahamanalya)」的文章。

「我飽受分離之苦煎熬，手震不已，執筆難書，進度極慢，我會努力平復看不見聖靈師蓮花聖足，以及他專一僕人 - 塔庫爾·拿茹哈瑞·薩瓦威嘎茹·帕佈 - 所致的切膚之痛。」

「聖帕佈帕發現他的親密僕人 - 至受崇拜的聖足，聖拿茹哈瑞貞守生·薩瓦威嘎茹 - 極為高興。他把他摯愛的廟宇之王(matha-raja) - 主采坦亞廟 - 的全部責任，交托給他，無後顧之憂的欣然前往遠處傳揚純粹奉愛。」

「拿茹哈瑞達啊！任誰誦讀你吉祥的名字，你對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從不間斷的服務，便會自行展現在他的記憶之中。你是聖帕佈帕最愛的主采坦亞廟的化身；當我們和你毗鄰而居時，我們全都以為我們住在采坦亞廟。你至尊喜樂，不怒不怨地履行堪作模範的服務。這是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唯一目標和目的。」

聖師尊在他為《重要的日子(Prabandhavali)》所寫的序言裡，也讚美他的摯友 - 聖拿茹哈瑞·塔庫爾，該書是在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隱跡日面世的。他在文中把後者描述為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一顆閃爍明星，永恆浸沉在源自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甘露洪流。

聖拿茹哈瑞·薩瓦威嘎茹·帕佈顯現在東孟加拉，雅蘇哈爾地區的達亞達(Deyada)村，享負盛名的瓦蘇皇朝。他年青時和他的家人一起接受能量曼陀的啟迪。然而，他和他大部分家庭成員後來都受到偉大奉獻者聯誼的影響，正式接受奎師那曼陀的啟迪，全都開始履行靈性修習。當他的哥哥離開這個世界時，聖拿茹哈瑞棄絕了他的家庭和這個物質世界，托庇於宇宙之師，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蓮花足下。聖帕佈帕對聖拿茹哈瑞的多才多藝和服務精神稱心滿意，任命他為主采坦亞廟的經理。

聖拿茹哈瑞就像母親般養育住在廟裡的少年。他日常的服務是叫醒他們，餵

養他們和照顧他們。由於這種甜蜜而愛意盈盈的行為，廟宇居民都稱他為「高迪亞廟的母親」。但是每個人，男女老少，都稱他為「拿茹哈瑞達」。他總在唸誦主哈瑞的聖名，並全神貫注於各種各樣的廟宇服務。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睡覺，什麼時候醒來。有時在深夜，當每個人都在夢鄉時，他會坐在他偏僻的靈修間裡，懷著分離情感（與聖茹阿妲-奎師那的離愁別緒）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我們聽說，他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時，有時會把他的小辮子（sikha）繫在一個高懸在牆上的木把手上，迫使自己保持清醒。廟宇居民無一見過他生氣。即使某人因特別原故要受訓斥，他只會面露微笑，濃情厚愛，好言相勸地斥責他們。

下列事件發生在我（作者）初到廟宇之時。那時我年輕力壯，精力充沛。早上，當地的農夫把菜蔬、牛奶和其他產品，從他們鄰近的地區帶到大街上，恰好在廟宇外面的菜市場。聖薩瓦威嘎茹·帕佈和聖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走到外面的路旁，開始為廟宇採購的菜蔬議價。那些農夫是群難以控制的人，他們開始為林林總總爭吵不休。不知怎的，他們其中一人打了聖南若譚阿南達·帕佈的頭，鮮血直冒。我聽到吵鬧聲，便走出去，當我看見帕佈君頭上血流如注時，登時失控。我從廟宇院子拿起一根竹子，重重打在那個粗暴無禮的農夫背上，力量之大致令竹子斷裂，農夫則倒在地上。瞬間，數百個農夫聚集一起，開始鼓譟，威脅要攻擊廟宇。然而，堪受崇拜的聖足，薩瓦威嘎茹·帕佈超卓老練，心平氣和而平安無事地平息了這個棘手情況。首先，他抓住我，把我鎖在廟宇的房間內。然後，他單獨面對群眾，以他情感深摯的舉止和偉大奉獻者的品質，安撫他們所有人。

薩瓦威嘎茹·帕佈的言行舉止極為憐愛。他到訪每戶人家，講述主哈瑞的命題。他關心人們的苦樂，他們也因他動人的言詞而忍受萬難。

聖師尊決不會忘記他親愛的神兄弟。每當他想起聖薩瓦威嘎茹·帕佈時，他都因離愁別緒而激動不已。聖師尊把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入口的大門命名為聖拿茹哈瑞門（Sri Narahari Torana），來紀念聖薩瓦威嘎茹。今天仍能看見這個建築物。

決定在佳幹納·普瑞建廟及出版超然月刊

在聖薩陀地區的朝聖後，普瑞德高望重的學者（panda）庫提亞君（Khutiyaji）和很多神兄弟，都懇求聖靈性導師在聖佳幹納·普瑞確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分廟。聖靈性導師喜歡這個構思。一九四八年，在為期一周的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和高茹阿顯現日節慶後，修會要員在加爾各答廟的一次會議上做了這些決定：

- (1) 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在聖佳幹納．普瑞確立一座分廟。
- (2) 聖杜瓦茹卡聖地朝聖將在即將來臨的十、十一月份履行。
- (3) 超然月刊 - 《聖高迪亞通訊》 - 將在下個高茹阿顯現日出版，這會是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主要刊物。

聖師尊正是在那天開始工作，以實踐上述決定。他指示要取得一塊印板、一個橡皮圖章、一張聖帕佈帕的三色照片、一塊供《高迪亞通訊》辦公室之用的告示板和其他物品。

在遵行十、十一月份之誓和規則期間，約有一百五十位朝聖者、棄絕僧、貞守生和居士奉獻者，參加前往杜瓦茹卡的朝聖。朝聖隊伍先拜見瑪圖茹和溫達文的逍遙時光之地，繼而是在齋浦爾的主哥文達、高琵納、瑪丹-牟罕和附近的高爾特君 (Galtaji)。以往，韋陀結論之師，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在高爾特的一場盛大哲學辯論中，駁倒了施瑞師徒傳系的偉大奉獻者，揚起了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凱旋之旗。在高爾特，聖靈師．瑪哈茹傑精采地講授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的榮耀及他對《布茹阿瑪經》的注釋。他說，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帕佈藉由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的激勵，以及查卡爾瓦提．塔庫爾論點的力量，駁倒了反對派。施瑞師徒傳系在高爾塔嘎迪 (Galtagaddi) 的偉大聖君 (mahantji)，對雄獅一樣的典範師之品格及他的演說印象極深，並為整個朝聖隊伍奉上聖主君的偉大祭餘。

朝聖者從該處路經普斯卡爾 (Puskar)、阿傑美爾 (Ajmer)、美哈薩拿 (Mehasana)、米茹姆村 (Miramgaon)、蘇認卓城 (Surendranagar) 和多拉 (Dhola) 而抵達婆斑達爾 (Porbandar)。他們在婆斑達爾觀見聖蘇達瑪．威帕爾 (Sri Sudama Vipra) 的廟。他們然後乘船前往文塔．杜瓦茹卡 (Venta Dvaraka)，拜見聖杜瓦茹卡薩君 (Sri Dvarakesaji)、道君 (Dauji) 和茹蜜妮君 (Rukminiji) 的廟宇。翌日，他們乘船到蘇拿瓦提 (Sonavati)，到訪塔拉牧牛姑娘 (Gopi Talab) 和那嘎之主．施瓦 (Nagesvara Siva)，最後抵達哥瑪提．杜瓦茹卡 (Gomati Dvaraka)。朝聖者在該處拜見聖杜瓦茹卡迪薩 (Sri Dvarakadhisa)、圖塔迭廟 (Totadri Matha) 和哥瑪提．恆河 (Gomati Ganga)。之後，朝聖者便經由美哈薩拿和阿嘎爾 (Agra) 回家。

在美迪尼城和遜達爾文 (Sundarvana) 傳教

一九四九年一月，聖靈師．瑪哈茹傑、聖甸拿提哈茹貞守生、聖薩贊薩瓦卡

貞守生和聖高茹阿-拿茹央那·達薩迪卡瑞，賜福哈瑞查茹拿·達薩迪卡瑞 (Haricarana Dasadhikari) 在美迪尼城地區，朱基亞 (Jukhiya) 的家。他們在該處住了一段時間，聖師尊在附近村莊的宗教聚會上，講授永恆宗教的哲學。

在聖靈師·瑪哈茹傑君旅居朱基亞期間，一天清晨，奎首若達-槃卓·布儀亞姆 (Ksiroda-candra Bhuiyam) 到訪，他是來自牟哈提村 (Mohati Grama) 的退休法官。聖師尊正在屋裡手持唸珠，唸誦主哈瑞的聖名，而聖高茹阿-拿茹央那·達薩迪卡瑞 (作者) 正在屋外的走廊上，在冬日的和煦陽光下看書。聖奎首若達·巴佈坐在附近的一塊墊子上，問：「你在看什麼書？」

高茹阿-拿茹央那回答：「我在看《Hari-bhakti-vilasa》。」

奎首若達·巴佈問：「作者是誰？」

「宇宙之師，聖薩拿坦·哥斯瓦米。」

「你為什麼不看宇宙之師，聖商羯羅師的《商羯羅論》？」

「因為聖薩拿坦·哥斯瓦米比聖商羯羅師更具威權。」

奎首若達·巴佈高呼：「你說什麼？近代的聖薩拿坦·哥斯瓦米比商羯羅師更具權威？商羯羅師是商羯羅的直接化身。他是《布茹阿瑪經》權威注釋的作者，印度所有當代的典範師都甘拜下風。」

高茹阿-拿茹央那回答：「毫無疑問，山卡師是神中之神 (devadhideva) 商羯羅的化身，他是至尊主的其中一個品質化身 (gunavataras，體現了主其中一種特質的化身)，他也是至尊主的其中一種富裕 (vibhuti)。根據「vaiñëavänää yathä çambho」這詩節 [《聖典博伽瓦譚》12.13.16]，商羯羅是至高無上的偉大奉獻者和至尊主的奉獻者。然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是至尊人格首神，主莎慈之子最深愛的同遊，他也是聖茹阿坦和奎師那最愛的聖拉文嘎·曼佳麗 (Sri Lavanga Manjari)。因此，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的優越性不言而喻。」

聖奎首若達·巴佈聽到這個答案有點驚訝。與此同時，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在屋裡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時，聞聲而留心細聽討論內容。他迅速來到現場，巴佈和他本人之間展開一場哲學激戰。

奎首若達．巴佈查問：「你為什麼不讓貞守生們研習《布茹阿瑪經》的《商羯羅論》？」

師尊解釋：「我們讓他們研習《施瑞論》、《阿努論》、《哥文達論》和維亞薩的《布茹阿瑪經》的其他注釋，但不包括商羯羅師的注釋。」

「何不呢？即使商羯羅師是商羯羅的化身，你也不研習他的注釋？」

「雖然他是商羯羅的化身，但是他注釋裡的見解全是虛構的。這種錯誤的哲學事實上只是隱蔽式的佛教，他是受命於至尊主，為了控制違反《韋陀經》和至尊控制者的佛教徒而托庇於它。《蓮花宇宙古史》[烏塔爾之部 (Uttara Khanda) 25.7] 清楚提及這點，*māyāvādaà asacchāstraà*。」

「難道你不接受《韋陀經》的四大名言 (maha-vakyas) : ahaà brahmāsmi , prajāñāà brahma , tattvamasī 和 ekamevādvitēyam , 還有商羯羅確立的其他格言嗎？」

「《韋陀經》或《奧義書》沒有註明，這四個格言 (vakyas) 是至理名言。若你聲稱這是真的，就請提出證據來支持吧。」

奎首若達．巴佈啞口無言，靜坐良久。

師尊繼續說：「《韋陀經》唯一的至理名言是唵；其他的一切格言全屬次要。換言之，你可以說《韋陀經》的所有格言全都是至理名言。你是否認為商羯羅努力確立的，沒有形象、沒有多元性、沒有屬性、不受假象影響的梵，與聖韋陀維亞薩所確立的，具備一切超然品質、具備一切能量和滿載喜樂能量 (anandamaya) 的梵 - 一切超然品質的庇蔭 - 是相同的？」

「何不呢？印度所有傑出學者都證實商羯羅的教義。」

「聖茹阿瑪努師、瑪德瓦師、檢斑迪提亞 (Nimbanditya)、維施努斯瓦米、巴拉巴師 (Ballabhacarya)、庫瑪瑞拉．巴塔 (Kumarila Bhatta) 和其他博學之士，都徹底殲滅了商羯羅的教義。沒有多元性、沒有力量、沒有形象的梵決不是喜樂的化身 (ananda-svarupa) 或滿載喜樂能量。這種哲學只是一種隱蔽式的佛教而已。」

奎首若達．巴佈仍是不解。他說：「你的說話全是混淆視聽。商羯羅師清楚確立了教義：『*brahma satyāà jaganmithyā jēvo brahmaiva*

nāpara』。除此之外，他用『喜樂的化身』一詞來表明梵。當生物體從假象解脫出來時，便與梵合一，並察知到喜樂形象 - 梵。」

師尊進一步解釋：「這個結論僅是商羯羅師捏造而已。那是違反經典的。我僅是基於商羯羅師的推論，便能摧毀他認為梵是喜樂化身的虛假想法。稍後，我會推翻生物體與梵併合而成為梵，以及世界是虛假的這些謬論。首先，你能解釋你為什麼想與沒有多元性的梵併合？」

「因為梵是喜樂的化身，因此，與這個梵合併的生物體也會成為喜樂化身的梵。」

「我說商羯羅師那沒有多元性的梵是糞便的化身。你反對嗎？如果生物體能與喜樂化身的梵合併，那他就不能另自的體驗祂。如果渴望與沒有多元性的梵合併而不能覺悟祂，那麼，作為梵，生物體又怎能體驗喜樂呢？人的存在僅是與喜樂無關時，他才可能體驗到喜樂。例如，任誰嚐到糖，都能說糖是甜的。但若把人轉變成糖，他怎能體驗他自己的甜味？同樣道理，轉變成糞便的人，怎能體驗他自己的惡臭？因此，不管你稱沒有多元性的梵為喜樂化身或糞便化身，都沒有區別。祂們都是同一回事，因為沒有另自的品嚐者。」

奎首若達·巴佈沉默不語。他向聖師尊低頭頂拜，然後便返家。

當我們和聖靈師蓮花聖足一起時，我們看到他這樣和著名的非人格主義者 (*advaita-vadis*) 討論結論。面對他深藏不露的品格、他精采的言詞、他豐富的經典證據，以及他強而有力的論點，人人都必恭必敬。我們會在書中呈獻這些教義辯論。

在晚上，聖師尊對廣大的公眾聽眾講授永恆宗教，十分精采。一萬至一萬五千人如木偶般靜靜坐著，滿懷敬意地聽他講課，幾近兩個半小時。以下是那次講課的精華。

「根據《韋陀經》、《奧義書》、《終極韋陀》、《聖典博伽瓦譚》、《博伽梵歌》和其他經典，創造和毀滅的根源，以及絕對真理的極限就是至尊人格首神。祂不受生、死或毀滅影響。祂是整全的永恆真象 (*sanatana-tattva*)，因為祂存在於過去、現在和將來。永恆 (*sanatana*) 一字意謂恆常 (*sad*) 和繼續 (*tan*)，是指存於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人。因此，永恆宗教意謂長存不滅者的固有職務。《聖典博伽瓦譚》有云 - 」

*aho bhāgyam aho bhāgyaà nandagopavrajaukasām
yan mitraaà paramānandaà pūrēaà brahma sanātanam*

《聖典博伽瓦譚》10.14.32

「啊！南達爸爸、雅淑姐媽媽、還有巴佳所有其他的牧牛童 (gopas) 和牧牛姑娘多麼幸運啊。事實上，他們的好運無窮無盡，因為主奎師那 - 至尊極樂 (paramananda) 的居所、梵永恆完整的形象 - 是他們的親戚朋友。」

「這裡稱奎師那為永恆完整的梵。微靈 (jivatma) 也被公認為這個永恆真象，因為無數的靈魂都是永恆至尊梵 - 主奎師那 - 的部分。主奎師那本人在《博伽梵歌》(15.7) 稱之為祂自己的永恆部分：」

*mamaivāṅgo jēva-loke jēva-bhūtaù sanātanau
manau ñasōhānēndriyāēi prakāti-sthāni karñati*

「阿尊那啊！我是萬物之主 (Sarvesvara)。所有生物體都是我的部分，他們全都永恆不滅。他們就像水壺裡空洞洞的空間一樣，不是虛構或虛假的。由於受到條件限制及與我對立，他們正在這個物質世界，力拚心意及五種感官。」

再者，

n nityau sarva-gataù sthāēur acalo 'yaà sanātanau

《博伽梵歌》(2.24)

「這個微靈不變不朽。任何武器皆不能砍，火不能燒，水不能濕或不能風乾。靈魂永存，遍存萬有，不變不移，始終如一。」

「因此，根據韋陀經典，永恆真理 (sanatana-tattvas) 有兩種：一是至尊人格首神 - 主奎師那，即整合而完全的永恆真理；而另一個是生物體，即分開的，永恆但卻只得原子大小的真理 (anusanatana-tattva)。主奎師那的本性，即完全知覺的化身 (brhat-caitanya-svarupa)，恆久不變，但生物體若違抗至尊主，由於他永恆而只得原子大小，他的純粹本性因而會被覆蓋。但是生物體的固有本性 (dharma) 天生純粹永恆。純粹愛意是生物體唯一的永恆本性。永恆純粹的純粹愛意就是服務主奎師那，因此生物體的原始天職 (svarupa-dharma) 或永恆天職 (sanatana-dharma)，就是服務主奎師那。經典在不同地方稱這個永恆天職為至尊主宗 (bhagavat-dharma) 或偉大奉獻宗 (vaisnava-dharma)。」

「受條件限制生物體的純粹永恆本性被假象扭曲。在這種情況下，生物體視粗糙和精微身體的性質 (dharma) 為他的本性，因為他只理解粗糙和精微的身

體。但是這兩個身體的性質都不是永恆性質，因為它脆弱易腐而轉變不定。
『我是印度人、回教徒、基督徒、錫克教徒、佛教徒』以及『我是婆羅門 (brahmana) 或統治者 (ksatriya)』是對粗糙身體的認同，因此這個粗糙本性不是永恆的。現時，由於對絕對真理缺乏純粹理解，故此甚少傳揚純粹的永恆宗教。實際上，生物體和至尊控制者之間的主僕關係，既永恆又長存。這種關係正是所知的永恆宗教。」

自此之後，聖師尊廣泛地傳揚純粹的永恆宗教，又稱純粹奉愛宗 (suddha-bhakti-dharma)。他在聖那贊卓哥瓦爾丹貞守生 (Sri Nagendragovardhana Brahmachari) 和聖嘎那薩·達薩 (Sri Ganesa Dasa) 伴隨下，在庫拉巴迪 (Kulabadi)、康斯促達 (Hamscauda)、琵查拉達 (Pichlada)、吉努卡里 (Jhinukkhali)、那爾河堤 (Narghata) 和泰茹帕卡阿 (Terapekhya) 等市鎮傳教。他們在該處和一群來自普里的奉獻者，乘船前往嘎達瑪圖茹·雲譚·刊達 (Gadamathura Saptama Khanda)、嘎達瑪圖茹·潘查瑪 (Gadamathura Pancama)、薩斯塔 (Sastha) 和阿斯譚·刊達 (Astama Khanda)、艾帕爾塔·帕爾塔瑪·刊達 (Aiplata Prathama Khanda)、卡達爾普 (Kedarpur)、艾帕爾塔·兌威提亞·刊達 (Aiplata Dvitiya Khanda)、蘇亞普 (Suryapur) 和其他多個地方。個半月後，他便回到川處茹的廟宇。

《聖高迪亞通訊》在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及 主高茹阿顯現日之時自我顯現

一九四九年三月，納瓦島的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為朝聖和主高茹阿顯現日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在高茹阿顯現日那天，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超然月刊 - 《聖高迪亞通訊》 - 自我顯現。《聖通訊》的吉祥開端 (mangalacarana)，始自獻給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禱文。在這本創刊號封面的報頭上，《聖通訊》的名字是寫在一個麥當伽鼓和一個小鑄鈸上，四周有蓮花、棒槌、響螺和神碟圍繞。之下是一幅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照片。

《聖通訊》的創辦人和創辦典範師是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瑪哈茹傑；編輯是「奉愛經典」聖瑪哈南達貞守生·巴提薩崔·巴提阿樓卡 (Sri Mahananda Brahmachari Bhaktyaloka)；而傳教經理是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庫薩爾·那爾星哈·瑪哈茹傑和學者施瑞瑪·佳幹納·巴拉巴·巴巴君·瑪哈茹傑 (Srimad Jagannatha

Ballabha Babaji Maharaja)。投稿編輯是「奉愛蓮花」「奉愛經典」老師聖足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學者、學者施瑜．南姆外琨塔．達薩迪卡瑞 (Pandita Sriyut Namvaikuntha Dasadhikari)、學者施瑜塔．聖茹阿坦納．達薩迪卡瑞和學者施瑜．高茹阿-拿茹央那．達薩迪卡瑞。辦公室經理是「奉愛之殿 (Bhaktimandapa)」學者奎師那．卡雲亞貞守生 (Pandita Krsna Karunya Bhaktimacari)。雜誌是由聖薩贊薩瓦卡貞守生在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出版，並由山提印刷社印制。

串串離愁 (viraha-mangalya) 一文表明，本文是抒發渴望之情，冀望能在分離超然情感的化身 (vipralambha-rasamaya vighraha) - 主施瑞曼．瑪哈帕佈，以及沉醉於祂的心緒，永恆解脫而最慈悲為懷的至尊天鵝的指導下，心無旁騖地服務 (svarasiki seva) 聖茹阿坦-維諾德碧哈瑞。除此之外，雜誌包括了宇宙之師聖帕佈帕和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長篇哲學論文、一篇關於《聖高迪亞通訊》及聖師尊所著的「聖高迪亞的韋陀結論之師 - 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的文章。還有其他多篇文章，它們對純愛奉愛的研究和解釋，令《聖通訊》益發燦爛奪目。創刊號是獻於所有障礙的毀滅者 - 主尼星哈 - 的蓮花足下，在聖地朝聖的第一天，將到訪祂位於天神村 (Devapalli) 的廟宇。當朝聖者在朝聖最後一天到訪瑪亞城聖地，聖帕佈帕的墓塚之廟時，便把書刊放在聖帕佈帕的蓮花手裡。

偉大奉獻者開始滿腔熱忱地登記，訂閱整個年度的《通訊》。

聖阿郁達聖地、來米薩認亞 (Naimisaranya) 朝聖 和十、十一月份之誓

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創辦人和廟長 -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獲得美迪尼城地區，卡斯亞迪的聖高認格廟的創辦人和廟長 -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庫穆達．山塔．瑪哈茹傑 - 的邀請，前往該廟。聖師尊接受邀請，並和他眾多同遊一起前往。施瑞瑪．巴提薩瓦爾斯瓦．基瑞．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高茹阿瓦．外卡那薩．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gaurava Vaikhanasa Maharaja) 和其他棄絕僧、貞守生和居士奉獻者也有出席。之後，聖師尊便返回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慶祝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隱跡日和壇車節，盛況空前。

那年稍後，在十、十一月份，聖師尊籌辦了前往聖阿郁達和來米薩認亞的朝聖。在該處遵行十、十一月份之誓。朝聖者帶著施瑞曼·瑪哈帕佈的神像進行朝聖，並在阿郁達著名的拉釋曼堡(Laksman Kila)稍作停留。這是神聖薩茹瑜(Sarayu)河畔的一處迷人地點，即使時至今日也展示了古代傳統。管理整個朝聖的聖師尊，講授聖地的榮耀。導師聖足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巴提薩斯崔·巴提卡瑪拉·帕佈，在他的《聖典博伽瓦譚》講課，使用黑白幻燈片來講解，藉此特別吸引了很多觀眾來聆聽主哈瑞的命題。在聖師尊的指導下，朝聖者拜見了主茹阿瑪榮卓君的出生地、主茹阿瑪達巴(Sri Ramadarbar)、卡那府(Kanakbhavan)、哈努曼堡(Hanumangadhi)、兌瓦達薩廟(Dvadasa Mandira)、瓦米基府(Valmiki Bhavan)、達山之主之王·施瓦(Darsanesvarnatha Siva)、帕帕莫榮河堤(Papamocana Ghata)、火葬場、大神明那嘎之主(Nagesvara Mahadeva)、布茹阿瑪河堤(Brahma Ghata)、太陽聖湖(Sri Surya Kunda)、哥塔茹河堤(Goptara Ghata)和阿郁達聖地的其他著名地點。

在阿郁達停留二十天後，朝聖隊伍經由巴拉穆(Balamu)岔口前往來米薩認亞。他們到達時，他們的第一個節目是在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確立的至尊天鵝·高迪亞廟，舉行盛大的齊頌聖名。然後，他們便入住本地的一間大型旅舍。

在旅舍裡，聖師尊誦讀《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書中，瑪哈帕佈對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的教導。他解釋，沒有資格的人在僻靜處履行靈修是有害無益的，因為除非修習者得到高等自我覺悟靈魂(tattva-darsi)的聯誼，否則這種隱世獨修所誦讀的聖名總是充滿冒犯(anarthas，不要得的惡習和欲望)。缺乏純粹聯誼也令人無法理解純粹奉愛的本質。在進步偉大奉獻者的聯誼之中靈修，其實就是真正的隱世獨修。*Bhaktis tu bhagavad-bhakta-saigena paréjāyate* 《巴漢-那茹迪亞-宇宙古史》(4.33)：「藉由純粹偉大奉獻者的高級聯誼，便能臻達純粹的奎師那奉愛。」

不管是傳教奉獻者(gosthanandi)，或專心致意於聆聽和唸誦的奉獻者(viviktanandi或bhajananandi)，事實上都履行獨修。因為即使專心致意於聆聽和唸誦的奉獻者履行獨修，他也滋養了一種有利的心緒，從而協助傳教奉獻者傳揚聖名的純粹愛意。這樣的例子是，獨修者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移除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傳教時的所有障礙，激勵他勇敢無懼地傳教，藉此賜福他。

施瑞曼·瑪哈帕佈指示要修復失落的朝聖地點、確立神像崇拜、撰寫奉愛典籍和傳揚聖名的純粹愛意等等訓示，不僅授予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相反，這是所有奉愛修習者的明確方向。因此聖茹帕·哥斯瓦米、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和其他進步的偉大奉獻者，會在會議(isthagosthis)見面，以完成這些奉愛使命。現時，很多信心薄弱的修習者仿效隱世獨修，但是他們很快便偏離路徑，從靈修國度低墮。

在來米薩認亞的聖維亞薩嘎迪(Sri Vyasagaddi)，聖靈師·瑪哈茹傑傳授意義深遠的講課，深入鑽研至尊主真理。當他描述至尊主的靈師師徒傳系，及聖奎師那兌帕央那·韋陀維亞薩的榮耀時，直接又間接地解釋了這項真理。聖韋陀維亞薩最重要的文學作品 - 《聖典博伽瓦譚》，是《布茹阿瑪經》的真正注釋、《摩訶婆羅多》的結論、三讚歌(gayatri，嘎雅帖)的注釋、是願望樹一樣的韋陀，甘露滿盈之果。品嚐過這種甘露的人決不會受任何其他經典吸引。這篇論文涵蓋了關乎何時何地，所有人所有問題的奇謀妙計。聖維亞薩兌瓦在神定時，以奉愛在他純粹的內心覺悟到《聖典博伽瓦譚》。這不僅是一本書，卻是主奎師那的文學化身。

朝聖者在來米薩認亞拜見布茹阿瑪聖湖、幹哥崔(Gangotri)、達薩斯瓦美達河堤(Dasasvamedha Ghata)、哥瑪緹恆河、亞給瓦茹哈井(Yajnavaraha Kupa)、聖拉釋米·主尼星哈、神碟之地和其他地方。他們在米施瑞卡聖地(Misrikatirtha)拜見斯妲聖湖(Sita-kunda)、瓦米基修院(Valmiki Asram)、斯妲女神進入地獄的地方、達迪齊牟尼(Dadhici Muni)的修院和其他多個地方。當十、十一月份的規則和誓言完成時，朝聖者便回家。

聖薩圖斑達·茹瑪斯瓦茹

(Sri Setubandha Ramesvara) 朝聖和誓約

翌年，一九五零年，修會的創辦人 - 聖師尊，安排了聖薩圖斑達·茹瑪斯瓦茹的朝聖，以遵行十、十一月份之誓和規則。大約二百名信心滿懷的奉獻者在他的指導下，有幸前往南印度多個獲主高茹阿的足印淨化的朝聖地點履行朝聖，藉此遵行十、十一月份之誓。

旅程始自加爾各答的候活爾火車站，第一站是佳幹納·普瑞聖地。朝聖者在南印度朝拜了星哈查唵(Simhacalam)、曼嘎拉基瑞(Mangalagiri)、瑪卓斯(即趁來, Chennai)、牽嘎爾普(Cingalput)、刊吉瓦茹姆(Kanjivaram)、慈擔巴茹姆(Cidambaram)、斯亞里(Siyali)、瑪亞巴茹

姆 (Mayabharam)、提茹美達瑪茹杜 (Tirumedamarudu)、庫瑪科南姆 (Kummakonam)、帕那薩南姆 (Papnasanam)、坦左爾 (Tanjor)、茹美斯茹姆 (Ramesvaram)、達努斯科迪 (Dhanuskodi)、聖外琨譚 (Sri Vaikuntham)、泰茹粲杜爾 (Terucandur)、刊亞庫瑪瑞 (Kanyakumari)、蘇牽卓姆 (Sucindram)、提茹文塔爾 (Tiruvantar)、崔文杜姆 (Trivendrum)、瓦爾卡拉 (Varkala)、山卡拿茹央那開爾 (Sankarnarayanakail)、聖米里普塔 (Sri Miliputtar)、瑪杜茹 (Madura)、派爾尼 (Palni)、聖認甘姆 (Sri Rangam)、瓦達查南姆 (Vrddhacalam)、提茹米拿瑪來 (Tiruminnamalai)、提茹帕提 (Tirupati)、提茹瑪來 (Tirumalai)、提茹查努爾 (Tirucanur) 和卡拉哈斯 (Kalahas)。最後，他們抵達根圖爾 (Guntur) 岔口，並由該處返回候活爾火車站。遵行了歷時一個月的聖人聯誼、齊頌聖名、主哈瑞命題，及覲見無數令人無比振奮的朝聖之地的十、十一月份之誓後，所有奉獻者便回家。他們對聖靈師．瑪哈茹傑不勝感激。啟程時，他們熱淚盈眶的倒在他的蓮花足，乞求他的祝福：「請你對我們大發慈悲吧，好使我們很快便能得到偉大奉獻者的聯誼，並在純粹奉愛之途循序漸進。」

在阿南達帕達 (Anandapada)

為聖帕佈帕舉行悼念慶典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宇宙之師，聖帕佈帕的隱跡日那天，聖靈師．瑪哈茹傑和大約十五個廟宇居民，在曹比斯．帕嘎拿 (Caubis Pargana) 地區的阿南達帕達傳揚施瑞曼．瑪哈帕佈之言共七天。住在當地的虔誠人士對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 - 聖師尊 - 與眾不同的主哈瑞命題印象極深。以下是他其中一次講課的精華。

「你們多數人為了保衛你的宗教，離開了東孟加拉，來到印度這裡。至尊主的規則總為生物體趨吉避凶。人類生命的目的不僅是為口奔馳；而是履行天職。但那天職究竟是什麼？人不會因採納回教徒的舉止、衣著、癖好、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並空言附和印度教而成為印度教徒。我們只能真的遵行印度永恆宗教的行為和看法，才能成為印度教徒。印度社會今天之苦的真正原因是，人們對他們自己的宗教缺乏信心和熱誠。由於西方教育及與西方人接觸，以致現代印度社會忘了它的宗教，並正放棄它自己的品格。那就是人們今天之苦的主因。我們印度人忘了畢生獻身宗教，因此印度教的式微，實在無可避免。我們忘了主茹阿瑪和主奎師那的訓示和教導，反而背道而馳。宗教是行為操守的問題；不是信口開河，我們是要身體力行。眼前困難重重。我們若對我們的宗教漠不關心，便要承受苦果。」

「每個人的家都是一座修院。我們住在那裡，修習對至尊主的奉愛。我們若僅是專注於吃喝、睡眠、防衛和交配，那麼留在家裡就像是住在地獄一樣。生活在這樣的情況下，並沉溺於愚昧之事，生物體便會更加反對至尊主。因此，獨一無二的職責，就是要拒絕蔥、蒜、肉、魚、酒、吸煙等等愚昧之事。必須要以宗教基礎來建設新的居處或村莊。這些新村莊的中樞應該是宗教。沒有宗教，人類就會像頭四足動物。唯有以宗教法，人類才得享世俗和超然快樂。」

在瓦斯茹哈塔 (Vasirahata) 傳揚永恆宗教及 回答大慈大悲者聖查拖帕達亞 (Sri Chattopadhyaya) 的抗議

縱貫一九五零年，聖靈師．瑪哈茹傑在美迪尼城、那爾河堤、斯塔爾城 (Sitalpura)、哈爾迪亞．塔瑪路克 (Haldiya Tamaluk)、曹比斯．帕嘎拿的巴吉城 (Bajipura)、瓦斯爾哈塔和其他地方，廣泛傳揚永恆宗教。在瓦斯爾哈塔的大型宗教會議，雄獅一樣的典範師以雄獅般的聲音，確立了永恆宗教的哲學結論，並駁倒隱密佛教徒 - 商羯羅師 - 提出的，微不足道、非韋陀的絕對一元論。

聖師尊說，對至尊主的奉愛就是永恆宗教。生物體的固有地位是成為至尊主的僕人。因此，不論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對至尊主的服務都是永恆宗教。這宗教又稱韋陀宗、至尊主宗和偉大奉獻宗。

生物體和物質世界決不是虛假的。生物體永恆是至尊主的一部分，而至尊主外在能量 (apara-prakrti) 所展現的物質世界，縱然它變易又脆弱，它也是真實的。世界不是南柯一夢般虛假虛幻，又或像繩子和蛇那樣物有相同。商羯羅的想法虛幻而違反邏輯，只有愚蠢至極的人才珍而重之。

聖師尊總結他的講課，說：「這就是我們教授維丹塔修會的年輕人的。」

在《聖高迪亞通訊》第二個出版年度的第四期，發表了聖靈師．瑪哈茹傑上述講課的提要。塔塔城 (Tatanagara) 的聖薩提亞布薩拿．查拖帕達亞．瑪厚達亞 (Sri Satyabhusana Chattopadhyaya Mahodaya) 讀過文章後，寫了一封信質詢這次講課。聖靈師．瑪哈茹傑依據經典邏輯和結論，回答他的信件。聖靈師．瑪哈茹傑的信引述如下。

「召喚世上受過良好教育的社群，臻達對絕對真理的真確覺悟 (tattva-

darsana)，決不是以任何方式挑戰任何人。慎重周詳的考慮和比較，確立了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同時同一而異的哲學 (acintya-bhedabheda-siddhanta)，是比商羯羅師的一元論或假象宗更勝一籌。雖然我們看見一些驕傲不純的偉大奉獻者信奉假象宗，純粹偉大奉獻者對聖商羯羅師之見，甚至沒有半點信心。我們是偉大奉獻者棄絕僧，我們視社會改進為宗教淨化程序的一部分。我們有權為了有識之士社群的福祉，對他們解釋任何主題的真理。當我們傳揚真理時，有些人可能感到困擾，因為他們指鹿為馬；但是事實上我們不想激怒任何人。我們只想說，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教導和修習，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我們不是褻瀆商羯羅師，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準備表揚他的見解和教義。」

聖師尊對大慈大悲者聖查拖帕達亞眾多假象宗哲學問題的回答，在《聖高迪亞通訊》連載發表。

聖納瓦島聖地朝聖、主高茹阿顯現日 及聖神像新建居所的開光典禮

一九五一年三月，為期一周的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和主高茹阿顯現日盛況空前。滿懷信心的朝聖者和奉獻者前來參加，他們不僅來自孟加拉，更遍及全印度。在聖靈師·瑪哈茹傑的出色管理下，所有朝聖者都參與齊頌主哈瑞的聖名、聆聽美妙的主哈瑞命題、觀見施瑞曼·瑪哈帕佈的逍遙時光之地、並獲得朝聖的好運。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發源廟 - 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直至那時仍是位於一座租來的小型建築物。此地作為一座廟宇，神像在此受人膜拜，也作為整個聖納瓦島聖地朝聖管理工作的總部。朝聖者住在豎立於附近曠野的帳篷。那年，修會在曠野上築起廣大的欄柵，圍住安排朝聖事宜的那片寬廣地區。這片曠野的其中一部分建有聖廟、宿舍 (sevaka-khanda) 和未經供奉物品的存放區。另一部分，為供朝聖者住宿而設置很多帳篷。在朝聖之前，神像在陣容鼎盛的環城齊頌聖名簇擁下，到達這座新廟。

偉大的純粹奉獻者，呼里 (Hoogly) 地區，聖茹阿瑪普的施瑜塔·哈瑞帕達·達薩·阿迪卡瑞 (Sriyuta Haripada Dasa Adhikari)，以及他虔誠的妻子，斯麗瑪緹·給達遜達瑞·德薇 (Srimati Jnanadasundari Devi)，在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寬廣的曠野上，慷慨地斥資建造高欄和廟宇。此舉令他們蒙受聖靈師·瑪哈茹傑眾多的祝福。他們的典範服務和活動，激發其他尚德之士也為至尊主服務。

聖足崔古拿提塔貞守生．帕佈的出家典禮 (vesasraya)

位於瓦達曼 (Vardhaman) 地區的斯達瓦迪鎮 (Siddhavati) 的斯達瓦提．高迪亞廟 (Siddhavati Gaudiya Matha)，是由聖足崔古拿提塔貞守生．帕佈所建。他以前是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主要傳教中心 - 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的廟長。聖靈師．瑪哈茹傑在主高茹阿顯現日後，前往斯達瓦提．高迪亞廟。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一日，在新建廟宇的吉祥開幕日，聖足貞守生君獲聖靈師．瑪哈茹傑傳授巴巴君的履布 (vesasraya)。

聖足崔古拿提塔貞守生學問淵博，德高望重，是呼里地區的吉茹塔-巴拉嘎達 (Jirata-Balagadha) 村，著名的穆卡爾吉 (Mukharji) 家族 (公爵阿蘇陀薩．穆卡爾吉，Sir Asutosa Mukharji) 的成員。他出家前名為聖崔古拿納．穆科帕達亞 (Sri Trigunanatha Mukhopadhyaya)，接受巴巴君的棄絕啟迪 (babaji-vesa) 後，他名為施瑞瑪．崔古拿提塔．巴巴君．瑪哈茹傑 (Srimad Trigunatita Dasa Babaji Maharaja)。他自小已是貞守生，是宇宙之師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所啟迪的，信心滿懷而堅定不移的，最重要的僕人之一。他忠誠地為聖帕佈帕，以及聖帕佈帕確立的聖高迪亞廟宇使命所履行的一切服務都出類拔萃。他的棄絕、疏離和服務態度尤堪遵循。當專心致志的門徒，聖足阿南嘎牟罕貞守生生病時，聖崔古拿提塔憐愛地照料他，無微不至，堪作所有偉大奉獻者的模範。之前已經提過他怎樣把主高認格印刷社，包括其下所有設備，捐贈給修會。他在偉大奉獻者世界萬中無一。

在不同地方傳揚純粹奉愛

當聖靈師．瑪哈茹傑留在聖斯達瓦提．高迪亞廟時，他應施瑜．博伽梵．達薩迪卡瑞 (Sriyut Bhagavan Dasadhikari) - 一位村民 - 的特別請求，在潘佳尼亞村 (Panjaniya Grama) 積極傳揚奉愛，共三天之久。之後，聖師尊在卡卡島 (Kakadvipa)、卡拉爾查卡 (Kalarcaka)、薩爾卑迪亞 (Sarbediya)、依卡塔茹 (Ekatarā)、戴曼達 (Daimanda)、哈爾瓦茹 (Harvara)、榮達城 (Candanagara)、瑪圖茹普 (Mathurapur)、康斯城 (Kamsinagara) 和曹比斯．帕嘎拿地區的其他地方，廣泛傳揚神聖永恆的偉大奉獻宗。

同年，在十、十一月期間，聖師尊第二次帶領二百名棄絕僧、貞守生和居士奉獻者，履行八十四科薩的巴佳地區朝聖和十、十一月份之誓。朝聖者從候活爾火車站出發，拜見過伽耶、卡斯、帕亞和其他聖地之後，他們便抵達瑪圖茹

聖地。

他們在伽耶觀見聖嘎達答茹蓮花聖足 (Sri Gadadhara-padapadma)、帕古聖地 (Phalgutirtha)、菩提伽耶 (Bodhagaya) 和聖高迪亞廟。他們在卡斯前往聖薩拿坦的授課地點 (siksa-sthali)、主維施努納廟 (Sri Visvanatha)、文尼瑪達瓦 (Venimadhava)、安拿普拿 (Annapurna)、十日訓河堤 (Dasasvamedha Ghata) 和瑪尼卡尼卡河堤 (Manikarnika Ghata)。然後，他們在帕亞嘎拜見聖茹帕·高迪亞廟、崔瓦尼山嘎瑪 (Trivenisangama)、聖冰杜瑪德瓦 (Sri Bindumadhava)、聖茹帕的授課地點、十日訓河堤 (Dasasvamedha Ghata) 和其他地方。

在瑪圖茹，朝聖隊伍在大規模的黑拉拿幹佳瓦里 (Helanaganjavali) 旅舍小住數天。這段期間，他們拜見了著名的安寧河堤 (Visrama-ghata)、迪瓦瑞卡迪薩 (Dvarikadhisa)、嘎塔斯茹瑪山 (Gatasrama Tila)、杜爾瓦山 (Dhruva Tila)、大神明琵帕爾拉之主 (Pippalesvara Mahadeva)、大神明認嘎之主 (Rangesvara Mahadeva)、大神明布塔之主 (Bhutesvara Mahadeva)、大神明哥卡拿之主 (Gokarnesvara Mahadeva)、白瓦茹哈 (Svetavaraha)、黑瓦茹哈 (Krsnavaraha)、七聖 (Sapta Rsi)、巨型維施努 (Dirgha Visnu)、聖帕瑪南巴 (Sri Padmanabha)、奎師那的出生地 (Krsna Janmabhumi)、康薩的監獄 (Kamsa Karagara) 和其他地方。

之後，他們遵循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步伐，開始巴佳地區的朝聖，朝拜十二森林及奎師那在這些森林的逍遙時光之地。他們朝拜雅沐娜西岸的森林，計有 (1) 溫達森林 (Vrndavana，即溫達文)、(2) 瑪杜森林 (Madhavana)、(3) 棕櫚林 (Talavana)、(4) 庫穆達森林 (Kumudavana)、(5) 巴胡拉森林 (Bahulavana)、(6) 美景森林 (Kamyavana)、(7) 樹膠森林 (Khadiravana)；之後是東岸的森林：(8) 巴卓森林 (Bhadravana)、(9) 斑迪茹森林 (Bhandiravana)、(10) 比拉森林 (Belavana)、(11) 盧哈森林 (Lohavana) 和 (12) 大森林 (Mahavana)。

在聖哥瓦爾丹舉行了盛大的五穀節 (Annakuta) 慶典。在其他日子，朝聖者履行聖高山之王 (Sri Giriraja)、茹阿妲聖湖、夏瑪聖湖 (Sri Syamakunda)、溫達森林、南達村和瓦薩拿的朝聖。修會為所有朝聖者安排祭餘和住宿，好使他們可以無牽無掛地專注於聆聽聖地的榮耀，並留心地聆聽奉愛講課。在朝聖和誓約結束時，朝聖者淚盈於睫，依依不捨地各自返家。

搜集和出版

《聖維亞薩祭法規 (Sri Vyasa-puja-paddhati)》

一九五二年二月，在一、二月份 (Maghi) 的兩周月暗 (Krsna)，從第三天 (Trtiya) 至第五天 (Pancami)，在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舉行了盛況空前的聖維亞薩祭，歷時三天。在聖靈師·瑪哈茹傑的顯現日，他傳授了珍貴的訓示，來回應偉大奉獻者的請安和花祭。他說：「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僧在他們自己的顯現日，應該要履行聖靈性導師祭 (Sri Gurupuja)。這個靈性導師祭必須一併崇拜整個靈師師徒傳系、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 (Yugala) 和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及祂的同遊。維亞薩祭、靈性導師祭、典範師祭和崇拜對象祭是同一本體 (tattva，概念範疇) 的不同名字。奎師那五祭 (krsna-pancaka) 不是指五種對奎師那的崇拜方式，而是以奎師那的五個展示 (prakasas 或 vilasas) 為這個崇拜的崇拜對象。」

「商羯羅師的維亞薩祭不是真正的維亞薩祭；只是裝模作樣而已。維亞薩的師徒傳系在印度是馬首是瞻；印度和印度人對他不勝感激。但是目前印度的知識份子社群對維亞薩顯得不敬。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因此，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在印度的不同地方，熱烈地慶祝聖維亞薩祭。」

聖帕佈帕從普瑞的聖哥瓦爾丹廟，搜集到《聖維亞薩祭法規》一書。聖靈性導師也從普殊卡爾 (Pushkar) 的布茹阿瑪廟 (Brahma Matha)，及哥瑪提兌瓦爾卡 (Gomatidvarka) 的薩爾達廟 (Sarda Matha) 搜集到同一法規。他在第四年度第三期的《聖高迪亞通訊》，發表了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修正版。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所有廟宇，尤其是發源廟 - 納瓦島的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至今仍然按照這本法規慶祝維亞薩祭。

授予一百零八個名字 (astottara-satanami)，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 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

一九五二年，從三月六日到三月十二日，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贊助了為期一周的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和主高茹阿顯現日，慶典十分盛大。在高茹阿顯現日那天 (三月十一日，星期一)，修會的創辦人和廟長 -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摒除

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把韋陀傳統的，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傳授給《聖高迪亞通訊》的出版人 - 聖薩贊薩瓦卡貞守生；《通訊》的辦公室主任 - 聖茹阿坦納·達薩·阿迪卡瑞；及《通訊》的傳教經理 - 聖高茹阿-拿茹央那·達薩迪卡瑞·巴塔斑達瓦 (Sri Gaura-Narayana Dasadhikari Bhaktabandhava)。這是根據偉大奉獻者傳統，一百零八個聖名 (astottara-sata-nami) 體系的權威規則 (sattvata-smṛti)。他們的棄絕啟迪名字分別成為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⁷、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⁸及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⁹。

在棄絕啟迪名字之前的棄絕啟迪頭銜「巴提維丹塔」，在那天之前聞所未聞。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廟長，他的天性與《哥文達論》 - 《布茹阿瑪經》的注釋 - 的作者，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不相伯仲，都是以高迪亞韋陀結論洪流淹沒地球。高迪亞韋陀結論與奉愛韋陀結論無異無別。其主旨確立在至尊天鵝般的讚歌 (paramahamsi samhita) - 《聖典博伽瓦譚》裡，那是《布茹阿瑪經》的權威注釋。心地純樸的超卓偉大奉獻者，知道怎樣抽取精華，能夠透過《聖典博伽瓦譚》，覺悟奉愛真理深不可測的奧祕。

在主高茹阿的顯現日，奉獻者從早上開始斷食。有奉獻者一直和著齊頌聖名，誦讀整部《至尊主采坦亞》。身上沾上潑彩節 (Holi) 斑斕色彩的納瓦島本地居民，有時會走進廟宇的院子，以手鼓和小鑊鉞和唱著潑彩節的歌曲，並潑洒色粉。他們參與齊頌聖名，繞拜神像，覲見聖靈性導師·高認格·聖茹阿坦-維諾德碧哈瑞和主科拉，然後離去。朝聖者在恆河沐浴，並穿上新衣服。他們手裡拿著色粉，先供奉給聖廟，繼而向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頂拜，並濃情厚愛地互相擁抱。

中午時分，履行傳授襠布 (dor-kaupin) 和聖杖的儀式 (samskaras)，之後是傳授棄絕啟迪、火祭和其他儀式。這全是依據《偉大奉獻者輔典》和《淨化法》而行。齊頌聖名和「勝利 (Jaya)！」的歡呼聲 (jaya-dhvani) 響徹雲霄，響螺的低沉迴音和女士們發出的吉祥「鳴露」聲令氣氛格外動人。在這個充滿榮耀的時節，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 - 聖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數以千計信心滿懷的觀眾面前，把棄絕啟迪曼陀和表示奉愛的棄絕僧名字，傳授給他的三位啟迪僕人。典禮之後，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新任棄絕僧，受命於聖靈師·瑪哈茹傑而出外化緣，以符合四靈性晉階的棄絕階級。他們遵循四靈性晉階的規則，把化緣所得

的一切 - 穀物、金錢、鮮花和水果 - 統統獻於他們靈性導師的蓮花足。

傍晚時分，在一個有無數朝聖者的聚會上，這三個新任棄絕僧解釋了純粹奉愛的深奧真理和哲學結論，使他們的聽眾目瞪口呆。

在阿薩姆多個地方傳揚純粹奉愛

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前往阿薩姆省，廣泛傳揚施瑞曼·瑪哈帕佈的純粹愛意宗。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庫薩拉·那爾星哈·瑪哈茹傑、施瑞瑪·達莫達茹·瑪哈茹傑、施瑞瑪·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施瑞瑪·瓦曼·瑪哈茹傑、施瑞瑪·拿茹央那·瑪哈茹傑、聖帕茹美斯瓦茹貞守生、聖薩提亞·威嘎爾哈·達薩·阿迪卡瑞 (Sri Satya Vighraha dasa Adhikari)、聖蘇達瑪·薩卡貞守生 (Sri Sudama Sakha Brahmachari)、聖迪茹阿·奎師那貞守生 (Sri Dhira Krsna Brahmachari) 和其他人與他同行。聖靈師·瑪哈茹傑和傳教隊伍先到哥樓卡幹傑 (Golokaganja)，到訪斯麗瑪緹·蘇慈陀·巴拉德薇 (Srimati Sucitra Baladevi) 的家。然後，他們在杜瓦迪 (Dhuvadi) 鎮極為堅定有力地傳教，他們在當地住在堪受崇拜的聖足尼瑪南達·薩瓦提爾塔·帕佈 (Nimananda Sevatiṛtha Prabhu) 的家。之後，受到阿卑城 (Abhaypuri) 王國的首長 - 德高望重的聖 G. N. 尼約基·瑪厚達亞 (Sri G. N. Niyogi Mahodaya) - 的特別邀請，聖師尊在阿卑城的比佳尼 (Bijani) 王宮講授印度宗教，令人印象殊深。聖師尊應阿薩姆偉大奉獻者協會 (Assam Vaisnava Assembly) 成員之請，從該處前往巴提帕達 (Bhatipada) 的村莊。其後，他在邦該 (Bongai) 村，幹迪·邁丹 (Gandhi Maidan) 的一個大型集會講授永恆宗教和瑪哈帕佈的哲學，舌燦蓮花，雄辯滔滔。

在這些地方傳教之後，聖師尊在聖亞達文卓·達薩 (Sri Yadavendra Dasa) 和沛爾瑪南達·達薩 (Premananda Dasa) 的堅持下，前往阿薩姆的重要城鎮 - 瑪里 (Mali)。瑪里是個徹底反對主采坦亞哲學的社區之大本營。當地大多數的人都崇拜沒有能量的奎師那，但卻不接受祂的聖像。他們不承認聖維亞薩祭兌瓦的《聖典博伽瓦譚》為威權，反而鍾情由漢卡茹兌瓦 (Hankaradeva) 以阿薩姆語所寫的，現代的《至尊主書 (Bhagavatpothi)》。他們吃魚、肉、蔥、蒜和喝酒。他們反對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純粹奉愛哲學，並敵視純粹偉大奉獻者。

一天傍晚，為雄獅一樣的聖師和他的一大群追隨者，安排了一個大型公眾聚

會。場地擠滿一萬至一萬二千人，靜候聖師尊的講課。聖師尊開始以他出眾的口才，講授純粹的永恆宗教。他說：「巴佳王之子 (Brajendra-nandana) 主奎師那是整全永恆的梵，祂處於祂那所有能量的擁有者 (sarva-saktiman)¹⁰、擁有所有超然品質 (savisesa)¹¹和所有極樂情感 (akhil-rasamrta murti)¹²的特質之中。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傳揚和實踐的純粹奉愛，事實上就是永恆宗教的整全形式。人類生命的最高職責是完全棄絕蔥、蒜、肉、麻醉品等等，並遵循永恆宗教之途，即純粹奉愛。那些違反這項最高職責，並食用肉類、麻醉品和其他不純物品的人，他們的生活有如畜牲 - *dharমেëa hénä paçubhiù samänä* (《蓮花宇宙古史》)。」

聽到這點，有個在會場中央的人站起來，並宣稱：「我們不相信采坦亞·瑪哈柏佈的哲學。」

師尊回答：「不僅是采坦亞·瑪哈柏佈，還有《韋陀經》、《奧義書》、《宇宙古史》和其他所有經典所說的都一樣。真正經典無一對食用肉類和麻醉品妥協。至尊主不是沒有形象。祂有個史無前例的美麗聖像。儘管祂有形象，祂依然遍存萬有 (sarvavyapi)，也是能量擁有者。」

有位聽眾說：「漢卡茹兌瓦的《至尊主》沒有記載那點。我們不接受這個結論；我們視漢卡茹兌瓦的《至尊主》為威權。」

師尊解釋：「漢卡茹兌瓦的《至尊主》是現代典籍，僅只寫於二百至二百五十年前。《韋陀經》、《奧義書》、《宇宙古史》和其他經典都是神聖、永恆而長存的。因此它們是真正的證據和證明。」

聽眾嘲弄說：「主采坦亞·瑪哈柏佈是近代人物，《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也是現代典籍。《韋陀經》有提及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名字嗎？《韋陀經》有證據支持主采坦亞·瑪哈柏佈是至尊主嗎？」

師尊說：「有，證據確鑿。當中不僅一個，而是有數以千計的例子。仔細聽著。」他看著聖瓦曼·瑪哈茹傑，示意他應該提出證據。聖足瓦曼·瑪哈茹傑在他的筆記本內，記下了四、五十句經典之言，說明主采坦亞·瑪哈柏佈是至尊主，他將之交給聖足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後者受命於聖師尊，開始高聲宣讀證據例子。然而，反對者不想聽到他們理虧的證據，反而想在集會上製造事端，他們便開始投擲石頭。其他觀眾反對這樣的行為。靈性導師君在這整個混亂期間，處變不驚，毫無懼色地繼續他的講課。他說：「我們棄絕僧和貞守生不怕死。我們是帕爾拉達大君 (Prahlada Maharaja) 和聖哈瑞達薩·塔庫爾 (Sri Haridasa Thakura) 的追隨者。」讀完經典證據的例子後，集會便

結束。多天以來，到處都討論聖師尊的勇敢無懼。在這個世界上，不偏不倚真理的大無畏講者少之又少。

在瑪里傳教後，聖靈師．瑪哈茹傑獲幫斯瓦迪 (Bamsvadi) 村，宗教團體的虔誠成員邀請，前去講道。他以「使高迪亞偉大奉獻宗在不同的偽師徒傳系 (apasampradayas) 之中，超群出眾的哲學概念」為題而授課，見解尖銳。其後，他和傳教隊伍前往高哈提 (Gauhati)。聖師尊在鎮上多個地方，講授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純愛宗，及韋陀結論確立的主題，當中滿載經典解釋。在高哈提傳教期間，聖高瑞山卡爾．查陀帕達亞 (Sri Gaurisankar Chattopadhyaya) - 阿薩姆鐵路局的一個區域警務主任，及聖M.薩來 (Sri Salai) - 高哈提學院的一位講師，以及其他人士作出了極受表揚的服務。

在聖佳幹納．普瑞觀看主佳幹納君的壇車節

那年稍後，在六、七月 (Asadha) 期間，幾近二百五十名朝聖者在聖靈師．瑪哈茹傑的領導下，以一系列專卡離開候活爾火車站，先向巴拉斯瓦茹火車站進發，並由該處前往聖茹穆那 (Sri Remuna)。他們在聖茹穆那覲見牛奶小偷高瑟納 (Ksiracora Gopinatha)。聖靈師．瑪哈茹傑描述聖瑪德文卓．普瑞和牛奶小偷高瑟納的逍遙時光，就如《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所述一樣。

「聖瑪德文卓．普瑞是奉愛極樂情感願望樹的第一個嫩芽。聖王君 (Sri Nathaji) 非常滿意聖瑪德文卓．普瑞的服務，便顯現在安約茹 (Anyora) 村附近，聖哥瓦爾丹的斜坡上。聖瑪德文卓．普瑞以沐浴禮來崇拜聖王君，達一個月之久，又供奉豐盛供品來慶祝五穀節，藉此實現了聖納君的願望。此後，瑪德文卓．普瑞又藉由主高帕拉君之願，從溫達文步行至佳幹納．普瑞，取得馬來亞檀香 (candana)，供奉給聖王君。在前往普瑞途中，他在晚上抵達聖茹穆那這裡。把供品供奉給聖主君。布簾打開時，他覲見到令人驚異的主高瑟納君。在神像前面有多壺牛奶 (ksira) 祭餘，那是該廟的特產。供奉給聖主君的牛奶芳香撲鼻，聖瑪德文卓．普瑞為之心醉神迷。他想：『如果我能品嚐一點祭餘，我便能為我的聖王君準備這麼美味的牛奶了。』此時，布簾拉上了。聖普瑞．哥斯瓦米便到附近的市場靈修。他在夜裡聽到一個聲音大聲呼喊：『誰是瑪德文卓．普瑞？主高瑟納君的祭師在召喚他。』聖瑪德文卓．普瑞站起來，說：『我是瑪德文卓。你為什麼叫喚我？』」

「祭師君虛懷若谷地把一壺牛奶放在瑪德文卓．普瑞手裡，說：『偉大靈魂，我讓聖高瑟納君就寢後，我拉上布簾並走進我的小房間睡覺。在午夜，聖主君來到夢裡對我說：『我的奉獻者正在市場某處靈修。我想他品嚐一些我的

祭餘，但是他什麼都得不到。他是至高無上，孑然一身的偉大奉獻者，他從不為維生而化緣。我把那十二壺牛奶之一，藏在我的衣服下。現在拿去給他吧。』我從這個夢中醒來後，打開布簾，並走進聖廟裡。天下之奇！聖主君的衣服裡有個壺。我親手拿走了那些供奉用的壺子，也淨化了祭壇。儘管如此，怎麼能剩下了一個壺？我再關上聖主君的門，並把那個壺帶來這裡給你。我以前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

「聖瑪德文卓·普瑞聞言，便沉醉於對奎師那歡樂狂喜的愛。然而，他想：『早上，人人都會知道這件事，人群便會蜂擁而至，來這裡見我。』他礙於這種名譽，便摸黑離開茹穆那，前往佳幹納·普瑞。這樣的奉獻者與眾不同而蒙受賜福。自此，主高琵納君之名便改為牛奶小偷高琵納。」

「瑪德文卓·普瑞君到達聖普瑞聖地，並覲見主佳幹納。他然後便為他的高帕拉君取得馬來亞檀香，將之放在頭上，開始徒步返回聖溫達文聖地。他在路上又來到牛奶小偷高琵納的茹穆那。時值夜晚，他不久便入睡。當他酣睡時，高帕拉君來到他的夢裡，對他說：『留在茹穆那，把馬來亞檀香塗在高琵納的整個身體吧。我是那同一的高琵納。你若履行這項服務，我的體熱便會消退。』聖普瑞·哥斯瓦米如是照做，而在主高帕拉君批准後，他又回去溫達文。至尊主知覺到祂奉獻者為了服務祂而承受的種種艱辛，祂上演這些超然逍遙時光，以增加世上祂奉獻者的榮耀。」

朝聖者為這段逍遙時光神往。聽過故事後，他們朝拜附近的聖茹斯卡南達君 (Sri Rasikanandaji) 之墓。然後到訪布瓦那之主 (Bhuvaneshvara)，他們在該處朝拜聖林伽之王 (Sri Lingaraja)、聖安南塔·瓦蘇兌瓦 (Sri Annanta Vasudeva)、冰杜湖 (Bindusarovar) 和其他地方。最後他們抵達聖普瑞聖地。他們在普瑞共逗留十五天，朝拜阿拉拉納、薩斯·高帕拉 (Saksi Gopala)、科那爾卡 (Konarka) 和其他地點。在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隱跡日，他們獲邀到聖佳幹納-巴拉巴 (Sri Jagannatha-Balabha) 的花園，參加一個大型聚會。聖師瑪哈茹傑 -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會長，講授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超然品格、他的博學和他創作的奉愛經典，其中滿載精采的哲學真理。普瑞的淵博學者對這次講課的印象非常深刻。

翌日是打掃聖滾迪查之日，之後便是聖壇車節、尋君節、主佳幹納的壇車回程等等日子。遵行一切節慶時，都有靈唱和講課。朝聖者也有機會覲見主佳幹納、甘比茹、斯達·巴庫拉 (Siddha Bakula，哈瑞達薩·塔庫爾的靈修間)、哈瑞達薩·塔庫爾的墓塚、花園裡的高琵納 (Tota Gopinatha)、查塔卡山 (Cakata Parvata)、亞美之主花園 (Yamesvara Tota)、羅卡納·施

瓦 (Lokanatha Siva)、普瑞．哥斯瓦米的井、那認卓湖 (Narendra Sarovara)、因卓端那湖 (Indradyumna Sarovara)、滾迪查廟、神碟聖地、火葬場和其他各個不同的地方。最後，每人都帶著他們聽過的美妙主哈瑞命題和他們得到的動人觀見，心滿意足地滿載而歸。

聖顯現日之誓和川處茹廟的聖南多薩瓦 (Sri Nandotsava , 奎師那的慶生節)

幾個月後，在八月 (Sravana)，盛大的聖顯現日慶典在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舉行。廟裡所有奉獻者整天都遵行滴水不沾 (nirjala) 的斷食，直至午夜。日間節目是誦讀《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十篇。在午夜，主奎師那顯現之時，便按照傳統，為神像履行大沐浴禮 (mahabiseka)，供奉供品和履行崇拜。聖師瑪哈茹傑 - 聖修會的會長，對會眾講授聖顯現日的哲學。他那堂講課的精華如下。

「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典籍釐清了至尊主的誕生 (janma) 和祂的顯現 (avirbhava)。顯現一詞滿載富裕 (aisvarya)，但是誕生則洋溢著甜美 (madhurya)。我們所說的是主奎師那，祂是巴佳王之子¹³、南達之子 (Nanda-tanuja)¹⁴、南達的後代 (Nandatmaja)¹⁵ 和牧牛王之子 (Pasupangaja)¹⁶。聖查卡爾瓦提．塔庫爾講述主奎師那，*ārādhyo bhagavān vrajēṣa-tanaya*：『至尊主，巴佳王之子 - 主奎師那，是我的崇拜對象』，而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在祂的《八訓規 (Siksastaka)》說：『*ayi nandatanuja*』。透過聖瓦蘇兌瓦，我們也了解到奎師那是南達之子。瓦蘇兌瓦．奎師那顯現在瑪圖茹，但是祂沒有誕自兌瓦葵 (Devaki) 腹中。在康薩的監獄，祂顯現在兌瓦葵和瓦蘇兌瓦面前，衣飾華麗又悉心打扮，並手持響螺、神碟、棒槌和蓮花 (sankha、cakra、gada 和 padma)。因此主奎師那沒有被稱為瓦蘇兌瓦之子 (Vasudeva-tanuja)。割臍帶禮和其他分娩典禮也沒有在瑪圖茹舉行，卻在哥庫拉。奎師那在那裡誕自雅淑妲媽媽腹中，我們也崇拜主奎師那的這段誕生逍遙。」

*kāñēera yateka khelā sarvottama naralēlā
naravapu tāhāra svarūp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1.101)

「主奎師那有很多逍遙時光，其中以祂的人形逍遙時光最好。祂的人類形象是至尊超然的形象。」

「只有聖茹帕傳系的偉大奉獻者，才能衷心接納誕生這與眾不同的一面，而顯現是滿載甜美的。我們正在聖茹帕傳系偉大奉獻者的指導下，對南達之子，主奎師那祈禱。」

當聽眾聽到聖靈師．瑪哈茹傑這個深遠的奉愛討論時，印象殊深。

聖巴迭卡斯茹瑪 (Badrikasrama) 和 卡達納 (Kedarnatha) 的朝聖

下一個月，聖師尊又領導另一次朝聖，這次是聖巴迭卡斯茹瑪。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日，一群為數過百的朝聖者，以一系列專卡從候活爾火車站出發。他們先在哈瑞兌茹 (Haridvara) 逗留幾天，朝拜當地的朝聖地點，例如哈茹基．泡迪 (Haraki Paudi)、卡拿卡拉 (Kanakhala) 和薩提達哈 (Satidaha)。他們由該處前往茹斯卡薩 (Rsikesa)，並住在巴巴．卡里．卡瑪里瓦里 (Baba Kali Kamalivali) 旅舍。他們在該處策劃了徒步前往卡達爾 (Kedar) 和巴迭 (Badri) 朝聖，也安排了挑夫運送所有補給品，包括行李、食物、水和被褥。之後，他們開始他們的徒步朝聖。主高茹遜達爾在一輛裝飾得美輪美奐的大轎上開路。在祂之後是齊頌聖名隊伍，當中也有棄絕僧和貞守生。之後是男女分開的居士奉獻者，他們沿途一直靈唱。那些不良於行的人騎著租來的馬匹。當地人從未見過陣容這麼鼎盛的朝聖隊伍。他們榮耀漂亮觸目的巡行隊伍，並讚揚隊伍的管理井然有序。

朝聖者步行了幾近四十五天。他們朝拜了茹斯卡薩、拉釋曼拿橋 (Lakshmana-jhula)、維亞薩河堤 (Vyasaghata)、兌帕亞嘎 (Devprayaga)、基爾提城 (Kirtinnagara)、茹卓帕亞嘎 (Rudraprayaga)、阿嘎斯塔牟尼 (Agastamuni)、燦卓城 (Candrapuri)、古塔卡斯 (Guptakasi)、烏基廟 (Ukhimatha)、邁刊達 (Maikhanda)、茹姆城 (Rampura)、崔瑜基拿茹央那 (Triyuginarayana)、遜那帕亞嘎 (Sonaprayaga)、曼達基尼 (Mandakini)、穆達卡塔嘎那薩 (Mundakataganesa)、高茹瑞湖 (Gaurikunda)、卡達爾納 (Kedarnatha)、通嘎那譚．阿卡薩恆河 (Tunganatham Akasaganga)、高琵斯瓦茹 (Gopesvara)、外塔瑞尼湖 (Vaitarinikunda)、琵帕科提 (Pipakothi)、高茹達恆河 (Gaurdaganga)、帕塔拉恆河 (Patalaganga)、約斯廟 (Yosimatha)、潘查巴迭 (Pancabadri)、五石 (Pancasila)、維施努帕亞嘎 (Visnuprayaga)、潘蘇卡之主 (Pansukesvara)、哈努曼查提 (Hanumana Catti)、主巴迭拿茹央那 (Sri

Badrinarayana)、塔塔湖(Taptakunda)、瓦蘇達茹(Vasudhara)、杉婆里(Campoli)、南達帕亞嘎(Nandaprayaga)、阿迪巴迭(Adibadri)和其他地方，這全都是極難到達的地點。

現時，可以乘坐公共汽車或汽車，到達茹斯卡薩之上，在山上的聖地，但是那時卻沒有穩固道路，除了步行之外，不可能到達那些聖地。險象橫生，大石會不時落在狹窄彎曲的道路上。在我們朝聖期間，這真的發生過幾次；岩石突然從懸崖掉下來，跌在隊伍中央。但是藉由至尊主的恩慈，人人安然無恙。安步當車的朝聖者不在意這些事件，在當地人的同情和幫助之下，得到無比良機，觀看自然美景，並在朝聖地點，純粹神聖的湖水中沐浴。這對今天的公共汽車朝聖而言，全都不可能。

兌帕亞嘎是巴嘎茹緹和阿拉卡南達的匯流之處。這兩條河的水流如此湍急，若把一根稻草扔進水裡，便會斷成碎片。純粹奉獻者恆河從兌帕亞嘎開始往下流入平原。當她到達哈瑞兌茹時，她是在平地上流動。基爾提城和施瑞城(Srinagara)是兩個在山巒間的山谷裡的迷人市鎮。此地有大型的朝聖者旅舍和休息之處。崔瑜基城(Triyugi Nagara)和通嘎納(Tunganatha)兩地終年積雪，幾乎無法通達。即使時至今日，帕瓦緹和商羯羅婚禮時火祭的火焰，仍在高茹瑞湖燃點著，朝聖者會把祭品供奉其中。縱然今天較易前往卡達爾納，以前幾乎無路可通。

當我們和聖靈性導師君到達聖卡達納君時，時值日暮。細雪紛飛，有如飄絮。朝聖者冷得顫抖，但是我們觀見到卡達納君的壯麗景致。我們在回程時生了火，人人都暖在心頭。雖然我們擔心嚴寒會影響某些朝聖者的健康，但是他們有羊毛毯保護，免受風寒。人人都享用祭餘，然後蓋上三、四張毯子睡覺。早上，隊伍沐浴，履行定時唸誦(sandhya和ahnika)，榮耀祭餘，然後便向巴迭拿茹央那進發。

約斯廟是阿迪·商羯羅師確立的一座著名廟宇，是個坐落在群山環抱的山谷裡的迷人勝地。杉婆里是個重鎮，朝聖者穿越此地前往巴迭拿茹央那，或從巴迭拿茹央那循山路前往卡達納君。一些朝聖者從茹斯卡薩去觀見卡達納君，並在前往巴迭拿茹央那途中，從該處穿越杉婆里。他們然後便返回杉婆里，並從該處前往茹斯卡薩。那是我們遵循的路線。

履行卡達-巴迭朝聖，最好和最安全的時間，就是八、九(Bhadra)月份。我們朝聖時，朝聖隊伍一般都在巴巴·卡里·卡瑪里瓦里旅舍過夜。大部分值得一看的地點都是在阿拉卡南達河畔。

聖師尊協調整個朝聖活動。每天，他都在其他人就寢後才就寢，喚醒每個人，為翌日作好安排，又在每個人準備好之前，就準備就緒。施瑞瑪·巴提庫薩拉·那爾星哈·瑪哈茹傑領朝聖者覲見。聖足斯瓦迪卡茹南達貞守生 (Svadhikarananda Brahmācari，即奎師那達薩·巴巴君¹⁷，Krsnadasa Babaji) 在聖主君的轎子後面，以麥當嘎鼓履行靈唱。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準備每日崇拜主高茹遜達爾之事，為朝聖張羅各種設備，又監督挑夫把行李和補給品，從某地運送到另一處。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照顧油燈，而蘇達瑪·薩卡貞守生負責朝聖者的祭餘和其他用品設施。

留在喜馬拉亞山懷抱之中長達四十五天，履行靈唱和聽過主巴迭拿茹央那和其他聖地的榮耀後，朝聖者便回到候活爾，並由該處各自返歸。誰也不會能夠忘記喜馬拉亞山如詩如畫的美景，那麼這些信心滿懷的朝聖者怎能不再停止憶念他們的經歷？離別之時，人人都在聖師尊的蓮花足禱告，衷心感激而淚盈如睫。

聖閏五月 (Purusottama) 之誓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成員和追隨者，都遵行閏五月之誓 (Purusottama vrata)，就像十、十一月之誓一樣。第二年度第四和第五期的《聖高迪亞通訊》，發表了兩篇關於閏五月的文章。其一關於閏五月的偉大之處，另一篇則傳授怎樣奉行那個月分的訓示。偉大奉獻者典範師，聖塔庫爾·巴提維諾德說過，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應該像十、十一月之誓那樣奉行閏五月之誓。令人遺憾的是，斯瑪塔日曆完全漠視這項慣例。

上述兩篇散文描述了兩種典籍：斯瑪塔和超然的。根據斯瑪塔經典，業報是主導原素，而特別的普茹蘇譚月 (Purusottama，五月) 是閏月，那時不應該遵行任何宗教活動。因此又稱不純之月 (malmas)。但是超然經典記述，這個閏月在各方面都至高無上，對奉愛靈修極有助益。

這兩篇文章敘述了很多意義重大的故事，也提供了很多關於這個閏月的重要資訊，例如：閏月的超凡之處；本月稱為普茹蘇譚的原因；描述本月偉大之處時，有關杜絡帕蒂 (Draupadi) 的歷史；瓦米基所述的兌達達瓦 (Drdhadhava) 國王的故事；閏五月的沐浴規則；訓示了閏五月唯一奉行的，就是崇拜茹阿妲-奎師那；在誓約期間確當及不當之舉；初階 (svanistha)、中階 (paranistha) 和高階 (nirapeksa) 奉獻者的超然規章；專心致意的偉大奉獻者在本月的自然得益和確當之舉；揭示了由於閏月免於《業報之部》所

述之苦，因而深得奉獻者鍾愛；用作祭祀的穀物 (havisyanna)；誓約期間的禁制品和正確舉止；何謂非素食者 (amisa)；聆聽《聖典博伽瓦譚》和遵行誓約的成果；供奉油燈 (dipdan) 及其偉大之處；兩周月暗 (krsna-paksa) 期間，第十四天 (caturdasi)、第八天 (asthami) 和第九天 (navami) 的確當之舉；曼陀 (mantra)、頂拜曼陀 (namaskar-mantra)、燈儀 (nirajana-dhyan) 和花祭曼陀 (puspanjali-mantra) 的意思；誓約的最後規章及中止誓言的規則。

重建聖高迪亞．維丹塔村塾 (Sri Gaudiya Vendata Catuspathi)

聖瑪丹牟罕．達薩迪卡瑞 (Sri Madanmohana Dasadhikari) 是個富有、德高望重、天資聰穎而極為虔誠的人，他住在呼里地區的外姆慈村 (Vaimcigrama)。聖靈師．瑪哈茹傑在他一再請求下，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與聖那爾星哈．瑪哈茹傑 (《聖高迪亞通訊》的編輯)、聖拿茹央那．瑪哈茹傑 (《通訊》的傳教經理)、聖帕茹瑪爾提．瑪哈茹傑 (Sir Paramartha Maharaja)、聖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和一些貞守生到達當地。五天以來，各位講者在多個大型宗教聚會上，講授《聖典博伽瓦譚》和純粹奉愛。斯達斯瓦茹．巴塔師博士 [Dr. Siddesvara Bhattacarya (M.A.)]，他是維施瓦．巴爾提 (Visva Bharti) 的副校長，曾是倫敦的東方研究學院的教授，他和聖靈性導師討論商羯羅的韋陀結論，即假象宗哲學，共兩小時。聖靈師．瑪哈茹傑以經典證據和無可辯駁的邏輯，顯示商羯羅確立的假象宗哲學既虛構不實，又違反經典。他同時也確立了商羯羅的解脫是虛假的，而商羯羅也無法臻達這種解脫。當可敬的副校長聽到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引經據典的深遠見解時，他目瞪口呆，啞口無言。之後，聖師尊在附近的潘杜亞 (Panduya)、穆圖克城 (Mutukpura) 和其他地方傳教，然後便返回川處茹廟。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聖師尊在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重建聖高迪亞．維丹塔村塾。這所梵語村塾以前是由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在加爾各答，巴巴薩的波斯帕德巷的 33/2 號承辦的。該校教授《Harinamamrtavyakarana》和文學 (kavya)，很多學生都以優異成績通過他們的考試。聖師尊以梵語為題來講課，以下是講課摘要。

「梵語教育在現代不受重視，但是沒有梵語，人類福祉就不可能。『梵語 (Sanskrit)』一詞解作『精煉的』。不懂梵語的人沒有資格研究韋陀知識；他們也沒有資格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意謂崇拜至尊主。這項崇拜所用的語言、婆羅門啟迪曼陀、瑪哈曼陀等等全是梵語。聖高迪亞村塾為了受條件限制

生物體的永恆解脫，也為了以一種非常高雅的语言來表達超然情感而對外開放，有教無類。」

「宇宙之師，聖基瓦·哥斯瓦米創作了一本名為《Harinamamrta-vyakarana》的超然梵語語法，以擴展年青人的教育。為了喚醒眾生心中對聖哥斯瓦米聖足的憶念，而提供了《Harinamamrta-vyakarana》的閱讀和研習。這本文法格言 (vyakarana) 裡的一項重要法則是 *nārayaëädudbhüto 'yaà varëakramaù*：『所有四社會階級都源自拿茹央那。』字詞的字母 (varna) 和生物體的階級 (varna) 之間無異無別。因而以 *namvadi* 或 *sphotvadi* 等字詞，解釋創造和毀滅等等。在純粹 (*visuddha*) 的薩茹斯瓦緹傳系 (源自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 裡，即使那些生於低下，不可觸及家庭的賤民，也能變得完美及有資格為施瑞曼·瑪哈帕佈履行超然服務。」

「虛偽而物質的濫情者 (*prakrta-sahajiya*) 師徒傳系，是聖基瓦·哥斯瓦米蓮花足下的冒犯者，也是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厲害敵人。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透過聖高迪亞·維丹塔村塾的傳教，把虛偽物質濫情者不入流的邪惡想法遠遠驅走。」

在村塾創校的第一天，九塊寶石 - 備受重視的九個聰穎學生，將來會彰顯為九種奉愛服務 (*navadha-bhakti*) 的真正傳教士。

聖阿文提卡 (Avantika, 即烏佳因尼, Ujjayini)

及那斯克 (Nasik) 的朝聖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在十、十一月之誓和規則之時，聖師尊與棄絕僧、貞守生和居士奉獻者從候活爾火車站出發，前往聖阿文提卡、那斯克和其他著名的朝聖地點朝拜和朝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蘇達瑪·薩卡貞守生和其他人與他同行，照顧朝聖者。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以前踏遍這一切地方。

朝聖隊伍先觀見庫爾瑪曼查蘭姆 (*Kurmancalam*) 的主庫爾瑪 (*Sri Kurmadeva*)。主佳幹納君正是在這個地方，連人帶床的移動熟睡的聖茹阿瑪努師，藉此消除了祭師的精神困擾。當聖茹阿瑪努師留在普瑞時，由於普瑞的祭師嚼食檳榔、吸煙及其他壞習慣，他禁止他們侍奉主佳幹納君。祭師們斷食

數天，悲痛地向主佳幹納君祈禱：「唏，佳幹納君！你是我們的一切。我們已皈依給你。不服務你，我們就不能活下去。」主佳幹納君聽到他們的禱告，便在夜裡遷移聖茹阿瑪努師，把他放在庫瑪爾曼查蘭姆這裡。當聖茹阿瑪努師在早上醒來時，他以為自己身在施瓦廟而極為不悅。但是主庫爾瑪安慰他說：「我不是施瓦男根，而是主庫爾瑪。」聖茹阿瑪努聽到這空中傳音而歡天喜地，便為主庫爾瑪履行崇拜。

朝聖者繼而抵達哥達瓦瑞 (Godavari) 河畔的卡布爾 (Kabur，即威迪亞城)。這裡就是《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所述，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和茹阿亞·茹阿瑪南達之間的超然對話發生之處。之後，他們經由潘達爾普 (Pandarpur)、科哈普 (Kolhapur)、孟巴德薇 (Mumbadevi，即孟拜，Mumbai) 和那斯克路而抵達那斯克。在那斯克，他們在哥達瓦瑞沐浴，並朝拜潘查瓦提、蘇帕那卡 (Suparnakha) 的鼻子被割掉之地、瑪瑞慈被殺之地和其他多個地方，然後他們便到達阿文提卡。在該處，他們在氣帕爾 (Chipra) 河沐浴，並朝拜多間不同的廟宇，以及山迪帕尼·牟尼 (Sandipani Muni) 的修院，主巴拉兌瓦和主奎師那在那裡和蘇達瑪·威帕爾 (Sudama Vipra) 一起學習各種藝術。朝聖隊伍由此地路經達科爾吉 (Dakorji)、納兌茹 (Nathadvarya)、普斯卡、齋爾普、卡茹烏里、溫達文、慈陀庫和帕亞嘎，返抵候活爾，歷時三十八天。然後，朝聖者便各自回去。

潘達爾納 (Pandharnatha) 是潘達爾普 (Pandarpur) 的一座著名廟宇。聖威斯瓦茹帕·帕佈 (Sri Visvarupa Prabhu) 接受棄絕啟迪後，來到此地，在附近的比瑪 (Bhima) 河畔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後來，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也來此地尋找聖威斯瓦茹帕·帕佈。

在呼里的聖茹阿瑪城傳揚永恆宗教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雄獅一樣的聖師應聖茹阿瑪城的一個居民 - 哈瑞帕達·達薩迪卡瑞 - 的特別請求，到訪他的家。施瑞瑪·巴提庫薩拉·那爾星哈·瑪哈茹傑 (《聖通訊》的編輯)、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 (傳教經理)、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 (辦公室負責人) 和四、五個貞守生，與聖師尊同行。聖靈師·瑪哈茹傑在聖茹阿瑪城的不同地方，傳揚純粹奉愛幾近十五天。他在一些地方講授《聖典博伽瓦譚》；在各大型宗教聚會講述永恆宗教的獨特美德；他在其他地方則講授其他各種各樣的主題，例如偉大奉獻宗的優越性。他的哲學見解既完整、又滿載真理和不可辯駁的邏輯，當地的教師、知識分子、律師、法官、商人和各階層的博學之士也深受吸引。

卡里帕達．幹哥帕迪亞 (Kalipada Gangopadhyaya) - 聖茹阿瑪城旅舍 (Sri Ramapura Dharamasala) 的經理，為傳教工作所作的服務和協助尤堪表揚。這座著名的旅舍在巴拉巴城 (Ballabhapura) 當地的學校，舉辦了一個大型的梵歌節 (Gita Jayant) 慶典。聖師尊是節目主席，並就《梵歌》教導傳授了精采的講課，歷時幾近個半小時。他說奉獻者阿尊那 (Arjuna) 是個解脫靈魂，也是奎師那的朋友和同遊。當奎師那講述《博伽梵歌》時，祂似是在訓示阿尊那，但是《梵歌》的教導實際上是授予普世眾生，而非阿尊那。《梵歌》是基本教導而《聖典博伽瓦譚》是宗教王國裡，至高無上的研究生教科書。那些希望進入宗教王國的人，應該仔細採納這些教導。

當地的茹曼會堂 (Ramana Hall)，是題為「當今世代的問題及其解決辦法」的大型宗教會議的場地。觀眾包括鎮上傑出而極有資格的人，聖師的講課非常動人和富哲學性，歷時個半小時。他說，當我們遵行聖哲賢人傳授的規則 (rsi-niti) 時，不論是政治、社會或經濟問題，一切都會迎刃而解。「這一切問題在五百年前已存在於印度，就如現在也存在一樣。那時，聖薩拿坦．哥斯瓦米是侯賽因．沙 (Hussain Shah) - 孟加拉的統治者 - 的首相。聖薩拿坦．哥斯瓦米極為聰敏精明，當主采坦亞．瑪哈柏佈把祂的能量傳送到他內心時，他能夠捨棄所有物質依附，並托庇於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蓮花足。他請教采坦亞．瑪哈柏佈，何時何地所有人類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法。施瑞曼．瑪哈帕佈解答這些問題的答案稱為《薩拿坦訓 (Sanatana siksa)》。對孟加拉的知識份子而言，解決他們所有問題的最好、自然又簡單的方法 - 確是唯一方法 - 就是遵循這些訓示。『聖哲賢人傳授的規則』表明了聖人在《奧義書》、《終極韋陀》和《聖典博伽瓦譚》等永恆經典描述的原則。為了獲得他們的訓示，因而必須研究源遠流長的梵語經典。教育部對這個必要的教育層面表現得如此漠不關心，是多麼不幸啊。」

在曹比斯．帕嘎拿和美迪尼城的多個地方 傳揚純粹奉愛

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至受崇拜的聖師尊應當地奉獻者所求，到訪候活爾的阿蘇卡城 (Asokanagar) 殖民地。他解釋《聖典博伽瓦譚》共五天，清楚分析了偉大奉獻者哲學，與其他哲學相比的獨特之處，特別是查爾瓦卡法則 (Carvaka niti) 和俄羅斯的波爾什維克法則 (Bolshevik niti)。之後，他在美迪尼城地區，瑪黑薩達爾 (Mahisadal) 的本地學院舉行的大型宗教聚會，講授「宗教生活的必要性」。之後，他在嘎呼卡里 (Gehukhali) 附近的那塔薩拉 (Natasala)，聖阿南塔．庫瑪爾．達薩 (Sri Ananta Kumar

Dasa) 廟宇前方舉行的宗教聚會，以「調和所有不同宗教」為題，講了一堂深入而滿載真理的講課。

稍後，在曼嘎拉瑪多 (Mangalamado) 村高級英語學校的樓房裡，聖靈師．瑪哈茹傑講授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純愛宗。有關這個題目，他說：「造福卡利年代眾生的唯一途徑，就是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傳揚和遵循的齊頌主哈瑞聖名。某些偽師徒傳系容許喝酒，以及吃肉和魚。他們也提出「你的意見就是真正途徑 (yatha mata tatha patha)」的哲學，但是這決不獲接納為永恆宗教。《梵歌》等經典已清楚反駁這些教義。聖人和小偷路途各異，他們的目的地也決不相同。」

「崇拜不同的半神人，無法臻達至尊主。臻達至尊主的至尊方法，是唱頌祂的聖名來崇拜祂 (齊頌聖名)。偽師徒傳系的教義既違反經典，又滿是差劣結論。純粹偉大奉獻者是四社會階級的靈性導師。令人遺憾的是，現代所謂的偉大奉獻者階級充斥不良品質，是個墮落的偽師徒傳系。遵循偽師徒傳系無法獲得任何好處。偉大奉獻者必須對維施努履行至高無上的奉愛，也必須遵循偉大奉獻者適當舉止和禮儀的規則。」

師尊在薩爾瓦迪亞 (Sarvediya)、多達 (Dhoda)、依克塔茹 (Ektara)、來昆迪 (naikundi)、瑪路瓦珊 (Maluvasan)、毘柱拉達、哥爾瓦達 (Golvada)、曼嘎拉瑪多和其他地方傳教後，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和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借助幻燈片，講授主高茹阿-奎師那-茹阿瑪的逍遙時光。聖師尊到處這樣大力傳教後，便返回川處茹廟。

在川處茹主要的梵語會議上講課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印度首屈一指的梵語學者，在川處茹當地的梵語學校舉行的大型梵語會議聚首一堂。大會一致贊同偉大良師 (Mahamahopadhyaya) 聖約贊卓納 [Yogendranatha, 阿育吠陀哲學和剖析學 (tarka-sakhya)、韋陀結論的老師 (vedanta-tirtha)] 擔任主席，然後便展開會議工作。在與會成員的特別請求下，聖師尊講授「印度宗教和偉大奉獻者哲學」，歷時一小時。他特別強調復甦印度文化和梵語教育的需要，藉此開始他極其精采而充滿深奧哲學的講課。他也強調需要組織重要梵語會議等機構，增加全印度的梵語教育。「《韋陀經》、《終極韋陀》、《宇宙古史》和《史書 (Itihasas)》等古老經典，無一提及『印度教 (Hindu)』一字，」聖靈性導師指出。「然而，那些住在北方的印杜庫 (Hinduku) 或喜馬拉亞山與

南方的冰杜湖之間，以及那些遵循永恆宗教的人，是稱為印度教徒。因此，我們應該理解『印度宗教』一詞是指永恆宗教。《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經典所描述的偉大奉獻宗，僅就是永恆宗教。」

聖師尊然後以經典的邏輯和不可辯駁的論點，確立了商羯羅師的絕對一元論或假象宗哲學是違反經典的，也是完全虛構和虛假的教義。此舉在會議中釀成騷亂，有些人站起來，開始抗議他的意見。但是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妙不可言地反駁他們的論點，並確立偉大奉獻宗的原則，藉此展現了他對所有經典瞭如指掌。在場的偉大奉獻者看見他那空前的淵博學問，非常歡欣，但是一些一元論學者深感困擾。

聖師尊離開後，會議的其他成員繼續講課。包括偉大良師聖約贊卓納(阿育吠陀哲學、剖析學及韋陀結論的老師)、聖基瓦[(Sri Jiva)邏輯學老師(nyayatirtha), M.A.]、瑪哈曼瓦爾塔貞守生博士[Dr. Mahamanvrata Brahmachari (M.A., Ph.D.)]、呼里學院的一名梵語文體 (M.A., kavyatirtha) 老師，以及多位來自加爾各答的梵語學院的梵語專家學者。

在美迪尼城的維施努城．卡瑪爾婆塔 (Kamarpota) 的聖維亞薩祭慶典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日：修會的創辦人典範師及會長在聖茹阿坦納．達薩迪卡瑞 - 卡瑪爾婆塔．維施努城的居民 - 的懇切請求下，到訪他的家。按照《聖維亞薩祭法規》(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搜集及經由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修正的)，大事慶祝聖師顯現日，即聖維亞薩祭，及履行崇拜儀式。之後，聖師的棄絕僧、貞守生和居士門徒在他的蓮花足獻花。

一、二月份兩周月暗的第五天，是聖師最崇拜的聖靈性導師 - 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 - 之顯現日。在那天，聖師尊與他的門徒和追隨者，一起在聖帕佈帕神聖的蓮花足履行崇拜和歌功頌德(sradha-puspanjali)。繼幾位棄絕僧在那天的宗教聚會講課後，聖師就聖薩茹斯瓦緹．塔庫爾的超然品格和教導，講授了非常重要的課。由於聖茹阿坦納．達薩迪卡瑞承擔這次維亞薩祭慶典的所有費用，修會上下因而對他敬愛有嘉。

在阿薩姆的多個地方傳揚永恆宗教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四日：聖師與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

自控者，聖那茹星哈．瑪哈茹傑、聖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聖瓦曼．瑪哈茹傑、聖拿茹央那．瑪哈茹傑、聖帕茹瑪爾提．瑪哈茹傑、聖帕茹瑪達爾美斯瓦茹貞守生(Sri Paramadharmesvara Brahmachari)、聖阿南達貞守生、聖嘎贊卓莫黎貞守生(Sri Gajendramocana Brahmachari)，以及大約十至十二個廟宇居民，啟程前往阿薩姆傳揚純粹奉愛。他們在五月十六日到達哥樓克幹傑(Golokganja)火車站。「奉愛經典」「至尊主的錦上之花(Bhagavatbhusana)」聖薩那塔．庫瑪爾(Sanata Kumar)和其他主要的奉獻者，在環城齊頌聖名之中，帶領他們前往聖迪威亞給．達薩迪卡瑞(Divyajnana Dasadhikari)的家，在該處履行對聖師尊的崇拜。幾天以來，聖師尊都在大型宗教聚會講授純粹奉愛和主哈瑞聖名的榮耀。之後，他和他的隨員前往杜瓦迪(Dhuvadi)。他在該處住在他神兄弟 - 聖足尼瑪南達．薩瓦提爾塔．帕佈 - 的帕爾潘拿修院(Prapannasrama)，並連續七天講授《聖典博伽瓦譚》。他以邏輯和經典證據，確立韋陀結論哲學(vedanta-darsana)是凌駕於印度的六種哲學體系(sad-darsanas)之上，而奉愛則是《終極韋陀》的終極主題。

之後，聖師尊在卡查哈瑞哈塔(Kacaharihata)、卡卡斯亞里(Khakasiyali)和其他地方傳揚奉愛，然後獲得聖帕爾提薩黎卓．巴茹阿殿下(Sri Prakrtisacandra Barua Bahadur)的殷勤款待，他是高茹瑞城(Gauripura)王國的王子。聖靈師．瑪哈茹傑在當地逗留若干天，廣泛傳揚永恆宗教。他每天在當地候王設立的梵語學校，講授《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十一篇。學校校長與其他教師和很多學生，定期前去聆聽《聖典博伽瓦譚》。高茹瑞城省的首相大人和很多官員也來參加。之後，聖師尊在庫瑪瑞(Kumari)村和其他地方傳教，並抵達著名的查帕茹(Capara)村。在該處，在當地英文高中的宏偉大樓，籌辦了一次龐大的宗教會議，觀眾人數約一萬至一萬二千人。聖靈師．瑪哈茹傑深入而博大精深地講授永恆宗教，使有教養、德高望重和信心滿懷的聽眾印象甚深。

那時候，有個名為薩陀牟罕．查卡爾瓦提(Ksetramohana Cakravarti)，所謂的靈性導師住在查帕茹。他裝成偉大奉獻者，傳揚很多違反偉大奉獻宗的教義，他的道德品格也不十分純淨。當地人邀請他和他的追隨者與雄獅一樣的典範師進行辯論。聖師尊問他一些關於純粹奉愛的問題，但是查卡爾瓦提無言以對。聖師尊在會眾面前，證明查卡爾瓦提的教義有違經典，又不符合任何師徒傳系。查卡爾瓦提無地自容。他在聖靈性導師君的蓮花足乞求寬恕，便離開聚會。

此後，聖師尊應阿巴亞普瑞(Abhayapuri)州，可敬的部長大人所求，和

他的傳教隊伍一起到訪阿巴亞普瑞。他們在該處逗留三天，聖師尊在當地女子學校的大樓講授永恆宗教，令人印象深刻。阿巴亞普瑞的大君殿下對他的講課印象極深，非常忠誠地在聖師的蓮花足禱告。大君殿下溫順謙遜的舉止、他宅心仁厚的生活、他的真誠慷慨、以及他對宗教和對主的誠摯信心，全都值得表揚。在科卡帕達 (Cokapada) 和邦該 (Bongai) 村傳教後，聖師尊便返回川處茹的烏達茹拿·高迪亞廟。

在瑪圖茹確立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 及出版《聖至尊主通訊》

一九五四年十、十一月份，在聖靈師·瑪哈茹傑的指導下，舉行了方圓八十四科薩的巴佳地區朝聖，並大事慶祝。朝聖者離開後，聖師尊與聖足薩拿坦·達薩迪卡瑞 (Sripada Sanatana Dasadhikar)¹⁸、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和其他門徒，一起留在瑪圖茹若干天。聖師尊想要在聖瑪圖茹聖地，確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傳教中心，並從該處向整個北印度傳揚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純粹奉愛。聖師尊是個完美而孑然一身的偉大奉獻者，沒有任何生財之道。然而，七天以來，他和他的追隨者仍然一直尋找合適地點。在第七天，他們在著名的康薩山 (Kamsa-tila) 以南和瑪圖茹的大醫院前方，看見一座舊宿舍。大樓殘舊破落，但是位置極佳。它位於呼里門 (Holigate)、帝國銀行、印度國家銀行、郵政總局、州會公車站和大市場中央。它有三十六間房間和一個磚石建成的大禮堂。一行人和宿舍業主商討，但是靈性導師君甚至身無分文，又能有什麼作為呢？靈性導師君和他的隨員回到他自己的地方。

第二天，聖師尊準備去看另一個地方，但是聖薩拿坦·帕佈宣稱：「今天我非常疲倦。我喜歡我們昨天看過的地方。現在我不想看任何其他地方。」靈性導師君：「我們不可能即時募集到四、五萬盧比。我們至少要繳付一點錢作為預付款，而我甚至連那區區小數也不夠。」聖薩拿坦·帕佈便在他腰間的腰帶取出七千盧比，悉數交給聖師尊。人人都目瞪口呆地注視著聖薩拿坦·帕佈的臉龐，他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你的心願，」聖薩拿坦·帕佈對靈性導師君說。「因此，個多月以來，我帶著這些錢在我腰間到處走。現在我不想看任何其他地方。請安排買下我們昨天看過的宿舍吧。」靈性導師君說：「我們至少需要一萬二千盧比作為預付款，才能獲得這個地方的書面協議。」聖薩拿坦·帕佈聞言，便給他的兒子 - 聖拿茹央那·達薩，發了一份電報，取得急需的餘款。登記手續是在瑪圖茹登記處辦理的。

聖師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宇宙之師，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

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的隱跡日，確立了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遍及整個北印度的純粹奉愛宗傳教工作，依從聖師的渴望從該處開始。除此之外，《聖至尊主通訊》- 修會的印度語超然月刊的出版工作，也依從他的願望，從該處開始。聖師尊任命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為這本雜誌的編輯。由於它的情感 (bhava)、語言及滿載結論的哲學，令它在當地的知識份子社群中迅即一紙風行。《聖至尊主通訊》向瑪圖茹的知名學者，介紹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奉愛宗哲學見解之至尊性，他們對之也大力讚頌。

一九五五年十、十一月份期間，在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指導下，於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籌備了十、十一月之誓。在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資助下，朝聖之旅在十月二十九日的吉日，從候活爾車站展開。朝聖隊伍經由卡斯和帕亞嘎，抵達瑪圖茹，並在十一月二日抵達凱薩瓦君·高迪亞廟。他們從該處開始巴佳地區朝聖。施瑞瑪·巴提布兌瓦·梢茹提·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威給那·阿夏姆·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vijnana Asrama Maharaja)、施瑞瑪·巴提吉文·佳拿丹·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jivana Janardana Maharaja)、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姆·瑪哈茹傑和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榮耀聖地，履行靈唱和講授主哈瑞的命題。廟宇的奉獻者為朝聖者安排了合適的車輛、交通運輸、住宿等等。在這方面，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 (《聖至尊主通訊》的編輯)、茹薩茹傑·巴佳瓦斯 [Rasaraaja Vrajavasi, (《通訊》的出版人和經理)、聖蘇達瑪·薩卡貞守生和聖帕爾布達·奎師那貞守生 (Sri Prabuddha Krsna Brahmacari) 堪受表揚。

在哥瓦爾丹祭時，盛大慶典令五穀節完滿結束。整個碩大的會堂 (natya-mandira) 滿是供奉的物品。瑪圖茹居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盛大的五穀節。一般而言，在巴佳有五十六項供品 (chappan bhoga) 已是相當突出，但是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在這個盛大的五穀節，供奉了三百六十五種不同菜式。聖高山之王大君 (Sri Giriraja Maharaja) 周圍全是堆積如山的大米，以及一碟碟大大小小的稀飯 (khicri)、米糕 (khir)、不同種類的甜品、菜蔬、黃瓜、酸辣醬、甜麥球 (halva)、甜奶球 (laddu)、炸餅 (puris)、水果、根類、綠葉菜蔬和其他菜式，其上全都放有荼拉茜花蕾 (tulasi manjaris)。信心滿懷的人遠道而來觀看，約有五千人享用偉大祭餘。當十、十一月之誓結束時，所有朝聖者都各自返家。

瑪圖茹，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的

神像開光典禮和五穀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在聖哥瓦爾丹祭和五穀節那天，至受崇拜的聖師在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確立了他崇拜的聖靈性導師-高認格和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君。他藉此把服務神像的黃金機會，賜給他的追隨者和巴佳居民。神像的外觀美麗絕倫而迷人。那些觀見到祂們的人，心內都感到神像被聖師尊 (asraya-vigraha，意謂必須托庇於他的至尊主化身) 無可比擬的純粹愛意所吸引，並展現了祂們一己滿載純粹愛意的形象 (prema-maya vigraha)。

安奉神像時有個盛大慶典。堪受崇拜的聖巴提布兌瓦·稍茹提·瑪哈茹傑和聖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和及茹薩茹傑·巴佳瓦斯，一起履行沐浴禮、吮水禮和其他開光儀式。施瑞瑪·巴提庫薩拉·那爾星哈·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迪斯卡·阿查爾亞·瑪哈茹傑、聖帕茹瑪爾提·瑪哈茹傑、聖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和其他主要的棄絕僧，履行火祭和其他儀式。沐浴禮後，神像被安奉在祭壇的房間裡，聖師本人則在該處奉之為神。他引用他自己創作的詩節，解釋主維諾德碧哈瑞君神像的白哲膚色的真理結論。

*rādhācintā niveṣena yasya kāntirvalopitā
cré kāñēa-caraēā vande rādhāliṅgita vigraham*

「我崇拜那位巴佳王之子 - 主奎師那，由於祂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緊抱，或徹底陷於與她的分離，祂的黝黑膚色消失了，變得金光燦爛。」

聖莫黑尼牟罕·茹布薩拿·帕佈 (Sri Mohinimohan Ragbhusana Prabhu) 和聖薩提亞威嘎爾哈·帕佈，在這個典禮上，以他們的聖名靈唱令聽眾如痴如醉。在聖廟前方的會堂，給主高山之王君供奉堆積如山的甜奶球、炸餅、咖哩角 (kacauris)、大米、甜飯 (paramanna)、薑黃飯 (puspanna)、稀飯、各類菜蔬、水果、根部、凝乳、牛奶、軟干酪 (paneer) 和其他菜式。很多人參加這個典禮，包括瑪圖茹聖地多間學院的教授、學校教師、律師、法官和其他博學可敬之士。他們聽到聖師所述的高迪亞哲學的奉愛真理，全都留有深刻印象。之後，觀見到神像和榮耀過美味的偉大祭餘，他們全都滿心喜悅，那天幾乎向三千人分發了偉大祭餘。

美迪尼城地區，普爾瓦查卡的基瑞斯粲卓·達薩 (Giriscandra Dasa) 承擔五穀節的費用。卡爾亞拿城的嘎贊卓牟罕·達薩迪卡瑞 (Gajendramohan Dasadhikari) 和施瑞瑜塔·卡瑪拉巴拉·德薇 (Sriyukta Kamalabala Devi) 捐贈了神像、祂們的衣服、飾物等等。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特別感激他們堪作模範的服務。

在阿薩姆的多個地方 傳揚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之言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與在他啟迪的棄絕僧和貞守生同行，在阿薩姆的多個地方廣泛傳揚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訊息。這次他遍及堪受崇拜的聖足，聖尼瑪南達．薩瓦提爾塔．帕佈的傳教地區裡的大多數地點。聖師尊在哥樓克幹佳、杜巴迪 (Dhubadi)、比祭戴 (Bichandai)、卡努瑞 (Khanuri)、茹阿瑪城 (Ramapura)、邦該村、查卡帕德 (Chakapada)、卡嘎爾城 (Khagarpura)、薩科穆達 (Sakomuda)、查蘭塔帕達 (Calantapada)、阿卑城和其他地方的重要宗教會議上，講授永恆宗教、至尊主宗、純粹奉愛和其他主題。他傳教逾月後，便返回川處茹廟。

北古拿巴迪 (Begunabadi) 的聖維亞薩祭慶典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多年來都依據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編纂，及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修正的《聖維亞薩祭法規》，遵行聖維亞薩祭。聖維亞薩祭原初約於五百年前，在瑪圖茹聖地，施瑞瓦斯的居處 (Srivasa Angana) 舉行。在主采坦亞．瑪哈柏佈指導下，主尼提安南達．帕佈崇拜聖維亞薩座上的主采坦亞．瑪哈柏佈。施瑞瓦斯學者 (Srivasa Pandita) 在這個時機，對施瑞瑪．瑪哈柏佈提到《聖維亞薩祭法規》的問題。有鑑於此，聖薩茹斯瓦緹．塔庫爾費盡心力，從普瑞的哥瓦爾丹廟，取得這本古老法規。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隨後便將之修正和發展，使之對他的師徒傳系更有助益。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找到這本法規，並引介遵行結合了崇拜儀式的聖維亞薩祭。每年，各地都以盛大慶典來遵行這個典禮。

這一年，聖維亞薩祭是在美迪尼城地區，北古拿巴迪學校的大院子舉行，場面壯觀，歷時三天，從一、二月份兩周月缺的第三天至第五天。每天都有一萬至一萬二千人參加這個慶典，在最後一天便向無數群眾派發偉大祭餘。普爾瓦查卡的基瑞斯祭卓．達薩迪卡瑞負責慶典的所有費用，因而特別受到修會表揚。

聖基瑞斯祭卓君和他的妻子在慶典的第一天，從聖師那裡接受哈瑞聖名和婆羅門啟迪。他時年八十四。身為富有地主，他以往的生活方式奢華浮誇。他從法國和其他海外國家訂購香醇煙草，又慣於坐在他的床上，用一根長管子來抽他的金水煙管。但是在上次八十四科薩巴佳地區的朝聖之旅期間，他聆聽純粹的主哈瑞命題逾月，他的心靈已經改變。現在他了無世俗依附，並立誓履行靈修。在婆羅門啟迪之日，他在剃頭之前，對他極其珍愛的水煙管頂拜，然後便

將之丟棄。人人看到他的信心和決心，莫不嘖嘖稱奇。

在聖維亞薩祭的第一天，我們最崇拜的聖師尊，在他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帕佈帕的蓮花足下履行崇拜 (arcane-pujan) 和花祭，之後，聖師的棄絕僧、貞守生和居士門徒都向他的蓮花足獻花。聖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講授聖靈性導師祭，以及我們最崇拜的聖師尊對聖維亞薩祭的說法。在傍晚的宗教會議，聖靈師·瑪哈茹傑誦讀《至尊主采坦亞》有關維亞薩祭的部分。第二天，誦讀以各種語言寫成的紀念辭，聖師也有講課。第三天，聖師指示聖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和聖茹薩茹傑·巴佳瓦斯，依照《聖維亞薩祭法規》，以十六種物品的崇拜來履行聖維亞薩祭。

抗議控制印度教聖人和棄絕僧的法律

自古以來，印度已是宗教主導的國家。印度的文化 - 傳統、道德、社會架構、政治和管理等等，全面由源自韋陀時代的宗教觀點所決定和引導。即使在回教徒和英國人統治期間，宗教的至尊性在印度社會依然備受保衛。然而，在獨立之後，宗教迅速衰落，下降至數千年來前所未見的程度。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印度議會的下議院 (Lok Sabha) 提出控制印度教聖人和棄絕僧的提案。這次立法背後的邏輯論據，是聖人和棄絕僧的行為舉止每況愈下，他們的生活模式也有違整個社會的利益。而且，行乞率有增無減。人們認為必須控制此事，並打算以立法來消除對真正聖人的中傷和淨化社會。

當時，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雄獅一樣的典範師住在瑪圖茹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當他注意到這項立法時，他以獅吼一樣的聲音抗議。「印度刑法典遏制罪行和反社會活動的規則，比比皆是。」他說。「還需要這條另自的法律嗎？那何不對化緣的回教徒尊者 (mullas)、基督教的主教和牧師、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立法？為什麼對印度教造成軒然大波，而其他人則平安無事？下議院提出任何針對印度教聖人的立法之前，應該先對全國各地公佈。只有如此，下議院才應該展開辯論。忽視這個程序而祕密制定一些法例或法律，就各方面而言也不恰當。」

雄獅一樣的典範師開始一次極富影響力的運動，鄭重抗議這項立法。他寫了一封抗議書，以印度語、孟加拉語和英語印制，將之寄給主要的政治家、社會領袖和宗教團體的領袖。其中一封信寄給了聖那茹君 (Nehruji) - 他是當時的總理，也是下議院成員。此舉之果令人們當頭棒醒，下議院迅速否決法案。這

是他寫的抗議書副本。

「印度的法律、規則和條例全都根據經典法則確定；印度不能接納任何與經典法則無關的法律。人或社會都不能控制聖人和棄絕僧；他們僅只受控於經典。我們在所有《宇宙古史》和其他經典，都找到證據來支持這句說話。《聖典博伽瓦譚》(4.21.12) 有云，」

*sarvatrāskhalitādeçauḥ sapta-dvêpaika-daëòā-dhāk
anyatra brāhmaëā-kulād anyatrācyuta-gotratauḥ*

「帕圖大君 (Maharaja Prthu) 是整個世界的唯一皇帝，他非常堅決地對每個人施行他的法律和懲罰體系，聖人、婆羅門和偉大奉獻者 (acyuta-gotriya visnu-bhaktas) 除外。」

「聖哲賢人是印度的驕傲和迷人之美。全世界的人都受印度的這種美麗飾物吸引，並準備依樣建造他們自己的靈性和社會生活。印度聖人和棄絕僧熱愛和平。正因如此，全世界到印度尋找和平。以政治阻止宗教行為極不恰當，且全不合法。」

「印度的憲法架構宣稱，印度本是個世俗國家。印度下議院這次企圖嘗試限制某一宗教，而非其他，因此完全違反憲法。如果通過這項立法，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和其他法律的很多範疇，也必須作出更改和修正。」

「不需另自訂定新例控制不當行為。如果必須單獨制訂法律來控制聖人的不端行為，那麼也必須單獨制定法律，來控制國會黨派和其他政黨的不端行為、罪行和反社會活動。控制政客比控制聖人和棄絕僧的典範師更有必要。另一點是，迄今仍然沒有制訂法例來控制黑市和社會的其他異常情況。」

「只有聖人和棄絕僧才能理解其他聖人和棄絕僧的活動。如果自己不是聖人，也從來沒有與聖人和棄絕僧聯誼，甚至是靠近他們，他怎能認得出聖人？他怎能判斷誰是聖人，誰非聖人？我們需要人人適用的法律。目前沒有控制非聖人的安排，但是非聖人正束緊他們的腰帶並跳起來控制聖人。這是投票的年代，而非聖人比聖人為數更多；正因如此，他們能提出法例來赦免對聖人的暴行。人多勢眾者正對勢孤力弱者肆虐。我們永不能稱之為好規例。」

「現今，惡意、暴力等等，全都指向聖人。非聖人在社會上的不端行為令他們變得低格可恥。他們有感被聖人置之不顧和不敬，便提出議案來控制他們以作報復。此舉切合卡利年代。聖人註冊的議案會為印度所有非聖人提供黃金機

會；他們將能在聖人登記冊上加入他們的名字，從而核准他們的不端品性。真正的聖人不願被稱為『聖人』，也會因被鑑識為註冊或持牌的聖人而感靦腆。有些聖人甚至不會在政府辦公室登記他們的名字。除此之外，如果牌照部官員是反印度教的人，又怎能指望他依從印度教經典來判斷誰是聖人，誰又不是？」

「現在還有一點。根據所提出的定義，居士是否被視為聖人？如果居士不歸類為聖人，那麼，那些實際上非常進步的居士便被稱為非聖人。這會觸犯印度刑法典的第三五二條，或是同一法典第五百條的誹謗案。如果一些居士想採納品德高尚的生活方式或成為聖人，那他也必須要取得牌照或把他的名字註冊。假設辦公室或法庭的高官想要過宗教生活。他必須要與一些或不道德，甚至墮落的地區行政長官，證明他的宅心仁厚嗎？而那位地區行政長官會有權力取消牌照和處罰那名品德高尚的官員嗎？」

「印度憲法通過了可敬的伊斯瓦粲卓·威迪亞薩嘎茹 (Isvarcandra Vidyasagara) 提出的『寡婦婚姻法』和『薩茹達兒童婚姻法』，但是印度公眾對之並不接受。這些法律正在印度憲法圖書館某個角落束之高閣。如果違反普羅大眾之願，對他們強制推行目前這條法例，它肯定會面臨同一慘況。我們徹底反對這樣的法律。我們卑微地請求下議院成員不要通過這項議案。我們也請求所有印度語報章及它們的讀者，全力反對這條盲目的法例。真的，我們請求整個社會，尤以印度聖人和棄絕僧，團結一致，齊聲反對這條法例。」

聖哥樓克幹佳·高迪亞廟(阿薩姆)的開光典禮

宇宙之師，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塔庫爾在西孟加拉境外，例如阿薩姆、比哈爾、奧瑞薩、瑪卓斯(趁來)和烏塔邦，大力傳揚純粹奉愛。這些不同的州郡有很多居士奉獻者精於純粹奉愛結論，並以他們自己的本地方言傳教。這些晉傑之一是來自阿薩姆，杜巴迪的聖足尼瑪南達·薩瓦提爾塔·帕佈，他在聖帕佈帕的指導下，把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訊息以阿薩姆語傳遍整個阿薩姆。但是在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後，聖足薩瓦提塔·帕佈也迅即離開了這個世界。那時他指示他的門徒，要在至受崇拜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的指導下，繼續他們的靈性生活。

在聖足薩瓦提爾塔·帕佈的居士門徒之中，斯麗瑪緹·蘇慈陀巴拉·德薇 (Srimati Sucitrabala Devi) 是個非常聰明的女士，並精通奉愛宗的精微概念。《羅摩衍那》記載，*guroräjjiä hyavicäraëéyā*：「門徒的職責

是毫不考慮地遵循靈性導師之命。」蘇慈陀·德薇因而非常堅持邀請典範師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到阿薩姆傳揚純粹奉愛。在她一再請求下，聖師尊與十二位追隨者到達哥樓克幹佳，在各地大力傳揚奉愛。大眾看到聖靈師·瑪哈茹傑傳教的特別品質，及聽到隱密的奉愛結論時，都甚有印象，他們決心要在他循循善誘的指導下，在靈性生活中善度時光。

為了在哥樓克幹佳確立高迪亞廟，全心奉獻的蘇慈陀·德薇無條件捐贈她的土地和新建的住所等等。這項捐贈是在杜巴迪，瓜拉帕德 (Gvalapada) 地區主要城鎮的登記處正式登記。她的丈夫，施瑞瑜塔·兌瓦鐸榮卓·達薩 (Sriyuta Devendracandra Dasa，啟迪為聖迪威亞給那·達薩迪卡瑞)，尤其協助他的妻子成就這項超然任務。

在聖蘇認卓納·達薩的請求下，聖師尊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至十二日，與他的傳教隊伍來到瓜拉帕德地區的兌文 (Devan) 村。在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的顯現日和聖尼瑪南達·薩瓦提爾塔·帕佈的隱跡日那天，在此地舉行了一個盛大慶典。聖師在本地的宗教會議上，講授主尼提安南達·帕佈和聖尼瑪南達·帕佈的生平，精采動人。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借助幻燈片，解釋高茹阿的逍遙時光。學者聖薩拿·庫瑪爾·達薩迪卡瑞和學者聖溫達文·達薩迪卡瑞也舌燦蓮花般講課。可敬的聖蘇認·達薩負責慶典的所有費用。

聖哥樓克幹佳·高迪亞廟的聖維亞薩祭慶典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當聖師和他的門徒在聖哥樓克幹佳·高迪亞廟時，該廟有個歷時三天的聖維亞薩祭慶典。聖維亞薩祭的崇拜儀式，是在他的指導下，遵照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法規而履行。在廟宇的院子裡，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宗教會議，而聖靈師蓮花聖足以遵循聖維亞薩兌瓦和聖維亞薩祭為題，傳授研討性的哲學講課。之後，便向二、三千位受邀或慕名而來的賓客派發偉大祭餘。斯麗瑪緹·蘇慈陀·巴拉德薇及其家人的服務活動十分值得讚揚。聖蘇達瑪·薩卡貞守生和丹亞提丹亞貞守生 (Dhanyatidhanya Brahmachari) 孜孜不倦的服務，也非常值得表揚。

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

參加「全孟加拉偉大奉獻者會議」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施瑞帕塔·瑪黑薩 (Sripata

Mahesa) 是在孟加拉的呼里地區，聖茹阿瑪城附近的一個著名地點，在該處舉行的壇車節就像佳幹納·普瑞的一樣。以前，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同遊 - 聖卡瑪拉卡茹·琵帕來 (Sri Kamalakara Pippallai) 留在該處履行靈性修習。在他的隱跡周年紀念日那天，在信提偉大奉獻者協會 (Sinthi Vaisnava Society) 和聖茹阿瑪城聖地協會 (Sri Ramapura Dharma Sabha) 的贊助下，舉行了一個歷時三天的「全孟加拉偉大奉獻者會議」。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創辦人典範師 - 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獲選為這次會議的主席。聖哥潘卓布薩拿 [Sri Gopendrabbhusana，數論老師 (sankhyatirtha)]、學者蘇認卓納 [Pandit Surendranatha，教授五大師的老師 (pancatirtha)]、聖那珍卓納老師 (Sri Nagendranatha Sastri)、學者聖帕因卓納老師，文學士及文學碩士 [Pandit Sri Phanindranatha Sastri (M.A.B.L.)] 及納瓦島的其他著名學者全都出席。

聖維諾德·奎首茹·哥斯瓦米 (宇宙古史老師，puranatirtha) 向會眾發表演說。貴賓 - 倡導者聖帕提帕文·查陀帕迪阿亞 (Sri Patipavana Cattopadhyaya) 講授聖卡瑪拉卡茹·琵帕來的生平歷史，上述的學者也有發表演說。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足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就聖帕因卓納老師之言，提出一些關鍵性的意見。之後，聖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主席，以聖卡瑪拉卡茹·琵帕來為題而講課，其中滿是經典的求知方法。他語調嚴肅地強烈反對虛偽物質的濫情者，不可信靠的作品之中所寫的，有違結論之見。《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提及聖琵帕來君，他畢生其實瀟灑著純粹奉愛。然而，寫及他生平歷史的記錄，包括了一些不純及反對偉大奉獻者之見，那實際上是有違奉愛的。在會議尾聲時，觀眾提出了很多關於聖琵帕來的問題而聖靈性導師一一解答。

在聖茹阿姐顯現日遵行斷食 (upavasa)

在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社會，聖茹阿姐顯現日別具意義，他們深摯地榮耀這天。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奎師那最完整的能量。她本人是女性至尊控制者 (Isvari)，而其他所有能量都顯現自她。正因如此，有些人想要尊聖茹阿姐顯現日為生辰 (jayanti)，並遵行滴水不沾的斷食，就像他們在奎師那顯現日所做的一樣。雖然，事實上，即使《Hari-bhakti-vilasa》稱聖茹阿姐顯現日之日 (tithi，印度曆法的日子) 為立誓之日，但卻沒有規定這天要斷食。因此，在這天遵行斷食的濫情者師徒傳系，實際上正對聖茹阿姐蘭妮 (Sri Radharani) 展現著過度的奉愛。《Sri Hari-bhakti-vilasa》是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唯一輔典，它以經典參考資料，絕妙地記錄了偉大奉獻者應該遵

行誓言和斷食的體制。《Satkriyasara-dipika》是另一份有關經典賦定活動的主要文獻。純粹的偉大奉獻者另立新誓，逾越誓言和這些著作記載的其他規則，都不恰當。現時，由議會公司掌管的註冊高迪亞使命，更改了純粹偉大奉獻者的傳系，並開始遵照濫情者教義，遵行聖茹阿妲顯現日之誓。

經典賦定，僅在擁有所有能量的至尊本體 (saktiman para-tattva) 或祂化身的顯現日，才遵守誓言和斷食。若在能量本體的顯現日遵行斷食，那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都必須遵行斷食。因為除了至尊主的能量之外，靈師師徒傳系裡的所有典範師和靈性導師都包括在能量本體之中，因此不可能在所有顯現日和隱跡日，都遵行誓言和斷食。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轄下的所有廟宇，都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的星期天，遵照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的方法，遵行聖茹阿妲顯現日之誓。在這天，將為聖茹阿妲-奎師那履行沐浴禮、供奉特別的供品、講授聖茹阿妲的真理、齊頌聖名等等。

在聖茹阿妲顯現日那天，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到訪至受崇拜的聖足-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納瓦島，科拉幹佳 (Koleranganja) 確立的主采坦亞·薩茹斯瓦塔廟 (Sri Caitanya Sarasvata Matha)。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典範師，在該處以茹阿妲真理為題，講授極具哲學性的講課。其他發言者也發表他們各種各樣的結論，藉此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蓮花足獻花。

在卡達城 (Khadagpura) 的 聖高茹阿瓦尼-維諾德修院 (Sri Gauravani-Vinoda Asrama) 舉行的聖維亞薩祭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卡達城的聖高茹阿瓦尼-維諾德-修院，在宇宙之師，聖帕佈帕的顯現日大事慶祝聖維亞薩祭。藉由修院的院長-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吉文·佳拿爾丹·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jivana Janardana Maharaja)，勢不可擋的熱情玉成此事。往年是遵照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傳授的方法，在阿薩姆的聖哥樓克幹佳·高迪亞廟，盛大慶祝維亞薩祭。一九五七年，慶典是在美迪尼城附近，普爾瓦查卡的比古拿巴迪舉行。

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瑪哈茹傑與他的門徒來參加這個典禮，及履行維亞薩祭的祭師職務 (purohitya)。在維亞薩祭的第二天，向大約五千信眾派發偉大祭餘。在聖維亞薩祭之時，安排了一個宗教會議，聖師在會議上演說如下：「不僅是我們印度人，而是全世界都永遠感激聖奎師那戴帕央·維亞薩。他為了幫助嘗試研習《韋陀經》的普羅大眾，將之分成四部分。他為了協調《韋陀結論》和《奧義書》 - 《韋陀經》的精髓 - 之間表面所見的矛盾，而編輯了《終極韋陀》或《布茹阿瑪經》。他創作了不同的《宇宙古史》和《摩訶婆羅多》，而最後，為了令《終極韋陀》易於理解，他親自發表了完美無瑕的偉大宇宙古史 - 《聖典博伽瓦譚》 - 作為《終極韋陀》的注釋。」

印度所有宗教團體都相信，他們不知怎地都是維亞薩的追隨者 (vyasanuga)。然而，當我們仔細研習聖維亞薩兌瓦創作的典籍時，我們就能清楚看見，他文學作品的主要題材，就是對至尊主的奉愛。他在他著名的《布茹阿瑪經》的五百五十個訓諭之中，從未提及知識和解脫等字眼。反之，他在他《布茹阿瑪經》的真正注釋，即至尊天鵝般的讚歌 - 《聖典博伽瓦譚》，到處也確立奉愛。

雖然聖商羯羅師徒傳系也重視維亞薩祭，但是他們所謂的維亞薩祭只是貽笑大方。在商羯羅師對《布茹阿瑪經》的注釋裡，他指責奎師那戴帕央·聖韋陀維亞薩犯了錯。聖商羯羅師明示，梵是極樂的化身 (ananda-svarupa)，而決不能是喜樂的 (anandamaya)。但是聖維亞薩君在《終極韋陀》稱梵為喜樂的。商羯羅師這樣試圖駁斥聖維亞薩兌瓦之見。因此，商羯羅師的維亞薩祭只是裝模作樣而已。

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確當地崇拜聖維亞薩兌瓦。所有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僧，應該以聖足佳拿爾丹·瑪哈茹傑慶祝的維亞薩祭為榜樣。現時，我們看見所謂的靈性導師以維亞薩祭之名，到處接受他們自己的門徒，獻給他們自己雙足的花祭和崇拜 (arcanjali)，他們也聆聽和接受對他們的歌功頌德。然而，那些只是接受獻於他們自己雙足的花祭和崇拜，卻不遵照《聖維亞薩祭法規》(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搜集及經由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編輯和發展)的人，並不是真的履行維亞薩祭。在維亞薩祭那天，典範師會崇拜靈性導師、靈師師徒傳系和崇拜對象。按照這項崇拜法規，那天應該崇拜下列各人：

(一) 靈性導師五體 [聖靈性導師、師祖 (Paramaguru)、曾祖師 (Paramesthiguru)、太祖師 (Paratparguru)、太曾祖師

(Paramparatparguru)]；(二) 典範師五體 (聖蘇卡兌瓦、茹阿瑪努、瑪德瓦、維施努斯瓦米、唵巴迪提亞)；(三) 維亞薩五體 [聖韋陀維亞薩、派爾 (Pail)、外薩姆帕央 (Vaisampayana)、贊米尼 (Jaimini) 和蘇曼塔 (Sumanta)；(四) 庫爾瑪五體 [聖山拿克 (Sri Sanak)、薩拿庫瑪爾 (Sanatkumar)、薩拿坦 (Sanatan)、薩南丹 (Sanandan) 和維施瓦克珊 (Visvaksena)；(五) 奎師那五體 [主奎師那、瓦蘇兌瓦、山卡爾薩拿 (Sankarsana)、帕爾端拿 (Pradyumna)、阿尼茹達 (Aniruddha)；(六) 五崇拜對象 [聖茹阿坦、奎師那、高茹阿、嘎達答茹、聖靈性導師)；以及(七) 五聖體 [主奎師那、采坦亞、主尼提安南達、聖阿兌塔師、嘎達答茹、施瑞瓦薩)。

聖高迪亞·薩茹斯瓦塔·偉大奉獻者的至尊職責，是遵循聖帕佈帕所用的《維亞薩祭法規》。

在這個時日，當聖足佳拿爾丹·瑪哈茹傑的門徒走近他，在他的蓮花足獻花時，他指示他們先向他們訓示靈性導師 - 聖凱薩瓦·瑪哈茹傑 - 的蓮花足獻花。當所有門徒受命於他們的靈性導師，向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獻花時，輪到他解釋，門徒應該先崇拜他一己靈性導師的蓮花足，繼而才是其他靈性導師。他為此而引經據典。聖足佳拿爾丹·瑪哈茹傑無法拒絕他資深神兄弟和訓示靈性導師的指示。他的門徒於是崇拜他們一己的靈性導師，繼而向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獻花。堪受崇拜的佳拿爾丹·瑪哈茹傑畢生也忘不了此事。他常說他非常仔細地注意他的所有神兄弟，但卻從未見過任何人像聖凱薩瓦·瑪哈茹傑般如斯海量汪涵、如斯通曉結論，又大膽敢言的真理講者。他這樣說時，經常淚盈如睫。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和 不朽的四月三日 (Aksaya Trtiya)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為不朽的四月三日和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創會周年紀念，舉行了特別節慶。除了講課和靈唱以外，那天在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籌辦了特別的宗教聚會。至受崇拜的聖師尊在聚會上演說如下。

「不朽的四月三日是薩提亞年代的第一天。通往主巴迭拿茹央那之途，每年正是在今天開通，而聖檀香節也是在不朽的四月三日，在聖佳幹納·普瑞舉行。主佳幹納君整個身體都塗上馬來亞檀香，而主瑪丹·牟罕君，即主佳幹納君的小型巡行神像，坐在一條裝飾得美輪美奐的小船裡，在聖那認卓湖上演祂

的小舟逍遙。」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正是在一九四零年的這一天成立。至受崇拜的聖靈性導師遵從《嘎茹達宇宙古史》的詩節，確立《聖典博伽瓦譚》為高迪亞的韋陀結論，*artho 'yaà brahma-sūtrāḥ*：『《聖典博伽瓦譚》是韋陀結論的主旨及《摩訶婆羅多》的宗旨。祂是三讚曼陀(又譯嘉雅帖)的注釋及《韋陀經》的精髓。』高迪亞韋陀結論之師，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也遵從這同一詩節，創作了《哥文達論》。」

聖師尊繼續以比較學來指出，《聖哥文達論》是韋陀結論至高無上的注釋，而繼《哥文達論》之後，《聖瑪德瓦論(Sri Madhva-bhasya)》比其他所有注釋更優一籌。他更進一步確立了商羯羅的韋陀結論既不實，又不濟。

在阿薩姆的哥樓克幹佳傳教

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至受崇拜的聖師尊和傳教隊伍，從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前往阿薩姆的聖哥樓克幹佳·高迪亞廟。當他留在當地期間，他和他的棄絕僧和貞守生住在杜巴迪市的山提城村(Santinagar Palli)，聖阿兌塔查茹拿·達薩迪卡瑞(Advaitacarana Dasadhikari)的家，他是修會的傑出僕人。他從該處前往卡利瓦迪(Kalivadi)和杜巴迪的其他地方，講授《聖典博伽瓦譚》。在哈瑞會堂的室外場地(Hari-sabha-mandapa)，他以「現今問題的解決方法」、「宗教生活的必要性」和「永恆宗教」為題，講授了三堂課。聽眾對他深入有力的講課印象殊深。

除了聖師尊的講課之外，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足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以及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足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也借助幻燈片而在不同的地方講課。學問淵博而德高望重之士都以身體、心意、言語和財富，協助傳教隊伍。

在琵查拉達確立一所小學及教學方法

在美迪尼城地區，有個名為琵查拉達的小村莊，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前往聖佳幹納·普瑞途中，到訪當地。在村民一再請求下，聖師尊確立了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足印祭壇(padapitha，上有主瑪哈帕佈蓮花足印的祭壇)，及聖琵查拉達·高迪亞廟(Sri Pichlada Gaudiya Matha)。

之後，村民想在村裡設立一所小學。他們為此成立了校董會，並正式註冊。為了學校的運作，他們需要一個禮堂。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們以書面請求聖師尊（當時他在瑪圖茹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請求他捐贈足印祭壇所在的老房子為建校之用。聖師尊讀過他們的信件後，在以下所示的信件裡，向村民提出他的想法。

「（一）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對目前大學提供的教育甚至毫無信心。我不接受違反施瑞曼·瑪哈帕佈教義的教育。

（二） 我不準備為了盧比（金錢）而放棄宗教教義。

（三） 琵查拉達因施瑞曼·瑪哈帕佈蓮花足的觸碰而舉足輕重。村民因而應該遵從施瑞曼·瑪哈帕佈所賜的服務過活，他們也應該接納宗教教育所需的一切。

（四） 琵查拉達的足印祭壇不是無神論足印祭壇，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不會核准在其物業裡，教授無神論原則。

（五） 校董會若願意按照維丹塔修會提供的模式教育學生，我不反對簽署轉讓契約。

（六） 村民應該記得在第十年度第十期的《聖高迪亞通訊》內，一篇有關不可思議而即一即異論的文章，強力譴責加爾各答大學的活動。

（七） 我在瑪亞城聖地，設立了一所經由大學批准的中學。當以宗教教育為先時，大學法規便中止。此處也該遵循這個例子。

（八） 對國家而言，不可能從抗命不從的學生那裡得到任何好處。宗教倫理學才是主要政策。

（九） 我們的政府承認很多基督教的教會學校。那麼，琵查拉達的小學毫無疑問也可維持以宗教教育為先，而仍然獲得承認。

（十） 不應該有任何違反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宗教目標的干預。

（十一）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將批准建立任何學院、學校或梵文學校，以擴闊教育領域。這樣的學校將由修會的委員會管理，該委員會將排除教育部所有無神論的思想方針。

（十二） 黑冉亞魔（Hiranyakasipu）把他的兒子聖帕爾拉達大君（Sri Prahlada Maharaja），送往山達（Sanda）和阿瑪爾卡（Amarka）的學校，該校的教育是由蘇卡爾師（Sukracarya）所控制。然而，帕爾拉達大君重視維施努奉愛的教育而違抗王帝—他的父親—之命，及教育部首長—蘇卡師—之命。這是我們擴闊教育領域時的模範。

（十三） 施瑞曼·瑪哈帕佈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通過與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的對話（samvada），教導普世眾生教育之事。我們接受這些教導而非任何惡魔般的理想。

(十四) 根據大學的規範守則，每所學院必須奉行星期六和星期日為半天和一整天的假期。然而，瑪亞城聖地的學校，是奉行艾卡達斯斷食日和農曆第五天為假期。這點與大學規章互有抵觸。當本地的基督徒和回教徒反對這點時，大學部門的調查員前來，並發出不利於我的命令，而我拒絕接受。有鑑於此，大學中止對我的援助。儘管如此，瑪亞城聖地的塔庫爾·巴提維諾德學院至今仍在運作，並仍獲政府承認。

(十五) 這封信應該向村民朗讀。我正在設立和籌辦更多學校，包括梵文學校和學院，因此我對設立學院甚有經驗。我們絕不是必須遵循政府訂定的規章。獨立國家的人民不倚賴他人。設立學校應該以超卓方式進行，令它成為美迪尼城地區的模範學校。請向每個人解釋這點。」

在聖哥樓克幹佳．高迪亞廟安奉神像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會會長，典範師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阿薩姆，哥樓克幹佳的聖哥樓克幹佳·高迪亞廟，安奉聖靈性導師-高認格·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君的神像，藉此給世界灌注無限福澤。開始以絕妙的方式履行日常服務。至尊主-居於奉獻者心中的至尊絕對真理，仁慈地以祂的神像形象顯現於外在世界。聖師心內的靈性情感 (bhava) 在主奎師那的靈性極樂之中表露無遺，由於祂擁抱聖茹阿妲而採納了她的光芒，祂的神像點綴著前所未見的甜美。

*rādhā-cintā-niveṣeṇa yasya kāntirvilopitā
ṣre kāñhā caraëā vande rādhāliṅgita vigrahaṁ*

(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形體讚)

從清晨至上午八時，進行清晨 (usa) 靈唱和環城齊頌聖名；從上午八時至下午二時，便為神像沐浴、閱讀經典、火祭及榮耀偉大奉獻者、開光活動、神像崇拜和供奉供品。為受邀及慕名而來的賓客奉上偉大祭餘，直至晚上十一時。修會內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僧和有識之士，在下午四時至七時之間，在宗教聚會上講課。最後，聖師講授神像真理，深入而滿載靈性情感。他引用了《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Madhya) 5.1] 的一個詩節：

*padbhyā calan yaù pratimā-svarūpo
brahmaëyadevo hi ṣatāhagamyam
deṣā yayau viprakāte 'dbhute 'haà
taà sākñigopālamahaà nato'smi*

「我向薩克斯哥帕拉 (Saksigopala) 頂拜，即超然活動的履行者，僅是為

了婆羅門的福祉，祂顯現為婆羅門文化至尊主 (brahmanya deva) 的神像形象，步行百日，前往遠地。」

聖師尊引用這個詩節，說明神像是至尊主。 *Pratimā nahe tumi sākñāt vrajendranandan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 (中篇逍遙 5.96)：「祢不是圖象；祢直接就是巴佳王之子。」當施瑞曼·瑪哈帕佈覲見主佳幹納時，也表達了相同的情感。

按照聖商羯羅師的教義，無形無相梵的構想形象，謂之為了修習者福祉而有的圖象。無形無相梵有五個不同的構想形象 - 維施努、施瓦、杜伽 (Sakti)、太陽 (Surya) 和象神 (Ganesa) - 而這些形象的崇拜者稱為五體崇拜者 (panca-upasak)。商羯羅師這個看法有違經典，而且只是他虛構捏造之事。石頭等等的構想形象既不能走，也不能言。因此神像是有意識知覺的 (cinmaya)，也是梵的整全化身 (purna brahman svarupa)。至尊主不是沒有形象、沒有力量或無形無相。 *Arūpavadeva hi tatpradhānatvāt, na pratēkena hi saù, ānandāmayo 'bhyāsāt* 和《終極韋陀》的其他訓諭，證明了至尊主具有永恆形象，既是所有能量的擁有者，也滿載超然品質。

聖師尊以不可辯駁的邏輯和經典證據，反駁形象崇拜 (pratikopasana)¹⁹ 和非人格主義。他就聖神像真理的講課令人嘆為觀止，滿載真理和結論，在觀眾心裡留下深刻印象。他指出偶像和聖神像之間的差別，也非常認真地宣佈，與永恆神像互相抵觸的非人格主義和梵覺宗，既沒有權利，也沒有資格安奉神像。

在卡達城，主高茹阿瓦尼-維諾德-修院

新建的廟宇舉行維亞薩祭和安奉神像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在卡達城，主高茹阿瓦尼-維諾德修院新建的廟宇，有個盛況空前的聖維亞薩祭和神像安奉儀式。修院的廟長特別堅持，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吉文·佳拿爾丹·瑪哈茹傑和雲遊四海的典範師，消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應該出席慶典。聖師在該處逗留了四天，並為這件盛事履行祭師職務。很多托庇於他的棄絕僧和貞守生也有參予盛會。

二月二十七日 - 印度曆法一、二月的第三天 (Mahgi Tryiya) , 是聖師的顯現日。他在那天親自崇拜他的師尊 - 聖巴提希丹塔 . 薩茹斯瓦緹 . 哥斯瓦米 . 帕佈帕。聖尼提安南達貞守生受命於聖師尊 , 從幹佳姆 (Ganjam , 位於奧瑞薩) 前來 , 履行聖帕佈帕的燈儀。在燈儀期間 , 奉獻者高唱聖師自己創作的靈唱歌曲 : 「獻給聖帕佈帕的燈儀 (Çréla Prabhupäda-ärati)」。

jaya jaya prabhupädera ärati nehäre
yoga mäyapura-nitya sevä-dänakäre
sarvatra pracära-dhüpa saurabha manohara
baddha mukta aliküla mugdha caräcara
bhakati-siddhanta-dépa jäliyä jagate
païca-rasa-sevä-çikhä pradépta tähäte
païca mahädépa yathä païca mahäjyotiù
triloka-timira-näçe avidyä durmati
bhakati vinoda-dhärä jala çaikha-dhära
niravadhi bahe tähä rodha nähi ära
sarva-vädya-mayé ghanöä bäje sarva-käla
bähata-mådaiga vädhya parama rasäla
viçäla laläoe çobhe tilaka ujjala
gala deçe tulasé mäla kare jhalamala
ajänu-lambita bähü dérga kalevara
tapta käicana-baraëa parama sundara
lalita-lävaëya mukhe sneha-bharä häsé
aiga kânti çobhe jaiche nitya pürëa çaçé
yati dharme paridhane aruëa vasana
mukta kaila medhävåta gauðéya gagana
bhakati-kusume kata kuija viracita
saundarye-saurabhe tära viçva ämodita
sevadarçe narahari cämara òhüläya
keçava ati änande niräjana gäya²⁰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 . 巴提維丹塔 . 拿茹央那 . 瑪哈茹傑誦讀《至尊主采坦亞》裡，描述施瑞瓦薩家中舉行維亞薩祭那部分，共兩天之久。除此之外，他在這幾天都在鎮上德高望重之士的家履行靈唱。

在第二天晚上的宗教會議上，聖師談到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並講授宗教生活的重要性，講課內容非常充實。他說：「Dharmeëa hënä paçubhiù

samānā 《蓮花宇宙古史》：『缺乏宗教的生命與動物生命一模一樣。』即使在動物之中，進食、睡眠、懼怕、孕育幼小等活動隨處可見。我們若埋首於這四項活動，獲得人類生命形式又有何好處，人類生命又怎會勝過動物生命？因此，《聖典博伽瓦譚》(11.9.29)有云，」

*labdhvā su-durlabham idaà bahu sambhvänte
mänuñyam artha-dam anityam apéha dhérau
türéaà yateta na pated anumátyu yävan
niüçreyasäya viñayaù khalu sarvataù syät*

「這個人類誕生非常稀有，因為是經多次投生後始能獲得。雖然人類誕生很短暫，但卻能賜予至高真理。沒有與奉獻者聯誼 (*sadhu-sanga*，即聖人聯誼)，我們便無法獲得至高真理，除了人類形體之外，任何其他物種都難以獲得聖人聯誼。因此，聰明人應該在死亡前盡力臻達終極好運，甚至不要有半分半秒延誤。終極好運是什麼？終極好運就是培養主奎師那的奉愛。」

*sa vai puàsää paro dharmo yato bhaktir adhokñaje
ahaituky apratihata yayätmä suprasédati*

《聖典博伽瓦譚》(1.2.6)

「人類生命中至高無上的天職就是對奎師那的奉愛。這種奉愛也應該沒有任何種類的私欲，時序有致而從不間斷。這樣履行奉愛，便會察覺到超靈的極樂形象而感到心滿意足。」

「至尊主奉愛有多個部分。其中，對卡利年代的人類而言，齊頌主哈瑞的聖名委實至高無上。」

*harer nāma harer nāma harer nāmaiva kevalam
kalau nästy eva nästy eva nästy eva gätir anyathä*

「齊頌主哈瑞的聖名，唯一的考慮因素就是信心。只有信心滿懷的人才有能力履行齊頌聖名。只要得到信心，處於任何地位的人也能履行齊頌主哈瑞的聖名。即使是沒有信心的人，也能藉由唸誦至尊主的名字而輕易臻達解脫。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或齊頌聖名的修習如斯輕易，人們為什麼毫無興趣？可以用韋陀的訓諭 *nāyamätmä balahénena labhya*，以及《聖典博伽瓦譚》(11.2.37)的詩節：*bhayaà dvitéyābhiniveçataù syät*來解答這點。從這些參考資料，我們可以清楚明白，只有勇敢無畏的人才能接受宗教生活並唸誦主哈瑞的聖名。膽小的懦夫只會涉及進食、睡眠、懼怕、交配等等物質活動。這些經典參考資料解釋，那些全神貫注於國民事務、金融政策、社會福利等等的人，都是可怕的懦夫。由於懼怕假象和愚昧，他們被迫屈服，奉承假象

而不濟地自毀生命。他們沒有勇氣擺脫假象的囚禁和幻象之苦。」

在聖帕佈帕的顯現日，奉獻者在他的蓮花足履行神像崇拜和花祭。之後，聖足佳拿爾丹·瑪哈茹傑所安奉和崇拜的神像，瑞氣祥和地進入有九個圓頂，富麗堂皇的新建廟宇。這個典禮是遵照五淨法 (pancaratrika)，並在一片齊頌聖名聲之中履行的。在同一天，也遵照《維亞薩祭法規》履行了靈性導師五體、典範師五體、奎師那五體、五崇拜對象等等的崇拜，火祭和榮耀偉大奉獻者。事後，人們長久以來依然對這個維亞薩祭津津樂道，不僅是卡達城，而是遍及整個美迪尼城地區。

反對聖茹阿妲·哥文達納 (Sri Radha Govindanatha) 所著的《偉大奉獻者的覺悟 (Vaisnava Darsana)》

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強烈反對在加爾各答註冊的高迪亞使命，在巴巴薩出版的《不可思議即一即異論 (Acintya-bhedabheda-vada)》一書。社會上所有學問淵博而德高望重之士，對雄獅一樣的典範師的抗議都耳熟能詳。施瑞瑜塔·茹阿妲·哥文達納基於《不可思議即一即異論》一書，寫了一冊篇幅甚多的書籍 - 《偉大奉獻者的覺悟》，兩書想法如出一轍。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在第十一年度第四期的《聖高迪亞通訊》，第一五九至一六零頁，反對《偉大奉獻者的覺悟》。「施瑞曼·瑪哈帕佈遵循和傳揚的純粹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是在瑪德瓦師徒傳系之內。在我題為『不可思議即一即異論』的文章 (發表在第九和第十年度的《高迪亞通訊》內)，我確立了詳盡的證據，反對聖威迪亞維諾德 (Sri Vidyavinoda) 所著的《不可思議即一即異論》一書。在同一篇文章裡，我也抗議納·瑪哈薩亞 (Natha Mahasaya) 的著作，《偉大奉獻者的覺悟》。閱讀這篇文章，讀者便會明白我的抗議。不同的團體現時都因這篇文章的發表而抗議聖茹阿妲·哥文達納。我希望印度的所有宗教團體都抗議這本書籍。」

聖師再為這個主題撰文。「我們知道來自茹阿妲聖湖、溫達文、哥瓦爾丹、瑪圖茹和其他不同地方，常規偉大奉獻者派別的著名哥斯瓦米和巴巴君·瑪哈茹傑等等，都一致強烈抗議聖茹阿妲·哥文達納的著作：《偉大奉獻者的覺悟》，很是高興。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溫達文的聖阿米亞·尼邁·高認格廟 (Sri Amiya Nimai Gauranga Temple)，籌辦了一個大型會議。這個會議對上述書籍作出了批判性的評論。我們現為讀者呈獻這篇評論的幾個

要點。」

「首先，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在這次會議指出，聖納·瑪哈薩亞不屬於任何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的啟迪偉大奉獻者。而且，自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時代以來，高迪亞偉大奉獻者都認為自己是屬於瑪德瓦·高迪亞的傳人，或主布茹阿瑪-瑪德瓦-高迪亞師徒傳系。所述會議的主席，確認並得到所有與會者一致同意，所有高迪亞偉大奉獻者都屬於聖瑪德瓦師徒傳系。然而，納·瑪哈薩亞否認這個概念。這點顯示了他對哲學傳統多麼愚昧無知。偉大奉獻者不應該浪費時間，研讀任何試圖否認這項事實的書籍。」

「其次，主席確認了，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 - 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的保護者，深受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尊敬。他是施瑞曼·瑪哈帕佈真正的服務典範師 (sevakacharya)，也是聖瑪德瓦·高迪亞師徒傳系中，著名而傑出的哲學家。這點不容置疑。納·瑪哈薩亞不接受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為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的典範師，因而在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蓮花足下，作了重大冒犯。」

「主席的第三個要點，是納·瑪哈薩亞對不可思議即一即異論所表達之見是不恰當的。有鑑於此，如果純粹的偉大奉獻者聆聽或閱讀他撰寫及編纂，篇幅甚多的《偉大奉獻者的覺悟》，便會自招滅亡。換言之，他們會從權威性的高迪亞偉大奉獻宗王國掉落，永不超生。」

「這個會議決定，遵循歷代的偉大智者，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團體是被視為布茹阿瑪-瑪德瓦-高迪亞師徒傳系的一部分，納·瑪哈薩亞的《偉大奉獻者的覺悟》一無是處，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都不該閱讀。」

聖師在阿薩姆的不同地方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受崇拜的聖師，收到杜巴迪的聖帕茹瑪南達·達薩迪卡瑞 [即聖帕拉薩·榮卓古哈 (Sri Palasa Candraguha)] 的一封信後，便從納瓦島聖地前往阿薩姆的聖哥樓克幹佳·高迪亞廟。由於卡提哈茹 (Katihara) 岔口的事故，火車誤點近十二個小時。聽到電報傳來聖師抵步的訊息，廟宇居民在哥樓克幹佳火車站歡迎他，滿懷敬意地領他來廟宇，沿途以麥當伽鼓和小鑊鉞履行齊頌聖名。棄絕僧和居士奉獻者在廟裡履行聖師的崇拜和燈儀，參與聚會的奉獻者都覲見到聖靈性導師·高認格·聖茹阿姐-維諾德碧哈瑞君空前漂亮的神像。他們讚揚捐贈神像的奉獻者，說：「這些神像的超然美態無與倫比。阿薩姆其他地方都找不到這樣的神像。」

聖師對在場的奉獻者說：「不應該以眼睛觀見神像。正確的觀見是透過耳朵才對。因為以眼睛來觀見，既物質又錯漏百出，因此總有可能受到迷惑。透過耳朵，藉由聆聽來觀見，錯誤和迷惑的可能性便大大減低。正因如此，在婆羅門啟迪之時，是透過耳朵來傳授曼陀。聖師尊透過耳朵來傳授超然知識 (divya-jnana)。我們所有感官都協助我們享樂，我們的眼睛使我們能夠欣賞美麗。然而，觀見神像不是為了滿足我們的視覺，而是把我們用眼睛享樂的渴望，拋諸腦後。我們不要想『我正喜樂無邊地觀見神像』，而應該想『神像會給我仁慈的一瞥』。我們抱持這個種態度，便會臻達至尊福祉。至尊主和祂的至尊主聖像不是感官察知的對象。我們不能通過我們任何一種感官接受祂們，因為我們經由感官所接受的事物，全都是物質的，也是為了我們享樂的。但是至尊聖主實際上是唯一的享樂者；我們全都是為了供祂享樂的。即是說，我們不是觀見者，而是獲見者。」

聖師然後便以更淺易的方式解釋這個主題。「假設我們前面有個熟芒果。眼睛能看見它，皮膚能觸及它，鼻子能聞嗅它，舌頭能品嚐它，但是耳朵與這四個感官沒有連繫。耳朵理解的任何主題，全都徹底超越餘下四個獲取知識的感官 (jnanendriyani)。換言之，這四個感官對那主題毫無助益，也與之毫無關連。耳朵理解與其他感官沒有關連的說話。有鑑於此，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把超然音振，傳授到真正門徒的耳朵裡。師尊在傳授超然音振前，會以主哈瑞的命題淨化門徒。然後，他便以主哈瑞聖名和婆羅門啟迪曼陀的形式傳授超然音振。你應該努力覺悟這個基本真理。正因如此，在所有感官之中，耳朵對我們最有裨益。」所有觀眾聽到聖師尊創新而空前的看法，都為之神往，他們一致認同，他們以前從未聽過這樣漂亮俐落的結論。

聖師在哥樓克幹佳廟逗留三天，然後便應聖帕茹瑪南達·達薩迪卡瑞所求，與他的同遊一起前往杜巴迪鎮。聖帕茹瑪南達·帕佈的妻子 - 塔瑞妮·德薇 (Tarini Devi)，在較早之前去世。聖師現在遵照靈性 (satvata) 的偉大奉獻者輔典 - 《Satkriyasara-dipika》，監督她的拜祭儀式。「奉愛經典」
「至尊主的錦上之花」聖薩拿·庫瑪爾遵從聖師尊之命，在這個拜祭儀式履行祭師職務。之後，便為每個人奉上偉大祭餘。

可敬的帕茹瑪南達·帕佈 (帕拉薩·巴布) 對聖師尊的傳教印象極深，並一再請求聖師尊在杜巴迪設立奉愛傳教中心。他為此獻出他在杜巴迪鎮，威迪亞帕德地區的房子，也捐贈了一些金錢。他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以聖師之名正式為中心註冊。

此後，聖師和他的同遊一起乘坐公共汽車，經由認基亞前往阿瑪亞城 (Amayapura)。他在當地到訪聖奎師那·哥文達·達薩迪卡瑞 (Sri Krsna Govinda Dasadhikari)、施瑞瑜塔·帕爾那斯瓦茹·達薩迪卡瑞 [Sriyuta Pranesvara Dasadhikari, 稍達嘎茹·帕佈 (Saudagara Prabhu)] 和瓦那斯瓦茹·達薩迪卡瑞 (Vanesvara Dasadhikari) 的家。在當地傳揚純粹奉愛後，他便返回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

毘查拉達·高迪亞廟和安奉神像

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在毘查拉達和阿薩姆廣泛傳揚純粹奉愛，歷時數年，而那個地區的信眾一再請求他在當地確立聖維丹塔修會的傳教中心。聖師尊被他們強烈的堅持打動，同意在毘查拉達的足印祭壇附近建立傳教中心。快到沐浴節時，他派遣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帕茹瑪爾提·瑪哈茹傑和幾個貞守生，安排安奉神像的事。他自己則與他眾多的棄絕僧和貞守生，抵達毘查拉達。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也在沐浴節前一天，抵達毘查拉達。

聖毘查拉達·高迪亞廟確立於主佳幹納的沐浴節，即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而聖靈性導師、主尼提安南達-高認格·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君的神像也在那天安奉。在安奉神像之日，在清晨靈唱和典禮前唱 (adhivasa kirtana, 典禮開始前的靈唱) 後，以芒果葉、花環、旗幟、橫額和其他吉祥物裝飾廟宇和廟宇的建築物。遵照《Hari-bhakti-vilasa》的規則，在廟宇四側放置十二棵香蕉樹、十二棵菩提樹 (pipal) 和十二棵野生的無花果樹 (gular)。香蕉樹前面放有十二個標示著卍號 (svastikas) 的水壺，水壺上放有芒果葉和椰子。另外五個盛滿聖水的水壺，聖水是由有樂隊隨行的環城齊頌聖名隊伍，從遠處的一條聖河取回來的。這五個壺是放在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君的浴室 (snana-mandapa)。

神像到達祭壇上的浴室後，祭師便以牛奶、酸牛奶、酥油、蜜糖、糖和一百零八壺用曼陀祝聖的芳香聖水，為聖谷石 (pratinidhi, 主高茹阿-尼提安南達的代表形象) 履行大沐浴禮。在沐浴禮期間，和著麥當伽鼓和小鑊鈸的靈唱聲，交織著響螺聲、讚頌凱旋的歡呼聲和女士的鳴嚙聲，響徹各處。與此同時，廟裡四周也高聲背誦著韋陀經典 (prasthanatraya, 即《韋陀經》、《奧義書》、《Visnu-sahasranama》、《聖典博伽瓦譚》、《Gopal-sahasranama》和《聖典博伽梵歌》)。沐浴禮後，四周迴響著齊頌聖名祭的超然之音、《韋陀經》及其他經典的誦讀聲之時，神像被帶到聖廟。聖師本人

以韋陀曼陀履行神像的開光儀式。廟門打開後，聚會上數以千計的信眾在一片長勝歡呼聲中，覲見祂們。履行神像崇拜和供奉貢品的燈儀後，便向大約五千位信眾派發美味無窮的偉大祭餘。

在黃昏燈儀和荼拉茜朝聖後，有個大型的宗教聚會，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帕茹瑪爾提·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和其他人在聚會上講課。之後，聖師慷慨激昂地講授了兩小時。他極為充實的講課滿是神像、修院和廟宇的結論。他談及現代印度的情況、也談及琵查拉達村和村民。他又談到聖神像真理，解釋實際上何謂廟宇，而修院和廟宇又怎樣真的超越三種物質自然形態(guna)。他繼續討論人格主義和非人格主義、基督教的人格主義，非人格主義和業報論(karma-vada)；伊斯蘭教的人格主義和非人格主義；佛教和耆那教的人格主義；以及商羯羅師的人格主義和非人格主義。他然後便對印度不同的教義和教派作出批判性的研究，包括阿薩姆的漢卡爾兌瓦之人格主義和非人格主義、卡比爾(Kabir)、那勒克(Nanak)和其他人的非人格主義。之後，他談及印度無神論社會的發展、修院和廟宇的必要性和其他主題。

聖師尊說：「在目前的獨立印度，宗教不是處於至尊地位。在人們對宗教冷漠的掩護下，反宗教(Adharma)表露無遺。因此，腐敗、放肆和歪念等等難以形容的狂野舞蹈(tandava)，正在我國到處狂歌熱舞。」

「現時，以共產主義為幌子，我們看見人們費盡心力要拖垮進步的人，使他們與低下之徒無異。然而，我們到處也看不見任何相應的努力，提升低等的人，扶助他們向上，令他們與優秀份子看齊。這個趨勢在政治、社會運動、經濟和教育等等所有領域都顯然而見。」

「印度是片純淨虔誠之地，因此《梵歌》稱偉大戰場為宗教之地(dharma-ksetra)。在我國，我們可以看見很多非人格主義的宗教團體。事實上，非人格主義無法徹底摒棄人格主義的意識形態。他們以某個形象(sakara)為中心，想讓自己專注於想像中的非人格冥想。正是這種空想的非人格冥想，在我國衍生出無神論。主沒有形象，沒有性格，沒有品質也沒有能力的這種教義，既大錯特錯，又無中生有。這也是佛教徒的虛無主義(sunya-vada)，或違反《韋陀經》的無神論之源。這種哲學完全抵觸《韋陀經》及所有其他一貫承認主的永恆形象或靈性形象的經典。承認這點就是有神論。不接受至尊主永恆形象的人就是無神論者。」聽眾對他滿是深入結論和邏輯，又引經據典的講課印象殊深。

在這個典禮，由於聖蘇達瑪．薩卡貞守生在納瓦島聖地和加爾各答努力募集飾物、衣服、陶壺和其他物品，並將之帶到琵查拉達，也由於他為安奉神像的其他服務所作的莫大努力，他因而成為特別的施恩對象。來自卡星城 (Kasimpura) 地區，虔誠的「大慈大悲者」聖帕爾波達粲卓．潘迪亞 (Sri Prabodhacandra Pandya)，捐贈了神像的王座和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的神像，並承擔慶典的大部分費用。他因這項服務堪受表揚，也是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特別的施恩對象。修會也感謝可尊可敬的聖嘎贊卓-莫克薩拿．達薩迪卡瑞 (Sri Gajendra-moksana Dasadhikari)，捐贈施瑞曼．瑪哈帕佈的神像及慶典所用的米和其他物品。他每年為納瓦島聖地朝聖，施贈將近四十牡 (大約一千六百公斤) 大米。他堪稱典範的服務全面值得讚揚。最重要的是，由於琵查拉達的聖哥文達．達薩迪卡瑞以他的生命、財富和智慧，悉力以赴確立廟宇，因而也是施恩對象。聖科奎拉．茹克斯塔 (Sri Kokila Raksita)、聖哥文達．達薩 (Sri Govinda Dasa)、尼茹帕德．邁提 (Nirapada Maiti) 和聖穆茹瑞．牟罕 (Sri Murari Mohana) 的努力和服務，尤值彰顯。

凱薩瓦城 (Kesavapura) 的哲學會議

聖阿郁達納．達薩迪卡瑞 (Sri Ayodhyanatha Dasadhikari，來自美迪尼城地區的凱薩瓦城村莊) 是個專心致意的偉大奉獻者，他是由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創辦人典範師和主席所啟迪的。雖然他生於貧困低下的家庭，他對施瑞曼．瑪哈帕佈的純粹奉愛宗卻有堅定信心。雖然他是個居士奉獻者，他定期履行神像崇拜和靈性修習。他總是戒除食用肉和魚、吸煙、與婦女的違法聯誼等等。

一年前，在一九五八年，村莊的一些重要人物正為在他的村莊舉行的，天花女神 (Sitala Mata) 的公眾集體崇拜而募捐，他們堅持聖阿郁達納．達薩迪卡瑞應該為崇拜捐款兩盧比。然而，聖阿郁達納非常有禮地回答：「我們啟迪加入了施瑞曼．瑪哈帕佈所傳揚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宗，我們完全托庇於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純粹奉獻者不准崇拜半神人，《梵歌》和其他經典也禁制此事。因此，我不能為這次崇拜作任何捐獻。」村民聞言甚為困擾，他們說：「崇拜半神人是自古相傳，延續至今的，經典也證明了這點。讓我們召開會議，聽過雙方論點時，我們會決定崇拜半神人是否恰當。」大家同意在即將到來的七、八月召開會議，但是嚴重的洪災令此事無法實行。

一九五九年的七、八月期間，在凱薩瓦城村莊籌辦了一個哲學會議，優秀的斯瑪塔學者奉召聲援村民。聖阿郁達納前往川處茹廟，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的

蓮花足那裡，以觸動心弦的聲線一再求他參加會議。「如果你不去那裡駁斥對方的論點，」他說：「我不可能再留在那個村莊。他們就只會把我趕走。」

在此之前，聖師已決定前往毘查拉達安奉神像，此事恰與凱薩瓦城的會議同時發生。但當聖師尊聽到聖阿郁達納痛心疾首的禱告時，他決定與聖足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與其他主要的棄絕僧和貞守生，前往凱薩瓦城。

在會議中，斯瑪塔學者代表村民提出這項異議：「我們印度的經典也描述過半神人崇拜，而且是自古已然的。我們在《斯刊達宇宙古史》和《蓮花宇宙古史》，發現很多這方面的證據。即使在《聖典博伽瓦譚》，崇拜卡亞亞妮、瑜伽瑪亞、杜嘎、卡利、施瓦和其他人，也屢見不鮮，那偉大奉獻者為什麼不崇拜半神人？」

受命於至受崇拜的聖師尊，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首先回答。他以《聖典博伽瓦譚》、《梵歌》和其他經典的證據，顯示崇拜半神人所獲的成果只是暫時的。物質主義者崇拜半神人來實現不同的物質欲望。然而，所有成果的性質都是暫時的。真的，即使那些已臻達天堂星宿 (Svarga) 的人，享盡他們的虔誠活動之果後，也會重墮物質世界。然而，偉大奉獻者一心一意獻身於主奎師那的靈修，心中沒有絲毫物質欲望。

之後，聖師非常清楚地解釋，聖阿郁達納沒有任何過失。反之，所有經典都贊許他的行為。「如果牧牛姑娘在崇拜卡亞亞妮，那主奎師那為什麼必須親自來賜福？究其原因，是主奎師那和祂的內在能量 (svarupa sakti) - 瑜伽瑪亞 (即卡亞亞妮) - 無異無別：çakti-çaktimator-abadhaù。因此，就此而言，崇拜卡亞亞妮與崇拜主奎師那沒有分別。主奎師那本人中止對因卓 (Indra) 和其他半神人的崇拜，祂在《梵歌》也說過：yānti deva-vratā devān pitṛn yānti pitṛvratā (9.25) 和 kāmāis tais tair hātaññānāù prapadyante 'nya devatāù (7.20)。在《蓮花宇宙古史》和別處，也找到證據顯示半神人崇拜之果是短暫的：yastu nārāyaṇā devāā brahmarudrādi daivatāiù 和 samatvenaiva vékñeta sa pāñāēòé bhaved dhruvam。半神人不能把我們從生死的惡性循環中解脫出來，他們也不能賜給我們奎師那的奉愛。」

「第二點，《蓮花宇宙古史》禁止專心致意的偉大奉獻者崇拜半神人。崇拜半神人被視為對聖名的冒犯。《Satkriyasara-dipika》甚至引經據典，來禁止專心致意的偉大奉獻者崇拜半神人。」當對方聽到聖師尊的有力講課時，他們都啞口無言。

翌日，在村校的建築物裡安排了另一個宗教會議。聖師在會上強調宗教生活的重要性，又說人類的唯一職務，是在宗教活動之中終其一生。沒有宗教生活，生命就有如畜生野獸。卡利年代的主要宗教是唱誦至尊主的聖名。遵循偉大奉獻者的禮儀，唱誦至尊主的聖名和聆聽主哈瑞的命題，是令人類生命功德圓滿的唯一方法。

聖師尊比較研究不同的主題，這樣傳揚純粹奉愛後，便和他的隨員返回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

在川處茹舉行的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隱跡慶典

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以聆聽和歌頌，在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慶祝聖莎慈阿南達．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隱跡日。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是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和聖茹帕．哥斯瓦米的最佳追隨者，與主高茹阿的能量 (Sri Gaura-sakti) - 聖嘎達答茹 (Sri Gadadhara) 無異無別。那天，自清晨起，便向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獻上禱文；榮耀偉大奉獻者；以分離心緒誦讀偉大智者的詩節 (padavalis)。之後有個研論會，討論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超然品格、他顯現在近代的意義和其他主題。在神像崇拜和供奉午飯後，便在中午履行燈儀。之後，便為參與聚會的奉獻者奉上天上珍味的偉大祭餘。

在晚上的宗教聚會，聖靈師．瑪哈茹傑在他的講課說：「今天是高茹阿的能量 - 莎慈阿南達．巴提維諾德．塔庫爾，以及高茹阿的能量 - 學者嘎達答茹．哥斯瓦米的隱跡日。兩位偉大靈魂為了實現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心底夙願，而顯現於這個世界。他們完成這項服務後，便在這個日子進入永恆的逍遙時光。這個吉日每年都會到臨，向我們施洒恩慈和顯示分離情感的至尊性。雖然聖維莎巴努的千金百般含屈受辱，她也沒有摒棄以分離心緒來服務主奎師那 (vipralambha-seva)。這個神聖吉日每年到臨，教導我們獻身服務聖茹阿姐-哥文達，如果人們對聖茹阿姐-哥文達會面時享受的快樂感到反感，好使我們可以拒絕那些人的聯誼。因此，今天稱為主里拉查拉王 (Sri Nilacalanatha) 的壇車節之起始日 (adhivasa-tithi)，主里拉查拉王與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無異無別。」

「主佳幹納的聖地 - 里拉查拉，稱為瑪圖茹或杜瓦茹卡，而遜達茹查拉 (Sundaracala，滾迪查) 稱為溫達文。里拉查拉滿載富裕，遜達茹查拉則滿

載甜美。主奎師那渴望離開里拉查拉，到遜達茹查拉(溫達文)見牧牛姑娘。當祂啟程前往溫達文時，茹蜜妮(Rukmini)和其他王后(Laksmis)千方百計阻止祂出發。卡瑪拉·曼佳麗(Kamala Manjari)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隨從 - 見狀，由於純粹的寬大為懷(suddha-audarya)和愛侶情懷，坐立不安而捨棄了這段展現的逍遙時光。她處於她永恆完美的形象，進入聖茹阿妲-哥文達的正午逍遙。莎慈阿南達·維諾德-瓦尼-外巴瓦(Vinoda-vani-vaibhava，即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意謂主的訊息的力量)任命聖茹阿妲的那央·瑪尼·蘇達-薩茹斯瓦緹(Nayana Mani Suddha-Sarasvati，即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意謂眼中之寶 - 純粹知識)，擔任對結論堅定不移的傳教士，確立寬大為懷的愛侶情懷之至尊性。這就是這個日子的奧祕。」

在同一天的下午五時有個大型聚會。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照片安放在美麗的王座上。之後，便向聖師尊獻上禱文，唱頌如何崇拜聖哥端瑪的明月 - 主采坦亞(Sri Godruma-candra bhajanopadesa)，及以分離心緒唱頌偉大奉獻者的歌曲。聚會在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 - 聖師 - 到達後開始。在他的指示下，貞守生們、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而最後是聖師本人講課，內容充滿特別結論和深入的哲學真理。

主佳幹納的壇車節

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至七月十七日：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隆重其事地慶祝聖壇車慶典，歷時十二天。主佳幹納君登上一輛裝飾得美輪美奐的戰車，在陣容鼎盛的環城齊頌聖名隊伍伴隨下，被帶到滾迪查廟(即聖夏瑪遜達爾廟)。即使鐵石心腸的無神論者聽到瀾漫著對主佳幹納強烈愛意的靈唱，看見奉獻者沿路翩然起舞時，都心受感動。街道水洩不通，人人都渴望覲見主佳幹納，又拉祂戰車的疆繩。信眾在街上對主佳幹納供奉供品，祭師便將之分發給群眾。看到人們如斯渴望覲見主佳幹納和食用祂的祭餘，實在非常美妙。整個氣氛回響著主佳幹納凱旋永享的歡呼聲。壇車有時稍作停留，有時又慢慢前進，直至終於抵達聖夏瑪遜達爾廟為止，主佳幹納在該處停留九天，在溫達文玩樂。

在打掃聖滾迪查廟和尋君節那天，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在聖滾迪查(聖夏瑪遜達爾廟)誦讀《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在廟宇誦讀《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壇車節部分。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和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

哈茹傑也利用幻燈片講課，闡述主高茹阿的逍遙時光和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聖師傳授了很多滿載結論的不同訓示和指令。從壇車節那天起，他解釋《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共四天，又再花四天解釋《聖典博伽瓦譚》。以下是他講課精髓的摘要。

在沐浴節那天，按照規範守則為主佳幹納、巴拉兌瓦和蘇巴卓女神，舉行了極有節日氣氛的大沐浴禮。布茹阿瑪和其他所有半神人都隱而不見地參加這個典禮。之後，佳幹納廟的布簾便關上，有十五天不獲覲見，因為主佳幹納君沐浴過度而生病。這個時期稱為休養期，那時拉釋米君獨自侍奉祂。在那段期間，主采坦亞·瑪哈帕佈 - 分離情感的化身，因與佳幹納君分離而非常躁動不安，常常前往阿拉拉納。休養期過後，在兩周月明 (Sukla-paksa) 的第二天，主佳幹納、巴拉兌瓦和蘇巴卓君登上三輛不同的戰車，開始祂們前往遜達茹查拉 (滾迪查) 的旅程。但是主佳幹納沒有告訴祂的妻子拉釋米君，祂將要前往溫達文。在溫達文 (遜達茹查拉) 遊玩九天後，祂回到里拉查拉的聖廟。前往遜達茹查拉名為壇車節，從該處回來名為回程節，而節日那天起計的第五天名為尋君節。

尋君節有個特別意思。在節日的第二天，聖拉釋米君正熱切冀盼主佳幹納回來，當祂四天後還沒有回來時，她非常焦慮不安。她在心心不忿和悶悶不樂的情感之中，登上她那美輪美奐的戰車，與她的女僕們在晚上出發去找主佳幹納君。她不知怎的到了溫達文，在該處與主奎師那和祂深愛的牧牛姑娘們爭吵，令祂承諾祂很快便會回去。之後，她回到里拉查拉廟。Hera意謂搜尋，由於這段逍遙時光在第五天發生，因此稱五日尋君節。

在壇車節的前一天，把滾迪查廟宇打掃乾淨，好讓主佳幹納、巴拉兌瓦和蘇巴卓能快快樂樂地住在該處。先是打掃和清除廟宇的灰塵和石頭，然後用水清洗和用布抹乾。施瑞曼·瑪哈帕佈也和祂的同遊，一邊齊頌主哈瑞的聖名，一邊打掃聖滾迪查廟。這段逍遙時光的目的是，是洗滌和揮掉心中的塵垢，使它像廟宇一樣乾淨，讓至尊主住在該處。至尊主決不會住在仍然渴求物質享樂、天堂之樂和解脫的奉獻者心中。這就是聖壇車節慶典的主要特點。

凡夫俗子無法輕易理解壇車節慶典的意義。然而，聖茹帕傳系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對這個主題的理解滿載超卓非凡的結論。他們深受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鍾愛，祂本人閃耀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靈性情感和光芒。奎師那前往瑪圖茹後，巴佳的少女 (vraja-ramanias) 與之分離而痛不欲生。當她們把她們深愛的奎師那從庫茹之野 (杜瓦茹卡) 帶返溫達文聖地時，她們心想，*seé to paräëanätha päinu, jähä lägi madana dahane jhuri*

genu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13.113:「與祂久別而飽受煎熬後，今天我們與我們摯愛的生命之主(Prananatha)見面。」) 巴佳的少女僅只為了服務和取悅奎師那而這樣做，卻不是為了她們自己的快樂。那些覺悟不到聖茹帕傳系高迪亞偉大奉獻者這個深遠理解的人，沒有資格參加這個盛大慶典。由於他們依附物質享受，他們無法服務主佳幹納。觀看宇宙(jagat-darsana)稱為觀看這個物質世界(prakṛta-darsana)，只要內心仍然強烈渴望觀看這個物質世界，對觀見靈性的佳幹納，就不會感到吸引或具品味。壇車節的主要目標是讓全世界都服務主佳幹納。

無異於聖巴佳王之子的主高茹阿哈瑞，與祂的同遊一起上演打掃聖滾迪查的逍遙時光，藉此指導全世界。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每年都籌辦這個節日，把參予此事的黃金機會賜給每個人。

在瑪圖茹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慶祝聖顯現日和奎師那的慶生節

對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而言，一九五九年是個尤堪銘記的年份，因為至受崇拜的聖師尊和一些門徒在顯現日前一周到達該處。那年，廟宇居民斷食一整天，履行齊頌聖名，閱讀《聖典博伽瓦譚》，供奉供品等等，滿腔熱忱地遵行聖顯現日。午夜時分，在一片齊頌聖名聲、響螺的響號和數千信眾的勝利歡呼聲之中，為神像履行沐浴禮。在晚上的宗教聚會，聖師講授了一堂滿是經典結論的深奧哲學講課。他引用下列詩節，確立奎師那是非二元絕對真理：

「*ete cāṣa kalā puāsa kãñēas tu bhagavān svayaā*」(《聖典博伽瓦譚》1.3.28)、*「aho bhāgyam aho bhāgyaā nanda-gopavrajaukasām , yan mitraā paramānandaā pūrēāā brahma sanātanam*」(《聖典博伽瓦譚》10.14.32)、*「éçvaraū paramaū kãñēāū sac-cid-ānanda-vigrahaū , anādir ādir govindaū sarva kãraēakãraēam*」[《婆羅訶摩讚(Brahma-samhita)》5.1]、以及*「mattaū parantaram nānyat kiīcidasti dhanaijaya*」(《博伽梵歌》7.7)。

除此之外，他又確立了聖雅淑妲之子與聖黛瓦葵之子相比的獨特特質。

在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遵行十、十一月之誓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豁下的所有廟宇，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

十五日，都遵行十、十一月之誓 (kartika-vrata，又稱 damodara-vrata 和 niyama-seva)。由於至受崇拜的聖師尊本人的大駕光臨，這年的十、十一月之誓是在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以特別慶典和莫大熱忱來慶祝。在十、十一月份期間，這個偉大誓言有很多方面都是有規律而與眾不同的，例如聖吉祥燈儀 (sri mangala-arati)、清晨靈唱、誦讀《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誦讀《布茹阿瑪經》或《終極韋陀》、繞拜荼拉茜、定時唸誦 (ahnika) 和其他事務、討論奉愛文學、供奉供品的燈儀 (bhoga-arati)、奉獻者的研討會 (ista-gosthi)、榮耀偉大祭餘、定時燈儀等等。在這個誓言期間，奉獻者確立適度的飲食、席地而睡、以葉子碟代替金屬碟來榮耀祭餘。

在十、十一月之誓期間，聖齊幹阿南達貞守生 (Sri Chidghanananda Brahmachari) 每天早上都討論《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在晚上，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解釋《博伽瓦譚》裡，納米和那瓦約贊卓 (Nemi-Navayogendra) 的對話。至受崇拜的俺，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本人，從下午三時至五時，詳細闡釋《韋陀結論的覺悟》和《哥文達論》。在十、十一月期間，他已解釋完《哥文達論》第一章，第十一個訓諭的第一和第二節 (pada)。

在聖靈性導師講課期間，他概述了《韋陀結論》的其他八本權威注釋，也確立了《哥文達論》是傲視同儕的。他定期誦讀聖商羯羅師、巴斯卡爾 (Bhaskar)、茹阿瑪努、瑪德瓦、威給那．比克蘇 (Vijnana Bhiksu)、瓦拉巴和梭巴爾卡的注釋，以及高迪亞．維丹塔典範師 - 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的《聖哥文達論》。聖師在討論中，也強調偉大導師「講述結論的大師 (Siddhanta-vagisa)」 「大慈大悲者」 - 施瑞瑜塔．哈瑞達薩的《至尊主論》的多個要點。在講述《哥文達論》的期間，除了修會的棄絕僧和貞守生之外，聖納瓦島聖地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傑出學者也在觀眾席上。其中，聖庫穆達．卡瑪拉．那 (Sri Kumuda Kamala Nag, B.A., B.L.)、聖瑪刊．拉爾．薩哈 [Sri Makhana Lal Saha, B.A.、納瓦島訓示之廟 (Navadvipa Siksa Mandira) 的副廟長]、學者施瑞瑜．那溫燦卓．查卡爾瓦提 [Pandita Sriyut Navincandra Cakravarti, 輔典及文法老師 (smrti-vyakaranatirtha)] 和聖瓦爾達刊塔．達塔 (Sri Vardakanta Datta) 的名字也值得一提。德高望重的瓦茹達．巴布 (Varada Babu) 也以對手的姿態出席，他是聖商羯羅師的絕對一元論的偉大學者，這為聽眾提供了極為難得的機會，聆聽聖師就《哥文達論》所作的比較討論。

即使在十、十一月之誓結束後，因應年長的瓦茹達．巴布和聖庫穆達．卡瑪

拉·那的特別請求，《哥文達論》的研習再繼續多五天。在最後這幾天期間，精細詳盡地討論了「*athāto brahma-jijñāsā*」，「*janmādyasya yataù*」和「*çāstrayonitvāt*」等等訓諭。聖師解釋這些訓諭時，明確地確立了至尊主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與此同時，又以邏輯和經典證據，反駁商羯羅師認為梵是無形無相、沒有力量、沒有形象和沒有特質的看法。他也建立了《終極韋陀》所闡述的主題是奉愛，而非知識或解脫。縱貫《終極韋陀》的五百五十個訓諭，無一提及知識和解脫等字詞。相反，《終極韋陀》的「*ānandamayo 'bhyāsāt*」、「*api saārādhane pratyakñānumānābhyām*」和其他訓諭之中，只確了巴佳王之子 - 主哥文達，以及祂的純愛奉愛 (*premamayi bhakti*)。最後，「*anāvātti çabdāt anāvātti çabdāt*」這個訓諭清楚說明了主哈瑞的齊頌聖名，「*harer nāma harer nāma harer nāmaiva kevalam*」和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parama vijāyate çré kãñēa saikērtanam*」的確認，使之更加清晰。

《終極韋陀》確立了非二元絕對真理 - 主奎師那，與祂的能量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無異無別，從而清楚表明要崇拜神聖青春愛侶 (*Yugala*)。《奧義書》顯示絕對真理決不是無形無相、沒有力量、沒有形象、沒有特質和沒有超然品質。《太提瑞亞 (*Taittiriya*) 奧義書》(3.1) 有云，*yato vā imāni bhūtāni jāyante, yena jātāni jēvanti, yat prayantyaabhisaaviçanti, tad vijijñāsasva tad brahma*：「萬物衍生自絕對真理，留駐於絕對真理，而在毀滅之後，又再重新進入絕對真理的身體。」這個詩節用了三種情況，即奪格情況 (*apadan*)、工具格情況 (*karana*) 以及位置格情況 (*adhikarana*)。那麼，梵怎會沒有力量和沒有形象？

聖師尊對這一切主題的解釋歷久彌新而非常突出。在最後一天，瓦茹達·巴布說：「如果《哥文達論》的閱讀繼續多幾天，人們便會獲益良多。我在我的納瓦島鎮，從未聽過這樣漂亮俐落的《韋陀結論》討論。」聖師開玩笑地對他說：「如果你信心滿懷地多聽幾天《哥文達論》，你便能從商羯羅師的一元論哲學中解脫出來。」瓦茹達·巴布聞言，大笑認同。

在十、十一月之誓的第一天，聖師這樣指導觀眾。「遵行十、十一月之誓是四月苦行之誓的一部分。那些僅只遵行十、十一月之誓，卻不遵行整個四月苦行之誓的人，無法完全發展奉愛，那是四月苦行之誓的成果。事實上，這個疏忽實際的顯示了他們對四月苦行之誓的不敬。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和祂的同遊以莫大信心和奉愛心，遵行四月苦行之誓，祂們這樣指導整個偉大奉獻者團體

的修習者，臻達奉愛的方法。誰會徹底摒棄四月苦行之誓，僅只堅信十、十一月之誓？只有那些慣常不接受服務哈瑞時所遇到的困難，或厭惡棄絕的人。」

「遑論僅是遵行十、十一月之誓，現時，現代偽師徒傳系中人甚至做得不多。對這樣的人而言，生活的目的正是吃喝、睡眠和性趣。經典的短句，*tapo veçopajévinà*是指那些不想遵循任何規則的人。他們不尊重施瑞曼·瑪哈帕佈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教導，*bhāla nā khāibe āra bhāla nā paribe*：『別吃天下珍味，也別穿綾羅綢緞。』[末篇逍遙 (Antya) 6.236] 這些人被視為身處下三流和無秩序的師徒傳系中，在這情況下，他們也偏離了滿載榮耀之言，*mahāprabhura bhakta-gaëera vairāgya pradhāna*：『棄絕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奉獻者之基本原則。』（《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末篇逍遙 6.220）」

「遵守四月苦行之誓，不僅限於偉大奉獻者。每個宗教的信徒都應該遵行，業報工作者、思辨家、苦修者和其他所有階層的人亦然。這個誓約即使在商羯羅師、斯瑪塔和其他師徒傳系，都很盛行。自古以來，各類修習者都遵行十、十一月之誓，因為這是四月苦行之誓的主要部分。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指導和鼓勵他們的追隨者貫徹遵行這個誓約。那些遵循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人精通這個主題，即使在將來，也會記得這點。」

在川處茹廟舉行的聖帕佈帕分離節慶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豁下的所有廟宇，都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大事慶祝聖帕佈帕的隱跡日(分離節慶)。納瓦島聖地、瑪圖茹、哥樓克幹佳和其他廟宇都滿懷信心地慶祝。

至受崇拜的聖師親自蒞臨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因此人們懷著獨特信心在該處慶祝隱跡日。在那天的講課和靈唱後，在廟長—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鏗而不捨的請求下，廟宇的奉獻者和聖修會的啟迪奉獻者，先向至受崇拜的聖師尊的蓮花足獻花，然後才是聖帕佈帕的蓮花足。之後，邊唱誦聖靈師蓮花聖足所寫的燈儀靈唱，邊履行聖帕佈帕的燈儀。在晚上的宗教聚會，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閱讀《高迪亞通訊》所載的，聖帕佈帕的信件、文章和訓示特集。

聖師在他的講課中傳授了很多易於實踐的指示。「每年，在這個特別的日子，我們都以特定形式履行主哈瑞的命題。聖帕佈帕·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

緹是哈瑞命題的化身。那些和他聯誼過的人肯定感受到這點。他講課時舌燦蓮花，口若懸河，各主題似是從數千張嘴滔滔不絕，而不是僅只一張。我們以二十四小時為一天，但置身聖帕佈帕的主哈瑞命題之中，一天則會變成千日。他歌頌至尊主時所感受到的喜樂，委實無法形容。人們通常擱置其他所有職務，因吃喝和睡眠等等俗務而忘形狂喜，因為那是他們唯一感到快樂之時。他們不明白有其他高等的快樂類別。聖帕佈帕放棄吃喝、睡眠等等而投入講述主哈瑞的命題，因為他正是這樣獲得至大樂趣。」

聖師討論各種與聖帕佈帕教導有獨特關連的題目。他談及愚昧和假象，以及古往今來對無形無相的意見。他指出，歷史和真理並不相同，又討論了聖薩茹斯瓦緹·塔庫爾對眾生福祉的貢獻。他也談及各種哲學意見之間的差別，絕對真理的一體性等等。除此之外，他表達了對絕對真理三個面貌 - 梵、超靈和至尊主 - 滿載真理的深遠想法。他展示了只有有神論才能控制假象 (mayavasya isvaravada)，也談及不可思議而無所不能的主奎師那、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不可思議的逍遙時光、主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永恆性、生物體的永恆性和其他主題。

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在六十六天內的 六十二堂講課

一九六零年四月十九日：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和他的傳教隊伍，開始前往美迪尼城和曹比斯·帕嘎拿大約三十個村莊，大力傳揚永恆宗教。在這段期間，他在六十六天內在六十二個宗教聚會上精彩地講課，而他就像獅子一樣強而有力。永恆宗教像強烈旋風一樣，開始席捲舉行宗教聚會的地區。在一些地方，有多達一萬五千至二萬人來聽他的講課，整整兩小時聚精會神，不動不語。聽眾不時會提問，雄獅一樣的典範師會借助經典證據和不可辯駁的邏輯來回答。這些對話令聽眾的求知欲和熱忱倍增。不僅是那些提問的人，還有全體觀眾，當他們聽到聖師尊的答案時，全都心醉神迷。聚會結束時，人人都急於觸及聖師蓮花足的塵土，即使在他回到他的居處後，也有一群聆聽主哈瑞命題的聽眾在該處聚集。附近的村莊請求雄獅一樣的典範師也到他們的地方舉行宗教聚會，但卻不可能走遍每個地方。聖莎慈南達拿·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隱跡日是在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四日，而主佳幹納的壇車節會在第二天開始。因此，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與他的傳教隊伍，不得不返回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

以下是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在這段期間每天的傳教日程表。

(1) 一九六零年四月十九日，在凱薩瓦城·佳爾派 (Kesavapura

Jalpai) 村 (美迪尼城)，聖約珍卓．納．薩曼塔．達薩 (Sri Yogendra Natha Samanta) 家的院子：「誰謂之人類？」。

(2) 四月二十日，在同一村莊，聖阿郁達納．達薩家的院子：「偉大奉獻者禮儀及奉愛徵兆」。

(3) 四月二十一日，在阿克塔拉 (Aktala) 村，聖布文牟罕．佳拿 (Sri Bhuvanamohana Jana) 家的院子：「永恆宗教」。

(4) 四月二十二日，在同一地點：「人生的職務」。

(5) 四月二十三日，在同一村莊，聖阿茹那．燦卓．達薩 (Sri Aruna Candra Dasa) 家的院子：「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法」。

(6) 四月二十四日，在南迪村 (Nandigram) ，杜伽浴室 (Durga mandapa) 附近的聖珍基納廟 (Sri Janakinatha Mandira)：「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法」。

(7) 四月二十五日，在同一村莊，聖巴佳牟罕．提瓦瑞．斯克薩．尼卡坦 (Sri Vrajamohana Tivari Siksa Niketan)：「宗教信仰的必要性」。

(8) 四月二十六日，在北圖瑞亞 (Bheturiya) 村，聖斯坦帕爾卡薩．達薩．阿迪卡瑞家的院子：「服務生物體和服務至尊控制者之間的差別」。

(9) 四月二十七日，從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在科達姆瓦迪高中的大院子：「宗教信仰的必要性」。

(10) 四月二十七日，從晚上八時半至十時半，在北圖瑞亞村，聖南尼哥帕拉．達薩．阿迪卡瑞 (Sri Nanigopala Dasa Adhikari) 家的院子：「什麼令人類有人性？」。

(11) 四月二十八日，在同一地點：「永恆宗教」。

(12) 四月二十九日，在賽瓦迪 (Saivadi) 村，聖嘎幹燦卓．哈佳茹高中的大場地：「主采坦亞與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

(13) 四月三十日，在同一地點：「人生的職務」。

(14) 五月二日，在普爾瓦查卡村，瓦古拿瓦迪初中的場地：「人生的職務」。

(15) 五月三日，在普瓦查卡村莊，聖基瑞達瑞．達薩迪卡瑞家的院子：「偉大奉獻者哲學和商羯羅哲學之間的差別」。

(16) 五月四日，應巴克塔．薩斯布薩拿．布拿 (Bhakta Sasibhusana Bhuna) 所求，在牟哈提 (Mohati) 村當地施瓦廟的大院子：「人生的職務」。

(17) 五月五日，在斯穆里亞村 (Simuliya Grama) 的中學的場地：「永恆宗教」。

(18) 五月六日，上午九點，在同一地點：「宗教信仰在學生生活中的必要

性」。

(19) 五月六日，下午八點，在同一地點：「偉大奉獻宗的優越性」。

(20) 五月七日，在依達薩拉村(Edasala Grama)，聖哈若奎師那．達薩迪卡瑞(Sri Harekrsna Dasadhikari)家的院子：「聖艾卡達斯斷食日的真理(Sri Ekadasi tattva) - 純粹的(suddha)及與前一個農曆日交迭的(biddha)」。

(21) 五月八日，在同一地點：「偉大奉獻宗是一種階級還是一種宗教？」。

(22) 五月九日，在同一村莊，聖吉塔給那．達薩迪卡瑞(Sri Jitajnana Dasadhikari)家的院子：「生物體的職務是什麼？」

(23) 五月十日，在庫拉瓦迪村(Kulavadi Grama)，聖神廟(Sri Thakura Mandira)的院子：「何謂人性？」

(24) 五月十二日，在琵查拉達村，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聖琵查拉達．足印祭壇的院子：「人生的目的」。

(25) 五月十三日，在琵查拉達．高迪亞廟：「宗派主義和團結」。

(26) 五月十四日，應巴克塔．哈茹丹(Bhakta Haradhana)之請，在那-查克南村(Nar-Caknana Grama)，當地小學的操場：「主采坦亞偉大貢獻的獨特性」。

(27) 五月十五日，在泰披基阿市集(Terpekhyā Bazara)：「《韋陀結論》所確立的主題」。

(28) 五月十六日，在同一地點：「《韋陀結論》所確立的主題」。

(29) 五月十七日，在同一地點：「闡明《聖典博伽瓦譚》」。

(30) 五月十九日，在卡爾央城(Kalyanpura)村，聖廟的院子：「宗教生活的必要性」。

(31) 五月二十日，在同一地點：「當前問題的解決辦法」。

(32) 五月二十一日，在卡爾央城村，聖瑪丹牟罕．高迪亞廟：「偉大奉獻宗」。

(33) 五月二十二日，在瑪路瓦珊(Maluvasana)村，聖若瓦提布薩拿．帕爾(Revatibhusana Pal)家的院子：「聖名的真理」。

(34) 五月二十三日，在塔瑪路卡(Tamaluka)市，聖哈瑞聖名協會(Sri Harinama Pracarini Sabha)的院子：「聖名的真理」。

(35) 五月二十四日，在同一地點：「永恆宗教」。

(36) 五月二十五日，在同一地點：「《韋陀結論》所確立的主題」。

(37) 五月二十六日，在同一地點：聖靈性導師誦讀及注釋《聖典博伽瓦譚》。

(38) 五月二十八日，在查克嘎杜婆塔 (Cakgadupota) 村的學校操場：「永恆宗教及崇拜男、女半神人」。

(39) 五月二十九日，在同一地點：「五種情懷的真理 (Panca rasa-tattva) 和《聖典博伽瓦譚》」。這一次，與阿茹亞·薩瑪佳 (Arya Samaja) 的人辯論《聖典博伽瓦譚》，但當他們聽到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不可辯駁的邏輯和經典證據時，隨即啞口無言。

(40) 五月三十日，在同一村莊，聖那認卓·帕杜阿 (Sri Narendra Padua) 家的院子：「偉大奉獻者的正確舉止」。

(41) 五月三十一日，在同一地點：「當今年代的問題」。這裡有聽眾問偉大奉獻者能否務農。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以經典證據，證明偉大奉獻者可以這樣做。《聖典博伽瓦譚》把這項工作，描述為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一部分。在主奎師那的時代，牧牛族 (gopa) 社區分為兩類：從事牧牛業的牧民和務農的牧民；兩者都是偉大奉獻者。在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時代，也有務農的居士偉大奉獻者。聽眾得到這麼好的解答，非常滿意。

(42) 六月二日，在鑽石港 (在曹比斯·帕爾嘎那地區)，賽蘭卓納·高薩 (Sailendranatha Ghosa) 家的院子：聖師誦讀《聖典博伽瓦譚》。

(43) 六月三日，在卡克島 (Kakdvipa)，聖威薩拉釋米廟 (Sri Visalaksmi Mandira) 的院子：「永恆宗教」。

(44) 六月四日，在同一地點：「人生的職責和宗教」。

(45) 六月六日，在本地的哈瑞協會 (Harisabha)：「永恆宗教」。

(46) 六月七日，在卡斯城市集 (Kasinagara Bazara)：「人生的職務」。

(47) 六月八日，在同一地點：「永恆宗教」。

(48) 六月九日，在嘎拉爾查塔 (Gilarchata) 村：「偉大奉獻宗」。

(49) 六月十日，在同一地點：「聖名真理」。

(50) 六月十一日，在卡斯城市集：「偉大奉獻者禮儀和永恆宗教」。

(51) 六月十二日，在奎師那傑卓城村，書院的操場：「生物體真理，及生物體怎樣才可有資格為至尊主服務」。

(52) 六月十三日，在薩威迪亞 (Sarvediya) 村，聖兌威約譚·達薩·阿迪卡瑞 (Sri Dvijottama Dasa Adhikari) 家的院子：「物質感官不能察知的超然真理 (Adhoksaja-tattva)」。

(53) 六月十五日，在依克塔茹村 (Ektara Grama) 的小學的院子：「人生的職務」。

(54) 六月十六日，在同一地點：「永恆宗教」。

(55) 六月十七日，在哈杜幹佳村 (Haduganja Grama) 的哈瑞薩巴府

(Harisabha Bhavan)：「人生的職務和偉大奉獻宗」。

(56) 六月十八日，在粲達城村 (Candanagara Grama)，聖瓦薩塔．庫瑪茹．哥薩 (Sri Vasanta Kumara Ghosa) 家的院子：「聖名的真理」。

(57) 六月十九日，在同一村莊，聖里拉瑪尼．哥薩 (Sri Nilamani Ghosa) 家的院子：聖靈性導師誦讀《聖典博伽瓦譚》裡，尼米和那瓦約珍卓斯之間的對話。

(58) 六月二十日，在同一村莊，聖奎師那帕達．哥薩 (Sri Krsnapada Ghosa) 家的院子：聖靈性導師誦讀《聖典博伽瓦譚》的同一部分。

(59) 六月二十日，晚上八點，在同一村莊，聖茹佳尼刊塔．哥薩 (Sri Rajanikanta Ghosa) 家的院子：聖師誦讀《聖典博伽瓦譚》的同一部分。

(60) 六月二十一日，在鑽石港法院的院子：「永恆宗教」。

(61) 六月二十二日，在同一地點：「永恆宗教」。

(62) 六月二十三日，在同一地點：聖靈性導師誦讀《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十一篇。

聖師在穆爾斯達巴達 (Mursidabada) 地區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受崇拜的聖師尊與他的同遊，獲得穆爾斯達巴達地區，候活爾哈．巴哈茹姆城 (Howraha Baharampura) 超卓出色的市民之特別邀請而抵達那個城市。聖師尊兒時的朋友 - 聖奎師那兌瓦．穆科帕達亞 (Sri Krsnadeva Mukhopadhyaya)，以及很多市民都在巴哈茹姆城法院車站熱切地等待要歡迎他。當他到達時，他們非常熱情地以花環、檀香和其他隨身用品來迎接他，然後用汽車把他和他的隨員，送到他將會逗留的候活爾哈城的聖哈瑞帕達．薩哈 (Sri Haripada Saha) 廟。

翌日晚上，聖師在廟宇的大院子，對一大群會眾講授人生的職務，講課極具影響力。在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五日，聖師在同一地點講課，主旨深遠。題為「偉大奉獻宗的原始本質」，城中的律師、教師和其他知識份子，都為他滿載韋陀結論真理的講課入神。應這些人的特別請求，聖師多留三天，講授解脫真理及不可思議即一即異論，分析了一些非常深入的哲學真理。當普羅大眾聽到他強而有力的講課時，都深受吸引。在會議結束時，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輔以幻燈片，講授主高茹阿-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在候活爾哈．巴哈茹姆普傳揚純粹奉愛共五天之後，聖師接受德高望重的茹阿亞．巴哈杜茹．蘇認卓．拿茹央那．辛 (Raya Bahadura Surendra Narayana Singh) - 一個非常虔誠和博學的人 - 的特別邀請，與他的傳教隊

伍前往吉亞幹佳 (Jiyaganja)。在第一天，茹阿亞·巴哈杜茹在本地的燦迪浴堂 (Candimandapa) 的廣大院子，籌辦了一個大型的宗教聚會。聖師應他的特別請求，以不可思議即一即異論為題，講授滿是深入真理的哲學講課。

他說：「至尊梵 - 主奎師那 - 是眾主之主，祂創造了整個世界和所有宇宙，是非二元絕對真理。祂是無可比擬的真理。祂不是沒有形象、沒有力量、無形無相的真理；相反，祂是不可思議的能量擁有者。事實上，至尊絕對真理 - 至尊聖主有一種能量，謂之至尊能量 (parasakti) 或內在能量 (antaranga sakti)。然而，由於這種至尊能量履行多種功能，因此有不同名字。在這些名字之中，以三個為主，即靈性能量、生物能量和假象能量。靈性世界顯現自靈性能量，無數生物體來自生物能量或邊際能量，而無數物質世界則來自假象能量或二十四種外在能量 (bahiranga-sakti)。當我們說『顯現』時，眾所周知，這是指主不同能量的各種轉變。」

「絕對真理的能量與那些相同能量的轉變，同時既是一體又有差別，但是這種一體和差別是超越生物體渺小的推理、邏輯和理解。就此而言，那是不可思議的。與此同時，可以透過超然聲音來想像或通達。因此這種一體 (bheda) 和差別 (abheda)，稱為不可思議而即一即異。現在，當我們說可以透過超然聲音通達時，我們所說的是什麼意思？應該非常謹慎地理解這點。當我們說『超然聲音』時，我們是指真正靈師師徒傳系接受的《韋陀經》、《奧義書》、《終極韋陀》、《宇宙古史》、《羅摩衍拿》、《摩訶婆羅多》和《聖典博伽瓦譚》等等經典之言。只有透過這種超然聲音的權力，才可理解這種一體和差別同時並存的獨特關係；否則便是繼續不可思議。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對薩瓦包瑪·巴塔師，教授這種不可思議而即一即異的真理，而聖基瓦·哥斯瓦米在《真正關係 (Sat-sandharbhas)》，以及聖高迪亞的韋陀結論典範師，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在他的著作《哥文達論》，都非常透徹地討論這點。」

這次講課滿載了非常深入的哲學想法，即使學識淵博之士都不易理解，遑論是普羅大眾。他們都對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說，由於講課非常艱深難懂，他們想要聆聽一堂有關人生職務，簡單易懂的講課。因此聖師尊便在翌日講授「宗教和人生職務」。他反駁現代偽師徒傳系和次師徒傳系 (upa-sampradayas) 之見，廣泛地討論了純粹的永恆宗教，即對至尊主的奉愛。聖師尊每天講課後，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君都輔以幻燈片，講授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訓示。每天在講課開始和結束之時，也向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獻上禱文，又唱頌偉大智者的歌曲和主哈瑞聖名的偉大曼陀。

在孟加拉的遜達文 (Sundarvana) 地區傳揚純粹奉愛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聖師應聖地協會 (Dharma Sammelana) 的特別邀請，和他的同遊抵達卡克島附近的君王城。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即《聖至尊主通訊》(在瑪圖茹聖地以印度語出版)的編輯，也和聖師一起。

晚上，在君王城中學的廣大院子，籌辦了一個極為盛大的宗教會議，並一致選舉聖師為主席。其他師徒傳系的講者講課後，聖師便指示會議的貴賓，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聖足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和聖慈嘎阿南達貞守生，講授偉大奉獻宗。最後，聖師講授至尊主卡皮臘 (Kapila) 和現代數論哲學家卡皮臘之間的差別，內容非常吸引。他斷言唯有印度教徒才信奉至尊主是有形象的這個真理 (sakara-vada)，而所有非印度教徒都是無形象絕對真理的信眾 (nirakara-vadis)。

聖師解釋，聖人卡皮臘兌瓦 (Kapiladeva Rsi) 是數論哲學的原創者。卡皮臘有兩位，其一顯現在薩提亞年代，另一則在特瑞塔年代 (Treta-yuga)。第一位卡皮臘誕自曼奴 (Manu) 之女 - 兌瓦呼緹 (Devahuti) - 為大聖人卡爾丹姆 (Maharsi Kardama) 之子。他是至尊主的化身，以數論哲學的原創者見稱。雖然他沒有寫過任何名為《數論覺悟 (sankhya-darsana)》的特別經典，但他創立的數論教義卻清楚見於《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經典。第二位是顯現在特瑞塔年代，撰寫了《數論覺悟》的卡皮臘·牟尼 [Kapila Muni, 他毀滅了薩嘎茹 (Sagara) 王朝]。即使這本《數論覺悟》是主卡皮臘原創的《數論覺悟》之精華所在，也包括了靈魂真象 (atma-tattva) 的超卓解釋，但有些具體特質卻完全違反《神訓經》的結論。例如，卡皮臘·牟尼說至尊控制者是虧缺不全的，以及沒有知覺意識的能量是物質世界的原創者。按照滿載韋陀結論的經典，這違反了《神訓經》之見。偉大奉獻者看似不大敬重目前流行的《數論覺悟》，但是實際上，他們只是反對這些違反《神訓經》的附註部分。

古籍沒有提及「印度教徒」一字，然而永恆宗教的所有追隨者都被理解為印度教徒。所有印度教徒都信奉至尊主的形象，他們都崇拜主的超然神像。基督教徒、佛教徒、回教徒、耆那教徒和印度教以外其他宗教的信眾，全都信奉沒有形象的絕對真理。長存宗教的追隨者就是永恆宗教的追隨者。除了這個永恆宗教以外，其他所有宗教都有開始和終結。即使它們的追隨者確實煞有其事地相信神沒有形象，他們也得接受某方面的形象或形態。他們的宗教書籍也包含了對神的描述 [例如庫達 (Khuda) 的形態和形象]。佛寺和耆那廟都崇拜巨大的

神像。若至尊控制者沒有形象，那為什麼還需要廟宇、清真寺、教堂和佛塔？誰需要它們？若沒有形象，而誰也沒有真的存在，那麼廟宇和清真寺又為誰而建？

在第二天的宗教會議，阿查亞兌瓦又被選為主席。在其他師徒傳系的成員發言後，聖師指示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講授絕對真理 - 祂是崇拜對象 (upasya-vastu) 以及對祂的崇拜。聖拿茹央那．瑪哈茹傑確立了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是唯一的非二元絕對真理。為了支持這點，他列舉了 *ete cääça kaläù puäsau kãñëastu bhagavän svayam* (《聖典博伽瓦譚》1.3.28)，*éçvaraù paramaù kãñëaù sac-cid-änanda-vigrahaù anädir ädir govindaù sarva-käraëa-käraëam* (《婆羅訶摩讚》5.1)，和 *ärädhyo bhagavän vrajeça-tanayas-tad-dhäma vädävana ... na paraù* 等等經典證據。他又極力強調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之見：生物體的至高目標是臻達主奎師那的純粹愛意，而巴佳少女對主奎師那的崇拜是至高無上的。

之後，聖維施瓦納．茹阿亞 (Sri Visvanatha Raya)、聖遜達爾珊貞守生 (Sri Sudarsana Brahmacari) 和聖慈幹阿南達貞守生講述偉大奉獻宗。最後，他們為所有觀眾非常精妙地解釋，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確立的偉大奉獻宗其實就是永恆宗教。

宗教會議的統籌，尤以老師蘇認卓納．巴塔師 (M.A. 三代) 和聖兌維贊卓納．帕陀爾 (Sri Dvijendranatha Patra)，他們高度讚揚聖師的風格，他的真摯感情和他的深思熟慮。在會議結束時，他們與聖靈師．瑪哈茹傑討論宗教。

在川處茹廟慶祝聖維亞薩祭

一九六一年二月三日至二月六日：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所有廟宇，都舉行聖維亞薩祭的慶典，歷時四天。由於聖師的大駕光臨，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的慶典特別成功。

聖師的顯現日是在一、二月兩周月暗的第三天 (即二月三日)，從凌晨起便禱告和靈唱，讚美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之後，便按照《聖維亞薩祭崇拜法規》崇拜聖靈性導師五體、典範師五體、維亞薩五體、奎師那五體、五崇拜對象、真理五體等等及火祭。聖師非常仁慈地抵達崇拜地點，他的所有棄絕僧、貞守生和居士追隨者則在他的蓮花足獻花。中午後，便供奉供品和燈

儀，並向所有受邀和慕名而來的賓客派發美味可口的偉大祭餘。在晚上的宗教聚會，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牟尼．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帕爾瑪提．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和其他人，講授聖靈性導師真理。

翌日（即二月四日），在晚上的聚會，誦讀各地奉獻者寄來的讚歌和禱文。最後，聖師以需要托庇於真實無偽靈師的蓮花足 (sad-guru-padasraya) 及真正門徒的職責為題，傳授特別訓示。

二月六日是哥文達五天 (Govinda Pancami，即一、二月份兩周月暗的第五天) 和宇宙之師 -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的顯現日。禱告和靈唱從清晨起連續不斷，然後，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誦讀聖帕佈帕對聖維亞薩祭之見的講課。在中午的神像崇拜後，便履行花祭和供奉供品、燈儀，然後便向所有聚會賓客奉上偉大祭餘。

在傍晚五時，籌辦了一個大型聚會。先是誦讀奉獻者致聖師和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的奉愛禱文。然後，聖慈幹阿南達貞守生便講述聖帕佈帕的品格和訓示，之後，至受崇拜的聖師尊講授聖帕佈帕教導的獨特性，內容非常有益充實。他說，聖靈性導師祭又稱維亞薩祭。由於聖維亞薩兌瓦傳授訓示，因此是訓示靈性導師。靈性導師有兩種：訓示靈性導師和傳授婆羅門啟迪的靈性導師。崇拜程序的規則，是先崇拜及為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履行儀式。從真理角度而言，訓示靈性導師和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無異無別，所有經典都宣稱，由於他們毫無差別，應該要服務訓示和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兩者。兩位都是奎師那的展現，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是奎師那的形象 (rupa)，訓示靈性導師則是奎師那的人格形象 (svarupa)。《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說明這點：

*guru-kāñëa-rüpa hana çästera pramäëe
guru-rüpe kãñëa kãpä karena bhakta-gaëe
çikñä guruke ta'jäni kãñëera svarüpa
antaryämé, bhakta-çreñöha,-ei dui rüp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原初逍遙，1.45.47)

「按照經典，靈性導師是奎師那的顯現。奎師那以靈性導師的形式，對奉獻者施恩。應該知道訓示靈性導師正是奎師那本人。奎師那以心中靈性導師 (caitya-guru) 的形式作出鼓勵，祂也作為至高無上的奉獻者賜予聯誼和訓示。」

其他經典認同以下人物為訓示靈性導師：六哥斯瓦米、具有聖茹阿妲的靈性情感和身體膚色的主高茹阿哈瑞、以及戴著孔雀毛冠的奎師那。即使如此，門徒的職責就是先崇拜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傳授曼陀的靈性導師，有個非常重要的特點。保護我們免致思想混淆 (mano-dharma) 的超然音振稱為曼陀 (mantra)，而保護門徒免致思想混淆的人，稱為傳授曼陀的靈性導師。傳授曼陀的靈性導師因而至高無上，應該先崇拜他。聖韋陀維亞薩傳授全部各種訓示，而由於他是訓示靈性導師，他的重要性或獨特性是不爭之實。

現時，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萬中無一。由於婆羅門啟迪和訓示靈性導師實際上都沒有資格，因此他們之間的爭執屢見不鮮。故此真正的訓示靈性導師不嫉妒，傳授奉愛修習的訓示，及教導門徒服務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經典有云，應該確當地尊重他。不教導門徒服務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的人，並不是真正的訓示靈性導師。事實上，不能榮耀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的人，甚至不是純粹的偉大奉獻者。這種老師會怎樣對待他自己的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那些專注於非二元 (一元論) 的人毫不尊敬靈性導師，或遵循聖商羯羅師之見 - 「靈性導師不是完全通曉理論 (navagatasyata)」，而教人不尊敬靈性導師。他們又不視靈性導師為靈性導師或視之微不足道。靈性導師若是愚昧無知或沒有覺悟真理，門徒又怎能尊重他的地位？有資格的門徒不會認為：「我會藉由服務靈性導師而得到所有好處。它會使我以獨修者 (bhajanananandi) 之名，優哉悠哉度過此生，我將能主宰其他奉獻者。」 *Gurura sevaka haya manya apanara* (《至尊主采坦亞》)：「托庇於靈性導師的奉獻者和門徒，總是尊敬其他所有奉獻者。只有教人服務靈性導師的人，才是訓示靈性導師。」

在瓦拉嘎達 (Valagada) 的大型宗教會議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月二十五日：莎慈阿南達．服務修院 (Sacidananda Sevasrama) - 呼里地區，瓦拉嘎達城的居民，在當地籌辦了一個歷時三天的大型宗教會議。俺，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會長兼典範師 - 得到特別邀請，與他的棄絕僧和二十個貞守生，一起參加這個盛大慶典。服務修院為參加者在住宿和祭餘方面，作出極佳安排。

大型會議在下午四時開始。不同的發言者和客人首先到達，然後，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在一片響螺和齊頌聖名聲之中，被引領到講台上。阿蘇陀薩．穆科帕迪亞公爵 (Sir Asutosa Mukhopadhyaya，孟加拉第一位印度籍總督) 的兒子，及聖瓦瑪．帕爾薩達．穆卡爾君 [Sri Vama Prasada Mukherji，

夏瑪帕達·穆卡爾君 (Syamapada Mukherji) 的兄弟]，他退休前是加爾各答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他們恭請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就座為主席。斯瓦米·薩瑪迪帕爾卡薩·阿認亞和聖基瓦 (邏輯老師) 獲選為貴賓。講者瑪哈斯塔威茹·達爾瑪奎爾提 (Mahasthavira Dharmakirti)、施瑞瑪提拉拉·達薩 (Srimatilala Dasa，退休的地方法官)、聖蘇甸卓納·穆科帕迪亞 (Sudhindranatha Mukhopadhyaya)，修會的棄絕僧、貞守生和其他顯赫要人都已就座，然後節目便開始。

聖吉坦卓納·曹達瑞 (Sri Jitendranatha Caudhari) 演奏啟幕樂章後，聖塔茹卡嘎提·穆斯塔菲 (Sri Tarakagati Mustafi) 代表斯瓦米·佈帕南達·普瑞·瑪哈茹傑 (Svami Bhupananda Puri Maharaja) - 莎慈阿南達·服務修院的會長，講述會議的目的。之後，在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主席的要求下，莫提拉拉·達薩博士 (Dr. Motilala Dasa) 以《韋陀經》和《奧義書》為證據，講授宗教信仰。稍後，大菩提協會 (Mahabodhi Society) 的瑪咯斯塔威茹 (Mahasthavira)，講授虔誠的道德行為 (dharma-niti) 及佛陀的宗教講道。聖基瓦 (邏輯老師) 講授「宗教的必要性」，繼而是斯瓦米·薩瑪迪帕爾卡薩·阿認亞·瑪哈茹傑的精彩講課 - 「宗教界的現況」。

最後，聖師的講課令人拍案叫絕，觀眾尤其喜歡。他談及國家領袖對宗教漠不關心、社會對宗教的反對、及現代教育對印度文化每下愈況的影響，情感激昂。在晚上八時後，大會秘書請求主席 - 聖師 - 為大會籌辦的展覽會啟幕和宣佈。然而，熱心的觀眾再三請求聖師繼續他的講課。他詢眾要求，並以「遵行宗教是人生最重要的職務」為題，傳授令人印象極深的訓示。會後，策劃人和觀眾對聖師之見都讚不絕口。

在阿薩姆、遜達茹文和其他地方傳教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在阿薩姆邦的奉獻者一再熱切請求下，聖師到哥樓卡贊佳·高迪亞廟 (Golokaganja Gaudiya Matha)、查戴科拉 (Cadaikhola)、陀卡爾·查達 (Tokre Chada)、杜巴迪、迪甸嘎 (Didinga)、杜巴迪、山提城和其他眾多不同地點，致力傳揚永恆宗教 (即純粹的偉大奉獻宗) 共一個月。在迪甸嘎村初中的院子，舉行了一個大型宗教會議。印度教徒、回教徒和基督徒全都出席這次會議，陣容鼎盛，而每個人都稱讚聖師之見觸動心弦。

從阿薩姆回來後，我們最受崇敬的聖師尊與一些棄絕僧和貞守生，在六月十六日前往遜達茹文地區傳教。一行人在奎師那燦卓城、卡斯姆嘎哈

(Kasimgarha)、拉釋米·佳拿爾丹城(Laxmi Janardanapura)、艾帕拉塔(Aiplata)和其他地方，廣泛傳揚純粹奉愛，並在六月二十四日返回川處茹廟。

在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慶祝壇車節和 鞦韆節 (Jhulana-yatra)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二日：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隱跡日的特別慶典，在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舉行。聖師擔任主席，並有很多關於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超然生平、他的偉大奉獻宗教導和實踐等等的講課。講者包括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施瑞瑪·維施努戴瓦塔·瑪哈茹傑 (Srimad Visnudaivata Maharaja) 和其他主要棄絕僧，聖哈瑞貞守生 (Sri Hari Brahmachari)、聖博伽梵·達薩貞守生 (Sri Bhagavan Dasa Brahmachari)、聖博伽瓦塔·達薩貞守生 (Sri Bhagavata Dasa Brahmachari)、聖嘎贊卓-莫克薩拿貞守生 (Sri Gajendra-moksana Brahmachari)、聖瓦姆施瓦丹阿南達貞守生 (Sri Vamsivadananda Brahmachari)、聖慈幹阿南達貞守生、聖亞杜瓦茹·達薩迪卡瑞 (Sri Yaduvara Dasadhikari, M.A.V.T.)、聖吉塔奎師那·達薩迪卡瑞 (Sri Jitakrsna Dasadhikari) 和其他偉大奉獻者。聖師以同一主題，極具教育意義的訓示作出總結。

翌日便觀看盛況空前的壇車節慶典開幕禮，節日歷時十天。施瑞瑪·巴提韋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在這個慶典期間所作的努力和服務，尤堪讚揚。

稍後，在七、八月份，便極為隆重地慶祝聖茹阿姐-哥文達的鞦韆節和主巴拉兌瓦的顯現日。我們最受崇拜的聖師尊在這些時節，透露了一些非常深奧的真理和奧秘。

在聖師尊的庇蔭下，前往印度所有聖地朝聖

拜訪印度所有聖地 (tirthas)，包括三個聖地和七個聖城 (puri) 的朝聖之旅，在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俺，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的庇蔭下，及其直接臨在之中，在一九六一年，遵行十、十一月的規範守則期間圓滿結束。這次朝聖共有一百一十八位朝聖者，包括棄絕僧、貞守生、行腳僧 (vanaprasthis) 和居士。旅程於一九六一年十月三日，以一系列遊客專卡從候活爾哈車站出發，並於兩個月內完成。

朝聖者先觀見維施努城的主瑪丹-牟罕君。有一次，當回教徒攻擊維施努城時，國王的神像 - 瑪丹-牟罕君，親自發射了一枚大砲驅趕敵人。朝聖者也拜見了那枚大砲。在聖師尊的指導下，朝聖隊伍又觀見了主佳幹納、高琵納、聖帕佈帕的顯現地點和靈修間、甘比茹、聖哈瑞達薩·塔庫爾的墓塚和靈修間、滾迪查廟和佳幹納·普瑞的其他地方。在十月八日，他們在星哈查覽 (Simhacalam) 攀行九百八十七級梯級，走上一座小山，有幸觀見吉亞達·主尼星哈 (Jiyada Nrsimhadeva)。他們在十月十日，觀見潘拿·尼星哈 (Pana Nrsimha)，並在翌日朝拜瑪卓斯·高迪亞廟、帕爾塔薩茹提廟 (Parthasarathi Mandira) 和其他值得到訪之地。他們在瑪卓斯從東鐵路轉乘南鐵路繼續行程。

一行人在十月十三日抵達帕克斯聖地 (Paksitirtha)，並觀見顯現為鳥兒形象的大神明韋達·基瑞之主 (Veda Girisvara Mahadeva) 和哈·帕爾瓦緹 (Har Parvati)。朝聖者在十月十四日觀見慈達姆巴茹姆 (Cidambaram) 的聖瓦蘇兌瓦和聖那塔王 (Nataraja)，及在瑪亞巴茹姆 (Mayabharam) 顯現為雌孔雀形象的帕瓦緹-德薇，並在當晚抵達空姆巴科南姆 (Kumbhakonam)。翌日，他們觀見解脫湖 (Moksa-kunda)、空姆北斯瓦茹姆 (Kumbhesvaram)、聖茹阿傑·哥帕拉·查卡爾帕尼 (Sri Raja Gopala Cakrapani) 和空姆巴科南姆的其他聖地。

聖師尊講述了一個關於解脫湖的故事，那是一個又大又深的池塘。潘達瓦兄弟在流放期間來到此地，當他們在這個聖地沐浴時，聖人之尊拿茹達抵達此地。拿茹達問那對自己的氣力深感自豪的比瑪珊 (Bhimasena)：「你知道這是什麼聖地嗎，祂又有什麼榮耀？」強大無窮的比瑪珊向聖人之尊拿茹達頂拜，並說：「聖人之尊啊！我們孤陋寡聞，所知不多。請告訴我們吧。」拿茹達君說：「先沐浴吧，然後我會告訴你。」他們沐浴後，拿茹達君解釋，他們在此沐浴的整個池塘位於空姆巴·卡爾拿 (Kumbha Karna) 的頭骨裡。主茹阿瑪燦卓殺死了那位偉大武士，用祂的箭把空姆巴·卡爾拿的頭顱，擲到這個地方，造成這個池塘。空姆巴·卡爾拿的頭顱因觸及主茹阿瑪燦卓君的箭而得到淨化，任誰在這個池塘沐浴，也能臻達主茹阿瑪燦卓君的聖地。比瑪珊聽到聖人之尊拿茹達之言時，不再自傲於自己的力量，倒在聖人之尊足下。這座大城市因空姆巴·卡爾拿之名，而名為空姆卡爾拿姆或空姆巴科南姆。

朝聖者在十月十六日觀見位於坦約若 (Tanjore)，印度最大廟宇之一的大神明聖溫哈兌之主 (Sri Vrhadesvara Mahadeva)。在這座佔地極廣的廟宇之上，有塊重約八十噸，精雕細琢的圓形石頭。現代科學家和考古學家都奇

怪在發明現代起重機之前，怎能把這樣的大石放在這麼高的地方。

此地還有另一個奇蹟。聖南迪君 (Sri Nandiji) - 施瓦的坐騎，由一塊二十五噸的石頭雕刻而成，坐在主廟門前，面向施瓦。朝聖者有幸朝拜聖廟和聖南迪，歡欣鼓舞。朝聖者在十月十八日抵達印度的南端 - 達努斯科提 (Dhanuskoti)，並在此沐浴。他們然後就拜訪聖茹阿瑪之主 (Sri Ramesvara)，在此觀見主茹阿瑪燦卓所建的碩大施瓦廟。他們也在不遠處觀見哈努曼帶來的塑像。

他們在十月二十日到訪瑪杜茹的米拿克斯-德薇 (Minaksi Devi) 廟，翌日則到訪刊亞-庫瑪瑞 (Kanya-kumari) 的刊亞·庫瑪瑞。他們在十月二十三日觀見聖認嘎米的主認嘎納君，施瑞曼·瑪哈帕佈在該處遵行四月苦行之誓。這被視為印度最大的廟宇；廟宇的每堵牆涵蓋了一整座城市。聖雅沐娜師和聖茹阿瑪努師住在認嘎納君的這座著名廟宇，並由該處開始到處傳教。認嘎納君以祂的天蛇 (Sesasyi) 形象，和拉釋米君臨在當地。在十月二十五日朝拜過維施努刊慈 (Visnukanca) 和施瓦刊慈 (Sivakanca) 後，大隊抵達阿那科南姆 (Anakonam) 岔口，他們在此從南鐵路遊客專車轉乘東鐵路客車。朝聖者由此地出發，觀見位於提茹瑪拉山上 (Tirumala Hills)，南印度最富有的廟宇 - 提茹帕提·巴拉君 (Tirupati Balaji)。

朝聖者在十月二十九日，在那斯卡·潘查瓦提 (Nasika Pancavati) 朝拜蘇爾帕拿卡 (Surpanakha) 的鼻子被割掉之地、主茹阿瑪、拉釋曼那和斯坦在哥達瓦瑞河畔的居處和其他地點。他們在十月三十一日觀見孟買的孟巴女神 (Mumba Devi)。他們在十一月一日在巴爾查 (Broca) 觀見主瓦曼向巴利大君乞討的地方。之後，朝聖者前往帕爾巴薩 (Prabhasa)、蘇達瑪城 (Sudamapuri)、文塔·杜瓦茹卡、哥瑪提·杜瓦茹卡、達科茹君 (Dakoraji，即茹拿促達君，Ranachodaji)、烏佳亞尼 (Ujjayani)、聖納兌茹 (Sri Nathadvara)、普斯卡茹 (Puskara) 和薩威崔 (Savitri)。他們在齋耶浦觀見聖茹阿妲-哥文達、聖茹阿妲-高琵納、聖茹阿妲-達莫達茹、聖茹阿妲-瑪德瓦和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他們到訪嘎爾塔·嘎迪和其他地方，最後抵達瑪圖茹聖地。

他們在十一月十七日從瑪圖茹起程，觀見哥庫拉、溫達文、哥瓦爾丹、茹阿妲聖湖、巴爾薩拿 (Barsana)、南達村和其他地方。然後，他們到訪德里的因卓帕爾斯塔 (Indraprastha)、庫茹之野的巴卓卡里 (Bhadrakali)、哈瑞兌茹、茹斯卡薩 (Rsikesa) 和拉釋曼橋，之後，便前往來米薩認亞、阿郁達、瓦茹納西 (Varanasi) 的卡斯·維施努納 (Kasi Visvanatha) 和伽耶的嘎達

答茹蓮花聖足 (Gadadhara Padapadma)。耗時兩個月朝拜這所有地方後，朝聖隊伍便返回加爾各答。

聖師在齋耶浦

一九六二年一月四日：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與他的隨員一起來修會在瑪圖茹的分廟。他在此廣泛傳揚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訊息，歷時一周。然後，他在茹佳斯坦 (Rajasthan) 的首府 - 齋耶浦 - 一些顯赫居民再三請求下，前往該處。一周以來，他以印度語和英語，在不同的聚會、協會和廟宇講課，講述無瑕的偉大奉獻宗，以及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傳授和實踐的永恆宗教。他對普羅大眾非常清楚地解釋，齊頌主哈瑞的聖名既容易又簡單，也是臻達至尊主的唯一途徑，尤其是卡利年代。

在本地的聖茹阿坦-奎師那廟，舉辦了一個大型聚會。市內的傑出文人和博學之士都有出席，而聖師尊講授聖名真理，令人拍案叫絕。著名的印度語學者，「蓮花」聖卡瑪拉卡茹 [Sri Kamalakara (Kalama)] 和學者聖奎師那粲卓君 [Sri Krsnacandraji，詩詞及語法老師 (kavya-vyakarana tirtha) 和文學老師 (sahityacarya)]，對聖師的講課印象殊深。即使他們兩者都是聖瓦拉巴師的滋養之途學派 (pusti-marga) 的啟迪典範師，當聖師前來齋耶浦時，他們都來聽他講述偉大奉獻者的真理。聖師尊告訴他們，聖瓦拉巴師見過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兩次。第一次是在帕亞嘎附近的阿戴拉村 (Adaila Grama)，第二次則在聖普瑞聖地。聖瓦拉巴師的兒子 - 聖威塔拉兌瓦 (Sri Vitthaladeva)，與聖茹帕·哥斯瓦米、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和其他哥斯瓦米感情深厚、親近友愛。

「蓮花」聖卡瑪拉卡茹和聖奎師那粲卓君兩人，畢生與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保持聯繫。他們與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友誼深摯，他們的詩作和文章也在《聖至尊主通訊》發表。

這樣在瑪圖茹和齋耶浦廣泛傳揚偉大奉獻宗共一個月後，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在二月九日返回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

在奧瑞薩建立修會的傳教中心

巴卓卡是奧瑞薩，巴拉斯瓦茹地區的著名地點。附近薩林迪 (Salindi) 河的河畔，是神聖的科認塔 (Koranta) 村，當地居民都是卡茹拿世系 (karana-gotra) 的婆羅門。當地大部分的居民都學問淵博及的政府要員。這個村莊裡

有座主高帕拉君的廟宇，其祭師是聖拉爾．牟罕．瑪哈帕陀 (Sri Lal Mohana Mahapatra)。他無法履行廟宇的服務，便把廟宇及其相連的農地，獻給修會的會長 - 聖師，並正式在法庭登記處記錄作實。聖師把這座新立分廟命名為主高帕拉君．高迪亞傳教中心。

一段時間後，主高帕拉君從村裡被移到廣闊的大街上。在該處的一片廣大土地上，建有一座佔地極廣的聖廟、會堂和僕人宿舍 (sevaka-khanda)，而主高帕拉君現正在這座大廟受人膜拜。

科認塔村位於巴卓卡鎮以北兩里半外。當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擔任巴卓卡分區的官員 (S.D.O.) 時，他創作了他著名的主奎師那讚 (Sri Krsna-samhita)。他在他的詩作「Vijana Grama」提到，*kimvä nä rahili kena säлиндéра kule yathäya pathikagaëa açvatthera müle käöäya ätapa-täpa niçcinta antare*：「薩林迪岸有菩提，樹下遊人樂竭息。」當傳教中心在該處成立時，聖師說：「我們會住在主高帕拉君．高迪亞傳教中心，並得遇良機，銘記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神聖品性和奉愛訓示。」

這座廟宇相距瓦烏達城 (Vaudapura) 火車站僅只兩弗浪，即巴卓卡火車站之後的下一個站，供汽車行駛的道路也非常好走。此地的氣氛極為迷人。修會衷心感謝上述的「大慈大悲者」聖瑪哈帕陀及其家人，為了純粹奉愛而建立這個傳教中心。

在齋浦茹鎮傳揚純粹奉愛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和一些貞守生，抵達瑪圖茹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並在該處逗留了十五天。居於當地的知識份子都來聽聖師的講課，眾多來自阿里嘎爾哈 (Aligarha) 和阿嘎爾 (Agra) 各大學的研究學者也有前來。他們聽到他的哲學概念都很高興。這些研究學者來到聖師設立在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包羅萬有的圖書館，研習有利於他們的研究的書籍，有時更會借閱。

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在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的會堂講課，當瑪圖茹居民聽到他予人深刻印象的純粹奉愛哲學概念時，都漸漸成為他的追隨者。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是廟宇的廟長，盡心盡力地照料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靈師蓮花聖足及與他同行的貞守生。

一九六二年九月四日，聖師尊應齋浦茹．哈爾外修會 (Jaipura Halvai-Samiti) 的廟長 - 薩提．索米．拉爾君 (Seth Somi Lalji) - 的特別請求，與他的追隨者到達齋浦茹。學者聖奎師那粲卓老師 (詩歌及文學老師) 在聖茹阿妲顯現日當晚，在他聖茹阿妲-奎師那君廟宇的大樓裡，舉行了一個出色的聚會。至受崇拜的聖師尊以印度語講課，當中滿載結論，確立了超然聲音的有效性及普通聲音的不濟。《韋陀經》和其他所有經典都確立了，超然音振是主哈瑞的聖名，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則是覺悟了至尊主的專家，他把超然聲音賜給真正門徒的純淨耳朵。這個超然聲音不是由空氣和喉嚨或顎骨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相反，

*ataù çré kâñëa-nämädi na bhaved grähyam-indriyaiù
sevonmukhe hi jihvädaù svayam eva sphuratyadaù*

[《奉愛的甘露》東方之部 (Purva Vibhaga) 2.234]

「人類的物質感官無法察知主哈瑞的聖名，因為祂是超然聲音，但是任誰心中萌生服務奎師那的渴望 (sevon-mukha sadhaka)，主哈瑞聖名便會自我顯現在他的純粹感官之中。」

《奉愛的甘露》這樣描述聖名的本質：

*nämaç cintämaëiù kâñëaç caitanya-rasa-vigrahaù
pürëaù çuddho nitya-mukto `bhinnatvân nâma nâmiëòù*

(《奉愛的甘露》東方之部 2.233)

「主奎師那的聖名是超然的如意寶石 (cintamani)，因為祂是主奎師那．采坦亞．瑪哈柏佈本人，即極樂情感的化身。祂是整全的，既超越假象又永恆解脫，因為奎師那的聖名 (krsna-nama) 和奎師那本人 (nami) 無異無別。」

永恆、全知、極樂的極樂情感真理是非二元的，但是這個非二元真理顯現出兩個形象 - 神像和聖名。只有透過服務超然聲音，即是透過純粹的齊頌聖名，生物體才能穩處於他的純粹靈性形象，並永恆地獻身服務青春愛侶。

普通聲音是由空氣與喉嚨、顎骨、牙齒等等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不是在真實無偽靈性導師的庇蔭或超然文學的指導下產生的。這些普通聲音無法為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帶來任何好運。真實無偽的經典多處讚美超然聲音，而聖師以韋陀結論的覺悟和其他證據，確立超然聲音的獨特性和超凡卓越。

之後，齋浦茹著名的主哥文達廟的靈性領袖君 (mahantaji)，在當地籌辦了一個學術會議，聖師尊講授了聖茹阿姐真理、主奎師那真理及聖茹阿姐-奎師那-青春愛侶逍遙時光的驚人本質，精彩絕倫。觀眾聽到聖師史無前例的經典和結論概念時，都深受吸引。在那天，他們對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及祂傳系裡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深入的結論概念能夠有所理解。

久而久之，整個齋浦茹都知道有位來自聖納瓦島聖地的出色哲學家和精通結論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到訪本市。當時，齋浦茹大君 (Jaipura Maharaja) 的梵文學院的校長是偉大良師，聖祭卓薩卡茹·兌威韋迪 (Sri Candrasekhara Dvivedi) 文法老師 (數論瑜伽老師)。(他後來接受商羯羅師師徒傳系的棄絕啟迪，就任普瑞的聖哥瓦爾丹廟之商羯羅師)。他恭敬萬分地邀請 聖師，主持他在他學院舉辦的一個大型學術會議，而各學院的教授、學生和可敬忠誠的市民也來參加。聖師在他的學術講課中，以《韋陀經》和其他經典為證，確立了巴佳王之子 - 主奎師那 - 是永恆不滅的梵 (aksara brahman)。之後，他講授「人生職務」。他把不論賢愚，人人都能投票選舉，並獲選為首相的現代民主，比喻為嘎納薩 (Ganesa，他被視為蠢材，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他引用「*arūpavadeva hi tat pradhānatvāt*」和《終極韋陀》的其他訓諭來反駁非人格主義，並確立主是有形象的 (sakara)。他也揭示了，即使奉獻者和至尊主超越時間和地點的限制，祂們都是永存不滅的這個結論，藉此令他的觀眾留下印象。

可敬的學院院長高度讚揚聖師的韋陀結論觀點，又向他多番致謝。他又叮囑學生和人類社會，要接受聖師的靈性訓示。他說他想為所有師徒傳系籌辦一個聚會，促成高迪亞韋陀結論及其他韋陀結論注釋的比較性研討。

修會也因聖師在齋浦茹傳揚純粹奉愛時，薩塔·索米拉爾君、「文學翹楚 (Sahityaratna)」聖奧姆帕爾卡薩·巴佳瓦斯和聖佳嘎迪薩·帕爾薩達君·古塔 (Sri Jagadisa Prasadaji Gupta)，即拉釋米馬達公司的董事，所作的不同服務而特別表揚他們。

聖師對聖修會管理的聖高迪亞·維丹塔村塾的吉祥願望

一九五七年，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在加爾各答的巴巴薩，波斯帕達巷設立了一所名為聖高迪亞·維丹塔村塾的梵文學校。現代大學不重視梵語，學生也得不到梵文教育。若這種對於梵文的愚昧態度冥頑不靈，至尊主的意識形態 - 印度文化的命脈，肯定會消失無踪。

孟加拉語在整個印度都被尊為傑出語言，因為它的文學獨一無二的仰賴梵語文學。然而，不幸地，現時孟加拉語和梵文的這種關係正在分崩離析。孟加拉現時的無神論社會想根除印度教，但是他們清楚知道，只要孟加拉語與神的語言 - 梵文 - 有關連，便無法摧毀印度教。因此，現代大學的管理者想把孟加拉語與梵文的文學和語法分開，藉此令孟加拉語成為一種 *ravindriya-karana* 語言，就像是茹文卓·塔哥爾 (Ravindra Tagore) 所用的簡單語言。如此一來，藉由移除艱深難讀的合成字母，便創作出一種適合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非常淺易的語言。應該要理解這是對梵文不敬，及對印度的《韋陀經》、《奧義書》、《宇宙古史》和其他傳統靈性教導的愚昧無知。

長久以來，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對孟加拉，甚至遍及全印度的這種慘況反覆思量。為了傳播梵文教育，他們在川處茹設立聖高迪亞·維丹塔村塾，後來從該處遷到納瓦島聖地的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成立了委員會來管理村塾。委員會成員如下：

(1) 主席：俺，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至尊天鵝自控者，雲遊四海的典範師，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2) 秘書：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

(3) 成員：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

(4) 成員：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

(5) 成員：施瑞瑜塔·莎慈卓-牟罕阿南迪 (Sriyuta Sacindra Mohananandi, 納瓦島市議會的主席)

(6) 成員：施瑞瑜塔·吉坦卓納 [Sriyuta Jitendranatha, 教授五種科目的老師 (pancatirtha)]

(7) 成員：學者聖尼邁查茹拿 (Pandita Sri Nimaicarana, 文學老師)

(8) 成員：學者施瑞瑜塔·蘇若斯燦卓·茹阿亞 (Pandita Sriyuta Surescandra Raya, 文學老師)

(9) 成員：學者聖巴佳南達·巴佳瓦斯 (Pandita Sri Brajananda Brajavasi)

往年，村塾的很多學生都以優異成績通過班基亞梵文文學協會 (Bangiya Sanskrit Sahitya Parisad) 的考試。今年，一九六三年，可敬的聖吉坦卓

納(教授詩詞、文學、《宇宙古史》、韋陀結論、偉大奉獻宗等五種科目的老師)十分認真而熱心地管理村塾。不久，整個納瓦島對聖高迪亞·維丹塔村塾都讚不絕口。

今年，由於學生人數增加而聘用了一位新老師 - 學者尼邁·查茹拿(Pandita Nimai Carana，文學老師)。學生閱讀及學習文學(kavya)、語法(vyakarana)和韋陀結論，而其中七個學生參加了本年度的初級、中級及學位試。我們在這所模範村塾，滿懷敬意地為梵文學生提供師資優良的梵文教育。我也謙遜地主張，這所梵文學校特別強調《Sri Harinamamrta-vyakarana》的教授。《Sri Harinamamrta-vyakarana》的學生也獲提供膳宿設施。這些學生可以把他們的申請表連同介紹信寄給村塾的秘書 -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

梵文語法學校 (to1a)²¹的督學 對聖高迪亞·維丹塔村塾的看法

「今天對聖高迪亞·維丹塔村塾進行視察，有兩名教師、秘書和十個學生在場。村塾目前有十二個學生，學校教授文學、語法、《Harinamamrta-vyakarana》、《韋陀結論》、偉大奉獻宗和其他經典。校長是教授五種科目的老師，孜孜不倦，春風化雨。由於學生人數增加，這所學校聘有一名助教。」

「根據登記資料，村塾有十二至十三個寄宿生；這點可喜可賀，值得驕傲。管理委員會良久以前申請政府許可，但是至今尚待批核。」

「村塾的考試成績不遜去年，記錄一如往年般準確。我祝願這所村塾前途無限，努力邁進。」

聖那里尼刊塔 [Sri Nalinikanta，
(推理學老師，tarkasmrtitirtha)] 簽署
西孟加拉梵文語法查察員 (附加巡查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建立聖高迪亞慈善診所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納瓦島的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設立聖高迪

亞慈善診所，提供順勢療法、生化療法和對抗療法。診所是由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轄下的附屬委員會管理。在慈善診所的開幕禮，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被推舉為主席。他要求委員會秘書，博士施瑞·巴佳南達·巴佳瓦斯 (L.M.F.) 閱讀「高迪亞診所」一文，之後，聖師尊以這間診所為題而講課，內容引人入勝，滿載深遠想法。

聖師說：「聖高迪亞慈善診所與茹阿瑪-奎師那使命及印度服務修院協會的診所不同。從外在贈醫施藥的觀點看來，也許看似一樣，但其目的卻有天壤之別。如果我們盡力給予人類物質協助和同情，便會對他們造成束縛。與之相反，如果我們幫助和同情生物體，使他們在至尊主靈修之途邁進，這便會消除他們的物質束縛，並助他們進入靈性領域。我們非常高興地指出，這個慈善診所很快已名揚整個納瓦島。每天，很多病患遠道而來，由我們有資格和經驗豐富的醫生診治。」

委員會的獲選成員如下：

- (1) 主席：俺，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至尊天鵝自控者，雲遊四海的典範師，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 (2)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
- (3)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
- (4)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
- (5)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哈瑞贊·瑪哈茹傑
- (6)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維施努戴瓦塔·瑪哈茹傑
- (7) 施瑞·巴佳南達·達薩·巴佳瓦斯 (L.M.F.) - 秘書 (登記號碼：加爾各答 8134)
- (8) 施瑞·阿兌塔·達薩·巴佳瓦斯
- (9) 聖奎師那斑杜·包米基 [Sri Krsnabandhu Bhaumika (H.M.B.H.T.C.)]，聖高迪亞慈善診所的醫生。

**在聖納瓦島聖地朝聖期間和主高茹阿顯現日，
在新建的聖廟舉行聖像安奉儀式**

一九六三年三月：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為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和主高茹阿顯現日，籌辦盛大慶典。在朝聖的第三天（三月七日），整座廟宇因聖廟宇和聖神像的安奉儀式，洋溢著前所未有的快樂氣氛。會堂以花環、芒果葉彩飾、芭蕉樹的花和樹幹精心佈置，美輪美奐，尤其是神像的安奉祭壇。那天沒有朝聖活動，而在凌晨時分，以吉祥燈儀、齊頌聖名、多種樂器的樂隊和悅耳的簧笛聲為那天的吉祥典禮揭開序幕。

奉獻者先準備從純粹奉獻者-巴嘎茹緹汲水，以供安奉和沐浴禮之用。當聖師本人手持水壺，準備就緒時，廟宇的棄絕僧、貞守生和數千位虔誠的朝聖者也手持水壺聚集一起。大隊向著純粹奉獻者-巴嘎茹緹的神聖河岸進發，樂隊先行，由廟宇奉獻者組成的齊頌聖名隊伍隨後，然後就是頭上頂著水壺，至受崇拜的聖師尊，最後是歡天喜地的履行著靈唱的數千位虔誠朝聖者。奉獻者以十六種物品崇拜聖佳娜薇女神，然後便把他們的水壺盛滿神聖的恆河水，興高采烈地回到廟宇大樓和祭壇。

聖師要求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施瑞瑪·巴提布兌瓦·梢茹提·瑪哈茹傑君，在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的協助下，在這個典禮履行祭師職責。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安排安奉神像，而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則照顧貴賓。

神像安放在沐浴台上。先用曼陀祝聖過的牛奶、酸牛奶、酥油、蜜糖和糖為祂們沐浴。之後，便以一百零八個盛有取自各個聖地的芳香聖水，當中加入了不同香草(sarvausadhi)²²和寶石²³及其他種類的水，為祂們履行沐浴禮。在沐浴禮期間，韋陀學者在誦讀《Purusa-sukta》。施瑞瑪·巴提吉文·佳拿爾丹·瑪哈茹傑和其他主要的棄絕僧，在祭壇四周抑揚頓挫地背誦不同的宗教經典，例如《Veda-chatustya》（四部韋陀經）、《奧義書》、《韋陀結論的覺悟》（《哥文達論》）、《聖典博伽瓦譚》、《聖梵歌》、《Visnu-sahasra-nama》和《永恆的主采坦亞經》。除此之外，還有聖名大齊頌、響螺、以及女士的「嗚嚕」讚頌聲響徹天際。在附近的祭壇，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帕爾莫達·普瑞·瑪哈茹傑(Tridandisvami Bhaktipramoda Puri Maharaja)²⁴和其他人，正一邊唸誦韋陀曼陀，一邊把祭品投進火焰之中。火祭的芳香聖煙和響亮動人的齊頌聖名聲，淨化四方八面。會堂和廟宇擠滿了人，多不勝數，全都目不轉睛地觀看大沐浴禮。沐浴禮後，便把神像放在祭壇上，聖師本人完成安奉典禮。

不同廟宇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僧和精通

結論的學者，以梵文、印度語、孟加拉、阿薩姆、奧瑞亞和其他語言履行靈唱、朗誦和精彩講課。林林總總，一起令整個場合注滿超然能量和生命。

那時候，棄絕階級之王 (Yatiraja) 聖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威查茹·亞亞瓦茹·瑪哈茹傑和其他棄絕僧抵達。以花環和檀香歡迎他們，並請他們在會堂裡，精心粉飾的台階上就坐。堪受崇拜的聖足，聖施瑞達茹·瑪哈茹傑講授聖高迪亞廟的偉大貢獻及其哲學見解的優越性，講課意義重大。然後，聖師便謙恭有禮地護送他們到聖廟入口，開始進行開幕禮。那時，聚會的群眾以他們的凱旋歡呼聲、主哈瑞的歡呼聲、以及女士的「嗚嚕」讚頌聲震撼四方，這又交織著吉祥的響螺聲、以及齊頌聖名的麥當伽鼓和小鑄鈸，響徹四周。施瑞瑪·巴提基梢達·阿夏姆·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kisaudha Asrama Maharaja) 和施瑞瑪·巴提威卡薩·哈斯卡薩·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vikasa Hrsikesa Maharaja)，與他們的整個朝聖隊伍在開幕禮時抵達，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薩認嘎·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及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達益塔·瑪德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及他們的隊伍在晚上加入他們。

施瑞曼·瑪哈帕佈和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是安放在中殿 (prakostha)。在殿堂裡，祂們右方是聖地之主 (Dhamesvara) 主科拉 (即主瓦茹哈) 和拉釋米女神，而祂們的左側是宇宙之師，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神像。聖師讓全世界得以覲見祂們。

安奉神像後，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達斯卡·阿查爾亞·瑪哈茹傑 (Bhaktidesika Acarya Maharaja) 便履行神像崇拜，並給神像供奉供品和燈儀。在供奉供品的燈儀後，便向數以千計的人派發偉大祭餘。觀眾為神像形象那史無前例的甜美 (rupa-madhuri) 迷醉，眾口同聲宣告他們以前從未見過這麼美麗的神像。

至受崇拜的聖師在會上宣告：「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立誓殲滅非宗教 (adharna)、不良活動 (kudharma)、反宗教 (vidharma)、異端邪說 (apadharna)、欺騙性的宗教 (chaladharna) 等等。我們為此在聖納瓦島聖地這座既龐大又突出的聖廟裡，安奉科拉島 (Koladvipa) 的宗教之主 - 主科拉 (即主瓦茹哈)，以及聖靈性導師-高認格和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君。但是建造大廟不是傳教的唯一目的；那是神像崇拜的支體部分。傳教最重要的目的，是在聖茹帕的指導下，履行唸誦的服務 (kirtana-seva)。我們不僅為了神像

崇拜 (arcaseva) ，而在聖納瓦島聖地興建這座出色的聖廟和龐大的會堂。相反，那象徵了奉愛結論的訊息，即傳揚以唸誦履行奉愛，那是韋陀結論的最高完美境界。我誠心遵循偉大智者，為這座修院和廟宇奠基，以混合了我聖師尊蓮花口所流濺的甘露之齊頌聖名超然聲音，傳揚結論訊息。興建聖廟、安奉神像的吉祥任務和其他工作，都透過齊頌聖名而順利完成。」

我們最崇拜的聖師的其中一位神兄弟，深受他的品性吸引而在《聖高迪亞通訊》寫了一篇附有標題的文章，文中包含下列讚譽。「依照聖帕佈帕對 *yāra mantra sakala mūrtite vaise prāēa* (《至尊主采坦亞》原初逍遙 2.305) 的注釋，聖高迪亞師徒傳系是唸誦主高茹阿哈瑞賦定的瑪哈曼陀 (maha-mantra) 來安奉神像。只有齊頌聖名才能消除聖像是石頭的錯覺。『*kāñēa varēam tviñākāñēam*』這個詩節顯示，主奎師那·采坦亞賦定了唸誦瑪哈曼陀為恰當而愛意盈盈的聖像崇拜方式。崇拜者心中若是沒有懷著愛和情感來服務至尊主，但卻僅以財富或視之為儀式，崇拜和觀見神像便枯燥乏味，了無生氣。不管遵行什麼體系，饒富生命力的崇拜，正是以主高茹遜達爾唸誦的哈瑞·奎師那瑪哈曼陀來履行。」

「科拉島上的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今天呈現嶄新的宏偉壯麗，因為現在它周圍建有九座觸目而高聳入雲的圓頂、一個新建的大會堂、一系列新建的宿舍、一座用作印刷社的新建大樓、一所靈性教育的新學校和一間新建的慈善藥局，有如眾星拱月。此處的僕人獻身服務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訓示，如同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解釋的一樣 (Sri Gaura-Bhaktivindoda-vani)。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瑪哈茹傑的門徒 - 他們都是靈修專家，遵循聖茹帕傳系的靈師師徒傳系，共同在新廟履行聖靈性導師-高認格-幹達爾威卡-維諾德碧哈瑞君和主瓦茹哈的開光典禮。此事在聖納瓦島聖地營造了全新氣象。」

在聖地朝聖第三天的晚上，在主哈瑞-靈唱會堂籌辦了一個大型宗教聚會。在聖師要求下，奉獻者之尊 (Yatipravara)，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薩瓦斯瓦·吉瑞·瑪哈茹傑擔任主席之位。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布兌瓦·梢茹提·瑪哈茹傑和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梢茹巴·巴提薩茹·瑪哈茹傑講課。之後，聖師講授偉大奉獻者和假象宗哲學之間，對聖像真理的分歧。然後他誦讀「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真象讚 (Sri Radha-Vinodabihari-tattvastakam)」，並解釋主維諾德碧哈瑞的神像為什麼沒有奎師那的黝黑膚色。他表揚已故的聖基瑞達瑞·達薩迪卡瑞興建聖廟的傑出服務，及聖哈瑞帕達·達薩迪卡瑞負責興建會堂的所有費用之

服務，藉此作結。最後，會議主席 - 施瑞瑪 . 巴提薩瓦斯瓦 . 吉瑞 . 瑪哈茹傑君，講授動人講課。

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和主高茹阿顯現日

在聖地朝聖的第一天，朝聖者朝拜了聖巴提維諾德 . 塔庫爾在哥端瑪島 (Godrumadvipa) 的靈修地點、尼星哈村、哈瑞哈茹之野 (Hariharaksetra)、天鵝坐騎 (Hamsavahan) 和其他地方。第二天，他們到訪薩穆卓嘎哈 (Samudragarha)、參帕卡塔 (Champakhatta)、威迪亞城和聖牟達端姆島 (Sri Modadrumadvipa)，然後便返回廟宇。在第四天，他們完成了帕烏達瑪亞 (Praudhamaya)、聖佳幹納 . 達薩 . 巴巴君 . 瑪哈茹傑的墓塚和茹卓島 (Rudradvipa) 的朝聖。那天晚上舉辦了一個特別會議。聖師獲選為主席，而學者之尊 (Panditpravar) 施瑞瑜塔 . 哥潘卓 . 布薩拿 (Sriyuta Gopendra Bhusana，數論老師) 被選為貴賓。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達斯卡 . 阿查爾阿 . 瑪哈茹傑應聖師尊之請，以極為吸引人的梵文講課開始，以經典證據顯示施瑞曼 . 瑪哈帕佈是至尊人格首神。學者之尊施瑞瑜塔 . 尼提安南達 (五科老師) 也以梵文授課，歌頌聖人聯誼的重要性。可敬的貴賓 (數論老師) 表示，聖凱薩瓦 . 瑪哈茹傑君安奉了主科拉的神像，實際上是徹底確立了科拉島：「今天，我心中對遠古的主科拉的憶念已經復甦。」然後，他便讚揚和歌頌聖薩茹斯瓦緹 . 帕佈帕。

在朝聖的第五天，朝聖者拜見了安塔島的聖依索迪阿 (Sri Isodyana)、聖瑜伽之地 (Sri Yogapitha，即主采坦亞 . 瑪哈帕佈的顯現地點)、主采坦亞廟、聖帕佈帕和聖高茹阿 . 奎首茹 . 達薩 . 巴巴君 . 瑪哈茹傑君的墓塚、燦 . 卡西的墓塚、聖髮界島 (Sri Simantadvipa，即斯穆里亞村) 及其他地方。中午時分，在聖佳亞兌瓦 . 帕塔 (Sri Jayadeva Pata) 奉上偉大祭餘，之後，朝聖隊伍便返回聖兌瓦南達 . 高迪亞廟。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巴提薩瓦斯瓦 . 吉瑞 . 瑪哈茹傑是當晚宗教會議的主席，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 . 巴提威查茹 . 亞亞瓦爾 . 瑪哈茹傑，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 . 巴提吉文 . 佳拿爾丹 . 瑪哈茹傑，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 . 巴提瓦瑞迪 . 普瑞 . 瑪哈茹傑和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 . 巴提維丹塔 . 拿茹央那 . 瑪哈茹傑則以印度語授課，漂亮俐落。

朝聖之旅的第六天是主高茹遜達爾的顯現日。奉獻者斷食，誦讀整部《至尊主采坦亞》並歡欣鼓舞地聆聽和唸誦。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 . 巴提吉文 . 佳拿爾丹 . 瑪哈茹傑在主高茹阿顯現日後，在

晚上的會議擔任主席。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蘇達兌提．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vedanta Suddhavaiti Maharaja) 和其他棄絕僧，講授主采坦亞．瑪哈柏佈那偉大貢獻的出眾特點。

在第七天的中午，為那些接受了婆羅門啟迪、棄絕啟迪和巴巴君棄絕啟迪 (babaji vesa) 的人履行火祭和其他儀式。之後，為二萬至二萬五千位受邀和慕名而來的忠信賓客，奉上美味的偉大祭餘。

聖師是當晚宗教會議的主席。首先，由那些在前一天接受了棄絕啟迪和巴巴君棄絕啟迪的人講課，即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茹達曼提．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vedanta Raddhvamanthi Maharaja)、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維丹塔．茹丹提．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vedanta Raddhanti Maharaja) 和施瑞瑪．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之後，聖茹斯卡牟罕．巴佳瓦斯、學者尼邁．查茹拿 (文法老師) 和聖哈瑞達薩．巴佳瓦斯以印度語授課。最後，是貴賓 - 聖帕佈帕的專家棄絕僧，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帕爾卡薩．阿認亞．瑪哈茹傑 - 精采動人的講課。如此一來，極為喜氣洋洋，為期一周的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和主高茹阿顯現日的慶典順利進行，並圓滿結束。

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

我們至尊崇拜的，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在庫里亞．那嘎 (Kuliya Nagar，目前的納瓦島鎮) 確立了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 (即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藉此服務他靈師蓮花聖足，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的心底夙願。在廟宇屬地的廣大圍牆內，有座建有九個大圓頂的神聖廟宇。聖師尊受到啟發，基於哲學結論建造這座廟宇。以下是有關廟宇的一篇短文。

聖拿茹哈瑞門 (Sri Narahari Torana)

我們先經過主入口的大門 - 聖拿茹哈瑞門，而進入廟宇的院子。這道門外面的上方，刻有「param vijayate sri kãñëa sankirtanam」和「kértanéya sadä hariù」等等字句。聖師尊在此揮動著施瑞曼．瑪哈帕佈在祂《八訓規》裡的終極訓示勝利之旗，即履行齊頌聖名。唱誦主哈瑞的聖

名已宣告為靈性修習的命脈。為了進入聖奉愛之廟，應該先為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 (tad-rupa vaibhava)，以及膜拜神像履行吉祥燈儀。門上也有溫達文·達薩·塔庫爾的讚歌 (jayagana)，他是主采坦亞逍遙時光裡的維亞薩祭兌瓦：*jaya navadvépa-navapradépa-prabhāvau pāñāèòà-gajaikasihāu*。我們或在文中提過，聖師的親密神兄弟之一 - 聖巴提薩認嘎·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給他賜銜「戰勝異端邪說和無神論大象的雄獅 (Pasanda-gajaikasimha)」。

聖師尊命名的聖拿茹哈瑞門，意指蘊藏 (asraya) 或服務化身 (seva-vigraha，聖拿茹哈瑞貞守生是服務的化身) 的本體 (tattva) 這兩者，又指感官對象 (visaya) 或服務對象 (主尼星哈) 的本體。

這座拱門上方，每邊都有兩頭非常威猛的雄獅，踏在兩頭瘋狂大象的頭上。瘋狂大象表示對偉大奉獻者的冒犯。聖佳幹 (Sri Jagai) 和聖瑪代 (Sri Madhai) 站在門下兩旁，充任門衛，大門裡面是聖兌瓦南達學者和聖瓦蘇兌瓦·威帕爾，他們宣告庫里亞的冒犯盡除之地 (aparadha-bhanjana-pata) 的榮耀。聖兌瓦南達學者在施瑞瓦薩學者的蓮花足下作出冒犯，但其後因潘達瑞卡·威迪亞尼迪 (Pundarika Vidyanidhi) 的恩慈而懺悔。他在施瑞瓦薩學者的蓮花足乞求寬恕，於是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也原諒了他。藉由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的恩慈，佳幹和瑪代這種十惡不赦的人也成為完美奉獻者。瓦蘇兌瓦·威帕爾因主科拉的恩慈，得以在此觀見主高茹遜達爾。

聖廟由七個部分組成

在聖納瓦島聖地的九個島嶼 (dvipas) 之中，位於恆河西岸的聖科拉島極為重要。根據《聖奉愛寶庫 (Bhakti-ratnakara)》和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聖納瓦島聖地朝聖之旅 (Sri Navadvipa Dhama-parikrama)》和《聖納瓦島之靈性極樂波濤 (Navadvipa-bhava-taranga)》，溫達文十二森林的順序，在聖納瓦島的九個島嶼上有點變動。這個科拉島據稱是高山之王哥瓦爾丹本人，而品嚐極樂情感的奉獻者，把附近巴嘎茹緹的沙灘視作雅沐娜岸邊的娜莎之舞之地。毗連這個娜莎之舞之地的南方，是無異於茹阿姐聖湖和夏瑪聖湖的茹卓島，巴胡拉森林 (Bahulavana) 則位於北方。我們至尊崇拜的聖師尊，即典範師界之翹楚，僅是考慮過經典對此地的一切描述後，才在此確立這座廟宇。

當我們穿過聖拿茹哈瑞門，走進廟宇的院子，便看到廣大圍牆內的聖廟宇。聖師尊把這座廟宇分成七部分 (khandas)，並按照哲學結論命名。

(1) 印刷部等等 (Paramartha-khanda)

至尊主的文學化身—《韋陀經》、《奧義書》、《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等等奉愛文學，在這部分出版。至尊主奉愛藉由這些書籍傳遍世界，因此聖帕佈帕·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稱此地為大麥當嘎鼓 (brhat-mrdanga)。他又說，傳揚純粹奉愛的，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僧傳教士，正是活生生的麥當嘎鼓，他們按照他們的能力，在祖國和海外傳揚施瑞曼·瑪哈帕佈有關純粹純愛宗的訊息。正因如此，我們的膜拜神明，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傳教和出版《Vaikuntha Vartavaha》、《聖高迪亞通訊》、《聖至尊主通訊》以及我們奉愛結論聖訓的原初典籍，例如《韋陀結論》、《博伽瓦譚》和六哥斯瓦米的典籍，都展現了特別的熱忱。他胸懷大志，也確立了聖高迪亞·維丹塔村塾和聖高迪亞慈善診所。

(2) 靈唱部 (Kirtana-khanda)

在聖會堂 (sri natya-mandira, 聚會禮堂)，齊頌主哈瑞的聖名和誦讀《聖典博伽瓦譚》、《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及其他典籍之聲，不絕於耳。偉大人物在這裡舉行的大型宗教聚會上授課和演講。

(3) 敬拜部 (Upasya khanda)

聖師把建有九個獨特圓頂的廟宇，命名為九奉愛廟 (navadha bhakti-mandira)。這九座圓頂分別名為聆聽 (sravanam)、唱頌 (kirtanam)、銘記 (smaranam)、服務蓮花足 (pada-sevanam)、崇拜 (arcanam)、禱告 (vandanam)、為主作僕 (dasyam)、與主為友 (sakhyam) 和完全皈依 (atma-nivedanam)。聖廟最高的圓頂是完全皈依。這個圓頂上端的蘇達珊神碟中央有根笛子，它向普世眾生宣告：「*kértanéyaù sadä hariù*」。箇中深義就是，世人應該聚集在歌頌主哈瑞的廟宇，進行賜予七種超卓成果的齊頌聖名祭祀 (sri nama sankirtana-yajna)²⁵。Ägacchantu mahäbhägä nitya kértana-mandire：「歡迎，你來到靈唱不絕的廟宇，委實三生有幸。」

在每個圓頂上，正是聖布茹阿瑪-瑪德瓦-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聖印 (tilaka)，它甚至能把遠方遊子的信心，引向純粹的高迪亞偉大奉獻宗。四個真實無偽師徒傳系的原創者，坐落在聖廟一樓的四個圓頂裡：聖拉釋米、主布茹阿瑪、聖茹卓和聖查圖珊 (Sri Chatusan)。那些師徒傳系的四位典範師 (即聖茹阿瑪努、聖瑪德瓦師、聖維施努斯瓦米和聖檢巴迪提亞) 在他們附近，並受到恰當的崇拜。他們指導那些想履行靈性修習的人，絕對必需接受真實無

偽的師徒傳系 (sattvata-sampradaya)。

在廟宇一樓的四堵牆上，是十個化身 (dasavataras) 的畫像。至尊主這十個化身與意識知覺的順序發展互相呼應，並顯示有神論哲學的逐步發展。在聖廟一樓的東部，按照高迪亞列位靈性導師的訓示，展示了規範性奉愛 (vidhi-marga) 和自發奉愛 (ragamarga)，即神像崇拜 (pancaratrika) 和純粹奉獻者的靈修之途 (bhagavatiya sadhana-marga)。在聖廟二樓的東部，是蘇茹比 (surabhi) 母牛，以及在主哥文達蓮花足乞求寬恕的天帝因卓。除此之外，還有一切障礙的毀滅者 - 主尼星哈。祂殲滅了黑冉亞魔，宣告戰勝了思想邪惡的人，又宣佈冒犯盡除之地的榮耀。

聖師尊安奉了宇宙之師，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神像，也安排了每天崇拜他，藉此展現了他服務靈性導師時，堪作典範而專一堅定的信心 (ekantikaniṣṭha)。他寫道：「我在這廟宇的聖殿裡，安奉了我的靈師蓮花聖足 - 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今天，我們在上看見很多所謂的至尊天鵝，但是三思之後，我們發現他們絲毫不及這個偉大靈魂，甚至不及那些得到他蓮花足下一點微塵的人。縱然如此，這些所謂的至尊天鵝仍然受到缺乏真理知識的凡夫俗子榮耀。很多人稱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為至尊天鵝界之翹楚。我不反對這點，但是以我個人之見，他是至尊天鵝界的主人 (svami) 或主宰 (pati)。他甚至有權給至尊天鵝傳授訓示。他因而稱為宇宙之師。」

「這個偉大靈魂偏愛茹阿妲 (radha-paksi)，在英國、德國和其他所有國家以聖帕佈帕之名見稱。我們在此首先為他履行燈儀。全世界都絕對必需崇拜和服務這位偉大靈魂。如果停止崇拜他，奉愛宗就會從這個世界消失，整個世界會被毀滅而陷於茹莎塔拉 (Rasatala)，即最低下的地獄星宿。正因如此，這個世界的人稱他為聖帕佈帕。」

主科拉被安放在第一個內堂。從薩提亞年代起，祂就一直對奉獻者施恩，例如祂專一的奉獻者 - 聖瓦蘇兌瓦·威帕爾。每天在聖廟裡為祂所作的崇拜和服務，宣告了科拉島的榮耀。庫里亞之名源自「科拉」一詞。今天名為庫里亞達哈 (Kuliyadaha)、科拉幹佳、科拉·阿瑪 (Koler Amad)、嘎達·卡里茹·科爾 (Gada Khalira Kol)、泰嘎瑞爾·科爾 (Tegharir Kol) 和庫里亞鎮 (現今的納瓦島鎮)，全都是古庫里亞的一部分。這個地方又稱庫里亞山城 (Kuliya Pahadapura)，因為這片土地高如崇山峻嶺 (pahada)。在薩提亞年代，主瓦茹哈讓祂的至尊奉獻者 - 聖瓦蘇兌瓦·威帕爾覲見祂，並說祂會在即將來臨的卡利年代，採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身體光澤和內在的靈性情

感，並會在這個地方，作為主高認格而展現祂超凡寬大為懷的逍遙時光。這個科拉島名為服務蓮花足 (pada-sevanam)，並且無異於高山之王哥瓦爾丹，要得到科拉島的恩慈，必須先祈求宗教之王 (Dhamesvara，主科拉) 的恩慈。唯有藉由祂的恩慈，才可獲得進入施瑞曼·瑪哈帕佈寬大為懷逍遙時光 (audaryamayī-līla) 的資格。

聖廟的第二個內堂，安放了主高茹阿·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君。在這裡，主維諾德碧哈瑞君全神貫注於思念聖茹阿妲，祂那極為美妙而神祕的白色光澤，甚至挫敗了獨修者的靈修之祕。即使獨修者也無法理解這個至高奧祕，但是聖師親自將之解釋。施瑞曼·瑪哈帕佈本人正是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而聖茹阿妲-奎師那是以主高茹阿曼陀來崇拜的。人們或會問，為什麼這座廟裡的三個神像 (主奎師那、斯麗瑪緹·茹阿妲蘭妮和主高茹遜達爾) 全都是白色的。答案就是，祂們不是白色的，而是有斯麗瑪緹·茹阿妲君的金色光澤。採納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身體光澤，主奎師那便呈現出金黃 (gaura) 膚色。主高茹遜達爾的身體光澤有如純金般亮麗，因此這三者的膚色相同。此時我們必須明白，表面所見的白皙膚色其實是金色。

主奎師那為什麼呈現出聖茹阿妲的金黃膚色？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對主奎師那天生有種對立心態 (vamyā-bhava)，但這僅只為了增加奎師那服務的歷久彌新多元性。有一次，斯麗瑪緹君在生奎師那的氣，並顯得悶悶不樂，那時，奎師那如斯沈醉於思念斯麗瑪緹君，以致祂的黝黑膚色變得像她的一樣。

*rādhā-cintā-niveṣeṇa yasya kāntir-vilopitā
sri kāñḥā-caraḥā vande rādhāliṅgita-vigrahaṁ*

我們提及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君-真象讚的這個深遠奧祕。radha-lingita 一詞有兩個意思；(1) 具有茹阿妲的外觀 (radhaya lingita)，以及 (2) 被茹阿妲緊抱 (radhaya alingita)。

這其中的第一個意思，lingita 一字意指「具有某某的外觀」。由於主奎師那與聖茹阿迪分離，全神貫注地想著她，以致失去了祂自己的膚色而採用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這是具有茹阿迪的形體外觀之深義。此處揭示的正是這個神聖形象。品嘗極樂情感偉大奉獻者之翹楚，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在他的《Svapna-vilasamṛta》裡，闡明了這個深入真象的意義。我的聖靈師蓮花聖足，衷心向世人展示這個真象。

具有茹阿妲外觀之第二個意思是，具有茹阿妲的外觀或被聖茹阿妲緊抱。聖

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君在哥達瓦瑞的河岸，對施瑞曼．瑪哈帕佈講述了這點的機密意義。

*pahile dekhilui tomära sannyasi-svarüpa
eve tomä dekhi müi çyāma-goparüpa
tomära sammukhe dekhi käicana-païcälikä
täira gaurakäntye tomära sarva aiga òhäkä
tabe häsi' täire prabhu dekhäila svarüpa
'rasaräja', 'mahäbhäva'-dui eka rüp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8.268、269、282)

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君問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我最初看見你是個棄絕僧，現在我看見你是牧牛童夏瑪遜達爾。與此同時，我在祢面前看見一尊金色的神像，祢的金色光澤完全蓋過祢的黑色光澤。」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聞言，開懷大笑而讓他覲見祢那作為「極樂情感之萃及至高靈性極樂 (Rasaraja-Mahabhava)」，具有獨特金黃膚色的奎師那。當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看到這個史無前例的漂亮形象時，便在狂喜極樂之中昏倒。

這就是主奎師那金黃膚色的深入奧祕的另一種解釋。奎師那的黝黑膚色因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擁抱而被徹底遮蔽，祢便展現出她的身體光澤。

在那些懷著分離情感 (vipralambha bhava)，在最崇高的靈修之途履行服務的人之中，差不多全都憶念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對主奎師那的分離情感。然而，我們的聖師尊 - 聖帕佈帕 - 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牧牛姑娘，他經常銘記主奎師那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分離情感。我的師尊偏愛聖茹阿妲，因此相比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分離，他更喜愛主奎師那的分離。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與奎師那分離而痛心欲絕 - 這是一般修習者祈求的，分離情感的完美境界。然而，聖帕佈帕的觀點與之完全相反。當主奎師那全然沈醉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時，祢失去了祢的黝黑膚色，展現為具有茹阿妲外觀的神像。換言之，祢獲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膚色。施瑞曼．瑪哈帕佈傳揚這種分離情感，並傳授有關的訓示。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理想觀念是，主奎師那熱切渴求聖茹阿妲蘭妮。

(4) 僕人 (門徒) 之部 (Sevaka khanda)

主高茹遜達爾和聖茹阿妲 - 維諾德碧哈瑞君那群僕人 (門徒) 居住、履行服務及休息的地點，稱為僕人 (門徒) 之部。這部分又分成兩部分：(a) 聖靈師蓮花聖足的靈修間，及 (b) 聖師尊的僕 (門徒) 人的居處或靈修間。聖師尊的棄

絕僧和貞守生的靈修間，也在這些小房間之中。

(5) 供品之部 (Bhoga-khanda)

貯藏庫和廚房稱為供品之部。聖師尊靈修間的隔壁，就是貯藏庫和廚房，此處也分成兩部分；(a) 日常煮食的廚房和 (b) 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及特別節日所用的廚房。這間大廚房有永久的固定爐灶，其上放有每次可煮十六至二十牟 (maund，一牟大約四十公斤) 大米，或四十牟雜菜 (sabji) 的大鍋子。約有二十個非常強壯的廚子為聖主君烹煮供品。約有一萬五千至二萬位朝拜者，全都一起坐在廟宇的大院子裡榮耀祭餘。那時，奉上偉大祭餘的系統十分壯觀，在世上別的地方都看不到。

(6) 哥瓦爾丹之部 (Govardhana khanda)

牛隻居住的地方稱為牛棚或哥瓦爾丹之部。這裡的牛群非常漂亮。酸牛奶、酥油、牛奶、煉乳 (paramanna) 等等，都是用牠們的牛奶製成，並供奉給聖主君。

(7) 知識之部 (Jnana-khanda)

公眾和住客的洗手間稱為知識之部，即知識部分。皈依的主要支體部分是捨棄對奉愛無益的物品和心緒。非人格知識及非為至尊主所履行的活動都有違奉愛。有鑑於此，《聖典博伽瓦譚》(5.14.43) 指導我們要捨棄這種知識和活動，就如大解後離棄排泄物一樣。

*yo dustajyän dära-sutän suhåd-räjyaa hãdi-spåçau
jaho yuvaiva malavaduttamauçlokalãlasau*

「巴茹塔大君 (Maharaja Bharata) 捨棄了他的妻兒、親友和王國，進入森林履行靈修，就如大解後離棄排泄物一樣。」

《Sri Prema-bhakti-candrika》(8.8) 有云，

karma-kãëòà jïäna-kãëòà kevala viñera bhãëòà

「果報活動和思辨推敲就像是一壺壺的毒藥。知道這兩者有違奉愛，至尊主的奉獻者就棄之如排泄物。」

此外，

*asat saiga tyäga ei vaisnava äcära
strésaigé eka asadhu, kãñëäbhakta ä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87)

「捨棄不良聯誼是偉大奉獻者行為舉止的主要層面。不良聯誼有兩類；(a) 人們與婦女違法聯誼，或與這樣的人及他們對俗務的依附聯誼，或(b) 與執迷於非人格知識的非奉獻者聯誼。想要臻達奉愛的修習者，應該謹慎地拒絕這兩類不良聯誼。」

在廟宇這七個部分之中，最初六個是對奉愛有利的，要對之恭敬，因為它們直接就是奉愛的形象。第七個部分象徵非人格知識，要拒而遠之，因為它是違反奉愛的。聖靈師蓮花聖足把聖廟分成這七個部分，並這樣以這種奉愛結論為之命名。

討論主佳幹納廟「已觸及和未觸及」(供品)時所提及的論點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日：孟加拉日報 - 年代報 (Yuganantara) - 發表了一篇文章，關於普瑞丟棄價值數千盧比未經供奉的供品。「今天，十一月一日，在晚上，一個不是參與神像服務的人，在供品還未供奉給主佳幹納君之前，以視線觸及了供品。此事導致廚子起訐，並必須由警察調停。按照廟宇的程序，結果就把價值數千盧比的供品埋在地裡。(V.N.I. 1.11.1963)」

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這樣評論此事。「我們藉由主佳幹納本人安排的這件事，引起公眾注意。有些人服務至尊主時，試圖罔顧「觸碰」這個冒犯，並想把『觸及的』和『未觸及的』之間的區別，視作微不足道。這種人是偽君子，而且違反宗教之途。我們應該接受主佳幹納的這個教導，按照經典規章，總是穩處在釐清『觸及的』和『未觸及的』之途。我們也應該指導他人，留守這條路徑。這個騙人的教導是無神論的，不論它是源自西方的無神主義者還是本地的無神主義者，我們也決不應讓它涉及至尊主的崇拜。即使今天，主佳幹納廟『合法和違法食品』的概念，仍然存於全印度的不同體系之中。我們認為那些不承認「觸碰」這冒犯 (sparsa-dosa) 的人是不可觸及的。」

「供品一經供奉給主佳幹納後，觸及這偉大祭餘便不算冒犯，因為廚子烹煮的食品已變成偉大祭餘。但在供奉之前，除了主佳幹納那有資格烹煮和供奉供品的僕人之外，誰也無權觸及供品。沒有資格的人碰過的供品 (naivedya)，決不能供奉給主佳幹納君。這是正確的見解。」

「人類應該僅只接受至尊聖主的祭餘，把主佳幹納君沒有接受過的任何物品給予任何人，都不恰當。主佳幹納君藉此事教導我們，至尊主不想接受任何未供奉的物品。這個訓示之中另有一項訓示。肉、魚、蛋、煙草、茶、印度雪茄

(bidis)、香煙、嚼煙、酒、咖啡、洋蔥、大蒜等等，都不能歸入至尊主的供品。因此這一切物品都是被拒的。那些用這些違法物品來服務聖主的人，屬於虛假不實的師徒傳系，並與印度教的永恆宗教無關。經典稱這樣的人為化外之民(mlecchas，不可觸及或那些生於最低階級的人)。」

主佳幹納的僕人，與印度教的尚德君子都非常滿意聖師尊的論點。

在斯里古迪 (Siligudi) 和比哈爾的各個地方傳教

在一九六三年的納瓦島聖地朝聖和主高茹阿顯現日之後，至受崇拜的聖師尊與他的同遊，前往遜達茹文 (Sundaravana) 地區的邁瑟塔-威諾城 (Maipitha-Vinodpura)、達姆卡拉 (Damkala) 和卡斯城傳教，歷時一星期。之後，他在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十八日之間，在斯里古迪的各個地方，廣泛傳揚永恆宗教 (純粹奉愛) 幾近一個月。

翌年，在一九六四年的同一時期，他與棄絕僧和十六個廟宇居民，在薩茹薩約拉 (Sarasajola)、阿薩拿瓦尼 (Asanavani)、茹佳文達 (Rajvandha)、帕拉斯 (Palasi)、巴茹瑪斯亞 (Baramasiya)、達迪卡 (Dhadika)、庫瑪達瓦達 (Kumadavada)、端姆卡 (Dumka) 鎮，以及比哈爾，端姆卡地區的其他地方，傳揚偉大奉獻宗。當時，聖師尊是和聖足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聖足拿茹央那·瑪哈茹傑、聖足奎師那基帕貞守生、聖嘎贊卓·莫克薩拿貞守生、聖若黑尼南丹·巴佳瓦斯 (Rohininandana Vrajavasi)、聖巴嘎文達斯貞守生 (Sri Bhagavandasa Brahmachari)、聖溫達文碧哈瑞貞守生 (Sri Vrndavanavihari Brahmachari)、聖慈嘎阿南達貞守生、聖維薩巴努貞守生 (Sri Vrsabhanu Brahmachari) 與其他主要棄絕僧和貞守生同行。

薩茹薩約拉是端姆卡地區一個著名而繁榮的村莊。聖師尊住在薩茹薩約拉，聖瑪杜蘇丹·威迪亞尼迪 (Sri Madhusudana Vidyanidhi) 的家，在此傳揚純粹奉愛，歷時七天。當地所有主要鄉紳和他們的家人一起，在該處接受偉大奉獻宗。薩茹薩約拉變得像庫林拿村 (Kulinagrama) 一樣，在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時代，後者的居民全都是偉大奉獻者。當年，庫林拿村的村莊只有偉大奉獻者；即使是村裡的狗，也是遵行艾卡達斯斷食日和其他誓言的奉獻者。聖靈師蓮花聖足吉祥地大駕光臨薩茹薩約拉，也極受祝福。他在那裡授課六天，講授了六個不同主題：

- (1) 「何謂經典？」

- (2) 「神 (suras) 和惡魔 (asuras) 之間的區別。」
- (3) 「靈唱是唯一有利的修習」。
- (4) 「對生物體而言，與梵合一或成為梵，都是個詛咒。」
- (5) 「至尊控制者具有人格特徵 (savisesa)，也有形象 (sakara)，不是沒有形象 (nirakara)。」
- (6) 「非人格宗只是個無神論的異教觀點 (pakhandavada)。」

這次，聖足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聖足拿茹央那·瑪哈茹傑、聖慈嘎阿南達貞守生、聖若黑尼南丹·巴佳瓦斯和其他講者也有講課。

聖師在端姆卡鎮精彩地講授「真正宗教 (Sad-darsan) 及韋陀結論知識 (vedanta-vijnana)」、「非人格宗哲學既不濟又空泛」、「宗教服務是社會唯一的完美」和其他主題。聖足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和聖足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應主席之請，講授主高茹阿的逍遙時光和主茹阿瑪的逍遙時光。這些講課滿載奉愛結論，並以幻燈片解說。在端姆卡地區的這些區域傳揚純粹奉愛，激發了當地人對偉大奉獻宗的無比信心。他們全都拒絕酒精、肉、魚、吸煙等等，並啟迪加入純粹奉愛。這樣傳教一個月後，聖師和他的同遊便返回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

一九六四年八月，在聖顯現日和奎師那慶生節的盛大慶典期間，聖師尊身在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那年的聖顯現日，在修會的建築物裡舉辦了很多富教育意義的展覽會，但是奉獻者堅持聖靈師蓮花聖足應該不拘限於展覽會。因此，他在廟宇會堂的宗教聚會講授聖顯現日，當中滿載深遠結論。

聖師在這堂講課中說，遵照斯瑪塔信徒茹阿古納丹 (smarta Raghunandana) 之見遵行聖顯現日，及為其他誓言斷食是不對的。按照《Sri Hari-bhakti-vilasa》，當偉大奉獻者遵行這些誓言時，他們應該捨棄交迭的日子而遵行純粹之誓。主奎師那不是生於第七天 (saptami) 和第八天 (astami) 交迭之時，而是第八天和第九天 (navami) 交迭之時 (又稱 Uma-Mahesvari tithi)。因此，與第八天混集的第九天，才是遵行滴水不沾之誓之日。早午交接 (Abhijit-muhurta)、茹黑妮星座 (Rohini nakshatra) 和其他考慮因素，都對這個滴水不沾之誓特別重要。

聖師在加爾各答和美迪尼城傳揚純粹奉愛

一九六四年，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創辦人典範師與很多棄絕僧和貞守生，在加爾各答著名的巴瓦尼紙行的東主 - 蘇迪茹·庫瑪爾·薩哈 (Sudhira

Kumar Saha)，肯寧街的住所遵行歷時一個月的十、十一月之誓。那時，整整一個月，他的家變成聖無憂星聖地。每天都定期履行吉祥燈儀、齊頌聖名、誦讀《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奉愛典籍、定時燈儀和其他奉愛活動。很多來自加爾各答，學問淵博，德高望重的顯赫要人參與盛事。聖師尊定期解釋《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十一篇，瓦蘇兌瓦和拿茹達之間的對話。教師、律師、教育家、高官和其他多人聽到他滿載超卓結論的《聖典博伽瓦譚》講課時，都深受吸引。聖足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聖足瓦曼·瑪哈茹傑和聖足拿茹央那·瑪哈茹傑也不時講授《聖典博伽瓦譚》。

聖師尊返回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從該處開始，在美迪尼城的不同地區傳教，又在卡爾央城(Kalyanpura)創立聖廟宇。他又在薩巴達瓦達·佳爾派(Sabadaveda Jalpai)和其他地方傳揚永恆宗教。由於他大駕光臨卡瑪提村(Khamati Grama)，當地舉行了一個盛況空前的聖維亞薩祭慶典。

翌年，一九六五年，在聖地朝聖和主高茹阿顯現日後，聖師與很多棄絕僧和貞守生前往聖斯達瓦迪·高迪亞廟，並在該處為聖廟奠基。回來之後，他在阿薩姆的哥樓卡幹佳、斑該村(Bangoi Grama)、瑪塔斑嘎(Mathabhanga)和斯塔拉·庫慈(Sitala Kuci)和斯里古迪等多個地方傳教共一個月之久，然後便返回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

在聖瑪圖茹、溫達文、盧克老和卡斯 傳揚純粹奉愛

一九六六年九月和十月：在十、十一月之誓期間，聖師和很多朝拜者履行方圓八十四科薩的聖巴佳地區朝聖。聖師先到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聖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和聖牟尼·瑪哈茹傑在該處舉行的盛大歡迎儀式之中，給他獻上花環和檀香。聖靈師蓮花聖足把朝聖責任，交托給聖足哈瑞贊·瑪哈茹傑，並在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休息了一個月。之後，他與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和幾個貞守生到盧克老、帕亞嘎、瓦茹納西和伽耶傳教，然後返回川處茹。

當聖靈師蓮花聖足留在瑪圖茹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時，市內很多知識份子前來聆聽他講述主哈瑞的命題。其中，聖瑪圖爾·查圖韋達書院(Sri Mathur Caturveda College)的校長 - 聖伽耶·帕爾薩達·薩克薩拿(Sri Gaya Prasada Saksena，職業介紹主任)，以及聖琵譚巴茹·潘塔(Sri Pitambara Pantha, S.D.O.M.E.S.)特別值得一提。在盧克老，聖師接受聖琵譚巴茹·潘塔的特別邀請，與一些棄絕僧和貞守生在他的家逗留三天，然

後前往卡斯。他在卡斯期間，為聖納瓦島廟搜羅了《韋陀經》（超然音震學問的主要經典）；一些稀有經典；以及一個重約兩牟（大約八十公斤）的大銅鈴。留在卡斯三天後，他便返回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

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 在加爾各答的主采坦亞．高迪亞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一日：在加爾各答的主采坦亞．高迪亞廟，有個為期一周的盛大年度慶典。在這段期間，為新廟和聖會堂舉行了啟幕禮，盛況空前。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的聖巴提達益塔．瑪德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是主采坦亞．高迪亞廟及印度轄下分廟的廟長和創辦人典範師。他親自邀請我們崇拜的聖師尊和其他高迪亞典範師參加這個盛大慶典，因此宇宙之師，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眾多棄絕僧也有參加。其中一些傑出的棄絕僧如下所示：

(1)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2)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瑪哈茹傑、(3)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布兌瓦．梢茹提．瑪哈茹傑、(4)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薩爾瓦斯瓦．吉瑞．瑪哈茹傑、(5)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帕爾莫達．普瑞．瑪哈茹傑、(6)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卡瑪拉．瑪杜蘇丹．瑪哈茹傑、(7)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阿盧卡．帕茹瑪康薩．瑪哈茹傑、(8)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威卡薩．哈瑞斯卡薩．瑪哈茹傑、(9)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帕爾潘．達莫達茹．瑪哈茹傑、以及(10) 雲遊四海的典範師，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庫穆達．珊塔．瑪哈茹傑。

至受崇拜的，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在這個盛大慶典中，為新建的廟宇和會堂進行啟幕儀式。堪受崇拜的聖足，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施瑞瑪．巴提布兌瓦．梢茹提．瑪哈茹傑和堪受崇拜的聖足巴提帕爾莫達．普瑞．瑪哈茹傑履行神像安奉、火祭和其他任務。

三天以來，每晚都與學識淵博的觀眾進行宗教聚會。至受崇拜的聖師尊講授了三堂滿載真理結論的講課，題為「修院和廟宇的必要性」、「梵歌的教導」和「年代宗教 (Yuga-dharma)」。這三天期間，可敬的施瑞瑜·迪帕拿茹央那·星哈 (Sriyut Dipanarayana Simha，加爾各答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聖薩姆布納·巴拿爾君 (Sri Sambhunatha Banarji，加爾各答大學的前校長) 和法官施瑞瑜·帕茹薩納·穆卡爾君 (Sriyuta Paresanatha Mukharji) 分別擔任主席一職。

聖師在他的講課中說：「孟加拉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出席了這裡這個宗教會議。他蒞臨修院和廟宇的這個事實，證明了修院和廟宇的必要性。我們輔典經典的作者說，不該住在沒有修院和廟宇的地方。」

「現在有很多人質疑，僅是向奎師那呼求，會否得到食物。這種物質主義觀點一旦持續，這個國家決不會繁榮富強。現代政治缺乏結論，也違反宗教。古代，治國之道是按照聖人提呈的禮法和規則。今天我們的國家罔顧這些規則，並在模仿西方國家。十分可悲的是，現今容許屠殺牛隻和其他動物，以及喝酒，而宗教在國家憲法也無立足之地。這種憲法沒有為宗教人士預作安排，也非常不幸。相反，卻無緣無故令宗教人士憂慮和不便。」

「任何人都能輕易要理解，聖人的棄絕對國家大有幫助。政府仍然未能解決失業問題。誰也說不定，現時所有住在廟裡，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士若是受僱於服務業、商業或農業，將會再有多少勒 (每勒為一百九十二) 的失業人士。他們也會缺乏耕地從事農耕。聖人若不再住在廟宇而住在社會上，難以估計會再有多少人失業。」

「現時，很多修院、廟宇、使命和宗教團體 (sevasramas) 都傳授『我是梵 (aham brahmasmi)』的自殺自毀教導。此舉令公眾成為反對宗教的無神論者。」

這個不偏不倚真理的大無畏講者，在這個會議上表達了他的革命性見解，聽眾都熱切傾聽。他精彩的授課歷時接近一小時，之後其他講者也各抒己見。當會議結束時，主采坦亞·高迪亞廟的所有棄絕僧和貞守生，都來到聖師的蓮花足下，讚揚他的見解和提問奉愛結論的問題。

在阿薩姆，瓦蘇村 (Vasugrama) 舉行

聖瓦蘇兌瓦．高迪亞廟的啟幕禮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聖帕爾瓦提查茹拿．茹阿亞 - 阿薩姆的嘎瓦拉帕達地區，瓦蘇村的一位重要鄉紳，再三請求聖靈師蓮花聖足，在瓦蘇村設立一所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傳教中心。他也為此捐贈了一些在他的家附近，位於市場中心的土地。聖師與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聖穆昆達．高帕拉貞守生和其他六個僕人(門徒)前往該處。第二天是聖尼瑪南達．薩瓦提爾塔．帕佈的顯現日，舉行了一個大型會議。聖師擔任主席，而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烏達文提．瑪哈茹傑、聖佳贊卓．莫克薩拿貞守生和其他講者也應他所求，真摯地講授這個偉大靈魂對主高茹阿-維諾德-薩瓦斯瓦塔的傳教之莫大貢獻。聖靈師．瑪哈茹傑其後講授薩瓦提塔．帕佈的事蹟，當中滿載結論，令人全神貫注。

在哥樓卡幹佳傳揚純粹奉愛多天之後，聖師和他的追隨者來到瓦蘇村。藉由聖威斯瓦茹帕貞守生(Sri Visvarupa Brahmachari, B.A.) - 當地中學的校長 - 的非凡努力，在聖帕瓦提．巴布(Sri Parvati Babu)捐贈的土地上，建立了聖瓦蘇兌瓦．高迪亞廟(Sri Vasudeva Gaudiya Matha)。聖師看到聖威斯瓦茹帕．帕佈在建廟期間孜孜不倦的努力後，便任命他為廟宇的廟長。施瑞瑪．烏達曼提．瑪哈茹傑(Srimad Urddhvamanthi Maharaja)和聖薩茹提．奎師那貞守生(Sri Sarathi Krsna Brahmachari)留在這座新廟，從事傳教工作。在三天之內，在此地籌辦了三個宗教聚會。聖師傳授講課、施瑞瑪．瓦曼．瑪哈茹傑、施瑞瑪．烏達瓦曼提．瑪哈茹傑和其他人亦然。一段時間之後，在此安奉了主高茹阿-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君，由至受崇拜的聖梢茹提．瑪哈茹傑擔任主祭師。

在修迪 (Siudi) 的法院圖書館和區域圖書館講課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聖師尊與他的同遊瑞氣祥和地到達修迪，並留在施瑞瑜．烏瑪帕達．薩杜(Sriyut Umapada Sadhu, 即聖烏茹卡爾瑪．達薩迪卡瑞, Sri Urukrama Dasadhikari)的家數天，聖師尊在此傳揚純粹奉愛。一天他在法庭圖書館講課，翌日則在當地的區域圖書館講授「現代的狀況和永恆宗教」。聖烏茹卡爾瑪．達薩迪卡瑞在其他日子則以「偉大奉獻者的文學和文化」為題，在聖廟精彩地授課。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七日：在茹阿瑪城阿巴達村(Ramanagar Abadagrama)舉行了盛大的維亞薩祭。在斯麗瑪緹．拿茹央妮-德薇的特別請

求下，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與幾個棄絕僧和貞守生來到當地，遵行大事慶祝的維亞薩祭慶典。非常大型的宗教聚會長達三天之久。堪受崇拜的聖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 - 這些聚會的主席，以維亞薩祭和永恆宗教為題，講授博學精深的講課。

由於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大駕光臨納瓦島聖地，當地的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舉行了特別盛大的聖維亞薩祭。

進入不顯現的靈性逍遙時光

維亞薩祭後，便舉行了納瓦島聖地朝聖的盛大慶典。那時，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開始展現他的抱恙逍遙時光。他在施瑜塔·茹阿達夏瑪·薩哈 (Sriyuta Radhesyama Saha) 的家逗留數天，又和聖奎師那高帕拉·瓦蘇·瑪厚達亞 (Sri Krsnagopala Vasu Mahodaya) 在加爾各答多留數天，接受治療。這兩位先生在那段期間的服務極堪表揚。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日，聖師從加爾各答被帶返他在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的靈修間。最後，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星期日 [巴嘎達曆法 (bangabda) 一三七五年，九月底至十月底期間 (Asvina) 的第十九天]，秋季娜莎那天 (saradiya rasa-purnima)，在定時燈儀之際 (下午六時十五分)，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靈師蓮花聖足，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讓我們全都淹溺在分離之洋，而進入神聖青春愛侶的永恆逍遙時光。

下列文章是摘自某人所寫的悼文，他與他主人生離死別而痛不欲生。本文發表於《聖高迪亞通訊》第二十年第五期。

「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至尊天鵝，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是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創辦人。他也是主布茹阿瑪-瑪德瓦·高迪亞師徒傳系的監護人 - 典範師之師 (Acaryabhaskara) 至尊天鵝，牧牛姑娘的摯愛所鍾愛的人 (Mukutmani)，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的宇宙之師，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 - 珍貴親愛的同遊。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星期天，是秋季盈月日 (Saradiya Purnima) 的吉日，以及十、十一月之誓的第一天。那天晚上，在月蝕之時 (candra-grahana)，在納瓦島聖地的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雄獅一樣的

典範師，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的四周，圍繞著托庇於他蓮花足的僕人（門徒）、棄絕僧和典範師神兄弟、棄絕及居士奉獻者，以及深受他品質所吸引的男士。他按他自己的意願，進入永恆聖地 - 聖哥樓卡．溫達文，以及他的膜拜神明 - 聖茹阿妲 - 維諾德碧哈瑞的團圓逍遙 (sayana-lila)，讓其他各人都淹溺於分離之洋。」

「那天，印度各地的棄絕及居士奉獻者，都聚集在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自清晨起，傑出的棄絕僧和僕人（門徒）一直輕柔地唱著聖南若譚．塔庫爾 (Sri Narottama Thakura)、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和其他偉大智者所寫的『jaya radhe, jaya krsna』、『je anila premadhana』、『sri rupa manjari pada』和『radhe jaya jaya madhava dayite』等等靈唱歌曲。廟裡進行著定時燈儀，而師尊在此和奉獻者一起，以微弱的聲音全神貫注於靈唱。他把他最崇拜的師尊的照片按在胸口，唸誦著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然後便進入永恆的逍遙時光。」

「就在此時，發生了一件驚人奇事。聖廟的主祭師手持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君的花環來到，淚流滿面的說：『就在定時燈儀結束之際，斯麗瑪緹．拉迪卡的花環自己斷開，從她的脖子上掉下來。我以前從未遇過這種事。』在場的每個人都明白，此事意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君出於憐憫之心，召她摯愛的友伴和隨員 (sahacari) 到團圓逍遙。」

「聖師尊進入不顯現靈性逍遙時光的消息，傾刻傳遍位於純粹奉獻者．巴嘎茹緹兩岸的所有高迪亞廟。數千信眾聚集，向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的蓮花足獻花，並在堪受崇拜的聖足 (Prapujyacarana) 施瑞瑪．巴提施瑞茹帕．斯丹提．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srirupa Siddhanti Maharaja) 的指導下，按照《淨化法》來舉行大殮儀式。當多不勝數的會眾履行主哈瑞的靈唱時，聖師在聖靈性導師 - 高認格．茹阿妲 - 維諾德碧哈瑞君高聳入雲的聖廟前，進行風光大葬。」

註一：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Svami Maharaja - 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在一八九六年，南達大君為奎師那舉行的盛大慶生節那天，生於加爾各答的一個虔誠家庭。他的乳名是阿拜．查認拿．迪 (Abhay Carana De)。他雙親都是偉大奉獻者，他自小已在奉愛氣氛之中成長，接受偉大奉獻者尚德言行的教育。童年時，他會和他的友伴一起，滿腔熱忱地慶祝主奎師那顯現日、鞦韆節和壇車節。當聖人和棄絕僧到訪他的家時，他的父母會央求他們賜福，好讓他們的兒子會獲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恩

慈。

阿拜起初在家學習，直至八歲也沒有上學。之後他在以英語和孟加拉語授課的學校就讀。他在加爾各答的蘇格蘭聖堂書院 (Scottish Church College) 完成學業，在一九二零年參加他的文學士學位考試。他在考試後，加入聖雄甘地的運動。他在他的文學士學業期間，在一九一八年成婚。在一九二一年，斯瓦爾基亞·卡爾提傑卓·波薩 [Svargiya Kartikcandra Bose，他是孟加拉化工 (Bengal Chemical) 的董事長，即波薩博士化驗所 (Dr. Bose's Laboratory) 的東主，也是阿拜的父親的密友]，聘用稱職的阿拜·查認拿為他的副經理。

一九二二年，一位密友帶阿拜到加爾各答的烏塔·丹嘎(Ulta Danga)地區，拜會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阿拜對聖帕佈帕強而有力的哈瑞命題及影響深遠的訓示，印象殊深。看見阿拜超卓出眾的英語能力，聖帕佈帕令他滿腔熱誠地以英語撰文，並在其他國家傳教。自此，年輕的阿拜·查認拿經常來到聖帕佈帕的蓮花足下，聆聽哈瑞命題。一九三二年，在帕亞嘎，宇宙之師聖帕佈帕依據哥帕爾·巴塔·哥斯瓦米(Gopal Bhatta Gosvami)的規則，仁慈地傳授他婆羅門啟迪和聖線 (upanayan)。接受婆羅門啟迪後，他名為聖阿巴亞·查認拿茹溫達·達薩迪卡瑞(Sri Abhaya Caranaravinda Dasadhikari)。此後，他開始定期為聖帕佈帕創立的英語雜誌《和諧主義者》撰寫短文及文章。

聖帕佈帕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後，聖阿巴亞·查認拿茹溫達與我們最崇拜的靈師蓮花聖足，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君的聯誼有增無減。聖師尊在這段期間委任阿巴亞·查認拿茹溫達，擔任他《聖高迪亞通訊》(孟加拉語月刊)和《至尊聖主通訊》(印度語月刊)的主管。阿巴亞·查認拿茹溫達定期為這兩本刊物撰文。聖阿巴亞·查認拿茹溫達·帕佈自己創立了一本英語雜誌，《回歸首神(Back to Godhead)》。他也協助至受崇拜的靈師蓮花聖足，在一九四零年在加爾各答確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

他摒棄一切—家園、妻兒、職業等等—來到瑪圖茹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當時，我(施瑞曼·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是廟宇的廟長。當聖阿巴亞·查認拿茹溫達·帕佈住在該處時，他開始把《聖典博伽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譯成英語。在我和我師尊的要求下，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於一九五九年，在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接受棄絕啟迪。聖靈師蓮花聖足依據偉大奉獻者的宗教輔典，把棄絕啟迪傳授給他。

接受棄絕啟迪後，他住在溫達文聖地的聖茹阿妲-達莫達茹廟，以及德里。他在那段期間把附有英語要旨的《聖典博伽瓦譚》第一篇的譯文，出版成書，一書三冊。在一九六五年，他前往美國傳揚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訊息，並在一九六六年創立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sna Consciousness, ISKCON)。它的分會迅即遍及全球多個國家。他寫了五十多本關於奎師那奉愛的書籍，並被翻譯成世上多種語言。因此，把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純粹奉愛和齊頌聖名傳遍全世界，這位偉大人物居功至偉。

註二：sarva-saktiman - 具有所有能量。

註三：nama - 名字。

註四：guna - 屬性。

註五：lila - 逍遙時光。

註六：parikara - 同遊。

註七：Tridandisvami Srimad Bhaktivedanta Vamana Maharaja -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於東孟加拉，庫爾拿 (Khulna) 地區，琵贊爾嘎 (Piljanga) 村，一個德高望重的虔誠家庭。他父親名為聖薩提斯榮卓·哥薩 (Sri Satisandra Ghosa)，他母親則名為斯麗瑪緹·巴嘎瓦緹·德薇 (Srimati Bhagavati Devi)。聖施瑞瑪·巴提庫薩拉·尼爾星哈·瑪哈茹傑在出家前，是他的伯父。他的母親是全球高迪亞修會的創辦人典範師 - 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 - 的門徒。他父親，聖薩提斯·哥薩從堪受崇拜的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那裡獲授哈瑞聖名和婆羅門啟迪，是個模範居士奉獻者。啟迪後，他名為聖薩瓦斯瓦爾·達薩迪卡瑞 (Sri Sarvesvar Dasadhikari)。

聖施瑞曼·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的乳名是珊陀薩 (Santosa)，他在四兄弟之中排行第二。他小時候就讀於本地小學。他自幼已是個極具耐性、平和、聰敏虔誠的男孩。他總是名列前茅。他記憶力驚人，任何詩節或特別題材，只要聽過一次，便過耳不忘。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聖巴嘎瓦緹·德薇帶她的兒子珊陀薩，一起參加聖納瓦島聖地的朝聖。聖地朝聖後，她將她的愛子珊陀薩，托附給廟宇經理的手裡 - 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自始，他就在聖維諾德碧哈瑞的關懷之中，住在廟裡。不久之後，聖帕佈帕在瑪亞城設立聖巴提維諾德學院。聖施瑞瑪·巴提-帕爾迪帕·提爾塔·瑪哈茹傑是校長，聖維諾德碧哈瑞貞守生是學校的經理。聖維諾德碧哈瑞安安排珊陀薩入讀本校。聖維諾德碧哈瑞每天要他銘記摘自《Sri Gaudiya Kanthahara》、《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的幾個詩

節。每當他牢記一個詩節，便能獲得一片巧克力。每天他會復述他記得的四、五個詩節。不久之後，他已牢記《Sri Gaudiya Kanthahara》的所有詩節、還有《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的多個詩節。他被視為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社群中的詩節百科全書。

一九三六年，宇宙之師聖帕佈帕給珊陀薩傳授哈瑞聖名。他現在名為聖薩贊薩瓦卡貞守生。他在學校讀書，也每天打掃廟宇和偉大奉獻者的靈修間，並為他們奉上飲用水。在榮耀祭餘之前，他會鋪設坐席和碟子等等，來服務祭餘，之後又將地方清洗乾淨。他忙於從廟宇的花園摘取水果、鮮花、葉子、菜蔬等等，還有其他多項服務。

當聖帕佈帕從這個世界隱跡時，聖高迪亞廟的黑暗時代降臨。當時，雖然聖師尊之前從來沒有給任何人傳授婆羅門曼陀，但是聖師尊也將之傳授給他。由於他是個終生貞守生(naisthika brahmacari)，因此他從聖帕佈帕的最後一個棄絕僧—聖施瑞瑪·巴提威查茹·亞亞瓦爾·瑪哈茹傑—手上，接受聖線。其後，他與堪受崇拜的聖足，巴提達益塔·瑪德瓦·瑪哈茹傑(Pujyapad Bhaktidayita Madhava Maharaja)和堪受崇拜的聖足，巴提布兌瓦·梢茹提·瑪哈茹傑，在孟加拉的不同地點傳教。

一九四零年，成立了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和兌瓦南達·高迪亞廟後，聖師尊再次把他留在身邊。之後，他伴隨靈性導師君左右，不論在孟加拉境內還是境外，無時無刻也像他的秘書一樣服務他。他和靈性導師君一起，遍踏印度所有主要的朝聖地點。一九四八年，當《聖高迪亞通訊》開始出版時，出版工作的一切事務全都交托給他。即使編輯、印行和出版人之名另有其人，其實是他完成所有任務。

在一九五二年的主高茹阿顯現日，他因聖師尊的恩慈而在納瓦島獲授棄絕啟迪。自此，他稱為聖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期間，聖師尊派他到孟加拉的多個地方傳教。他藉由靈性導師君的訓示，並在他的指導之下，費盡心力再次出版《聖典博伽瓦譚》(附有聖巴拉德瓦·威迪亞布薩拿的注釋)、《靈魂的職務》、《純粹愛意之光(Premapradipa)》、《重要的日子(Prabandhavali)》、《皈依(Saranagati)》、《聖納瓦島之靈性極樂波濤》、《主采坦亞·瑪哈帕佈 - 祂的生平和教導(Sri Caitanya Mahaprabhu-His life and precepts)》、《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八訓規(Sri Caitanya Mahaprabhu Siksamrta)》、《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教導(Sri Caitanya Mahaprabhu ki siksa)》、《主達莫達茹讚(Sri Damodarastakam)》及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其他典籍。一九六八

年，聖靈師．瑪哈茹傑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後，他獲委任為主席和典範師之位。他致力於超然知識，精於奉愛結論，極為容忍，專注於靈修，並具備偉大奉獻者應有的其他品質。自聖師尊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後，他編纂了多本奉愛書籍。他在聖地普瑞、圖茹 (Tura，位於美嘎拉亞，Meghalaya)、杜巴迪 (位於阿薩姆)、高哈提 (位於阿薩姆)、斯爾查爾 (Silcar，位於阿薩姆) 及其他地點，為修會確立了新的傳教中心。

註八：Tridandisvami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Trivikrama Maharaja -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生於一九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即主曆斑嘎巴一三二二年一、二月份的十七日 (17 Magha 1322 bangabd)。他父親名為施瑞．阿蘇陀薩．庫瑪茹．哥薩 (Sriyut Asutosa Kumara Ghosa)，他母親則名為施瑞塔．卡緹阿亞妮．德薇 (Sriyuta Katyayani Devi)。他倆都品德高尚，緊遵真理，而且真摯虔誠。他們甚至滴水不沾，直至他們侍奉完家中的神像 - 主拿茹央那。他們在普羅大眾之中傲視同儕。

聖足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童年時的乳名是聖茹阿坦納．庫瑪茹。他虔誠的雙親對他一生影響甚深。他自小已是個極其機智聰慧的學生。除了閱讀和寫作之外，他對音樂、藝術、順勢療法和其他學科尤感興趣。他在六兄弟和三姊妹之中，排行第二。由於他樣樣皆精，因此他的兄長、父親和所有家人，凡事總會先與他商量。當他通過第十級的考試時，他受僱為小學老師。

一天，他正前往恆河東岸，毗鄰聖地瑪亞城的一個村莊去探望他的妹妹。在途中，他在聖瑜伽之地看到一座建有九座高塔的大廟。他走遍整座廟宇細看，後來，他在他妹夫家中向長者查詢這間廟宇的事情。他們告訴他，那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顯現地點，並且是聖維諾德碧哈瑞展現了此地的榮耀。他非常幸運，因為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老師，至受崇拜的聖足，聖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和一個傳教隊伍，當時正在那裡傳揚施瑞曼．瑪哈帕佈的純粹奉愛。當聖茹阿坦納聽到貞守生對《聖典博伽瓦譚》的演說時，他心內萌生強烈渴望，想棄絕這個物質世界，去履行至尊主的靈修。

當時，少年聖茹阿坦納．庫瑪茹不知何謂聖廟，也不知繞拜荼拉茜 (tulasi parikrama) 及其成果。據他所述，在聖人聯誼之中聆聽主哈瑞題旨，以及他在主哈瑞的廟宇和對聖荼拉茜的朝聖，令他得到奇妙的成果，使他可以迅即棄絕一切：父母、妻子、朋友和家財，也可以獻身至尊主的奉愛。

一九四二年，他來到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總部，從修會的創辦人典範

師那裡一唸，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接受哈瑞聖名。一九四四年，他徹底棄絕他的家庭，投身服務靈性導師和至尊主。聖靈性導師委託他照顧至受崇拜的老師，聖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他們一起走遍孟加拉和印度，傳揚至尊主奉愛，歷時多天。一段時間之後，聖師尊遣派他獨自在多個地方傳揚奉愛。

一九五二年的主高茹阿顯現日，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仁慈地在聖地納瓦島給他傳授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由於他能操流利孟加拉語，因此聖師尊委任他為《聖高迪亞通訊》的助理編輯。有時候，聖足瓦曼·瑪哈茹傑君若不在時，他會全權負責《高迪亞通訊》辦公室的運作。《聖高迪亞通訊》發表了他極具權威的文章和奧妙的詩作。他在接受棄絕啟迪後，遠行到印度的不同地點，在聖師尊的指導下，傳揚純粹奉愛。

聖師尊隱跡後，他擔任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常務秘書一職。由於他全神貫注於靈修，因此他再三請求修會的成員，最後終於辭去這個職位。但是即使他已經引退，他至今卻依然關注修會的各種服務。

註九：Tridandisvami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Maharaja -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年少時 (purvasrama) 名為施瑞曼·拿茹央那·提瓦瑞 (Sriman Narayana Tivari)。他生於比哈爾的波克薩爾 (Boksar) 地區，著名的提瓦瑞鎮 (Tivaripura) 村莊，一個極有教養而德高望重的婆羅門家庭。提瓦瑞鎮以往是位於淨化者 (Patitpavani) 純粹奉獻者恆河的河岸，但是她的河道已經改變，現在離岸頗遠。提瓦瑞鎮是個只得婆羅門居住的村莊；人人都博學而富裕。他父親名為巴拉斯瓦爾納·提瓦瑞學者 (Pandita Balesvarnatha Tivari)，他母親則名為斯麗瑪緹·拉釋米·德薇 (Srimati Laksmi Devi)。父母二人都品德高尚，愛人如己，待人以誠，最重要的是，他倆都是施瑞師徒傳系 (Sri Sampradaya) 的偉大奉獻者。附近村落的村民都十分敬重他們。

他的父母和親友為他命名為施瑞曼·拿茹央那。這個名字將來會名揚四海。然而，由於他小時極為安寧平和，因此人人都稱他為波拉納 (Bholanatha，意謂甜蜜蜜)。即使在童年時，他對宗教的獨特品味已是顯然易見，他總是自然而然地唸誦至尊主的聖名，完全自動自覺的。每當家中有人誦讀《聖典博伽瓦譚》、《梵歌》、《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和其他經典，小男孩都會信心滿懷地熱切聆聽。事實上，他完全牢記《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和其他故事。在村塾接受小學教育之後，他入讀五里以外的波克薩爾高校 (Boksar High School)。每天上學放學，他也是安步當車。縱

是面對這個困難，由於他天賦聰敏非凡，他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他也特別喜歡體育運動。他是州際冠軍，在高中時也屢獲獎項。

從學院畢業後，他決定不再進修。由於他出色的體育技能，他在警察部輕易獲得優差。在比哈爾的薩黑巴幹佳 (Sahibaganja) 市擔任公僕三、四年後，他遇見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傳教士 - 一代宗師 (Mahamahopadesaka) 聖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奉愛經典」巴提卡瑪拉君·帕佈。聖南若譚阿南達、堪受崇拜的巴提庫薩拉·拿爾星哈·瑪哈茹傑、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吉·瑪哈茹傑、聖茹阿坦納·達薩迪卡瑞和聖沛摩帕約給貞守生，當時正在薩黑巴幹佳廣泛傳揚純粹奉愛和哈瑞聖名。提瓦瑞君每天都參加他們的聚會，信心滿懷地聆聽《聖典博伽瓦譚》。他偶爾會與聖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同坐，徹夜聆聽哈瑞命題。在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之中聆聽極富影響力的哈瑞命題，對提瓦瑞君的一生影響甚大。由於他與生俱來的宗教傾向，他的生命全然改變。當傳教隊伍離開時，他開始每天唸誦六十四圈哈瑞聖名瑪哈曼陀。他心內對物質世界漸漸萌生自然由衷的疏離。這時，他調任到茹阿瑪卡里 (Ramakeli，經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與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蓮花足淨化的地點) 附近，恆河畔的茹佳姆哈爾 (Rajamhal) 擔任政府職位。他現已全然疏離物質世界。他嘗試辭退警務，但是多位高官非常滿意他的服務，拒絕接受他的請辭。在這期間，他與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通信數次。最後，在一九四六年底，他終於排除萬難，得以離職。當時他離棄一切—他的父母、兄弟、朋友、妻子、家庭成員，以及他的所有財富—完全孑然一身，在聖納瓦島皈依聖師尊的蓮花足。

一九四七年的 (Phalguni Gaura Purnima) 主高茹阿顯現日，在聖納瓦島朝聖期間，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給他傳授哈瑞聖名和婆羅門啟迪。自此，他便以聖高茹阿-拿茹央那 (Sri Gaura-Narayana) 之名見稱。之後，看到他對聆聽哈瑞命題的濃厚興趣，聖師尊便讓他參與他的服務。當聖師尊因傳教或其他特別任務而前往某地時，聖師尊總是與他同行。有一次，當師尊的愛徒 - 聖阿南嘎牟罕貞守生抱病時，聖靈師蓮花聖足讓聖高茹阿-拿茹央那照顧聖阿南嘎牟罕。但是在阿南嘎牟罕離開這個世界後，師尊再讓聖高茹阿-拿茹央那伴隨左右。與聖靈師·瑪哈茹傑一起遠行及傳揚奉愛，縱貫內陸，令他有大好良機聆聽哈瑞題旨。聖師尊也非常樂於培育他的奉愛真理。他能與聖師尊一起，在北、南、東和西印度所有主要的朝聖地點履行朝聖及聆聽聖地的榮耀，機會難逢。主奎師那和閃耀著聖茹阿坦心緒和光芒的主高茹遜達爾之聖地 - 聖巴佳地區 (Sri Brajamandala)、聖高茹阿地區 (Sri Gaura-mandala) 和聖薩陀地區 (Sri Ksetra-mandala) - 別具意義。

有一次，當聖師尊和他的其中一位神兄弟坐在一起時，聖高茹阿-拿茹央那也坐在附近。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望向他，說：「我想把棄絕啟迪的紅袍傳授給你。我見過很多非孟加拉裔的印度人，他們不了解施瑞曼·瑪哈帕佈崇高奉愛結論意義深遠之處，尤其是純粹愛意真理。但是你已直截了當地把這些心緒銘記在心。聖茹帕、聖薩拿坦和我們眾多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在巴佳逗留多天，但他們卻找不到有任何北印度的奉獻者，能把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內在心緒銘記在心。你實在三生有幸。」聖高茹阿-拿茹央那君喜極而泣，倒在他靈性導師的蓮花足，虛懷若谷地說：「我完全獻身於你的蓮花足。我移開一切-對我母親的依附、對我父親的情感、對我妻子的愛意、對我朋友的友誼-我將之獻於你的蓮花足下。你可以讓我赤身露體，身穿襠布、白衣紅袍，你又可以傳授我棄絕啟迪。悉隨尊便，只求吉祥。現在我只屬於你。」聖師尊聞言也熱淚盈眶。他望著聖足薩拿坦·帕佈 (Sripada Sanatana Prabhu)，他也聽到聖高茹阿-拿茹央那之言而目瞪口呆。聖師尊事後有何決定則不得而知。他沉默片刻，然後又繼續他的哈瑞題旨。一段時間之後，在一九五二年的高茹阿顯現日，聖足高茹阿-拿茹央那·達薩迪卡瑞獲授棄絕啟迪，並稱為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

聖師尊委任聖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擔任瑪圖茹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的廟長。受命於聖師尊，也在他的指導下，聖拿茹央那·瑪哈茹傑在那裡出版了《純粹奉獻者通訊 (Sri Bhagavata Patrika)》(月刊)、《靈魂的職務》、《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八訓規》、《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教導》、《深思奉愛的真正本質 (Bhakti-tattva-viveka)》、《訓誨的甘露 (Upadesamrta)》、《八訓規》、《心訓 (Sri Manah Siksa)》、《Sindhu-Bindu-Kana》、《Sri Gaudiya Kanthahar》、《聖典博伽梵歌》(附有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的注釋)及其他書籍的印度語譯文。他現於全印度及周遊列國，在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加拿大、哥斯達尼加、委內瑞拉、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斐濟、夏威夷及世上其他大大小小的國家，傳揚純粹奉愛。他的著作被譯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和其他語言。因此，即使他年事已高，他依然滿腔熱忱地致力於衷心服務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

註十：sarva-saktiman - 所有能量的擁有者。

註十一：savisesa - 擁有所有超然能量。

註十二：akhila-rasamrta murti - 所有極樂情感的化身。

註十三：Vrajendra-nandana - 巴佳王之子。

註十四：Nanda-tanuja - 南達之子。

註十五：Nandatmaja - 南達的後人。

註十六：Pasupangaja - 牧牛族之王之子。

註十七：Krsnadasa Babaji (Maharaja) - 奎師那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生於東孟加拉一個有教養而德高望重的家庭。他在達卡(Dhaka)的一間學院通過他的學位考試後，來到宇宙之師 -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蓮花足。受到帕佈帕強而有力的哈瑞命題激勵，他立誓餘生要在帕佈帕的庇蔭下履行至尊主的靈修。當聖帕佈帕獲悉這個誓言時，他仁慈地賜他主哈瑞聖名和婆羅門啟迪。在婆羅門啟迪後，他名為斯瓦迪卡茹南達貞守生 (Svadhikarananda Brahmachari)。

他自出娘胎已是個貞守生，並賦有眾多切合偉大奉獻者的優良品質。他沒有世俗自我，也沒有半點嗔怒。即使情況確實令人怒不可遏，他也面露微笑，唸誦「哈瑞 奎師那」。他和每個人的關係都非常甜蜜和諧，上至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傑出的典範師，下至年輕的初階偉大奉獻者。

聖帕佈帕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後，他離開了瑪亞城聖地，並與至受崇拜的靈師蓮花聖足，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前往納瓦島聖地(現代的納瓦島鎮)和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在十、十一月之誓期間，他和我們崇拜的靈師蓮花聖足，一起前往南、北和西印度的所有朝聖地點。他擅於在齊頌聖名時擊打麥當嘎鼓。他在艾卡達斯斷食日、奎師那顯現日和其他斷食日，遵行滴水不沾的斷食，並徹夜不眠不休，履行齊頌聖名。他在晚上獨誦聖名時，會以甜美的聲線，滿腔離情地誦讀《聖典博伽瓦譚》、《永恆的主采坦亞經》、《Krsna-karanamrta》、《Radha-rasa-sudhanidhi》、《哥文達之歌(Gita-govinda)》等等的詩節。他是個如斯孑然一身而崇高的偉大奉獻者，他從不囤積半點財富或接受任何門徒。若某人前來想成為他的門徒，他便虛懷若谷地說：「哈瑞 奎師那」而退避三舍。他真的沒有與任何人為敵。他從未擁有一己的棲身之所，即靈修間；他每次都在他神兄弟的修院和廟宇住上多天，或在僻靜處履行靈修。他獨自在瑪亞城聖地，聖帕佈帕的靈修間附近履行靈修。他和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關係美好和睦。他到處漫遊，在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和其他廟宇小住，履行靈修。他和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 - 聖納瓦島聖地，采坦亞·薩茹斯瓦塔·高迪亞廟的創辦人和典範師 - 情同手足。在巴佳，他住在聖薩拿坦·哥斯瓦米位於南達村 [Nandagrama, 位於帕文湖 (Pavana Sarovara)] 的靈修間。他從不為了維生而化緣，佈施卻不請自來。他在帕文湖進入永恆逍遙時光。

註十八：Sripad Sanatana Dasadhikari - 聖足薩拿坦·達薩迪卡瑞是聖斯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 (Srila Siddhanta Sarasvati Gosvami) 的門徒。他生於加爾各答附近的候活爾哈地區的北嘎瑪城 (Begamapura)。聽到聖帕佈帕極具影響力的哈瑞命題後，他從聖帕佈帕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和哈

瑞聖名，並根據《Satkriyasara-dipika》的規則，在婆羅門啟迪後舉行聖線禮和火祭。然而，當他回家後，印度教社團抵制他和他的整個家族；人人都不再和他一起進食、同坐和交談。理髮師和洗衣人甚至也不再為他工作。他的小女兒一、兩天內就要出嫁，聖薩拿坦在新郎一行人抵達前，已為婚禮準備妥當，萬事俱備。但是社團成員對新郎和他的家人說三道四，致使他們悔約而取消婚事。聖薩拿坦全家都非常難過。所有為婚禮準備的食物、甜品和水果全都一無所用。雖然如此，聖薩拿坦·帕佈一臉平靜，毫無惋惜之兆。在早上，他把所有食物帶到加爾各答的聖高迪亞·巴巴薩爾 (Sri Gaudiya Bagbazar)，將之獻於宇宙之師聖帕佈帕的蓮花足下。聖薩拿坦愛意盈盈地將他帶來的物品分給廟宇居民，他們看見惹人垂涎的熟芒果和各種甜品，全都興高采烈。他們毫不知情。

當聖帕佈帕後來得悉事情始末時，勃然大怒說：「這樣的社團該要毀掉！」聖施瑞瑪·巴提嘎巴斯提·內米·瑪哈茹傑也生氣地說：「如果聖薩拿坦·帕佈的女兒後天還沒有出嫁，那我就會再投生，和她成婚。薩拿坦·帕佈對靈性導師這樣堅定不移，在這個世界上，他這樣高資格的居士奉獻者實在萬中無一。」

聖薩拿坦·帕佈回家，翌日就發生了一件驚人奇事。有個來自同一社區，生於有教養而德高望重家庭的英俊壯健青年，來向聖薩拿坦提親，想娶她的女兒為妻。婚禮在同一天晚上舉行，慶典十分盛大。聖薩拿坦親自前往廟宇知會居民，人人聽到喜訊都歡欣鼓舞。

聖帕佈帕隱跡後，高迪亞廟的事務一片混亂。至受崇拜的聖足聖施瑞瑪·巴提嘎巴斯提·內米·瑪哈茹傑離開了聖高迪亞廟，在別處確立了靈修院，開始履行靈性修習。薩拿坦·帕佈對他的房子和家人毫不牽掛，常常探訪他，也和他一起傳教。堪受崇拜的聖足內米·瑪哈茹傑隱跡後，薩拿坦·帕佈聆聽雄師一樣的典範聖師的奉愛結論，並開始探訪他。

薩拿坦·帕佈是個販賣手織布的大商家，他開始多方協助靈性導師君的傳教工作。他以他的所有利潤，買了十六、七個帳篷來協助聖地納瓦島朝聖，並將之獻給他的神兄弟和訓示靈性導師 - 聖師尊。在聖地納瓦島朝聖之前，聖薩拿坦·帕佈動用了大筆資金來贊助朝聖，並將之交給聖師尊。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是個至高無上而身無長物的偉大奉獻者，他在朝聖之後把便餘款歸還。雖然餘額略少於薩拿坦·帕佈原本所給予的，他也欣然接受。

薩拿坦·帕佈對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服務極受讚揚。修會的支

持者將永遠銘記他和他家人的名字。他的長子 - 聖拿茹央那 . 達薩迪卡瑞也是個對靈性導師堅定不移，非常慷慨的偉大奉獻者。

註十九：pratikopasana - 偶像崇拜；認為某個物體象徵至尊主而崇拜它，圖形崇拜。

註二十：Srila Prabhupada-arati - 獻給聖帕佈帕的燈儀；譯文見於第七部份。

註二十一：tola - 梵語語法學校。

註二十二：sarvausadhi - 把各種藥草放在水裡，其把這些水用於沐浴禮。

註二十三：把各種珠寶放在水裡，並把這些水用於沐浴禮。

註二十四：Tridandisvami Bhaktipramoda Puri Maharaja -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巴提帕爾莫達 . 普瑞 . 瑪哈茹傑是聖巴提希丹塔 . 薩茹斯瓦緹 . 塔庫爾 . 帕佈帕的傑出門徒之中，最重要之一。他在一八九八年生於東孟加拉，雅蘇哈茹 (Yasohara) 地區的幹嘎南城 (Ganganapura) 村莊，一個有教養而德高望重的家庭。他父親名為塔瑞尼查茹拿 . 查卡爾瓦提 (Tarinicarana Cakravarti)，他母親則名為斯麗瑪緹 . 茹姆認嘎妮 . 德薇 (Srimati Ramrangini Devi)。他童年時的乳名是帕爾莫布薩拿 . 查卡爾瓦提 (Pramodbhusana Cakravarti)。

在雅蘇哈茹完成學業後，聖帕爾莫布薩拿入讀加爾各答的班瓦斯書院 (Bangvasi College)，並獲得該校頒授的化學榮譽學位。他在一九一七年遇見聖帕佈帕，對他的哈瑞命題印象殊深，以致衷心視聖帕佈帕為他的靈性導師，並時常前來聆聽聖帕佈帕的哈瑞題旨。聖帕佈帕在一九二三年的奎師那顯現日給他傳授哈瑞聖名和婆羅門啟迪，自此，他便名為帕爾拿瓦南達貞守生 (Pranavananda Brahmachari)。

他剛剛加入廟宇時，他是《納迪亞報》日報的編輯，也為《聖高迪亞》周刊撰文。聖帕佈帕對他施恩，賜他「源遠流長蘭卡知識之導師 (Mahopadesaka Pratnavidyalkara)」之函。他以他滿載靈性極樂的靈唱和哈瑞題旨令人神往。

聖帕佈帕隱跡後，他在一九四二年從他的神兄弟，聖施瑞瑪 . 巴提高茹瓦 . 外卡拿薩 . 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gaurava Vaikhanasa Maharaja) 那裡接受棄絕啟迪，自此，他便名為聖施瑞瑪 . 巴提帕爾莫達 . 普瑞 . 瑪哈茹傑。接受棄絕啟迪後，他留在瑪亞城的瑜伽之地廟擔任主祭師和廟長，歷時五年。之後，他和他的資深神兄弟 - 聖靈師蓮花聖足，一起在川處茹廟和聖高迪亞 . 維丹塔修會的其他廟宇共處良久。後來，他在聖納瓦島聖地附

近的阿姆比卡·卡爾拿 (Ambika Kalna) 建造他的靈修間，並在該處服務聖茹阿妲-主高毘納君 (Sri Sri Radha-Gopinathaji)。

他和聖施瑞瑪·巴提達益塔·瑪德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情同手足，又被委任為聖瑪德瓦·瑪哈茹傑的《主采坦亞的訊息 (Sri Caitanyavani)》之主編。他就在此時在依索迪安 (瑪亞城) 確立主高毘納·高迪亞廟，他大部分時間都留在該處。作者撰寫本書時，聖巴提帕爾莫達·普瑞·瑪哈茹傑已是百歲人瑞。

註二十五：sri nama sankirtana-yajna - 齊頌聖名的祭祀，見於八訓規的詩節一。

從而結束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所著的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的生平及教導》
的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a) 他內在身分的暗示 (完美形象，siddha-svarupa)

在納瓦島聖地，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的聖廟之上，新建而非凡壯麗的尖塔上，正在進行一項新的建築工程。聖嘎爾巴廟(Sri Garbha Mandira)正為神像準備一個祭壇。至受崇拜的聖師尊前往聖嘎爾巴廟，以決定祭壇形狀、台階數目和顏色。聖足巴提維丹塔．牟尼．瑪哈茹傑和我，與他一起。聖師尊量度那個範圍，決定了祭壇的長度、寬度和高度，然後凝神細想。一會兒後，他轉過來，對我們說：「祭壇下將有三個台階。最高的台階是藍色的，第二個是黃色的，而最底下的台階將是晨曦般的紅色(aruna-varna)。」

聖足牟尼．瑪哈茹傑問：「為什麼要這樣？」

聖師尊回答：「最高的台階將象徵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的光芒，那像是塊藍寶石(indranila)。第二個台階將象徵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金光，她是奎師那摯愛中之翹楚。」然後他沈默了片刻。他面容極其嚴肅，繼續說：「第三個台階將象徵牧牛姑娘(曼佳麗)的顏色，她為神聖青春愛侶營造各式各樣樂此不疲的樂趣(vinoda)。她將以晨光的紅色為象徵。」當他說話時，聲音顫抖而喉嚨哽塞。然後他便完全呆住。看見他與別不同的靈性情感，我們都嘖嘖稱奇。當時，我們無法理解任何事情，也無法鼓起勇氣去問他。但當他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後，我們覺悟到那個暗示的意思。最低的台階象徵聖維諾德．曼佳麗，即神聖青春愛侶那永恆愛玩的女僕。聖師尊以這種非常隱晦的方式，暗示了他自己的永恆形體。

那時候，聖師尊的愛徒，聖足拿茹央那．達薩迪卡瑞私下探問他：「你的師尊有否揭示，他自己任何門徒的永恆形體身分？」

他莊嚴地回答：「他當然有這樣做。聖帕佈帕對他一些有資格的門徒，傳授了完美靈性形體的身分，以及靈修方法的訓示；否則聖茹帕傳系便會終止。他也仁慈地傳授了這個方法給我。」

聖拿茹央那．帕佈再問：「你會否大發慈悲，並透露你那完美靈性形體的名字？」

聖師尊回答：「不是現在；在適當時候自會揭曉。」

b) 直接察知的低等性

有一次，我最崇拜的聖師尊正從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乘火車返回納瓦島聖地。四、五個貞守生，包括我自己，全都和他一起坐在一列專卡上。當火車離開瑪圖茹岔口時，幾個士兵伴著一位列車員，來查察我們的車廂。辦妥後，他坐在聖師尊旁邊的空位，並馬上對聖師尊說：「偉大靈魂君！你從哪裡來？」

靈性導師君：「我們剛從瑪圖茹來。我們在地區醫院對面，有間名為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的修院。」

列車員：「你要去哪裡？」

靈性導師君：「我們要去我們在納瓦島聖地的總部。」

列車員：「你機構的目的是什麼？」

靈性導師君：「我們把純粹的永恆宗教傳遍全世界。具體來說，我們遵循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步伐，傳揚和修習《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經典描述的齊頌聖名和純粹奉愛。我們機構的唯一目的，是吸引生物體到這條吉祥之途。」

列車員：「你說的『奉愛』是什麼意思？」

靈性導師君：「宇宙的創造者和領導者是那位至尊仁慈而全能的真理。這個終極真理稱為至尊控制者、超靈或至尊主。雖然我們全都是祂的部分和僕人，但我們卻忘了這點，自邈不可及之時，我們已在這個物質世界各種各樣的物種之中飽受三重苦。沒有至尊主的恩慈，我們就無法從物質存在的束縛獲釋。奉愛解作為了取悅至尊主而遵守經典描述的訓示。」

列車長：「你們這些人相信神，但是我不相信有任何神存在。這雙眼眼前看不見的任何事物，我一概都不相信。肉眼能看見至尊主嗎？」

靈性導師君：「話雖如此，有很多你無法看見的事物，你不得不接受它們的存在。」

列車長：「你可以這樣說。不過，事實就是，除非我能親眼直接察看，不然我不相信任何事情。」

靈性導師君：「這不是真的。你的母親和父親還健在嗎？」

列車長：「對！他們仍然健在。」

靈性導師君：「你可否肯定的說，你稱為『父親』的人，確實是你真正的父親嗎？若真如是，那有什麼證據？你是否親眼看見，當她懷著你時，他就是那個使你母親受孕的男人？」

當可敬的列車長聽到這個問題時，他相當窘迫，啞口無言。

靈性導師君：「不！你沒有目睹這件發生在你出生前的事。因此你確實相信看不到的事情。僅是由於你母親和家庭成員的說話，你就滿懷信心地認同，他是你的父親。」

列車長：「你說的話絕對正確。我相信我母親和家庭成員的說話，從而得知我父親的身分。」

靈性導師君：「同樣，所有經典就像母親，意謂它們就是威權證據。它們包括不是源自人類的《韋陀經》，以及《梵歌》、《聖典博伽瓦譚》和《羅摩衍拿》等等支持韋陀說法的典籍。它們再三說明，宇宙的創造者和指揮者是神，即至尊控制者。梵、超靈和至尊主等字詞，所指的都是祂。」

「若你能相信那麼多錯漏百出的書本，或是你自己那有缺陷和有限制的感官察知，那為什麼不相信不是源自人類的《韋陀經》和其他威權經典，它們全無各種缺陷，也不受假象和疏忽等等錯誤所影響。韋陀經典比你的母親甚至更加可靠和值得信任。」

「《韋陀經》有云：」

*yato vä imäné bhütäni jäyante yena jätäni jivanti
yat prayantyaabhisaàviçanti tadvijijiäsasva tad brahma*

(《泰提瑞亞奧義書 (Taittiraya Upanisad)》，
Bhrgu 1. Anu 3.1.1.)

「應該要探問關於那位梵的事情，所有生物體誕生自祂，他們的存在由祂維繫，最後他們全都進入祂之內。」

「而且《布茹阿瑪經》有云，*janmādyasya yataù*：『梵就是，宇宙的創造、維繫和毀滅由之產生的那位。』在《梵歌》裡，至尊主奎師那也說：」

*ahaà sarvasya prabhavo, mattaù sarvam pravartate
iti matvä bhajante mäà, budhäù bhävasamanvitäù*

(《博伽梵歌》10.8)

「我是萬物之源。萬事萬物都參與我獨自成就的活動。智者明瞭這點，以靈性情感服務我。」

「《韋陀經典》是至尊真理正確無誤的解說者。這些典籍不是由任何智慧有限的人類創造的。從無始端之時起，曼奴和所有以拿茹達、維亞薩和瓦米基為首的最偉大聖人，已測試並覺悟到這項事實的真確性。聖商羯羅師、聖茹阿瑪努師和聖瑪德瓦師等極為聰敏的智者和典範師，也公認韋陀經典的證據，並接受神的存在。因此，接受這個結論相當正確，也是你一己的最大益處。」

列車長：「你啟明了我的眼睛。我現在才明白，我一直都大錯特錯。」

他信心滿懷地觸碰靈性導師君的蓮花足，並說：「我必須在這裡下車，但我將來會去拜訪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

其他乘客坐在我們四周，熱切聆聽列車長與靈性導師君的對話。他們深受雙方言語交流所影響，並在餘下的車程，繼續與靈性導師君討論宗教命題。

b) 與共產主義者 (Samyavadi)

祖提．巴布 (Jyoti Babu) 討論

在一九五一年或一九五二年，至受崇拜的師尊在納瓦島聖地朝聖之前，前往孟加拉，遜達茹文的邊境地區傳揚純粹奉愛及邀請信眾參加朝聖，並為朝聖之旅搜羅補給品。有一天，當聖師尊帶同我們，與他一起到一位忠誠奉獻者的家時，遇到祖提．巴布和他的一群追隨者。祖提．巴布是現任的孟加拉首相，當時則是孟加拉共產黨的首席主席。身為反對黨領袖，他前來調查邊境地區土地泛濫的情況。當他看見聖師尊身穿紅布，帶著他的聖杖時，他停下來並非常傲慢地問：「你們全部人從哪兒來的？」

聖師尊有禮地回答：「我們來自聖納瓦島聖地的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

祖提．巴布：「你來查察泛濫地區的情況，並對災民表示同情嗎？」

師尊：「我們為了眾生的永恆福祉，來傳揚純粹的偉大奉獻宗，並為聖納瓦島聖地的朝聖搜羅一些補給品。」

祖提．巴布：「你看不見這些人因可怕的洪水而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嗎？他們的莊稼被毀，村莊也被一一淹沒。他們期望他人施予食物和衣物的幫助，你卻來向這同一群人乞求施舍？」

師尊：「洪水來了！洪水從哪兒來？你手裡的香煙現在還未熄滅，那麼洪水在哪裡？親愛的先生，這場洪水不是真正的洪水。我們來這裡撲熄生生世世折磨眾生的毀滅之火，又保護眾生，以免遭受在宇宙洪災之時來襲的真正洪水所沒頂。」

「我們來到這裡，好使那些反對奎師那的生物體也能臻達他們恆常快樂的自然狀態。生物體在生命中一旦不採納宗教原則，一旦不崇拜至尊主，就決不會快樂。無神論生命是禽獸生命。接受西方文明的概念，你將會完全摧毀孟加拉和印度。」

祖提．巴布：「我們不相信《韋陀經典》。我們相信辛勤工作。工作(krama)就是生命，工作就是神。正是因為你這樣的人，以致這個國家陷於地獄。你們這些人自己應該做點工作，然後傳授有關工作的訓示。化緣是懦夫的活動。」

師尊：「就是你這樣的無神論者導致印度的衰落。印度的政治以前還是由宗教統治，她的子民還是忠實虔誠時，她比世上的其他國家更加快樂文明。古時候，黑冉亞魔、茹瓦拿(Ravana)、杜猶丹(Duryodhana)和康薩等等死硬派，都是比你偉大的工作倡導者，但是經典詳述他們怎樣全都不得善終，遺臭萬年。更近代的，我們聽過偉大的亞歷山大、拿破崙，還有現代的果報活動之冠，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列寧等等。你看不到他們可鄙的命運嗎？查爾瓦卡(Carvaka)和其他無神論者在印度全無立足之地。印度是永恆宗教之國。不管他或是多有影響力，誰都不能征服這個永恆宗教。有天將會到臨，到時你甚至不會有機會懊悔。」

祖提．巴布聽到師尊的回答時，啞口無言。他在他的追隨者陪同下，迅速拂袖而去。

聖師尊是不偏不倚真理的大無畏講者。即使最精專的論理家面對他有力的論點時，也俯首甘拜下風。

d) 聖師尊和捐贈物品 (bhiksha-dravya)

約在一九五一年，聖師尊有段時間常常留在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即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總部，從該處到處傳揚純粹奉愛。廟宇裡的服務和崇拜，以及聖納瓦島聖地朝聖和其他活動，一直都以化緣所得的施捨來進行。在聖納瓦島聖地朝聖之前，我和至受崇拜的聖施瑞瑪．那茹星哈．瑪哈茹傑，一起前往聖茹姆城和加爾各答附近的其他市鎮傳教和化緣。

傳教和化緣共十五天後，我們回到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總共籌得二百五十盧比，當時，那是筆巨款。我一到達，就向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的蓮花足頂拜。賜福後，他問：「傳教怎麼樣？」

「傳教進行得非常好。」我回答。「我們大約籌得二百五十盧比。」靈性導師君滿心歡喜。

一會兒後，堪受崇拜的那茹星哈．瑪哈茹傑來到靈性導師君面前，向他頂拜，並把募捐得來的盧比放在靈性導師君手裡。聖師尊問：「有多少錢？」

「二百二十五盧比，」堪受崇拜的那茹星哈．瑪哈茹傑回答。

「餘下的二十五盧比在哪裡？」聖師尊問。

「我預留了一些盧比，作為我個人的費用，」瑪哈茹傑回答。

「馬上把那些募捐得來的盧比拿來，把錢交給我，」聖師尊說。

聖足那茹星哈．瑪哈茹傑有點忿怒，說：「難道我們不可以為不時之需，預留區區幾盧比嗎？」

「當然可以，」聖師尊回答，「但請先把錢交給我。」

堪受崇拜的瑪哈茹傑憤怒地回去他的靈修間，把餘下的二十五盧比帶回來，並把錢擲在聖師尊面前。靈性導師君拾起盧比，一一點算，然後便開始歸還那同一些盧比。

「如果你就是會把錢歸還，那麼起初又要取回，那有什麼意義？」聖足那茹星哈．瑪哈茹傑問。

聖師尊變得十分嚴肅，說：「感官享樂者的財富和食物含有普通人不能消化的毒素。經典記載，當修習者食用感官享樂者的食物時，他的心變得邪惡，而且不可能以這種受擾的心意來憶念至尊主。因此修習者應該恆常小心謹慎。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是此事的鐵證。他不接受他自己的父親送來的錢，因為他父親雖然看似是個偉大奉獻者，但實際上卻是個物質主義者(vaisnava praya)。食用感官享樂者的食物，即使是優秀的修習者也會從靈修國度偏離和低墮。正因如此，我從你那裡拿走這些錢。那是從感官享樂者那裡得來的，因而混有毒素。現在我已把錢淨化，我也要還給你。這些錢再也無礙了。」

「即使是把以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名義募捐所得的一分錢，用來服務自己，肯定會大禍臨頭。即使是一分錢，我也不會把捐款挪為己用。誰能把募捐之財用來服務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只有把身體、心意、言語和一切獻於聖師尊和至尊主足下，極有資格的偉大奉獻者，他無條件地皈依至尊主的蓮花足，也有能力履行靈修。一般的廟宇居民(matha-vasis，廟宇的奉獻者)則不能。」

堪受崇拜的那茹星哈．瑪哈茹傑聞言，極為無地自容，他心中所有疑惑盡除。他低著頭，虛懷若谷地說：「請原諒我吧！我從未這樣認真想過這件事。你說的全都正確。我餘生也會遵循這個訓示。」

從這件事要學曉的教訓就是，從世俗之徒那裡得來的財物，無時無刻也決不應將之用於一己的享樂。應該將之獻於師尊或同樣進步的偉大奉獻者足下，因為這樣的偉大奉獻者能把這些物品用來服務至尊主。否則，它們的毒素能把修習者置諸死地。施瑞曼．瑪哈帕佈說：

*visayira anna khāile malina haya mana
malina mana haile, nahe kãñëera smaraë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末篇逍遙(Antya) 6.278]

「吃了感官享樂者或世俗之徒提供的食物，心意便受到沾染，在那種狀態下，就記不起主奎師那。」

*pratigraha kabhu nã karibe rājadhana
visayira anna khāile duñöa haya mana*

*mana duñöa haile nahe kãñëera smaraëa
kãñëa-smrti binä haya niñphala jivan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原初逍遙 12.50-51]

「決不應接受王室成員或富人的施捨，因為食用這樣的食物時，心意便受到污染。受污染的心意記不起奎師那，不憶念奎師那，人生便一敗塗地。」

e) 聖師尊和生物體的形象

一九五五年，十、十一月之誓和方圓八十四科薩的巴佳地區朝聖，在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指導下圓滿結束。在朝聖之後，聖帕佈帕很多極為精通結論的棄絕僧門徒從其他高迪亞廟前來，聚集在瑪圖茹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與聖師尊見面。此外，聖帕佈帕一些最出色的棄絕僧和貞守生，在朝聖期間已跟聖師尊在一起。由於這麼多神兄弟聚首一堂，因此便舉行了一個特別會議，除了聖師尊之外，眾多傑出的棄絕僧和貞守生也有出席。他們包括了堪受崇拜的聖足聖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聖施瑞瑪·巴提布兌瓦·梢茹提·瑪哈茹傑、聖施瑞瑪·巴提威查茹·亞亞瓦爾·瑪哈茹傑、聖施瑞瑪·巴提達益塔·瑪達瓦·瑪哈茹傑、聖南若譚阿南達貞守生(聖施瑞瑪·巴提卡瑪拉·瑪杜蘇丹·瑪哈茹傑)、聖瑪哈南達貞守生(聖施瑞瑪·巴提阿羅卡·帕茹瑪康薩·瑪哈茹傑)、聖施瑞瑪·巴提威瓦卡·黑瑞斯卡薩·瑪哈茹傑、聖施瑞瑪·巴提·威給爾·阿薩茹姆·瑪哈茹傑、聖施瑞瑪·巴提帕爾帕拿·達莫達茹·瑪哈茹傑(Sri Srimad Bhakti Prapana Damodara Maharaja)和聖施瑞瑪·巴提吉文·佳拿丹·瑪哈茹傑。

那次會議中最年輕者 - 聖足巴提威卡薩·哈瑞斯卡薩·瑪哈茹傑，對真理求問心切。他滿懷謙遜，致敬並有禮地說：「長久以來，我對生物體的形象素有疑問。我細閱哥斯瓦米的眾多典籍，我也問過我的資深神兄弟，但至今依然存疑。」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聖薩拿坦訓有云，生物體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nitya-dasa)，顯現自奎師那的邊際能量。」

*jévera svarüpa haya kãñëera nitya-dasa
kãñëera taöasthä-çakti bhedäbheda prakāça*

從這個詩節看來，作為奎師那僕人的品質是永恆潛藏在生物體的結構內。因此他的服務、他的名字、他的形象等等，一定以某種形式存在於他的固有本質之中，那種本質現時被假象覆蓋。

「然而，也可以說，由於生物體是邊際能量的轉變體，他的形象應該是邊際性的 - guru-kãñëa prasäde päya bhakti-latä-béja[《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9.151]。從這觀點看來，生物體在結構上似乎是意識知覺的無限小粒子，他藉由靈性導師和奎師那的恩慈而獲得奉愛服務的種子(bhakti-lata bija)。在那種情況下，他完美狀態的性質將是按照他所得

種子的性質。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在他的《Sri Prema-bhakti-candrik》支持這種想法。」

*sādhane bhāvibe jāhā siddha-dehe päibe tāhā
rāga pathera ei se upāya*

「這個詩節告知我們，完美境界將是按照所實踐的修習種類而定。」

「表面看來，似乎有兩種互相矛盾的觀點。生物體的永恆形象是否永恆存有一些獨特的服務傾向，繼而就臻達那種完美？又或是奉愛修習法決定最終臻達的完美狀態？請厘清我對此事的混淆。」

堪受崇拜的聖足亞亞瓦爾．瑪哈茹傑君聽到這個問題時，他喜不自禁並謙遜地請求堪受崇拜的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解答這個問題。堪受崇拜的聖足施瑞達茹．瑪哈茹傑對偉大奉獻者經典的知識非常淵博，也是個哲學家。他開始解答這個深奧問題。

「生物體的本質好比靈性太陽 - 主奎師那 - 那有意識知覺的原粒子。哥斯瓦米的典籍描述，生物體是與布茹阿瑪分開的擴展 (vibhinnamsa-tattva)。分開的擴展意謂，至尊主擁有令不可能變得有可能的力量 (aghatana-ghatana-patīyāsī sakti)。當至尊主只具備祂原子般，有意識知覺的生物體能量時，祂的擴展 (amsa) 就稱為分開的生物體 (vibhinnamsa)。然而，當同一位至尊主灌滿了祂的所有能量時，祂的擴展便稱為全權擴展 (svamsa)。因此分開的生物體是永恆的。他們服務至尊主的方法、他們的名字、形式等等，肯定都是與生俱來的。然而，由於生物體被假象覆蓋，因此他的超然形象和特質則保持隱而不揚。藉由至尊主的恩慈，與聖人為伴從事靈修，不受假象影響時，人的固有形象便會彰顯。也可以肯定，除非有聖人聯誼，否則，從假象中獲釋和原始形象的展現，兩者都不大可能。正因如此，聖人聯誼是義不容辭而不可迴避的。」

「假設生物體的原始形象是根據所獲的聖人聯誼類型而顯現，這不合邏輯。例如，即使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祂同遊的聯誼，也不能改變阿努帕瑪．哥斯瓦米和穆茹瑞．古塔的心。穆茹瑞．古塔被視為哈努曼，即主茹阿瑪粲鐸君的同遊。施瑞曼．瑪哈帕佈向他指出，奎師那比主茹阿瑪粲鐸飾有更多甜美，而且，奎師那也是一切化身之源 (avatāri)。聽到瑪哈帕佈的說話之後，穆茹瑞．古塔立誓把主茹阿瑪粲鐸君擱置一旁，並履行奎師那的靈修。」

「但當他翌日來到主瑪哈帕佈面前時，他開始淒泣，說：『我在祢面前立誓，履行主奎師那的靈修，而我卻徹夜不能入睡。一方面，我已把我的人頭(意謂生命)獻於主茹阿瑪粲鐸君的蓮花足下，我也不能離棄祂。另一方面，我不能逾越祢的命令。不管發生什麼事，我的生命也將離我而去。』他邊說邊倒在主瑪哈帕佈的蓮花足。施瑞曼·瑪哈帕佈扶起他，擁抱他，說：『你實在三生有幸。你是主茹阿瑪粲鐸的永恆同遊。你服務祂的方式對你甚為吉祥。看見你狂喜極樂的情感，我歡欣鼓舞。』」

「後來，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周遊南印度期間，身在認嘎姆時，祂與聖威央卡特·巴塔(Sri Vyankata Bhatta)、聖崔瑪拉·巴塔(Sri Trimalla Bhatta)、聖帕爾波達南達·薩茹斯瓦緹和威央卡特·巴塔的儿子 - 高帕拉·巴塔會面。最後，施瑞曼·瑪哈帕佈以《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經典，說服他們主奎師那形象等等的甜美之至尊性。祂證明了巴佳王之子 - 主奎師那 - 迷人之處的超卓性，他們全部人的心都因而改變。他們以奎師那曼陀接受婆羅門啟迪，遵循巴佳居民的情感，全都投入服務奎師那。」

「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根據我們的哥斯瓦米所言，在巴佳逍遙時光裡，聖帕爾波達南達·薩茹斯瓦提是通嘎威迪亞·牧牛姑娘(Tungavidya Sakhi)，高帕拉·巴塔·哥斯瓦米則是聖古拿·曼佳麗(Sri Guna Manjari)。為了逍遙時光之故，他們兩者都顯現在南印度，並在接受施瑞師徒傳系的婆羅門啟迪後，履行他們的靈性修習，但在本質上，他們都是巴佳的牧牛姑娘。雖然他們早年啟迪加入施瑞師徒傳系，但由於受到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聯誼所影響，他們深感吸引而服務主奎師那。」

「聖茹帕和薩拿坦同樣也告訴他們的弟弟 - 聖巴拉巴[Ballabha，又稱阿努帕瑪(Anupama)]，主奎師那形象的美態和甜美，以及祂愛意盈盈的打情罵俏(prema-vilasa)之終極優越性。他們也建議他履行奎師那的靈修。阿努帕瑪深受他兄長的說話影響，並以奎師那曼陀接受婆羅門啟迪，表示了履行奎師那靈修的意欲。」

「然而，翌日早上，他倒在他們雙足淒泣，說：

*raghunāthera padapadma chāḍāna na jāya
chāḍivār mana haile prāna phāti jāy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原初逍遙 4.42]

『我已將我的人頭(意謂生命)賣到主茹阿古納君蓮花足下。請對我大發慈悲，好使我生生世世也能服務祂的蓮花足。僅是想到放棄祂的蓮花足，我便心碎欲絕。』」

「聖茹帕和薩拿坦聽到他們弟弟的說話，非常高興。他們稱讚和祝賀他，把他緊擁入懷。由此明顯可見，聖人聯誼有助顯現生物體的原始形象，但聖人聯誼卻不能改變他的形象。」

話畢，堪受崇拜的聖足施瑞達茹·瑪哈茹傑君請求我們的靈師蓮花聖足，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講說一下這個主題。聖師尊說：「我們細想過和討論過的一切，以及我們在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籍中所見的一切，都明確地支持你的結論。生物體有其一己的永恆原始形象；他固有的名字、形象等等全是永恆的。無數的個體生物體，每個都有其一己的單獨形象，但是生物體因被假象覆蓋而忘了這點。」

「當生物體因好運而獲得聖人聯誼和靈性導師的恩慈時，假象便開始逐漸遠離，他的原始形象也開始顯現。我們可以用一個物質例子來說明這點。若在河岸的同一塊土地上，撒播不同類型的種子，例如芒果種子、木菠蘿種子等等，即使河流給每種植物灌溉同一的河水，同一的清風吹拂它們，同一的陽光照射它們全體，不同類型的種子都會長出不同類型的植物或樹木。當它們成熟時，它們每種都會長出不同類型的水果。這顯示出，即使不同類型的種子全都接觸同一自然因素的聯繫，它們都會長出具有一己獨特果實和味道的不同類型樹木，而顯現出它們的固有本質。這些特徵不是直接顯現在種子裡，但是幼苗和樹木及其葉子、樹枝、果實、花朵、味道和所有特性，仍然以未顯現或潛藏的形式藏於種子裡。情況恆久不變。我們從未見過此事有任何偏差。」

「同一道理，固有的名字、形象、肢體、本質和一切，都以潛藏和未顯現的形式存於生物體的結構之中。藉由真實無偽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聯誼，當生物體心中出現喜樂和知識(samvit)的要素時，那麼不論生物體具有哪種固有形象，都會開始逐漸自我顯現。」

「我們可以列舉另一個物質例子。在稱為斯瓦提(Svati)星座的星體期間，落在牡蠣上的雨露形成明珠；香蕉樹上的形成樟腦；蛇身上的形成珍貴寶石；大象身上的形成象珠(gaja-mukta)；當雨露落在牛蹄上，便形成鮮黃色的顏料(gorocana)。由於不同的容器，一種水導致不同物質的顯現；同樣，當不同的門徒受到一位靈性導師或偉大奉獻者的聯誼影響時，他們也展現出不同情懷的服務心緒和各種靈性完美。」

「在《靈魂的職務》，聖巴佳納 (Sri Vrajanatha) 和威佳亞．庫瑪爾 (Vijaya Kumar) 從相同的靈性導師 -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 - 那裡聆聽一切。他們各自的品味依然不同地展現。他們兩者都臻達完美，但巴佳納是處於朋友情懷 (sakhya-rasa)，而威佳亞．庫瑪爾則是愛侶情懷 (madhura-rasa)。」

「根據《Sri Brhad-Bhagavatamrtam》，當聖拿茹達．哥斯瓦米 (Sri Narada Gosvami) 和聖烏達瓦 (Sri Uddhava) 看見哥帕．庫瑪茹 (Gopa Kumara) 時，他們確定，他在結構上是處於朋友情懷的同遊。他得到聖拿茹達．哥斯瓦米、烏達瓦君、哈努曼君以及其他人的聯誼，但沒有任何人的影響力能改變他與生俱來的朋友情懷。」

「聯誼若能改變人的固有服務，那為什麼與牧牛姑娘的聯誼沒有改變烏達瓦的原始形象？斯麗瑪緹．雅淑妲也與牧牛姑娘聯誼，但她的原始形象卻沒有改變。機密要旨就是，在修習階段，修習者一旦沒有覺悟到他的原始形象，便根據他的聯誼來履行循序漸進的修習。然而，當他的不要得惡習和欲望盡除時，他的固有心緒便會以某些獨特品味 (ruci) 的形式出現，並開始揭露他的身分。聖師尊注意到他的本然品味等等，僅只表明他的關係和十一種靈性情感，從而使他在靈修之途邁進。」

「有時候，本性處於較高情懷的修習者，能夠與懷著僕人和朋友情懷的奉獻者聯誼，而以較低的情懷投入服務。然而，當他感到不足，後來得到更高的聯誼時，他便會放棄以前的心緒，並臻達他固有的靈性極樂。」

「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 - 第七位哥斯瓦米，對這個主題的意見相當清楚。他解釋『*ceto darpana mārjanam*』(八訓規 1) 這詩節時寫道，

*ceto darpana mārjanam ityādinā jivasya svarūpa tatvaā
vivātam. tathā srimajjivavacaraēā jévākhyā-samasōçakti
viçiñōasya paramatattvasya khalvaāça ekojivaū. tathā
srimad vedanta bhāñyakāro'pi. -
vibhuçaitanyamēçvaro'nuçaitanyaā jivaū, nityāā
jīānādijunakatvam asmā arthatvaā cobhayatra jīānasyāpi
jīātātvaā prakāçasya raveū prakāçakatvavadaviruddham.
etena jivasyā ēutvaā cit-svarūpatvaā çuddhāhaikāra
suddha-citta suddha-deha-viçiñōatvai ca jīāpitam. pareça
vaimukhyāt bahirāiga-bhāvāviñōatvācca çuddhāhaikāragata
suddha-cittasyāvidyamala duñaēamāpi sūcitam.*

「始自 *ceto darpana mārjanam* 的詩節，傳授了生物體原始形象真理的正確概念。聖基瓦·哥斯瓦米對這個主題的結論，就是當至尊絕對真理僅是具有生物體能量的總成時，祂的微小擴展就稱為生物體。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編纂了《終極韋陀》的注釋 - 《聖哥文達論》，他也有相同見解：至尊控制者是具有至尊意識知覺的生物，生物體則是具有微小意識知覺的生物。」

「至尊控制者永恆綻放著所有吉祥、無限而超然的品質。祂有完全純粹的自我 (*ahankara*)。祂既是知悉者，也是知識的化身。生物體同樣也有其一己的純粹原始形象。至尊控制者的大多數品質也局部存於生物體之中。這個概念合符道理，因為太陽的品質也見於陽光的原粒子，而絕對真理的品質同樣也局部存於生物體，此事顯然而見。生物體也有純粹的自我，但當生物體違反至尊主時，他純粹的原始形象便被假象隱藏。相反，當他傾向於至尊主時，覆蓋能量的布簾 - 假象 - 便被拉開，生物體純粹的原始形象和品質因而顯露無遺。此後，他馬上直接察知到自己的原始形象。」

「從這結論顯然而見，生物體是意識知覺那無限小的原粒子。他有個與生俱來的靈性身分 (*cinmaya-svarupa*)，他純粹的自我、純粹的意識知覺 (*ahankara*)、純粹的形象和服務方法等等肯定存於其中。」

*çravaëa-kértanädi-sadhanasamaye yadä çuddhä-bhaktir
udeti tadä svasyä'vidyatvaà parihätya vidyayä cidetara
vitãñëäjananis äpi jivaçya sthülilalä
gamayasaupädhikadeha-dvayaà vidyaçya tasya svarüpa-gata
suddha-cid-deham adhäkära bhedenä madhura-rasäsvädanä
yatanaà gopikä deham api prakäöayati*

「當修習者生物體繼續聆聽和唱誦，純粹奉愛便會在他心內出現，喜樂和知識的要素那稱為奉愛女神 (*bhakti-devi*) 的功能，就會消除所有其他除了服務至尊主以外的願望和渴求。愚昧 (*avidya*) 盡除後，生物體的粗糙和精微覆蓋都被知識能量的真正知識 (*vidya-vrtti*) 功能毀滅。生物體的純粹、固有的超然身體便會立刻出現。那些有資格品嚐愛侶情懷的人，得到牧牛姑娘的純靈性身體。」

「現在必需協調兩種考慮因素。我們在《*Prema Bhakti-candrikä*》讀到，*sädhane bhävibe jähä siddha-dehe päibe tähä*：『但凡我在奉愛服務的修習期間所沈思的，當以靈性身體臻達完美時，肯定會得償所願。』《*Hari-bhakti-sudhodaya*》有云，*yasya yatsangatiü puäso*

maëivat syät sa tad gunaù。這不是說生物體的原始形象好像晶瑩剔透的水晶一樣，而他的完美形象是根據聯誼而顯現。相反，當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履行純粹奉愛的活動，例如在純粹而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聯誼之中聆聽和唱誦時，愚昧、不要得惡習和欲望等等雜質，屆時便會受完美奉愛的原始形象 (*svarupa-siddha-bhakti*) 影響而得以清除，類似 (*abhasa*) 靈魂本然特質之物便會開始顯現。」

「聖茹帕·哥斯瓦米僅是為了這樣的修習者而傳授這個訓示，*svajätéyäsaya snigdha*：『我們應該與憐愛 (*snigdha*) 我們，並穩處於我們所渴求的同一種奉愛服務心緒 (*svatiya asaya*) 的偉大奉獻者聯誼。』屆時，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聆聽靈師或訓示靈性導師看到修習者的內在特性，為了他在靈修之途的進步而賜予在《聖自發奉愛》所闡釋的，原始形象的十一種特徵 (*ekadasa-bhava*)。如此一來，修習者以這個內在察想到的完美軀體，履行滿載靈性極樂的靈修，促使他完美原始形體的展現。《聖典博伽瓦譚》以下列詩節為例，解釋這點。

*kiöaù peçaskâtä ruddhaù
kuöyäyaà tamanusmaran
saàrambha bhaya yogena
vindate tat svarüpatäm*

(《聖典博伽瓦譚》7.1.27)

『某種黃蜂強行把毛蟲困於牠在一堵牆上的洞裡。毛蟲誠惶誠恐，憂慮不已，一直想著黃蜂，終也變成了黃蜂。』」

「同一種原則也適用於自發奉愛的修習者。在修習時，他們不斷想著以他們內在察想到的身體，來服務主奎師那和祂逍遙時光的同遊。因此他們也全神貫注。最後，他們放棄他們的粗糙和精微軀體，以符合他們內在察想到的完美軀體而誕生於巴佳，並獲得他們以前冥想的同一種服務。」

「因此，生物體固有的外貌、名字和心緒，即使在受條件限制的階段依然存在，但那時是以未顯現的形式潛藏不彰。僅是藉由形象能量的恩慈，那個形象才得以彰顯，尤其是藉由喜樂和知識的要素之作用。聖茹帕·哥斯瓦米寫道，*nitya siddhasya bhävasya präkaöyaà hädi sädhyatä*：『修習沒有產生嶄新之事。相反，為了促使那存於生物體的靈性形象之中，永恆完美的靈性極樂表露無遺，必須專心致志地履行修習。』」

集會的偉大奉獻者聽到這種精心的解說，極為高興。聖足巴提．威卡薩．哈瑞斯卡薩．瑪哈茹傑特別表示感激，並說：「我永遠也感激你，因為你今天消除了我那久藏心底的疑問。」

f) 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的迷人之處和優越性

現時，人們對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的聖靈師師徒傳系，編造出越來越新的疑問。有些人相信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是在瑪德瓦師徒傳系接受啟迪，而他事實上不是高迪亞偉大奉獻者。他們斷言，雖然他與高迪亞偉大奉獻者聯誼，但是瑪德瓦師徒傳系的影響力如斯強大，以致他在自己的作品裡，倔強地把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和祂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歸入瑪德瓦師徒傳系的一部分。他們聲稱這點沒有合理理據，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因而不可被接受為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的典範師。

另一群愚昧的人說，宇宙之師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君創立了全新的概念，他稱之為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據他們說，他在這個據信是嶄新的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的教義中解釋，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是至高無上的偉大奉獻者 - 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 - 的門徒，而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則是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門徒。一些濫情派的偉大奉獻者也提出疑問，認為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的靈師師徒傳系不可被視為真實無偽，因為他從他自己那裡接受棄絕階級（即棄絕啟迪）。至受崇拜的聖師尊以有力的邏輯和確實的經典證據，粉碎這所有譴責，而這篇文章呈現了他對這主題的分析。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門徒和徒孫，目前正把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純粹奎師那奉愛，以及主哈瑞的聖名傳遍全世界。由於他們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揚，每個主要城市的大街小巷 - 甚至在每個市鎮和鄉村 - 都迴響著聖名之聲，年青男女都滿腔熱忱地致力培養純粹奉愛。他們與來自印度的偉大奉獻者見面，與他們一起齊頌主哈瑞的聖名和傳揚純粹奉愛。在濫情派團體之中，一些愚昧無知，所謂之偉大奉獻者為此浮躁不安，對薩瓦斯瓦塔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傳系提出欺騙性的譴責，試圖誤導普羅大眾。聖師尊在他自己名為「高迪亞·維丹塔師 - 聖巴拉兌瓦」的文章，為此事確立了理性而完美的結論。我們在此呈獻那篇文章的一些節錄。

i) 評注家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的靈師師徒傳系

評注家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的靈師師徒傳系之歷史事實，如下所示。他先在了無依附聖人之翹楚 (Virakta-Siromani)¹ 毘譚巴茹·達薩 (Pitambara Dasa) 的指導下，獲得奉愛經典的獨特專長。之後，他從一位生於刊亞庫巴佳 (Kanyakubja) 的婆羅門世族，名為聖茹阿妲-達莫達茹·達薩的偉大奉獻者那裡，以五淨法接受婆羅門啟迪 (pancaratiriki-diksa)。茹阿妲-達莫達茹·達薩是茹阿斯卡南達·穆茹瑞 (Rasikananda Murari)

的孫子，他從刊亞庫佳另一個名為聖那亞那南達兌瓦．哥斯瓦米 (Nayanandadeva Gosvami) 的婆羅門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

茹阿斯卡南達．帕佈是聖夏瑪南達．帕佈的門徒，他是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之中的第四位靈性導師，就在評注家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那之前，而他的兒子是前述的那亞那南達兌瓦．哥斯瓦米。聖夏瑪南達的靈性導師是聖哈達亞．采坦亞 (Sri Hridaya Caitanya)，聖哈達亞的靈性導師是高茹瑞達薩學者 (Gauridasa Pandita)，施瑞曼．主尼提安南達．帕佈對他施恩。雖然夏瑪南達．帕佈是哈達亞．采坦亞師的門徒，他後來成為聖基瓦．哥斯瓦米的門徒。聖基瓦．哥斯瓦米是聖茹帕．哥斯瓦米的門徒，後者是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的門徒，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則是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追隨者和同遊。

ii) 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的門徒承傳 (sisya-parampara)

我們解釋過，從施瑞曼．瑪哈帕佈到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的五淨法師徒傳系。現在我們會講述他的門徒承傳。聖烏達茹．達薩 (Sri Uddhara Dasa)，有些地方稱之為烏達瓦．達薩，他是評注家的門徒。有些人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人，但無論如何，烏達瓦．達薩有個名為聖瑪杜蘇丹．達薩的門徒。佳幹納．達薩．巴巴君正是這位聖瑪杜蘇丹．達薩的門徒。以前，作為至高無上的偉大奉獻者，即瑪圖茹地區、薩陀地區和高達地區的偉大奉獻者團體的傑出領袖時，他以斯達．佳幹納．達薩之名見稱。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正是以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的體系，接受這位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為他的靈修訓示靈性導師。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正是在至高無上的偉大奉獻者，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的指示下，發現了施瑞曼．瑪哈帕佈在瑪亞城聖地的出生地。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是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的訓示靈性導師或靈修靈性導師。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接受我的靈師蓮花聖足，俺，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帕佈帕為他自己的門徒，並傳授他婆羅門啟迪曼陀等等。沒有能力接受這個師徒傳系的人，會被視作聖陀塔茹阿瑪．巴巴君．瑪哈茹傑 (Sri Totarama Babaji Maharaja) 著作中所述的十三種偽師徒傳系之一。或者，他或被視為第十四個偽師徒傳系的創辦人。

由前述的靈師師徒傳系，我們輕易理解到，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是聖夏瑪南達．帕佈的靈性世系 (parivara) 中，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追隨者。聖夏瑪南達師接受聖基瓦．哥斯瓦米的指導，由於聖基瓦．哥斯瓦米是個專心致志的茹帕傳系傳人 (rupanuga)，承先啟後，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因此也是茹帕傳系的偉大奉獻者。有些人承認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屬於聖

夏瑪南達的傳系，但卻否認他是茹帕傳系的偉大奉獻者，也否認他有資格具備神聖愛侶情懷 (unnata-ujjvala-rasa) 的服務心緒。這樣的人當然只是滿口謊話的冒犯者。雖然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是從聖茹阿坦·達莫達茹·達薩那裡，接受五淨法婆羅門啟迪，他也接受《聖典博伽瓦譚》和哥斯瓦米典籍的訓示。

iii) 五淨法師徒傳系是包括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內

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的體系，比五淨法師徒傳系更勝一籌，並建基於對靈修的堅定程度 (bhajana-nistha)。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的迷人之處和優越性，正是其中包括了五淨法師徒傳系。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不受時間所限。從純粹奉愛的觀點來看，五淨法和純粹奉獻者的教義，兩者都是解釋具有相同目標的相同教導。《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有云：*pañcarātra bhāgavate ei lakṣaṇa kāya*：「《五夜經 (pañcarātras)》和《聖典博伽瓦譚》等等韋陀典籍，描述了這些徵兆。」(《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9.169)。虛偽而物質的濫情派師徒傳系，一面自稱為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追隨者，一面再三冒犯聖基瓦·哥斯瓦米的蓮花足。現時，佛教的哥斯瓦米 (jati-gosvamis) 和那些接受他們的殘羹 - 例如幾名濫情派、卡塔宗 (kartabhaja)、青年宗 (kisorbhaja)、bhajanakhaja 師徒傳系的成員 - 驕傲地自視為查卡爾瓦提·塔庫爾的追隨者，但卻誹謗評注家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如此一來，他們越加可恨並步向地獄。

這裡有個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和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的圖表 (詳見附錄)。這會使讀者能夠正確賞識聖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的獨特性，也能理解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怎樣包括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之內。藉由圖表之助，我們會解釋聖夏瑪南達·帕佈、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和其他偉大奉獻者典範師的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和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

聖夏瑪南達·帕佈：在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裡，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的門徒是高茹瑞達薩學者，而他的門徒哈達亞·采坦亞是聖夏瑪南達·帕佈的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裡，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門徒是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薩拿坦的門徒是聖茹帕·哥斯瓦米，而茹帕的門徒是聖基瓦·哥斯瓦米。聖夏瑪南達·帕佈是這同一位聖基瓦·哥斯瓦米的訓示門徒。相比聖哈達亞·采坦亞，聖基瓦·哥斯瓦米在真理、極樂情感、靈修、以至其實在各方面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說法沒有誇大其詞。正因如此，聖哈達亞·采坦亞親自遣派聖夏瑪南達·帕佈，向聖基瓦·哥斯瓦米請教靈性修習的

高階訓示，聖夏瑪南達·帕佈也接受聖基瓦·哥斯瓦米的指導(anugatya)。因此，這裡值得我們考慮的嚴肅問題是：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或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哪種更勝一籌？

聖南若譚·塔庫爾：根據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聖南若譚·塔庫爾的靈性導師是聖盧卡納·達薩·哥斯瓦米。然而，聖盧卡納·達薩·哥斯瓦米的五淨法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卻從無記錄。《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字典》等文獻說明，主奎師那·采坦亞·瑪哈帕佈是聖盧卡納·達薩·哥斯瓦米的靈性導師，但眾所周知，施瑞曼·瑪哈帕佈沒有依據五淨法的方法(pranali)，接受任何人為他的門徒。即是說，施瑞曼·瑪哈帕佈若真的是聖盧卡納·哥斯瓦米的靈性導師，那僅是基於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而已。無論如何，聖南若譚·塔庫爾除了是聖盧卡納·哥斯瓦米的五淨法門徒之外，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裡，也是聖基瓦·哥斯瓦米的門徒。聖南若譚·塔庫爾是在聖基瓦·哥斯瓦米的指導下，暢泳於靈修訓示中。

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在五淨法師徒傳系裡，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是聖亞杜南丹師的門徒，後者身處聖阿兌塔師的五淨法支系(pancaratrika-sakha)。然而，我們若從另一觀點深思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的生平歷史，便會發現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和聖茹帕·哥斯瓦米的靈修訓示那清楚而無法否定的影響，他們都是他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裡的靈性導師。此時，我們若也比較五淨法師徒傳系和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便會發現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的優越性有如紅日般耀眼。

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根據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是聖茹阿姐-達莫達茹的五淨法門徒，屬於聖夏瑪南達·帕佈的師徒傳系。與此同時，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裡，他師承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向他學習《聖典博伽瓦譚》和所有各種各樣的哥斯瓦米典籍，並從他那裡獲授高階的靈修訓示，因此也是他的門徒。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在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一生之中的指導，廣為人知。僅在這種指導下，他才擊敗嘎爾塔朝廷的施瑞偉大奉獻者，並使聖茹阿姐-哥文達君的服務和崇拜保持原樣。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得到主哥文達-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膜拜神明-的恩慈後，編纂了《聖哥文達論》。由於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是在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的指導下，而後者自己是最切實的茹帕傳系偉大奉獻者，因此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無疑也是茹帕傳系的偉大奉獻者。再者，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得到主哥文達的恩慈-聖茹帕·哥斯瓦米珍而重之的鼓舞因素，並確保了繼續為他服務，此事人所共

知。同樣道理，從這個觀點看來，由於他得到聖茹帕·哥斯瓦米及其膜拜神明 - 主哥文達君 - 的恩慈，還能懷疑他不是茹帕傳系偉大奉獻者嗎？

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根據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是聖威併·比哈瑞·哥斯瓦米 (Sri Vipina Bihari Gosvami)，後者身處聖佳那瓦·塔庫爾妮 (Sri Sri Jahnava Thakurani) 的五淨法師徒傳系。從我們其他的觀點而言，誰都不能否認，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生命蓋上了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指導之印鑑。至高無上的偉大奉獻者，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是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的師徒傳系裡，著名的瑪杜蘇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的門徒。至高無上的偉大奉獻者，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的真理知識、靈修訓示等等，都比聖威併·比哈瑞·哥斯瓦米更勝一籌，這點不言而喻。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根據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的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是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他是師承聖佳那瓦·塔庫爾妮的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的傳人。聖巴巴君·瑪哈茹傑從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一位名為聖巴嘎瓦塔·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的門徒那裡，接受棄絕僧 (vesa) 的衣物。因此，根據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是在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的支系之中。根據這項分析，就五淨法師徒傳系而言，聖薩茹斯瓦緹·塔庫爾是在聖佳那瓦·塔庫爾妮的師徒傳系裡，而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裡，他是與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相連。

從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生平歷史清晰可見，聖帕佈帕的生命和靈魂，正是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修習、訓示和靈修方法，他也以實現塔庫爾之願為生命的唯一目的和目標。因此他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裡的靈性導師是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後者的靈性導師是聖佳幹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傑。因此即使對聖薩茹斯瓦緹·塔庫爾 - 聖高迪亞廟的創辦人典範師 - 的靈師師徒傳系稍有異議，也毫無道理。

此外，有關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和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這個主題，有幾個事實值得我們考慮 -

(1) 極樂情感較低的靈性導師

處於其固有靈性形象 (siddha-svarupa) 的五淨法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若他所處的極樂情感比他的門徒更低，他又怎能傳授更高極樂情感的靈修訓示？在這種情況下，門徒必須另覓高明，托庇於有資格傳授適當高等訓示的偉大奉獻者。例如，聖哈達亞·采坦亞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裡，是個處於朋友情懷的同遊，而他的門徒 - 聖夏瑪南達·帕佈 (即杜基·奎師那·達薩) - 卻是處於愛侶情懷的同遊。聖哈達亞·采坦亞因而親自遣派杜基·奎師那·達薩，向聖基瓦·哥斯瓦米求教有關愛侶情懷的高等靈修訓示。

(2) 資格較遜的靈性導師

在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裡的靈性導師和門徒，或會處於相同情懷，但靈性導師的資格卻不及門徒那麼高。在這種情況下，門徒必須為了更高的靈修訓示而托庇於高階偉大奉獻者，而在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裡，這位偉大奉獻者將被稱為他的靈性導師。

我們從這兩項考慮因素可以看見，五淨法程序有些先天缺陷，但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卻完全沒有這些缺陷，全面完美無瑕。

(3) 施瑞曼·瑪哈帕佈不是任何人的五淨法靈性導師

高迪亞師徒傳系的所有成員都接受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為宇宙之師，也自視為祂的追隨者。然而，他們是基於什麼來堅持這個信念？到處都從未記錄，施瑞曼·瑪哈帕佈給任何人傳授婆羅門啟迪曼陀。即是說，雖然施瑞曼·瑪哈帕佈本人是聖依斯瓦茹·普瑞的門徒，祂在五淨法師徒傳系裡，卻不是任何人的靈性導師。因此，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團體若接受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指導和其門徒的身份，只能基於一個基礎，那個基礎就是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

(4) 僅是基於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所有高迪亞偉大奉獻者都是茹帕傳系

每個高迪亞偉大奉獻者都很榮幸地自稱「茹帕傳系」。但讓我們考慮這點：聖茹帕·哥斯瓦米以五淨法，啟迪了多少門徒？事實上，聖基瓦·哥斯瓦米是他唯一的婆羅門啟迪門徒，他自己其實不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婆羅門啟迪門徒。因此，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團體的成員，基於什麼來接受聖茹帕·哥斯瓦米為他們的靈性導師？怎可能是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追隨者，同時又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追隨者？即使是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訓示靈性導師 - 聖薩拿坦·哥斯瓦米，也不作二想地自稱為茹帕傳系。這所有例子的基礎只有一個：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只有基於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聖茹帕·哥斯瓦米才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門徒，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團體才視聖茹帕·哥斯瓦米為他們的靈性導師。

誰是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的五淨法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我們難以定論，因為他在他的任何典籍都沒有提及他五淨法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的名字，但是他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37，透露了他眾位訓示靈性導師的名字：

*ei chaya guru, siksa-guru ye āmāra
tāi-sabāra pāda-padme koī namaskāra*

「這六位靈性導師（溫達文的六哥斯瓦米）是我的訓示靈性導師，我在他們的蓮花足下頂拜無數次。」

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每章的結尾，他都寫著：

*sri-rupa-raghunatha-pade yāra āça
caitanya caritāmāta kahe kãñēa dasa*

在這些句子之中，他接受了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為他主要的訓示靈性導師。因此他也基於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接受他們為靈性導師。

從這些事實透徹可見，包括了五淨法師徒傳系的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恆常輝煌閃耀。那麼，對那些漠視這些事實的人，那些中傷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和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的靈師師徒傳系的人，還有那些質疑他們是否茹帕傳系偉大奉獻者的人，我們還能說什麼？這種人肯定是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強頑反對者，也是卡利的特務。

因此，我最崇拜的聖師尊所寫的，任何有關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的靈師師徒傳系，以及有關五淨法靈師師徒傳系和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的見解，既合乎邏輯，又與經典確立的結論完全一致。

g) 品嘗極樂情感和滿載靈性極樂的純粹奉獻者

至受崇拜的聖師尊極為嚴肅，有時比雷霆更嚴峻，但他的天性事實上比鮮花更柔軟。他極為擅於品嘗極樂情感 (rasika)²，又恆常深深沈醉於狂喜極樂的情感之中 (bhavuka)³。他對那些反對奉愛的人，例如絕對一元論者 (kevaladvaita-vadis)⁴、斯瑪塔、佛教的哥斯瓦米、佛教的偉大奉獻者，

以及虛偽而物質的濫情派等等偽師徒傳系的追隨者，比雷霆更嚴峻。然而，他對言行一致，穩定地服務靈性導師的誠懇門徒，比鮮花更柔軟。

聖帕佈帕進入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後，威迪亞布薩拿和威迪亞維諾德受到令人生厭的不良聯誼影響，成為聖帕佈帕的死硬反對者。聖師尊的兄弟，施瑞瑪·巴提基瓦拉·柯杜羅米·瑪哈茹傑 (Srimad Bhaktikevala Audulomi Maharaja) 也步他們後塵，但是聖師尊強烈反對他們的想法。雖然施瑞瑪·柯杜羅米·瑪哈茹傑是他的兄弟和神兄弟，聖師尊也毫不妥協地反對他的想法，並說：「我不想看到任何反對聖靈師蓮花聖足的人的臉。柯杜羅米·瑪哈茹傑是我以前修院的兄弟，而在靈性 (paramarthika) 生命中，他是我的神兄弟。雖然如此，從今以後，我與他無論如何也毫無關係，也無連繫。」

每當有人反對宇宙之師，聖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概念時，聖靈性導師都會借助無可辯駁的邏輯和確實的經典證據之力，粉碎他們的異議。

現在我們會舉出一些例子，證明他怎樣也深深沈醉於狂喜極樂的情感和品嚐極樂情感。

a) 在他展現親身臨在期間，聖靈師·瑪哈茹傑常常在每年的聖納瓦島聖地朝聖時，前往瑪亞城聖地。他會在他師尊的墓園 (Samadhi Pitha)，在數以千計滿懷信心的朝聖者面前，開始描述他最崇拜師尊的榮耀。憶起聖帕佈帕的榮耀和超然品質，他會非常激動，以致喉嚨哽塞，突然放聲大哭，全部八種狂喜極樂的徵兆在他身上清晰可見。他無法繼續講課，會設法示意我們應該講說一下。

b) 有一次，聖師尊坐在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他靈修間的走廊上，唸誦主哈瑞的聖名。幾個廟宇居民坐在他附近，他正與我們在談論巴佳的甜美奉愛這個主題。他解釋，只有巴佳少女 (即牧牛姑娘) 真的是愛侶情懷的非婚戀人，她們全都處於非婚戀的靈性極樂。雖然依據巴佳少女的不同心緒而訂定了繁多的種類，她們卻全都是處於愛侶情懷的非婚戀英雌 (parakiya nayikas)。杜瓦爾卡城的王后 (mahisis)、主茹阿瑪粲鐸君的妻子 - 斯坦君、以及無憂星至偉大的幸運女神 (Mahalaksmi)，都不是處於愛侶情懷的非婚戀英雌。她們全都是處於僕人情懷的僕人。

在這解說期間，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極樂情感之師，聖茹帕·哥斯瓦米在《Sri Ujjvala-nilamani》描述了三種英雌，即心存私欲的 (sadharani)、互相享樂的 (samanjasa) 和全無私欲的 (samarttha)。瑪圖

茹的庫巴佳 (Kubja) 屬於心存私欲的那類；茹蜜妮和薩緹亞巴瑪等等杜瓦爾卡的王后以互相享樂見稱；而巴佳牧牛姑娘則是全無私欲的。在這些英雌之中，杜瓦爾卡的王后稱為處於愛侶情懷中，婚嫁戀層面的同遊，而巴佳少女則稱為處於愛侶情懷中，非婚戀層面的同遊。因此，接受斯麗瑪緹·斯坦君和杜瓦爾卡的王后，為處於婚嫁戀愛侶情懷的同遊，又有什麼大礙？」

聖師尊回答：「你現在沒有能力透徹了解這些深奧概念。即使我告訴你，你現在也難以理解這點。凡在滿載敬畏之情 (aisvarya-bhava)⁵ 的地方，只有滿載僕人情懷的純粹愛意才是主導。純粹的甜蜜純愛完全沒有敬畏情感，並看似這個世界心腹摯友之間的愛 (laukika sambandhuvat)。幸運女神、斯坦君和杜瓦爾卡的王后，對她們各自的膜拜神明的情感，滿載了至高的敬畏之情。她們沒有純粹的愛侶純愛，並恆常處於敬畏和尊敬的心緒 (sambhrama-bhava)。因此，王后的喜樂相比哈努曼、阿尊拿和烏達瓦等等僕人情懷的奉獻者，雖是稍高一籌，但她們的靈性極樂卻不能稱為純粹的愛侶情感。聖基瓦·哥斯瓦米和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在他們各自的評注裡，都漂亮俐落的評述了這個主題。」

「正因如此，《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強調了牧牛姑娘純粹愛意的特殊重要性。只有在純粹偉大奉獻者的指導下靈修多時，才能藉由他們的恩慈而覺悟這些意義深遠的主題。」

c) 有一次，在十、十一月期間，聖靈師蓮花聖足大駕光臨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有一天，他坐在他的靈修間唸誦主哈瑞的聖名，並沉醉於超然情感。我坐在旁邊，並正在閱讀《Sri Gopala Campu》，主達莫達茹被綁 (bandhana) 的描述。閱後，我深受聖基瓦·哥斯瓦米的想法吸引而情不自禁。我手執書本，直接走到聖師尊面前，說：

「聖基瓦·哥斯瓦米是當代的偉大靈魂，具備所有哲學原則的浩瀚知識。然而，與此同時，他也是深藏不露，品嘗極樂情感的詩人。淵博的靈性學問和詩賦才藝兩者兼備，在這個世界萬中無一。但當我們讀到《Sri Gopala Campu》裡，達莫達茹的被綁逍遙的片段時，我們可以看到聖基瓦·哥斯瓦米怎樣妙不可言地結合這兩個特質。」

話畢，我開始為聖師尊高聲朗讀《Sri Gopala Campu》，讓他聆聽。

雅淑姐媽媽飛快地追趕著她的小嬰孩，祂已逃到外面的大街上。她一手抓著他，另一隻手拿著一根小棍子，開始斥責祂。「我會打你一頓！我知道你挨家挨戶的去偷竊。你是個小偷(caura)！」

奎師那：「噢，媽媽！不要打我！我父親的王朝從沒有出現過小偷。他們只出現在你父親的王朝。我不是小偷。」

媽媽面露微笑，說：「那麼，攪拌乳酪的罐是怎麼弄破的？」

奎師那：「唷，那是至尊主施予的處罰。」

媽媽：「誰把黃油餵給猴子？」

奎師那：「創造猴子的那個人餵了猴子。」

媽媽(生氣，但卻開懷大笑)：「現在對我說真話。黃油罐怎麼弄破了？」

奎師那(哭泣)：「你匆忙地跳起來，安撫那沸騰溢出的牛奶，你那麼慌張，所以你那重重的踝鐺打在罐子上，弄壞了它。告訴我吧，怎麼要為這事怪責我？」

媽媽：「那是真的嗎？那樣的話，告訴我你臉上怎麼會有黃油吧。」

奎師那：「噢，媽媽！有只猴子每天都來，把牠的手放進罐裡要吃黃油，但今天我抓住了牠。牠把牠的手拉出來，開始逃走，但他手上的黃油卻抹在我的臉上。老實告訴我，這是我的錯嗎？你卻還叫我小偷，又想打我。」

媽媽：「唏，不要臉(Are barabola)！噢，猴子之友(Bandhar-bandho)！你和研磨同流合污。現在我會把你們綁在一起，懲罰你倆個。」

費盡心力後，她藉由至尊主的恩慈而把奎師那綁在研磨上，便進去著手料理家務。小嬰孩奎師那(Bala-Krsna)和祂的小夥伴們一起拖著研磨，開始爬過佇立在房子入口前的兩棵英雄樹之間的間隙。僅是觸碰到研磨，兩棵大樹都倒下，發出雷霆般最懾人的聲音。

不論身在何處，巴佳居民全都聽到響聲，匆匆的跑來那個地方。南達爸爸和雅淑姐媽媽也來到那裡，當雅淑姐媽媽看見她的愛子在兩棵倒下的大樹之間時，她不能言語。南達爸爸目瞪口呆。他走近他的愛子，把祂抱到懷中。奎師那看見祂的父親時，開始放聲大哭。南達爸爸用他雙手溫柔地輕撫奎師那的頭

和祂的四肢。他開始輕拍祂，親吻祂的臉，他說：「我的愛兒(Lala)！誰這樣綁住你？」奎師那一直在哭，沒有回答。南達爸爸再三查問。最後，奎師那在爸爸耳邊低聲說：「是媽媽綁的。」南達爸爸神情非常嚴肅。「是媽媽綁的！你母親那麼狠心！」話畢，他沈默不語。

南達爸爸然後便把奎師那和巴拉道(Baladau)二人抱入懷內，前往雅沐娜沐浴。他雇用婆羅門誦讀吉祥的賜福，布施牛隻，然後便迅速回家。茹黑妮媽媽讓一些牧牛姑娘煮食，並為茹阿瑪、奎師那和南達爸爸奉上食物。默默榮耀過祭餘後，南達爸爸和他兩個兒子一起到社區委員會就座。晚上，當他來到牛棚時，他餵奎師那和巴拉兌瓦食白冰糖(misri)，並把溫熱的牛奶直接從母牛的乳房噴進祂們嘴裡，直到祂們肚飽為止。

當巴佳之王(南達爸爸)和他的兩個兒子吃過晚餐後，社區裡所有年長的牧牛姑娘帶著茹黑妮君一起，全都來到他面前。兩個孩子坐在爸爸懷裡。

茹黑妮君說：「大君！奎師那的母親還未吃飯。她呆若木雞，獨坐一角。屋裡的所有牧牛姑娘都十分悲傷。她們也默然呆坐，不吃不喝。」

巴佳之王哀樂參半，說：「我該怎麼辦？她應該知道這是憤怒之果！」

年長的牧牛姑娘淚如泉湧，說：「哎呀！哎呀！雅淑姐裡裡外外都極為溫婉賢慧。你不該說她殘忍。不該用這樣的字來說她。」

巴佳之王聞言甚至更加激動；他面露微笑的問：「兒啊！你要去媽媽那裡嗎？」

「不！不！我只會和你一起，」奎師那極力強調。

烏帕南達(Upananda)的妻子大笑，並說：「你可以和爸爸一起，但誰會給你哺乳？」

主奎師那：「爸爸會把溫熱的牛奶，從母牛的乳房噴進我嘴裡，他也會餵我白冰糖。」

「誰會和你玩？」

「我會跟毘塔君(Pitaji)和道哥哥(Dau Bhaiya)玩。」

巴佳之王說：「你為什麼不去茹黑妮媽媽那裡？」

奎師那啜泣並憤怒地說：「我向我大媽呼救，放開我，但她卻沒有來，茹黑妮媽媽也沒有來。」

茹黑妮媽媽聞言，淚流滿面，輕聲說：「兒啊！不要那麼狠心。你母親哭著要你呢。」

奎師那聞言也熱淚盈眶。祂轉過身來，開始看著祂父親的臉。與此同時，茹黑妮媽媽向巴拉兌瓦示意，把奎師那帶到祂母親那裡。巴拉兌瓦雙手抓住奎師那，開始把祂拖向茹黑妮媽媽，但奎師那猛力推開祂，兩臂緊抱著南達爸爸的脖子。爸爸也開始淚如雨下。他舉起他的手，說：「兒啊！要我攔你媽媽嗎？」

小嬰孩奎師那無法容忍此事，緊抓住祂父親雙手。就在那刻，爸爸想起雅淑姐心內的痛苦。茹黑妮媽媽說：「兒啊！要是你媽媽...」她停下來並以手勢示意，她要是死了，「那你會怎麼辦？」

一聽到這話，奎師那馬上高聲呼喊：「媽媽！媽媽！媽媽！」祂朝著祂大媽張開雙臂，並自動跑過去，坐在她懷裡。

茹黑妮媽媽淚盈於睫。她抱起淚流滿面的奎師那，走進屋裡的婦女內堂，她把祂放在雅淑姐媽媽懷裡。雅淑姐媽媽用她的圍巾蓋住奎師那，開始像只魚鷹 (kurari) 般淒泣。婦女內堂裡的所有牧牛姑娘都開始落淚，南達爸爸也在會議室哭泣。

整個氣氛都洋溢著父母情懷 (vatsalya-rasa)。

聖師尊一聽到這段敘述時，他也嚎啕大哭。他開始淚如泉湧，身體上的其他八種狂喜極樂徵兆清晰可見。我畢生僅只看過一、兩趟這種史無前例的靈性極樂。

h) 服務師徒傳系

一九五六年的一段時間，聖師尊到瑪圖茹巡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當時，檢巴爾卡師徒傳系在溫達文的追隨者，出版了一本名為《聖蘇達爾珊 (Sri Sudarsana)》的靈性雜誌。他們在其中一期誹謗主采坦亞．瑪哈柏佈，說祂

是凱薩瓦·卡斯米瑞的 (Kesava Kasmiri) 的門徒。在其他幾期，他們目空一切，膽敢聲稱，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等等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是屬於檢巴爾卡師徒傳系。當我向聖師尊展示這些版本時，他勃然大怒，並立即為《聖至尊主通訊》寫了一篇短文。標題是「聖檢巴迪提亞和檢巴爾卡不是同一個人。」他大標題的主旨如下。

「縱貫經典從沒有提及檢巴爾卡師徒傳系。《宇宙古史》提及一位名為聖檢巴迪提亞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而查圖珊 (四庫瑪茹兄弟) 接受了這位檢巴迪提亞師，作為他們在卡利年代的師徒傳系典範師。然而，檢巴爾卡·斯瓦米完全是另一個人。檢巴迪提亞是拿茹達君在都瓦帕爾年代末和卡利年代初的門徒，但是檢巴爾卡師則顯現於距今不遠的近代。聖基瓦·哥斯瓦米等等偉大而聞名的經典作者，提過其他所有師徒傳系的傑出典範師之名，但他們卻從未提及檢巴爾卡師的名字。」

「檢巴爾卡師徒傳系目前所採用的《帕瑞佳塔論 (Parijata-bhasya)》，不是檢巴迪提亞師所著的，而是施瑞尼瓦薩師和凱薩瓦·卡斯米瑞。這兩人撰寫了這本經典，然後傳揚該書是由他們的靈性導師所寫。六哥斯瓦米的經典提及聖茹阿瑪努、聖瑪德瓦、聖維施努·斯瓦米、聖檢巴迪提亞和聖瓦拉巴師等等典範師的名字。檢巴爾卡師徒傳系若在當時已經略具雛型，那麼他們肯定都會一併提及檢巴爾卡師的名字。聖茹阿瑪努、聖瑪德瓦、聖維施努·斯瓦米等等其他師徒傳系的典範師，在他們所寫的任何經典，都沒有提及檢巴爾卡的名字。」

當這篇文章在《聖至尊主通訊》發表時，《蘇達爾珊》雜誌的辦公室主任宣佈，他們正安排提出訴訟，控告誹謗。聖師尊堅定地回答：「我們會引經據典來證明我們所寫的每一個字。」當控方聽過聖師尊博大精深的經典知識和他謙恭的品格時，他們全然沈默不語，從那天起他們再也不敢寫任何廢話。

另有一次，孟加拉的濫情派師徒傳系的成員，撰寫了滿是虛假結論 (apasiddhanta) 的文章來反對聖巴提希丹塔。聖師尊以類似的方式與他們辯論，用詞令人無法招架。反對黨真的在法庭對聖師尊和其他奉獻者提出訴訟，包括《聖高迪亞通訊》的編輯。然而，當他們面對聖師尊勢不可擋的思緒時，他們也得俯首臣服。他們在法庭求他寬恕，並從此迴避他。正因如此，俺，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巴提薩認嘎·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 他是聖師尊親愛的神兄弟和高迪亞團體的領袖，以「征服異端邪說大象的雄獅 (Pasanda-Gajaikasimha)」之頭銜，為聖靈師蓮花聖足錦上添花。

(i) 斯瑪塔和偉大奉獻者的概念之間的區別

[聖師尊給尼提亞高茹阿·帕佈(Nityagaura Prabhu)所寫的一封信的精髓]。

在西孟加拉，庫慈比哈茹(Kucibihara)地區的瑪塔班嘎(Mathabhanga)州，住了一位名為聖尼提亞高茹阿·達薩迪卡瑞的居士偉大奉獻者，他是宇宙之師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以奎師那曼陀啟迪的門徒。有一次，當他的其中一名家庭成員逝世時，他遵從偉大奉獻者應有的行為守則(vaisnava-sadacara)，而沒有遵行違反偉大奉獻者的斯瑪塔規章之中，有關不潔事物的部分。相反，他繼續閱讀和教授《永恆的主采坦亞經》那樣的奉愛典籍，並唸誦主哈瑞的聖名。十二天後，他邀請了廟宇居民偉大奉獻者到他的家。當時，他遵循《Sri Hari-bhakti-vilasa》和《Satkriyasara-dipika》等等偉大奉獻者輔典的指示，把維施努的穀物祭餘供奉給去世親友之靈。他又要求偉大奉獻者為了死者的終極超然吉祥而履行火祭。然後便向聚會的偉大奉獻者派發偉大祭餘。

他社區裡的其他成員都不是偉大奉獻者，特別強調按照盛行於孟加拉的斯瑪塔團體，茹阿古南丹(Raghunandana)的斯瑪塔概念，履行拜祭(為了去世親友的福祉所履行的儀式)。他們對尼提亞高茹阿·帕佈的偉大奉獻者拜祭毫不滿意，並一起抵制典禮。儘管如此，尼提亞高茹阿·帕佈對偉大奉獻者行為操守如斯堅定，他忽視村里的命令和訓令。村委會便極為惱恨他。他們制止理髮師、洗衣人等等到他的家；終止他的所有社會聯繫，不再與他同吃同喝、同坐同立；甚至禁止他從同一個井汲水。尼提亞高茹阿·帕佈非常害怕這種難以忍受的社會騷擾，便寄了一封信給師尊，把社區的惡劣暴行如實相告。聖師尊當時在川處茹的聖烏達茹拿·高迪亞廟。當他收到那封信，他立即回信，以下是他回信的精髓摘要。

「我收到你的來信，知會我斯瑪塔社區所犯的駭人罪行。完全毋需恐懼。你村莊的社區絕對墮落，他們對所指的哀悼(asauca)一無所知。他們沒有聖人聯誼，因此他們甚至毫不理解經典傳授的禮儀(sadacara)。這些人只是一直縱情五種「m」- 酒(madya)、肉(mamsa)、魚(matsya)、錢(mudra)和性(maithuna)。他們吃蔥、蒜和蛋等等不好的食物，他們也經常喝茶、吸食煙草、大麻和大麻製品(bhang)。即是說，他們全都是處於情欲和愚昧形態的下等人。這樣的人現時為數佔多；穩處於正確行為和真理知識的聖人為數極少。由於行為不當的下等人人多勢眾，他們便對少數的道德君子干犯暴行。我會給你舉個簡單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

「有個村莊，人人都嗜吸大麻。男女老少，無人不歡，只有某個家庭的一個小孩子例外。這個男孩自幼已戒除大麻，當他一聞到大麻難聞的氣味時，便會遠遠跑開。當他年事漸長，他的父母、親友和鄉親，千方百計要令他嘗試大麻，但他無論如何，不為所動。他的父母和所有村民看到這個男孩的本性都嘖嘖稱奇。最後，他們斷定，他定是患了某些重病，於是便召來村裡的大夫，安排一些強制性的醫學治療。」

「這是我們今天村莊社會的慘況。他們無法容忍任何人履行至尊主靈修和實踐神聖行為。他們對那些這樣做的人施以不人道的暴行，甚至將他們逐出村莊。這樣的下等人為數佔多，正因如此，他們便對少數的尚德君子干犯各種嚴重暴行。」

聖師尊繼續說，

「尼提亞高茹阿！你村莊裡沒有行為端正、知書達禮、形態善良的人物嗎？若有的話，向他們展示我的來信。我堅信情欲和愚昧形態總會不敵。縱使勝利似是姍姍來遲，它總屬於善良形態。邪惡之徒起初或看似強大，但他們最終一敗塗地。古時，那些堅持邪魔外道意識形態的人，在神魔之間的正邪之戰、茹阿瑪和茹瓦拿之間的戰爭、以及潘達瓦族 (Pandavas) 和考茹瓦族 (Kauravas) 之間的衝突，總是潰不成軍。黑冉亞魔非常厲害，但他在他五歲大的奉獻者兒子 - 帕爾拉達 (Prahlada) - 面前，卻無處立足，至尊主尼星哈在瞬間把他殲滅。」

「繼續唸誦主哈瑞的聖名吧。你是恆常純粹的。至尊主尼星哈會保護你。你應該恆常記得，偉大奉獻者和至尊主的奉獻者總是永遠純粹的。即使在誕生和死亡期間，不潔不純之物也永不觸及他們。任何托庇於主哈瑞聖名的人，都會從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所有罪惡活動反應中解脫出來，即使他們弑父弑母、通奸或干犯了滔天大罪，遑論是偉大奉獻者。《聖典博伽瓦譚》清楚顯示，惡貫滿盈的阿傑米拉臨終時呼喚『拿茹央那』的名字時，他正在呼呼他的兒子。因此這是聖名的微光，不是純粹的聖名。雖然如此，僅只藉由這個聖名微光的影響力，阿傑米拉的罪惡反應全被驅散。他逃過死劫，後來，當他在聖人聯誼之中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時，便臻達他的目的地 - 無憂星。」

「你是永恆純粹的，因為你已托庇於主哈瑞的聖名，你也一直奉行奉愛的支體部分。你根本不必因為家裡的喪事，為了所謂之不潔而遵行任何守則。那些

沒有以維施努曼陀啟迪和沒有唸誦至尊主聖名的人，畢生都是不潔的，終身也都遵行不純粹。他們沒有權利進入主哈瑞的廟宇。」

「茹阿古南丹傳揚的斯瑪塔規章和他的《二十八規 (Astavimsati-tattva)》僅只局限於孟加拉而已。縱貫印度的其他地方，人們採用名為《Sri Hari-bhakti-vilasa》和《Satkriyasara-dipika》等等偉大奉獻者輔典。這些偉大奉獻者輔典約於五百年前，已盛行於比哈爾、奧瑞薩、烏塔邦內和其他地方，延續至今。《二十八規》僅只盛行了二百五十年。」

「茹阿古南丹的輔典錯漏百出。例如，根據這部輔典，即使是那些出身婆羅門世系的人，終此一生，誰都不可以純粹潔淨。按照茹阿古南丹之言，婆羅門家庭若誕下嬰兒，十天之內，都不能觸及父母雙方家族的七代祖先。同樣，若有喪事，十天之內，都不能觸及父母雙方家族的七代祖先，不論男女。現在，歷代七代祖先的現代後人數目眾多，若這龐大人口之中發生任何生死之事，那麼整個家族應該都不可觸及。即是說，年中，若這龐大人口僅是出現了三十六次誕生或死亡，那麼他們一整年都會處於不潔不純的狀態。」

「按照這個教義，他們畢生無時無刻都不純粹，也沒有方法令他們可重獲淨化。若認為他們在拜祭儀式時以背誦曼陀來得到淨化，那麼他們怎會又再變得不可觸及？婆羅門每天在三個特定時刻 (sandhyas) 唸誦三讚曼陀 (gayatri mantra)。三讚曼陀不能淨化他嗎？他們顯然對曼陀的力量沒有信心。他們的概念大錯特錯，而且有違經典。」

「有必要進一步多解說一些有關斯瑪塔婆羅門這個主題。認識輔典的人稱為斯瑪塔，他的追隨者亦然。輔典有兩種：具世俗目的 (laukika)⁶和具超然目的 (paramarthika)⁷。《韋陀經》、《奧義書》和《宇宙古史》確立的主要主題是對至尊主的奉愛，而那些描述至尊主奉愛的規範守則之輔典，稱為超然輔典 (paramarthika-smṛti)。那些輔典忽視了《韋陀經》的這個機密要旨，反而強調維繫粗糙社會約束的規範守則，這稱之為世俗輔典 (laukika smṛti-sastra)。」

「輔典基本上獨一無二，但由於傾向於服務至尊主和反對服務至尊主的聖人之間的差別，輔典也有不同部分。僅只遵循世俗輔典的世俗婆羅門並不完美。生於婆羅門家族本身並不足夠，因為沒有實踐婆羅門活動和沒有婆羅門品質的人不是婆羅門，即使他恰巧生於婆羅門家族。是否視之為婆羅門、非婆羅門或賤民等等的社會階級，正是以品質和活動來決定。這個主題在《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等等威權經典一目了然。」

*cātur-varēyaà mayā sãñtaà
guna-karma vibhāgaçau*

(《博伽梵歌》4.13)

「我以人類各自的品質和獨特工作，創造了人類社會的四個區分。」

*yasya yal lakñanaà proktaà puàso varēabhivyaïjakam
yad anyaträpi dãçyeta tat tenaiva vinirdiçet*

(《聖典博伽瓦譚》7.11.35)

「人若表現出婆羅門、統治階層、商人或勞工的獨特徵兆，縱使他生於另一個階級，也應該接納他為那個社會階級的成員。」

「現在假設某人聘用一位或許生於婆羅門家族，但卻違抗至尊主，具有惡魔品性的祭師來履行拜祭。那麼這個祭禮也會是邪惡的。還能懷疑這點嗎？履行這種拜祭完全不能為死者的靈魂趨吉避凶。無神論村民和反對主哈瑞的斯瑪塔世俗婆羅門或會遵循這項不純粹的假定慣例。然而，以維施努曼陀啟迪的人和穩處於偉大奉獻者禮儀的人決不會盲從。你、你的妻兒是穩處於偉大奉獻者禮儀的居士，也接受了維施努曼陀的啟迪。因此你們是恆常純粹的。你決不該與墮落的人聯誼，否則你也會墮落。我決不贊成異端邪說的教義。行為不當的村莊社區不是至尊主。你應該懷著堅定決心留在奉愛之途，完全不要懼怕。」

「還要正確理解另一件事。純粹的偉大奉獻者全面禁止進行 *kusa-dharana* 和誕子祭 (*nandimukha-sraddha*)。『拜祭 (*sraddha*)』一詞的意義源自『信心 (*sraddha*)』。嚴格而言，『拜祭』一詞只能指那些滿懷信心地履行的活動。但對這項斯瑪塔拜祭傳統有何信心？按照斯瑪塔經典，人人在來生都會化成鬼魂，即使是那些已托庇於主哈瑞聖名和致力於至尊宗教 (*param-dharma*) 的人亦然。基於這種理念，斯瑪塔祭師命每個人高呼曼陀，*ete pretatarpaëakäle bhavanti iha*：『願那些鬼魂到臨此地，接受這項祭品。』這裡的信念就是，某人的母親或父親也許畢生都從事至尊主靈修，也可能一直堅守純粹行為；然而，他們死後便隨即化成鬼魂。然後，在拜祭時給他們奉上由肉、魚、燒過的香蕉和大米組成的祭品，並對他們說：『祖先啊！你已成為鬼魂。願你接受這種鬼魂食物，稱心滿意。』夠格的兒子是這樣表達他對他那夠格父親的信心嗎？」

「有鑑於此，偉大奉獻者抵制這些拜鬼祭禮。向你村莊社區的成員展示我的信，告訴他們，我們準備好在任何地方的任何宗教會議上辯論這個主題。他們若想參與辯論，我們隨時奉陪，到你的村莊討論經典。」

j) 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和 聖薩茹斯瓦緹．塔庫爾想法之間的精微區別

至受崇拜的聖師尊接受棄絕啟迪後，總在每個高茹阿顯現日後，拜會堪受崇拜的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風雨不改，他從後者那裡接受棄絕啟迪。當他在一九五二年前往主采坦亞．薩瓦斯瓦塔．高迪亞廟時，他帶同我們其中一些廟宇居民與他同行。當他們抵達該處時，所有偉大奉獻者都互相伏地頂拜，然後，他們便開始開會。除了我們的靈師蓮花聖足之外，出席那個會議的奉獻者包括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威查茹．亞亞瓦爾．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阿羅卡．帕茹瑪康薩．瑪哈茹傑、施瑞瑪．巴提卡瑪拉．瑪杜蘇丹．瑪哈茹傑和施瑞瑪．巴提威瓦卡．哈瑞斯卡薩．瑪哈茹傑。

在這個會議上，有人非常有禮地提出以下問題。「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和聖薩茹斯瓦緹．塔庫爾對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訓誨的甘露》詩節五的評注，兩者之間稍有區別：

*kāñëeti yasya giri taà manasädriyeta
diksasti cet pranatibhiç ca bhajantam eçam*

怎樣才可以協調這個差別？」

堪受崇拜的施瑞瑪．巴提威查茹．亞亞瓦爾．瑪哈茹傑問：「兩份評注之間所見的差別是什麼？」，發問者便澄清他的問題。

「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在他的評注裡記載，中階奉獻者若正確理解他對初階奉獻者的責任，會衷心向他們致敬。即使這些初階奉獻者也許愚不可及，又欠缺關係知識，倘若他們擺脫與婦女和假象宗聯誼的過失，他也可以從他們口中聆聽奎師那的聖名。若這些初階奉獻者已從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那裡，獲授婆羅門啟迪曼陀，並從事主哈瑞的靈修，那麼中階奉獻者從他們口中聆聽奎師那的聖名時，會向他們伏地頂拜，以示尊重。」

「然而，聖薩茹斯瓦緹．塔庫爾．帕佈帕基於 *diksas sti cet* 等等字詞，意指那些接受了婆羅門啟迪的人，他的解釋稍有不同。他說，中階奉獻者若正確理解他對初階奉獻者的責任，會衷心向那些唸誦奎師那聖名的人致敬，倘若這些人已獲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傳授奎師那曼陀的啟迪，理解到奎師那和祂的聖名無異無別，並接受奎師那的超然聖名為唯一修習。中階奉獻者會對那些懷著濃情厚愛，從不間斷地唸誦奎師那的聖名，透過聖名靈修而得到了一己

的靈性形象，並穩處於中階奉獻者的啟迪偉大奉獻者，身體力行地伏地頂拜，以示尊重，他也會在心中向他們致敬。因此這兩種評注之間看似有點差別。在兩種解釋之中，我們應該接受哪一種？另一方面，我們怎樣協調兩者之間，表面所見的差別？怎樣才能使之一致？」

聽到這話，所有偉大奉獻者都請求堪受崇拜的聖足，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君解答這個顯然未有定案的問題。堪受崇拜的施瑞達茹·瑪哈茹傑變得非常嚴肅，開始解答。「概括而言，我們列位靈性導師中的兩名成員的評論意思相同。雖然如此，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解釋是以經典為據。根據聖茹帕·哥斯瓦米的《Padyavali》之中的詩節，『*no diksaà na ca sat-kriyäm*』，奎師那的聖名如斯強而有力，當祂一觸及食狗者等等賤民的舌頭，便能賜予上至解脫的成果。甚至不需等待虔誠活動、預備儀式等等。經典有眾多敘述，證明奎師那聖名那史無前例的效果。

a) *yan nāmadheya çravanānukértanād...çvādo 'pi sadyaù savanāya kalpate*

b) *aho bata çvapaco to garéyān yad vartate jihvägre nāma tubhyaà*

c) *yan nāma sakāc chravaëät pukkaço 'pi vimucyate saäsārāt*

d) *sakād api parigétaà çraddhayä helayä vä bhāguvara naramātram tārayet kãñëa nāma*

e) *säiketyaàparihāsyam ... haraà viduù*

f) *yadābhāso 'pyudhan ... mahimānaà prabhavati* (茹帕·哥斯瓦米的 *Kãñëa-nāma-stotram*)

g) *mriyamāni harer nāma...kià punaù çraddhayä gāëan*

h) *patitaù skhalito bhajanaù ... pumān nārhati yātanāma*」

「這項經典證據支持，即使還未啟迪的食狗者，僅是唸誦主哈瑞的聖名，也會變得至尊純粹的這個結論。不論他有沒有信心，當他唸誦奎師那聖名即使一次，也會使他從綿綿無盡的生死輪迴解脫出來。遑論是唸誦，即使是聽到奎師那的聖名，便會立刻從物質存在獲釋。那些來來回回、滑倒、跌倒、打噴嚏時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唸誦至尊主聖名的人，不必再嘗連連生死的莫大痛苦。因此，任誰唸誦奎師那的聖名，而且沒有違反奉愛的不神聖品質，不論他有否啟迪，以心意榮耀他，肯定就是適當的偉大奉獻者行為。」

當至受崇拜的聖師尊聽到堪受崇拜的施瑞達茹·瑪哈茹傑之見，他非常有禮地說：「有關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對這個詩節的評注，聖足施瑞達茹·瑪哈茹傑君的解釋全面依據經典，並滿載優秀結論。這點無可置疑。然而，我對這個主題還有點補充。第一點是，宇宙之師聖帕佈帕自出娘胎已與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聯誼。他自小已在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指導下，研習《奉愛的甘露》、《Ujjvala-nilamani》和《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等等偉大奉獻者典籍，並聆聽他對《終極韋陀》和《聖典博伽瓦譚》的解釋。他專心致志地埋首於聖巴提維諾德的概念洪流(dhara)。與此同時，他是個無與倫比的學者，徹底精通《韋陀經》、《韋陀結論》和所有經典。正是他讓我們認識神聖的施瑞曼·瑪哈帕佈、祂的同遊，特別是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毫無疑問，他知道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內心心緒。他當然一定看過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為這個詩節所寫的譯文和《Piyusavarsini-vrtti》評注。然而，他仍然在他自己的譯文和《Anuvrtti》評注，授予獨到的解釋。他肯定是刻意這樣做。因此我們必須透過聖帕佈帕，來理解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評注，我們也應該重視聖帕佈帕的評注。」

「第二點是，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就奎師那聖名的概括榮耀，確定了偉大奉獻者的適當行為。然而，施瑞曼·瑪哈帕佈所修習和傳揚的主奎師那聖名之果，才是終極目標，即臻達奎師那的純粹愛意。現在，除非懷著關係知識來唸誦奎師那的聖名及擺脫冒犯等等，否則，在終極目標之途便會寸步難行。《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有云：

*kāñëa nama kare aparādhera vicara
kāñëa balite aparādhëra na haya vikä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8.24) 」

「唸誦哈瑞 奎師那曼陀時，必須考慮冒犯的影響。由於這些冒犯，唸誦哈瑞奎師那時便沒有狂喜極樂。」

*eka kāñëa nāma kare sarva pāpa nāça
premera kāraëa bhakti karena prakāç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8.26)

「唸誦奎師那的聖名僅只一次，便會消除所有罪惡活動，而純粹愛意的緣由 - 純粹奉愛服務，便會顯現。」

*hena kāñëa nāma yadi laya bahu bāra
tabu yadi prema nahe, nahe açrudhāra
tabe jāni tāhāte aparadha pracura*

kāñëa nāma-béja tähe na kare aiku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8.29.30)

「若一再唸誦主哈瑞的聖名，但卻沒有發展出狂喜極樂之愛，沒有淚盈於睫，那就能知道，奎師那聖名的種子因眾多冒犯而沒有萌芽。」

「緊記著這些詩節提及的特別考慮因素，聖帕佈帕傳授了要在心中榮耀那個具有關係知識的人，即已接受婆羅門啟迪，擺脫冒犯，明白奎師那與祂的聖名無異無別，也明白不顯現的靈性聖名是唯一達標方法的人。他又持之以恆地服務奎師那聖名，朝著目標—奎師那的純粹愛意—悉力以赴。施瑞曼·瑪哈帕佈在祂『八訓規』裡的『*ānandāmbudhi vardhanaà pratipadaà pūrnāmātāsvādanam*』和 *paraà vijayate sri kāñëa sankirtanam*』，正是描述這種聖名。」

「堪受崇拜的施瑞達茹·瑪哈茹傑引用了出現於《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5.110)的詩節，『*no diksam na ca sat-kriyam*』。在聖帕佈帕的《Anubhasya》，他本人就這個詩節說過，為了使人在唸誦曼陀時臻達完美，而傳授的預備儀式(purascarana)等等方法。但對聖名瑪哈曼陀而言，則不需考慮預備儀式的規則，因為僅是誦讀奎師那聖名一次，便自動獲得預備儀式的所有成果。因此要臻達神聖瑪哈曼陀的完美，是不需考慮預備儀式等等的虔誠活動。」

「然而，這個詩節傳授了『*kāñëa-nāmātmakāà manthro `yaà rasanāspāg eva phalaté*』的機密意思：『這個由奎師那聖名組成的曼陀，僅是觸及舌頭便能奏效。』具體而言，*rasanāspāg*解作觸及那想要或傾向於提供服務(*sevonmukha*)的舌頭。除非舌頭想要或傾向於服務，否則它不可能隨時顯現奎師那聖名。各種各樣不要得惡習、欲望和冒犯的存在，有礙純粹聖名出現在傾向於享受了無生氣事物的舌頭上。《奉愛的甘露》的 *sadhana-laharé*說明了這點：

*ataù sri kāñëa nāmādi na bhaved grāhyam indriyaiù
sevonmukhe hi jihvādau svayam eva sphuratyadaù*

「奎師那的名字、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全都是超然原則。眼睛、耳朵和舌頭等等物質感官無法察知祂們。當生物體心裡出現服務傾向時，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便會顯現在他的舌頭上。」

「如此一來，當修習者不斷唸誦聖名而有點進步時，然後便藉由聖名修習而獲得服務奎師那的資格。然後，他就覺悟到聖名、聖地等等的超然本質，而變

得穩處於中階資格之中。聖茹帕·哥斯瓦米在《訓誨的甘露》的這個詩節，規定了應該要在心內榮耀這種中階資格的偉大奉獻者，與此同時也應該致以伏地頂拜。」

當聚會的偉大奉獻者聽到聖師尊的想法，當中的結論言之有物，他們全都支持他的意見，並衷心為他鼓掌。

k) 聖靈師蓮花聖足超凡脫俗的品格及 對靈性導師的堅定不移

(由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現任典範師和會長 - 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 - 所寫)

當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凱薩瓦·哥斯瓦米聖足評注恰當棄絕 (vairagya-yukta) 的奉愛情感時，他解釋棄絕是與奎師那分離的強烈感覺，那是由取悅祂感官⁸的渴望所組成的。包含令奎師那快樂的渴望之棄絕知識⁹，其實就是棄絕非人格的梵覺，這種棄絕知識對毫無價值的思辨推敲、與神合一 (sayujya mukti) 和其他形式的解脫，顯得輕蔑、懼怕和不敬。一般而言，修習者靈魂認為棄絕是指，為了奎師那的快樂而放棄所有享樂。然而，解脫靈魂認為只有獻身服務奎師那，才是棄絕。聖達薩·哥斯瓦米指出，適當棄絕的奉愛情感由不依附和奉愛活動 (所有為服務主奎師那而進行的活動) 組成。假象宗概念排除了超然快樂逍遙時光 (cid-vilasa) 的存在，但這決不能稱為棄絕。

棄絕一詞是用以描述至尊主的六種富裕之一。這位至尊主是凌駕假象的主 (Mayadhisa)。刻意經營以獨修實踐棄絕，決不能臻達奉愛。沒有靈性知覺的人認為棄絕物質就是棄絕，但我們在經典看到，棄絕其實就是對奎師那樂趣無窮的逍遙時光朝思暮想，至高的渴求境界。虛偽而物質的濫情派和那些放棄物質享樂的人，修習所謂之棄絕而遂其所願，但這只是短暫而騙人的修習。只有透過奉愛之瞳，才能看見或覺悟到僅為奎師那的快樂而行的永恆完美偉大靈魂，他們的永恆完美棄絕。

在偉大靈魂的生命中，不依附和無所不知自然而然地明顯可見。這些偉大靈魂以心中之主 (antaryami) 的形式居於修習者心中，他們能輕易分辨，誰以服務主哈瑞為名，熱衷於滿足自己的感官。他們也賜修習者良機，讓他們從偽善 (kapatata) 的魔掌中解脫出來。再者，由於鍾愛門徒，並看到他們的服務傾向，偉大靈魂就賜予他們服務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熱忱。

Keçaréra svapotänäm anyeñäm ugravikramaù : 「母獅向她的敵人
大展雌威，但卻非常鍾愛她的子女。」同樣，對無神論的偽君子而言，聖靈師
蓮花聖足是閻羅王 (Yama)¹⁰ 的直接化身，但他對他門徒和那些托庇於他的人卻
愛意盈盈，洋溢父母之情。他會糾正他們數以百計的過失和錯誤，賜予他們做
服務的機會，並讓他們從事主哈瑞的靈修。任誰來到他的廟宇和主哈瑞靈修的
使命，即使他們老弱多病、或缺乏任何世俗資格，他也會賜予他們庇蔭和履行
主哈瑞靈修的機會。這無疑是個輝煌例子，肯定也展示了他對奎師那的皈依、
他的恩慈和寬宏大量，他的慈悲本性和濟世為懷的品質，以及他目睹他人受苦
的悲痛。

衛道之士說，*satyaà bruyät priyaà bruyät, mä bruyät satyam
apriyam* : 「要說真實的美言，但真相若令人不悅，就不應透露真相。」然
而，靈師蓮花聖足總是高聲宣告，即使真相令人不悅，如實相告才是真章。我
們若不說真話，那麼經典很多祕密也都秘而不宣，不會公諸於世。聖人、靈性
導師和偉大奉獻者賜予世人真正福祉，即使他們觸動心弦之言，在物質上而言
並不討好，他們仍是完整吉祥之原。有見及此，至受崇拜的聖師尊這樣寫：
「現在，我們看見多本宗教雜誌的發行，它們都逐漸偏離雄獅一樣的典範師，
宇宙之師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所確立和傳揚的規範守則。究其
主因，是對世俗得益、名聲和聲譽的渴求。我們應該恆常銘記《永恆的主采坦
亞經》的教導：『除非不依附，否則無法保衛宗教。』即使面對最艱苦的逆
境，也應該逆來順受，保持徹底疏離，藉此為全世界樹立典範。」聖人、靈性
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尖刻言詞和批評令人幸運，並消除靈修的困難和障礙。他
們所施行的，對道德倫理的疏離、訓戒之言和令人不快的肺腑之言，與唸誦有
療效的曼陀功用相同，結果會令我們獲得唸誦聖名的品味。

聖靈師·瑪哈茹傑對他的同輩神兄弟，展現出無與倫比的愛意和同情心。當
神兄弟愛深情摯地稱呼他為「維諾德·達 (Vinod Da)」或「凱薩瓦·瑪哈茹
傑」時，他會了解他們的情況，並盡其所能在財政上和其他方面幫助他們。但
他從未期望他人對他本人的財政資助。他這樣慷慨無私地付出了數千盧比幫助
別人。這無疑是因為他對他神兄弟的父母之情。

常有眾多各種各樣的人來覲見他：學者、自傲於他們所謂之奉獻心的人、愚
昧無知者、智者、青少年、老年人。當他們聽到他莊嚴威權的聲音，看見他溫
柔平和的外貌、他的臉容和他溫和的微笑時，人人都忘了他們一己的願望和問
題。即使當他擊敗假象宗邏輯家時，他也總會維護他們的尊嚴。很多動機不同
的人會前來聆聽各種各樣的建議，但他們不能接受這位如斯獻身於奎師那，專

心致意的聖人和偉大靈魂的力量。凡夫俗子怎能真正了解永恆完美偉大靈魂的超然行為？他們既不會，也不能了解他們的恩慈和渴望。聖師尊之見是，「在這個世界上，無一是我依附 (anurage) 或漠不關心 (viraga) 的對象。全都是為了服務靈性導師和奎師那而已。」這就是偉大純粹奉獻者的超然觀點。

已經提過，聖靈師．瑪哈茹傑的嶄新觀點和非凡的獨特性，在他履行的每種活動和行為之中，也明顯可見。他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在納瓦島最初的傳教中心 - 聖兌瓦南達．高迪亞廟 - 的大門，拿茹哈瑞門的牆上，採用了毀滅偽善大象，雄獅般的勇士 (pasanda-gajaikasimha) 之塑像。聖溫達文．達薩．塔庫爾讚美至尊主 - 主采坦亞粲鐸 - 為毀滅偽善大象，雄獅般的勇士。聖師尊的親密神兄弟 - 聖巴提薩認嘎．哥斯瓦米．瑪哈茹傑也給他冠以這同一個名字，因為他總是好像總是手持利劍，擊敗假象宗和其他反對純粹奉愛的人。知道這種人是他永恆的敵人，他誓死從這個世界根除聖商羯羅師的一元論或假象宗。他在他的信件、短文、文章、評注、解釋、敘述、講課等等，清楚表達了這種決心。至受崇拜的聖足聖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會對聖靈師蓮花聖足說：「當我看見你，對聖薩茹斯瓦緹．塔庫爾．帕佈帕的憶記便會湧現心頭。若覲見某人，腦海便會浮現對聖師尊的憶記，那人便是靈性導師的化身 (guru-svarupa)，他也是所有純粹奉獻者中最偉大的。」

據云：「奎師那的所有品質都出現在祂的奉獻者身上。」聖師沒在通過法律或工程方面的考試，但他卻會為律師和大律師提供法律建議，也會為工程師提供建議。很多老練的工程師獲悉主廟那標記著聖印、高聳入雲的聖廟，是依據聖靈師．瑪哈茹傑的指示和計畫而建的，都很詫異。宇宙之師聖薩茹斯瓦緹．塔庫爾說：「為了保衛師徒傳系，頗有必要保衛斯麗瑪緹．茹阿妲蘭妮的服務。」他言下之意是指，他為了保衛斯麗瑪緹．茹阿妲蘭妮的服務，透過訴訟，從感官享樂者和邪惡小人手中拯救修院和廟宇。聖靈師蓮花聖足遵循他的聖師 - 聖帕佈帕 - 的訓示，以法律途徑來承擔保護使命的責任。即使是聖帕佈帕，對他的驚人才能和記憶力也嘖嘖稱奇。有一次，聖靈師．瑪哈茹傑與一些律師正在辯論，期間，他的神兄弟 - 聖瑪達瓦．瑪哈茹傑問他：「你什麼時候研習過法律，連那些跟你辯論的律師都認同你的說話？」

對於創作偉大奉獻者文學，及揭示奉愛原則那歷久彌新的深意，聖靈師．瑪哈茹傑作出了無可比擬的貢獻。他作品的獨特性就是，他讓那蘊藏在主要真理結論的箇中真意洪流，長流不息；與此同時，他又維持了他一己的立場和觀點，沒有人云亦云。他一貫認為，「保衛師徒傳系是為施瑞曼．瑪哈帕佈所作的至高服務。」，並僅在深思熟慮過這點後，他才運用他有力的鋼筆。他的主要目標是透過辯論，直接及間接地確立真理結論，他這樣做時，展現了出色而

超然的創作力。他歷久彌新而超然的才能，在他所寫的聖帕佈帕燈儀 (Sri prabhupada-arati)、聖荼拉茜燈儀 (Sri Tulasi-arati) 和吉祥燈儀 (Mangala-arati) 等等歌曲，鋒芒畢露。繼超然詩人聖佳亞兌瓦的《哥文達之歌》後，聖靈師．瑪哈茹傑的「吉祥燈儀」介紹了巴佳青春常駐的愛侶，至尊而無比甜美的超然逍遙時光 (Sri Vraja-nava-yuva-dvandva)。

有時，當聖靈師蓮花聖足正在為《聖通訊》口授默寫文章時，會有客人突然到訪。此時，他不會偏離文章的主要正題，但同時卻又和客人侃侃而談，毫無怠慢。毫無疑問，這也是他獨特而超然的特性。

正是聖師對他一己聖靈師．瑪哈茹傑整全的堅定信心，最清晰地確立了他在聖帕佈帕的門徒和追隨者之中，高人一等的地位。聖靈師蓮花聖足就法律事宜和其他各項顧慮，為他的神兄弟提供極佳建議。如此一來，他顯示了自己大方而尚德的品格。薩瓦斯瓦塔．高迪亞團體接受他為律師，而在管理和政治方面，也是個非常博學的專家。因為每當出現靈性知識和虛假邏輯的複雜問題時，他都會根據經典結論，精妙地解答。

聖師在遵行斷食日時，展現了模範標準。在主奎師那顯現日、聖艾卡達斯斷食日、主高茹阿顯現日、聖茹阿瑪顯現日、主尼星哈顯現日、聖阿兌塔顯現日 (Sri Advaita Saptami)、主尼提安南達顯現日 (Sri Nityananda Trayodasi) 和其他斷食日，若那天與前一天交迭¹¹，他堅拒在那些日子斷食。他全力保衛在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遵行四月苦行和十、十一月之誓，貫徹遵循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和施瑞曼．瑪哈帕佈實踐及傳揚的規則。他決不支持拒絕遵循四月苦行之誓或疏懶於榮耀十、十一月之誓。

有一次與至受崇拜的棄絕之王 (Yatiraja)，聖施瑞達茹．哥斯瓦米．瑪哈茹傑討論真理結論期間，聖師尊尤其展現了對靈性導師的堅定不移。那一次，他說：「我既不知道，又不認識歷代哥斯瓦米之途。我僅是接受宇宙之師聖帕佈帕的思想方針為正確無誤的真理，我也會透過聖帕佈帕的視域，努力認識和理解歷代的哥斯瓦米。我會先接受他的解釋和評注之超卓性。Ācāryera jēé mata seé mata sāra: 『靈性導師的命令是靈性生命的活躍原則。(《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原初逍遙 12.10) 和 *anya āra jata mata jāuka chārahāra*。這是我的概念。』」他對聖帕佈帕展示的這種專一的堅毅，肯定無與倫比。

聖靈師蓮花聖足是主高茹蘇達爾最愛的同遊，他為受條件限制靈魂的永恆福祉，寫了《偉大奉獻者的榮耀 (Mayavada ki Jivani 或 Vaisnava Vijaya)》。駁倒了物質主義者、不良瑜伽師及其他教義謬誤的人之後，他向他們展示真正的靈性知識和終極靈性福祉¹²之途。身為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模範哥斯瓦米，他甚至想把真正吉祥賜予反對派的偽君子。我們多次目睹他保衛真理時的無畏和堅定。他從不支持那些聲稱靈性和物質無異的人。為了揭露虛偽而物質濫情派的享樂傾向和自私見解，他基於聖帕佈帕和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文集，出版了《Sahajiya-dalana》一書。他傳揚這本書和獻身於純粹行為，藉此展示了毫無過失的模範生活方式。

聖師建立了靈性醫院和韋陀結論學院。中央政府和各種各樣的宗教使命正倡導主動性，試圖以社會服務之名，減輕易毀肉身和心意之苦。聖師尊旨在顯示這些刻苦經營其實徒勞無功。他拒絕不良聯誼時，強悍如雷霆，為有利於培養奉愛而悉力以赴時又柔軟如蓮花。他從不支援物質主義的斯瑪塔團體的果報活動 (karma-kandiya) 原則，他們僅是遵循儀式傳統和原則。(例如，這些守則規定，在出生或死亡後的若干天內都是不潔的，而五月中旬至六月中旬 (Purusottama) 的閏月是個不純之月，期間不應進行宗教活動。) 反之，聖靈師蓮花聖足傳授遵循誓言的純潔訓示，例如在遵循五月中旬至六月中旬的聖誓時，僅只從事聖名的靈修。他作為了然一身的皈依靈魂渡過此生，也完全仰賴奎師那的意願。他的一貫態度是「願至尊主的願望得以實現」及「藉由至尊主之願，凡事可能」。他為數眾多的門徒對此都讚嘆不已。他對鴿子和麻雀等等鳥類的憐愛、他親切的愛意和情感 (mamata)、他對非暴力的身體力行、以及他對眾生—尤以小孩和老人—純真而憐憫的舉止，令人人都深受吸引。

聖靈師蓮花聖足純真、甜美而深遠的內在情感向來都穩如泰山，即使是當他強烈反駁生物體是梵的這種低下、偏差而騙人的信念時，或是當他質詢敬拜各方神明的人¹³；太陽、象神、杜伽、施瓦和維施努¹⁴等等五位神明的崇拜者；多神論者¹⁵；虛無主義者；非人格的泛神論者和其他。他從不支持以履行獨修為名，怠懶為實。相反，他教導每個人身處聖人聯誼之中，以身體、心意和言語培養奎師那的奉愛。他以自己堪作典範的修習，教人唯有藉由主哈瑞的聖名，才能臻達一切完美和專注於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他以他一己的完美典範，對他的門徒展示，有規律或隨心所至，日夜高聲唸誦十六個音節的聖名，便能克服飢渴和感官的不利傾向。

聖卡威茹傑·哥斯瓦米說：「我比糞蟲更低下。」，而聖溫達文·達薩·塔庫爾說：「我會用棍子擊打這種人的頭，」但這兩句說話的意義完全相同。應該要理解這些字句中的真正謙遜，因為這對真正的自我大有裨益。這些說話之

中的靈性訓示，就是啟迪加入那尊敬所有人，而不期望別人報以任何敬意的宗教後，唸誦奎師那的聖名。聖師尊對崇拜對象本體 (upasya-tattva) 的靈修情感既崇高又深遠，令他同時穩處於修習者和傳教士 (gosthanandi) 兩者。

他致力把生物體從他們不要得惡習和欲望的重擔中解脫出來，他的恩慈毫無緣由。他的修院和廟宇，為了努力履行主哈瑞靈修者的福祉而中門大開。他致力服務他的同輩偉大奉獻者，不遺餘力，他的服務使他們在各方面都稱心滿意。他超凡脫俗品格的最佳介紹，透過他為摧毀假象宗而寫的著作；透過他的詩作、哲學文章等等；也透過他在各種各樣的聚會，基於真理結論所授的深遠講課而傳達。他一直沉醉於服務主高茹阿-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君時的樂趣。他完全托庇於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訓示，永恆穩處於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概念，並恆常品嘗聖茹帕和茹阿古納所傳揚的主題。他總會努力要他的門徒參與主哈瑞命題和主哈瑞靈唱，又教導他們遠離物質主義的言談，他遵循《訓誨的甘露》，稱之為「說話的催湧」。

不管人們怎樣費盡心力，誰也不能給予聖靈師蓮花聖足任何食物或衣物。他極少接受他的鰥寡追隨者佈施的任何捐款或產權契約，他也不會允許他的門徒接受這樣的佈施。另一方面，即使他人沒有請求，他總是毫無保留地施恩。為了令人熱心地服務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他有時會接受他們那平平無奇的物品。他對依附家庭者的狀況憂心忡忡，他總會描述虛偽而物質的濫情派為「瘋狂依附於家庭 (gharapagala)」和「留在家中，但卻裝作棄絕 (grhibaula)」，藉此警告他的棄絕僧門徒。

他經常引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末篇逍遙 6.278) 的敘述，

*visayira anna khāile malina haya mana
malina mana haile naya kãñëera smaraëa*

「食用物質主義者提供的食物，心意便會受到污染，當心意受到污染，便無法想起奎師那。」

遵循這項原則，他嚴禁與那些試圖享受靈性導師¹⁶和那些摒棄靈性導師¹⁷的師徒傳系，作任何交流或接觸。他以身作則，教導他的門徒為了奎師那的快樂，實踐棄絕享樂。在十、十一月的聖誓、五月中旬至六月中旬之誓等等期間，他會指示他的門徒席地而睡、摒棄對食物的渴望、並僅以樹葉碟子進食，藉此實踐棄絕。至於接受有利於服務的事物，他指示奉獻者化緣，以能正確思考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詩節，*tomāra sevaya duùkha haya jata seo to parama sukha*：「你服務時遇到的困難，會是莫大快樂之原。」他

告訴他們，不應過著舒適的生活，但卻應該為了服務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而含辛茹苦。有些住在廟裡的人，銀行有足夠存款頤享天年。他稱那些所謂之門徒為「偽裝成偉大奉獻者的偽善者」、「對至尊主沒有信心的感官享樂者」和「無神論者」。

聖靈師蓮花聖足是個模範靈性導師，並精於奎師那真理。他禁止心存不要得惡習和欲望的追隨者，銘想日常的八重逍遙時光 (astakaliya lila) 和想像他們的完美靈性形象。他引用宇宙之師聖帕佈帕富有教育性的言詞，特別吸引了每個人的注意：「唸誦的影響力會促成憶念 (smarana) 的出現，然後就有可能履行獨修 (nirjana bhajana)。」他指出，不當地模仿聖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不是服務或靈修，而是虛偽。他吩咐他的門徒在他聖高迪亞·維丹塔村校的大門上，寫上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下列詩節：

*jaòavidya jata mäyära vaibhava tomära bhajane bädhä
moha janamiyä anitya saäsäre jivake karaye gädhä*

「這個物質世界的知識是源於你的假象能量 (maya) 的知識。它在奉愛服務中諸多阻撓，並令永恆生物體越加迷戀這個短暫世界，藉此愚弄他。」

研習經典、語法等等的目標，不是為了累積錢財、美女和威望。「討論某種知識時，如果心裡展現出對奎師那的靈性極樂 (rati)，那麼人人都會對那知識趨之若鶩。你必須真誠地驅除任何有礙奉愛的知識。薩茹斯瓦緹 (Sarasvati) - 學問女神，深受奎師那鍾愛，奎師那的奉愛也留駐在她心裡。這種奉愛知識是神聖化的恩典。」聖師尊總喜歡解釋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這些敘述和情感。

聖靈師蓮花聖足決不容忍那些模仿奉愛，或那些裝作服務時口是心非的人。有一次，他確立了一座由他的一位居士門徒捐贈給他的廟宇。後來，當這個門徒試圖令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成為他的僕人時，聖師尊召回廟宇居民，並冷淡對待他那個所謂之門徒。他會嚴格訓示他的私僕或所謂的門徒，要摒棄口是心非。他特別保衛靈性導師資深僕人的榮耀，好使他們能通力合作，和睦同住。他譴責在巴佳地區附近或其他類似地區，虛假地裝作化緣維生的人的行徑。他也會提醒我們，依附感官享樂的人必須在巴佳投生為猴子、烏龜等等。他會說，直至他們的心臻達沒有屬性的境界為止，那就是直至沒有物質品質為止，在此之前，誰也沒有資格乞求沒有屬性的佈施。

有一次，聖靈師·瑪哈茹傑的一位神兄弟在他的雜誌寫道：「那些身在瑪亞城以外的人，喪失了對聖帕佈帕的服務。」聖師反對這點，並以雷霆般的低沉

聲線宣佈：「那些享受靈性導師資產 (guru-bhogis) 或摒棄靈性導師 (guru-tyagis) 的人，與帕佈帕遙不可及。這種人表面上也許在瑪亞城生活了十至十二年，但實際上他們拋棄了瑪亞城，整段時間一直居於卡利的王國。他們外在假裝服務聖帕佈帕和聖地，但他們根本沒有真的服務他們。聖靈師蓮花聖足與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無異無別，總是欺騙那些對財富表裡不一的人。然而，那些對服務靈性導師堅定不移，他的生命已皈依給靈性導師的僕人，不管他們身在何處，總能一直全神貫注於服務聖師尊的心底夙願。」聖靈師蓮花聖足衷心努力服務任何與聖帕佈帕有關的人。他在這方面一視同仁，不管他們是廟裡的棄絕者居民、居士或來到他跟前的普通人。這是把自我 (atma) 獻於聖師尊的門徒之獨特超然品質。

多次有人目睹，聖靈師蓮花聖足以非常講究的方式，把甚至五和十盧比的紙幣放在他的錢包裡。此舉有時惹人懷疑，他對金錢的疏離。當他被問及此事時， he 會用聖帕佈帕的說話作答，*äsaktirahit sambandhasahit viñayasamüha sakali madhava*：「我們應該疏離物質事物，與此同時又視之與奎師那有關。當奉獻者滿足奎師那的感官時，他心中便會出現純粹愛意之樂 (prema sukha)。這就是服務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超然態度。」那些試圖模仿聖靈師蓮花聖足神聖品格的人，會無可避免地從靈修之途低墮。然而，接受他那出於憐愛，想要福惠眾生而傳授的訓示，便會趨吉避凶。他說聖靈性導師看見他人的痛苦時會愁眉不展，但即使靈性導師看見口是心非的人而傷心難過時，雖然如此，卻不會為他們趨吉避凶。

有一天，有個奉獻者正在研習有關娜莎之舞 (rasa-lila)、茹阿妲與大黃蜂對話 (bhramara-gita) 等等的評注，聖師尊說：「當唸誦聖名免除心中的不要得惡習和欲望，而出現純粹善良時，聆聽娜莎之舞這些題目的資格便會來臨。否則，聖茹阿妲-哥文達的超然逍遙時光，會看似俗世英雄和英雌的活動，並只會招致誤解。娜莎的概念僅在完美境界 (siddha deha) 才有可能。以物質身體察知春季娜莎 (srngara-rasa) 是不可能的。只有擺脫低級享樂，並處於靈性極樂境界的人，才有資格討論團聚的極樂情感 (sambhoga rasa)。」

要真正認識和了解聖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必須要有至尊主的恩慈和啟發。為了遠離不良聯誼，偉大奉獻者有時會榮耀不聖潔的人。而且，他們有時恐妨要與大眾聯誼而隱藏他們的真正形象。他們有時扮作接受他們門徒的服務和建議，藉此似是收納門徒，又虛假地維持偽裝。雖然如此，他們全面保衛了他們的依賴性和獨立性。這是他們不可思議神聖品格的獨特性。

聖師做人處事的方式，事事總是為了保衛聖帕佈帕的心底夙願。他會從不間斷地忙於確立神聖的四社會四靈性晉階 (daiva-varnasrama-dharma)，傳揚他自己貫徹實踐的奉愛結論，確立聖地朝聖，成立印刷社，出版奉愛文學，進行家訪式的聖名傳教 (sri nama hatta) 和其他這樣的服務。

至受崇拜的聖師進入不展現靈性逍遙時光前的幾個月，他表現成似是在加爾各答大城市 - 卡利的首都 - 接受藥物治療。當時，他住在一個信心滿懷的奉獻者在提央瑞 (Tyanra) 的家。很多人或會懷疑，他為什麼離開聖地而住在卡利的首都。 *Yathāya vaisnava-gaëa seé sthāna vāndāvana, seé sthāne ānanda açeña*: 「不論偉大的純粹奉獻者聖靈性導師到哪裡去，他們都使超然的哥樓卡·溫達文顯現，他們自己則全神貫注於服務巴佳神聖青春愛侶的日常八重逍遙時光。」

永恆解脫、至高無上的偉大靈魂，品嚐聖茹阿妲-哥文達超然逍遙時光的甜美，及主高茹蘇達爾的寬宏大量，祂來賜予終極目標，即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熱切渴望履行主哈瑞靈修的普羅大眾，尤其是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僕人，得到這種偉大純粹奉獻者蓮花足的庇蔭，實在幸運非凡，而且分外有福。聖茹帕傳系的薩瓦斯瓦塔偉大奉獻者，在各方面正是，也總會一直感激這位超然偉大靈魂。這點毋庸置疑。

註一：Virakta-Siromani - 毫不依附的聖人之翹楚。

註二：rasika - 擅於品嚐奉愛甘露。

註三：bhavuka - 總是深深沉醉於狂喜極樂的情感。

註四：kevaladvaita-vadis - 非人格一元論者。

註五：aisvarya-bhava - 因認識到主的富裕，而萌生的敬畏之情。

註六：laukika - 世俗目的。

註七：paramarthika - 超然目的。

註八：krsnendriya priti-vancha-maya vipralambha。

註九：krsna-sukha-vancha-mayi vairagya-vidya。

註十：Yama - 閻羅王。

註十一：purva-viddha vrata-upavasa。

註十二：paramartha。

註十三：pancamisalis。

註十四：pancopasakas。

註十五：bahuisvaravadis。

註十六：guru-bhogis。

註十七：guru-tyagis。

從而結束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所著的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的生平及教導》
的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聖師尊宣告的結論

在每個年代，至尊主和祂親愛的同遊都會帶同普世吉祥為禮物，顯現在地球上。祂們每次到臨時，所帶的禮物都有其一己獨特而原創的本質。至尊主是慈悲之洋，祂和祂親愛的同遊不是來贈送任何不經久的財富或物品，藉此瞞騙這個物質宇宙的居民。祂們的顯現，是為了靈魂的永恆福祉而施捨。祂們的禮物或貢獻，無法像世俗的感官享樂對象一樣，可以看到粗糙形象。誰若試圖視祂們不朽的佈施為粗糙的感官享樂，那麼他就一定喪失這份禮物的莫大恩慈。

巴佳王之子，夏瑪遜達爾，採納了聖茹阿姐狂喜極樂的情感和光芒，以主高茹蘇達爾的形象顯現在這世界。祂是至尊仁慈的 (parama karuna)，也是極樂情感的至尊享樂者 (rasika sekharā)。因此祂透過主哈瑞的聖名，在這個世界分贈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純愛奉愛。

至尊仁慈的至尊主和祂的同遊所賜的各種禮物之中，每種都獨特而特別。然而，無一能與主高茹蘇達爾分贈的純愛奉愛相比，因為它包括了過往所有化身和典範師一切不朽貢獻的原有本質和獨特性。

藉由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激勵和恩慈，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奉愛的甘露》和《Ujjvala-nilamani》等等著作，開啟了奉愛極樂情感之河。這是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基本資產。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聖基瓦·哥斯瓦米、聖卡威茹傑·哥斯瓦米、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宇宙之師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和所有茹帕傳系的偉大奉獻者，都傳揚和宏揚這同一種純粹奉愛或純愛奉愛。

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和祂的同遊一起顯現在這個世界，並在區區的日子之內，把齊頌主哈瑞的聖名和純粹奉愛傳遍全印度。同樣，俺，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大約在一百二十五年前，和他的同遊一起降凡地球，並在極短時間內，把齊頌聖名和純粹奉愛傳遍全世界。我的靈師蓮花聖足 - 俺，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聖帕佈帕的機密同遊中，至為傑出。

當宇宙之師聖帕佈帕進入永恆逍遙時光時，薩瓦斯瓦塔．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的黑暗時代降臨。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和聖帕佈帕開啟的純粹奉愛之川開始減退。他們不同語言的日報、周刊、半月刊和月刊都已停刊。在聖帕佈帕創立的傳教中心，棄絕僧和貞守生的熱情不再。他們放棄了主廟，開始建立他們個別而獨立的廟宇。很多以往住在修院的人開始回復家庭生活，傳教洪流就此開始乾涸。

聖靈師蓮花聖足在他精簡的自傳裡寫道：「我們的聖師尊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進入了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後，高迪亞使命開始了各種各樣的騷動。在這種困境下，我在一九三九年六月離開了主采坦亞廟，而在一九四零年，在印度曆法的三、四月，不朽的四月三日那天，我在加爾各答的巴巴薩，波斯帕德巷33/2號，一座租來的大樓裡，創立了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之後，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巴鐸帕達顯現日，在卡瓦(Katva) - 施瑞曼．瑪哈帕佈以前接受棄絕啟迪的地方，我從堪受崇拜的施瑞瑪．巴提茹薩卡．施瑞達茹．瑪哈茹傑那裡，接受以身體、心意、智慧及言語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施瑞達茹．瑪哈茹傑是從聖帕佈帕那裡接受棄絕階級的。然後，我便返回我在納瓦島聖地的廟宇，並從該處開始在其他多個地方傳教。」

雄獅一樣的典範師，俺，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的傳教主要題材，是先確立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祂的追隨者 - 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實踐及傳揚的純粹奉愛，第二就是粉碎假象宗、斯瑪塔和濫情派等等，構想拙劣兼違反奉愛的教義。我們在此描述他所傳揚的純粹奉愛本質。在他自己的傳教中，他總是引用兩個特別詩節，作為確立奉愛的證據。其一是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所寫的《十根基真理(Dasamula-tattva)》，我們稍後會在這第五部分，考慮其中一些細節。另一詩節是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所寫的：

*ärädhyo bhagavän vrajeça tanayas tad dhäma vändävanam
ramyä käcid upäsanä vraja-vadhü vargeëa yä kalpitä
srimad-bhägavataà pramanam amalaà premä pumärtho mahän
çré caitanya mahäprabhor matam idaà taträdaro nau paraù*

「至尊主 - 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 - 是我唯一的崇拜對象。祂的超然居所 - 聖溫達文聖地，也像祂一樣值得崇拜。眾生之中，巴佳年輕新娘崇拜祂時的心緒最為超卓。《聖典博伽瓦譚》獨自就是完美的經典證據 (sabda-pramana)，純粹愛意則是至尊生命目標。這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概念，委實至高無上。」

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在此以非常扼要的方式，解釋了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概念。這個詩節按照聖高迪亞哥斯瓦米贊同的結論，極為優美地描述了關係、方法和目標真理。

Vadanti tat tattva vidad tattvaà yaj jñanam advayam。

《聖典博伽瓦譚》(1.2.11)的這個詩節，提及了非二元至尊絕對真理的三種覺悟 (*advaya-jñāna para-tattva*¹)。這是梵的覺悟、超靈的覺悟和至尊主的覺悟。至尊覺悟即覺悟至尊主，祂是萬原之原，也是所有控制者之控制者。祂完整地擁有六種富裕，雖然祂本人無始無源，祂卻是宇宙之源。只著眼於至尊主本體那全知特質的不完美視域，稱為梵的覺悟。《奧義書》稱之為無品質的梵，那是至尊主的體光。局部覺悟全能至尊主本體那永恆和全知的特質，《瑜伽經 (*yoga-sastra*)》稱之為超靈的覺悟。超靈的覺悟就是，知道維施努的大小有如姆指，並作為活動成果的見證人或調整者，壯麗奪目地位於每個生物體心內。

至尊主本體有兩種，即敬畏能量和甜美能量。敬畏能量，即完整地具備六種富裕的至尊主本體，以主拿茹央那的形象在靈性穹蒼統治無憂星，祂那以拉釋米為首的同遊永恆地服務祂。甜美能量是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祂光芒萬丈地臨在巴佳，牧牛童和牧牛姑娘在此服務祂。祂別具四種甜美 (*madhuri*)，即祂無與倫比的甜美笛子、甜美容貌、甜美品質和甜美逍遙時光 (*venu-madhuri*、*rupa-madhuri*、*guna-madhuri*、*lila-madhuri*)。因此在上述詩節，僅只描述居於巴佳的巴佳王之子夏瑪遜達爾，是眾生之中最受崇拜的。雖然梵、超靈和全體化身在本質上是同一本體，但由於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的能量和展示極樂情感這兩方面的獨特性，祂獨自就是絕對真理的終極層面。「*tad dhāma vāndāvanam*」這片語的精確意思是，巴佳王之子 - 夏瑪遜達爾 - 是愛意和情感的一切甜美的甘露之洋，除了在溫達文之外，祂的甜美逍遙時光不可能在無憂星、阿郁達、杜瓦爾卡、瑪圖茹或其他地方上演。因此與奎師那無異無別的巴佳聖地，被描述為同樣值得崇拜的本體。巴佳王之子 - 夏瑪遜達爾 - 那處於僕人、朋友和父母情懷的同遊在巴佳服務祂，但巴佳少女 (牧牛姑娘) 的甜美服務滿載了非婚戀的至高甘露，也是至高無上的。在這些非婚戀的牧牛姑娘之中，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君是眾人之尊，她是至高靈性極樂的化身，也是奎師那芸芸摯愛的翹楚。巴佳王之子 - 主奎師那 - 採納了她的情感和身體膚色，在這個世界顯現為主高茹蘇達爾，來品嚐祂自己的甜美，並在整個宇宙分贈聖名的純粹愛意。上述詩節扼要地描述了這位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概念。

聖莎慈阿南達．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是主高茹阿的同遊，他摘取了聖高迪亞哥斯瓦米和典範師的概念精萃，並傳授了《十根基真理》的教導。就像把大海放進瓶子，他把《韋陀經》、《奧義書》、《終極韋陀》、《梵歌》、《聖典博伽瓦譚》和六哥斯瓦米典籍的精華部分之扼要精萃，灌注到這本《十根基真理》。每當我們最崇拜的聖靈師蓮花聖足前往各地，也常常宣揚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十根基真理》。因此我們在此呈獻《十根基真理》的摘要。

*āmnāyaù prāha tattvaà harim iha paramaà sarva-çaktià
rasābdià
tad bhinnaàçaàçca jévān prakāti-kavalitān tad vimuktāàç
ca bhāvād
bhedabheda-prakāçāà sakalam api hareù sadhanaà suddha-
bhaktià
sadhyaà tat prētim evetyupa diçati jānān gauracandraù
svayaà saù*

「透過靈師師徒傳系所獲的韋陀訊息，稱為師徒承傳的 (amnaya)。由於直接察知等等不同類型的證據都確認了韋陀之見，因此遵循韋陀之見的韋陀經和《輔典》(例如《聖典博伽瓦譚》) 都被認同為威權證據。從這些證據之源，確立了以下的必然真理。

- (1) 哈瑞是至尊真理。
- (2) 祂是能量擁有者，擁有所有能量。
- (3) 祂是一切甘露盈盈超然的甜美之洋 (akhila rasamrta-sindhu)。
- (4) 解脫的和受條件限制的 (mukta和baddha) 兩種生物體，都是祂分開的擴展 (vibhinnamsa-tattva)。
- (5) 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受控於假象。
- (6) 解脫的生物體擺脫了假象的影響。
- (7) 無論是有意識還是沒有意識的，現存的一切都是主哈瑞的顯現，同時又不可思議地與祂同一而異。
- (8) 奉愛是唯一的達標方法。
- (9) 對奎師那的愛是唯一的目標。」

至尊人格首神，主采坦亞．瑪哈柏佈把十種真理的訓示，傳授給信心滿懷的生物體。其中第一種是證據原則 (pramana-tattva)，而餘下九種是由證據原則確立的主題 (prameya-tattva)。上述詩節所述的十個基本原則，分析如下。

a) 證據原則

從源自宇宙創造者，布茹阿瑪 - 他是至尊主鍾愛的僕人 - 的靈師師徒傳系那裡，聆聽稱為布茹阿瑪知識的《神訓經》（《韋陀經》），那種知識就稱為師徒承傳的。四部《韋陀經》、韋陀史書 (itihāsa)、《宇宙古史》、《奧義書》、詩節、經典和《anuvyāhya》（《奧義書》和《梵歌》的評注） - 這全都包括在師徒承傳的知識之內。此時我們應該明白，韋陀史書是指《羅摩衍那》和《摩訶波羅多》。以《聖典博伽瓦譚》為首的十八部《宇宙大史》，是以「宇宙古史」一字表示。《奧義書》是指《依薩 (Isa)》、《卡拿 (Kena)》、《卡塔 (Katha)》等等《奧義書》的主要正文。「詩節」意謂聖人以韻律寫成的書籍，例如《anustupa》²，而「經典」意指由傑出真理典範師所寫的，表達《韋陀經》目的之經典。那些典範師所寫的評注 (vyākhyā) 和其他著作更勝訓諭典籍。這一切全都以「師徒承傳的」一詞識別。「amṇaya (師徒承傳的)」一詞的主要意思是 - 《韋陀經》。《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也表達了相同想法。

*svataṁ pramaṇa veda pramaṇa ciraṁāi
lakṇāi karile svataṁ pramaṇatā hāni*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7.132)

「不證自明的韋陀典籍是一切之中的至高證據，但若解釋這些典籍，便會喪失其不證自明的本質。」

b) 不證自明的《韋陀經》是證據之翹楚

韋陀典籍的證據又稱為訓諭之證或超然聲音之證。因此，《韋陀經》、《宇宙古史》、瓦米基的《羅摩衍那》、《摩訶波羅多》、《奧義書》、《終極韋陀》和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所寫的評注等等典籍，稱為權威之言 (apta-vākya) 或具權威的言詞或知識 (amṇaya-vākya)。聖基瓦·哥斯瓦米確立了權威之言或超然聲音之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又繼續證明了《宇宙古史》的權威性。最後，他確立了《聖典博伽瓦譚》是一切證據之源之翹楚。他以相同準則，顯示了《聖典博伽瓦譚》是一切證據之源之中最具權威的，他也鑒定了布茹阿瑪、拿茹達、維亞薩、蘇卡兌瓦和後繼的真理靈師，順序為施瑞曼·瑪德瓦師、威佳亞達傑 (Vijayadhvaṇa)、布茹阿瑪·提爾塔 (Brahmaṇya Tirtha)、維亞薩提爾塔等人所揭示的經典之威權性。

由此明顯可見，布茹阿瑪師徒傳系是托庇於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之靈性導師體制 (guru-praṇali，即靈性階級制度，

parampara)。卡威卡拿普茹·哥斯瓦米 (Kavikarnapura Gosvami) 在他的《Gaura-ganoddesa-dipika》確立了這個意見，聖高帕拉·巴塔·哥斯瓦米 (Sri Gopala Bhatta Gosvami) 則在他的《淨化法》，描述了這個靈師師徒傳系。《終極韋陀》的評注家，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也接受了這同一個靈性階級制度。我們崇敬的靈師蓮花聖足，雄獅一樣的聖典範師在他的所有著作、文章裡，特別是他那名為「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真理」的散文，以各種各樣的邏輯論點和經典證據，來支持這個意見。現時，聖靈師蓮花聖足在保護他師徒傳系這方面，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人類的見解普遍存在著不完美感官 (bhrama³)、心不在焉 (pramada³)、欺騙他人的欲求 (vipralipsa³)、懶散的感官 (karanapatava) 等等缺陷。這四個缺陷肯定見於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即使大學問家思索那超然或凌駕感官權限的真象時，也無法摒除這四個缺陷，因此他們的意見都不是無瑕或可靠的證據。這意謂，關乎超越物質感官察知權限的主題，《韋陀經》之言才是唯一的權威證據，因為它們的起源是神聖的 (apauruseya) 而不是源自人類。當直接察知、假設、比較、歷史和其他類型的證據從屬於超然聲音之證 (韋陀之言) 時，才是有效的。唯有如此，它們在有限程度上才能有所助益，並獲接納為證據；否則完全無法接納它們為證據。然而，全然獨立而全能的至尊主本人，顯現在完全處於神定狀態的完美聖人和偉大奉獻者典範師的純潔心靈，祂以《韋陀經》的形式展現完美知識。因此，知識的化身 - 不證自明的《韋陀經》 - 之權威性，在各方面都總是無瑕而可靠的。

c) 只有奎師那是至尊真理

奎師那獨自就是至尊人格首神，祂也是萬物的庇蔭。縱貫《韋陀經》、《奧義書》、《梵歌》、以《純粹奉獻者宇宙古史》為首的《宇宙古史》和《祭神經 (Agamas)》，奎師那獨自被稱為整全真理 (purna tattva) 或絕對真理。祂也是其他所有代理控制者之主和控制者 (sarvesvaresvara)。《聖典博伽瓦譚》的詩節：「kãñëas tu bhagavän svayam」和「vadanti tat tattva-vidas tattvaà yaj jïanam advayam」，確立了奎師那為至尊人格首神和非二元真象絕對真理。主奎師那，即非二元真象絕對真理，有三種原貌。這就是梵、超靈和至尊主。只有主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祂的體光，即祂肢體綻放的光芒，稱為無品質的梵，即均質靈魂。超靈是至尊主的部分擴展，祂以見證人 (saksi) 的形式居於所有生物體之內。至尊主那托庇於奉愛瑜伽及觀見到至尊主的純粹奉獻者，看見祂永恆、全知、極樂的形象。

*premãijana cchurita bhaktivilocanena
santaù sadaiva hãdayeñu vilokayanti*

(《婆羅訶摩讚》 5.38)

「祂那純粹奉獻者的雙目塗上了愛的藥膏，恆常在心裡看見祂。」

思辨家著眼於絕對真理那無品質梵的形象。他們的眼睛看不見至尊主的神像，因為祂肢體的耀眼光芒令他們瞎而不見。那些托庇於瑜伽之途，藉此崇拜絕對真理的人，覺悟祂那超靈形象。但至尊主的奉獻者藉由奉愛的影響力，看見祂那永恆、全知、極樂的神像。看見至尊主就是整全完美的視域，看見梵和超靈則是局部的。《韋陀經》、《奧義書》和《宇宙古史》證明主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主哈瑞：

a) *apaçyam gopāmanipadyamanamā
ca purā ca pathibhiçcantam
sa sadhréçiu
sa viñucérvasāna āvarévaritti-bhuvaneçvantaù*

[《夜柔韋陀經 (Rg)》 1.12.164.31]

「我看見一個顯現在牧牛族王朝的男孩，祂永存不滅。祂在眾多小徑上徘徊，時近時遠。有時祂身穿各種服飾，有時又以同色的不同衣服蔽體。祂這樣一再展示祂展現和不展現的靈性逍遙時光。」

b) *çyāmāc chabalaà prapadye
çabalāc chayāmaà prapadye*

[《祭多亞奧義書》(Chāidogya Upanisad) 8.13.1]

「服務奎師那，便能臻達超然而滿載全知極樂能量(cid-ananda-maya)的居所(dhama)，當中滿載奇妙的快樂逍遙時光，從那個充滿各種各樣奇珍妙品的超然世界，便能獲得奎師那。」

「黑色(syama)」一字解作「由奎師那」。要旨就是，「黑色(Krsna，奎師那)」傳達了絕對真理處於祂沒有特質那一面的這個概念，當祂沒有物質品質時，便能以沒有顏色來描述祂。相反，「sabal」一字解作「金色(gaura，高茹阿)」，表示有無數顏色或集眾色之大成。換言之，具有所有超然品質的絕對真理名為「高茹阿」。因此上述曼陀的機密意思是，以奎師那為目標的靈修能臻達高茹阿，以高茹阿為目標的靈修則能臻達奎師那。

c) *ete cāça-kalāu puāsaù kãñēas tu bhagavān svayam*

(《聖典博伽瓦譚》 1.3.28)

「始自茹阿瑪和尼星哈的所有化身，都是至尊人格首神的部分的的部分的部分。然而，只是奎師那才是原始的至尊人格首神。」

d) *mattaù parataraà nānyat kiīcid asti dhanaijaya*
(《博伽梵歌》7.7)

「阿尊那啊！普天之下，唯我獨尊。」

e) *ekovaçé sarvagaù kãñëa éòya*
eko'pi san
bahudhā yo'vabhāti
(《Gopala-tāpani 奧義書》，Pūrva)

「萬物的唯一控制者，即遍存萬有而無與倫比的至尊梵 - 主奎師那，對半神人、人類和所有生物而言，都堪受崇拜。雖然祂獨一無二，祂藉由祂自己那不可思議能量的影響力，顯現眾多形象，履行各種各類的狂歡。」

f) *vedais ca sarvair aham eva vedyau*
(《博伽梵歌》15.15)

「我是眾《韋陀經》裡所知的唯一主題。」

有些人暗自懷疑，奎師那的聖名在《韋陀經》遍尋不獲，但這種想法不正確。只是《韋陀經》有些地方以主要的 (*mukhya*) 或字典用法，其他則以次要的 (*gauna*) 或比喻意念，又有其他以直接解釋 (*anvaya*) 來表示奎師那。我們以「*apaçyaà gopāmani padyamanamā*」和「*çyāmāc chabalaà*」等等訓諭曼陀顯示了這點。夜柔曼陀這樣描述至尊主的逍遙時光：

tā vāà vāstūnyuçmasigamadhyaī yatra
gāvo bhūriçālgā ayāsaù
atrāha tadurugāyasya kãñëau paramaà
padamavabhāti bhūri

「我想臻達你們的 (茹阿妲和奎師那) 居所，在那裡歡欣鳴叫的如願牛 (*kamadhenus*) 有漂亮的牛角，並能賜予我心裡渴求的財富。奎師那的這個至尊居所是祂奉獻者的如願者，鋒芒畢露，燦爛奪目。」

這個韋陀曼陀描述了巴佳王之子奎師那和祂深愛牛群的迷人之處和美態。《韋陀經》有多處這樣的主要描述，即按照標準的字典用法。而在其他地方，則以次要意念來描述奎師那。

ayam ātmā sarveñāà bhūtānāà
madhu ayamātmā sarveñāà
bhūtānām adhipatiù sarveñāà
bhūtānām rājā ity ādi

[《巴哈達認亞卡奧義書》(Bāhadāraēyaka Upanisad) 2.5.14-15]

這個曼陀以次要用法暗喻奎師那，說祂是蜜糖，即所有存在境界的主人和國王。此處以靈魂一字表示奎師那。《聖典博伽瓦譚》也有說明這點：

kāñëam enamavehi tvam ātmanam akhilātmanām
(《聖典博伽瓦譚》 10.14.55)

「國王啊！要知道，奎師那是眾靈之靈。」

奎師那是至尊梵、至尊極樂、至尊神 (purna-brahma) 和至尊人格首神。「güòhaà parama-brahma manuñya-lingam」，「yan mitraà paramanandaà pürëää brahma sanātanam」和「kāñëas tu bhagavān svayam」等等《聖典博伽瓦譚》的詩節，清楚宣告了這點。《維施努宇宙古史》也以「yatrāvatérëää kāñëākhyāà para-brahma narākātiā」等等結論性之言，確定了主奎師那是至尊梵。同樣，我們在《梵歌》也找到「brahmaëo hi pratiñöhāham」。我們的六哥斯瓦米引經據典，支持巴佳王之子 - 主奎師那 - 是絕對真理的終極層面的這個結論。祂是茹阿瑪和尼星哈等等所有化身和擴展之源，祂也是超靈和梵的基礎。

d) 主奎師那是一切能量的擁有者

縱貫《韋陀經》和其他神聖之源的經典，絕對真理能量的描述比比皆是。接受經典精髓的偉大解脫人物，支持能量是一個原則，能量的擁有者和主人又是另一個原則這個結論。這兩個原則截然不同，但祂們卻全面而永恆地密不可分。凡人無法覺悟到能量和能量擁有者之間的祕密關係，因為他們的想法總是有限的。事實上，雖然實際本體和本體的潛能不同，但祂們都密不可分，即是說，祂們是無異無別的。這項差別和無異是同時確立的。因此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和祂的追隨者 - 高迪亞偉大奉獻者，認同實際本體和本體的潛能之間，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關係。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Sandarbhas》一書，以經典證據和無可辯駁的推理，證明能量擁有者和能量之間，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關係。《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有云，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君是完整的能量，奎師那則是完整的能量之源，兩者之間卻沒有差別。茹阿妲-奎師那本質上無異無別，就像麝香和它的香氣，或火和它的熱力，彼此同樣也無法分開。茹阿妲-奎師那僅是為了品嚐祂們逍遙時光的極樂情感而展現為兩個形象。

*rādhā-pürëa-çakti, kāñëa-pürëa-çaktimān
dué vastu bheda nāhi, sastra-paramāëa
māgamada, tāra gandha-yaiche aviccheda*

*agni, jvālāte-yaiche kabhu nāhi bheda
rādhā-kāñēa aiche sadā eka-i svarupa
lélā-rāsa āsvādite dhare dui-rūp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4.96-98)

「聖茹阿妲是完整能量，而主奎師那完整地具有那種能量。所有揭示經典都證明，這兩者沒有不同。祂們其實相同，就像麝香和它的香氣密不可分，又像火和它的熱力無異無別。因此聖茹阿妲和主奎師那是一體的，祂們為了享受逍遙時光的甜美，才採取兩個形象。」

《終極韋陀》也確立了這個結論：*çakti saktimator-abhedaù*。從實際本體原則 (*vastu-tattva*) 的考慮因素而言，除了主奎師那之外，再也沒有其他實體，因此經典稱祂為非二元真象 (*advaya-tattva*)。不同資格的人選按照他們的各種崇拜程度，以三種方式去看同一的非二元真象。那些只培養知識的人，想像梵是種與死氣沉沉的物質存在相反的存在狀態；換言之，他們可以把梵想像成純一的、無形象、無力量而無活動的靈魂。然而，這沒有厘清這個實體的特性。那些通過冥想程序 (*buddhi-yoga*) 追尋非二元真象的人，看見超靈為靈魂的目擊者，這種覺悟沒有違反靈魂的個體本性。最後，那些透過純粹而非指明的奉愛瑜伽，看見這種實際本體的人，會直接臻達那個非二元真象，並看見至尊真象形式的至尊人格首神，祂具備整完的富裕、甜美和能量。

梵和超靈的覺悟是物質所指明的。換言之，梵的覺悟來自虛假指稱的負面概念，而超靈的覺悟則與虛假的指稱有關。然而，只有藉由非指明的靈性眼睛，才能看見至尊主的靈性形象。實際本體是至尊主的形象，而奉愛能量就是能量本體。

看到沒有能量的至尊主只是看到無品質的梵而已。有些人相信覺悟真理 (*brahma-darsana*) 是終極覺悟，但這個意見卻反映出他們一己先入為主的傾向；覺悟純一而沒有力量的梵，僅是局部的眼界或體驗，因為我們看到《聖典博伽瓦譚》等等經典，採用了至尊梵等等字詞。梵和至尊梵的意思不同。《梵歌》和其他經典稱主奎師那為梵的基礎，因此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是固有真象，而梵只是祂無異無別的顯現或祂形體的光芒。超靈也是至尊主的部分擴展。換言之，也可以說梵的覺悟是對獨一無二絕對真理 (*advaya-jnana-tattva-vastu*)，枯燥而乏力的體驗。超靈的覺悟是清楚地認識到，至尊神以精微形象進入了無生氣的物質之內，至尊主的覺悟就是完整地體驗到那具備一切獨特特性的非二元知識。

對至尊主的覺悟也有兩種 - 以認識祂的富裕而激發起的敬意為主導之覺悟 (*aisvarya-pradhana*，敬意能量) 及以甜美為主導的覺悟 (*madhurya-*

pradhana , 甜美能量)。對敬意能量面貌的覺悟，就是聖帕提．拿茹央那 (Sripati Narayana) ，而甜美能量面貌的覺悟，則是茹阿妲之主 (Radhanatha) ，主奎師那。

主奎師那是唯一的非二元真理實體。祂包括了梵和超靈兩方面；祂也以祂一己的甜美，蓋過了主拿茹央那的全然富裕；祂也具有祂的超然能量。《斯瓦塔斯瓦塔茹 (Svetasvatara) 奧義書》(6.8) 描述了這點：

*na tasya kāryaà karaëai ca vidyate
na tat samaç cābhyadhikaç ca dāçyate
parāsya çaktir vividhaiva çrüyate
svābhāviké jñāna-bala-kriya ca*

「那位至尊梵、超靈的活動 (kriya) 不是物質的 (prakṛta) ，因為祂的手和腳等等活動感官 (kāraṇa) 都不是物質的。由於祂沒有物質感官，因此祂的活動是超然逍遙時光 (aprakṛta-līla) 。不論何時何地，祂都以祂的超然身體，閃亮奪目地臨在。由此可見，萬物甚至無一與祂相等，遑論比祂更勝一籌。據聞至尊主有多種神聖能量，其中三種至為傑出，即祂的知識能量 (jñāna-sakti) 、力量能量 (bala-sakti) 和活動能量 (kriya-sakti) 。這三種能量分別稱為靈性能量或認知能量 (samvit-sakti) ；永恆能量或存在能量 (sandhīni-sakti) ；以及極樂能量或喜樂能量。」

至尊主的這種高等能量又以三種形式顯現，即靈性能量、生物體能量和假象能量。靈性能量又稱形象能量或內在能量，祂顯現了無憂星、哥樓卡和巴佳等等聖地。假象能量又稱外在能量。所有俗世或了無生氣的物質創造都由這種能量顯現。祂所擴展的雄偉壯麗展現為無數宇宙。生物體能量又稱邊際能量，無數生物體統統由之展現。這三種能量的庇蔭或居所都是主奎師那。

奎師那先天有種固有能量，稱為高等能量。這是由變化多端的喜樂逍遙時光，以及有增無減的多種喜樂組成。雖然這種能量的影響範圍無遠乏界，但生物體只能察知其中的靈性能量、生物體能量和假象能量。

《韋陀經》多處描述到這種高等能量的三方面。

*parāsya çaktir vividhaiva çrüyate
svābhāviké jñāna-bala-kriya ca*

也見於《維施努宇宙古史》。

*viñëu çaktih parä proktä
kñetrajiäkhyä tathä parä
avidya karma samjiänyä
tâtéyâ çaktir iñyate*

「維施努的能量有三種 - 至尊 (para)、靈性 (ksetrajna) 和愚昧 (avidya)。維施努的高等能量名為靈性能量、靈性是知識能量而愚昧能量稱為假象能量。」

《梵歌》也有云：

*apareyam itas tvanyää pãakãtiã viddhi me parãm
jéva-bhütää mahãbãho yayedã dhãryate jagat*

(《博伽梵歌》 7.5)

「然而，這個有八部分 (土、水、火、空氣、以態、心意、智慧和假我)，了無生氣的物質自然是個低等自然。要知道，我有另一種生物體形式的高等能量，生物為了享樂，因他們的果報活動而接受了這個世界。」

奎師那的固有形象由永恆、全知和極樂組成。因此祂的形象能量顯現為三種形式。喜樂能量來自喜樂部分，存在來自永恆而認知能量來自全知。認知能量又稱知識能量。喜樂能量令奎師那喜悅 (ahladit)，故名喜樂。奎師那 - 極樂的化身 - 藉由這種能量品嚐快樂，奉獻者也能品嚐超然快樂。這種喜樂的精華是純粹愛意。純粹愛意是全由超然極樂情感組成的稀有現象，也是喜樂的體現。純粹愛意的濃縮精華稱為至高靈性極樂。這種至高靈性極樂的化身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這是一篇有關能量身分的摘要簡介。

e) 主奎師那是一切甜美甘露之洋 (akhila-rasa-sindhu)

絕對真理 - 非二元知識的化身，其實就是極樂情感 (超然甘露)。那些對極樂情感真理毫無體驗的人，甚至絲毫也覺悟不到非二元知識形象的絕對真理。

《泰提瑞亞 (Taittiréya) 奧義書》有云，

*raso vai saù
rasaà hy eväyã labdhvãnadé bhavati
ko hy evãnyat kaù präëyati
yad eña äkäça ânando na syät
eña hy evanandayati*

(《泰提瑞亞奧義書》 2.7.1)

「絕對真理其實就是極樂情感。得到那種極樂情感，生物體便得到喜樂。若那整合而完整的真象不是極樂情感形式的喜樂化身，那麼誰還能安然無恙，誰又會掙扎求存？祂獨自就賜予眾生快樂。」

在至尊人格首神，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之前，不同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已確立、傳揚和宏揚奉愛真理。然而，只有獲主采坦亞·瑪哈柏佈賜予能力的聖茹帕·哥斯瓦米，才進一步把奉愛真理發展為奉愛極樂情感。他在他的《奉愛的甘露》和《Ujjvala-nilamani》詳盡地描述了這個主題。他說那奉愛服務的種子以服務奎師那的傾向或愛好為形式(krsna-seva-vasana)，從信心逐漸發展至堅定不移、品味和依附。當它臻達靈性極樂境界時，則稱為永恆情感(sthayi-bhava)。當四種永恆情感，即扭捏不依的情感(vibhava)、九種徵兆(anubhava)、八種徵兆(sattvika)和三十三種內在情感(vyabhicari)，匯集成這種永恆情感的混合形式，那麼永恆情感形式的靈性極樂便轉變成令人回味和超凡驚人的狀態，名為奉愛的極樂情感。

掌管世俗極樂情感和純粹靈性極樂情感兩者的規則都是相同的。當永恆情感所及是關乎至尊主時，便有純粹靈性的奉愛極樂情感，相反，當永恆情感是關乎物質感官享樂時，便有微不足道的世俗極樂情感。當永恆情感所及是沒有差異的知識時，便有著無品質梵的極樂情感，當永恆情感是關乎瑜伽時，便有超靈極樂情感。信心臻達靈性極樂狀態之前，從扭捏不依之情等等成分性靈性極樂的混合體，努力追求極樂情感時，那便會出現不完整而零碎的極樂情感。世俗極樂情感是徹底受到否決而且毫無意義的。此處僅只評價靈性(paramarthika)的極樂情感。

永恆情感形式的靈性極樂是極樂情感的基礎。極樂情感來自它的四種結構性成分，即扭捏不依的情感、九種徵兆、八種徵兆和三十三種內在情感的結合。扭捏不依的情感有兩種，即支持(alambana)和激勵因素(uddipana)。支持也分為兩種：居所和對象。在靈性極樂情感之中，奎師那是極樂情感的唯一對象而崇拜者則是極樂情感的居所。崇拜對象及與之有關物品的品質稱為激勵因素。跳舞、唱歌、打呵欠、打呃等等，都是心裡靈性極樂的表達形式，因此稱為九種徵兆。暈厥、流汗和毛髮直豎等等身體變化，稱為八種善良徵兆，因為它們顯現自善良。內在情感有三十三種，例如自貶、沮喪和謙遜等等。這一系列靈性極樂移向永恆情感之洋，並使之增加。它們因而稱為增強性靈性極樂(vyabhicari-bhava，vi是強化，abhi是朝著，cari是前往)。情懷有兩種，即主要的和次要的。五種主要情懷是中性(santa，被動式的愛慕)、僕人(dasya，僕役)、友誼(sakhya，朋友)、父母(vatsalya，雙親)和愛侶(madhurya，婚姻)。七個次要情懷是詼諧(hasya)、好奇(adbhuta)、憤

怒 (raudra)、俠義胸襟 (vira)、哀傷 (karuna)、恐怖 (bhayanaka) 和厭惡 (vibhatsa)。

聖茹帕·哥斯瓦米為奉愛賦予了嶄新而包羅萬有的定義。

*anyābhilāñitā çūnyā jñāna-kārmādy anāvātam
ānukūlyena kñāñānuçélanā bhaktir uttamā*

(《奉愛的甘露》，Pūrva-vibhāga 1.1.11)

「培養專為主奎師那樂趣的活動，換言之，即以身體、心意和言語悉力以赴，並透過各種各樣靈性情感的表達，為奎師那履行長流不息的服務洪流，這些靈性情感不被知識（以非人格解脫為目標的知識）和果報活動（追尋報酬的活動）所覆蓋，除了渴求令主奎師那快樂之外，全無其他欲望，謂之純粹奉愛服務 (uttama-bhakti)。」

履行上述的奉愛修習，便會復甦靈性極樂。當靈性極樂越加濃厚時，便稱為純粹愛意。當那種純粹愛意漸趨成熟而更為濃厚時，便稱為情感 (sneha)、妒怒 (mana)、由愛而生的自負 (pranaya)、自發愛意 (raga)、歷久彌新的愛 (anuraga)、靈性極樂 (bhava) 和至高靈性極樂 (maha-bhava)。奎師那也有五種生自五種奉獻者的靈性極樂：中性、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情懷。其中以愛侶情懷最佳。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也有兩種 - 夾雜敬畏的 (aisvarya-misrita)，以及絕對 (kevala) 或純粹愛意 (suddha prema)。

視奎師那為具有六種富裕的至尊主，自己卻貧困、低下而微不足道的那種純粹愛意，稱為夾雜敬畏的（夾雜著奎師那的富裕的這種知識）。我們在物質世界所見的純粹愛意，主要都是這種不能控制至尊主的混集式純粹愛意。絕對或純粹愛意就是視奎師那為兒子、朋友或情人的那種純粹情感，確切像是親密的世俗關係那樣。

奎師那僅受這種絕對純粹愛意控制。雅淑姐媽媽斥責奎師那，並以這種純粹的父母情懷把祂綁起來。奎師那的朋友處於他們純粹的朋友情懷之中，騎上祂的肩上。迷人的巴佳牧牛姑娘視奎師那為她們的摯愛，當她們斥責祂時，她們的責備之詞對主奎師那而言，甚至比必恭必敬的韋陀讚歌 (veda-stuti) 更加珍貴。巴佳王之子夏瑪遜達爾若沒有下凡到這個世界，朋友、父母和愛侶這三種高級情懷的題材便會無跡可尋，物質世界也會一直喪失這些靈性極樂。明確而言，主奎師那若沒有仁慈地顯現祂那種用愛來風靡世界的牧牛童逍遙時光，那將甚至沒有人能覺悟到，至尊主就是愛侶情懷的對象。

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中，巴佳逍遙時光是林林總總中最好的，因為在這種逍遙時光中，關乎情懷題材的眾生最高福祉，清晰可見。邏輯學家和世俗道學家無法觸及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榮耀。巴佳逍遙時光全是由極樂情感組成的，而那些能夠在他們心裡協調這種逍遙時光的人極其幸運。只有那些品嚐過巴佳逍遙時光之甜美的幸運奉獻者，才能認識祂的甜美之處。以邏輯想法、道德、知識、瑜伽、宗教或反宗教，是不可能進入這個主題的。

主奎師那是極樂情感的化身，也是至尊梵。與此同時，祂至尊地精於品嚐愛的甘露(rasika)。因此，雖然祂獨一無二，但是為了品嚐極樂情感，祂以祂一己不可思議能量的影響力，永恆地處於四個本然形象。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Bhagavat-sandarbha》(Anuccheda 16.16)，描述了這四個本然形象。

ekam eva paramaà tattvaà svābhāvika-acintya çaktyä sarvadaiva svarupa-tad rūpa-vaibhava-jéva-pradhanarūpeëa caturddhāvatiñöhate, süryāntara-maëòalasthita-teja éva maëòala tad vahirgata tad raçmi-tat praticchavi-rūpeëa

「絕對真理獨一無二。祂具備祂不可思議的本然能量。祂借助那種能量而永恆顯現為四個形象：祂的原始形象(svarupa)；祂人格性的雄偉壯麗，那包括了祂的居所、永恆同遊和主拿茹央那等等擴展(tad-rupa-vaibhava)；生物體以及三種物質自然形態(pradhana)的不展現狀態。在某程度上，有些簡單例子能說明這點。這四種特質分別可以比作處於太陽星宿內部的光芒；太陽星球；太陽星球綻放的陽光；以及位於遠處的反映。」

偉大聖人在《聖典博伽瓦譚》等等描述《韋陀經》精髓要旨的經典，對奎師那那之內的純粹極樂情感作出研究。以薩拿卡·庫瑪茹為首的查圖珊(四庫瑪茹兄弟)、施瓦、維亞薩和拿茹達等等偉大聖人，在他們各自的典籍裡描述了他們在神定境界中覺悟到的，奎師那超自然逍遙時光裡的極樂情感。然而，只有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在地球表面，顯現過主奎師那這種滿載甘露的極樂情感。在祂之前，以到今天，一直都沒有人能夠這樣做。因此，聖帕爾波達南達·薩茹斯瓦提相當恰當地說明：

premanāmbhūtārthau çravaëapathagatau kasya nāmnā mahimnau

ko vettā kasya vāndāvanavipinamahā madhuriñu praveçau ko vä jänāti rādhā paramarasa camatkāramadhuryasēmam ekaç caitanya candrau parama karuëayā sarvamāviçcakā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130)

「兄弟啊，有誰甚至聽過生命終極目標 (parama-purusartha) 的名字，是名為純粹愛意？誰知道主哈瑞聖名的榮耀？誰體會到聖溫達文令人驚嘆的甜美？誰甚至又認識到，超然能量 (para-sakti) 作為至尊驚人的愛侶情懷之巔，就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只有最仁慈的主采坦亞粲鐸 (Sri Caitanyacandra)，出於對生物體的憐憫而揭示了這一切真理。」

f) 生物體是與主哈瑞分開的本體

韋陀經典稱微靈為至尊主的分開部分 (vibhinnamsa)。因此，生物體在結構上是奎師那的僕人。我們說過，那位獨一無二的高等能量或形象能量展現成三種形式：靈性能量、生物體能量和假象能量。永恆、全知、極樂的絕對真理 - 主奎師那 - 完整地具備六種富裕，當祂只有祂的生物體能量時，祂的擴展便稱為分開的生物體。又或者，當永恆、全知、極樂的至尊主擁有祂的形象能量等等所有能量時，祂的擴展便稱為受制者 (svamsa)。原則上，主奎師那和祂的受制者，例如主巴拉兌瓦、靈性穹蒼之主 (Paravyomapati) 拿茹央那，主茹阿瑪、主尼星哈和其他化身等等，兩者之間沒有差別。只有當我們思索能量和極樂情感的顯現程度時，我們才能理解，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是至尊真理的最終極限，敬畏和甜美的頂點，也是化身之源 (avatari⁴) 或部分擴展之源 (amsi⁴)。祂的化身如主茹阿瑪、尼星哈、巴拉兌瓦、以及靈性穹蒼之主拿茹央那等等，稱為祂的全權擴展 (vaibhava prakasa)。這全是至尊主本體及假象的主人。然而，這說不上與微靈有關。生物體是至尊主的生物體能量或邊際能量的轉變體。

經典描述至尊主是整合的 (akhanda)、不變的 (avikari) 和不轉變的 (parinamarahita)。生物體若是至尊主的直接擴展，那麼至尊主將必須是可以轉變或易變不定的。但是至尊梵不可能是易變或無常的。經典認同生物體為至尊梵能量的轉變體。由於梵和祂的能量沒有區別，生物體因而稱為梵的部分擴展，就像《梵歌》所述的一樣，*mamaivāṅgo jéva-loke jéva-bhūta sanātanaù* (《博伽梵歌》15.7)。然而，評估過各種各樣的經典證據後，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追隨者宣告，生物體是能量的轉變體。

有時看見某顆特別寶石或擅長唸誦某個特別曼陀的人，可以顯現眾多其他物質，縱然寶石或認識曼陀的人他們自己維持不變。因為物質藉由他們的能量顯現。至尊梵，主奎師那的靈性能量也同樣顯現了無數的無憂星星宿、哥樓卡·溫達文等等超然居所，及祂們所有的靈性附屬品；生物體或邊際能量顯現了無限生物體；假象能量則顯現了無數世俗宇宙。梵卻始終維持不變，整合而純

粹。生物體是梵的能量的部分擴展 (amsa) ，而不是梵直接的部分擴展。他因此稱為分開的擴展 (vibhinnamsa) 。《Sri Narada-pancaratras》有云，*yattaöasthaà tu cidrüpaa svasaàvedyädvinirgatam*：作為意識知覺的粒子及靈性能量的衍生物，生物體是邊際的 (tatastha) 。

聖基瓦·哥斯瓦米進一步闡明邊際能量，說：

*taöasthatvaica mäyāçaktyatétatvät asyāvidya
parābhavādirūpeēa doñeēa paramātmano lepābhāvācca
ubhayakoöāvapraviñöestasya tac chaktitve satyapi
paramātmanas tal lepābhāvaç ca yathā kvacidekadeçasthe
raçmau chāyayā tiraskāte'pi süryasyätiraskārastadvat
(《Paramātma-sandarbhā》 37 saikhyā)*

要旨就是，名為邊際的生物體能量與假象能量不同；因此不歸類為假象。然而，生物體被愚昧控制，因此不能與恆常保持不受愚昧污染的超靈處於同一層面。雖然愚昧的影子就是超靈的能量，它卻沒有觸及超靈，就像雲朵擋住陽光照射在某個地區時，太陽本身卻不會受到履蓋。《巴哈達認亞卡 (Bāhadāraēyaka) 奧義書》(4.3.9) 也有這樣記載。

*tasya vä etasya puruñasya dve eva sthāne
bhavata idam ca paralokasthān
aica sandhyaā
tātēyaā svapnasthānam tasmin sandhye sthāne tiñöhannete
ubhe
sthāne paçyatēdaica paralokasthānaica*

「人類生物體 (jiva-purusa) 有兩個位置，即了無生氣的物質世界和他應該詢探的靈性世界。生物體處於第三個位置，那是邊際的 (svapnasthana) ，並位於這兩者之間的匯合處。處於兩界匯合之處，他看見死物世界 (jada-visva) 和靈性世界 (cid-visva) 兩者。」

全體生物體從邊際能量顯現。雖然他們來自至尊主，他們仍然是個別存在的個別實體。生物體比作陽光的微粒或火花。《巴哈達認亞卡奧義書》清楚記載了這點。

*yathāgneù kñudrā visphulingā vyuccaranti
evameväsmādātmanau sarväēi bhütāni vyuccaranti
(《巴哈達認亞卡奧義書》 2.1.20)*

「正如火花來自火焰，全體生物體同樣也顯現自萬物之靈 (sarvatma) 主奎師那。」

從這點清楚可見，由於生物體是具有極微意識知覺的粒子和分開的本體，因此他從屬於原始靈魂 - 主奎師那。由於他們的邊際本質，他們因而符合假象世界 (maya-jagat) 或靈性世界 (cit-jagat)。位於靈性世界和死物世界之間的邊界線上，他們若是望向靈性世界，瑜伽瑪亞 (yogamaya, 假象) 的能量便授權他們，讓他們在靈性世界服務至尊主。然而，他們若望向虛幻的假象世界 (mayika jagat)，心中便萌生享受假象世界之念。那麼，他們便背離靈性太陽 - 主奎師那，而受到假象吸引。在附近伺候的假象，就立即給予他們用以爭取享樂的粗糙身體，並把他們扔到物質存在的生死洪流。

生物體違反奎師那的狀況邈不可考，沒有開始 (anadi)。奎師那至尊的悲天憫人，生物體這種令人不悅的狀態不是祂的過錯，由於祂非常愛玩，祂賜予生物體一塊以獨立為形式的聖石，祂也從不干預他們的獨立性。生物體誤用了神賜給他們的獨立性而形成他們一己的不端行徑，從而導致生物體不可取的狀態。

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有云，

*jévera 'svarupa' haya kãñëera 'nitya-däsa'
kãñëera 'taöasthä-çakti' bhedabheda prakäça'
süryääçu-kiraëa, jaiche agni jälä ca ya
sväbhävika kãñëera tina prakära 'çakti' hay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0.108-109)

「奎師那的本然能量有三種。生物體是奎師那的邊際能量。生物體與奎師那的關係，就是與祂同時相異而無別的展現。若把奎師那比作太陽，生物體就像祂光芒中的微粒。」

《聖典博伽瓦譚》也有云：

*bhayaà dvitéyäbhinuveçataù syäd
éçäd apetasya viparyayo' småtiù
tan mäyayäto budha äbhajet taà
bhaktyaikayeçaa guru devatätmä*

(《聖典博伽瓦譚》 11.2.37)

「由於受假象控制，違反至尊主的生物體因而忘記了他一己的固有本性。這種遺忘令他全神貫注於物質身體及與身體有關的一切，並產生了某種錯誤而顛倒的認同，因而發展出他是物質身體的概念：『我是神 (devata)，我是人。』在這種身體認同的情況下便諸多恐懼，例如老年、疾病和死亡。因此

認識真理的人應該視他們一己的靈性導師是至尊控制者 (isvara, 他們的主人), 他與至尊主無異, 而祂非常鍾愛他。然後, 他們應該藉由純粹無瑕的奉愛服務 (ananya-bhakti), 對他們的靈性導師履行專心致志的靈修。」

絕對一元論者 (Kevaladvaita-vadis) 說: 「微靈和超靈是超自然的 (abhinna); 他們之間全無差別。當梵在受條件限制的狀態中被愚昧覆蓋時, 便稱為生物體。生物體和世界不是實際存在的, brahma satyaà jaganmithyā jévo brahmaiva näparaù。」然而, 這個一元論結論全屬虛構, 既違反經典又全面大錯特錯, 因為《神訓經》描述至尊梵是完全、無瑕、整合的, 並由永恆、知識和極樂組成, 反而描述生物體是全能的能量擁有者 - 至尊梵或至尊主 - 微小而有知覺的擴展部分。至尊梵獨一無二, 但生物體卻多不勝數。

*bälägra çata bhägasya çatadhä kalpitasya ca
bhägo jévaù sa vijïeyaù sa cänantyäya kalpate*
(斯瓦塔斯瓦塔茹 (çvetäçvatara) 《奧義書》5.9)

「雖然靈魂處於了無生氣的物質身體, 他卻是個精微的超然原則。若把一條頭髮的尖端分成一百份, 再把其中一份分成一百份, 那麼, 那些部分會是多麼微小, 靈魂比那部分甚至更微小。雖然靈魂如斯微小, 他卻是靈性實體 (aprakṛta vastu), 他也適合於追求解脫的宗教 (anantya dharma)。」(Ant意謂「擺脫死亡」, 而anantya意謂解脫)。

aëurhyeña ätmäyaà vä ete sinétaù puëyaà cäpuëyaica
(Gaupavan çruti-väkya引用《瑪德瓦論 (Madhva bhäñya)》
對《終極韋陀》2.3.18的注釋)

「靈魂的大小有如原子 (非常微小)。太陽、虔誠等等, 都可以托庇於他。」

《穆達卡 (Mundaka) 奧義書》也有云, *eño' ëurätmä setasä veditavyo*: 「這個靈魂的大小有如原子 (非常微小)。」

《博伽梵歌》(7.5) 有云。

*apareyam itas tvanyäà prakâtià viddhi me paräm
jéva bhütäà mahäbäho yayedaà dhäryate jagat*

「唏, 強大的武裝者 (Mahabaho)! 假象能量是我的低等 (apara) 能量。除此之外, 我還有聖靈 (jiva-bhuta), 即我那以生物體能量為形式的高等 (para) 能量, 你應該知道, 祂維繫了這整個創造。」

奎師那自然地以「我 (aham)」這個稱號自稱，又說生物體的結構是純粹靈性的，而生物體是來自超靈那不可思議的能量。由於生物體從邊際能量顯現，因此他的職務也總是邊際性的。與此同時，由於他非常微小，因此自然容易受到假象控制。因此他與超靈既非完全不同，又非完全無別。生物體受假象控制，至尊控制者則是假象的主人。韋陀教導的敘述清楚顯示，生物體是個永恆原則，與至尊控制者截然不同。因此，《神訓經》確立了生物體與至尊控制者同時並存的差異和差別。絕對一元論不是遵循韋陀經典的 (avaidika)。

生物體具有微量知覺 (anu-caitanya)，也賦有知識這種品質。他有「我」的自我定位，他也是個享樂者、思考者和有智慧的實體。生物體的永恆形象獨一無二。這個永恆形象極為精微。正如當粗糙身體的肢體如雙手、雙腳、鼻子和眼睛等等，每種都各如其位時，就會出現美麗的形象，同樣，由靈性能量 (cit-kana) 粒子組成的身體裡，也有一個全由微小靈性肢體和身體部分組成的，美麗絕倫的微小靈性形象。這個形象是生物體永恆的固有形象。

當生物體受假象制約時，他的永恆身體就被粗糙和精微的物質身體覆蓋。生物體受假象控制 (mayavasa) 這個說法，不是假象宗哲學 (mayavada)。按照假象宗之言，生物體是受假象裹封或反映的短暫原則。然而，當我們說生物體「受假象控制」時，顯然易見，具有意識知覺的微小生物體因其渺小本性，而易被假象擊敗。假象是低等能量而生物體是高等能量。假象的功能是虛假認同 (ahankara) 了無生氣的事物。生物體是凌駕於假象的超然實體。即使當生物體擺脫假象時，他作為個體生物體的品質也完好無缺。

假象宗是個謬誤。根據這種哲學，梵是非二元、純粹、整合而不受污染的。我們若為了辯論而接受這種結論，那麼，被覆蓋或反映的是什麼？梵怎可能被反映或覆蓋？誰見證此事？什麼地方被反映？除了梵之外，什麼時候還有其他實體？當我們這樣檢視假象宗的概念時，我們看見這全是無稽之言。當哲學家牽強附會，自圓其說，以支持己見和派系性的教義時，神諭曼陀的證據便沒有用場。

韋陀經的一貫意見是，同時而不可思議之差異和無別的固有原則，既真實永恆，又有意義。由於與至尊控制者不同類，生物體因而是分開的本體，而他顯現自奎師那的邊際能量。生物體是純粹實體，天性遵循奎師那而從事他的固有活動。這是對生物體固有特性的真實理解。

g) 細想因其邊際本性，

在受條件限制的情況下，受假象影響的生物體

在結構上，生物體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但當他因其邊際本性而誤用他一己先天的獨立性 (tatastha-dharma) 時，他便反對奎師那。屆時，他純粹的固有形象便會被假象所賜的粗糙和精微身體覆蓋，他也認同自己是這些粗糙和精微物質身體。然後他便投生於各種各樣的生命物種中，在物質存在的循環中歷盡苦樂，有時在天堂星宿，有時則在地獄區域。他不斷受盡三種苦煎熬：源自身心之苦 (adhyatmika, 自身苦)、那些源自其他生物之苦 (adhidaivika, 他身苦) 和那些源自自然環境之苦 (adhibhautika, 自然界之苦)。他這樣在整個物質世界一直流連。若他因好運而得與精通真理知識的純粹偉大奉獻者為伴，生物體便藉由他的訓示而愚昧盡除。得到奎師那的奉愛，他便有資格服務奎師那。

*'nitya-baddha'-kãñëa haite nitya-bahirmukha
'nitya-saàsära', bhuije narakädi duukha
sei doñe mäyä-piçäcé daëòa kare täre
ädhyätmikädi täpa-traya täre järi' märe
käma-krodhera däsa haiä tära läthi khäya
bhramite bhramite yadi sadhu-vaidya päya
tära upadeça-mantre piçäcé paläya
kãñëa-bhakti päya, tabe kãñëa-nikaöe jäy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2-15)

「在結構上，生物體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但當他因其邊際本性而誤用他先天的獨立性時，他便反對奎師那，並在這個物質存在嘗盡苦樂，上至天堂，下至地獄。由於生物體反對奎師那之過，假象女巫便以粗糙和精微身體的覆蓋綁起他，向他施罰，以自身苦、他身苦和自然界之苦等等三重苦來燒灼他。生物體受制於慾望、憤怒等等六個敵人，不斷遭到假象女巫毒打；這是生物體的頑疾。當他繼續在物質存在中高高低低地徘徊時，他或會憑藉好運而找到一位聖人形象的良醫。屆時，假象女神便會因聖人訓示的影響力，丟下生物體而逃之夭夭。這就像女巫放棄她對某個男人的影響力，逃離驅魔師的曼陀。只有擺脫假象的生物體才能臻達奎師那的奉愛，及有資格接近奎師那。」

受假象束縛的生物體，受制於他一己果報行為的印象 (samskara)、形態及透過「我」和「我的」等等概念所表達的身體認同。他因此要投生於各種各樣的生命物種。當他這樣繼續流離浪蕩時，他或會得到神聖的聯誼，並藉由那種影響而發展出信心。當他透過他的服務傾向認識奎師那時，便從假象的所有束縛中永久獲釋。在哥樓卡·溫達文，主巴拉兌瓦·帕佈顯現了無數生物體為永

恆同遊 (niyta-parsada) ，服務溫達文的碧哈瑞．主奎師那。瑪哈山卡薩拿 (Maha-Sankarsana) 在靈性穹蒼無憂星顯現了無數永恆同遊靈魂，服務無憂星之主，拿茹央那。處於一己的永恆固有形象，他們恆常專注地服務他們的崇拜神明。得到了靈性能量的力量，他們恆常傾向於他們的崇拜對象，也恆常堅定不移。他們與了無生氣的假象毫無關係，甚至不知道有種能量名為假象。純粹愛意獨自就是他們的生命。他們甚至絲毫也沒有意識到生、死、恐懼和悲哀之意味。

原因之洋大維施努位於靈性世界和假象世界之間的威茹佳 (Viraja)。當祂瞥向假象，微小而有意識知覺的生物體，便顯現為祂瞥視所綻放的光芒。由於這些生物體位於假象附近，他們注意到假象的奇妙本質。他們具備之前提過的，一般生物體的所有特性。由於他們天生極為微小或微不足道，也由於其邊際傾向，他們有時凝視靈性世界，有時又望向假象世界。在邊際狀態的生物體極其薄弱乏力，因為那時他們還沒有因服務對象 (sevya-vastu) 的恩慈，獲得靈性力量 (cid-bala)。在這無數生物體中，那些被感官享樂沖昏頭腦，想要享受假象的便會受制於假象。相反，那些沉思服務對象的生物體，便會藉由服務對象的恩慈而獲得靈性能量的力量，前往超然居所。

假象是奎師那用以創造俗世宇宙的能量。然後祂就讓假象能量淨化反對奉愛的生物體。假象有兩種功能，即愚昧和能量。愚昧功能與生物體有關而能量功能以了無生氣的物質 (jada) 為特點。生物體履行果報活動的欲望產生自愚昧，而整個死氣沉沉的宇宙源於能量。知識和愚昧是假象與生物體有關的兩個更深遠層面。生物體的束縛來自愚昧的功能，他的解脫則來自知識功能。當作出冒犯的生物體傾向於奎師那時，知識功能便開始在他心裡產生作用。然而，當他處處作對時，愚昧功能便開始產生作用。

h) 在解脫狀態的生物體擺脫了假象

即使生物體自邈不可及之時，已一直受制於果報工作欲望的枷鎖，但他作為奎師那僕人的先天固有本質卻沒有受到破壞。這種本質肯定不知怎地繼續存在，只要它有機可乘，便會再次顯現，開始揭示它自己的身分。這種機會正是聖人聯誼 (sadhu-sanga)。

yasya deve par haktir yasya deve parābhaktir yathā deve
tathā gurau
tasyaite kathitā hyarthāṁ prakāṣante mahātmanāṁ
(《斯瓦塔斯瓦塔茹奧義書》 6.23)

「《韋陀經》的真義在那些對奎師那有絕對奉愛的偉大靈魂心內展現，即是說，那些對奎師那有信心，對靈性導師和聖人也有同樣信心，因而具備純粹奉愛資格的人。」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也有云，

*saàsāra brahmite kona bhāgye keha tare
nadēra pravāhe yena kãñōha lāge tēre
kona bhāgye kāro saàsāra kñayonmukha haya
sadhu-saige kare kãñēe rati upajaya
'sadhu-saiga', 'sadhu-saiga'— sarva-çāstre kaya
lava-mātra sadhu-saige sarva-siddhi haya
'kãñēa, tomāra haia' yadi bale eka-bāra
māyā-bandha haite kãñēa tāre kare pā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43.45.54.33)

「當生物體反對奎師那時，他會被物質存在的生死洪流捲走。他漫無目的地在八百四十萬個生命物種中徘徊，飽受三重苦煎熬。要從這道洪流中獲救，極其困難。然而，就像在河中急流漂浮的木頭，或會因好運而被沖到岸上，生物體同樣或會因齊天洪福而獲得聖人聯誼的庇蔭，從物質存在洪流中獲釋，再次穩處於他一己的固有位置，作為奎師那的僕人。」

「憑藉好運而快要從物質存在中獲釋的人有個徵兆。就是他與聖人為伴，他對奎師那蓮花足愛意盈盈的依附因而復甦。正因如此，聖人聯誼的榮耀之描述，在所有經典比比皆是。經典說明，得與聖人聯誼片刻，也絕不輕易。任何生物體若感痛不欲生而衷心向奎師那祈禱，即使僅是呼喚一次：『奎師那啊！我是你的。』，那麼奎師那便會賜他聖人聯誼，讓他跨越假象的羈絆。」

「當某人的物質存在因齊天洪福正要完結時，他便會與聖人聯誼。這種好運 (bhagya) 是什麼？我們應該好好理解這點。生物體的好運只是他過往活動的成果 (karma)。果報活動有兩種：追求物質得益的 (arthika) 和追求靈性得益的 (paramarthika)。物質得益的好運源於物質得益的果報活動，靈性得益的好運則源於靈性得益的果報活動。服務聖人、至尊主及祂的聖名等等為了獲得靈性財富 (paramartha) 而履行的活動，全是追求靈性得益的。不管生物體會做什麼，若他履行追求靈性得益的活動，這所有活動便在他心內形成一種以渴求奉愛為形式的印象 (samskara)。當這種印象得到良好滋養時，便稱為好運 (saubhagya)，這種好運的影響力使生物體的物質欲望開始逐漸減弱。有關物質存在的欲望大幅減少，好運的印象又獲充分滋養時，便會出現對聖人聯誼的信心。這同一種信心輕易令聖人聯誼一再出現，那正是臻達完全完美的原因。」

因此，結論就是，那種好運是生生世世累積善行的成果，這種好運復甦後，便發展出對聖人聯誼的情感。然後，信心又一次以靈修活動、不要得惡習和欲望的消除、堅定不移、品味和依附等等形式循序漸進的發展，之後便會出現對奎師那的靈性極樂。鴻運當頭的生命是以滿懷信心的生命為特點。因此，信心和聖人聯誼稱為所有吉祥之源。《巴漢-拿茹迪亞 (Bāhan-Nāradéya) 宇宙古史》確認了這點。

*bhaktis tu bhagavad-bhakta saigena parijāyate
sat-sanga prāpyate puābhiù sukātaiù pūrva saicitaiù*
(《巴漢-拿茹迪亞宇宙古史》 4.33)

「奉愛因至尊主純粹奉獻者的聯誼而顯現。這種聖人聯誼是由以往千生百世累積的善行所致。」

《聖典博伽瓦譚》也有云，

*bhavāpavargo bhramato yadā bhavēj janasya tarhyacyuta
satsamāgamaù*
*satsangamo yarhi tadaiva sadgatau parāvareṣe tvayi jāyate
ratiù*
(《聖典博伽瓦譚》 10.51.53)

「唏，可靠無誤者 (Acyuta)！屹立不倒者啊！生物體自邈不可考之時，已徘徊於生死輪迴之中。當他們從那輪迴中獲釋的時刻臨近時，便獲得聖人聯誼。在生物體獲得真正聯誼的那刻，他的智慧便緊附於你，即所有原因和活動的至尊庇蔭和控制者。」

*satam prasaëgān mama vérya-samvido
bhavanti hāt-karēa rasāyanāù kathāù
taj joñāëädaçvapavarga vartmani
çraddhā ratir bhaktir anukramiñyati*
(《聖典博伽瓦譚》 3.25.25)

「在聖人聯誼之中，我所說的或有關我的命題 (katha) 是我勇氣過人之舉的真正知識之原，祂們也都賞心悅耳。服務這些命題，從愚昧獲釋的成果便迅速出現，先以信心的形式，繼而是靈性極樂，最後是純愛奉愛的復甦。」

當人擺脫物質存在時，極有必要培養奉愛以臻達至尊主。《奧義書》等等經典有云，只有對至尊主純粹無瑕的奉愛，才能把生物體拉近至尊主，得以覲見祂，並永恆為祂服務。至尊主僅受奉愛控制。

*bhaktir evainaaḥ nayati bhaktir evainaaḥ darçayati
bhakti vaçaù puruṇo bhaktir eva bhüyasé*

(《瑪德瓦論》對《終極韋陀》 3.3.53的評注
所引用的Mäthara çruti vacan)

Bhakty ähaà ekayä grähyaà (《聖典博伽瓦譚》11.14.23)。這樣的說話為此作證。然而，缺乏真正的聯誼，也不能獲得這種奉愛。當人與奉獻者聯誼而培養奉愛時，先是復甦靈性修習的奉愛，然後是滿載靈性極樂的奉愛，最後就是純愛奉愛。當生物體臻達純愛奉愛後，他的生命便功德圓滿。完全脫離假象後，他便臻達奎師那純愛形式的第五個人生目標。

從假象解脫出來的生物體有兩種。永恆解脫的 (*nitya-mukta*) 生物體是那些從不受制於假象的。受條件限制的解脫生物體是那些起初受制於假象，後來藉由修習和靈修而得到解脫的。永恆解脫的生物體也有兩類：欣賞主的富裕特質 (*aisvarya-gata*) 的永恆解脫生物體，以及欣賞主的甜美特質 (*madhurya-gata*) 的永恆解脫生物體。嘎努達 (*Garuda*) 等等欣賞主富裕特質的永恆解脫生物體，是無憂星之主 - 拿茹央那 - 的同遊，他們是位於靈性穹蒼的穆拉-珊卡爾薩拿 (*Mula-Sankarsana*) 所綻放光芒的粒子。欣賞主甜美特質的永恆解脫生物體是哥樓卡·溫達文之王 - 主奎師那 - 的同遊，他們顯現自哥樓卡·溫達文的巴拉兌瓦。

受條件限制的解脫生物體有三類，即欣賞梵光的 (*brahmajyoti-gata*)、欣賞富裕的和欣賞甜美的。那些以人梵合一為目標而履行修習的生物體，會進入梵光 (*brahma-sayujya*) 而陷入萬劫不復之境。那些基於對富裕的喜愛而修習的，會與無憂星的同遊居於同一星宿 (*salokya*)。而那些滿懷甜美愛意而修習的人，從假象獲釋後，便能在永恆溫達文那樣的聖地，品嚐從純愛服務之樂所獲的極樂情感。

務必知道一個特別結論，就是甜美的極樂情感有兩方面，即甜美 (*madhurya*) 和慈悲 (*audarya*)。以甜美為主導時，主奎師那的形象便輝煌展現。以慈悲為主導時，主高認格閃耀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感和身體光芒的形象，壯麗地佔盡優勢。穆拉-溫達文有兩部分：奎師那之地 (*Krsna-pitha*) 和高茹阿之地 (*Gaura-pitha*)。在奎師那之地，奎師那的隨員 (*gana*) 是那些永恆完美及永恆解脫的同遊，他們已經獲得以甜美為主導的，愛意盈盈的狂喜極樂 (*audarya-bhava*)。在高茹阿之地，永恆完美及永恆解脫的同遊體驗到以慈悲為主導的甜美。

有些同遊因其靈性形象的傾向而同時出現於兩個地點。其他人則以單一形象出現在單一地點，沒有出現在其他地點。那些在修習時專一地崇拜高茹阿的人，在完美時便僅在高茹阿之地服務。那些在修習時專一地崇拜奎師那的人，在完美時便僅在奎師那之地服務。而那些在修習時崇拜奎師那和高茹阿兩個形象的人，在完美時便同時出現在兩個地點。這是高茹阿和奎師那不可思議的差別和無異之至尊祕密。

i) 不可思議的差別和無異之意識形態

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真理是存在於 (a) 不可思議而無窮強大的絕對真理，(b) 祂的能量和 (c) 絕對真理能量轉變所產生的整體實體之間，同時同一而異，不可思議的關係。由於這項原則只能藉由超然之音通達，故稱不可思議 (acintya)。雖然我們若透過靈師師徒傳系來接受經典之言，便能對此有所認識，但卻無法以邏輯、論證和生物體微不足道的思考力，通達這項原則。人類的智慧和理解力，無法想像同時又同樣地同一而異的狀態。雖然如此，由於經典那樣描述，因此我們定必要接受這項真理是真實而永恆的。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在聖普瑞聖地對薩瓦包瑪·巴塔師，對絕對一元論的聖帕爾卡薩南達·薩茹斯瓦提，特別是當祂在卡斯教導聖薩拿坦·哥斯瓦米時，闡述了這項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真理的教導。

聖薩拿坦·哥斯瓦米也在他的《Bṛhad-bhagavatāmṛta》(2.2.186) 和《Vaiṣṇava-tosani》，確立了這項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真理，而聖茹帕·哥斯瓦米在《Laghu-bhagavatāmṛta》，聖基瓦·哥斯瓦米在《Sat-sandarbhā》和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在《哥文達論》和《Bhāṣya-pīṭhaka》亦然。聖基瓦·哥斯瓦米基於《終極韋陀》、《奧義書》和《聖典博伽瓦譚》的證據，在他的論文《Sarva-samvādinī》精確地確立了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真理。他基於《聖典博伽瓦譚》(1.2.11) 的詩節，*vadanti tat tattva vidāḥ*，證明了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真理沒有三種差異：自身的差異 (svagat-bheda)、同類之間的相互差異 (sajatiya-bheda) 及與異類的差異 (vijatiya bheda)。

ekam eva paramāṅ tattvaṅ svābhāvīkācintyaṣaktyā sarvadaiva-svarūpa-tadrūpa-vaibhava-jīva-pradhana-rūpeṅ caturdhāvatinōhate, sūryāntara māḍalasthita teja iva, māḍala, tad vāhīrgata tad rasmi, tat praticchavirūpeṅ

「絕對真理獨一無二。祂以祂本然而不可思議的能量為飾物，祂藉此而鋒芒畢露地永存於四方面，即 (1) 祂的原形；(2) 祂的化身和擴展 (tadrūpa-vaibhava)；(3) 個體靈魂；和 (4) 物質能量。在某個程度上，我

們能以下列四個例子來說明絕對真理的這四方面：位於太陽星宿內部的光芒、太陽星球本身、太陽發出的光芒、及太陽反映在遠處的影像。」

絕對真理的原形只是祂永恆、全知、極樂的神像。祂的化身和擴展是祂的超然聖地、聖名、同遊及與祂行為舉止有關的種種隨身用品。個體靈魂多不勝數，歸類為永恆解脫的或永恆受條件限制的。「物質能量 (pradhana)」一字是指不展現的靈性物質自然，以及由之衍生的整個粗糙和精微而了無生氣的創造。有四種展示的永恆至尊真理之一體性既已確立，便可提出一個問題。至尊真理怎能協調永恆互相對立的活動？答案就是，生物體的智慧顯然是有限的；因此除了藉由至尊主不可思議能量的恩慈之外，他不可能理解至尊主真理。

聖基瓦·哥斯瓦米沒有把生物體和宇宙展示 (prakṛti) 歸類為本體。相反，他將之確立為能量而確立了絕對真理的非二元性。他接受具有能量的絕對真理是至尊梵。絕對真理完整地具備六種富裕和全能，若認為絕對真理缺乏能量或屬性，祂的整合性便就此喪失。梵是至尊真理，令祂自己和其他人崇高偉大的整體能量存於其中。由於永恆、全知、極樂的絕對真理獨一無二，祂的能量也 (a) 能令不可能變得可能 (aghatana-ghatana-patīyasi)；(b) 由永恆、全知、極樂組成；以及 (c) 獨一無二。這一種高等能量展現成三種形象 - 認知 (samvit)、存在 (sandhīni) 和喜樂 (hlādīni)。由於這種能量的活動，梵永恆地確立為具備形象和屬性的 (savīśesa)。梵的能量以兩種形式存在。當至尊主的能量處於至尊聖主的神像之內並與之合一，那就僅只顯現為沒有形狀的能量。當能量以能量的主宰神明形象 (adhīstātṛi) 顯現時，他們就顯現為至尊主的同遊，並提供其所有多樣化的服務；那便稱為化身。

高迪亞哲學認為，能量和能量擁有者一起是個密不可分的非二元絕對真理。僅是高迪亞哲學用「不可思議 (acintya)」一詞，來界定真理或祂能量的神聖性，祂的能量是超出我們物質感官的察知。我們在其他地方看不見有人提及這點。商羯羅師在他對「Visnu-sahasra-nama」的解釋，指至尊梵是不可思議的，施瑞達茹·斯瓦米在他對《主維施努宇宙古史》的評注裡，也用了「不可思議」一詞。然而，聖基瓦·哥斯瓦米對「不可思議」一詞的思維，別具特色。聖基瓦·哥斯瓦米指出，「不可思議」一詞解作「*mūlaka ṣrutārthāpatti jñāna gocara*」，即透過靈師師徒傳系所獲的經典之言，便能有所認識。我們以前已解釋過這點。

能量和能量擁有者，彼此不可能絕對不同或絕對無異。我們在《韋陀經》找到顯示差別和其他顯示無異的神諭曼陀；兩種曼陀都足以為證。正是獨一無二絕對真理的不可思議能量，達到同時同一而異的兼容性。若沒有托庇於身處

師徒傳系所獲授的經典證據原貌，人類智慧也無法理解這點。聖基瓦·哥斯瓦米因此接受了，僅是借助經典，始能理解這項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真理，否則它將保持不可思議。

其他人，例如宇宙古史的學者 (Pauranikas)、施瓦的崇拜者 (Saivas) 和數論哲學之師 (Bhaskaracarya) 等等，也贊成同一而異論，但他們的同一而異論是基於邏輯的，因此易於駁倒，又不一致。假象宗的絕對一元論在理論上實際也有些差異。然而，經典證據的試金石顯示，以難以形容，真真假假的一元論邏輯為藉口，接受假象的不存在，委實不對。因此絕對一元論是虛構而違反經典的。高塔瑪 (Gautama)、卡拿達 (Kanada)、佳米尼 (Jaimini)、卡皮臘 (Kapila) 和帕坦佳里 (Patanjali) 的教義也贊同差異主義 (Bhedavada)，但與韋陀結論卻不一致。

梭巴爾卡的教義接受本然的同一而異 (bhedabheda 或 dvaitadvaita)，但它也不完整。聖茹阿瑪努的限制性一元論 (visistadvaita-vada) 接受能量和能量擁有者之間的差別，因此可稱聖茹阿瑪努為另一種二元論 (dvaita-vada)。由於瑪德瓦師的二元論接受極端差異，因此在從屬真理和獨立真理 - 至尊控制者 - 之間，有著永恆差別。這種哲學有五種永恆、真實、源遠流長而沒有始端的差異；即 (1) 生物體和至尊控制者；(2) 生物體和生物體；(3) 至尊控制者和死物；(4) 生物體和死物；和 (5) 死物和死物之間。雖然情況如是，瑪德瓦師的教義也接受永恆、全知、極樂的永恆神像 [拿爾塔卡·高帕拉 (Nartaka Gopala)]。由於永恆、全知、極樂的神像是這項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必要基石，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因而接受了瑪德瓦師徒傳系。

歷代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闡述的哲學見解之間，由於他們其中的一些不足之處而有些技術性差別。師徒傳系僅是因為這些技術性的哲學差別而有不同。直接就是絕對真理的主采坦亞·瑪哈柏佈，藉由祂無所不知的能力，調補了這一切教義中的缺漏，從而使之完整。祂糾正及完成聖瑪德瓦對永恆、全知、極樂神像的意識形態，聖茹阿瑪努師的能量結論，聖維施努斯瓦米的純粹二元論結論和 *tadiya sarvasvatra*，以及梭巴爾卡二元論結論，賜予了不可思議同一而異那完全純粹、科學化和已覺悟的概念，恩澤普世眾生。

當我們評估《韋陀經》所有分支之言時，我們發現一項永恆真理需知。這項永恆真理就是，世界是真實的；它不是出於愚昧而構想的虛假實體。它是源於至尊主毫無阻撓的意願。它不是由生物體製造出來的。把真象歸於虛假之物稱為假象 (vivarta)。雖然世界易毀而不經久，但卻是真實的。它源自不可思議能量的擁有者 - 至尊控制者 - 的一瞥 (即僅是藉由意願)。假象在這種能量之中

沒有立錐之地。至尊主的假象名為低等能量，它按照至尊主的意願，創造了滿是動與不動實體，了無生氣的物質世界。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原則適用於整個宇宙。雖然宇宙是真實的，它卻不是永恆真象。神諭曼陀「*nityo nityānām*」(《卡塔(Katha)奧義書》2.23，《斯瓦塔斯瓦塔茹奧義書》6.10)證明了這個事實。

獨特的差異、獨特的無異論(abheda-vada)、純粹二元和限制性一元論，全都是在神訓經典某些地方所見的局限性或文脈性看法，它們同時又違反在其他地方所見的看法。但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教義是《韋陀經》所有分支裡，最完美完整的結論。這項見解是生物體那不證自明的信心之居所，它與經典論證也是一致。生物體的永恆關係不關乎這個了無生氣的世界。創造不是實體(vastu) - 至尊梵本人 - 的轉變體；那是至尊梵的能量之轉變體。這個粗糙和精微的宇宙，僅供生物體竭力享受感官享樂。

j) 細想純粹奉愛

我們已經提過，按照經典，奉愛是臻達至尊主的唯一方法。只有奉愛能把生物體帶到至尊主面前。只有奉愛能使生物體觀見到至尊主。只有奉愛能控制至尊主，即至尊人物。我們現在會對奉愛的固有本質，作關鍵性的評定。

大聖人珊迪亞(Maharsi Sandilya)確定奉愛定義時說，

sā parānuraktir éçvare

「對至尊控制者的超然依附就是奉愛。」 [《珊迪亞經(Sandilya-sutra)》1.2]

在《Narada-pañcarātra》，

*sarvopādhi vinirmuktaà tat paratvena nirmalam
hãñékeëa hãñékeça-sevanaà bhaktir ucyate*

(《奉愛的甘露》，Pürva-vibhāga 1.10,

《Narada-pañcarātra》)

「奉愛是以超然感官服務奎師那，即超然感官之主。這種奉愛沒有源於身心本性的障礙，全是為了奎師那的快樂悉力以赴。它也是純粹的；即是不受果報活動或追求非人格解脫知識的蔓藤所覆蓋。」

《聖典博伽瓦譚》這樣給奉愛下定義：

*mad-guna-çruti-mätreëa mayi sarva-guhäçaye
mano-gatir avicchinnä yathä gaigämbhaso 'mbudhau
lakñaëaà bhakti-yogasya nirgunasya hy udähätam
ahaituky avyavahitä yä bhaktiù puruñottame*

(《聖典博伽瓦譚》3.29.11-12)

「我是至尊享樂者，即居於眾生心中的主。凡對我有毫無動機又毫無障礙的自然愛意，僅是聽到我的品質，心意發展便似是連續不斷的油川一樣朝我而來，就像恆河源源不絕地奔流入海，那就稱為超然的奉愛服務 (nirguna bhakti-yoga)。」

雖然經典傳授了這樣的奉愛定義，至尊人格首神 - 主采坦亞 . 瑪哈柏佈 - 親愛的同遊，聖茹帕 . 哥斯瓦米結合了以前的所有奉愛定義，在他的《奉愛的甘露》傳授了一個美麗嶄新的定義，那是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生命和珍貴渴求：

*anyäbhiläñitä-çünyaà jñäna-karmädy-anävätam
änukülyena kãñëänu-çélanaà bhaktir uttamä*

(《奉愛的甘露》，Pürva-vibhāga 1.9)

「純粹奉愛 (uttama-bhakti) 是培養 (anusilana) 為奎師那所作的服務，那是以身體、心意和言語，並以萬事僅為奎師那的心緒而悉力以赴，它像長流不息的油川一樣，它除了取悅奎師那之外，再也沒有各種願望，它也不受果報活動和知識等等覆蓋。」

這個訓諭清晰地評定了奉愛的固有 (svarupa) 和邊際 (tatastha) 兩種特性。「至高奉愛」一詞的要旨是純粹奉愛。夾雜果報活動的奉愛和夾雜知識的奉愛都不純粹。夾雜果報活動奉愛的目標是物質享樂，而夾雜知識奉愛的目標是解脫。只有沒有渴求物質享受和解脫的奉愛，才謂之至高奉愛，這種奉愛就是臻達對至尊主純粹愛意的方法。

這種奉愛是什麼？我們會描述它的固有特性 (svarupa-laksana) 和它的邊際特性 (tatastha-laksana)。它的固有特性是以身體、心意和言語，為了奎師那的快樂悉力以赴，及培養愛意盈盈的情感。努力和靈性極樂 - 這兩者總是為了奎師那的快樂而一直保持活躍。當至尊主形象能量 (喜樂和認知之萃的功能) 的特殊功能，藉由主奎師那或祂奉獻者的恩慈，顯現為生物體形象時，奉愛的固有本質便會出現。

聖茹帕·哥斯瓦米描述過奉愛的兩種邊際特性。第一種是除了渴望服務奎師那之外，再也無欲無求。除了渴望提升一己的奉愛之外，其他各種欲望全是違反奉愛的，也都包括在物質欲望 (anyabhilasita) 之內。第二種邊際特性是它不受知識、果報活動等等覆蓋。生物體與梵合一的知識、斯瑪塔信眾為了物質私利，日常和偶然所履行的賦定職務、以及對至尊主毫無興趣的活動例如懺悔 (prayascitta)、無神論的數論哲學知識，枯燥的棄絕等等 - 全都違反奉愛。只當培養為了奎師那的快樂而履行的活動，沒有這兩種反向的邊際特性時，才謂之純粹奉愛。

通過循序漸進的靈性修習而臻達的奉愛，就是從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那裡接受啟迪和訓示後，在純粹奉獻者的指導下履行純粹奉愛的修習。聖茹帕·哥斯瓦米在《奉愛的甘露》，描述了奉愛的六種特殊特性：

*kleṣaghñé ṣubhadā mokṣa-laghutākāt sudurlabhā
sāndrananda-viṣeṇātmā çré kãñëäkarñiëé ca sā*

(《奉愛的甘露》，Pūrva-vibhāga 1.12)

「純粹奉愛有六種特性：(1) klesaghni，它消除各種痛苦；(2) subhada，它賜予整全的吉祥；(3) moksa-laghutakṛta，它令臻達解脫變得毫無意義；(4) sudurlabha，它極其稀有；(5) sandranananda-visesatma，它是濃縮喜樂的體現；(6) sri krsnakarsini，它吸引主奎師那。」

在循序漸進的奉愛服務初期，前兩種徵兆清晰可見 - 消除各種痛苦和賜予整全的吉祥。臻達解脫變得毫無意義和極其稀有也出現於靈性極樂階段，而在臻達目標 (sadhya，即純粹愛意) 的階段，除了前述的四種徵兆之外，還看到濃縮喜樂的體現和吸引主奎師那等等特性。

痛苦的 (klesa) 種類各有不同，例如罪惡、犯罪欲望、罪惡種子 (papa-bija)、虔誠活動，履行虔誠活動之願和虔誠活動種子 (punya-bija)。奉愛的第一個徵兆是這一切消滅殆盡。奉愛的第二個徵兆名為整全吉祥 (subhada)，包括了以下四種品質：奉愛使人人見人愛、憐愛眾生、也是所有好品質的居所；它也賜予純粹快樂。這前兩種徵兆都見於循序漸進的奉愛之中。

第三種特性是，奉愛甚至令臻達解脫也變得微不足道或毫無價值。純粹奉愛的第四個特性是難以臻達的這種品質；雖或疏離感官享樂，又或許已修習奉愛的支體部分多時，但也許仍然得不到奉愛。這另外兩種特性是滿載靈性極樂的奉愛之兆。

第五種特性是，奉愛是濃縮喜樂的體現，而第六是它吸引主奎師那。最後這兩種特性是純愛奉愛的徵兆。前四種徵兆也見於純愛奉愛的階段。純愛奉愛的第一階段稱為滿載靈性極樂的奉愛，而它的至高階段稱為純粹愛意。

聖茹帕．哥斯瓦米這樣描述循序漸進奉愛的定義。

*kāti-sādhyā bhavet sādhyā-bhāvā sā sādhanābhidhā
nitya-siddhasya bhāvasya prākaōyāà hādi sādhyatā*

(《奉愛的甘露》，Pūrva-vibhāga 2.2)

「通過循序漸進靈性修習而臻達的奉愛，是以目前的感官履行純粹奉愛，藉此臻達靈性極樂。臻達純粹愛意之法 (sādhyā-bhava) 的終極目標是永恆完美。即是說，它是個永恆確立的現象，但靈性修習是讓永恆完美顯現於心的方法。」

這種循序漸進的奉愛有兩種，規範性 (vaidhi) 和自發性 (raganuga)。履行規範性奉愛時，不是出於自然的情感和傾向而履行聆聽、唱誦和奉愛的支體部分；相反，只是由於經典戒律、出於對經典法則的懼怕而履行。經典為生物體賦定的職務名為規範守則 (vidhi)。當生物體出於對這種經典法則的懼怕而從事奉愛時，謂之規範性奉愛。

*yatra rāgānavāptatvāt pravrttir upajāyate
çāsanenaiva sastrasya sā vaidhi bhaktir ucyate*

(《奉愛的甘露》1.2.6)

「非因強烈渴望 (lobha) 而從事奉愛，反而是經典之命，謂之規範性奉愛。」

循序漸進的奉愛有很多支體部分，但《奉愛的甘露》特別描述了六十四個支體部分，始自托庇於靈性導師的蓮花足 (grur-padasraya)、接受婆羅門啟迪和訓示、服務靈性導師等等。那六十四個支體部分是自然而然地包括在《聖典博伽瓦譚》提及的九個主要支體部分內。這九個支體部分名為九重奉愛 (navadha-bhakti)，詳情如下：

*çravaēāà kērtanaā viñēōū smaraēāà pāda-sevanam
arcanaā vandanaā dasyaā sakhyam ātma-nivedanam*

(《聖典博伽瓦譚》7.5.23)

有些人甚至僅是修習這九個程序的其中一個支體部分，都會臻達完美。有些也同時修習很多支體部分。事實上，循序漸進奉愛的所有支體部分之主要成果獨一無二 - 就是對超然真象的靈性情感。

第二種循序漸進的奉愛是自發性奉愛 (raganuga-bhakti)。修習者出於強烈渴望，想要服務他們夢寐以求的巴佳王之子 - 主奎師那，而實踐聆聽和唱誦等等奉愛的支體部分，這是他們履行的奉愛方法。自發愛意 (raga) 是一種品質，即自然而極度專注於奉愛對象及依附於它。具有這種自發愛意的那種奎師那奉愛名為依附奉愛 (ragatmika-bhakti)，而緊隨這種依附奉愛的那種奉愛，名為自發奉愛。

總而言之，規範性奉愛是那種從屬於經典規範守則和戒律的奉愛，自發奉愛則是那種緊隨依附奉愛之後的奉愛。這兩種都不是純愛奉愛；它們兩者都只是循序漸進的奉愛。依附奉愛，即巴佳、瑪圖茹和杜瓦爾卡居民的奉愛，正是純愛奉愛。這些永恆同遊的奉愛都是依附奉愛。當讀到或聽到他們的奉愛，心中泛起臻達這種奉愛的強烈渴望時，便會成為自發而循序漸進奉愛的合格人選。規範性奉愛的資格來自對經典的信心 (sastriya-sraddha)；自發奉愛的資格是強烈渴求依附奉愛奉獻者那愛意盈盈的情感而獲得的。

*tat-tad bhävädi-mädhurye çrute dhéryadapekñate
nätra sastraà na yuktii ca tal lobhotpatti lakñäëam
kãñëaà smaran janai cäsya preñöhaà nija saméhitam
tat tat kathä-rataç cäsau kuryäd väsaà vraje sadä
sevä sadhaka-rüpeëa siddha-rupeëa cätra hi
tad bhäva lipsunä käryä vraja lokänusärataù*

(《奉愛的甘露》，Pürva-vibhāga,
循序漸進的奉愛，292、294、295)

「自發奉愛的原因是強烈渴求依附奉愛奉獻者的靈性情感。這種強烈渴求不因經典論點而起。相反，純粹的強烈渴望是渴求沉醉於依附奉愛奉獻者的心緒中，是聽到他們各種各樣的靈性情感後出現的。那些發展出強烈渴望的人，想要臻達他們心目中的奎師那親愛同遊之靈性情感，他們會遵循主奎師那最親密的巴佳同遊和那些在這些同遊指導下的人，以他們的修習者 (sadhaka⁵) 形象長居巴佳，並以他們的完美 (siddha⁶) 形象出服務。因此他們會聆聽、唸誦和銘記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敘述。這是追求巴佳自發奉愛的修習方法。」

自發奉愛有兩種，即遵循情愛渴求的 (kamanuga，即愛侶情懷) 和遵循家族關係的 (sambandhanug，即中性、朋友、僕人、父母等等情懷)。遵循情愛

渴求的也有兩種 - sambhoga-icchamayi 和 tat-tad-bhava-icchamayi。Sambhoga-icchamayi-bhakti是指主奎師那與祂情人情意綿綿的相會(keli)。tat-tad-bhava-icchamayi只是渴求巴佳牧牛姑娘心緒之甜美。

此時我們必須理解，主采坦亞·瑪哈柏佈賜給普世眾生的那種特殊奉愛，能使人渴望成為自發愛意者。祂僅只核准透過自發奉愛所履行的靈修。生物體若因齊天洪福而得到主高茹蘇達爾親愛同遊的聯誼，那就肯定會喚起對巴佳居民心緒的強烈渴望。然而，修習者應該托庇於規範性奉愛，直至有這樣的聯誼為止。托庇於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蓮花足，便肯定會步進自發奉愛之中。

那些已是強烈渴求巴佳居民的靈性極樂之極幸運修習者，他們的職務是履行自發奉愛的修習。喚起了這樣的強烈渴望時，對至尊主以外的主題便不再殘存任何品味。從罪惡、虔誠活動、果報活動、無果報活動、逆業活動、枯燥的知識和棄絕等等獲釋，對奉愛修習的品味也會出現。聖茹帕·哥斯瓦米寫過有關奉愛的逐步發展：

*ādau śraddhā tataù sadhu-saigo 'tha bhajana-kriya
tato 'nārtha-nivṛttih syāt tato nistha rucis tataù
athasaktis tato bhāvas tataù premābhyudaicati
sādhakānām ayaà premēaù prādurbhāve bhavet kramaù*

(《奉愛的甘露》，Pūrva, 4.25, 26)

這個詩描述遵循規範守則(vaidhi-marga)的進步，其中透過從事靈修而先有信心(sraddha)，然後是聖人聯誼，繼而是不要得惡習和欲望(anarthas)的根除。隨即是堅定不移、品味、依附和靈性極樂。在這個過程中，靈性極樂良久以來一直都是最終目標。

然而，隨著強烈渴望的出現，由於不再渴求其他主題，因而能輕易克服不要得惡習和欲望；靈性極樂甚至和這種強烈渴望一起同時出現。在自發奉愛之中，只需驅除自負和口不對心。若不把這些遠遠驅走，便會心亂如麻，不要得惡習和欲望便會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便會把低劣的依附誤作純粹的自發愛意，最後，與感官對象的聯繫會變得非常堅實，那種依附會令生物體墮落。

在主采坦亞·瑪哈柏佈蓮花足庇蔭下的修習者，藉由純粹的強烈渴望而托庇於自發奉愛。在規範性奉愛之中，托庇於真實無偽靈性導師的蓮花足後，這些修習者便服務神像。然後，與偉大奉獻者聯誼，尊敬奉愛經典，居於至尊主的逍遙時光之地和不斷唱誦至尊主的聖名，他們以靈性情感之途服務奎師那，以

完美形體衷心地貫徹遵循巴佳居民的心緒。其中，一直與聖人聯誼，並托庇於最好的奉愛支體部分 - 哈瑞聖名 - 的極其幸運修習者，獲任命服務至尊主。

托庇於哈瑞聖名時，不需考慮婆羅門啟迪和淨化儀式 (purascarya) 等等規則。一直遠離聖名的微光和聖名的冒犯，他們逐漸到達持續唱誦的階段。不斷唸誦和冥想神像的仁慈警視時，他們持之以恆地思索著聖名和形象。久而久之，他們開始突然回顧神像整體的品質，祂的形象和聖名。他們隨即馬上開始冥想與靈性形象有關的逍遙時光，藉此沉思形態、形象和聖名。極樂情感也漸漸出現。極樂情感的出現是終極成就。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若一開始培養唸誦聖名時，修習者就熱切渴求極樂情感，同時又專心致志地等待，極樂情感的出現便指日可待。

k) 對奎師那的愛是生物體的終極目標

純粹愛意是至尊的生命目標 (parama-purusartha)。這是世界之祖 - 布茹阿瑪，以及神中之神 - 大神明施瓦正在尋求的真理。這也是解脫生物體夢寐以求的目標。在所有修習之中，這是獨一無二的臻達目標，這也是經典全文描述的終極必需品。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名為聖茹帕訓示 (Sri-Rupa-siksa) 的部分，宇宙之師主采坦亞·瑪哈柏佈說，

*brahmäëòà bhramite kona bhägyavän jiva
guru-kãñëa prasäde päya bhakti-latä-béja
mälé haiya kare seé béja äropana
çravaëa-kértana-jale karaye secana
prema phala päki paòe mälé äsvädaya
latä avalambi mälé kalpavåkña päya
täähài sei kalpavåksera karaye secana
sukhe premaphala-rasa kare äsvädana
ei ta parama phala-parama puruñärtha
jäira äge täëatulya cäri puruñärth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9)

「在這個物質存在徘徊時，一些幸運的生物體藉由靈性導師和奎師那的恩慈，獲得以服務奎師那的渴望為形式的奉愛蔓藤種子 (bhakti-lata-bija)。他用聆聽和唸誦之水灌溉那棵種子。最初它開始萌芽，然後長成一棵蔓藤。它刺穿宇宙覆蓋，一層又一層的貫穿威茹佳 (viraja)、布茹阿瑪星宿和靈性穹蒼。最後，它攀到哥樓卡·溫達文，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蓮花足的願望樹。在此結成以純粹愛意為形式的果實。果實成熟時，落在這個世界這裡，園丁便細意品嚐。得到奉愛蔓藤的支援，他托庇於奎師那蓮花足的

願望樹，恆常品嚐純粹愛意之果的極樂情感。這種純粹愛意正是生物體所有成就之尊。」

若把純粹愛意比作太陽，那麼靈性極樂就像那純粹愛意的一線光。聖茹帕·哥斯瓦米描述靈性極樂的定義時，說，

*çuddha-sattva-viçeñätmä prema-suryäàça sämyabhäk
rucibhiç cittamäsåëya kädäsau bhäva ucyate*

(《奉愛的甘露》，Pürva vibhåga 3.1)

「體現了純粹善良的那種奉愛好比純粹愛意之陽的一線光，它以名為靈性極樂的多種品味融化心靈。」

當靈性極樂形式的純粹善良成熟時，它令人對服務對象萌生非常濃厚的擁
有感(mamata)，使心腸柔軟(snigdha)若棉。這些滿載極濃厚擁有感的靈性
情感，名為純粹愛意。

*samyak masåëitasvänto mamatvätiçayäikitaù
bhävaù sa eva sändrätmä budhaiù premä nigadyate*

(《奉愛的甘露》，Prema-lahari 1)

這點可以這樣表達。自我顯現的形象能量那認知功能稱為純粹善良。對奎師那有極濃厚擁有感的靈性情感，是靈性能量喜樂層面的特殊功能。當這兩者在純粹生物體心中混集一起時，所出現的那種超凡驚人的靈性情感，名為純粹純愛(visuddha-prema)。

當修習者心中出現靈性極樂(bhava或rati)，即純粹愛意的嫩芽(ankura)時，它的固有本性產生了下列的後狀(anubhavas)：容忍(ksanti)、爭分奪秒(avyārtha kalatva)的習性、疏離世俗享受(virakti)、虛懷若谷(mana-sunyata)、希望奎師那會施恩(asa-bandha)、強烈渴望達到目標(samutkantha)、對唸誦聖名的品味持續不斷(nama gane sada ruci)、熱愛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敘述(tad-gunakhyana-asakti)、及鍾愛祂的逍遙時光之地(vasati-sthale-priti)。

這種靈性極樂是純粹愛意的第一階段。靈性極樂極為強烈的階段稱為純粹愛意。喚起這種靈性極樂的方式有兩種：(1) 藉由主奎師那或祂奉獻者的恩慈；和(2) 全神貫注於修習。在這個世界，靈性極樂一般都是來自全神貫注於修習。純因恩慈而出現靈性極樂，極為罕見。

全神貫注於修習而出現的靈性極樂也有兩種：(1) 源於規範性奉愛修習的靈性極樂；及(2) 源於自發奉愛修習的靈性極樂。源於規範性修習奉愛的靈性極樂對至尊主的富裕滿懷敬意，並導人前往無憂星。相反，源於自發奉愛修習的靈性極樂滿載巴佳的愛，並賜予對奎師那的服務。

依附奉愛壯麗而永恆地存在於主奎師那在巴佳的同遊。繼這種奉愛之後的奉愛稱為自發。自發奉愛的修習有兩種：外在的和內在的。外在修習由修習者以目前所處的身體，履行的聆聽和唱誦等等修習所組成。每天八個時段全都服務巴佳的神聖愛侶聖茹阿妲-主奎師那，謂之內在的心意服務 (manasi-seva)。

愛意 (Priti) 僅在含苞待放的第一階段，才令人興高采烈。那時稱為靈性極樂。這種靈性極樂能以中性情懷臻達。當靈性極樂出現時，除了服務奎師那之外，一切都似是微不足道。當這種令人興高采烈的靈性極樂出現令人難以招架的擁有感時，那便稱為純粹愛意，這種純粹愛意是以主僕情懷來覺悟的。愛意蘊含較高層次的信任和信心時，縱使當中存有這種愛的破滅原由，但愛意竟然卻更加濃厚時，便稱為自負。這種自負見於朋友情懷之中。當這種自負呈現出驚人而異常的狀態時，便稱為妒怒。那種使心靈柔情似水的強烈純粹愛意稱為情感。

當情感滿載強烈渴望時，就稱為自發愛意。當自發愛意出現時，即使片刻分離也令人無法忍受，屆時，痛苦甚至也似是快樂。當自發愛意以歷久常新的方式來感受它的對象 (最深愛的奎師那) 時，那便稱為歷久彌新的愛。在這個階段，分離時會有種喪失外在知覺的狀態 (visphurti)。當那種歷久彌新的愛更濃厚，並達至瘋狂 (unmada) 一樣無比驚人的狀態時，那便稱為至高靈性極樂。當至高靈性極樂出現時，在相會之時，即使眨動眼瞼也產生無法忍受的離愁別緒，即使一劫 (kalpa, 四十三億二千萬年) 也像片刻般轉眼消逝。在歷久彌新的愛和至高靈性極樂之中，八種徵兆和三十三種內在情感等等所有轉變的混合，呈現出燦爛奪目的 (mahadipta) 狀態。

這種至高靈性極樂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固有本質。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每個肢體和部分都是由至高靈性極樂做成的。這是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教導，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以扼要的方式作出描述。

*ārādhyo bhagavān vrajēṣa tanayas tad dhāma vāṅdāvanaā
ramyā kācid upāsanaṁ vrajavadhū vargeṣā yā kalpitā
śrīmad-bhāgavataā pramāṇā amalaā premā pumārtho mahān
śrī caitanya mahāprabhor matam idaṁ tatrādaro na paraṁ*

「至尊主巴佳王之子 - 主奎師那 - 是我唯一的崇拜對象。祂的超然居所 - 聖溫達文聖地，也像祂一樣堪受崇拜。巴佳年輕新娘崇拜祂時的心緒，是眾生中最好的。《聖典博伽瓦譚》獨自就是純粹的經典證據，純粹愛意則是生命的至尊目標。這是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概念，至高無上。」

註一：advaya-jnana para-tattva - 至尊絕對真理，雖然對祂的覺悟看似完全異於彼此，但祂卻沒有二元性。

註二：anustupa - 《博伽梵歌》最普遍的韻律。

註三：bhrama - 不完美感官；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以其不完美或有限的感官以假為真的這個過失；例如，看到海市蜃樓便信以為真的過失。

pramada - 心不在焉；散漫、分心或心神恍惚；例如，由於心不在焉而聽不到附近正在演奏的音樂。

vipralipsa - 欺騙他人的欲求；出於自私自利而渴望欺騙他人；穩處於某個特別題材的知識，卻不願把知識傳授給任何人。

karanapatava - 懶散的感官；感官的不足、失效和遲緩，稱為懶散的感官；例如，縱使全神貫注於某個主題，也無法理解或獲取有關知識。

註四：avatari或amsi - 根源，源頭；所有化身或部分的源頭。

註五：sadhaka - 修習者；他們目前的軀體。

註六：siddha - 完美；他們那內在察知的軀體，適合於為奎師那作出他們心儀的服務。

從而結束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所著的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的生平及教導》
的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保護聖布茹阿瑪-瑪德瓦-高迪亞師徒傳系

宇宙之師，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塔庫爾，廣泛地傳揚和傳播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純粹奉愛或純愛奉愛，在極短時間內遍及全世界。藉由他的莫大努力，瑪哈曼陀之聲 - 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 - 今天響徹世界每個角落。他進入永恆逍遙時光後，純粹奉愛的傳教洪流大大減弱。當時，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追隨者，尤其是薩茹斯瓦塔·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受到四面八方的攻擊。一些所謂的薩茹斯瓦塔·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另辟蹊徑，擊打他們自己的手鼓，並以他們自己不同的調子唱歌。在這種可怕的情況下，我們的聖師尊，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 宇宙之師聖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塔庫爾的固有同遊，受聖帕佈帕激勵而接受棄絕啟迪，畢生努力不懈地傳揚和傳播他師尊的心底夙願。我們在此呈獻一篇透徹的概論，敘述他怎樣令奉愛洪流再次流遍全世界，他又怎樣保護師徒傳系。

聖靈師蓮花聖足是個極有哲學見解的典範師，無比天賦和真理知識為他錦上添花。他以兩種方式傳揚純粹奉愛。他先用經典證據確立施瑞曼·瑪哈帕佈實踐和傳揚的想法。其次，他駁倒反對奉愛的絕對一元論或假象宗（那是隱式佛教）、濫情派、斯瑪塔和佛教（jati）偉大奉獻宗等等違反結論（apasiddhantic）的見解，這全都違反純粹奉愛。

當奉愛洪流縮減和幾乎消失時，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 - 第七位哥斯瓦米將之從新開展。他在現代世界傳揚至尊主真理、能量真理、奉愛真理、假象真理和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真理等等偉大奉獻者哲學的必要層面。聖師尊經常宣稱，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十大基本原則（Dasa-mula-tattva）》是聖高迪亞師徒傳系的所有典籍 - 包括六哥斯瓦米的著作 - 之非凡精萃。他接受《聖典博伽瓦譚》為純粹的經典證據和《梵經》的本然評注。而且，他說施瑞曼·瑪哈帕佈實踐和傳揚的聖名純愛宗是韋陀結論的真正主題。為了確立這三個要點，他表示他渴望基於《終極韋陀》所寫的解釋，出版一本評注來明示主哈瑞聖名的榮耀。他又想基於《聖典博伽瓦譚》的奉愛結論（bhaktivedanta），出版一本評注。他搜集各種各樣的文獻資料，開始準備這兩本作品的大綱，但

由於他突然進入永恆的逍遙時光，因此無法完成。有時也會看見他忽有宏願，渴望按照他師徒傳系的觀點，為所有主要的《奧義書》出版評注。

a) 駁斥絕對一元論

聖師尊立場鮮明，認為只要假象宗的隱式佛教教義在世界上大行其道，就不可能傳揚純粹奉愛。他以強而有力的經典證據和無可辯駁的論點，駁倒假象宗哲學，我們現將那些論點總結如下。

(一) 商羯羅師提出的絕對一元論並不依據韋陀結論。按照絕對一元論的教義，梵，即至尊真理，是無屬性的 (*nirvisesa*)、無品質的 (*nirguna*) 和無力量的或無能量的 (*nihsakti*)；只是假象導致個體生物體 (*jiva*) 和了無生氣的物質世界 (*jagat*) 顯現於梵而已。然而，問題由此而生，「這個假象屬於誰的呢？」有些假象宗信徒說，這是受困於愚昧的生物體的假想；其他人則認為梵受愚昧侵擾時，便會出現生物體和宇宙的假象。

聖師尊會說，這兩種意見都是錯的，也違反了《韋陀經》。認為梵受愚昧所擾，這完全不合邏輯及有違經典。根據《奧義書》，*brahma satyā jnanam ananta brahma*：「梵是真理，梵是知識而梵是無終結的。」*Ekam eva dvitīyam*：「除了梵之外，再也沒有其他實體。」梵被描述為所有三個時段之中，知識、喜樂和真理的化身；這也是無限而獨一無二的。那麼梵怎會受愚昧所擾？這種稱為愚昧的第二個實體從何而來？那愚昧是假的，因為它既不真實，又不虛假。那麼它怎能觸及梵？這是不可能的。

人或認定，生物體才受假象影響，但那也十分不合邏輯。這個與梵分開的獨立生物體本體，源自什麼？若答案就是，梵受愚昧所擾而成為生物體，那麼愚昧的原始庇蔭就是梵，而不是生物體。

(二) 有些假象宗說：「梵沒有被假象覆蓋。相反，至尊控制者 (*isvara*) 是梵在愚昧之中的反映，生物體則是梵在愚昧中的類似物。反映 (至尊控制者) 和類似物 (生物體) 兩者都是假的，因為牠們都沒有超然的存在。我們能以誤認繩子是蛇或牡蠣殼是銀子為例。把繩子的表狀作為蛇是錯的，但人們因繩子和蛇的外觀有點相似而犯下這樣的錯誤。同樣，生物體和宇宙的假象能出現於梵，但那相當虛假不實。」

聖師尊指出，這種假象宗教義也違反經典和邏輯。假象宗說愚昧不是真的。它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它是難以形容的。(這其實等於說，由於愚昧沒

有靈性或世俗的存在，因此是假的)。現在，具有這種本質的愚昧要覆蓋梵，絕不可能。而且，若(正如他們所說)梵是整全、無形象、無限而沒有屬性的，它怎能反映在那愚昧之上？那麼梵將必須是劃分的、鑑定的、具有屬性而有限的，而愚昧將必須是單獨、個別而真實的實體。

另有一種異議。在誤把繩子認作是蛇的例子裡，有三個單獨而真實的實體，即蛇、繩子和觀察者。現在，這個例子應該要告訴我們什麼有關梵、生物體和愚昧(假象)的事情？例子暗示牠們也是真實，並異於彼此嗎？假象宗若接受這樣的提議，假象宗的黃金宮殿便自我瓦解而崩坍。

另一點是，縱貫《韋陀經》、《奧義書》和《終極韋陀》，也記載了梵是宇宙的創造者，即全知、全能、無比而無敵的至尊真理。例如：

*yato vä imäni bhütäni jäyante yena jätäni jévanti
yat prayanty abiçaàviçanti, tad vijijiäsasva tad brahma*
(《泰提瑞亞(Taittiréya)奧義書》，bhågu 1 anu)

janmädyasya yataù
(《終極韋陀》 1.1.2)

*oà tad viñëoù paramaà padaà sadä paçyanti sürayaù
divéva cakñurätatam*
(夜柔韋陀經)

sa aikñata
(《艾泰瑞亞(Aitereya)奧義書》 1.1.1)

若接受假象宗之見，那麼《神訓經》的這些敘述便會淪為虛假而不合情理的謬論。

(三) 有些假象宗提出下列理論：「愚昧是由三種形態組成，即善良、情欲和愚昧；而愚昧是仰賴於梵的。換言之，愚昧已托庇於梵。這愚昧稱為假象，具有把生物扔進假象的投擲能量(viksepa-sakti)，以及蒙蔽生物體的知識之蒙蔽能量(avarnana-sakti)這些特性。那麼生物體就是有意識梵在蒙蔽能量中的反映，至尊控制者則是有意識梵在投擲能量中的反映。」

然而，經典考慮因素和推論的試金石¹顯示，這種教義不是真實的。愚昧存在於純粹而自我展現的神 (brahma-vastu) 之內的概念完全矛盾不一，因為若真如是，那麼愚昧便永恆地自我支持，並會繼續以各項名分和定義來侵擾梵，因為在梵之中無人能毀滅它。這是荒天下之大謬。《奧義書》的下列曼陀，接受了梵是無與倫比而無與匹敵的至尊真理 (asamorddhva-para-tattva)、生物體的見證者、業報成果的調整者、以及不可思議的全能實體，祂的恩慈能使人輕易從假象獲釋。那麼梵怎會受到假象攻擊？

*dvā suparēā sayujā sakhāyā samānā vākñā pariñāñvajāte
tayoranyaū pippalā svadvatyan açñānnanyo bhécākaçéti*
(《斯瓦塔斯瓦塔茹奧義書》4.6, Muèòaka 《奧義書》3.1.1,
《夜柔韋陀經》1.164.21)

「超靈和微靈像菩提樹的樹枝上，兩只代表粗糙和精微身體的鳥兒一樣留駐。生物體按照他的果報活動品嚐菩提果，超靈則不會品嚐果實。祂處於見證人的地位。」

這顯示出微靈和超靈不是一體。

māyādhyakñēna prakrtiū sūyate sacarācaram
(《博伽梵歌》9.10)

主奎師那說：「我的假象能量 (prakti 或 maya-sakti) 是這個有著動與不動實體的世界之創造者。」因此世界也是真實無偽的；但它天性易變易毀。這句說話確立了主奎師那是能量擁有者 (saktiman)。

*na tasya kāryā karanaīca vidyate na tat samaç
cābhyadikaç ca dāçyate*
*parāsya çaktir vividhaiva çrūyate svābhāviké jnana-
bala-kriya ca*
(《斯瓦塔斯瓦塔茹奧義書》6.8)

「至尊梵，主奎師那是無與倫比而無與匹敵的真理 (asamorddhva-tattva)。祂的手和腳等等感官的性質，無一是物質的。由於祂沒有物質感官，因此祂以超然感官履行所有活動。據聞至尊主有各式各樣的神聖能量，其中以三種為主 - 知識能量、力量能量和活動能量。這三者分別又稱為靈性能量、存在能量和喜樂能量。」

*yam evaiña vâëute tena labhyas tasyaiñatma vivâëute tanu
svâm*

(《卡塔奧義書》 1.2.23)

*nityo nityânaà cetanaç cetanânâm
eko bahünâà yo vidadhâti kâmân*

(《卡塔奧義書》 5.13 和 《斯瓦塔斯瓦塔茹奧義書》 6.13)

「祂是其他一切永恆生物之中，獨一無二的永恆生物，也是其他一切有意識的生物之中，獨一無二的有意識生物。眾生之中，只有祂能實現眾生之願。」

假象宗說梵獨一無二就是知識 (jnana)，既不是知悉者 (jnani)，又不是具備知識者 (jnanavan)。若真如是，就不可能想像愚昧在梵之中的任何關係。有一段時間，也許在知悉者或具有知識者身上看見愚昧，但在單由知識組成的實體之中，無知 (ajnana) 簡直無跡可尋。由於知識和無知互相抵觸的特性，這點是完全不可能的。

(四) 有些假象宗說：「愚昧自邈不可考之時已經存在，也不需要第二種實體的支持。由於這愚昧，便想像在梵之中存有生物體等等存在的二元性。」然而，誰出於愚昧而有此構像？若沒有第二個實體想像此事，那麼愚昧的本然性質一定是想像生物體等等二元性。然而，本然的固有本質 (svabhavika-dharma)，例如火的燃燒能力，是先天固有而決不能摒棄的。這表示，愚昧的本然性質永恆存在，不可能擺脫假象。這有違絕對一元論的教義，因此不能成立。

(五) 我們在上面的(二)部分，討論過假象宗的反映理論。他們說至尊控制者是梵在愚昧之中的反映，那個反映是假的，因為它沒有超然存在。這例子有違經典和推論。我們看見太陽在水裡的倒影，只是因為倒影、太陽和水全都有其一己的具體特性。然而，假象宗說那個無形象、無肢體或屬性，看不見的梵，是反映在無形狀的愚昧之上，以產生出既不真不假，同時也不是又真又假的反映。這是不可能的。

此處對假象宗所想像的反映理論有另一異議。觀察者的臉龐在鏡子裡的反映與觀察者本人是分開的。然而，若生物體和至尊控制者的形象假使是反映，那麼哪個獨自分開的觀察者會觀察這個反映？而且，梵和生物體若被視為反映，那麼祂們一定就像宇宙內所見的物質一樣了無生氣 (jada)。(哲學家一般主張，宇宙所見的所有物質都是了無生氣的。) 因此這種想法也完全不合邏輯。

(六) 反映所見的物體是了無生氣的，它也沒有能力想像它的意義或破壞那意義。那麼，按照反映理論，被反映的生物體也無法以真正知識—「我是梵」的覺悟，來毀滅具有虛假意義的愚昧。現在，根據假象宗，解脫就是毀滅那托庇於純粹梵的愚昧。但生物體若連自己的愚昧也不能破壞，他怎可能可以破壞梵的愚昧？這是不可能的。

(七) 假象宗說，生物體是梵的反映，但當我們考慮到視覺對象及其反映之間的基要差別時，我們便看見這個理論相當反覆不定。由於視覺對象所停靠之處及其反映是單獨而個別的，我們因而有不同的直接感知。太陽和太陽的倒影各自都有其一己單獨而個別的停駐點。太陽在天空上，它的倒影則在水裡。這令我們有不同的直接察知。在任何情況下，視覺對象和反映決不是一體，因為他們基本上各不相同。例如，反映是顛倒的而肢體則出現於「錯」的那一側。除此之外，即使被反映的物體具有意識知覺，倒影總是無意識知覺的。由於假象宗說梵像是原物而生物體是反映，反映理論其實是教導我們，生物體和梵決不是一體。

(八) 按照上述教義，生物體是反映在愚昧的蒙蔽能量之意識知覺，至尊控制者則是反映在投擲能量的意識知覺。換言之，生物體和至尊控制者都處於祂們獨自的個別名分和定義。這點有違《Brhad-aranyaka 奧義書》(3.7)之言，至尊控制者存於眾生心內。

假定我們接受至尊控制者是反映在假象之上的意識知覺，假象不是梵的能量，以及至尊控制者是沒有能量的(換言之，無力量的)。那麼經典提及至尊控制者的所有富裕都會是不成立的。《奧義書》和《韋陀結論》等等經典，處處都描述至尊控制者為六種富裕之庫。

*aiçvaryasya samagrasya véryasya yaçasaù sriyaù
jnana vairägyayoç caiva ñaëëäm bhaga itéiganä*

(《維施努宇宙古史》6.5.74)

「完整地具有財富、力量、名聲、美麗、知識和棄絕這六種富裕的人，稱為至尊主。」

若接受假象宗教義，這個曼陀必定是不成立的。

(九) 假象宗說：「梵獨一無二的由知識組成，祂和愚昧的關係只不過是錯誤的推測。」若真如是，那麼上述教義決不一致。因為生物體和至尊控制者應

該是因為梵反映在愚昧之上而出現的。但他們說愚昧怎樣也不是真的。那樣的話，它就不能反映生物體和至尊控制者，海市蜃樓那想像中的水怎樣也不能發揮真正功用。因此以生物體和至尊控制者為形式的反映，決不能透過愚昧和梵想像中的連繫而出現。

(十) 聖商羯羅師君聲稱，*brahma satyaà jagan mithyā jivo brahmaiva nāparah*：「梵是真實的，現象世界是假的而生物體就是梵。」為了支持這個見解，他接受了《韋陀經》裡的四個文脈句，並非常狡猾地試圖描述它們為《韋陀經》的精句 (*mahavakya*)。事實上，整部《韋陀經》的精句，據說就是唵卡茹 (*omkara*)；其他地方也從未這樣描述這四句說話。而且，它們的意思完全違反商羯羅師君的結論，因此他引介這四句話，反而粉碎了他自己的教義。

四個文脈句如下所示：*ahaà brahmā 'smi, prajnanaà brahma, sarvaà khalv idaà brahma*和*tat tvam asi çvetaketo*。這四句話的真正要旨是，生物體和梵之間的關係是主僕關係，並有純粹愛意的本質。「*tat tvam asi çvetaketo*」清楚表明：*çvetaketo! tvaà tasya asi*：「*Svetaketo*！你是祂的。」在*sarvam khalv idaà brahma*，「*idam*」一字表示這個世界是梵，箇中真意是這個世界是由梵那立刻遂其所願的能量 (*satyasankal-sakti*) 顯現的。因為《婆羅訶摩經》等等典籍認為能量和能量擁有者無異無別。

聖商羯羅師引用*sarvam khalv ida brahma*這句說話，與此同時又試圖確立世界是假的。但這個世界的眾生萬物若是梵，那麼整個宇宙怎會像南柯一夢般虛假不實？那樣的話，商羯羅師引用的《韋陀經》、《奧義書》和其他經典一定全是假的，因為它們顯現在這個世界上。以相同邏輯推論，商羯羅師和他的整個靈師師徒傳系也一定是假的。無論如何，商羯羅師有何必要去指導假世界裡的假人？因此假象宗的全部結論都是有違經典的空想杜撰。

(十一) 商羯羅的追隨者把世界描述為假的 (*mithya*)。然而，若問他們：「你的宇宙虛假論是真是假？」他們既不能回答：「虛假是真的，」或「虛假是假的。」他們若說虛假是真的，那麼「世界的虛假」真理便呈現自己為，與梵的真象或真理並存的另一種真理。然而，這令一元論不成立，因為梵是獨一無二的真理。而且，若有另一真理，那麼*ekam eva advitéyāà brahma*這個韋陀曼陀便無意義。

相反，商羯羅的追隨者若接受世界的虛假是假的，那麼他們便肯定了世界的真實性，並從而直接反對 *brahma satyam jagat mithyā* 這教導。假象宗那宇宙是假的結論，既不合韋陀教導，又不合邏輯。

b) 保護他的師徒傳系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追隨者藉由靈師師徒傳系的力量，接受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為布茹阿瑪-瑪德瓦-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傑出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聖哥帕拉·巴塔·哥斯瓦米、聖卡威-卡拿普茹 (Sri Kavi-karnapura) 和高迪亞韋陀結論之師，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都提及這點。因此高迪亞傳人自視為聖瑪德瓦師徒傳系的分支。聖基瓦·哥斯瓦米、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和宇宙之師，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等等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也接受這個見解。然而，現時有些人試圖確立他們自己的虛構之見，認為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是個獨立的師徒傳系，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則是原初的創辦人。

聖遜達茹南達·威迪亞維諾德 (他反對自己的靈性導師，聖阿南塔·瓦蘇兌瓦) 和其他一些人，試圖證明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師徒傳系沒有包括在聖布茹阿瑪-瑪德瓦師徒傳系裡。他們反而聲稱，它是包括在非人格主義者的一元論師徒傳系裡。聖遜達茹南達·威迪亞維諾德·瑪厚達亞在他的《聖瑪德瓦師 (Acyra Sri Madhva)》, 本來接受了瑪哈帕佈的師徒傳系是包括在聖瑪德瓦師徒傳系的。然而，他後來認為他自己之前的證據不真確。在他後來的著作《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 (Acintya-bhedabhedā)》, 他試圖證明聖高迪亞師徒傳系是獨立的師徒傳系，但不成功。主張派的所有論點在他的書裡一目了然。

至受崇拜的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君對大象一樣的異教徒而言就像獅子，他撰寫了他自己那名為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散文，文章以經典的證據和無可辯駁的推理，反駁遜達茹南達·威迪亞維諾德書中的所有論點。這篇散文在幾本孟加拉語的《聖高迪亞通訊》和印度語的《聖純粹奉獻者通訊》期刊內發表。我們現在會簡述文中的部份論點和證據。

(一) 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是在聖瑪德瓦的傳系之中

首先，我們會提及目前的兩個主要論點，那是聖遜達茹南達·威迪亞維諾德所提出的。

異議一：「按照《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和《Sri Caitanya-candrodaya-nataka》，主采坦亞從絕對一元論的棄絕僧，聖凱薩瓦．巴茹提(Sri Kesava Bharati)那裡接受棄絕啟迪，祂也自稱為假象宗棄絕僧。除此之外，卡斯(Kasi)的假象宗棄絕僧之靈性導師 - 帕爾卡薩南達．薩茹斯瓦提(Prakasananda Sarasvati)，也描述他為假象宗師徒傳系的棄絕僧。」

*kesava bhāratéra çin̄ya tahe tumi dhanya
sāmpradāyē sannyasi tumi raha ei grāme*

「薩瓦包瑪．巴塔師也贊同這點：

bhāraté sampradaya ei hayena madhyam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6.72)」

反駁：基於下列理由，反對派的這個論點毫無理據。

生物體覺悟到連綿生死鏹鏹之中的物質存在一無是處而苦不堪憐，之後他便能認識到得以服務至尊主的蓮花足正是至尊吉祥。因此，三生有幸的人從完全精通超然音震，以對至尊主的覺悟錦上添花，又毫不依附感官享樂的人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和訓示。然後那生物體便能體會真諦(paramārtha)，即獲得他至高的靈性目標。在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人形逍遙時光(nara-līla)裡，祂藉詞為逝世先父的福祉作拜祭(pitr-sraddha)而前往伽耶聖地。祂在該處把自己完全獻於聖依斯瓦茹．普瑞聖足(Sri Isvara Puripada)的蓮花足，他是純粹愛意願望樹的嫩芽。他也是聖瑪德文鐸．普瑞(Sri Madhavendra Puri) - 純粹愛意願望樹的根 - 超凡地品嚐極樂情感(rasika)和品嚐靈性情感的(bhavuka)門徒。

*prabhu bale gayā yātrā saphala āmāra
yatra kñane dekhilāi caraēa tomāra*
(《至尊主采坦亞》，初篇逍遙 17.50)

*saāsāra-samudra haite uddhāraha more
eē āmi deha samarpilāi tomāre
kāñēa-pāda-padmera amāta-rasa pāna
āmāre karāo tumi ei cāhi dāna
āra dine nibhāte isvara puré sthāne
mantra diksa cāhilena madhura-vacane*

(《至尊主采坦亞》，初篇逍遙 17.54)

*tabe tana sthane siksa-guru narayaëa
karilena daçäkñara mantrera grahaëa*

(《至尊主采坦亞》，初篇逍遙 17.107)

依據《至尊主采坦亞》的這個部分，聖尼邁學者上演把祂的心皈依在聖依斯瓦茹．普瑞足下的逍遙時光。祂為了從物質存在獲釋和得到主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向他祈求婆羅門啟迪曼陀，聖普瑞聖足使用十個音節的曼陀，非常憐愛地傳授他婆羅門啟迪。

一段時間之後，聖尼邁學者在卡瓦從一元論棄絕僧，聖凱薩瓦．巴茹提那裡接受棄絕啟迪。接受了棄絕啟迪後，祂前往溫達文，沉醉於純粹愛意的瘋狂之中。當祂到達茹阿妲-達薩 (Radha-desa) 時，祂陷於純粹愛意之中，唱誦《聖典博伽瓦譚》的一個詩節。

*etää sa ästhäya parätmanistham
adhyäsitäa pürvatamair mahärñibhiu
ahaà tariñyami durantapäraa
tamo mukundäighri niñevayaiva*

(《聖典博伽瓦譚》11.23.57)

「服務主奎師那的蓮花足，我便會從容地橫渡難以跨越的愚昧之洋。穩處於對穆昆達的堅定奉愛的古代偉大聖人，核實了這點。」

*prabhu kahe sadhu ei bhikñuka-vacana
mukunda sevanavrata kaila nirdhäraëa*

*paratmanisthamättra veça-dhäraëa
mukunda-sevaya haya saäsära-täraëa*

*seé veça kaila ebe vändävana giyä
käñëa-niñevana kari' nibhâte vasiyä*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3.7.9)

接受了棄絕啟迪後，瑪哈帕佈說：「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僧人 (tridandi-bhiksu) 的這個承諾至尊真確，因為接受了這棄絕啟迪 (vesa)，服務主奎師那蓮花足之誓便得以作實。摒棄了獻身於物質感官對象後，接受這棄絕啟迪的目的是對主奎師那蓮花足的專一奉愛 (paratmanistha)。我接受了這棄絕啟迪，因此現在我要去溫達文服務奎師那的蓮花足。」

上述詩節的片語「*parātmanisthamātra veça-dhāraëa*」尤堪細味。它表明瑪哈帕佈只是因為棄絕啟迪有利於培養對至尊主的奉愛，始從聖凱薩瓦·巴茹提那裡接受啟迪。祂沒有接受任何曼陀或一元論的任何教義。相反，祂畢生反駁絕對一元論和假象宗結論。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顯然只接受聖依斯瓦茹·普瑞聖足為祂真正的靈性導師，因為祂畢生接受、傳揚和傳播聖依斯瓦茹·普瑞聖足的純粹奉愛。聖瑪德文鐸·普瑞聖足和聖依斯瓦茹·普瑞聖足都包括在瑪德瓦師徒傳系內，因此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祂的追隨者 - 高迪亞偉大奉獻者，也都包括在瑪德瓦師徒傳系內。而且，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當代的逍遙時光同遊，主尼提安南達·帕佈、聖阿兌塔師、聖潘達瑞卡·威迪亞尼迪 (*Sri Pundarika Vidyanidhi*)、布茹阿瑪南達·普瑞 (*Brahmananda Puri*) 和其他人，也是聖瑪德瓦師徒傳系的追隨者，因為祂們全都在聖瑪德文鐸·普瑞的傳系內。

施瑞曼·瑪哈帕佈總是尊敬聖瑪德文鐸·普瑞的門徒為祂的靈性導師，祂又對待聖依斯瓦茹·普瑞的門徒如神兄弟。*Guru äjïä haya avicāranéya*：「不應該窮思深究靈性導師訓示的有效性。」按照這個結論，祂接受哥文達為祂的僕人。這點證明了，依斯瓦茹·普瑞實際上就是祂的靈性導師。

另有一點如下。聖瑪德瓦師從阿促塔帕爾克薩 (*Acyutapreksha*) 那裡接受棄絕啟迪，後者也是個絕對一元論者。假定我們只是為了辯論而接受反對派之見。那樣的話，瑪哈帕佈若是絕對一元論棄絕僧，那麼以相同邏輯而言，瑪德瓦師亦然。那麼祂們兩者若都接受了一元論商羯羅的師徒傳系，施瑞曼·瑪哈帕佈君在瑪德瓦師徒傳系又有何礙？這裡還有第二點。聖瑪德瓦師按照商羯羅師徒傳系的傳統和規則，接受了單一的棄絕聖杖 (*eka-danda*)。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遵循他的模範榜樣，也從商羯羅師徒傳系的棄絕僧，即聖凱薩瓦·巴茹提那裡接受單一聖杖的棄絕啟迪，這個說法也合乎邏輯的貫徹一致。這點清楚顯示，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是在聖瑪德瓦師的傳系內。

異議二：「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Tattva-sandarbha*》或《*Sarva-samvadini*》等等作品，到處也從未提及高迪亞師徒傳系和瑪德瓦師徒傳系之間的任何關係。這種想法是由年少時啟迪加入瑪德瓦師徒傳系，後來才加入高迪亞師徒傳系的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引入的。有鑑於此，他自然地傾向於瑪德瓦師徒傳系。因此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執於偏見而大力鼓吹這點，並在他對《*Tattva-sandarbha*》的評注裡，提及聖瑪德瓦師徒傳系。他在他的《*Prameya Ratnavali*》，描

繪了在聖瑪德瓦師徒傳系內，一個包括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及其師徒傳系的靈師師徒傳系。」

反駁：這些譴責是全無根據而空想杜撰的捏造。事實上，聖基瓦．哥斯瓦米承認真理主義之師 - 聖瑪德瓦師 - 的真理主義 (tattva-vada)，當他編纂他的《Tattva-sandarbhā》、《Bhagavata-sandarbhā》等等書籍時，也以真理主義為據。不僅如此，他在他的作品也引用真理主義的基礎證據，即足以為證的詩節，例如，「*vādanti tat tattva-vidas tattvam*」(《聖典博伽瓦譚》1.2.11)。

這四位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的典範師之中，只有瑪德瓦師被冠以真理宗 (tattva-vadi) 之名。由於聖基瓦．哥斯瓦米親自確立了真理主義，瑪德瓦-高迪亞師徒傳系的偉大奉獻者因而是真理主義者。在《Tattva-sandarbhā》的吉祥禱文 (mangalacarana) 的第三個詩節，聖基瓦．哥斯瓦米歌頌他的靈性導師 - 聖茹帕．哥斯瓦米，以及他的靈性祖師 (paramguru) - 聖薩拿坦．哥斯瓦米 - 為「宣告真理的典範師 (tattvajnapakau)」。同樣，偉大奉獻者典範師王朝之翹楚 - 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帕佈，也在他為這同一詩節所寫的評注裡，為聖茹帕和聖薩拿坦冠以「所有真理認識者之尊 (tattvavid-uttamau)」的頭銜。

由此清楚可見，聖基瓦．哥斯瓦米非常尊敬聖瑪德瓦師，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也遵循聖基瓦．哥斯瓦米尊崇瑪德瓦師。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帕佈對瑪德瓦師沒有半點偏見。相反，我們若比較聖基瓦．哥斯瓦米和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便可看到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比起聖基瓦．哥斯瓦米，更加歌頌聖茹帕和薩拿坦兩位哥斯瓦米。毫無疑問，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是處於結論證據的超然洪流 (amnaya-dhara)，即主高茹阿-尼提安南達．帕佈的師徒傳系，以及由聖基瓦．哥斯瓦米直接承傳的師徒傳系。依據純粹奉獻者師徒傳系，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是在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的第九代，而依據五淨法師徒傳系，則位於第八代。歷史學家接受他的五淨法師徒傳系如下所示：主尼提安南達、聖高瑞達薩學者、哈達亞．采坦亞、夏瑪南達．帕佈、茹斯卡南達．帕佈、拿亞那南達．帕佈和聖茹阿妲-達莫達茹。聖巴拉兌瓦．帕佈是這位聖茹阿妲-達莫達茹的啟迪門徒，也是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最傑出的訓示門徒。

歷史學家宣告，瑪德瓦靈師師徒傳系的支系，沒有任何出色學者有如巴拉兌瓦那樣聞名四海。事實上，在印度各地的任何師徒傳系裡，聖巴拉兌瓦在邏輯、韋陀結論、《宇宙古史》和《韋陀史書》等等經典各方面的知識，當時無

人能及。他確實在聖瑪德瓦師在烏杜琵 (Udupi) 所創立的，最重要的修院待過一段時間，他也研究過聖瑪德瓦對韋陀結論的評注；然而，相比聖瑪德瓦師徒傳系，聖高迪亞師徒傳系對他的影響更加深遠。

備受各界尊崇，又是偉大訓律之師的學術界人物，遵循極具影響力的瑪德瓦-高迪亞師徒傳系內偉大奉獻者典範師的蓮花足印，理所當然。聖巴拉兌瓦徹底研習瑪德瓦的評注，又謹慎地研習商羯羅、茹阿瑪努、巴斯卡茹師、梭巴爾卡、瓦拉巴和其他人的評注。由於他研習過那群哲學家而聲稱他包括在那每一個師徒傳系中，是不合邏輯的。

聖巴拉兌瓦·帕佈在他的《哥文達論》、《Siddhanta-ratnam》、《Prameya-ratnavali》和他對《Tattva-sandharba》的評注等等多本作品裡，描述了歷史事件，又引用了歷代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的結論。他使世上的所有哲學家明白到，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是包括在瑪德瓦師徒傳系內。世上的所有學者，東方西方，古往今來，都為此俯首致敬，並一致接受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帕佈的結論和見解。

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派遣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在齋普茹的嘎拉塔·嘎迪 (Galat Gaddi) 保護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的榮耀。他在當地的經典辯論中，駁倒了施瑞師徒傳系的反對派學者。這點不容爭辯。難道這點沒有顯示出，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親自激勵他的訓示門徒 - 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去證明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是在瑪德瓦師的傳系中？聖查卡爾瓦提·塔庫爾遣派他的婆羅門啟迪門徒 - 聖奎師那兌瓦·薩瓦包瑪，與聖巴拉兌瓦同行，去幫助他。聖查卡爾瓦提·塔庫爾當時若不是又老又弱，他肯定會親自前往齋普茹，參加這場有關師徒傳系的辯論。他也會確立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所立的相同結論。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首先成為瑪德瓦師徒傳系的典範師或門徒。或有道聽途說和空想謠言，但從未有人提供任何真憑實據。

反對派聲稱，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典籍內，從未在任何地方提及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是在瑪德瓦師徒傳系的承傳之中。這譴責出於愚昧，也荒謬至極。在《Tattva-sandarbha》裡，聖基瓦·哥斯瓦米在多處提及他身在瑪德瓦傳系。而且，在創作《Tattva-sandarbha》時，他接受威佳亞兌佳 (Vijayadhvaja)、聖布茹阿曼亞提爾塔 (Sri Brahmanyatirtha) 和維亞薩提爾塔 (Vyasa-tirtha) 等等聖瑪德瓦師徒傳系典範師的指導，也從他們的典籍搜集了很多經典證據。他無疑也在多處引用聖茹阿瑪努師和施瑞達茹·斯瓦米聖足的說話，但他卻沒有把這些典範師視為聖高迪亞師徒傳系的歷代典範

師。當不同哲學派別的聖人所說的話有利於奉愛時，例如卡皮臘和帕坦佳里等等，聖基瓦．哥斯瓦米甚至也都欣然接受。然而，那並不是說，他在那些師徒傳系內。人或會確立支持某個師徒傳系典範師之見的具體結論要點。那並不是說，他那樣就是那個師徒傳系的成員。接納某個典範師的門徒和徒孫的所有意見後才確立結論，唯有如此，確立那個結論的人才會被視為身處那個師徒傳系裡，否則不然。

此處引用了聖基瓦．哥斯瓦米有關這個題目的部分著述：

*atra ca sva-darçitārtha-viçeña-prämäëyāyaiva. na tu
srimad-bhāgavata-vākya-prämäëyāya pramäëäni çruté-
puräëadi vacanāà yathā dāñöam evodāharaëé yāni. kvacit
svayamadrñöakaräëi ca tattva-vada-gurunāmādhunikānāà
srimac chaikaracarya çinñyatāà labhvā'pi sri
bhagavatapakñapatena tato vicchidya, pracura-pracārta
vaisnavatama- viçeñäëää dakñiëadi-deçavikhyāta-
'çinñyopaçinñya-bhüta'-'vijayadhvaaja'-'jayatértha'-
'brahmaëyatértha'-vyäsatérthadi-veda-vedārtha
vidvadvaränāà 'sri-madhvacarya-caraëää' bhāgavata
tätparya-bhārata-tätparya, brahma-sütra-bhāñyadibhyaù
saigāhétāni. taiçcairamuktaà bhārata tätparye (2.1.8)*

*çāstrāntaräëi saiñānan vedantasya prasādataù
deçe deçe tathā granthān dāñövā caiva pāthag vidhān
yathā sa bhagavān vyäsaù säkñān nārayanaù prabhuù
jagāda bhāratādyeñu tathā vakñye tadiksayā iti
(《Tattva-sandarbha》 97-98)*

*tatra taduddhatā çrutiç catur veda çikhädya, purānai ca
gāruödénāà saàprati sarvaträ-pracaradrüpamaaçadikaà;
saähitā ca mahāsaà hitadikā; taiçtraica taiçtra bhāgavataà
brahma tarkadikamiti jñeyam.*

「我(基瓦．哥斯瓦米)引用了各種各樣的權威經典敘述，作為《Sat-sandarbha》一書的證據。這是為了確立我在本書所表達的，我自己的闡釋或見解的真實性；而不是試圖證明《聖典博伽瓦譚》的敘述或結論是真確的。《聖典博伽瓦譚》就像《韋陀經》一樣不證自明(svatah-pramana)，因此不需仰賴任何二等證據。我在本書引用了《神訓輔典》和《宇宙古史》等等原文的多項證據敘述，完全按照我在那些文獻親眼所見的一樣。除此之外，我的列位真理主義靈性導師之中的前輩典範師，也引用了一些我 - 《Tattva-

sandarbha》的作者(真理主義者) - 也曾引用的證據，雖然其中有幾段原文，我從未親眼見過。這些真理主義的前輩靈性導師，例如聖瑪德文鐸·普瑞，從商羯羅師徒傳系的典範師那裡接受棄絕啟迪，從而接受了聖商羯羅師的師徒承傳(sisyatva)。然而，由於他們對至尊主情有獨鍾，堅定不移，他們一直都徹底疏遠商羯羅的教義。他們廣泛傳揚典範師的偉大奉獻者教義，當中包含了摘自典範師結論的多種獨特性。著名的阿南達-提塔的門徒和徒孫，威佳亞兌佳、布茹阿曼亞提爾塔和維亞薩提爾塔，從《韋陀經》及其箇中要旨的最佳知悉者 - 施瑞曼·瑪德瓦師 - 所寫的《Bhagavata-tatparya》、《Bharata-tatparya》和《Brahma-sutra-bhasya》等等典籍搜集證據。」

「施瑞曼·瑪德瓦師在他的《Bhagavata-tatparya》也寫道：『藉由《韋陀結論》和《奧義書》的恩典，我會確立結論，由於我知道其他多本經典的機密奧祕，因此鑽研了不同國家的多部典籍，我對拿茹央那的直接展現 - 聖奎師那-戴帕央·韋陀維亞薩 - 所寫的文獻如《摩訶婆羅多》等等，所表達的結論也十分敬重。』」

「我(基瓦·哥斯瓦米)遵循施瑞曼·瑪德瓦師的上述敘述，正在創作《Tattva-sandarbha》。雖然我沒有親身見過眾多正文的原文，但是我接受他和他傳系中人所引用的敘述。這包括了《讚歌(samhita)》和《大讚歌(maha samhita)》、《純粹奉獻者密宗(tantra-bhagavata)》和《brahmatarka》等等《密宗哲學(tantra)》。」

這項證據清楚證明，聖基瓦·哥斯瓦米僅只接受施瑞曼·瑪德瓦師為聖高迪亞師徒傳系的前輩典範師。聖基瓦·哥斯瓦米從未如斯清晰地談及聖茹阿瑪努師或施瑞達茹·斯瓦米聖足。除了瑪德瓦之外，他從未具體接受任何師徒傳系典範師的門徒和徒孫的所有結論。聖茹阿瑪努師有很多門徒和徒孫，施瑞達茹·斯瓦米也有很多門徒，但基瓦·哥斯瓦米從未在任何地方記載他們的名字。在聖基瓦·哥斯瓦米的典籍，遑論是提及檢巴爾卡師的名字，即使是他的存在的蛛絲馬跡，我們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

異議三：「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Sarva-samvadini》裡，吉祥禱文的一個詩節，描述了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榮耀。他向瑪哈帕佈禱告，把祂描述為『成千上萬由祂創立的師徒傳系之永恆主宰神明(sva-sampradaya-sahasradhidaiva)』。那麼祂怎會包括在任何其他的師徒傳系之中？祂本人正是獨立的高迪亞師徒傳系之創辦人。」

反駁：這種異議十分可笑。《Sarva-samvadini》的吉祥禱文的完整詩節如下所示：

durlabha-prema-péyüñagaigä-praväha-sahasraà sva-sampradaya-sahasrädhidaivaà sri kãñëa caitanyadeva nãmãnaà sri bhagavãntam

聖遜達茹南達．威迪亞維諾德和其他反對者解釋了這個詩節的「*sva-sampradaya-sahasrädhidaivaà*」，意謂「數以千計由施瑞曼．瑪哈帕佈親自開創的師徒傳系之主宰神明。」此處的要點是，施瑞曼．瑪哈帕佈沒有創立數以千計的師徒傳系；祂只創立了一個師徒傳系，那名為聖瑪德瓦-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因此他們的解釋大錯特錯。

聖茹斯卡牟罕．威迪亞布薩拿．瑪厚達亞 (Sri Rasikamohana Vidyabhusana Mahodaya) 對「*sva-sampradaya-sahasrädhidaivaà*」另自解釋為「祂自己師徒傳系的至高主宰神明。」這個意思十分貼切，所有高迪亞偉大奉獻者也都接受。人或會說：「施瑞曼．瑪哈帕佈是至尊人格首神，直接就是主奎師那粲鐸。至尊人格首神高茹阿粲鐸有必要視其他任何人為祂的靈性導師，並從他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和訓示嗎？」答案是：「是的，當至尊主上演祂的人形逍遙時光時，這是必須的。」主茹阿瑪粲鐸展示了從瓦斯斯塔．牟尼 (Vasistha Muni) 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和訓示的逍遙時光，主奎師那則從珊迪帕尼．牟尼 (Sandipani Muni)，施瑞曼．瑪哈帕佈就從依斯瓦茹．普瑞聖足。這些活動對祂們的神格 (bhagavatta) 毫無影響。至尊人格首神為了指導世人而上演這些逍遙時光。

施瑞曼．瑪哈帕佈若包括在任何師徒傳系裡，祂的真理無疑已經失傳。創立師徒傳系不是至尊主的個人職責；這是祂奉獻者所做的。歷史顯示在所有情況下，只有維施努的僕人曾經創立師徒傳系。即使至尊主是祂本人確立的永恆宗教，原始而永恆的人物，就如在「*dharman tu säkñät bhagavat pranétam*」(《聖典博伽瓦譚》6.3.19)、和「*dharmo jagannathau säkñät nãrayaëäh*」(《摩訶婆羅多》，Çãnti-parva 348.54) 等等經典之言顯然而見。然而，「*akartä caiva kartä ca karyaà kãraëam eva ca*」(《摩訶婆羅多》，Çãnti-parva 348.7) 這句子顯示，至尊主沒有直接經手創立師徒傳系的事務。相反，祂透過祂的授權代表來完成這項任務。若非如此，便會是瓦蘇兌瓦、珊卡薩拿 (Sankarsana) 和拿茹央那師徒傳系，而不是布茹阿瑪、茹鐸 (Rudra)、薩拿卡 (Sanaka) 和施瑞師徒傳系。

異議四：「當施瑞曼·瑪哈帕佈遊歷南印度時，祂前往烏杜琵。祂在那裡和聖瑪德瓦師徒傳系的一個真理主義典範師有場討論。瑪哈帕佈駁倒真理主義者之見，因此祂決不能歸入那個師徒傳系。」

反駁：施瑞曼·瑪哈帕佈君不是直接反駁瑪德瓦師對純粹奉愛的想法。相反，祂反駁那些因時移世易而滲進瑪德瓦師徒傳系的真理主義者曲解謬論。讀者只需閱讀《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9.276.277)的這個部分，便能明白這點。

*prabhu kahe - karmi, jnani, dui bhaktihéna
tomara sampradāye dekhi sei dui cihna
sabe eka guna dekhi tomāra sampradāye
satya-vigraha éçvare karaha niçcaye*

「果報工作者和思辨家缺乏奉愛，這兩者在你的師徒傳系裡備受尊重，這點清晰可見。然而，你的師徒傳系有種非常重大的品質，就是接受至尊主的形象，即聖神像。不僅如此，聖神像又被視為巴佳王之子 - 主奎師那 - 本人。祂在你的師徒傳系裡，以尼提亞-哥帕拉(Nrtya-Gopala)的形象受人膜拜。」

這點證明了，施瑞曼·瑪哈帕佈反駁那些因時間流逝，後來滲入瑪德瓦師徒傳系的曲解。祂沒有反駁瑪德瓦師對純粹奉愛之見，或是他在他的評注裡所表達的基本結論。相反，我們顯示了，《Tattva-sandarbha》和《Sarva-samvadini》等等典籍是基於聖瑪德瓦、他的門徒和徒孫的結論。就此而論，我們應該指出師徒傳系之別，一般不是源於輕微的意見分歧。相反，師徒傳系之間的差別是來自有關主要崇拜對象的理論之別。

異議五：「瑪德瓦師的教義包括以下的具體要點：(a) 僅是生於婆羅門世系的婆羅門，才能臻達解脫；(b) 在奉獻者之中，神明至為突出；(c) 只有布茹阿瑪與維施努合一；(d) 幸運女神類屬生物體；以及(e) 牧牛姑娘類屬天堂(Svarga)的仙女(apsaras)。然而，按照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及其傳系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之見，瑪德瓦的這些概念和純粹奉愛的結論互相抵觸。在這種情況下，主采坦亞為什麼會接納瑪德瓦師徒傳系？若真如是，祂高迪亞師徒傳系裡後繼的典範師，怎會包括在瑪德瓦師徒傳系內？」

反駁：當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在齋普茹的嘎塔·嘎迪時，他以經典證據和無可辯駁的邏輯粉碎了反對派的這一切論點。他引用瑪德瓦師、以及他門徒和徒孫的結論，例如威佳亞兌佳、布茹阿曼提爾塔和維亞薩提爾塔等等。

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在他的文學作品反駁所有這樣的譴責，例如他對《Tattva-sandarbha》的評注、他的《哥文達論》、《Siddhanta-ratnam》和《Prameya-ratnavali》，他也證明了聖高迪亞師徒傳系是包括在瑪德瓦師徒傳系內。

在嘎塔·嘎迪的聚會，巴拉兌瓦證明了瑪德瓦視幸運女神為維施努鍾愛的伴侶。瑪德瓦教導，她的靈性身體是由知識和喜樂組成，她也像維施努一樣完美無瑕，例如在誕生前被迫困於子宮裡之苦。她遍存萬有，她也以無限形象和維施努的無限形象一起享樂。當維施努的化身下凡時，幸運女神也會下凡，並一直壯麗非凡地呈現為那位化身珍而重之的摯愛配偶形象。

幸運女神就像維施努一樣，也有各種各樣的名字和形象（《Brhad-aranyaka Bhasya》3.5，聖瑪德瓦所著）。而且，幸運女神是從屬於維施努的，所有知識的化身。她也遠勝四面神布茹阿瑪，也更有資格。她以各式各樣的飾物為形象，在至尊主的肢體上輝煌閃耀，正是她為了維施努的快樂而顯現所有設施，例如祂的床、坐席、王座、飾物等等。（這點摘自聖瑪德瓦師對《婆羅訶摩經》4.2.1的解釋，《聖典博伽瓦譚》2.9.13支持這點）。聖瑪德瓦從未描述幸運女聖神類屬生物體。

同樣，只有婆羅門才能臻達解脫，神明是至傑出的奉獻者、只有布茹阿瑪與維施努合一等等想法，全都與瑪德瓦師徒傳系無關。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在他的《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教導》裡，就這個主題解釋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接受瑪德瓦師徒傳系的原因。

「聖基瓦·哥斯瓦米確定了言論真確者的權威性，也肯定了《宇宙古史》的真確性。最後，他證明了《聖典博伽瓦譚》是所有證據之翹楚。他展示了令《聖典博伽瓦譚》成為至高證據的同一特別品質，也遍及布茹阿瑪、拿茹達、維亞薩、蘇卡兌瓦，而繼他們之後，依次是威佳亞兌佳、布茹阿曼亞提爾塔、維亞薩提爾塔，以及他們的真理靈性導師 - 施瑞曼·瑪德瓦師 - 所核實的經典。那麼，這些經典也類屬權威典籍。」

「由此顯然易見，布茹阿瑪-瑪德瓦師徒傳系是托庇於施瑞曼·瑪哈帕佈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靈性導師體系 (guru-pranali)。卡威卡拿普茹在他的《Gaura-ganodde-dipika》描述靈師師徒傳系時，確認了這同一想法。《終極韋陀》的評注家 - 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 - 也接受了這同一傳承。毫無疑問，那些不接受這個傳承的人，都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遵循祂步伐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大敵。」

「檢巴爾卡提出的同一而異或二元論教義都不完整。偉大奉獻者世界接受了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教義，從而臻達了同一而異教義的整體完美。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主要基石是永恆、全知、極樂的神像，由於聖瑪德瓦師接受了永恆、全知、極樂的神像，因此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便接受了聖瑪德瓦師徒傳系。」

「歷代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傳揚的哲學意念之間有個技術性差別，因為那些哲學意念有點不完整。師徒傳系之別是基於這個技術性差別。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直接就是絕對真理，祂憐憫普世眾生而傳授祂一己全然純粹及已覺悟的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教義。藉由祂無所不知的能力，祂令瑪德瓦的永恆、全知、極樂的永恆神像、茹阿瑪努師的能量結論、維施努-斯瓦米的純粹二元結論和 *tadiya sarvasvatva*，以及檢巴爾卡的永恆二元論結論等等一切虧缺不足之見，完整無瑕。(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教導，第一百一十頁)。」

施瑞曼·瑪哈帕佈接納瑪德瓦之見的另一原因是，瑪德瓦的教義斬釘截鐵地反駁全面違反奉愛真理的假象宗或絕對一元論。第三點是聖瑪德瓦師在烏杜琵展現和崇拜南達之子，那爾塔卡-哥帕拉 (*Nartaka-Gopala*)。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覲見神像時，祂沉醉於狂喜愛意之中，開始跳舞。祂遊歷南印度期間，從未在其他地方看過這樣的神像。這也是祂身處瑪德瓦傳系的有力證據。

聖古那茹傑·刊 (*Sri Gunarja Khan*) 在他的《*Sri Krsna Vijaya*》裡寫了這句，*Nanda-nandana kãñëa-mora präëanãtha*：「南達之子奎師那是我的生命之主」(引用於《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5.100)，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為了這句說話而把自己永遠賣到聖古那茹傑·刊的後人手裡。哪個師徒傳系的那些門徒和徒孫，若以南達之子-那塔卡-哥帕拉-為他們最可貴的主，那麼祂何不把自己賣給那個師徒傳系？這也是高迪亞師徒傳系是在瑪德瓦傳系之內的具體證據。

雖然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和聖瑪德瓦對梵、生物體和宇宙之間的意見有些微差別，這種簡單的意見之別不是師徒傳系之別的原因。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之間的差別是基於崇拜對象，或基於絕對真理各方面之間的卓越等級所造成的。即使在目標、修習和修習者真理方面有點區別，這甚少被視為師徒傳系之別的原因。事實上，對絕對真理或崇拜對象(值得崇拜的至尊真理)的覺悟之別，正是不同師徒傳系的主因。正因如此，施瑞曼·瑪哈帕佈著眼於對絕對真理那塔卡-哥帕拉的崇拜，祂不在意真理主義哲學之別，接受了聖瑪德瓦師為主要的師徒傳系典範師。

異議六：一些對師徒傳系真理一無所知的人說：「由於聖瑪德文鐸．普瑞和依斯瓦茹．普瑞的頭銜是『普瑞(Puri)』，瑪德瓦師徒傳系棄絕僧的頭銜則稱為『提爾塔(Tirtha)』，因此他們決不是瑪德瓦師徒傳系的棄絕僧。聖瑪德文鐸．普瑞若不包括在瑪德瓦師徒傳系內，那麼，聲稱施瑞曼．瑪哈帕佈接受了瑪德瓦師徒傳系是毫無根據的。」

反駁：聖瑪德文鐸．普瑞聖足的頭銜「普瑞」，是他的棄絕啟迪名字。事實上，他是聖瑪德瓦師徒傳系裡的拉釋米帕提．提爾塔(Laksmipati Tirtha)的啟迪門徒。聖瑪德文鐸．普瑞聖足後來從一位名為「普瑞」的棄絕僧那裡接受棄絕啟迪，就像施瑞曼．瑪哈帕佈先從聖依斯瓦茹．普瑞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後來又展現從聖凱薩瓦．巴茹提那裡接受棄絕啟迪的逍遙時光。沒有規定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和棄絕啟迪靈性導師，必須是同一人。他們有時或是同一人，有時不是。聖瑪德瓦師本人首先在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以維施努曼陀啟迪，之後便從一元論者 - 阿促塔帕克薩 - 那裡接受棄絕啟迪。一段時間之後，聖瑪德瓦師影響了阿促塔帕克薩，把他帶進偉大奉獻者概念。即使從一元論者那裡接受棄絕啟迪後，聖瑪德瓦師也沒有接受一元論。相反，他強而有力地反駁所有一元論想法，確立真理主義之後，他到處傳揚和傳播。同樣事跡也見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生平之中。

瑪德瓦師徒傳系的棄絕僧無疑是稱為「提爾塔」，但「提爾塔」不是那師徒傳系的居士偉大奉獻者或貞守生的頭銜。由於聖瑪德文鐸．普瑞接受棄絕啟迪前沒有「提爾塔」的頭銜，當他從一元論師徒傳系的棄絕僧那裡接受棄絕啟迪時，他的頭銜必須是「普瑞」。這是合符邏輯的。

異議七：有些人說：「聖瑪德瓦師徒傳系的目標和修習有別於聖高迪亞師徒傳系。因此聖高迪亞師徒傳系不能被視為在聖瑪德瓦師徒傳系之內。」

反駁：這個異議既大錯特錯，又植根於愚昧。瑪德瓦的教義承認對至尊主的奉愛是全面的修習。至於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為初階修習者(kanistha-adhikari sadhakas)賦定的初段修習，是把果報活動的成果獻給奎師那(krsna-karmarpanam)。然而，為了獲得至尊主恩慈而實踐的修習(bhagavat-parama-prasada sadhana，例如純粹奉愛)，已被確定為主要修習。

正如我們在聖瑪德瓦師的《訓喻論(Sutra-bhasya)》(3.3.53)看到，他確立了奉愛：*bhaktir evainaà nayati bhaktir evainaà*

darçayati bhaktivaçau puruño bhaktir eva bhüyasi iti maöharaçrutaù。他在《訓諭論》(3.3.45)寫道，*varähe ca guru-prasädo balavänna tasmäd valavattaram / tathäpi çravanadiç ca karttavayo muksa-siddhaye*：「要臻達以服務維施努的蓮花足為形式的完美解脫，聖師尊的恩慈比其他一切更有力量。然而，更必要的是從事聆聽和唸誦等等循序漸進的奉愛支體部分。縱貫他的文獻《確定《摩訶婆羅多》的主旨 (Mahabharata-tatparya-nirnaya)》，奉愛的地位昭然若揭：*sneho bhaktir iti proktastayä muktir na cänyathä* (1.105) 和 *bhaktyaiva tuñyati hariù pravanatvam eva* (2.59)。只是由於篇幅所限，我們才沒有提供更多證據。」

在瑪德瓦師徒傳系，對至尊主的愛是唯一目標。雖然施瑞曼·瑪德瓦師在一些地方接納解脫為目標，但他對解脫的定義是 *viñëav-äìghri läbhaù mukti*：「解脫就是得以服務維施努的蓮花足。」因此聖瑪德瓦師徒傳系接受《聖典博伽瓦譚》所述的解脫定義，*muktir hitvänyathä rūpää svarūpeä vyavasthitiù*：「生物體所抱持的『我』和『我的』概念，是產生自假象作用所造成的粗糙和精微名份。」解脫意謂從這個虛假身分獲釋，並以純粹的固有形象，穩處於對至尊主的愛心服務。瑪德瓦師的解脫不是商羯羅所說的與梵合一。相反，那是基於對至尊主的愛。他從未接受以梵和生物體合一為形式的人神合一。相反，他不留餘地的反駁這點。瑪德瓦以差別主義者見稱，因為他接受生物體和梵在束縛和解脫境界兩者，都有分別 - *abedaù sarva-rūpeñu jivabhedaù sadaiv hi*。

雖然施瑞曼·瑪德瓦強調差別 (*bheda*)，但他完全沒有忽視指示無異 (*abheda*) 的訓諭；他反而接受其兼容性。換言之，我們發現接受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線索，就像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著作《Sandharbha》所建議的一樣。根據《終極韋陀》，*çakti çaktimator abhedaù*：「能量和能量擁有者沒有不同。」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線索，見於聖瑪德瓦支持的《Brahma-tarka》的一句話。

*viçeñasya viçiñtasyäpy abedas tadvad eva tu
sarvam ca cintya-çaktitväd yujyate parameçvare
tac chaktyaiva tu jéveñu cid-rüpa-prakätäväpi
bhedabhedaù tad-anyatra hy ubhayor api darçanät
(《Brahma-tarka》)*

因此，在目標和修習方面，瑪德瓦師和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之間沒有特殊差別。無論有什麼明顯的輕微差別，那只是相互之間的具體區別(vaisistya)而已。

瑪德瓦和高迪亞師徒傳系之間，有個非常獨特的類似之處。主持位於烏杜杜的八座真理主義者廟宇之棄絕僧，在主奎師那在巴佳的八位摯愛英雌的指導下，以牧牛姑娘的心緒履行靈修。聖帕瑪拿巴查瑞(Sri Padmanabhacari) - 聖瑪德瓦師傳記的作者，就這個主題寫道：「那些輪流照料主奎師那的僧侶是溫達文眾多的牧牛姑娘，她們與奎師那共同進退，並以難以形容的強烈情感去愛祂，現在為了崇拜祂的這種特權再次投生。」(C.M. 帕瑪拿巴查瑞所著的《聖瑪德瓦師的生平和教導》，第十二章，第一百四十五頁)。

即使時至今天，在烏杜杜的主要廟宇，仍可看到為雅淑妲之子，尼提亞-哥帕拉作出的服務。聖瑪德瓦師在他的《Dvadasa stotram》，第六章第五節，這樣讚揚他的膜拜神明 - 那塔卡·哥帕拉，主奎師那。

*devakinandana nanda-kumara
vāndāvanāijana gokulacandra
kandaphalāçana sundara-rūpa
nanditagokula vanditapāda*

同樣，在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中，聖茹帕、薩拿坦、茹阿古納、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和其他人的著作已確定了目標，就是在牧牛姑娘的指導下服務主奎師那。

如此一來，從頭到尾地評估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之見，便能論定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是包括在聖瑪德瓦師徒傳系之內，這也全面合情合理。

異議八：「瑪德瓦師徒傳系是差別論，而高迪亞師徒傳系是不可思議同一而異論。因此他們之間的意見大有分別。」

反駁：我們以前說過，雖然瑪德瓦師徒傳系接受梵、生物體和宇宙之間的五種差別，但在他們的教義中，不可思議同一而異論仍然有跡可尋。韋陀經典為梵、生物體和宇宙的差別和無異兩方面，都提出了證據。然而，雖然差別和無異兩者並存，但我們僅只經驗到差別，卻經驗不到無異。在奉愛領域，崇拜對象和崇拜者之間的差別，正是崇拜的中樞，而修習和完美兩種境界都證明了這項差別。否則，崇拜者和崇拜對象之間若無差別，那就不可能崇拜。因此，

雖然聖高迪亞和瑪德瓦師徒傳系之間或有些相互差異，但這不會是師徒傳系有別的原因。崇拜對象是至尊主，崇拜法是奉愛而目標是以服務至尊主為形式的解脫。四個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的偉大奉獻者對這些真理的見解稍有不同，但我們不能說他們基本上是不同的。他們全都是同一宗教原則的擁護者。

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之間的差別，只是基於崇拜對象(崇拜神明)之別，或絕對真理的卓越性之別所造成的。雖然目標、修習和修習者本體甚至可能也有差別，但這甚少會被視為師徒傳系之間之別的原因。事實上，對絕對真理和崇拜對象本體的覺悟之別，正是師徒傳系之間差別的主因。按照所展示的卓越程度，崇拜對象本體被視為更勝一籌。

聖穆茹瑞·古塔是瑪哈帕佈的內在同遊之一，他在高迪亞師徒傳系被描述為哈努曼的化身。雖然施瑞曼·瑪哈帕佈告知他，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比至尊主茹阿瑪粲鐸更加甜美(madhurya)，穆茹瑞·古塔卻沒有受到奎師那靈修所吸引。他崇拜的神明是茹阿瑪，他也繼續崇拜主茹阿瑪，直至終老。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看見他對他崇敬之主的奉獻心，滿心歡喜。施瑞瓦薩學者(Srivasa Pandita)也是瑪哈帕佈的主要同遊之一。他崇拜的神明是幸運聖女神-拿茹央那，聖卡爾拿普茹則視他為聖拿茹達的化身。眾所周知，相比施瑞曼·瑪哈帕佈至崇高的愛侶情懷(unната-ujjvala rasa)，他個人較喜歡崇拜幸運女神-拿茹央那。

一些愚昧而受誤導的人聲稱，聖茹帕·哥斯瓦米和基瓦·哥斯瓦米之間之見有別，因為聖基瓦·哥斯瓦米否決了聖茹帕·哥斯瓦米對巴佳牧牛姑娘的非婚戀情感(parakiya-rasa)的解釋，反而支持婚姻戀情感(svakiya-rasa)。事實上，這個譴責全無根據，也大錯特錯。真相就是，聖基瓦·哥斯瓦米顧及他一些對婚姻戀情感有品味的追隨者福祉，才支持婚戀論。他心中的考慮因素是，沒有資格的人體會超然奇妙的非婚戀巴佳情感時，不應該涉及任何婚外情行為。視他為超然巴佳情感的反對者是無禮不敬的，不會因為這個簡單的意見分歧而拒之於高迪亞師徒傳系之外。

我們也看見假象宗或絕對一元論師徒傳系的典範師之間的意見之別；假象宗本身也承認這點。然而，他們全都屬於一元論商羯羅師徒傳系。一些信奉重合論(vivarta-vada)，一些信奉二元哲學(bimba-pratibimba-vada)，一些接受無盡宗(avicchinna-vada)，一些承認類同論(abasa-vada)，他們都反駁彼此的見解。雖然如此，他們都包括在同一個師徒傳系內。同樣，雖然聖瑪德瓦和聖高迪亞師徒傳系之間的意見有些輕微的相互差別，接受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是遵循瑪德瓦師，這完全正確。

c) 駁斥反對奉愛的斯瑪塔教義

當雄獅一樣的典範師，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西孟加拉的美迪尼城、曹比斯·帕茹嘎拿、瓦爾達曼 (Varddhaman)、庫比哈爾 (Kucbihar)、瑪塔班嘎 (Mathabhanga)，以及阿薩姆的大型宗教聚會上，傳揚純粹奉愛時，他駁斥缺乏奉愛的斯瑪塔教義。我在此呈上我從那些講課之中，記錄得來和搜集在我筆記本裡的所有想法。

斯瑪塔是那些認識和遵循《輔典》經典，即由四面神布茹阿瑪、拿茹達、維亞薩、曼奴、亞給瓦卡亞 (Yajnavalkya) 和其他人，為了執行生命的實際職務而展現的，有關賦定規範守則的經典。《輔典》經典有兩種：世俗的 (laukika) 和超然的 (paramarthika)。超然《輔典》是那些支持首要主題的規則的《輔典》經典，《韋陀經》、《奧義書》、《宇宙古史》、《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等等經典都確立了這個主題，即對至尊主的奉愛。世俗的《輔典》經典忽視經典的機密要旨，只是賦定了維護粗糙社會枷鎖的規則。基本上，《輔典》是一體的；由於那些專注於至尊主 (bhagavat-unmukha)，以及那些反對至尊主 (bhagavat-vimukha) 的聖人和牟尼之間的區別，後來才產生了輔典的這個劃分。那些萬中無一，尊敬超然《輔典》之言的人，稱為純粹斯瑪塔 (suddha-smartas) 或偉大奉獻者。這個世界大部分的人都反對哈瑞，並抱持粗糙身體就是自我的概念。那些喜愛身心俗務，尊敬世俗《輔典》之言的人，一般都冠以斯瑪塔之名。

斯瑪塔誤以生物體為至尊主，抱持「我 (靈魂) 是粗糙和精微身體」這種理解，只為他們一己的享樂而履行各類活動。《輔典》為那些不在至尊主奉獻者的指導下，終日只為他們的身體而辛苦經營的生物體，傳授了各種各樣的法則。這樣的人總是從物質主義活動，並為了滿足他們的自私利益，沉溺於說謊、欺騙他人、偷竊和暴力等等不當行為。為了抑制他們的低等渴求，《輔典》經典傳授了很多僅只視乎情況而定，而不是永恆的嚴格訓令。即是說，這些規則是因應一些特別情況而提出的。

相反，所有關乎至尊主的活動都是永恆的，因為至尊主是所有活動成果的享樂者。所有這樣的活動是以取悅至尊主為目的和目標來進行的，將來以至整個永恆時間也將繼續如是。世俗《輔典》經典提及分享遺產 (dayabhaga)、殮葬和淨化儀式 (samskara)、以懺悔和贖罪來進行的認可淨化 (suddhikirnaya)、淨化活動 (prayascitta) 和拜祭祖先 (sraddha) 等等職務。這都僅只關乎人生在世之時；而上述活動成果的享樂者是人，不是至尊

主。這些世俗《輔典》經典沒有提及任何有關生物體靈性福祉的規則。他們為杜伽舉行的節日，還有他們對艾卡達斯斷食日、拜祭、淨化之誓等等的時間和程序的決心，全是為了物質享樂和解脫，因此是應時的。

偉大奉獻者不像斯瑪塔，因為他們向至尊主皈依。他們所有活動的目的是服務至尊主，因此他們既不嫉妒，也不動搖。他們尊敬眾生，因為他們明白生物體是至尊主的僕人。他們心內毫不渴望成為這個世界的偉人，貶抑他人，履行犧牲祭祀 (yaya-yajna)、冥想、獨誦、苦行、拜祭先人、祭神 (tarpana)、在聖地朝聖、在崇拜時給男女半神人奉上供品等等而於今生來世在天堂享負盛名。他們甚至不期望從生死輪迴獲救，得到解脫。若投生數百萬次，或甚居於地獄，也許就得以服務他們的膜拜神明，那麼那就是他們祈求的目標。他們的快樂僅只在於至尊主的快樂。即使偉大聖人和牟尼也不知道純粹奉獻者和純粹奉愛的榮耀。

在《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六篇，我們聽到一場發生在古時的辯論，偉大奉獻者 (維施努的同遊) 和斯瑪塔 (鬼差, yamadutas) 之間，為了阿傑米拉 (Ajamila) 而爭辯。在這個部分，閻羅王告訴斯瑪塔 (鬼差)：「遑論是其他人，即使是齋米尼 (Jaimin)、曼奴和其他遵行《業報之部》的傑出聖人和牟尼，他們心內也覺悟不到至尊主奉獻者的榮耀，因為他們的智慧被三部《韋陀經》甜美的花言巧語迷住。主的外在能量 (daivi-maya) 迷惑了他們的分辨能力。因此他們讚揚《輔典》提及的浮誇而奢華的活動。」

Kāmukäù paçyanti käminé-mäyää jagat：「追求感官享樂的人看到世界充滿情深款款的女士。」按照這個邏輯，再加上他們關乎物質身體的「我」和「我的」概念，斯瑪塔甚至把各種缺陷歸咎於純粹奉獻者為奉愛所作的努力。他們視維施努和偉大奉獻者的濯足水為普通水。他們認為主拿茹央那 (主谷石, Sri Salagrama) 會因勞工階層的觸摸受到污染，然後又可用母牛的五種純淨產品 (panca-gavya) 履行淨化儀式，使祂適合崇拜。換言之，他們有個劣等概念，認為即使是觸及至尊主的直接形象也會令祂產生缺陷，而那位至尊主又能以牛糞等等來淨化。

除此之外，斯瑪塔認為偉大奉獻者屬於世俗階級或宗教。他們視至尊主祭餘為會被污染的普通小扁豆和大米。他們認為即使靈性導師和至尊主接受非婆羅門門徒所煮的穀物，或將這些穀物供奉給至尊主，祂們的階級也會毀掉。他們認為對至尊主的奉愛包括僅只接受生稻米、每天沐浴三次、以及穿著絲綢下裳等活動。而且，他們認為偉大奉獻者是受制於他們果報活動之果的生物體；

他們崇拜各種各樣的神明及其配偶；他們認為宗教從屬於社會；他們又極為尊重反對至尊主的社會。這是他們的不幸。

《嘎努達宇宙古史》這樣描述維施努奉愛的榮耀：

*bräümaëänää sahasrebhyaù satrayäjé viçiñyate
satrayäjé-sahasrebhyaù sarva-vedanta päragau
sarva-vedantavit-koöyâ viñëu-bhakto viçiñyate
vaiñëävänää sahasrebhyaù ekäntyeko viçiñyate*

「一個履行犧牲祭祀的祭師勝過千個婆羅門，一個熟讀所有韋陀結論的學者勝過千個履行犧牲祭祀的祭師，一個維施努的奉獻者勝過數百萬個韋陀結論學者，而一個純粹無瑕 (aikantika) 的奉獻者勝過數千個偉大奉獻者。」

*aho bata çvapaco' to garéyän
yaj jihvägre vartate nämä tubhyam
tepus tapas te juhuvuù sasnur äryä
braümän ücur nämä gänanti ye te*

(《聖典博伽瓦譚》3.33.7)

「哀哉！對於那些唸誦聖名的人的優越性，我還能說什麼？你的聖名在他們舌頭上展現的那些人是最後的，縱使他們也許生於吃狗者家庭。那些誦讀你聖名的人中之傑，他們的婆羅門資格在過往的千生萬世已達完美，因為他們遵行了所有婆羅門活動，例如苦行、火祭 (havan)、在聖地沐浴和研習《韋陀經》。」

*na me bhaktaç catur-vedé mad bhaktaù çvapacaù priyaù
tasmai deyaà tato grähyaà sa ca püjyo yathä hy aham*

(*Hari-bhakti-viläsa* 10.91)

「我不鍾愛欠缺奉愛，徒具虛名的 (catur-vedi) 婆羅門，但我極為珍愛我的奉獻者，雖然他或投生於吃狗者家族。他是實至名歸的慈善受惠者，他的恩慈應該要接受。他肯定和我一樣堪受崇拜。」

*bhagavad-bhakti-hénasya jätiù sastraà japas tapau
apräëasyaiva dehasya maëòanaà loka-raïjanam
suciù sad-bhakti-déptägñi-dagdha-durjäti-kalmañaù
çvapäko'pi budhaiù çläghyo na vedajio'pi nästikaù*

(《Sri Hari-bhakti-sudhodaya》3.11.12)

「淵博學者會榮耀那些品格優良，而罪孽又被真正奉愛烈火銷毀的人，縱使他們生來或是吃狗者。然而，雖然無神論者或是《韋陀經》學者，但他不值

得尊敬。欠缺奉愛者的高尚出身、經典學問、誦讀曼陀和苦行就像屍體的飾物；這林林總總一無是處。這樣的外在修習只為振奮凡夫俗子的心意。」

*viñëu-bhakti vihénä ye cäëöäläù parikérttitäù
cäëöälä api te çreñöhä hari-bhakti parayanäù
(Bhakti-sandarbha, Anuccheda 100,*

《巴哈-拿茹迪亞 (Bāhan-nāradéya) - 宇宙古史》)

「缺乏維施努奉愛的人是吃狗者。相反，那些致力於至尊主奉愛的人是最偉大的人物，縱使他們可能生於吃狗者家庭。」

*çvapaco'pi mahépāla viñëu-bhakto dvijādhikāù
viñëu-bhakti vihéno yo yatiç ca çvapacādhikāù
(Bhakti-sandarbha, Anuccheda 100, 《拿茹達宇宙古史》)*

「國王啊！即使是維施努奉獻者的吃狗者，也勝過缺乏奉愛的婆羅門。而且，缺乏維施努奉愛的棄絕僧，比吃狗者甚至更卑鄙。」

權威經典確立了有神論社會秩序 (daiva-varnasrama)，而不是世俗社會秩序。在世俗社會秩序體系，只有婆羅門之子才是婆羅門，不論他有否適當的婆羅門品質。然而，在有神論社會秩序，婆羅門地位是以品性和活動而定。婆羅門被視為顯現於布茹阿瑪君-韋陀知識的第一位傳教者-的嘴巴。不研習《韋陀經》決不會是婆羅門，縱使或他或投生於婆羅門世系。唯一真正的婆羅門是遵循布茹阿瑪君之端正舉止的人，即穩處於梵而行事，認識非人格真理，或追尋非人格真理的人。《聖梵歌》贊同了，按照個人品質和言行來劃分社會階級。

*catur-varëyaa mäyā sãñöaa guna-karma vibhāgaçau
(《博伽梵歌》 4.13)*

《聖典博伽瓦譚》也有云，

*yasya yal lakñanaa proktaa puaso varëabhivyaijakam
yad anyaträpi dāçyeta tat tenaiva vinirdiçet
(《聖典博伽瓦譚》 7.11.35)*

「若齊備據說是人類社會某個特殊階級的所有典型品質，那就應該要理解，即使那個人投生於另一階級，他也屬於他合符資格的那個階級。(換言之，社會階級不一定單憑出身而定。人的階級是按照他的品質而定，而不是以他剛巧投生的階級。)」

sthito brahmana-dharmena bräümaëämupajévati

kñatriyo vä'tha vaiçyo vä brahmabhüyaù sa gacchati
(Mahabharata anuù Çalyaparva 143.8)

「尼拉刊塔 (Nilakantha) 因而說：『穩處於婆羅門舉止的統治階級或農民商人，並遵照梵而過活度日的人，就可以達至成為婆羅門這階段。』」

《神訓經》所描述的，薩提亞卡瑪·佳瓦拉 (Satyakama Javala) 和高塔瑪 (Gautama) 的故事，確立了這同一個主題。

taà hoväca kià gotro nu saumyaséti. sa hoväca. nāham etad veda bho yad gotro' haà asmi. apācchaà mataram. sä mä pratyabravédvahvahaà caranté paricāriëé yauvane tväm alabhe. säham etat na veda yad gotros tvam asi. javälä tu nāmā aham asmi. satyakāmo nāma tvamaséti. so'haà satyakāmo jävälo'smi bho iti. taà hoväca-etad bräümaëo vivaktum arhati samidhaà saumya ähara. upa tvä neñye satyädra iti

(《祭多嘎 (Chândogya) 奧義書》 4.4.4)

高塔瑪對薩提亞卡瑪說：「再生者 (saumya) 啊！你是哪個世襲階級的？」

他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哪個世襲階級的。當我問我母親時，她告訴我：『我年輕時為多位男士為奴為婢時，我懷了你為我的兒子。我不知道你屬於哪個世襲階級。我名為佳瓦拉，而你名為薩提亞卡瑪。』 因此我是薩提亞卡瑪·佳瓦拉。」

高塔瑪驚呼：「親愛的孩子！不是婆羅門，就不能說出你所說的真相。因此你是個婆羅門。再生者 (dviija) 啊！拿履行火祭的木頭來吧，我會履行你的聖線禮 (upanayana samskara)。不要偏離真理。」

主茹薩巴 (Sri Rsabhadeva) 是至尊主的化身，祂有一百個兒子，其中八十一個是精於韋陀知識的婆羅門，九個 (即九瑜伽師，nava-yogendras) 是純粹奉獻者，餘下的是統治階級。在統治階級的眾子之中，巴茹塔君 (Bharataji) 具備了所有夢寐以求的品質，他是個皇帝，印度正是以他為名 - 巴茹塔之地 (Bharata-varsa)。我們在此也看到社會階級的劃分，是按照同一父親的眾多兒子所呈現的品質和活動而定。

d) 服務主谷石的資格

聖薩拿坦．哥斯瓦米透徹理解偉大奉獻者輔典，而他反駁了某些可惡而嫉妒的斯瑪塔，那空想捏造的想法。他在他的《Sri Hari-bhakti-vilasa》裡寫道，某些斯瑪塔沉迷於生命的身體概念，相信只有投生於婆羅門世系的人才有資格崇拜谷石。他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婦女都沒有資格崇拜谷石，縱使她們生於婆羅門家庭，因為她們是勞工階層。然而，這些論點全面有違經典。由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以維施努曼陀啟迪的男性或女性，不問出身，都有資格履行神像崇拜。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的《Digdarsini Tika》引用了很多經典參考資料作為證據，支持他的觀點。他從《聖典博伽瓦譚》卡皮臘和兌瓦呼緹的一席話 (Kapila-Devahuti samvada)，引用了至尊主卡皮臘之言。

*yannāmadheya çravanānukértañäd
yat prahvaëäd yat smaraëäd api kvacit
çvädo'pi sadyaù savanāya kalpate
kutaù punas te bhagavān nu darçanāt*

(《聖典博伽瓦譚》3.33.6)

「唏，至尊主！即使是生於不可觸碰吃狗者家庭的人，他若聽到你的名字之後便履行唱誦，頂拜你和憶念你，也會立即有資格履行月祭 (soma-yajna，天堂星宿的韋陀式祭祀)。對於真的獲你賜見的人，我還能說什麼？」

而且，聖薩拿坦．哥斯瓦米以帕圖大君的生平歷史為例，澄清了這點。雖然聖帕圖大君是七大洲所組成的地球星宿上的唯一統治者，他對生於聖人家族的婆羅門或對偉大奉獻者，從不實施律法或處罰 (《聖典博伽瓦譚》4.21.12)。聖薩拿坦．哥斯瓦米也從《Puranjana Upakhyana》提出證據，國王普認給 (Puranjana) 也從未下令處罰婆羅門和偉大奉獻者。因此，只要由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以維施努曼陀啟迪，婦女和勞工階層也有資格履行主谷石的崇拜，因為他們也等同於婆羅門和偉大奉獻者。他們所煮的食品肯定可以供奉給至尊主和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漠視這個結論會是個冒犯。

e) 聖靈師蓮花聖足和聖神像真理

[摘自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在一九五九年於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聖琵處拉達．高迪亞廟 (Sri Pichlada Gaudiya Matha)，安奉神像 (vigraha pratistha) 之時，以及一九六二年於聖溫達文聖地的主采坦亞．高迪亞廟的安奉神像典禮所授的講課，有關聖神像真理訓示的匯編]

縱貫《韋陀經》、《奧義書》和《宇宙古史》等等權威經典，都描述了至尊主那永恆、全知、極樂的神像及崇拜法。有些人認為至尊真理 (para-tattva vastu) 沒有形象、沒有屬性、沒有能量和不可改變。他們認為至尊真理沒有個體形象 (vigraha)。祂若呈現形象，祂便必須接受生死，那麼祂就不可能遍存萬有。

事實上，倡導無形象的人沒有從他們一己滿是形象意念的思維方法中解脫出來。他們試圖想像無形象，但他們依然是以「有形象」的概念為中心，來否定形象。「至尊控制者沒有形狀、沒有形象、沒有品質，也沒有力量。」；這些臆測全都錯誤。佛教徒的虛無主義或無神論的反韋陀理論等等虛假而空想的非人格概念都是物質的。

而且，現代的無形理論很大程度都是拜基督教所賜，這個說法並不為過。不論我國今天盛行哪種無形理論，那都是基督教的象徵，這個說法不會有錯。Bharata Sevashrama Sangha、茹阿瑪 - 奎師那使命 (Rama-Krsna Mission) 和 Arvacina Aryasamaj 等等機構的果報論，全都是基督教遺留的，因為我國源遠流長的果報論是貫徹基於韋陀訓令的。因此《梵歌》、其他《輔典》和《讚歌》等等典籍，僅只提及關乎韋陀的業報，其他則隻字不提。這些人傳揚非韋陀的意識形態，對世界造成了極大傷害。

基督教的無形象概念若是千真萬確，那麼建造崇拜地點，並在大教堂及其尖塔上豎立十字標誌又有何意義？他們何不在曠野望向天空進行崇拜？最威權的基督教典籍是《聖經》，當中記載：「神以祂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那就是，至尊控制者做了類似祂一己形象的人。他們對《聖經》這句接納了至尊主人形形象的說話，何不更加強調？

同樣，在倡導沒有形象的回教徒的《可蘭經》聖族後人之中，麥加朝聖者有句類似《聖經》之言的至理名言 (ayatta)，我現在以我記憶所及盡量引用，*innälähä khäläkä men sürätahî*。「Surat」解作形狀或形象。「神以祂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因此《可蘭經》和《聖經》兩者都支持至尊主的人形形象。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那些已托庇於回教的無形理論支持者還要費神建造清真寺？他們何不也在晴空裡或在海裡冥想無形象的絕對真理？

佛教徒和耆那教也是無形理論者 (nirakara-vadis)，即倡導沒有形象的人。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在菩提伽耶 (Buddhagaya)、卡斯、薩茹納 (Saranatha)、阿贊塔 (Ajanta) 和艾羅若 (Elora) 等地的所屬廟宇裡，都有巨大的神像。阿布 (Abu) 山、潘達茹城 (Pandharapura) 和加爾各答的帕茹

薩納廟 (Paresanatha Mandira) 都是耆那教履行神像崇拜的例子。根據普瑞的古史，佛教徒攻擊普瑞的聖廟並將之控制。當時，他們視主佳幹納為佛陀、蘇巴鐸 (Subhadra) 為名聲 (kirti)、巴拉茹阿瑪 (Balarama) 為宗教而蘇達珊神碟為社區 (sangha)，一直都榮耀主佳幹納。把佛教徒從那裡驅走後，商羯羅師再次確立了佳幹納、巴拉兌瓦和蘇巴鐸。

在印度文學之中，不可爭辯的真理就是，至尊主是原因而肉眼可見的宇宙則是祂的結果。根據因果理論，因果之間有種密不可分的关系。凡見於結果之中的，一定以精微形式存在於原因之中。若沒有存在於原因之中，但卻存在於結果之中，這點在各方面而言都不可能。一些哲學家主張，即使實體沒有存在於原因之中，它也可能存在於結果之中。這個觀點的缺陷就是，若接受無原之果，那麼每個實體都能顯現出萬事萬物。例如，從灰塵可以得到油，從酥油得到水，從刺槐樹則可以得到芒果。然而，這又不是如此。事實的真象就是，不論種子 (原因) 裡潛藏哪種實體，那種實體都會出現為結果，就如油來自芥末子和芝麻種子，酥油來自牛奶，芒果來自芒果樹。

因此，在結果之中所見的多個形象，必定全數存在於原因之中，即是梵。若非如此，梵若沒有形象，那麼這個充滿無數形象的可見宇宙就不可能源自祂。因此因果理論證明了，至尊主的聖神像和展現宇宙內無數形象的潛能，是存在於祂之內。

接受宇宙源於缺乏屬性的無形象梵，等於接受某些或萬事萬物都是生於虛無。然而，我們沒有看見此事發生。相反，韋陀經典接受了至尊主為整全真理 (purna-tattva) : pūrēam adaù pūrēam idam。《梵歌》也宣告同一個結論。Nāsato vidyate bhāvo nābhāvo vidyate sataù : 「暫時 (asat) 不是永恆存在的，永恆則沒有終止。」因此至尊主的神像，即整全存在的人物，無疑是確立的。《神訓經》各處都稱梵為無形象的 (nirakara)、無品質的 (nirguna)、無形貌的 (arupa) 和無屬性的 (nirvisesa)。然而，這不是說，梵基本上是無屬性的、無形象的和虛無空泛的。無特質的、無形象的、無形貌的和無屬性的等等字詞不是主要的。有形象的 (akara)、形象、形態和屬性才是主要字詞。無形象的、無形貌的、無特質的和無屬性的等等字詞象徵受禁的感官，並且是源自有形象的、形象、形態和屬性這些字詞。因此，有形體、形象、形態的絕對真理是有屬性的 (savisesa tattva)。那麼《神訓經》為什麼稱祂無形貌等等？經典解答了這點。

*acintyaù khalu ye bhāvā na taàs tarkeëa yojayet
praktibhyaù paraà yacca tad acintyasya lakñaëam*

(《摩訶婆羅多》，Bhéma Parva 5.12)

「把邏輯和論點施加於那個不可思議的存在，委實不當。那不可思議的是超越於物質自然之上。」

*yā yā çrutir jalpati nirvisesam sā sãbhidhatte
savisesameva
vicārayoge sati hanta tāsā prāyo valéyaù savisesameva
(Hayaçéra païcarãtra)*

「不論《神訓經》最初在哪處描述真理實體沒有屬性，最後它們都確立有屬性的真理，而非無屬性真理。無屬性和有屬性都是至尊主的永恆品質。然而，慎重考慮此事後，始終是有屬性真理至為重要，因為在這個世界只經驗到有屬性的真理。對無屬性真理則毫無經驗。」

要旨就是，由於絕對真理超越於假象之上，因而稱為不可思議的、無形貌的、無形象的等等。事實上，至尊主有超然的靈性形象。祂是所有超然靈性品質的基礎，具有所有超然特徵和屬性。祂永恆、全知、極樂的形象，甚至沒有絲毫物質自然或假象的跡象。經典某些地方所說的無形象等字詞，只是為了使我們明白這個事實。

有些人認為宇宙和其中的所有形象都是假的。但這個世界若是假的，那麼有此言論的人也是錯誤而虛幻的。而且，這種虛幻的人的說話也是充滿假象的。這點確立了世界的真實性。

有些人認定形象不可能遍存萬有。然而，這個指控也是錯的。至尊主除了遍存萬有之外，也是所有能量的擁有者(sarvasaktiman)。祂的其中一種能量是祂令不可能變得可能的能量 (aghatana-ghatana patiyasi sakti)，不可能之事藉此也有可能。那麼祂為什麼不可以有形象？而且，那個形象為什麼不可以因那種能量的影響而遍存萬有？祂若不可以有形象，又不能遍存萬有，那麼祂的全能何在？這種錯誤是缺乏真理知識所致。那位至尊主雖然無生無源，但藉由祂不可思議能量的能力，也作為聖雅淑姐的永恆之子。

崇拜無形象的實體是不可能的。一些哲學家傳授了崇拜無形象梵的方法。他們說：「任何有形狀的實體都是虛幻的，應該要被拒絕。因此最好的修習就是崇拜無形。」然而，這個見解是錯的。在五種粗糙物質元素之中，空氣和以太沒有形象，但卻沒有人接受它們為超然靈性或永恆、全知、極樂。因此我們不能僅是因為倡導無形的人所指的梵像以太一樣無形象或虛無，而說祂備受崇拜。《神訓經》有云，解脫人物總是藉由超然奉愛來崇拜和覲見絕對真理，

*oà tad viñëòù paramaà padaà sadä
paçyanti surayaù divéva cakñur ätatam*

(《夜柔韋陀經》)

「神聖博學的偉大奉獻者恆常以他們超然的靈性眼睛，覲見維施努的至尊居所。」

這個神諭曼陀清楚確立了絕對真理的形象。

有些人說，《韋陀經》任何地方也沒有提及聖神像，因此神像崇拜不是遵循韋陀的。這個指控也是錯誤而全無根據的，因為整部韋陀經都有敘述聖神像。例如：

sahasrasya pratimä asi

[《亞珠(Yajur)》25.65]

「至尊主啊！你有數以千計的神像。」

arcata prärcata priyamedhäso arcata

(《夜柔》6.5.58.8)

「聰明人啊！對至尊主的神像貫徹地履行崇拜吧。」

再者，《梵歌》稱那些漠視至尊主聖神像的人為蠢材 (mudha) 和人渣 (naradhama)。

*avajänanti maà müdhä
mänuñéà tanum äsritam
paraà bhävam ajänanto
mama bhüta maheçvaram*

(《博伽梵歌》9.11)

*yato vä imäni bhütäni jäyante yena jätäni jévanti yat
prayanty abhisaà viçanti tad vijijiäsasva tad brahma*

(《泰提瑞亞奧義書》3.1)

「要認識梵，宇宙是祂創造的(奪況)，宇宙是祂保護和維繫的(工具格)，而在毀滅之時，宇宙進入祂之內的(位置格)。」

有這三個情況的那個梵不可能沒有形象。我們看見果實從樹上掉下來，但我們若不接受樹的存在，那麼果實怎能從樹上掉下來？我們唯有接受樹的存在

時，水果的掉落才有可能。同樣，只有當充滿形象的宇宙的來源 - 梵 - 也有形象時，宇宙顯現才有可能。

假象宗說，《終極韋陀》的訓諭：「*arupavadeva hi tatpradhānātvāt*」(3.2.14)和「*na pratékēna hi saù*」(4.1.4)，否定了至尊主的形象。然而，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以這些相同的訓諭，確立了梵的聖神像。「*arupavadeva*」的意思，不是指梵沒有聖神像。相反，這個訓諭清楚證明了梵是有形象的，但對那些沒有資格的人而言，那意思似是沒有形象。「*arupavat*」一字，用了字根「*vatup*」。在梵語語法，字根「*vatup*」是用以表達相似(*tulya*)之意。因此，「*arupavat*」一字傳達了*na-rupavat*，「看似沒有形象」。相反，祂自己的形象(*vigraha*)最為卓越。梵本人和祂的神像之間沒有差別。同樣，在下一個訓諭，「*na-rupavata*」解作「神像不是梵的象徵」而*sah*意謂「這個神像是梵本人」。主采坦亞·瑪哈柏佈觀看主佳幹納時，說：「*pratimā nahe tumi sākñāt vrajendra-nandana*：你不是一座雕像；你根本就是奎師那，即巴佳王之子。」(《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5.96)。

《斯瓦塔斯瓦塔茹奧義書》的下列曼陀先否決梵的形象是物質的，然後再確立祂永恆、全知、極樂的超然形象。

*apāëipādo javano grahētā
paçyaty acakñuù sa çāëoty akarëau
sa vetti vedyaà na ca tasyästi vettā
tamāhuragryaà purusaà mahantam*

(《斯瓦塔斯瓦塔茹奧義書》 3/19)

「雖然至尊梵沒有物質的雙手，祂卻接受一切。雖然沒有物質的雙腳，祂卻來去如風。雖然沒有肉眼，祂卻看見一切。」

要旨就是，祂的形象不是物質的，卻是超然而靈性，並由永恆存在、認知和快樂組成的。

isvaraù paramaù kãñëa sac-cid-ananda vigraha

[《主布茹阿瑪讚(*Sri Brahma-saàhitā*)》]

所有證據之翹楚 - 《聖典博伽瓦譚》 - 也宣告，主南達之子是完全、至尊喜樂而永恆的梵：

yan mitraà paramanandaà purnaà brahma sanātanam

字根「vatup」從不用來傳達不存在實體這個意思。完全不存在的實體，這個類別的存在不獲接受。我們不能說「有種不存在的實體」這樣的話。我們之前已以《梵歌》為證，確立這點，*nāsato vidyate bhāvau*。《聖典博伽瓦譚》的編纂者 - 韋陀維亞薩，其實就是《終極韋陀》的編纂者，因此他的意見決不會互相矛盾。因此當以「*kāñēas tu bhagavān svayam*」、*「nandagopa vrajaukasām yan mitraā paramanandaā pūrnaā brahma sanātanam*」和「*brahmaēo hi pratiñöhāham*」等等詩節來闡釋訓諭時，若將之解釋為表示無形象，那就大錯特錯。除此之外，《梵經》的格言也確立了梵的聖神像，例如：「*api saārādhane pratyakñānumānābhyām*」(3.2.24)，「*prakāsaç ca karmaēyabhyāsāt*」(3.2.25)，以及「*prakāçavaccāvaiçeñyāt*」(3.2.25)。

「*arupavad eva hi tat pradhānātvāt*」的要旨是，梵沒有特別的形狀或形象。祂是祂本人的形象。因此便說是*arupavad - na rupavat*。字根「eva」表示不容爭辯。梵的形象最為突出。祂的人格形象(*svayam-rupa*)或聖神像沒有區分。若你問：「我們可以接受遍存萬有的人物有個人形的形象嗎？」答案就是：「是的，祂可以的。」「*Api samrādhane pratyakñānu mānāmyām*」(3.2.24)：「雖然祂遍存萬有，又不展現，藉由崇拜程序便可觀見祂。」《聖典博伽瓦譚》(11.14.21)也確認這點。*Bhakti āham ekayā grāhyaù*：「只有藉由奉愛才能察知我。」

這個結論在下一個訓諭甚至更加清晰，*na pratēkena hi saù*。我們無法以崇拜象徵或偶像來臻達完美，強說至尊主存在於偶像之中，這也不對。關於這點，商羯羅師說明，無形象梵的形象是為了修習者的福祉空想出來的。他的想法是，崇拜這些虛構形象便能淨化意識知覺，當意識知覺得到淨化時，臻達無形象梵的修習便易如反掌。然而，以想像形象或偶像來崇拜至尊主是不正確的。永恆、全知、極樂神像的人格化形象，直接就是至尊梵本人。應該要對祂履行崇拜。《終極韋陀》的上述格言已經說及這點。這裡的考慮因素是這點：「我們能否對至尊主的一些構想像形象確立崇拜？」為了答覆這點，訓諭語氣極重地說明，*na hi*：「不！」「那麼將怎樣履行崇拜？」「*Saù*」，對至尊主本人的靈性形象履行崇拜，那就是聖神像，藉此便會與至尊主相見。因此《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有云：

éçvarera sri-vigraha sac-cid-änandäkä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6.166)

「至尊主的超然形象在永恆、認知和極樂各方面，都是完全的。」

cid-ananda kåñëa vigraha 'mäyika' kari' mani

ei baòà 'päpa' - satya caitanyera väëé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5.35)

「假象宗不承認至尊主的人格形象靈性而充滿喜樂。這是個滔天大罪。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之言千真萬確。」

pratimä nahe tumi säkñät Vrajendra-nandan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5.96)

「你不是一座塑像；你直接就是巴佳王之子奎師那本人。」

因此至尊主的聖神像是永恆存在、認知和快樂的形象。然而，應該緊記，唯有偉大解脫人物確立的聖神像，才是永恆、全知、極樂的形象。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所確立的神像謂之塑像 (*pratima*)，崇拜這樣的塑像是經典不容的。同樣，核實副本的核實副本不足為證，即使偉大靈魂所確立神像的塑像複製品，也不是永恆、全知、極樂的聖神像。經典到處也提及，服務聖神像令生物體無限吉祥。

f) 反駁「所有哲學體系都是臻達同一位至尊主的不同路徑 (*yata mata tata patha*)」之說

至受崇拜的雄獅一樣的典範師，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在一九五零年在西孟加拉的美迪尼城地區，進行了一個風暴一樣的傳揚之旅。當時，他在三十天內，在大約四十個不同的宗教聚會上，廣泛傳揚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實踐和闡述的永恆神聖宗教，即純粹奉愛宗。美迪尼城有個名為嘎亨卡里 (*Gehunkhali*) 的大市鎮，在當地舉行了一個大型的宗教聚會。聖靈師蓮花聖足應他一己的神兄弟，堪受崇拜的聖足，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的聖施瑞瑪·巴提布兌瓦·稍茹提·瑪哈茹傑所求，來到當地。這個大型會議是安排在茹阿瑪-奎師那使命所管理的中學學園內舉行，學校的校長、其他教師、本地學生和其他各行各業的人物也有出席。

聖靈師蓮花聖足在大約二萬五千觀眾面前，以文采非凡的語言確立了主采坦亞·瑪哈柏佈所實踐和闡述的純粹奉愛結論。他解釋主奎師那是絕對真理的最終極限。祂是眾生終極而堪值崇拜的真理，生物體則是祂的不相連部分 (vibhinnamsa-tattva)。生物體天性結構是至尊主的僕人。生物體的慘況是由於他忘了他對至尊主的服務態度所致。

講課中途，聖師尊正以經典的證據和無可辯駁的推理確立這些結論時，有些人問：「我們讀過及聽說，生物體就是施瓦。施瓦、杜伽、卡利、象神 - 這全是同一位至尊主不同的名字和形象。無論你抱持哪種觀點，無論你崇拜哪位神明，也能臻達至尊主。當人升上天空時，都以相同角度俯瞰萬物。雖然在不同的郵局投寄信件，但信件全都到達同一地點。步行、乘汽車，乘火車或任何交通工具，都可以抵達德里。同樣，當修習者處於崇高的靈性位置，他視萬物為一。崇拜任何人都臻達同一至尊主，但你卻接受奎師那獨自才是獨一無二的崇拜對象，對祂的奉愛才是所有靈性成就法之中最好的。」

聽到這個問題後，全體觀眾都被聖師尊妙不可言的答覆迷住。那些提問的人完全啞口無言。我現在會呈獻聖靈師蓮花聖足在那個聚會中講授的部分講詞。

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極為莊嚴地說，反對派提出的觀點是基督教教義的餘物；既不依據韋陀，又反對經典結論。「『yata mata tata patha』的口號，」意指所有哲學體系都是臻達同一位至尊主的不同路徑。首先，讓我們細想這點。這個見解既誤導，又全面違反經典。我們若接受這個見解，便必須認為每個人的概念都不相伯仲，不論他們是小偷、掠奪者、妓女、聖人或物質主義者。深思熟慮的人都不能接受那些托庇於善良、情欲或愚昧形態的成就法的人，全都得到同一成果。食用肉、魚和蛋的暴力者的目的地，與抱持純粹善良概念，及獻身於善良和沒有形態之事的正義之士並不相同。聰明人都不能接受任何與之相反的見解。《聖典博伽瓦譚》和《梵歌》等等經典，沒有描述所有宗教或途徑是相同的。相反，《聖典博伽瓦譚》表明，眾生唯一的至尊宗教就是對經驗知識所不能察知的 (Adhoksaja) 至尊主奎師那的奉愛，那應該是毫無動機，並像油一樣延續不斷的。

*sa vai puàsää paro dharmo yato bhaktir adhokñaje
ahaituky apratihata yayatma saàprasédati*

(《聖典博伽瓦譚》1.2.6)

dharmau projjhita kaitavo 'tra paramo nirmatsaräääm sataà

(《聖典博伽瓦譚》1.1.2)

「除了對至尊主的奉愛之外，以宗教之名所表達的一切見解都是不濟而偽善的。」

除了純粹奉愛之途之外，其他途徑無法讓人拜會奎師那。只有藉由《聖典博伽瓦譚》所描述的奉愛心，才能取悅至尊主。《梵歌》也說明，那些崇拜神明的人會臻達神明的星宿；崇拜祖先的人前往先人星宿 (Pitrloka)；崇拜鬼魅的人則前往鬼魅星宿。這些世俗的崇拜方法不能臻達至尊主奎師那。只有藉由純粹奉愛，才得以在奎師那星宿服務奎師那。若所有崇拜方法都相同，奎師那便不會在《梵歌》說：

*yānti deva-vratā devān pitān yānti pitā-vratāu
bhūtāni yānti bhūtejyā yānti mad yājino 'pi mām*

(《博伽梵歌》9.25)

「那些崇拜神明的人臻達神明星宿，崇拜祖先的人臻達祖先的星宿，崇拜鬼魅的人則臻達鬼魅世界。但那些崇拜我的人卻會臻達我。」

*kāmais tais tair hāta-jñānāu prapadyante 'nya-devāu
taā taā niyamam āsthāya prakātyā niyatāu svayā*

(《博伽梵歌》7.20)

「知識被驅除痛苦等等渴望偷走的人，會因他們一己本性使然而托庇於適當規則並崇拜神明。」

*antavat tu phalā teñā tad bhavaty alpa-medhasām
devān deva-yajo yānti mad-bhaktā yānti mām api*

(《博伽梵歌》7.23)

「然而，那些智力差劣的人的崇拜成果並不經久。神明的崇拜者臻達神明而我的奉獻者則臻達我。」

放棄奎師那而崇拜其他各種各樣的神明謂之不法不當。

*ye 'py anya-devata-bhaktā yajante çraddhayānvitāu
te 'pi mām eva kaunteya yajanty avidhi-pūrvakam*

(《博伽梵歌》9.23)

「不論給神明祭獻什麼，琨蒂之子啊，那都只是給我一人而已，但那卻是缺乏真實理解的供奉。」

有些人說：「維施努、象神、杜伽、卡利和施瓦，全都一樣。祂們之間沒有基本或固有差別；祂們僅是名稱不同而已，崇拜祂們所有人的結果都是相同的。」然而，這段敘述與經典並不一致。

*oà tad viñëòu paramaà padaà sadā
paçyanti sūrayaù divéva cakñur ātatam
tad viprāso vipranyavo jägāvāàçau
samiēdhate visnor yat paramaà padam*

(夜柔韋陀經 1.22.20)

「仿如眼睛能夠毫無阻擋地看見天上的太陽，同樣道理，解脫的偉大靈魂總能看見至尊主維施努的至尊居所。獻身於至尊主，又沒有犯錯或受騙傾向等等缺陷的聖人，到處傳揚維施努至尊居所之事。」

*na tasya kāryaà karaëai ca vidyate
na tat samaç cābhyadhikaç ca dāçyate
parāsyā çaktir vividhaiva çrūyate
svābhāviké jnana-bala kriya ca*

(《斯瓦塔斯瓦塔茹奧義書》6.8)

「那個至尊梵超靈的活動不是物質的，因為祂的手和腳等等感官都不是物質的。祂以祂的靈性身體壯麗非凡地同時遍存萬有。因此，遑論比祂偉大，甚至沒有人能與祂看齊。據聞至尊主有各式各樣的神聖能量，其中以知識能量、力量能量和活動能量至為突出。這三種能量分別稱為靈性能量(認知能量)、永恆能量(存在能量)和極樂能量(喜樂能量)。」

《梵歌》有云，

mattaù parataraà naëyat kiicid asti dhanaijaya

(《博伽梵歌》7.7)

「丹南佳亞(Dhananjaya)，一切真理唯我獨尊。」

以及，

*vedaiç ca sarvair aham eva vedyo
vedanta-kād veda-vid eva cāham*

(《博伽梵歌》15.15)

「藉由所有《韋陀經》便能認識我。事實上，我就是《韋陀結論》的編纂者和《韋陀經》的知悉者。」

所有權威證據都確立了，維施努本體是至尊絕對真理。經典任何地方都沒有說過，象神、卡利、杜伽和太陽神等等神明等同維施努本體。相反，那些認為這些神明等同拿茹央那的人是冒犯者。

*yas tu nārayaēā devaā brahmārudrmarudradi daivataiū
samatvenaiva vikñeta sa pāñāēōi bhaved dhruvam*

《偉大奉獻者密宗 (Vaisnava-tantra)》

「那些認為主拿茹央那與布茹阿瑪和茹鐸 (Rudra) 等等神明同類的人，是個沒有信心的不信者。」

而且，《梵歌》有云，

*tapasvibhyo' dhiko yogi jñānibhyo' pi mato' dhikau
karmibhyaç cādiko yogi tasmād yogi bhavārjuna*

*yoginām api sarveñā mad gatenāntarātmanā
çraddhāvān bhajate yo mā sa me yuktatamo matau*

(《博伽梵歌》6. 46-47)

「在心存物質欲望的果報工作者、從事苦行的苦修者 (tapasvis) 和從事知識培養的思辨家 (jnānis) 之中，以瑜伽師最好。因此，阿尊那啊！成為瑜伽師吧。然而，即使在這些瑜伽師之中，那些為我 - 瓦蘇兌瓦 - 作靈修 (超然服務)，以整全的信心獻身於我的人，是眾人之尊；這是我的意見。因此成為這樣的瑜伽師吧。」

除了奉愛之外，無法以任何其他方法臻達至尊主。主奎師那親自說過，

*na sadhyati mā yogo na sākhyā dharma uddhava
na svādhyāyastapastyāgo yathā bhaktirmamoritā*

(《聖典博伽瓦譚》11.14.20)

「瑜伽修習、知識覺悟 (jnāna-vijñāna)、宗教儀式、唸誦、苦行、研讀和棄絕，都不足以臻達我。只有以純粹無瑕的純粹愛意組成的奉愛服務，才能臻達我。」

《神訓經》也表達了這同一結論：

*bhaktir evainā nayati bhaktir evainā darçayati
bhaktivaçau puruño bhaktir eva bhūyasé*

[《瑪德瓦論》引用 Māthara çruti-vācan
對《終極韋陀》(3.3.53) 的注釋]

有鑑於此，《聖典博伽梵歌》傳授了訓示，*sarva dharmān parityajya māmekāṁ caraēvā vraja*：「放棄一切有關身心的短暫職務，皈依給我。」權威經典從沒有表示，所有見解、途徑或世俗宗教都是相同的。傳揚「所有哲學體系都是臻達同一位至尊主的不同路徑」這種誤導性想法的人對真理一無所知。

乘著飛機飛到高處時，下面的樹木和植物、高地和低地看來全都一樣，但這僅只表示觀察者視力不足而已。由於缺乏適當觀察力，他雙眼沒有發現遠方的物體。同樣，愚昧的人因缺乏真理知識而以他們一己有限的物質觀點觀看萬物，於是便認為一切好壞之見不相上下。這僅只顯示他們的愚昧而已。滿眼愚昧的人若把每個人視為一體，他們都不是一模一樣，也不會成為一體。那些履行違禁活動的人有別於那些履行虔誠活動的人、那些毫無依附地履行賦定職務的人，思辨瑜伽師或奉愛瑜伽師。他們的活動不同；他們的活動成果不同；他們的目的地也不同。若非如此，《梵歌》和其他經典便不會反駁這個見解。

只有愚昧和愚蠢的人才會說：「乘牛車、馬車、火車或汽車，都可以到達同一目的地。條條大路通羅馬。」牛車、馬車或汽車不能到達英國、澳大利亞或夏威夷等等位於海洋中央的國家和島嶼。這個事實人所公認。即使同一列火車的乘客手持不同地方的車票，也不能到達同一目的地。同樣，那些採用各種各樣的成就法，實現感官享樂、解脫、或神的愛等等各種各樣目標的人，也不會全都獲得對至尊主的同一種愛心服務。主奎師那在詩節裡非常精妙地解釋這點，*ye yathā māṁ prapadyante*：「由於他們皈依給我，我論功行賞。」（《博伽梵歌》4.11）。

有些人又說：「即使你在不同的郵局投寄信件，它們全都會抵達同一目的地。同樣，不論崇拜者崇拜哪位神明，他們全都會臻達同一至尊主。」然而，這個論點也全屬空想；那是出自愚昧的。不同信件上所寫的地址若是相同的，即使在不同的郵局投寄信件，那麼它們都會到達同一地點，這點不容否認。這是正確的。但信件上所寫的地址若有不同，它們便會到達不同的目的地。同樣，所有崇拜者若對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履行那導向奉愛，同一種專心致意的崇拜，他們便會獲得淨化，並能臻達至尊主。《博伽梵歌》優美地顯示了這個順序。

現時，我們聽到很多與經典結論對立的口號。權威經典毫不支持「服務以貧苦大眾為形象的神 (*daridra-nārayaṇa*)」、「普羅大眾就是神 (*janatā-janārdana*)」和「靈魂就是施瓦 (*jéva hi siva*)」那樣的想。貧苦大眾

若是拿茹央那，那麼千生百世都履行虔誠活動，富有可敬的人又如何？公正、博學而可敬的人又如何？他們為何不能是拿茹央那？那些接受貧苦大眾形象的神這種理念的人，全都是受前生低等印象所驅策的無神論者。他們與純粹的靈魂職務毫無關係。

人們談論貧苦大眾形象的神，但時至今日，無一生物體成功地成為至尊主。靈魂和超靈按照祂們的天性構成而有其獨自而個別的天性。微靈渺小而受制於假象，無助地自食其果。相反，超靈是整個宇宙的創造者、主人和維繫者，祂也是假象之主。這兩位怎能稱為一體？那些主張這種概念的人提出了錯漏百出的荒誕念頭。他們徹頭徹尾的大錯特錯。

那些聲稱生物體得到知識和獲得解脫後會成為施瓦的人是無神論者。在這個階段，他們稱為商羯羅大神明(施瓦)為「父親」，他們又稱巴瓦妮(Bhavani)為「母親」，但當他們解脫而成為施瓦時，卻會視巴瓦妮為他們的妻子。呈現杜伽形象的巴瓦妮因而割破這種惡棍的喉嚨，並戴著以他們的頭顱製成的花環。這點的證據在經典各處屢見不鮮。

聽到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這次出色的講課後，在場的一些教師向聖師尊提了一個提議。他們提議把位於瓦盧茹(Velura)，茹阿瑪-奎師那使命廟宇的主要斯瓦米君領來，在特別會議上以經典辯論來研究這個主題。「我們明天便會致電他，」他們說。雄獅一樣的典範師回答：「他一聽到我的名字，他決不會來。」聖師尊等待茹阿瑪-奎師那使命的棄絕僧共三、四天，但眾所周知，他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參與經典辯論。

g) 反駁濫情派的教義

虛偽而物質的濫情派，正是那些把超然靈性至尊主的超然靈性逍遙時光，理解為尋常男女情事那樣俗不可耐，以及認為通過物質修習便能臻達超然靈性真理的人。他們違反超然的靈性情感之師聖茹帕·哥斯瓦米的教義，想像自己是牧牛姑娘。他們以女性服飾打扮那愚鈍、粗糙而物質的男性身體，以這種想像中的牧牛姑娘情感扮演履行靈修的角色。那些有此舉動的人稱為虛偽而物質的濫情派。這些人心內保持男性心緒，外表像女士一樣留有長髮、戴上鼻環、穿上長面紗、紗麗布或寬大的裙子、緊身胸衣、腕上戴有手鐲、腰間纏有腰帶、腳上戴有踝鈴、金飾等等，藉此掩飾他們的男性身體。他們以拉麗妲或維薩卡等等名字介紹自己。他們以非婚戀靈修為藉口，在他們的修院收納年輕婦女為僕，與她們保持不當關係。這就是他們離經叛道的行徑。

其他則沒有用婦女服飾打扮他們的男性身體，但他們支持那些舉止如此的人之見。他們以調情的姿態，沒有考慮他們的觀眾合格與否，在市場隨處當著各種凡夫俗子面前，演唱茹阿-卡努 (Rai-Kanu，即茹阿妲-奎師那) 的私密情愛戲劇。他們就娜莎之舞誇誇其談的演說，又模仿娜莎之舞。浪蕩子因而誤以超然靈性情感為物質情感。他們相信絕對必須要把他人的妻子作為不法的非婚情人，與之為伴，以覺悟超然的靈性情感。相反，他們認為聖基瓦·哥斯瓦米和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不可能品嚐極樂情感，因為聖基瓦·哥斯瓦米自小已是貞守生，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則從未涉及居士生活。這種人也歸類為虛偽而物質的濫情派。

外在而言，施瑞曼·瑪哈帕佈是男性，但祂內在一直培養牧牛姑娘服務奎師那時的心緒。這些人完全抵觸這點。他們心內滋養男性心緒，外在卻試圖以牧牛姑娘的服飾隱藏他們的外在肢體。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解釋過，牧牛姑娘的靈性極樂是靈魂的職務，但虛偽而物質的濫情派認為牧牛姑娘的靈性極樂是身體的職務。

*antare nistha kara bāhye loka-vyavahāra
acirāt kãñëa tomāya karibe uddhā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6.239)

*mane nija-siddha-deha kariyā bhāvana
rātri-dine kare vraje kãñëera sevan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52)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君這裡是說，開始時，心底應該要保持非常堅定的信心，與此同時，為了維生，舉止要像普通人。當信心漸趨成熟時，世俗活動也會與靈修相符；即世俗活動也會變得有利於靈修。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要冥想那在心內察知的，適合服務神聖愛侶的完美形體，並應該以心意衷心為奎師那從事超然靈性的服務。遵循這個程序，便會先覺悟到永恆的靈性身體 (svarupa-siddhi)。最後，在展示的巴佳處於形體覺悟階段之時，放棄物質身體後便會得到牧牛姑娘的身體，而那身體是符合心內察知的那個完美形體。

有關自發奉愛的奉愛修習這個題目，聖茹帕·哥斯瓦米說過，

*kãñëaà smaran janai cāsya preñöhaà nija saméhitam
tat tat kathā rataç cāsau kuryād väsaà vraje sadā
seva sadhaka-rüpeëa siddha-rüpeëa cātra hi*

*tad bhāva lipsunā kāryā vraja-lokānusārataù
çravaëotkértanädéni vaidhi-bhakty uditāni tu
yānyaigāni ca tānyatra vijñeyāni manēñibhiù*

「總是應該持恆地居於巴佳，銘記主奎師那和祂那些一己渴望遵循的親愛同遊，也應該一直專注於祂們的逍遙時光命題。若不能直接居於巴佳，那就應該以心意居於巴佳。在自發奉愛之途，應該要追隨奎師那親密的擊愛同遊和他們的追隨者，總是繼續埋首服務他們。這應該以修習者目前的形體 (sadhaka-rupa，目前情況的外在物質身體) 和完美形體 (siddha-rupa，內心察知的形體，適合用以履行心中渴望為奎師那所作的那種服務) 而行。應該熱切渴求靈性極樂，那就是心目中渴望遵循的，奎師那那些巴佳同遊的獨特愛意心緒。認識奉愛真理的淵博學者指出，在規範性奉愛時按從資格而獲授訓示，要遵行聆聽和靈唱等等奉愛分支。這相同的訓示也適用於自發愛意的奉愛。」

主施瑞曼·瑪哈帕佈，或是實現了瑪哈帕佈心底夙願的聖茹帕·哥斯瓦米，兩者都沒有傳授過訓示，說男性修習者應該要隱藏他們的男性形象；梳辮子；穿面紗、裙子、女裝上衣和女性飾物；然後和他人的妻子履行自發奉愛的靈修。相反，祂們例必說這些活動可惡並有違經典。為了給奉愛修習者確立高級典範，施瑞曼·瑪哈帕佈拒絕了蹉塔·哈瑞達薩 (Chota Haridasa)。六哥斯瓦米也確立了這同一的純粹模範。聖茹帕·哥斯瓦米在《奉愛的甘露》和《Sri Ujjvala-nilamani》等等著作訓示過，要遵循聖哲賢人 (即《韋陀經》的化身) 和丹達卡認亞 (Dandakaranya) 地區之聖人的清涼步伐，履行循序漸進的修習。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聖基瓦·哥斯瓦米、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和其他人都是這種靈修的輝煌例子。他們的生活多麼純粹啊！純粹奉獻者遵循這種偉大靈性人物，最好不過。

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在他名為「濫情者教義之墮落腐敗」一文這樣寫。

「一種令人生厭的意識形態正不知不覺地在孟加拉的幾個地方傳播。這種濫情派賦定的所有活動和行為操守都極其腐敗可鄙。生物體是靈性的 (cinmaya)，他唯一的本然職務就是對奎師那的靈性服務。「sahaja」一字解作saha-ja，即與靈魂一起出現的。對純粹靈魂而言，為奎師那所作的超然服務對純粹靈魂而言自然不過 (sahaja)，因為那是和微靈一起出現的，因此是自然固有的。然而，在受困於了無生氣物質的這個階段，超然服務就不自然。濫情派把男女合一變成世俗而臆測的自然職務，藉此自欺欺人或剝奪他人對奎師那純粹自然的愛。在現實裡，男女合一不是自然職務。相反，在靈魂的

自然職務之中，枯燥乏味的男女身體合一是極其令人生厭、道德敗壞和不當的行為。現今所謂的濫情宗完全不合道德、有違神聖行為並與經典對立。純粹偉大奉獻者對此應該極其小心。習俗上以左耳來接受曼陀的那個宗教，全面的離經叛道。」

「縱貫經典，我們到處也找不到像『為了臻達巴佳王之子，應該與婦女交往』那樣的訓示。體會到愛侶情懷時，微小而有意識的生物體便臻達他一己的本然狀態。那就毋須再接觸了無生氣的物質自然。蹉塔·哈瑞達薩自己身為女性 (prakṛti)，卻處於男性心態 (puruṣa-nhava) 與另一位女性交談而犯了錯，被瑪哈帕佈拒絕。縱欲者創立了他們一己感官享樂之途 (見於末篇逍遙 2.117)，但純粹的偉大奉獻者卻忽視他們。即使對居士而言，與已婚婦女聯誼也非靈修的一部分，因此是以免除家居生活所涉及罪孽的有節制方式，來接納這種與婦女的聯誼。純粹偉大奉獻者認為男性修習者應該履行靈修，並與女性修習者保持距離。女性修習者不應該邀請任何男士到她的靈修組別。靈修是完全靈性的活動。即使容許最輕微的世俗情感進入時，便會毀滅殆盡。」

h) 棄絕階級之法 (Bheka-pranali) 及完美法 (siddha-pranali)

最近，在孟加拉以及茹阿妲聖湖和巴佳的溫達文等地，有種名為巴巴君棄絕啟迪體系 (Bheka-dharana) 和完美法的風俗，歪曲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六哥斯瓦米確立的純粹奉愛之固有本質。沒有考慮這些人合格與否，就把完美法和巴巴君棄絕啟迪 (babaji vesa) 傳授給對經典和結論愚昧無知的浪蕩子、縱欲者或凡夫俗子。採納了這個低俗的修習後，那些人墮入更深邃的腐敗和墮落之中。

i) 巴巴君棄絕啟迪體系

巴巴君棄絕啟迪體系 (babaji-dharana²) 的風俗源用於什麼時候？經調查後，我們看到這種風俗在六哥斯瓦米、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等人的時代並不盛行，因為這些人物天生就是至尊天鵝。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自然地接受了塔潘·米斯陀 (Tapana Misra) 的舊下裳 (dhoti)，將之撕開，當成外衣 (bahir-vasa) 和至尊天鵝所穿的襠布 (dor-kaupina) 穿著。就此而論，完全沒有提到傳授完美法 (siddha-pranali³)。棄絕僧這種衣飾僅只表示對靈修的堅定不辭。同樣，應該要理解其他哥斯瓦米的情況也是一樣。

在某程度上而言，這是歸類於托鉢僧 (bhiksuka) 階級或棄絕啟迪，因為至尊天鵝偉大靈魂沒有任何明確或特定衣著。他們凌駕於規範守則和棄絕啟迪等等靈性晉階的區分標記之上。由於他們恆常在至尊主的純粹愛意中不能自己，《韋陀經》等等經典的規則和禁令對這些至尊天鵝毫無沖擊。然而，那些人不在至尊天鵝階級，但卻按照《Satkriyasara-dipika》等等純粹無瑕的偉大奉獻者輔典，接受偉大奉獻者的棄絕啟迪，或按照同樣規則穿上白色的外履布和襠布。此舉專為靈性修習的堅定奉獻心，又稱巴巴君棄絕啟迪體系。「bheka」一字是梵語「bhesa」一字的訛用。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在他名為「巴巴君棄絕啟迪體系」（重印於《高迪亞通訊》第六年度第二期）的散文內這樣寫：

「『bheka』一字的正確理解，是解作棄絕僧階級。棄絕啟迪階級的名字是棄絕僧階級。棄絕僧今生決不能與婦女交往。他們會以化緣維生。」

「有個問題由此而生。接受了棄絕僧的那些偉大奉獻者處於哪個階級？我們研究經典和瑪哈帕佈的訓示，從而確立了不依附的偉大奉獻者是處於棄絕僧階級。當完全禁絕他們與婦女交往時，他們就是處於棄絕啟迪階級。棄絕啟迪的標記是襠布。當他們接受了襠布或外衣時，他們便明確地包括在棄絕啟迪階級之中。」

「棄絕啟迪有兩種，一般的棄絕啟迪和偉大奉獻者的棄絕啟迪。這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普通的棄絕啟迪包括平和、自制、容忍、棄絕、對永恆和暫時的知識以及臻達梵的雄心壯志。當個人出現這些品質 (dharma) 時，便已接受棄絕啟迪。然而，單憑這些品質的存在，不足以提供偉大奉獻者棄絕啟迪的資格。」

「對至尊主產生依附的過程，先始自對至尊主的主題有信心。之後，便進展到聖人聯誼、靈修活動、不要得惡習和欲望的清除等等。到了某個境界，當心中出現對至尊主的依附時，有種名為不依附 (virakti) 的品質便托庇於偉大奉獻者。在那個階段，偉大奉獻者修習者完全不依附居士階級。他然後便穿上襠布，把他的個人必需品減至最低程度，並化緣維生。這稱為偉大奉獻者棄絕僧。那些單純不欺，為了從事至尊主靈修而接受棄絕僧的人，值得全世界對他禱告。這類棄絕的接受方式有兩種。一些修習者臻達產生自靈性極樂的不依附境界後，便從名符其實的靈性導師那裡接受棄絕啟迪；一些則自行穿上襠布和外衣。在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師徒傳系裡，棄絕僧的這個傳統極為純粹。我滿懷信心俯首致敬，一再頂拜這種傳統。」

「然而，不幸的是，棄絕僧階級現時正漸趨極度腐敗之境地。資格的考慮因素已蕩然無存。有些人雖然沒有資格，卻想要穿上棄絕僧衣飾，他們剃了頭，穿上襠布並異想天開地接受了棄絕僧啟迪。」

「現時，棄絕啟迪體系出現了一些曲解。那是什麼？

(1) 有些居士偉大奉獻者剃了頭和穿上襠布，成了巴巴君。有什麼能比此舉遺害更大？他們的行為違反經典及社會利益。他們若真的疏離物質生活，他們大可以處於真正棄絕境界接受棄絕僧。否則他們會令偉大奉獻宗蒙羞，也必須要在來生自食其果。

(2) 巴巴君群中有個可怕而災難性的風俗，他們在他們的修院私藏女僕。在一些修院裡，巴巴君甚至可能以女僕的形式，私藏他自己出家前的妻子。這些人以服務神和服務聖人為藉口，與婦女交往。

(3) 真正棄絕的巴巴君完全否決婦女、財富、食物等等強烈渴望。現在，普羅大眾對偉大奉獻宗失去信心，因為他們看見這些缺陷正在可謂的棄絕者之間蔓延。事情的精要就是，真正棄絕是源自對至尊主的愛(rati)，那些接受棄絕象徵，但卻沒有發展出真正棄絕的人，正是社會的大患，也是偉大奉獻宗的恥辱。他們未有資格接受棄絕啟迪但卻倉促而行時，他們一己的墮落及對偉大奉獻宗的非議，兩者都屢見不爽。」

在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和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之後，施瑞曼·瑪哈帕佈的高迪亞師徒傳系開始進入黑暗年代，期間，聖茹帕傳系的奉愛洪流有點被削弱。各種各樣有違純粹奉愛的思辨歪風和意見，夾雜在真實概念之中。當時情勢如此可怕，目睹高迪亞偉大奉獻宗追隨者的不當行為，以致社會上受過教育和有教養之士甚至開始憎惡高迪亞偉大奉獻宗之名。如此一來，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被知識分子和德高望重的團體拒而遠之。

當時，第七位哥斯瓦米 - 莎慈阿南達·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和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出現了。這兩位人物為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帶來革命性的轉變，也恢復它失落了的尊嚴。施瑞曼·瑪哈帕佈的齊頌聖名和純粹奉愛在社會上的知識份子和德高望重社群之間傳播，不僅是在印度，而是全世界，一切都歸功於這兩位偉大靈魂和他們的追隨者。他們在各處確立了高迪亞廟的純粹奉愛傳教中心；他們以世界所有的主要語言出版純粹奉愛的典籍，還有雜誌和刊物；他們從而在極短時間內革新了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社會。

宇宙之師聖帕佈帕隱跡後，這些不當慣例開始在聖巴佳地區、高達地區和薩陀地區的所有主要地點公然出現。這群巴巴君開始指控聖帕佈帕及在其庇蔭下的純粹偉大奉獻者。他們說高迪亞廟的偉大奉獻者是對極樂情感真理一無所知的單純思辨家，他們接受紅布和棄絕啟迪也不是正當確立的程序。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以經典證據和強而有力的論點反駁這些譴責，並到處傳揚純粹奉愛。他為此而在他的《聖高迪亞通訊》和《至尊主通訊》，再次發表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和宇宙之師，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之前所寫的散文。他出版名為《摧毀濫情派理論 (Sahajiya-dalana)》的作品，又在巴佳地區、高達地區和薩陀地區多個地方的大型聚會辯論這些要點。反對派因而在法庭進行訴訟，控告他中傷。然而，最後他們必須在同一法庭上懇求寬恕。

ii) 完美法

現時，完美法在巴佳地區、高達地區和薩陀地區的某些地方被嚴重誤用。有些人的妻子去世時受到虐待，甚至被逐出家門。雖然他們喪失真理知識，又不認識規範性奉愛修習，但他們在午夜剃了頭，穿上襠布，迅速接受完美法。現時只需付五分錢便可以非常輕易獲得完美法。僅在傳授曼陀前，才會進行財務合約。這些人心想：「除非修習者獲得完美法，否則無法趨吉避凶。規範性奉愛修習、真理知識或不要得惡習和欲望的清除統統不需要。自發奉愛的奉獻者應該在過渡不要得惡習和欲望的清除階段之前，便獲得完美法。那樣他就能避免陷入規範奉愛的不便。」這些人的概念確實就像，認為水果會在開花前從葉子長出來一樣。

大約五十五年前，我們正和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在巴佳地區朝聖。大約四百位參加朝聖的朝拜者住在瑪圖茹的一間大旅舍。師尊在該處舉行了一頓盛宴，並邀請了當地的所有聖人和偉大奉獻者。大群接受了棄絕啟迪的巴巴君也聚集在該處。當他們去見聖師尊時，他非常好奇，並問他們：「你的奎師那靈修有什麼目的和目標？」他們聽到這個問題時大吃一驚，但考慮過後，他們說：「履行奎師那靈修，我們便會獲得解脫，與奎師那結合。」靈性導師君聽到他們的答案時，非常悲傷。他再三詢問他們，得悉他們的修院也有婦女為奴為婢。從那天起，他立誓要改革這些散播於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團體的歪風。我之前已表明這點。縱使他畢生忙於傳揚純粹奉愛，他從未忘記此事。這種情況的改進和改革，這位偉大靈魂居功厥偉。我現在此呈上我從他那裡聽來，有關這個主題的所有看法。

聖茹帕·哥斯瓦米訂定了以下的順序，我們必須遵循好使能進入奉愛領域。

ādau çraddhā tataù sadhu-sanga 'tha bhajana-kriya

*tato 'nārtha-nivāttiū syāt tato nistha rucis tataū
athasaktis tato bhāvas tataū premābhyudaīcati
sadhakānām ayaā premnāū prādurbhāve bhavet kramāū*

當修習者逾越這個順序時，奉愛會遠走高飛。因此為了進入純粹愛意的領域，極有必要履行循序修習的奉愛的第一個支體部分 - 即規範性奉愛，即節制有度的奉愛服務。規範性奉愛不是臻達奎師那純粹愛意的直接原因。然而，為了體會自發依附和愛意 (raga-marga)，就必須遵行規範性奉愛的正確分支。規範性奉愛是確立於經典證據的穩固基礎上，具有強而有力的正確行為準則。而且，遵行自發奉愛的循序修習奉愛和規範性奉愛的支體部分，兩者之間沒有特殊差別。差別僅在於遵行活動的奉獻心。因此不能完全忽視規範性奉愛修習的支體部分。當主采坦亞·瑪哈柏佈指導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目標真理 (prayojana-tattva) 這主題時，那就是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祂說，

*kona bhagye kona jēvera 'sraddhā' yadi haya
tabe sei jēva 'sādhu-sanga' ye karaya
sādhu-sanga haite haya 'sravana-kirtana'
sadhana-bhaktye haya 'sarvānārtha-nivartana'
anārtha-nivātti haile bhaktye 'nistha' haya
nistha haite çravaēādye 'ruci' upajaya
ruci haite bhaktye haya 'asakti pracura
asakti haite citte janme kãñēe prity-aikura
sei 'bhava' gadha haile dhare 'prema'-nāma
sei prema- 'prayojana' sarvananda-dhām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3.9-13)

「生物體若憑藉好運發展出信心，開始與聖人聯誼，並處於那種交往之中聆聽和唸誦。遵循循序修習的奉愛，令他擺脫所有不要得惡習和欲望，並懷著堅定信心穩步邁進，對聆聽、唸誦等等品味由此復甦。繼品味之後，便出現深切依附，心裡會因排山倒海的依附而出現愛 (priti) 的種子。那種情感越加強烈時，便稱為純粹愛意。這種純粹愛意是生命的終極目標和一切快樂的居所。」

要逾越這個順序進入奉愛領域王國，頗為無望。因此，那些忽視規範性循序修習奉愛的分支，卻又想要進入這塊領土的人完全肆無忌憚，也不獲經典結論接納。他們與純粹奉愛毫無關係。

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也表示了同一意見。

vidhi-mārga rata jane svādhēnatā ratna-dāne

考慮到目標 (*sadhya-vastu*) 的等級，我們發現斯麗瑪緹．茹阿妲君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就是翹楚。而且，主采坦亞．瑪哈柏佈解釋過，生物體的目標是成為茹阿妲的僕人，服務滿載非婚戀情懷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為了臻達那個目標，就必須修習。

*sadhya-vastu sadhana vinā keha nāhi pāya
kāpā kari kaha raya pābāra upāy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8.197)

「除非採取適當程序，否則不能臻達生命目標。現在，請對我大發慈悲，請解釋能臻達這個目標的方法。」

為了回答這點，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說，

*rādhā-kāñēera lēlā ei ati güðhatara
dasya-vātsalyadi-bhāve nā haya gocara
sabe eka sakhi-ganera ihāi ādhikāra
sakhi haite haya ei lēlāra vistāra
sakhi vinā ei lēlā puñōa nāhi haya
sakhi lēlā vistāriyā, sakhi āsvādaya
sakhi vinā ei lēlāya anyera nāhi gati
sakhi -bhāve ye tāire kare anugati
rādhā-kāñēa kuīja-seva-sadhya sei pāya
sei sadhya päite āra nāhika upāy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8. 201-205)

「茹阿妲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非常私密，也不能透過僕人、兄弟情誼或父母情感的甘露去理解。事實上，只有牧牛姑娘才有權欣賞這些超然逍遙時光，而這些逍遙時光也只有自她們始能擴展。沒有牧牛姑娘，就不能滋養茹阿妲和奎師那之間的這些逍遙時光。只有藉由她們的合作，才得以傳播這種逍遙時光。她們的事務是品嚐甘露。欠缺牧牛姑娘之助，就不能參與這些逍遙時光。只有處於牧牛姑娘的狂喜極樂中從事靈修，遵循她們步伐的人，才能在溫達文的小樹林服務聖茹阿妲-主奎師那。唯有如此，才能理解茹阿妲和奎師那之間的愛侶之愛。再也沒有其他理解程序。」

*ataeva gopi-bhāva kari angikara
ratri-dina cinte rādhā-kāñēera vihara
siddha-dehe cinti' kare tahanni sevana
sakhi-bhāve paya rādhā-kāñēera caraē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8. 228-229)

「因此，應該要採納牧牛姑娘服務時的心緒。處於這樣的超然心緒之中，應該恆常想著聖茹阿妲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以內在察知的靈性身體冥想茹阿妲和奎師那良久之後，便有機會作為巴佳的其中一位女神，服務茹阿妲-奎師那的蓮花足。」

本質上，事情的要點就是，即使對那些處於僕人和父母情懷的人而言，茹阿妲-奎師那愛意盈盈的逍遙時光也如斯私密，充滿無法察知的玄妙之處。只有牧牛姑娘才有這個資格。因此沒有牧牛姑娘的循循善誘，即是在她們的指導下，誰也不能以循序修習來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即在小樹林服務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故此臻達至尊目標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內在察知的完美形體和牧牛姑娘心緒，日以繼夜地冥想茹阿妲-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有鑑於此，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奉愛的甘露》，神聖自發愛意奉愛的修習這部分，傳授了這個訓示：

*kāñëää smaran janai cäsya preñöhaä nija saméhitam
tat-tat kathä rataç cäsau kuryäd väsaä vraje sadä
seva sadhaka-rüpeëa siddha-rüpeëa cätra hi
tad bhäva lipsunä käryä vraja-lokänusärataù
çravaëotkérttanädéni vaidhi bhakty uditäni tu
yänyaigäni ca tänyatra vijïeyäni manéñibhiù*

聖茹帕·哥斯瓦米在此提及了自發奉愛服務之中的兩種修習：

*seva sadhaka-rüpeëa siddha-rüpeëa cätra hi
tad bhäva lipsunä käryä vraja-lokänusärataù*

若強烈渴求自發依附的奉愛時，便會以兩種方式來執行自發愛意奉愛：以目前所處的外在身體和完美身體。急切渴求對奎師那的愛，或心儀的奎師那同遊之靈性極樂情感，就必須遵循拉麗妲、維薩卡、茹帕曼佳麗等等巴佳星宿的同遊，以及她們的追隨者，例如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等等。必須以目前的外在形體，遵循聖茹帕和聖薩拿坦等等居於巴佳的偉大權威，身體力行地服務。也必須以完美軀體，遵循聖茹帕·曼佳麗和其他巴佳居民，作心意服務。《永恆的主采坦亞經》這樣傳授上述詩節的意思。

*bähya, antara - ihära dui ta' sadhana
'bähye' sadhaka-dehe kare çravaëa-kértana
'mane' nija-siddha-deha kariyä bhävana
rätri-dine kare vraje kāñëera sevan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22.156-157)

「這種自發愛意奉愛是以兩種方式履行的：外在和內在的。外在而言，奉獻者以修習者的身體從事聆聽和唸誦。在他心意之中，以他內在察知的完美靈性身體，日日夜夜在巴佳服務奎師那。」

因此自發愛意奉愛的修習者應該全面實踐以靈性極樂為目標的修習 (bhava-sambandhi sadhana)，例如聆聽、唸誦、服務荼拉茜、塗上聖印、遵行始自艾卡達斯斷食聖日和奎師那顯現日等等誓約，因為這一切活動能滋養一己渴求的靈性極樂。同時，也必須在心裡冥想一己的完美形體，在巴佳服務茹阿妲-奎師那。適合於服務茹阿妲-哥文達的牧牛姑娘身體稱為完美形體。當靈修得成正果時，生物體便捨棄了無生氣的物質身體，並獲得符合其永恆固有形象的牧牛姑娘身體。

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說過，

*sādhane bhābiba jāhā siddha-dehe pāba tāhā
rāga pathera ei se upāya*

(《Sri Prema Bhakti-candrika》5.8)

「不論履行修習時一貫冥想著什麼主題，那同一主題正是死亡之際的主要冥想對象，它獨佔心靈(citta)。」

死亡之時的目的地會確切地對應當時憶念的主題。聖人之王巴茹塔 (Rajarsi Bharata) 在死亡之時得到鹿的身體，因此若朝思暮想以內在察知的完美形體為神聖愛侶所作的服務，便會得到適合那種服務的身體，這點哪用懷疑？

關於完美形體，《Sanat-Kumara Samhita》有云，

*atmanaà cintayet tatra tāsāà madhye manoramām
rūpayauvanasampannāà kiçoréà premodāakātim
rādhikānuīcaré nityaà tat sevana parayaēāà
kāñēād apy adhikaà prema rādhikāyāà prakurvātēm*

達薩施瓦就那個適合於服務神聖愛侶的完美形體這個主題，正在指導拿茹達君。「拿茹達啊！這樣冥想你自己在主奎師那摯愛同遊中的那個形象，她們作為祂在超然靈性溫達文聖地的情人而沾沾自喜。『我是個極其可愛又喜樂無邊的少女(kisori)，青春美麗。我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永恆女僕。安排了主奎師那最深愛的女主人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 與祂見面，我總會使祂倆都

心花怒放。因此我是奎師那的摯愛 - 茹阿迪卡 - 的女僕。繼續恆常忙於服務神聖愛侶，願我愛斯麗瑪緹多於愛奎師那。』」

現在我們應該注意，經典和偉大智者對完美形體的描述，是為了某個特定程度的修習者。凡提及完美形體之處，上文下理都談及自發愛意奉愛。具體而言，這種訓示是打算授予那些洪福齊天的修習者，由於今生前世的印象，他們心內對自發依附奉愛萌生真正的強烈渴望。

這裡還有一事值得考慮。透過經典傳授的判斷力去理解某些特別極樂情感的超卓性是一回事。強烈渴求那種極樂情感又完全是另一回事。當某人強烈渴求某種極樂情感時，那麼那種強烈渴求之兆在那個修習者身上也會顯而易見。出現強烈渴望時，自發愛意奉愛的修習便從品味階段開始。由此便會明白，修習者的聖名冒犯、服務冒犯和其他各種各樣的不要得惡習和欲望，大部分已經遠離。他已控制了聖茹帕·哥斯瓦米在《訓誨的甘露》所述的六種強烈慾望（詩節一）；他已實際的擺脫了六種過錯（詩節二）；他具有始自熱誠和信任（*utsahan niscayat*）的六種品質（詩節三）；他識別到三類偉大奉獻者，擅長恰當地與他們交往（詩節五）；他也開始穩處於始自 *tan nāma rūpa caritadi* 這個詩節的主旨（詩節八）。換言之，他行事為人都按照這個詩節。

在這個階段，修習者繼續履行靈修，當他跨越品味階段進入依附階段時，便會在他身上看到類似聖茹帕·哥斯瓦米在詩節 *kñāntir-avyartha-kālatva* 敘述的徵兆。在依附階段，將會出現一種類似 (*abhasa*) 在靈性極樂階段時出現的靈性極樂，為了使那種靈性極樂完全彰顯，修習者會冥想他的完美形體來履行靈修。當這種靈性極樂的類似物 (*ratyabhasa*) 藉由靈性修習轉變成靈性極樂時，修習者便實實在在地體驗到他一己的靈性形象。這稱為冥想完美形體，或接受偉大奉獻者的棄絕啟迪。質樸及強烈渴求質樸的人，值得全世界尊敬。

棄絕僧的接受方式有兩種。修習者可以從一些合適的靈性導師那裡接受棄絕僧；或者，當如前所述地出現真正棄絕 (*vairagya*) 時，他或會自我傳授棄絕啟迪。哈瑞達薩·塔庫爾、六哥斯瓦米、盧卡納·哥斯瓦米和其他人，都是自我傳授棄絕啟迪這項慣例的例子。給他傳授婆羅門啟迪曼陀的聖高茹阿·奎首茹·達薩·巴巴君隱跡後，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也是這樣接受棄絕啟迪。我們從這些例子看到，這樣接受棄絕啟迪完全符合經典。在他的靈性導師 - 聖雅沐拿師 (*Sri Yamuna Acarya*) 隱跡後，聖茹阿瑪努師也自我傳授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

無論如何，冥想完美形體有賴靈性導師的恩慈。穩處於惦念極樂情感 (rasa-vicara) 及已達完美形象的靈性導師或訓示靈性導師，會暗示修習者完美形象的細節。否則，修習者若改變上述順序的次序時，便無法臻達完美。相反，他的奉愛或會全毀，師徒傳系的概念也會變得謬誤。現時，我們到處也看到這種情況。

有些愚昧無知的人說，高迪亞廟沒有完美法。這個惡意的大肆宣揚在各方面都大錯特錯。聖哥帕拉·巴塔·哥斯瓦米所著，名為《Sat-kriya-sara-dipika》及《淨化法》- 即《Sri Hari-bhakti-vilasa》的補充 - 之權威經典，書中敘述了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淨化程序。聖哥帕拉·巴塔·哥斯瓦米所寫的原始手稿，即使至今也妥善保存在齋耶普的皇家圖書館。聖茹阿妲-茹曼 (Sri Radha-Ramana) 的哥斯瓦米至今也保存著這同一部經典的古籍。因此這部典籍是威權證據。根據《淨化法》所述，高迪亞追隨者之間也有傳授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啟迪。在這個棄絕啟迪的淨化儀式之中，也有傳授襠布、外衣，還有以示托庇於牧牛姑娘靈性情感的棄絕啟迪曼陀。牧牛姑娘靈性情感的十一方面 (ekadasa-bhava)，即關係 (sambandha)、年齡 (vayasa)、名字 (nama)、形象 (rupa)、組別 (yutha)、衣著 (vesa)、特別指示 (ajna)、居處 (vasa)、獨特服務 (seva)、情感之巔 (parakasta-svasa)、受聖茹阿妲保護的女僕的情感 (palya-dasi-bhava)，全都包括在這種牧牛姑娘靈性情感之中。完美形體的身分是由聖靈性導師按照修習者的品味所傳授的訓示而定。由靈性導師傳授的，一己的名字、形象、年齡、衣著、關係、組別、特別指示、居處、情感之巔、受聖茹阿妲保護的女僕的情感，謂之完美法。當修習者繼續履行這種修習時，他形象的完美境界和純粹靈性極樂的臻達就會出現在他心內。

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這樣描述他的完美形象。

varaëe taòit vāsa tārāvalé
kamala manjari nāma
säòe bära varña vayasa satata
svananda sukhada dhāma
karpūra seva lalitara gaëa
rādhā yūtheçvaré hana
mameçvaré-nātha sri Nanda-nandana
āmāra parāëa dhana
sri rūpa manjari prabhâtira sama
yugala sevaya äça
avaçya se-rūpa seva päba ämi

parākāñöhä suviçvāsa
kabe bā e dāsé saàsiddhi labhibe
rādhā-kuëòe vāsa kari'
rādhā-kāñëa seva satata karibe
pürva smāti parihari'

「我的膚色有如一道閃電，我的裙子點綴著閃亮的星星。我名叫卡瑪拉．曼佳麗 (Kamala Manjari)，我永恆也是十二歲半。我的居處是斯瓦南達．蘇卡達森林 (Svananda Sukhada Kunja)。我的服務是給神聖青春愛侶奉上樟腦。我在拉麗姐那一組服務，聖茹阿姐是我的女首領 (yuthesvari)。我女主人 (Svamini) 的摯愛 - 南達大君之子 - 是我生命中的瑰寶。我渴望像茹帕．曼佳麗和其他人那樣服務神聖青春愛侶，我自信我肯定會臻達這種服務。這是我至高的渴求。噢，這個女僕何時才會臻達完全完美，居於茹阿姐聖湖，徹底忘卻我的過去，服務聖茹阿姐-奎師那？」

總而言之，任何見於巴巴君之間的接受棄絕啟迪傳統都不是第五個階級，相反，那是第四個階級的第二種形式，名為棄絕階級。

註一：金匠用來摩擦黃金，以測試黃金質量的黑色石塊。

註二：bheka-dharana - 巴巴君棄絕啟迪體系；正式接受巴巴君棄絕啟迪。

註三：siddha-pranali - 完美法；靈性導師傳授靈性形象、內在心緒等等細節的方法。

從而結束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所著的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的生平及教導》
的第六部分。

第七部分

聖師尊和偉大奉獻者文學

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在各個領域的輝煌富裕都大放異彩。他在模範社會的策劃，無人能及，同時又獨特地熱愛超然知識。他是個成熟而知識淵博的哲學家，也是個品嘗極樂情感的詩人。在這麼多範疇都極富才華的人，實在萬中無一。他天賦異稟，能以他推陳出新的想法和感情震撼眾人，創作表達新結論和覺悟的偉大奉獻者文學，是他生命中的本然部分。他不僅出版歷代典範師的權威作品，也親自創作滿載結論和極樂情感的全新書籍、文章、散文、禱文和詩歌，令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寶庫更豐裕。請細賞以下他的幾篇禱文、散文和優美詩篇。

「假象宗的生命史」或「偉大奉獻宗的勝利」

至受崇拜的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認為假象宗概念一旦留存於世，就不能整全地傳揚純粹奉愛。因此極有必要根除假象宗，他為此撰寫了一本名為《假象宗的生命史》或《偉大奉獻宗的勝利》的著作。以下是本書精華的概述。

(1) 假象宗是什麼？

假象一字泛指死物能量 (jada-sakti，死氣沉沉之物的能量) 或愚昧能量 (avidya-sakti)，那是絕對真理那內在能量的影子。她是物質世界的主宰神明。正是這種能量促使受物質束縛的生物體認同自己為肉身，認為與身體有關的事物屬他所有，並托庇於假象宗。

假象宗教義就是，梵是不可分辨或純一的靈魂，沒有任何能量或屬性。由這種觀點看來，那麼具備創造假象這特有功能的獨特假象能量，就不可能存在。然而，假象宗也斷定，生物體其實就是梵，而生物體那表面所見的存在與梵分開，僅是由假象或愚昧的影響所造成的幻象。只要假象存在，生物體便會留存不去。關於這點，假象宗認為假象能量確實存在。那麼，按照假象宗教義，假象 (愚昧或幻象) 具備存在 (sat) 和不存在 (asat) 這兩種具體而截然不同的特性，因而無法表達¹。抱持這個虛偽不實之見的人就是假象宗，即非人格主義者。根據假象宗概念，至尊控制者也像生物體一樣受制於假象。然而，至尊控制者和生物體之間的差別在於，生物體被迫接受他們的活動成果，而被假象覆

蓋的至尊控制者則不必接受活動成果。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指出了，這種想法都有違經典和邏輯。

《終極韋陀》的作者 - 無所不知的聖奎師那兌瓦帕央·韋陀維亞薩，他把《韋陀經》分門別類，並在他自己的著作《蓮花宇宙古史》宣稱，假象宗既虛假又違反《韋陀經》。

*mayavadam asac-chāstraà
pracchannaà bauddham ucyate*

(《蓮花宇宙古史，烏塔茹之部》25.7)

而且：

*vedārthan mahā-sastraà mayavadam avaidikam
mayaiva vihitaà devé jagatāà nāça-kāraëät
svāgamaiù kalpitaìs tvaà ca janān mad-vimukhān kuru
māà ca gopaya yena syāt sãñöir eñottarottarä*

(《蓮花宇宙古史，烏塔茹之部》62.31)

聖茹阿瑪努師、聖瑪德瓦師、聖基瓦·哥斯瓦米、聖瓦拉巴師、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和聖巴拉兌瓦·威迪亞布薩拿等等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指出了，商羯羅師是個隱而不宣的佛教徒，他的教義則是隱而不彰的佛教。商羯羅師徒傳系的一些學者認為，偉大奉獻者只是出於嫉妒而有此言論，但他們這個說法並不正確。很多不是偉大奉獻者的學者也接納商羯羅師為滋養佛教概念洪流的人。這些學者包括數論哲學的傑出學者 - 威給巴克蘇 (Vijnanabhiksu)；帕坦佳里 (Patanjali) 教義的博學瑜伽師；以至佛教學者。現在我們會展示商羯羅師和佛陀之見之間的類同之處。

(2) 這個世界是假的嗎？

佛陀聲稱，在全部三個時空之中，世界都是虛無或不存在的 (sunya-tattva)。不論在開始、中段和結束時，世間萬物都是虛無而不存在的。

商羯羅師也教導，世界之原是個名為愚昧的原則，它沒有過去、現在和將來。由於這個愚昧原則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的特殊特性，因此無法表達。

Brahma satyaà jagat mithyā：「梵是真的而世界是假的。」

*nidrāmohät svapnavat tan na satyam
suddhaù pürëo nitya ekaù çivo 'ham*

(Ätma-païcaka 3)

佛陀的虛無和商羯羅師南柯一夢般的謬誤 (mithy) 顯然同出一轍。只是字眼不同而已。佛陀的三時空虛無主義 (trikala-sunyatva) 和商羯羅師無法表達的在而不在原則之間沒有差別。

(3) 解脫法

佛教的大乘 (Mahayana) 分支的眾多經典說過，獲得解脫的唯一方法是與真象知識相同的心經 (prajna-paramita)。佛教教人應該要理解，這整個世界都是痛苦之源，也充滿悲傷。為了從這些痛苦中徹底獲釋，應該要努力獲得真象知識 (tattva-jnana)。

商羯羅師又說，雖然世界是假的，但它仍是痛苦之源，也充滿強烈的悲傷。完全擺脫這個痛苦世界的悲傷的那種狀態稱為解脫 (moksa)。這種從物質存在解脫出來的原因是梵和生物體合一，以及梵和這個虛幻存在的知識。這種知識是真象知識，沒有它，便不能臻達完美的合一境界。真象知識或非人格梵知是徹底摧毀愚昧的唯一原因。

當我們檢視兩種見解時，我們看見佛陀的智慧 (prajna) 和商羯羅師的非人格梵知是相同的；兩者之間根本沒有真正差別。我們能以觀察所得證實這點，商羯羅師從《泰提瑞亞奧義書》引用了「*prajñānaḥ brahma*」曼陀，一貫支持大乘佛教對心經的看法。如此一來，商羯羅師遵循佛陀教義 (智慧或心經) 的步伐，藉此傳揚了真象知識 (梵和生物體的一體論)。

佛陀的虛無和商羯羅師的梵之間沒有差別。佛教徒的心經的第十九個詩節，記載了以虛無主義為形式的至高解脫：

*çaktaù kastvämi hastotuaḥ niräimittäḥ niraijanäm
sarvaväg viñayätätäm yä tvaḥ kvacidaniçritä*

上述詩節清楚顯示，虛無主義不受污染、沒有原因、沒有誕生、不存在、沒有任何支持，也非言語所能表達。它暢順無阻、不毀不滅，也深不可測。這是虛無主義的具體徵兆。商羯羅，就他而言，說明梵既無瑕疵，也無形象，而且沒有多元性、能量和獨特品質。那麼，商羯羅師的非人格梵知和佛陀的虛無主義之間，顯然沒有差別。事實上，商羯羅師本人也指梵是虛無的。

*drañöä darçanadâçyädibhäva çünyaika vastuni
nirvikäre niräkäre nirviçeṇe bhidä kutaù
nityo 'ham nirvado 'ham niräkäro 'ham akçaraù*

paramānanda rupo 'ham aham evāham avyayaù

《阿馬茹 - 科薩詞典 (Amara-kosa) 》稱佛陀為非二元宗 (advaya-vadi)。商羯羅師的追隨者也介紹自己為絕對一元宗 (純粹非二元宗)，因此兩者之間對此也都一致。讀者可以自行判斷，商羯羅和佛陀之間的見解有否不同。

雖然非二元宗和一元論之間沒有具體差別，商羯羅師仍然把他的教義命名為一元論，而不是非二元宗 (佛教)。他心底完全意識到他是個佛教徒，但他為什麼還要隱瞞這個事實？究其原因，不是哲學之別。真正原因是他敬拜的主的命令 - 至尊聖主。Çaikaraù çaikaraù säkçät: 商羯羅師是商羯羅，即施瓦神的直接化身，而施瓦神是最崇高的偉大奉獻者，也是主鍾愛的奉獻者。事實上，施瓦神被視為偉大奉獻者的靈性導師。

當商羯羅師顯現於印度時，由於受到虛無主義的佛教教義影響，普羅大眾都偏離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原則。即使婆羅門階級的人也否決韋陀宗教而偏好佛教。當時，主商羯羅化身為具有特殊力量的商羯羅師。然後他便把虛無主義轉變成梵覺宗，並重新確立《韋陀經》的榮耀和權威性。印度將為這項不凡任務的大功告成，一直永恆感激聖商羯羅師。基於韋陀權威而確立梵覺宗的虛假教義，只是一項短暫成就。然而，聖茹阿瑪努師、聖瑪德瓦和其他偉大奉獻者典範師，其後在商羯羅師奠下的基礎上，建造偉大奉獻宗的王宮。我們已經提過至尊主給聖商羯羅的命令。主維施努對聖茹鐸說 (《蓮花宇宙古史》)，

mää ca gopaya yena syät säntireñottarottarä

「以某種方式覆蓋我，好讓人們對提升物質文明更感興趣，一心只為繁衍欠缺靈性知識的人口。」

(四) 假象宗的歷史

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對非人格主義從薩提亞年代直至今目前卡利年代的歷史，進行研究並傳授我們一張假象宗的鳥瞰圖。哲學家論定了商羯羅師沒有多元性的絕對一元論 (nirviseśa kevaladvaita-vada)，有別於在他的時代之前盛行一時的一元論。相反，在商羯羅師之前的一元論是遵循《韋陀經》的，因為我們在《韋陀經》和《奧義書》也發現有關的描述。韋陀典籍表明，《奧義書》所定義的至尊真理 (aupaniśadika Brahman) 既不是沒有能量，也沒有欠缺超然屬性。他們也表明世界雖然易毀而不經久，卻不是假的。蘇卡兌瓦·哥斯瓦米和四庫瑪茹兄弟，在薩拿卡和薩拿坦引領下，穩處於冥想這個沒有品

質的梵。然而，這個梵不是那具有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特殊特性而無法表達的原則。他們後來藉由純粹偉大奉獻者的恩慈而穩處於純粹奉愛之中。

四庫瑪茹兄弟的思辨瑜伽與純粹奉愛有點不吻合，他們的父親布茹阿瑪便懇求至尊主，於是祂以天鵝的形象降臨，教導他們奉愛瑜伽的程序。這段敘述見於《聖典博伽瓦譚》第七篇。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緊遵絕對至尊真理，藉由至尊主全權化身 (saktyaavesavatara) - 聖韋陀維亞薩 - 的恩慈，進入純粹奉愛領域。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本人在《聖典博伽瓦譚》第一篇，接納了這個事實。

(五) 薩提亞年代的一元論

在聖商羯羅師對《布茹阿瑪經》(3.2.17) 的評論裡，他接納了巴兌瓦 (Badhva) 和瓦斯卡里 (Vaskali) 的對話為證據。瓦斯卡里是薩提亞年代一位著名的一元論者，巴兌瓦則是他的靈性導師。現在，瓦斯卡里是阿努拉達 (Anuhlada) 的兒子，後者則是黑冉亞魔 (Hiranyakasipu) 的兒子；瓦斯卡里像黑冉亞魔一樣，天生是個兇殘的惡魔。在不同年代的非人格主義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多不勝數。所有大惡魔不是一元論，就是假象宗。這證明了惡魔族特別尊崇非人格概念。喜好一元論，不偏不倚而宅心仁厚的聖人，藉由至尊主化身所賜的恩慈，從假象宗的血盆大口獲救，他們的心也得到淨化。但鐵石心腸的惡魔對違反經典之見的信心卻是狂熱而盲從的，故此無法得到奉愛真理。至尊主的化身因而殲滅這些惡魔，以保衛奉愛真理的尊嚴。主瓦曼 (Sri Vamanadeva) 在瓦斯卡里或瓦斯卡拉的邪惡祭祀中顯現，解救了他。

(六) 沒有形象的一元論在特瑞塔年代的演變

瓦斯悉塔 (Vasistha)

聖瓦斯悉塔·牟尼 (Sri Vasistha Muni) 是特瑞塔年代主要的一元論典範師。他是太陽王朝 (surya-vamsa) 眾王的家庭祭師，也是個梵覺學者。這個事實不容爭辯，他的《Yogavasistha Ramayana》也是無可辯駁的證據。

梵覺宗瓦斯悉塔·牟尼常常給他的門徒灌輸那整合不分梵的知識。至尊主茹阿瑪燦鐸君看到祂的家庭祭師徘徊於梵覺宗之林，痛心不已，因此祂仁慈地拯救他，瓦斯悉塔·牟尼便獻身於服務主茹阿瑪燦鐸。

茹瓦拿 (Ravana)

茹瓦拿是食人魔族的首領，也是聖人威斯茹瓦 (Visrava Rsi) 之子，後者則是聖人普拉斯提亞 (Pulastya Rsi) 之子。聖人威斯茹瓦離開他在布茹阿瑪-瓦塔 (Brahma-varta) 的居處而在蘭卡逗留了五天，在那裡娶了食人魔的女兒為妻。茹瓦拿是這個惡魔之女十月懷胎所出，因此是半聖半魔。由於商羯羅師傳系的傑出哲學家接納他為一元論結論的首位評注家，因此可以稱他為一元論。佛教師徒傳系的《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Lankavatara-sutra)》也表明，茹瓦拿是個著名一元論和虛無主義聖人。這點顯示了一元論和虛無主義之間的相似性。

為了確立至尊真理是沒有力量的，假象宗想除去梵的力量。茹瓦拿試圖擄走斯坦女神 (Sitadevi)，即至尊梵，主茹阿瑪燦鐸的永恆力量。由於這個冒犯，偉大奉獻者哈努曼以奉愛結論重擊茹瓦拿的心。此舉擊敗了他的一元論知識，他昏倒而癱在地上。主茹阿瑪燦鐸使用韋陀之音 (veda-dhvani) 的無誤之箭，切下茹瓦拿那代表十個涅槃原則的十個頭顱。這是解救茹瓦拿的意義。

(七) 一元論

及其在都瓦帕爾年代 (Dvapara-yuga) 的轉變

聖蘇卡兌瓦 . 哥斯瓦米 (Sri Sukadeva Gosvami)

聖蘇卡兌瓦 . 哥斯瓦米是聖奎師那-兌瓦帕央 . 韋陀維亞薩和威提卡-德薇 (Vitika-devi) 的兒子，後者是聖人佳瓦尼 (Javali Rsi) 的女兒。蘇卡兌瓦留在他母親腹中共十二年，直至他應父親所求，減輕他母親的痛楚而誕生為解脫靈魂。《聖典博伽瓦譚》和《布茹名瑪-外瓦塔 (Brahma-vaivarta) 宇宙古史》詳述了聖蘇卡兌瓦 . 哥斯瓦米誕生的故事。他自出娘胎已穩處於無屬性的梵。然而，藉由全權化身 - 聖韋陀維亞薩 - 的恩慈，他成為品嘗極樂情感和滿載靈性極樂的 (bhavuka) 偉大奉獻者。他對被詛咒於七天後死亡的帕瑞克斯大君，講述《聖典博伽瓦譚》。雖然蘇卡兌瓦 . 哥斯瓦米是個梵覺學者，但聖維亞薩祭兌瓦的恩慈令他覺悟到，精選詩歌所讚美的至尊聖主那甜美逍遙時光的優越性，他深受吸引而遵循純粹奉愛之途。他對信心滿懷的帕瑞克斯大君灌輸《聖典博伽瓦譚》的教導，因為他理解到生物體的終極福祉僅在於聆聽和唱誦《聖典博伽瓦譚》的題材，當中滿載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甜美而充滿極樂情感的逍遙時光。他沒有教導帕瑞克斯大君非人格梵知，因為生物體不可能通過非人格梵知來臻達整全的吉祥。聖蘇卡兌瓦 . 哥斯瓦米本人在《聖典博伽瓦譚》2.1.9 說明這點：

*pariniñöhito 'pi nairguëye uttamaù-sloka-lélayä
gâhéta-cetä räjarñe äkhyänaà yad adhétavän*

「神聖的國王啊，我以前肯定完美地穩處於超然境界，但我仍然受到主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描述所吸引，有啟蒙作用的詩節描述了祂。」

康薩 (Kamsa)

藉由惡魔 (daiṭya) 端米拉 (Drumila) 的精液，康薩誕自烏嘎珊大君 (Maharaja Ugrasena) 的妻子 - 蓮花 (Padma) - 腹中。他天性有如本性邪惡的食人魔王端米拉，而不像具有神聖品質的烏嘎珊大君。康薩監禁了烏嘎珊大君，自立為王。他的表妹兌瓦葵嫁給瓦蘇兌瓦，在婚禮之時，天空傳來一把神聖聲音，宣佈兌瓦葵所生的第八個孩子會殺死康薩。無神論的康薩為了抵銷預言和證明那是錯的，便想殺死兌瓦葵。然而，仔細思量後，他逮捕了兌瓦葵和瓦蘇兌瓦，監禁他們，想著：「當至尊主以某個形象，在兌瓦葵的第八次懷孕投生時，我便會毀滅祂。」

假象宗反對至尊主的形象，因為他們不接受梵有形象。他們的教義就是，假象的作用令眾生要接受身體，而解脫能破壞愚昧的宗法。康薩也有同一意見：「至尊主維施努 (奎師那粲鐸) 將要接受物質身體而投生，因此對我來說，要殺死祂，實在易如反掌。」他不知道超然實體是凌駕於物質感官等等物質實體的權限。至尊主奎師那殺死了他和他的黨羽，例如普妲娜 (Putana)、阿嘎 (Agha)、巴卡 (Baka)、特拿瓦塔 (Trnavarta) 和帕爾拉巴 (Pralamba)，就此確立了祂人格而超然的形象之特殊特質。

塔庫爾·巴提維諾德的《主奎師那讚 (Sri Kṛṣṇa-saṁhita)》的第四章，指康薩和帕爾拉巴魔是隱而不彰的佛教徒和假象宗。奎師那和巴拉兌瓦殲滅了他們，從而把生物體從無神論假象宗的血盆大口拯救出來。

*devakim agāhēt kamsa nāstikya-bhaginēā satēā
pralambho jēvacaurastu çuddhena çauriēā hataū
kaāsena prerito duñōaū pracchanna bauddharūpadhāk*

(《Kṛṣṇa-saṁhita》)

「瓦蘇兌瓦與無神論化身 - 康薩 - 的妹妹結婚。主巴拉兌瓦殺死了生物體小偷 (jīva-caura) - 邪惡的帕爾拉巴魔，他是康薩派來的，代表了假象宗，即隱而不彰的佛教。」

在這個詩節，生物體小偷一詞尤其重要。佛教徒就像假象宗，也相信梵透過愚昧的影響成為生物體；換言之，當梵被愚昧覆蓋時，便把祂察看成生物體。拐走形象本身的這個意圖就是偷竊 (caura)。惡魔的天性正是摧毀個體形象和

搶掠生物體的存在。正因如此，這些假象宗和無神論者稱為生物體小偷。奎師那和巴拉兌瓦在都瓦帕爾年代毀滅了一元論，重新確立偉大奉獻宗。

(八) 卡利年代的一元論或假象宗

《聖典博伽瓦譚》、《男根(Linga)宇宙古史》、《巴威斯亞(Bhavisya)宇宙古史》和《瓦茹哈宇宙古史》描述佛陀為十化身之中的第九位。《聖典博伽瓦譚》10.20.22向維施努佛陀致敬：*namo buddhāya çuddhāya daiṭya-dānava-mohine*。這位維施努佛陀在卡利年代初(約於三千五百年前，即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生於伽耶，是安贊(Anjana)或阿今(Ajina)的兒子。「*Kalau prāpte yathā buddhau bhagavan nārayaṇaḥ prabhuḥ*。」另一位佛陀大約生於公元前五百年。這是釋迦-星哈·哥塔瑪佛陀(Sakya-simha Gautama Buddha)，他在迦毘羅衛城(Kapilavastu)誕生為悉達多(Suddhodhana)和瑪亞德薇(Mayadevi)的兒子。印度哲學家承認這個佛陀是無神論者，因為他否決了《韋陀經》和至尊控制者，反而傳揚虛無主義哲學。他的教義稱為無神論(bauddha-vada)或佛教。

明白到有兩個佛陀，這點相當重要。《阿馬茹-科薩詞典》、《心經》和《普曜經(Lalitavistara)》等等著名的權威佛經都描述過祂們兩位，證實了維施努佛陀不是悉達多的兒子-哥塔瑪佛陀。若需要更多詳細資料，請參考《非人格主義史》。

維施努佛陀反對《韋陀經》所提及的暴力(jiva-himsa)，但祂卻不是無神論者。哥塔瑪佛陀的出生比維施努佛陀晚了一千年，並在維施努佛陀的出生地-菩提薩埵(Bodhisattva，即伽耶)-得到真象知識的啟蒙。祂們是兩個不同的人物。哥塔瑪佛陀否定韋陀經和至尊控制者兩者，因而是個徹徹底底的無神論者。正如我們所見，佛教徒說這個世界是虛無的。商羯羅師非常巧妙地以假象宗之名，以文字戲法來傳揚哥塔瑪佛陀的概念。

商羯羅師(Acarya Sankara)

商羯羅師的靈性導師是哥文達聖足(Govindapada)，哥文達聖足的靈性導師則是高茹達聖足(Gaudapada)。我們找不到哥文達聖足所寫的任何經典，或有人說高茹達聖足其實是商羯羅師的靈性導師。高茹達聖足是個著名的虛無主義者，他的名字在假象宗的歷史上舉足輕重。他的兩篇文章是假象宗的生命和靈魂-Mandukya-karika(商羯羅師就此寫了一篇評注)和Sankhya-karika。因此商羯羅師實際上是遵循高茹達聖足，並傳揚他的虛無主義教義。商羯羅師在經典辯論中駁倒很多斯瑪塔、施瓦崇拜者(saiva)、能量女神

的崇拜者 (sakta) 和卡皮臘崇拜者等等學者，使他們成為他的門徒。然而，他從未駁倒任何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或學者。到處也沒有任何有關偉大奉獻者被商羯羅師駁倒，或放棄偉大奉獻宗而接受一元論的歷史記錄。

聖施瓦納-斯若瑪尼 (Sri Sivanatha-siromani) 的《Sabdartha-manjari》，清楚展示了商羯羅師的生活史。我們在書中讀到，商羯羅師最後是在經典辯論中，被當時一位在佛教徒中以宇宙之師見稱的西藏佛教喇嘛所駁倒。在辯論開始前，他們立誓敗方將跳進盛滿滾油的容器中自盡。商羯羅師最後甘拜下風，真的守約放棄他的生命。如此一來，聖商羯羅師 - 這個世界的一道烈焰，在公元八一二年離世。

在商羯羅師之後的時代，很多傑出的絕對一元論宗或假象宗典範師，都在經典辯論中被偉大奉獻者典範師駁倒。其他人深受影響而接受維施努為至尊絕對真理，承認奉愛比知識優越，摒棄絕對一元論宗而接受啟迪加入奉愛宗。我們能以亞達瓦帕爾卡薩 (Yadavaprakasa)、施瑞達茹·斯瓦米 (Sridhara Svami)、聖比瓦曼嘎拉 (Sri Bilvamangala)、崔威卡爾瑪師 (Trivikrama Acarya)、帕爾卡薩南達·薩茹斯瓦緹 (Prakasananda Sarasvati)、瓦蘇兌瓦·薩瓦包瑪 (Vasudeva Sarvabhauma) 和聖瑪杜蘇丹·薩茹斯瓦緹 (Sri Madhusudana Sarasvati) 為例。

(九) 解脫是個虛假概念

我們簡略描述了假象宗的歷史，並根據歷史證據批判地分析了它的教義。我們看到假象宗哲學是基於極其薄弱的邏輯。因此，從薩提亞年代直到目前，在辯論的戰場上，假象宗一直敗於他們的對手之下。人們也許仍然矢志追求假象宗之途和臻達涅槃，僅只因為這個教義源遠流長。我們想對這些人說，假象宗的涅槃解脫大錯特錯。事實上，生物體決不能臻達涅槃那樣的境界，因為假定的涅槃解脫境界只不過是空想虛構的。我們能以歷史證據證明，毫無疑問，甚至無一實例有任何一元論者臻達這種境界。當我們分析高茹達聖足、哥文達聖足、商羯羅師和瑪德瓦等等大假象宗的生平史時，我們清楚看見，他們無一臻達他們自己支持的涅槃解脫。

按照商羯羅師的傳記，在他靈性祖師高茹達聖足離開他的物質身體後，有一天，當商羯羅師全神貫注於他的冥想時，高茹達聖足進入商羯羅師的神定之中，說：「商羯羅！我從你師尊 - 哥文達師聖足 - 那裡，聽到你的讚歌。我也聽說你為我的Mandukya-karika寫了一篇優美的評注。我想看看。」商羯羅師立即向高茹達聖足呈上那份評注。高茹達聖足看見非常高興，贊許之後便離開。

上述事件清楚證明，高茹達聖足和哥文達聖足沒有從他們的物質身體得到解脫，臻達涅槃解脫。首先，若高茹達聖足和哥文達聖足兩者都已臻達涅槃解脫，高茹達聖足怎能從哥文達聖足口中聽聞商羯羅的事情？第二，高茹達聖足若已臻達涅槃解脫，商羯羅師怎能向高茹達聖足展示他為 Mandukya-karika 所寫的評注？他們若真的臻達了涅槃解脫，兩件事都不可能發生。我們若對這些事件信以為真，那麼假象宗的涅槃解脫或沒有形象的解脫，定是虛假不實的。相反，我們若接受涅槃解脫或沒有形象的解脫是真的，那麼上述事件不是假的，就是空想的。即使我們接受事件部分為真，按照假象宗對涅槃解脫徵兆的描述，兩位假象宗典範師的解脫依然是假的。

撇開這件事，商羯羅的傳記表明，他親自輪迴再生為瑪德瓦師；即是說，他以威迪亞認亞 (Vidyaranya) 的形象顯現。現在，此事怎能與涅槃解脫的概念相符？假象宗教義說，生物體在涅槃解脫後，他們並非脫離沒有形象、恆久不變、沒有活動也沒有任何屬性的梵而存在。然而，我們看見高茹達聖足、哥文達聖足和商羯羅師，他們全都各自單獨存在。那麼在邏輯上，我們怎能接受他們確實都臻達了涅槃解脫？假象宗典範師所傳揚的涅槃解脫，在臻達涅槃後，在各方面或原則上都沒有任何言語交流的餘地，遑論是輪迴。這個考慮因素非常清楚地顯示，涅槃解脫只不過是虛假騙人之言，即吸引追隨者的陷阱。涅槃解脫的主要傳教士 - 那些我們能視之為教義創始人，若他們自己也無法臻達解脫，那麼其他人又怎能有望？

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真理讚 (Sri Sri Radha-Vinodabihari Tattvastakam)

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君是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的主宰神像。安奉祂們時，一些偉大奉獻者很好奇，想知道兩尊神像的顏色為什麼相同，他們有禮地問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在我們高迪亞和其他師徒傳系，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神像是白色大理石做的，主奎師那的神像是黑色大理石做的。怎麼你展現的兩尊神像都是白色大理石做的？」聖師創作了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真理讚，優美而史無前例地回答這個問題。在這首讚歌的字裡行間，至受崇拜的聖師尊高妙地展現了聖茹阿妲真理、主奎師那真理、純粹愛意真理、極樂情感真理，以及至高無上的茹帕傳系思想洪流那深不可測的汪洋。在下列解釋中，我們會以月上梢頭 (sakha-candra nyaya²) 的邏輯，嘗試揭示他的心緒。

詩節一

*rādhā-cintā-niveṣena yasya kāntirvilopitā
sri kāñḍā caraḥā vande rādhālingita-vigrahaṃ*

「我在聖茹阿姐林嘎塔-茹阿姐齊尼塔 (Radhalingita-Radhacihnita) 主奎師那那個形象的蓮花足祈禱，聖茹阿迪卡擁抱著祂，祂也呈現出她的膚色。當至高靈性極樂的化身 - 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 - 展現妒怒 (她帶有醋意的愠怒心緒) 而祂完全陷於與她的離愁時，祂一己的黝黑膚色消失而呈現出她亮麗的金光。」

或是，「在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的妒怒消散後，當她擁抱主奎師那時，我們在祂的蓮花足祈禱，她的金光使祂美不勝收。」

解釋哲學原則的評注 (Tattva prakāṣikā-vātti)

在這個詩節，「radhalingita」一字有兩種意思。第一是「radhalingita」：「呈現聖茹阿姐的膚色」。第二種意思是「radhalingita」：「被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擁抱著。」當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展現妒怒，而 dhira-lalita nayaka 主奎師那完全陷於與她分離的離愁別緒時，祂天生的藍色光澤消失，無助地接受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的金色光澤。換言之，祂一己的光澤變成金色。此事祂甚至毫不費力；它自動發生。就像力氣大的蟲子 (bhrngi) 強行抓住幼弱的蟲子 (telacatta)，把牠困在自己的洞裡。小蟲子聽到大蟲子發出的奇怪聲音時，十分害怕。小蟲子不斷想著大蟲子的形象，怕極而呈現出與大蟲子一模一樣的身體形象。

我們也能以巴茹塔君大君為例，他在死亡之時想著一頭小鹿，於是他在來生便採納了鹿的身體。同樣，當主奎師那越來越全神貫注地想著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時，便呈現她的金光。

在《瓦茹哈讚 (Varaha-samhita)》，主瓦茹哈和達茹尼 (Dharan) 之間的對話描述了一件這樣的事。主瓦茹哈告訴達茹尼：「在溫達文的雅沐娜河岸上有棵大榕樹，它的樹枝和枝椏伸延四方。眾多不同種類的鳥兒經常在它的樹枝上吱吱啼叫。這棵樹的樹根周圍有座美麗而隆起的平台，聖茹阿姐-主奎師那在上面享受著令人振奮的逍遙時光。有一次，主奎師那正與祂的牧牛姑娘在雅沐娜河岸，享受著祂的娜莎之舞逍遙。千千萬萬的牧牛姑娘和祂共舞，祂開始逐一與牧牛姑娘跳舞，祂陶醉於狂喜的愛，有時擁抱某人，有時則擁抱另一人。奎師那多方享受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有時與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有時則與其他人。」

「這時，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看到奎師那就像與她跳舞那樣和其他牧牛姑娘跳舞，又像祂擁抱她那樣擁抱她們。她凌駕於其他牧牛姑娘的這種優越性絲毫

不獲肯定，她見狀十分惱恨奎師那。她馬上離開逍遙時光之地，自己躲在附近的小樹林裡。不久之後，奎師那注意到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不知所踪而坐立不安。『我為她上演這段娜莎逍遙 (rasa-vilasa)，她卻離開了我，她對我而言比我的生命更加珍貴，』祂想。『她去了哪裡？』」

「與數以百萬牧牛姑娘跳舞和嬉戲，連一刻半秒也無法俘虜奎師那的心。飽受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分離之苦，祂立刻離開了那群舞者，開始逐一搜尋小樹林，呼喚著：『唏，茹阿姐！你在哪裡？』當祂不斷尋找祂所有摯愛牧牛姑娘之尊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時，祂抵達了卡林迪 (Kalindi) 的河岸。祂一再尋找她，現已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於是祂在卡林迪河岸上一個迷人小樹林，一棵羅望子樹的樹蔭下，開始憂心忡忡地唱誦茹阿姐聖名的曼陀。祂有時會憂傷地呼喊：『哎呀！我心中的王后 (Pranesvari) 啊！你把我置之不理。你去了哪裡？』」

*rādhā viçleñataù kãñëaù hyekadä premävihvalaù
rādhāmaitraà japan dhyäyan rādhā sarvatra paçyati*

(《瓦茹哈讚》)

「處於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深刻分離中，主奎師那繼續瘋狂地唱著茹阿姐曼陀，又冥想著她。茹阿迪卡開始向祂漸漸展現自己，無處不在。當祂裡裡外外都開始感到她的存在時，祂變得像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一樣，祂的身體光澤也像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那樣。」

這是radha-lingita一字的第一種意思。

想起這段逍遙時光，主高茹遜達茹常常去到羅望子之廟 (Imlitala)，即那棵特別的羅望子樹所在之處。祂情緒激動，百感交雜，常常一邊悲傷痛哭，一邊唱誦齊頌聖名。在下午，祂會去阿庫茹河堤附近的村莊化緣。主高茹遜達茹從里拉查拉到巴佳聖地，似乎只為臻達和鞏固祂的茹阿姐情懷，因為沒有茹阿姐情懷，祂的三個願望便永不會實現。

聖茹帕．哥斯瓦米 - 品嘗極樂情感的偉大奉獻者家族之翹楚，寫了「hariù puraõa-sundara-dyuti kadamba sandépitaù」這個詩節。他在此說明，哈瑞那金光閃耀的形象，就是奎師那聚精會神地冥想著聖茹阿姐時，綻放著茹阿姐的金光的那個形象。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是主高茹遜達茹的親密同遊，也是極樂情感經典 (rasa-sastra) 之師，他在他的筆記本 (kadaca) 裡解說了同一心緒，*rādhā-bhāva dyuti suvalitaà naumi kãñëa*

svarüpaṁ : 「我向那位閃耀著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的光芒和內在心緒的主奎師那 , 一再頂拜。」

現在我們會討論 radha-lingita 一字的第二個意思。當主奎師那摯愛的聖茹阿迪卡擁抱著祂時 , 詩人向祂禱告 , 當時聖茹阿迪卡的已經妒怒消散 , 流露出快樂地控制她情人的這種心緒 (svadhina-bhartṛka-nayika) 。看見奎師那與她分離而飽受困擾 , 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也心煩意亂。她的躁急不安和悶悶不樂立即消失 , 以她的擁抱之繩綁起奎師那。奎師那便心滿意足 , 祂的所有悲痛苦惱一掃而空。聖茹阿亞 . 茹阿瑪南達在他與主采坦亞 . 瑪哈帕佈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對話中 , 談到此事。

*nä so ramana, nä häma ramaëé
duihü-mana manobhava peñala jäni'*

*e sakhi, se-saba prema-kähiné
kānu-öhāme kahabi vichurala jäni*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 中篇逍遙 8.194)

在分離時 , 處於為愛瘋狂的狀態下 , 對愛郎朝思暮想的 (virahin) 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說 : 「眼睛僅是最輕微的眨動 , 我們的純粹愛意就此已達巔峰。我們相見時如斯刻骨銘心 , 以致我們已經合而為一 ; 我甚至忘了我是你的摯愛而你是我的情人。現在我與你分離 , 這段愛意盈盈的逍遙時光變得像個故事而已。這就是尚德君子追求愛時所遵循的途徑嗎 ? 」

這首詩透露了相會 (milana) 的終極階段 , 那時奎師那整個人被茹阿迪卡緊擁著。此後不久 , 茹阿亞 . 茹阿瑪南達對主高茹遜達茹說 :

*pahile dekhilui tomāra sannyasi-svarüpa
ebe tomä dekhi muii çyāma-gopa-rüpa
tomāra sammukhe dekhi käicāna-païcālikä
täira gaura-kāntyē tomāra sarva āga òhākä
tähāte prakāöa dekhoi sa-vaàçé vadana
nānä bhāve caicala tähe kamala-nayana*

*ei-mata tomä dekhi' haya camatkāra
akapaöe kaha, prabhu, kāraëa ihā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 中篇逍遙 8.268 - 271)

茹阿亞 . 茹阿瑪南達 . 帕佈心中有個疑問 , 他便請教施瑞曼 . 瑪哈帕佈 : 「我之前看見你穿上棄絕僧服飾 , 但現在我看見你的形象卻是個藍色的牧牛

童。與此同時，我正目睹另一個異象。好像有個奇妙而美麗的玩偶（牧牛姑娘的塑像）站在你前面，以她的金光覆蓋你身體的所有肢體。我直接察看到，你在那個形象中拿著笛子放在唇上，你的蓮花目到處流轉，展示出深切渴求的心緒。請對我大發慈悲，如實告訴我你何故展現這樣的形象吧。」

這四個詩節深遠隱密的意義就是，奎師那燦爛的藍光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金光覆蓋，因為主奎師那身體的每一肢體，都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身體的每一肢體緊擁著。拿著笛子的主奎師那身體維持不變；只是祂的光澤變成金色。我們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所有廟宇，正是崇拜主奎師那這個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擁抱的形象。

這段極富哲學意義的禱文情感最為崇高，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作者對聖茹帕·哥斯瓦米的概念情有獨鍾。為了令巴佳閨女這種難以捉摸的心緒在我們心裡植根，我們必須先理解奉愛真理的原則。奉愛的修習和完美一般分為三類：循序修習的奉愛、滿載靈性極樂的奉愛和純愛奉愛。當循序修習的奉愛成熟時，修習者便會有滿載靈性極樂的奉愛，而完全成熟的靈性極樂奉愛則稱為純愛奉愛。

修習者在修習階段期間所履行的循序修習奉愛有兩部分：規範性的循序修習奉愛和自發愛意的循序修習奉愛。當奉愛修習結出純粹愛意之果時，源於規範性循序修習奉愛和源於自發愛意的循序修習奉愛的純粹愛意之間，依然有種相應的精微差別。履行規範性奉愛所發展的純粹愛意對至尊主的富裕滿懷敬意，稱為滿懷敬意的純粹愛意(vaikunthiya-prema)。通過培養自發愛意奉愛所獲的純粹愛意全無半點尊敬的意味，稱為純粹甜美的巴佳純粹愛意；牧牛姑娘的心緒正是巴佳純粹愛意的至高境界。

為了正確理解自發愛意奉愛，必須先理解源於自發依附的靈性情感。自發愛意是極度專注於一己的鐘愛對象 - 主奎師那時，從而產生無法止息的愛意渴望。這種自發愛意所產生深刻強烈的愛心依附，稱為自發依附的純粹愛意(ragaimika prema)。

巴佳的永恆居民 - 包括牛、鹿、鸚鵡、動物和鳥兒，那與眾不同的獨特愛意名為自發依附的愛意(ragatmika-priti)。這自發依附的愛意有兩種：源自關係的(sambandha-rupa)和源自欲望的(kama-rupa)。「源自欲望的」一詞僅指奎師那摯愛情人的情感，緊隨這種源自欲望的愛的那種渴望，稱為源自欲望的奉愛(kamanuga-bhakti)。源自欲望又懷著自發依附的純粹愛意也有

兩種：與奎師那直接有關連的愛意 (sambhoga-icchamayi) ，以及通過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而與奎師那有關連的愛意 (tat-tad-bhava-icchamayi)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粲鐸瓦麗和夏瑪拉 (Syamala) 等等英雌，為了奎師那的快樂而渴望與祂見面，她們的純粹愛意稱為 sambhoga-icchamayi (與奎師那直接有關連的愛意) 。懷著名為 tat-tad-bhava-icchamayi (通過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而與奎師那有關連的愛意) 這種純粹愛意的牧牛姑娘，不渴望獨立地與奎師那見面，但卻喜愛品嚐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與奎師那見面時的甜蜜心緒。

牧牛姑娘有五種，分別是牧牛姑娘、永恆牧牛姑娘、視之如命的牧牛姑娘 (prana-sakhi) 、親密牧牛姑娘 (priya-sakhi) ，以及最親愛的牧牛姑娘 (priyanarma-sakhi) 。對聖茹阿妲和奎師那有相同情感 (sneha) 的牧牛姑娘，稱為同愛之情 (sama-sneha) ，而對祂們其中一位更有情感的牧牛姑娘，稱為偏愛之情 (visama-sneha) 。溫達和達妮斯緹 (Dhanistha) 是牧牛姑娘的例子；她們偏愛主奎師那。卡斯圖瑞．曼佳麗 (Kasturi Manjari) 和瑪妮．曼佳麗 (Mani Manjari) 等等永恆牧牛姑娘也有偏愛之情，但她們卻更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這一組牧牛姑娘的領袖名為視之如命的牧牛姑娘，其中以聖茹帕．曼佳麗 (Sri Rupa Manjari) 最重要。瑪拉緹 (Malati) 等等牧牛姑娘就是親密牧牛姑娘。她們對茹阿妲和奎師那有同樣的愛，但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仍然更有好感。在這些親密牧牛姑娘中，拉麗妲和維薩卡等等最親愛而主要的，稱為最親愛的牧牛姑娘 (priya-narma sakhis 或 parama-prestha-sakhis) 。這些英雌具備一切優秀品質，但她們卻為安排神聖愛侶聖茹阿妲和奎師那的會面而心滿意足，自得其樂。茹帕、茹緹 (Rati) 和拉文嘎 (Lavanga) 等等牧牛姑娘是永恆牧牛姑娘之首，而視之如命的牧牛姑娘則在偏僻的小樹林裡，持續不斷而義不容辭地致力服務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這些牧牛姑娘全不欲求與奎師那獨自見面，當她們品嚐到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與祂見面時的心緒，全然如願足矣。

巴佳的所有居民 - 包括牧牛郎、牧牛姑娘、母牛、小牛、動物和鳥兒 - 都懷著自發愛意。為了臻達這些巴佳居民的靈性極樂而遵循他們心緒的修習者，稱為自發奉愛傳系。在這些自發奉愛傳系的修習者之中，只有那些明確遵循聖茹帕．曼佳麗內在的心緒的人，才是茹帕傳系。因此，茹帕傳系的每個修習者，也是自發奉愛傳系的修習者，但自發愛意修習者卻不一定是茹帕傳系的。茹帕傳系的修習者是那些以外在身體遵循聖茹帕．哥斯瓦米所展示的靈修程序的人，同時又以他們內在察知的靈性身體 (完美身體) ，遵循聖茹帕．曼佳麗在巴佳永恆服務聖茹阿妲-奎師那時的心緒。只有那種自發奉愛傳系的修習者，才可稱

為茹帕傳系的偉大奉獻者。茹帕傳系之寶 (rupanuga-vara) 聖茹阿古納 . 達薩 . 哥斯瓦米在他的《Sri Vilapa-kusumanjali》裡祈禱：

*tavaivāsmi tavaivāsmi na jévāmi tvayā vinā
iti vijīāya devé tvaā naya mää caraēāntike*

「唏，聖茹阿迪卡女神！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沒有你，我便不能活。知道這點後，請在你的蓮花足賜我一席之地。」

*pädābjayos tava vinā vara dasyam eva
nānyat kadāpi samaye kila devé yāce
sākhyāya te mama namo 'stu namo 'stu nityāā
dāsyāya te mama raso 'stu raso 'stu satyam*

「唏，聖茹阿迪卡女神！除了為你蓮花足做最好的愛心服務之外，我別無所求。若你想要賜我牧牛姑娘的地位，那麼我便從遠處一再頂拜那個地位，但我其實並不稀罕。我立誓，僅只懇求懷著堅定不移的愛心依附來服務你。」

我們在下列禱文也看見聖南若譚 . 達薩 . 塔庫爾對茹帕傳系的渴求：

*sri rūpa manjari-pada, sei mora sampada,
sei mora bhajana-pūjana
sei mora prāēa-dhana, sei mora ābharaēa,
sei mora jēvanera jēvana
sei mora rasa-nidhi, sei mora väichā-siddhi,
sei mora vedera dharama*

聖茹帕傳系的典範師，聖巴提維諾德 . 塔庫爾在他懷著強烈渴望的禱告 (lalasamayī prarthana) 中，這樣祈求：

*sri rūpa manjari saige yābo kabe
rasa-sevā-siksatare
tad anugā ha'ye rādhā-kuēōa-taōe
rahība harñitāntare*

「聖茹帕 . 曼佳麗何時才會教導我怎樣服務超然甘露？在茹阿姐聖湖湖畔遵循她的心緒和訓示，我便會心花怒放。」

*sri rādhāra sukhe kãñēera ye sukha
jāniba manete āmi
rādhā-pada chāōi sri-kãñēa-sangame
kabhu nā haiba kāmē
rādhā pakña chāōi je jana se jana
je bhāve se bhāve thāke*

*āmi ta' rādhikā, pakña pāte sadā
kabhu nāhi heri tā 'ke*

「我會知道聖茹阿妲的快樂是奎師那唯一的快樂之源。因此我決不會捨棄她的蓮花足去見祂。我總是在茹阿迪卡那一組，而我對那些離開她那組的人甚至不屑一顧。」

這些心緒是茹帕傳系偉大奉獻者的生命和靈魂。我最崇敬的聖靈師蓮花聖足是傑出的茹帕傳系典範師，他的真摯情感在聖茹阿妲-維諾德碧哈瑞-真理讚這第一個詩節清晰可見。他的情感就是，主奎師那應該沉醉於憶念聖茹阿妲君，祂應該尋找斯麗瑪緹君，祂也應該因與斯麗瑪緹君分離而悲傷不已。這個詩節表達了對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袒護，以及茹帕傳系在分離和團聚兩個情況的立場 (rupanugatva)。

詩節二

*sevya-sevaka-sambhoge dvayor-bedaù kuto bhavet
vipralambhe tu sarvasya bhedaù sadā vivarddhate*

「主奎師那是享受服務者 (sevya，祂總是受到服務者侍奉) 和享樂者 (bhokta，祂恆常都在享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服務者 (sevaka，她總是為享受服務者履行服務) 和被享樂者 (bhogya，她被享受)。當祂們相聚和享受彼此時，祂們兩者之間怎會有任何差別？屆時，差別消失無踪，無異則顯然而見。然而，在分離情況中，差別永久變得更加強烈。」

解釋哲學原則的評注

團聚時，享受服務者和服務者之間不存在任何差別。聖南達大君之子是愛侶情懷 (纏綿情愛甘露) 的化身，也是享受服務者本體或享受者本體的終極極限，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服務者本體或被享受者本體 (asraya-tattva) 的終極極限。祂們歷久彌新的愛 (anuraga) 稱為永恆情感 (sthayi-bhava)。當這種歷久彌新的愛臻達其最後極限時，便稱為 yavadasrayavrtti。在那個境界，當源自純粹善良的八種身體變化 (astasattvika bhavas) 展現在愛火熾烈 (sudipta) 的狀態時，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對奎師那空前而歷久彌新的愛便臻達自我彰顯的 (svasamvedya-dasa) 程度。只有聖茹阿妲，即主奎師那的特別摯愛 (preyasi)，才會臻達這個境界。

在這個特別情況，享受服務者和服務者兩者完全忘了祂們一己的身分。祂們也忘了「祂是情人」而「我是祂的摯愛」之別。祂們兩心融成一體。在這個境界，不可能構思或想像祂們之間的任何差別。然而，在分離的情況，可以看見祂們兩者在尋找彼此，痛不欲生。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和主采坦亞·瑪哈柏佈

在哥達瓦妮 (Godavari) 聖河的河畔，兩人之間的對話讓我們了解到這種充滿充滿榮耀而空前的，茹阿坦和奎師那兩者合而為一的至高靈性情感 (rasaraja-mahabhava)。

*nä so ramana, nä häma ramaëé
duihü-mana manobhava peñala jäni'
e sakhi, se-saba prema-kähiné
känu-öhäme kahabi vichurala jäni'*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8.194)

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在他的筆記本也展望了這種深刻而祕密的靈性情感：

*rädhä kãñëa-pranaya-vikâtir hladini saktir asmäd
ekatmanäv api bhuvi purä deha-bhedaà gatau tau
caitanyäkhyaaà prakaoam adhunä tad-dvayaà caikyam äptaà
rädhä-bhäva-dyuti-suvalitaà naumi kãñëa-svarüpam*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1.5)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奎師那的喜樂能量，也是祂親密愛意 (pranaya) 轉變體的化身。由於祂們是同一靈魂 (ekatma-svarupa)，內在而言，她與奎師那無異無別，與祂融為一體。然而，為了享受祂們情愛逍遙的超然樂趣，茹阿坦和奎師那永恆地展現自己為這兩個表面所見的個體形象。現在，這兩個超然本體 - 享受服務者和服務者，愛的對象本體和被享受者本體，顯現為主采坦亞本體這一個形象。我一再俯首頂拜莎慈之子，祂是奎師那的形象，並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靈性情感和膚色為飾物。」

在這個詩節，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君用 *elatma* 一字，確立聖茹阿坦和奎師那 - 服務者本體和享用服務者本體，彼此無異無別。然後他說，*deha bhedam gatau tau*，來表示兩個本體之間的差別。至尊品嘗極樂情感的真理典範師，聖靈師蓮花聖足在他作品的第二個詩節，也表明了這同樣深奧機密的情感。

詩節三

*cil-lélä-mithunaà tattvaà bhedabhedam acintyakam
sakti-saktimoraikyaà yugapadvarttate sadä*

「永久的神聖愛侶是能量和能量擁有者混合形象的化身。為了實現祂們超然而令人快樂的逍遙時光，祂們兩者在團聚情況中合而為一，同時卻又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於彼此地存在。這表示，絕對真理從不與能量分開。能量和

能量擁有者在那個絕對真理之中，永恆團聚一起。祂是具有完全超然逍遙時光的至尊人物，愛侶形象的原始自我，也是能量和能量擁有者的混合形象。那個愛侶形象就是作為高茹阿本體的聖茹阿妲-奎師那。藉由不可思議能量的影響，差別和無異的對立原則同時永存於祂之內。」

解釋哲學原則的評注

聖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是非二元絕對真理 (advaya-jnana para-tattva)。祂是所有極樂情感甘露的化身，祂也具備所有能量。祂本然的內在能量也獨一無二，稱為形象能量。藉由能量擁有者主奎師那之願，這單一能量顯現為各種各樣的形象去完成不同任務。祂擴大自己為永恆能量的形象來展現靈性世界，正如生物體能量展現眾生，又像假象能量展現整個物質創造。這種能量又以認知、存在和喜樂等等形象，實現奎師那各種各樣的願望。純粹愛意是喜樂之萃，至高靈性情感就是純粹愛意之萃，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這種至高靈性情感的化身。那種至尊能量是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為形象的純粹愛意萃中萃，永恆地滿足愛侶情懷化身 - 奎師那 - 的所有願望。團聚時，茹阿妲-奎師那是愛侶本體 (mithuna-tattva或yugala-tattva)。即是說，主奎師那渴望品嚐某種特別的極樂情感，便接受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外在的身體光澤和內在的至高靈性情感，永恆以茹阿妲-奎師那合一的主高茹遜達茹形象存在。因此主高茹遜達茹也是愛侶本體。至尊人格首神，主采坦亞·瑪哈柏佈和祂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接受了聖茹阿妲和奎師那同時而不可思議的差別和無異。第一個詩節已確立了這個真理。

聖商羯羅師接受了絕對的、沒有形象而沒有力量的梵為絕對真理。這個梵沒有自身之別 (svagata-bheda)、與其他同類或同級者之別 (sajatiya-bheda)，以及與其他不同種類或級別者之別 (vijatiya-bheda)。很多典範師以不可辯駁的邏輯和強而有力的經典證據，駁倒聖商羯羅師沒有形象的絕對一元論教義。這些典範師包括《終極韋陀》的作者 - 聖奎師那-兌瓦帕央·韋陀維亞薩、帕茹薩茹 (Parasara)、奧杜勞米 (Audulaumi) 和古代其他覺悟了絕對真理知識的典範師、聖茹阿瑪努、聖瑪德瓦、聖維施努斯瓦米和聖檢巴迪提亞等等偉大奉獻者典範師、聖尼拉刊塔等等施瓦宗典範師，以及聖巴斯卡茹師和後期的其他典範師。

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接受了至尊梵和祂的能量，以及具備一切屬性 (savisesa) 的至尊梵，祂那極其美麗、永恆、全知、極樂的聖神像。不同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的典範師在世上傳揚純粹奉愛。其中，聖茹阿瑪努的絕對一元論、聖瑪德瓦師的二元論、聖維施努斯瓦米的純粹二元宗和聖檢巴迪提亞的同一而異本質論 (svabhavika dvaitavaita) 等等，全都享負盛名。按照聖茹阿瑪努之言，絕對真理是具備一切屬性的梵，祂擁有永恆和短暫能量。按照

聖瑪德瓦師之言，有五種差別是永恆的。這就是 (1) 梵和生物體，(2) 生物體和生物體，(3) 生物體和死物 (了無生氣的物質)，(4) 死物和死物，以及 (5) 死物和梵之間的差別。聖維施努斯瓦米接受了，至尊梵的永恆形體、祂的同遊、祂的逍遙時光、祂的居所等等，全都存在於超越假象權限的純粹存在層面。同樣，聖檢巴迪提亞接受了具備一切屬性的梵、生物體和宇宙之間的本質之別和無異。

至尊人格首神，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為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之見的匱乏之處補缺填漏。祂採納《韋陀經》和《奧義書》放諸四海皆準的教義，確立了至尊梵、能量、以及生物體和宇宙 - 即能量轉變體 - 之間，永恆同一而異的關係。這個差別和無異不可思議，因為它超越了人類智慧的概念，只有遵循經典智慧 (sastra-buddhi) 才能理解。遵循施瑞曼·瑪哈帕佈步伐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接受了這個同一而異真理。

無一經典指絕對真理沒有區別、沒有能量、沒有形象或沒有超然品質。我們在聖韋陀維亞薩的《布茹阿瑪經》找到「*janmädyaśya yataù*」、*「arüpaḥ deva hi tat pradhānatvāt*」、*「api saārādhane pratyakñānumānābhyām*」、*「ānandamayo 'bhyāsāt*」和 *「sakti saktimator abhedaù*」等等訓諭。因此，聖維亞薩兌瓦開宗明義地接受至尊梵那永恆、全知、極樂的神像、能量、名字、形象、品質、逍遙時光和居所。《奧義書》裡各種各樣的曼陀也堅定地確立了至尊梵的能量，祂永恆、全知、極樂的神像，以及差別和無異的教義。例如，我們讀到，

*yato vä imāni bhutāni jāyante
yena jātāni jēvanti
yat prayanty abhisā viçanti
tad vijijñāsasva tad brahma*

和

nityo nityānā cetaṇaḥ cetanānām

和

parāśya saktir vividhaiva çrūyate。

縱貫所有權威證據和證明之翹楚 - 《聖典博伽瓦譚》，我們找到有關至尊梵的超然形象、聖名、品質、逍遙時光和同遊，以及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真理的描述。*aho bhāgyam aho bhāgyam nandagopa-vrajaukasām /*

yan mitraà paramānandam purna brahma sanātanam , gūḍhaà paraà brahma manuñyaliigam and kãñëas tu bhagavan svayam
等等詩節明確支持這一切結論。

《聖典博伽瓦譚》2.9.33-36的*catuù-çloké*詩節，明確清楚地描述了這一切教義。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不會在這裡詳述。

詩節四

*tattvam ekaà paraà vidyällélayä tadvidhä-sthitam
gaurau kãñëau svayaà hy etad ubhävubhayam äpnutaù*

「非二元的絕對真理獨一無二。那絕對真理為了上演逍遙時光而永恆展現兩個形象。一個形象是主高茹遜達茹而另一個是主奎師那遜達茹。兩者都是絕對的絕對真理，彼此無異無別。就本體而言，主高茹遜達茹正是奎師那本人，而主奎師那遜達茹正是主高茹遜達茹。兩者展現彼此的形象；即是說，主奎師那遜達茹成了主高茹遜達茹，主高茹遜達茹則成了主奎師那遜達茹。」

解釋哲學原則的評注

聖斯瓦茹帕·達莫達茹是主高茹遜達茹的主要內在同遊，他在他的筆記本裡詳述了主高茹阿-奎師那本體的祕密結論。

*rädhä kãñëa-pranaya-vikâtir hladini saktir asmäd
ekatmanäv api bhuvi purä deha-bhedaà gatau tau
caitanyäkhyaa prakaoam adhunä tad-dvayaà caikyam äptaà
rädhä-bhava-dyuti-suvalitaà naumi kãñëa-svarüparam*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原初逍遙 1.5)

要旨就是，聖茹阿妲-奎師那是單一本體。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至高靈性情感的化身，而主奎師那是所有極樂情感的化身，祂們在團聚情況時呈現單一形象來享受樂也融融的逍遙時光。那時，祂們甚至忘了作為情人和摯愛的靈性情感，因此甚至不可能想像兩者之間的任何差別。然而，分離時，聖茹阿妲和奎師那展現兩個單獨的形象，通過各式各樣愛意盈盈的逍遙時光來享受分離心緒。再者，為了享受一些特別的靈性情感，這兩個本體結合而展現自己為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事實上，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奎師那親密愛意的轉變體，她也是祂的形象能量。她滿足奎師那的所有願望而令祂快樂，因此她又稱為喜樂能量。

聖基瓦．哥斯瓦米在《Tattva-sandarbha》引用了讚歌的詩節，那些詩節揭示主高茹遜達茹是主奎師那和聖茹阿妲的混合形象。

*antaù kãñëää bahirgaura-darçitãigãdi vaibhavam
kalau saikértanãdyaiù smaù kãñëa caitanyam açritãù*

(Tattva-sandarbha, 詩節二)

「在卡利年代，我通過齊頌聖名祭祀而托庇於主奎師那．采坦亞．瑪哈柏佈。內在而言，祂是主奎師那本人，而祂外在則以祂高茹阿的形象顯現。祂本人和祂壯麗非凡的影響力，以祂肢體 (anga) 和輔助肢體 (upanga) 的形象一起顯現，即主尼提安南達．帕佈、聖阿兌塔師、聖嘎達答茹及祂那些以施瑞瓦薩為首的奉獻者。」

聖茹帕．哥斯瓦米又對最寬大為懷的主采坦亞．瑪哈柏佈頂拜，祂分發奎師那的純粹愛意，與主奎師那本人無異無別。

*namo mahã-vadãnyãya kãñëa-prema-pradãya te
kãñëãya kãñëa-caitanya-nãmne gaura-tviñe namaù*

《瑪刊達亞 (Markandeya) 宇宙古史》支持了這個結論：

*golokaã ca parityajya lokãnäã trãëakãraëät
kalau gauranga rüpena lélä lävaëya vighrahaù*

在其他多本經典裡，尤以六哥斯瓦米的著作，有大量證據證明主高茹遜達茹就是主奎師那，而主奎師那就是主高茹遜達茹。《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有云，

*sei kãñëa avatãré vrajendra-kumara
ãpane caitanya-rüpe kaila avatara*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 2.109)

聖南若譚．達薩．塔庫爾也這樣寫，

*vrajendra nandana jei çacésüta haila sei
balarãma haila nitãi*

詩節五

*sarve varëãù yatrãviñöãù gaura-kãntir vikãçate
sarve varëena hénastu kãñëa-varëãù prakãçate*

「當所有顏色彼此混合時，便呈金色。例如，由於所有顏色都存在於太陽之中，因此它是金色的。另一方面，當所有顏色都不存在時，便呈現超越世俗顏色的黑色。」

解釋哲學原則的評注

主奎師那和主高茹阿兩者都是絕對真理的終極極限，也是相同而無異於彼此的本體 (abhinna-tattva)。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的身體光澤有種清新、黑亮、藍色雨雲或藍寶石的光澤那樣的獨特色調。主高茹遜達茹的身體光澤尤勝閃電和熔金的壯麗奪目。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和至尊人格首神主高茹遜達茹兩者都是超然的絕對真理。祂們完全凌駕物質自然的品質和活動，因此這個世俗世界的一切都無法與祂們相比。然而，按照月上梢頭的邏輯而作出了一些比喻，好使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能輕易有所理解。然而，這些例子僅只關乎它們所說明的，超然純粹奉獻者形象的特別層面。不能用以解釋絕對真理的整全形象。

晚上，一個年幼的小孩或想要看月亮，父母或會示意月亮的位置是高於附近一棵樹的樹枝，藉此向他展示。月亮看似恰在樹枝之上，但它其實相距十萬八千里。同樣，至尊主真理其實完全超越所有世俗品質。然而，在初階時必須以世俗事物為例來描述絕對真理，因此對超然真理一無所知，在物質上受條件限制的人，至少能對超然真象有點概念。黑白兩色都是世俗的，但這裡仍以這些顏色為例，來傳達主奎師那遜達茹和主高茹遜達茹身體光澤的概念。

世俗科學家的理論都支持這個詩節所表達的結論。科學家說黑色不是顏色，因此黑色的例子直指，事實上，主奎師那和祂的身體光澤 (類似黑色) 沒有特質，即完全凌駕物質品質之外。即使當主奎師那降臨這個物質世界時，祂和祂的身體光澤都是全面超然的。而且，主奎師那的所有超然屬性都沒有物質特質，包括祂的莊嚴、禮貌、祂不驕不縱、祂德高望重、聰明、青春常駐、祂無與倫比的美麗、祂品嘗極樂情感的專長、祂的美德、祂的自制和祂的至尊慈悲。

相反，主高茹遜達茹的身體光澤和祂的所有品質都是超然的。正因如此，祂是具備所有品質的絕對真理 (saguna-tattva)。然而，祂的品質也是超然的。依據月上梢頭的邏輯，現在再作個比喻來說明具有所有品質的絕對真理。就像太陽齊備各種顏色的混合，而具有獨特金光的主高茹遜達茹則體現了所有超然品質。因此祂堪受崇拜。當所有顏色混合一起時，便呈金色，沒有分開看到各種顏色。例如，陽光似是白色，但有時在雨季，我們在太陽對面看見一道彩虹，便能分開看見七種元色。英語用首字母的縮略詞ROYGBIV來代表以下七

種顏色：R-紅、O-橙、Y-黃、G-綠、B-藍、I-青、P-紫。依據這同一個邏輯，主高茹遜達茹的身體光澤似是熔金，因為祂是所有超然品質混合體的化身。

有一天，我們最受崇拜的聖師尊在對我們講述主哈瑞命題時，提及在聖帕佈帕隱跡後，他前往帕亞嘎(阿拉哈巴達)途中所發生的一件事。在當地，他在他的好友和神兄弟 - 聖阿巴亞 - 查茹拿茹溫達 . 帕佈 (Sri Abhayacarānaravinda Prabhu) - 的家小住了幾天，後者給他介紹一位著名的高等法院辯護律師。這名辯護律師是個機智聰敏，能言善辯的邏輯家，當他聽到知識淵博的哲學家和導師之師 - 聖基提茹 . 帕佈 - 的想法時，印象殊深。有一天，辯護律師與一位教堂主教一起到訪，後者是著名的哲學家和基督教傳教士。辯護律師向基提茹 . 帕佈介紹主教，大家尋開心而開始交談，那對話導致一場涉及邏輯和反邏輯的有趣辯論。討論開始時，主教轉向基提茹 . 帕佈，並問：「你為什麼崇拜黑色的奎師那？」

聖師尊顯出了他的沈著，立即回答：「黑色不是顏色。它超越所有顏色，即是說奎師那凌駕於所有世俗品質。我們不崇拜任何世俗事物或顏色。絕對真象不受誕生、成長、衰敗和損壞等等階段影響。祂超越善良、情欲和愚昧形態，永存不朽。我們崇拜主奎師那，祂是絕對至尊真理 (nirguna-para-tattva) 的終極極限。」

主教是個精專而嬉玩的對手，便立刻詢問：「那麼你為什麼崇拜膚色白晳亮麗的主高認格 . 瑪哈帕佈？」

聖師尊對答如流，似是有備而來，只是等待著提問而已。「物質自然的所有品質既可憎又悲慘。在這之上，在靈性世界，有一筆超然美德品質的寶藏。主采坦亞 . 瑪哈帕佈是那一切超然品質的無盡寶庫，而那些靈性品質的混合物就是祂的身體光澤。陽光中各色混合似是白色，但那其實是七種顏色混合：紅、橙、黃、藍、綠、青和紫。我們在雨季看見這個景象，陽光的折射造成七種顏色清晰可見的彩虹。同樣，我們堪受崇拜的主高茹遜達茹體現了無盡超然品質。」

當德高望重的主教聽到這個不可辯駁的科學化論點時，他啞口無言，有點老羞成怒。他試圖掩飾他的困窘，微笑說：「你們崇拜一個牧牛童。我無法明白這點。」

聖師尊回答：「也許因為你崇拜一個牧羊人，所以你不理解。若牧羊人都堪受崇拜，那麼崇拜看守牛隻的人為什麼要感到奇怪，牛隻就像母親一樣養育全世界？」

辯護律師和主教聞言都讚美聖基提茹．帕佈雄辯滔滔之言，然後便告辭。

因此，具有超然品質和沒有物質特質的，都是同一真理。兩者之間沒有差別。毫無疑問，主奎師那和主高茹遜達茹是同時有超然品質和沒有物質特質的真理。

詩節六

*sagunaà nirguëaà tattvam ekam evädvitéyakam
sarva-nitya-guëairgaurau kãñëau rasastu nirguëaiù
sagunaà nirguëaà tattvam ekam evädvitéyakam
sarva-nitya-guëairgaurau kãñëau rasastu nirguëaiù*

「結構上，有品質和無特質的真理兩者都無異於彼此，也獨一無二。主高茹遜達茹是有品質的真理 (saguna-tattva)，即無盡、永恆而超然品質的化身。全能的主奎師那沒有各種世俗形態，也超越於它們之上，祂也是所有極樂情感的化身，即絕對真理 (nirguna-tattva)。經典到處也描述主奎師那為極樂情感的形象 (rasa-svarupa) 和極樂情感的至尊品嘗者 (rasika-sekhara)。極樂情感真理是超然的 (nirguna)。祂永不會受世俗形態影響。」

解釋哲學原則的評注

主奎師那和主高茹阿是同一個堪受崇拜的真理。這裡比較前個詩節的顏色 (varna) 一字和這個詩節的品質 (guna) 一字而斷定這點。內在而言，沒有物質特質的主奎師那和有品質的主高茹遜達茹是同樣堪受崇拜的絕對真理，彼此無法分辨。祂們兩者都是同時有品質而超然的真理。

假象宗對絕對真理一無所知，認為有品質和超然的都是兩個單獨的真理。他們更進一步論定，這兩者彼此完全相反；有品質的真理受物質形態影響，因而不值一嘖；絕對真理因而勝過有品質的真理。據這些人所言，絕對真理是指那個沒有形象的梵，祂超越物質世界，沒有屬性、純粹無瑕、沒有能量，也沒有形象。他們說這個世界是假的，生物體就是梵。據他們所言，有品質真理是絕對真理顯現自己在物質世界時，賦有物質名字、物質形象和物質品質的境界。他們認為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和主高茹阿瑪粲鐸是那個有品質的真理，祂們的顯現、隱跡和身體都是物質的，也受假象所影響。

《梵歌》和其他權威經典說明，這種假象宗教義非常冒犯不敬。

*avajānanti mää müöhä mänuñéà tanum açritam
paraà bhāvam ajānanto mama bhūta-maheçvaram
moghäçä mogha-karmäëo mogha-jñänä vicetasau
räkñasém äsuréà caiva prakātià mohinéà çritäu*

(《博伽梵歌》9.11-12)

「傻瓜嘲笑我，我是眾生的至尊控制者。他們無法以他們被假象覆蓋的人類智慧，理解我靈性形象的至尊本性。這種傻瓜的所有希望、活動和知識都徒勞無功。他們心神紊亂，由於偏離靈性之途，他們托庇於摧毀智慧的邪惡本性，一頭栽進地獄星宿。」

結論就是，主奎師那是所有化身的根源，也是至尊絕對真理。處於奎師那的形象，祂是所有控制者、眾生和整個宇宙展現的至尊控制者。祂的決心永遠無誤。即是說，不論祂意欲如何，定必遂其所願。祂無所不知、全能而無上慈悲。當邪惡的瓦拿 (Vena) 王和其他這樣的傻瓜看見奎師那時，一直對祂不敬。這些傻瓜一直認為聖瓦蘇兌瓦之子或聖南達之子 - 主奎師那 - 是個難逃一死的凡夫俗子而凌辱祂。這些傻瓜想像超靈是在奎師那體內的另一個靈魂。經典處處也譴責這個信念，確立奎師那的形象是永恆、全知、極樂的。經典確立了在至尊主永恆、全知、極樂聖神像的情況而言，身體 (deha) 和身體擁有者 (dehi) 之間的區別也是錯的。

a) *oà sac-cid-ananda-rüpäya kãñëäya (Gopala-Täpani 《奧義書》1.1)*

b) *tam ekaà govindaà sac-cid-ananda-vigrahaà*

c) *dvibhujaà mauna-mudräòhyaà vanamälinamisvaram*

d) *isvaraù paramaù kãñëäu saccidananda vigrahaù (《婆羅訶摩讚》5.1)*

e) *apaçyaà gopamanipadyamänamä (《夜柔韋陀經》1.22.166.31)*

f) *güòhaà paraà brahma manuñya-liigam (《聖典博伽瓦譚》7.10.48)*

g) *yaträvatérëo bhagavan paramatma naräkåtiù (《聖典博伽瓦譚》9.23.20)*

h) *deha-dehi-bhidä nästi éçvare vidyate kvacid*

至尊主奎師那無生無始，然而，借助於祂不可思議的能量，祂永恆都是聖南達-雅淑妲的兒子。祂沒有物質特質，但卻青春常駐，也是舞者之尊，祂打扮

成帶著笛子的牧牛童。祂對眾生一視同仁，但卻偏愛祂那托庇於祂的奉獻者。*Viruddha dharmaà tasmin na citram*: 「一切看似矛盾而相互排斥的品質，同時共存於祂之內。」四頭的布茹阿瑪和其他半神人稱祂同時有品質又超然。

茹瓦拿以為主茹阿瑪槃鐸是個普通人類，因此便擄走斯塔女神，即祂的形象能量。主茹阿瑪槃鐸後來殺死了茹瓦拿和他的所有惡魔黨羽，救出斯塔女神。康薩、佳茹珊達 (Jarasandha)、斯舒帕拉 (Sisupala) 和其他愚蠢的國王，認為主奎師那是個普通人類。主奎師那藉由祂的無緣恩慈殲滅了他們，不是親自用祂的神碟，就是透過祂的奉獻者，又確立了祂作為絕對的神聖地位。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在《梵歌》說過，*dadāmi buddhiyogaà taà yena mām upayānti te*: 「我賜他們智慧、神聖視域，他們藉此便可以來到我這裡。」沒有至尊主或祂奉獻者的恩慈，便無法覺悟絕對真理 (*bhagavat-tattva*)。因此主奎師那槃鐸和主高茹遜達茹兩者作為同一位無法比擬的至尊真理，都堪受崇拜。

詩節七

*sri kãñëää mithunaà brahma tyaktä tu nirguëää hi tat
upäsate mãñä vijïäù yathä tuñävaghätinaù*

「主奎師那和主高茹阿兩者都是同一位至尊梵。那些摒棄服務祂們而崇拜無形象梵的人決不會臻達真正解脫，確實就像那些試圖擊打空穀殼來獲得大米的人一樣。他們只是徒勞無功。同樣，所有追求經驗知識的人摒棄服務主奎師那，而崇拜沒有形象又沒有物質特質的梵，僅是白費心力而已。他們的所有努力也付之流水。」

解釋哲學原則的評注

《韋陀經》、《奧義書》，尤以《終極韋陀》僅只描述奉愛。這所有經典確立的主題是至尊主和祂的奉愛。縱貫《終極韋陀》全部五百五十個格言，甚至一次也沒有提過知識一詞。「*janmädyasya yataù*」這個訓諭清楚表明，至尊主是這個宇宙展示的創造者、維繫者和毀滅者。這點證明祂形象、能量和超然品質的神聖存在。「*arüpavad eva tat prädhänatvät*」這個訓諭描述了至尊梵超然的聖神像。「*änandamayo 'bhyäsyät*」這個訓諭確認了愉悅的逍遙時光，而「*anävätti çabdäd anävätti çabdät*」表明，臻達至尊真理的唯一程序是齊頌主的聖名。在《聖典博伽瓦譚》裡，主布茹阿瑪的禱文禁止了培育非人格知識。

*çreyaù-sâtià bhaktim udasya te vibho
kliçyanti ye kevala-bodha-labdhaye*

*teñām asau kleçala eva çin̄yate
nānyad yathā sthūla-tuñāvaghātinām*

(《聖典博伽瓦譚》10.14.4)

「帕佈啊！你是終極吉祥，要得到你，奉愛就是最好而唯一的方法。履行奉愛便能輕易臻達解脫等等四種夢寐以求的目標，就像水從水庫源源不絕地傾流。履行奉愛便自動穩處知識之中，因此不須費盡心機另自獲取知識。那些摒棄奉愛之途，辛苦經營努力求取知識的人徒添痛苦，一無所獲，就像那些擊打空穀殼而徒勞無功的人一樣。他們一粒米也得不到。」

而且：

*ye 'nye 'ravindākñā vimukta-māninas
tvayy asta-bhāvād avisuddha-buddhayaù
āruhya kâcchreëa paraà padaà tataù
patanty adho 'nādâta-yuñmad-aighrayaù*

(《聖典博伽瓦譚》10.2.32)

「蓮花目的人啊！那些不是你奉獻者的人或會認為自己藉由感官控制和嚴謹修習，獲得了解脫，但由於他們對你缺乏純粹無瑕的奉愛情感，他們的智慧因此並不純粹。忽視了你的蓮花足這個唯一庇蔭，結果他們又再墮進墮落境地。」

四庫瑪茹兄弟和聖蘇卡兌瓦以往崇拜超然而沒有形象的梵。然而，藉由世界之祖父 (Pitamaha) 布茹阿瑪和奎師那-兌瓦帕央·韋陀維亞薩的恩慈，他們深受吸引而崇拜神聖愛侶梵 (mithuna-brahma) 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這對神聖愛侶梵的特別品質和甜美如斯吸引，即使是梵覺者 (即追求經驗知識的人) 也放棄了他們以前沉醉於靈魂的快樂 (atmarama) 這種狀態，喜悅地投入崇拜聖茹阿妲-奎師那神聖愛侶本體。

*atmarāmāç ca munayo nirgranthā apy urukrame
kurvanty ahaitukéà bhaktim itthaà-bhūta-guëo hariù*

(《聖典博伽瓦譚》1.7.10)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在《聖典博伽瓦譚》親自證實，『我堅定地崇拜無特質的梵，但藉由聖維亞薩兌瓦的恩慈，我受到激勵而投入崇拜滿載極樂情感的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

*pariniñöhito 'pi nairguëye uttama-sloka-lélayä
gâhéta-cetä räjarñe äkhyānâ yad adhétavän*

(《聖典博伽瓦譚》2.1.9)

崇拜無特質梵的成果就是解脫。即使這種解脫是至尊主所賜的，高階 (aikantika) 奉獻者也決不接受。他渴望永遠持之以恆地投入至尊主的奉愛服務。大梵覺者偶爾以他們艱辛的苦行和嚴峻的修習獲得解脫，但當徹頭徹尾的惡魔被至尊主本人所殺時，也輕易獲得相同解脫。因此哪種傻瓜才會白費心力地臻達這種受人唾罵的低級解脫？即使是至尊主本人所賜，聰明的奉獻者也決不接受這種不受歡迎的解脫。

詩節八

*sri vinoda-bihāré yo rādhayāu milito yadā
tadāhaà vandanaà kuryyāà sarasvati-prasādātāu*

「藉由我師尊 - 聖巴提希丹塔 . 薩茹斯瓦緹 . 塔庫爾 . 帕佈帕 - 的恩慈，我向主維諾德 - 碧哈瑞 - 主奎師那 - 祈禱，當祂與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相見時，祂與她合而為一。」

解釋哲學原則的評注

這個詩節揭示作者的另一種機密心緒。第一個詩節透徹地解釋了「當主維諾德碧哈瑞和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團聚時」的要旨。當奎師那全神貫注地沉醉於憶念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時，祂非凡壯麗，金光閃閃。另一方面，詩人一再俯首敬拜奎師那的這個形象，別後重逢，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擁抱祂時，祂的藍光被她的金光覆蓋。箇中意思是，專心致志地向神聖愛侶梵 - 聖茹阿妲 - 維諾德碧哈瑞，祂們兩者合而為一的聖神像祈禱。Sarasvati prasadatah 意指「藉由我師尊的無緣恩慈。」他師尊名為聖巴提希丹塔 . 薩茹斯瓦緹。「薩茹斯瓦緹」一字有兩種意思：

- (1) 世俗知識 (apara vidya) 的主宰神明；
- (2) 超然知識 (paravidy) 的主宰神明。

聖薩茹斯瓦緹 . 塔庫爾與超然知識的主宰神明無異無別。因此，沒有他的恩慈，就不可能崇拜聖茹阿妲林嘎塔的神像。

另一個機密意思是 *tadāhaà sri vinoda-bihāré vandanaà kuryat*：「我崇拜聖維諾德碧哈瑞 . 茹阿妲林嘎塔的神像。」聖維諾德碧哈瑞之名是由詩人的師尊賜給他的。除此之外，他永恆靈性形象的名字是聖維諾德 . 曼佳麗 (Sri Vinoda Manjari)。這點從他的敬拜曼陀顯然易見：

*gaurāçraya-vigrahāya kãñëa kãmaika-cãriëe
rupanuga-pravaraya vinodeti svarüpiëe*

因此，詩人在這段禱文祈求以他完美的靈性形象，永恆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所擁抱的那位主奎師那履行常設服務。

沒有聖師尊—即恩慈和憐憫的濃縮化身—的恩慈，就不可能覺悟這種難以實現的渴求。

*sri-guru-caraëe rati ei se uttamä-gati
je prasäde püre sarva äçä*

詩節九

*iti tattväñöakaà nityaà yaù pathet çraddhayänvitaù
kãñëa-tattvam abhijiäya gaurapade bhavenmatiù*

「任誰每天滿懷信心地背誦這首真理讚，就會完全瞭解主奎師那本體，並沉醉於愛意盈盈的冥想主高茹遜達茹的蓮花足。」

吉祥聖燈儀 (Sri Mangala-arati)

我們之前說過，我們最崇敬的聖靈師蓮花聖足是個品嘗極樂情感的詩人，也是個自我覺悟的哲學家。我們現在會呈獻他所寫的吉祥燈儀的一些詩節，我們從中可以輕易明白到，他真的是個極為品嘗極樂情感的詩人。在這段吉祥燈儀裡，他隱密地描述聖茹阿妲—奎師那黑夜將盡的逍遙時光。一般修習者無法把這些深遠的情感灌進心內；只有一些自發愛意的偉大奉獻者才能理解這些意思。

聖茹阿妲—奎師那的永恆逍遙時光分成八個時段 (astakaliya-lila)，好使自發愛意的修習者能夠憶念和冥想：(1) 黑夜將盡 (nisanta)、(2) 黎明 (pratah)、(3) 早上 (purvahna)、(4) 中午 (madhyahna)、(5) 下午 (aparahna)、(6) 傍晚 (sayam)、(7) 晚上 (pradosa)、(8) 深夜的逍遙時光 (madhya-ratri lila)。

吉祥燈儀與黑夜將盡的逍遙時光，即聖茹阿妲—主奎師那青春愛侶在黎明之前，黑夜將盡時分的逍遙時光互有關連。《Sri Sanat-Kumara Samhita》、《蓮花宇宙古史(地獄書, patala khanda)》和六哥斯瓦米的著作，也描述過黑夜將盡的逍遙時光。聖茹帕．哥斯瓦米扼要地描述了這八重逍遙時光，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傑．哥斯瓦米在他的《Sri Govinda-lilamrta》也有詳述，聖維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在他的《Sri Krsna-bhavanamrta》亦然。我們現在會非常精簡的概述黑夜將盡的逍遙時光。

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在祂們午夜的逍遙時光後，倦極而在迷人的林蔭下酣睡。一些特別的牧牛姑娘手持一些在那個時段為祂們服務時所需的物品和材料，靜待神聖青春愛侶醒來。清涼溫柔的清晨微風吻遍每朵花兒，陶醉於芳香之中，現在欲前又止。嗡嗡鳴叫的大黃蜂也迅速醒來，一一吻過花兒後，離開它們去找初綻鮮花。溫達文整個氛圍都被這些盛放鮮花的香氣迷住。

看見青春愛侶仍然倒頭大睡時，聖溫達女神心焦如焚。「哀哉！太陽現在快要升起了，這對愛侶還在夢鄉之中，快樂地緊抱對方，山盟海誓。」她見狀非常擔憂，便對雄鸚鵡、雌鸚鵡、杜鵑、孔雀和噪鵲 (papihas) 等等在溫達文的鳥兒說：「用你們的甜美歌聲喚醒祂們吧，否則當其他每個人都醒來時，祂們便會無地自容。」鳥兒一聽到聖溫達女神的命令，牠們全都以牠們的悅耳歌聲，歌頌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的逍遙時光，開始喚醒祂們。

與此同時，一些視之如命的親愛牧牛姑娘 (prana-prestha-sakhi)，從小樹林灌木叢的狹小間隙窺視而心醉神迷。看見聖茹阿妲-奎師那無與倫比，閃閃生輝的美態後，她們歡喜若狂，開始以她們雙眼來履行燈儀。雖然神聖愛侶已被鳥兒甜美的啼叫聲喚醒，祂們唯恐失去祂們深情擁抱的愉悅而不願起床。最後，在雌、雄鸚鵡的請求下，祂們起來，坐在床上。當時，快樂地控制她情人的英雌 (svadhina-bhartrka)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要求她摯愛的主奎師那，為她重新整理她的首飾和衣服 (srngara)，無牽無掛的英雄 (dhira-lalita) 奎師那也順應她的要求。

牧牛姑娘那時也來到小樹林。她們邊抑揚頓挫地描述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的逍遙時光，邊走近神聖愛侶，開始履行她們各自的服務。名為卡卡提 (Kakkhati) 的雌猴突然高叫「佳緹拉」的名字。聖茹阿妲-奎師那一聽見這個名字，因超然恐懼和渴望而焦慮不安。祂們各自返家，小睡片刻。聖茹帕·哥斯瓦米所著的訓諭詩節如下。

*rātryante trastavrnderitabahubhiravairbodhitau kēraçäré
padyairhādyairahādyairapi sukhaçayanādutthitau tau
sakhibhiù
dāñöau hāñöau tadätvoditaratilalitau kakkhaöégèusaçaikau
rādhäkāñëau satāñëävapi nijanijadhānyäptatalpau smarämi*

聖高迪亞師徒傳系眾多不同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都為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寫過吉祥燈儀。然而，我至受崇拜聖師尊的吉祥燈儀，有其一己史無前例而與眾不同的獨特性。唱頌這首吉祥燈儀，能使人獨一無二地滿載聖茹阿妲-奎師那黑夜將盡逍遙時光的靈性極樂。整首吉祥燈儀如下：

*mangala sri guru-gaura mangala mürati
mangala sri rädhä-kãñëa yugala péríti (1)*

*mangala ninisanta lélä mangala udaye
mangala arati jäge bhakata hådaye (2)*

*tomära nidraya jéva nidrita dharaya
tava jägaraëe viçva jägarita haya (3)*

*çubha dãñöi kara ebe jagatera prati
jäguka hådaye mora sumangalä rati (4)*

*mayüra çukädi säri kata pikaräja
mangala jägara hetu kariche viräja (5)*

*sumadhura dhvani kare jata çäkhé-gaëa
mangala çravaëe bäje madhura küjana (6)*

*kusumita sarovare kamala-hillola
mangala saurabha bahe pavana kallola (7)*

*jhäijhara käisara ghaëöä çaikha karatala
mangala mrdanga bäje parama rasäla (8)*

*mangala arati kare bhakatera gaëa
abhägä kesava kare näma-sankirtana (9)*

「榮耀歸於聖靈性導師和高茹阿的吉祥形象，所有榮耀也歸於聖茹阿妲-奎師那吉祥而情意綿綿的愛。」

「所有榮耀歸於祂們吉祥的黑夜將盡逍遙時光，那逍遙預告了夜晚的結束，也歸於祂們那為眾生趨吉避凶的吉祥甦醒！榮耀歸於喚醒奉獻者心靈的吉祥燈儀。」

「當你入睡時，生物體正沈睡於他們的愚昧之中，但當你起床時，全世界都醒來。（你若顯現在他們心裡，那麼所有真理和所有結論都會向他們揭示）。」

「請你仁慈地瞥視世界，喚醒我心裡那最吉祥的靈性極樂。」

「孔雀、鸚鵡、雄鸚鵡、雌鸚鵡和杜鵑聚集一起，僅是為了你吉祥的醒來而歌唱。」

「所有鳥兒安坐於樹上的枝桠，高唱牠們無比悅耳的晨調，歌聲響徹整個森林。那些甜美、溫婉、吉祥之音惠澤眾生。」

「環抱著蓮花的百花遍佈池塘，隨波盪漾。微風把純然喜悅和快樂的吉祥香氣飄送各處。」

「大鐃鈸、銅鑼、搖鈴、海螺、小鐃鈸和吉祥的麥當加鼓合奏至尊的極樂情感。」

「聖凱薩瓦．達薩與奉獻者一起履行吉祥燈儀，唱誦齊頌聖名。」

生物體在結構上是至尊主的僕人。令人遺憾的是，墮進了這個假象世界的生物體，自邈不可考之時以來已違反至尊主，在連綿不盡的生死輪迴之中，飽受三重苦煎熬。只有憑藉齊天洪福，生物體才能托庇於真實無偽靈性導師的蓮花足，遵循純粹奉愛之途。屆時他才覺悟到，對全世界而言，聖師尊、主高茹遜達茹和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才是吉祥的化身。生物體的終極目標是臻達對聖茹阿妲-奎師那蓮花足的純粹愛意。任誰心內出現了對聖茹阿妲-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實際上，他的生命既重要、有意義，又滿載福祉。這種情況是眾生的終極好運。

當奉愛修習者藉由全然吉祥至尊主及祂奉獻者的恩慈，繼續修習純粹奉愛時，他逐漸跨越信心、堅定不移、品味和依附等等連續階段。屆時，形象能量那喜樂和認知方面的混合精華 - 純粹善良，便在心裡自我顯現。那麼那位幸運修習者純粹固有的靈性形象、名字、心緒和其他各方面，也在他心裡顯現。與熟知真理知識和品賞極樂情感的奉獻者聯誼，令他自然而然地受到吸引，懷著靈性極樂唱誦聖名及憶念八重逍遙時光。吉祥的黑夜將盡逍遙時光，僅只顯現在得到這種好運的生物體心中。在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黑夜將盡的逍遙時光期間，親密牧牛姑娘 (*priya-narma-sakhis*) 在溫達文的超然居所履行的，同樣愛意滿懷的吉祥燈儀，特別顯現在這樣的修習者心中。

沒有聖茹阿妲-奎師那或祂們同遊的恩慈，這種吉祥的靈性極樂不會顯現，直至這種吉祥的靈性極樂顯現，超然的吉祥燈儀才會顯現自己。因此奉愛修習者在愴痛之中，虔誠地祈求這種好運 (詩節1-4)。

這段禱文使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的吉祥燈儀，顯現在自發愛意的修習者心中。失卻他對身體和這個世界的永恆外在知覺，他以他的永恆形象去察看「*mayūra çukādi sāri kata pīkarāja mangala jāgara hetu kariche virāja*」(詩節五)。

破曉時分快要來臨。在訊號森林等等的一些快樂小樹林裡，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仍在彼此的懷抱內安睡。溫達女神擔心人人快會醒來，便激發孔雀、雌、雄鸚鵡、杜鵑和噪鵲等等鳥兒喚醒神聖青春愛侶。那時，水裡和陸上的所有鳥兒開始以牠們悅耳的聲音鳴叫。《Sri Govinda-lilamrta》裡這段逍遙時光的描述觸動心弦：

*drākñäsu säryyaù karakeñu këräù jaguù pikébhiçca pikä
rasäle
pilau kapotäù priyake mayüräù latäsu bhåigäù bhuvi tämra
cüðä*

「安坐於葡萄藤上的雌鸚鵡、石榴樹上的鸚鵡、芒果樹枝椏上的杜鵑、芥末子 (pilu) 樹上的雌、雄鴿子、卡丹巴樹上的雌、雄孔雀，蔓藤上的雌、雄大黃蜂和地上的公雞 - 全都發出牠們悅耳的聲音。」

雌、雄孔雀開始啼叫牠們甜美的「嘎！卡！」，雄孔雀高叫「嘎！」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君的忍耐、羞怯和簡樸就像一座高山，她是至高靈性極樂的化身。誰能粉碎那座高山？只有奎師那！」雌孔雀然後便回答「卡！」 - 「主奎師那像頭瘋大象，與祂的摯愛在純粹愛意的波濤中嬉玩。誰能以她愛的刺棒 (ankusa) 控制那頭瘋大象？只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當一群群大黃蜂在花間嗡嗡飛鳴，一一吻遍百花時，吹響了丘比特的響螺。達薩 (Daksa) 和威查薩拿 (Vicaksana) 等等雄鸚鵡，以及蘇巴 (Subha) 和曼珠巴斯妮 (Manjubhasini) 等等雌鸚鵡預告吉祥的黎明，藉此喚醒神聖青春愛侶。雖然聖茹阿妲-奎師那被這些鳥兒甜美的鳴叫喚醒，祂們唯恐那種擁抱之樂會消失，依然繼續閉上雙眼，緊緊擁抱。

這裡這句「*mangala çravaëe bäje madhura küjana*」(詩節六) 可以有多種深遠要旨。第一種意思是，在各種樹木枝椏上的鳥兒，牠們甜美的鳴叫似是種悅耳但難以辨認的聲音，進入聖茹阿妲-奎師那吉祥的耳朵。第二種意思是，鳥兒悅耳的聲音進入親密牧牛姑娘的耳朵，她們在等待聖茹阿妲-奎師那醒來。kujana 一字另有個非常祕密的意思。在聖茹阿妲和奎師那的情愛逍遙時光 (rati-vilasa) 之時，祂們言笑晏晏，打情罵俏。當這些甜言蜜語進入親密牧牛姑娘的耳朵時，其中的愛意令她們心醉神迷。

痴迷的大黃蜂正在百花競艷的溫達文到處飛鳴，例如北莉 (beli)、查美莉 (cameli)、茱爾 (juhi)、于提卡 (yuthika)、瑪麗卡 (mallika)、瑪拉緹 (malati)、佳緹 (jati) 和茉莉 (kunda)。清新甜水的清澈池塘蓮花處處，

一群群大黃蜂縈繞其上。這些蓮花在涼爽輕柔的微風吹拂之下輕輕搖晃，當池塘出現波浪時，她們在勢不可擋的歡騰中翩翩起舞。

面對此情此景，人人突然聽到「佳媿拉」一字！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和祂們的牧牛姑娘滿心疑慮和殷切，立即準備離開小樹林，返回祂們各自的宮殿。

此時此刻，修習者內心的專注中斷，他的外在知覺恢復。他悲哀不已，但就在此時，為聖茹阿妲-奎師那青春愛侶履行燈儀的鈴聲在廟堂開始響起。大門打開，奉獻者開始濃情厚愛地為青春愛侶履行燈儀。當奉獻者在吉祥燈儀載歌載舞時，他們悅耳的聲音混和著踝鈴 (jhanjhara)、kansara、搖鈴 (ghanta)、手鐺鈴 (sankha)、小鐺鈸和麥當加鼓的悠揚樂韻。受到他之前對黑夜將盡逍遙時光的專注所激勵，這首詩的作者也開始和其他奉獻者一起履行齊頌聖名。當他唱頌歌曲的每個詩節時，黑夜將盡逍遙時光的靈性極樂便出現在他心裡，慰藉他的悲痛。

我依據月上梢頭的邏輯 (sakha-candra-nyaya)，嘗試揭示我至受崇拜聖師尊一些發自內心的心緒，但我自知力有不逮，我甚至無法從他那深不可測而無邊無際的極樂情感之洋取得一點一滴。願聖靈師蓮花聖足把他的無緣恩慈賜給這個一無是處的僕人，好使有一天我能有資格體會箇中真義。

聖帕佈帕的燈儀

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創作了一首優美細膩的燈儀，榮耀他崇拜的師尊 -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當詩歌在《聖高迪亞通訊》發表時，聖帕佈帕的所有門徒和徒孫都興高采烈而心醉神迷地細讀。人人都開始親身或間接地致謝。聖高迪亞廟的一些典範師無法遏制他們的貪念，將之發表於他們各自的雜誌，卻把聖靈性導師的名字略去。自此，高迪亞廟的所有奉獻者都在聖帕佈帕燈儀之時，開始高唱聖師尊所寫的燈儀歌曲。

*jaya jaya prabhupädera arati nehäre
yoga mayapura-nitya sevä-dänakäré (1)*

*sarvatra pracära-dhüpa saurabha manohara
baddha mukta aliküla mugdha caräcara (2)*

*bhakati-siddhanta-dépa jäliyä jagate
paüca-rasa-sevä-sikha pradépta tähäte (3)*

*paüca mahädépa yathä paüca mahäjyotiü
triloka-timira-näçe avidya durmati (4)*

*bhakati vinoda-dhārā jala çaikha-dhāra
niravadhi bahe tādā rodha nāhi āra (5)*

*sarva-vādya-mayé ghanōā bāje sarva-kāla
brhat-mrdanga vādhyā parama rasāla (6)*

*viçāla lalāoe çobhe tilaka ujjava
gala deçe tulasi mālā kare jhalamala (7)*

*ājānu-lambita bāhū dērga kalevara
tapta kāicana-baraēa parama sundara (8)*

*lalita-lāvaēya mukhe sneha-bharā hāsē
anga kānti çobhe jaiche nitya purna çaçé (9)*

*yati dharme paridhāne aruēā vasana
mukta kaila medhāvāta gauōēya gagana (10)*

*bhakati-kusume kata kunja viracita
saundarye-saurabhe tāra viçva āmodita (11)*

*sevādarçe narahari camara òhülāya
kesava ati ānande nirājana gāya (12)*

「所有榮耀，所有榮耀歸於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燈儀典禮，它把在瑪亞城瑜伽之地的永恆服務，賜給那些遵行燈儀的人。(1)」

「他的傳教仿如熏香的迷人芬芳傳遍各處，使所有解脫和及受條件限制的奉獻者，以及所有動與不動的生物體嘆為觀止。(2)」

「他以純粹奉愛完美結論之燈燃亮了整個世界。這支燈由五團輝煌燦爛的熊熊烈焰組成，代表以五種主要情懷所作的服務。(3)」

「燈儀燃點的五點火似是五盞明燈，代表五種情懷，它毀滅全部三個世界的愚昧和刁滑智慧之黑暗。(4)」

「響螺裡的水是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概念，它持續不斷地流動，誰也不能制止。(5)」

「小鐃鉞、搖鈴和其他樂器和著歌頌奎師那的靈唱，時刻響徹四方，但其實那是稱為大麥當加鼓的印刷社，分發至尊的極樂情感。(6)」

「燦爛奪目的聖印點綴他寬廣的前額，荼拉茜珠的項鍊在他的脖子上閃閃生輝。(7)」

「他手長及膝，他的金黃膚色美麗絕倫。(8)」

「他迷人可愛的臉龐展露愛意盈盈的微笑，他身體的膚色像是長圓的盈月。
(9)」

「身穿黎明色調的履布，象徵棄絕啟迪的宗教原則，他消除像雲霞一樣遮蓋著高迪亞晴空的誤解，他也確立純粹奉愛的教義。(10)」

「奉愛的不同階段(靈性極樂、純粹愛意、靈性情感等等)似是芳香撲鼻的百花，它們構成華美壯麗的小樹林，這小樹林的美麗和芳香振奮整個宇宙。
(11)」

「當典範僕人拿茹哈瑞·帕佈以扇子為聖帕佈帕扇涼時，凱薩瓦·達薩興高采烈地唱頌這首燈儀。(12)」

在托庇於宇宙之師聖帕佈帕，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僧之中，堪受崇拜的聖足，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自控者 - 施瑞瑪·巴提·布兌瓦·稍茹提·瑪哈茹傑，非常傑出。他精於《韋陀經》、《奧義書》、《宇宙古史》、《聖典博伽瓦譚》和《梵歌》等等經典，他在薩茹斯瓦塔·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師徒傳系中深受敬重。當他讀到這首燈儀靈唱時，他立即從他在美迪尼城佳達村(Jhadagrama Medinipura)的廟宇來到納瓦島聖地，祝賀聖師尊：瑪哈茹傑！雖然我們毗鄰而居，一起住在聖師尊的師塾那麼長時間，但我們直到現在才認識你，真是令人驚訝。你的心滿載純粹奉愛以及對聖師尊這種深刻而絕不畏縮的信心若此，但我們甚至絲毫也無法把握。我們以為你只是精於管理和其他俗務，但證明了我們對你的所有想法都是錯的。今天，憑藉莫大幸運，聖帕佈帕似乎非常喜愛你對靈性導師那無可比擬的堅定不移，以及你無與倫比的奉愛品質。我認為他正親自坐在你心裡，透過你這些充滿優美結論的純粹奉愛奇妙心緒而顯現。你充滿榮耀。我們希望你將來會繼續創作更多前所未見的詩歌、禱文、散文和文章，賜給世界無限福祉。

我們現在會解釋這首燈儀的詩節所蘊含的一些深刻心緒。

詩節一。 *Yoga mayapura-nitya sevā-dānakārē*。哥樓卡至高無上的部分稱為巴佳、溫達文或哥庫拉，旁邊是天堂星宿(Svetadvipa)或納瓦島。這個納瓦島聖地的中心是瑪亞城聖地。巴佳王之子 - 主奎師那，採用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身體光澤和內在心緒，以莎慈之子 - 主高茹阿哈瑞的形象，與祂的永恆同遊在這裡品嚐各種各樣的靈性極樂。要獲得齊天洪福，進入最寬大為懷的主高茹阿逍遙時光，對生物體而言實在萬中無一。主奎師那逍遙時光裡的娜亞娜·曼佳麗(Nayana Manjari)，就是主高茹阿逍遙時光裡的聖巴提

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塔庫爾。他在他的敬拜曼陀描述過他的永恆形象。

*sri-vārṇabhānavé-devi-dayitāya kâpâbdhaye
kâsêa-sambandha-vijjâna-dâyine prabhaye namaù*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作為聖娜亞娜．曼佳麗，正是維莎巴努的千金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 最愛的牧牛姑娘，茹阿迪卡是主奎師那的摯愛以及至高愛侶情懷 (unnatojjvala-madhura-rasa) 的化身。對那些托庇於他的人而言，他賞賜永恆服務憐憫之洋 - 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 - 這稀有禮物。聖帕佈帕是聖茹帕．哥斯瓦米追隨者之翹楚，又仁慈地把難以臻達的主高茹阿哈瑞服務，賜給那些履行或甚目睹這個燈儀的人。這個燈儀不凡超然，並具有其他燈儀無法看見，獨特而出眾的特徵。

詩節二。聖帕佈帕派遣他的貞守生、棄絕僧、門徒和徒孫到納瓦島的九個島，繼而是所有重要城市，甚至是高山和森林，遍及全印度和全世界，在全世界傳揚純粹奉愛和確立傳教中心。藉由他甘露滿盈的傳教之香，各種受條件限制和解脫靈魂，已受到和正受到吸引而遵循純粹奉愛。在一般的崇拜之中，熏香先是供奉給聖神像。那種熏香的芳香局限於廟裡，而傳揚純粹奉愛之香振奮和吸引全世界。這是傳揚純粹奉愛的熏香之超然區別。

聖薩茹斯瓦緹．帕佈帕若沒有到處傳揚純粹奉愛，那麼全世界的純粹奉愛福祉便會完全被剝奪，從而會一直維持不祥。來自西孟加拉和印度其他地方的人的純粹奉愛，即自發愛意奉愛，尤其是茹帕傳系的奉愛，也將完全被剝奪。他出版和分發奉愛文學的傳教方法前所未有；以往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如此一來，他創造了一道奉愛革命的新浪潮，席捲全世界。與印度相距頗遠，在東西世界的大小國家，都可看到青年男女、男女老幼完全潛心於韋陀文化。在這些國家，到處也可以看到他們手持唸珠 (japa-mala)，塗上聖印和留有小辮子。他們隨著麥當加鼓和小鐃鈸的節奏跳躍起舞，在他們家裡、在他們廟裡和大街上履行齊頌聖名。在這些地方為聖茹阿妲 - 奎師那、主高茹阿 - 尼提安南達、主佳幹納 - 巴拉兌瓦 - 蘇巴鐸 (Sri Jagannatha-Baladeva-Subhadra) 和其他神像，建立了碩大的廟宇。這一切全是偉大靈魂 - 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的貢獻。

詩節三。崇拜聖神像時，酥油燈 (dipa) 是繼熏香之後才供奉的。在這個獨特的崇拜，油燈的燈芯正是奉愛結論。奉愛教義有十項 (dasa-mulattattva)：

- (一) 《聖典博伽瓦譚》等等靈師師徒傳系所接受的經典，是最好的權威證據 (pramana)。
- (二) 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是絕對真理。
- (三) 祂是所有能量的擁有者和主人。
- (四) 祂是所有極樂情感的蘊藏。
- (五) 受條件限制和解脫靈魂兩者都是與祂分開的所屬部份 (vibhinnamsa-tattva)。
- (六) 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受制於假象。
- (七) 解脫靈魂擺脫假象。
- (八) 靈性和物質世界都是主哈瑞的展示，不可思議地與祂同時同一而異。
- (九) 奉愛是唯一的修習法。
- (十) 對奎師那的愛是唯一目標。

這十項奉愛教義似是根部和藥草，這些根部和藥草的精華甘霖就是這盞酥油燈的燈芯內燃燒的酥油。五條大燈芯是五種永恆情感，而五種情懷 - 中性、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 - 正是五點火焰。

詩節四。這些明亮火焰的光芒正是奉愛極樂情感的組元，即極樂情感和刺激因素、九種徵兆、八種徵兆和三十三種內在情感。三個世界的愚昧黑暗被這盞以五條超然火舌為特色的酥油燈，強而有力的光芒永遠摧毀。當受條件限制的靈魂看見這種光芒時，他們的惡劣智慧和違反奎師那所造成的黑暗會被驅除。因此這盞超凡油燈的效力徹底毀滅黑暗，即愚昧。在現代，誰點燃了這盞燈？這盞奉愛結論之燈是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所燃點的。

詩節五。在熏香和酥油燈之後，就以響螺來供奉清水。在這裡，響螺就是奉愛的超然喜樂 (bhakti-vinodana)。(換言之，響螺就是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響螺內的水是由奉愛恆河 (Bhakti-Bhagiratha) 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所釋放的，聖茹帕傳系奉愛那純粹芳香的洪流。洪流像一道連綿不斷的油，從這個響螺永恆而源源不絕地流動，將來也會繼續流動；這道奉愛洪流絕不會中斷。源自這個響螺的水流將繼續遍洒這個世界的幸運靈魂，好讓他們在至尊主的極樂情感中載浮載沉。

詩節六。在聖神像崇拜中，搖鈴非常重要。當供奉熏香、油燈和其他物品時，必需搖動搖鈴，那是所有音樂聲的總成 (sarva-vadya-mayi)。在這個與眾不同的燈儀期間，搖鈴一直永恆響著，它的角色也十分獨特。這個超然搖

鈴是強而有力的主哈瑞命題。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塔庫爾畢生洋溢著主哈瑞的命題；事實上他是主哈瑞命題的化身。他的主哈瑞命題連一刻也不休止。即使當他看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或植物和蜜蜂時，主哈瑞命題也會開始自動滔滔不絕。他的主哈瑞命題如斯有力和有效，任誰聽見都會立即受到鼓舞，灌滿奉愛。

履行崇拜期間，靈唱也是必需的。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Bhakti-sandarbhā》記載，*yadyapy anyā bhakti kalau kartavyā tadā kērtanākhyā bhakti saāyogenaiva*：「任誰履行奉愛的其他支體部分，他應該同時履行齊頌主哈瑞的聖名。在卡利年代，履行任何修習時若撇開齊頌聖名，便會徒勞無功。」因此在崇拜時履行靈唱相當重要。齊頌聖名分為歌頌聖名、歌頌形象、歌頌品質和歌頌逍遙時光等等不同種類。其中以聖名靈唱最好：*tāra madhye sarva çreñōha nama-sankirtana*。

麥當加鼓也是齊頌聖名的另一必要部分。大麥當加鼓的貢獻 - 即印制社 - 是聖帕佈帕傳揚的燈儀之中至為重要的。一般麥當加鼓的鼓聲非常有限，但大麥當加鼓出版的奉愛典籍遍及世界每個角落。它們進入修習奉獻者心內，使他們在齊頌主哈瑞聖名的狂喜極樂中起舞。這個大麥當加鼓的鼓聲決不停止。它在奉獻者心內永恆地響起，一直激勵他們。所有榮耀和凱旋歸於聖帕佈帕的燈儀，他確立了這個大麥當加鼓！

詩節七和八。至受崇拜的偉大靈魂聖師尊在這首燈儀靈唱之中，描述了唵，在主維施努足下，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超然身體的神聖美態。「我最崇拜的聖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作為聖娜亞娜．曼佳麗，最受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鍾愛。然而，他出於謙卑而把他在這個世界的名字顯現為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掩藏了他以前的名字、形象等等。因此他展示了比小草更為謙卑 (*trnad-apisunica*) 的典範。」

「筆直的 (*urddhva pundra*) 聖印令他寬廣的前額益發漂亮。三圈荼拉茜珠子在他的脖子上輝煌閃耀。他長臂伸延及膝，他身形高大，他有漂亮強壯的肢體，他的身體膚色勝過純金的光澤。這一切偉大人物的徵兆一致宣告，他是個偉大人物。」

詩節九至十二。「他迷人亮澤的唇上總帶著親切的微笑。他按照棄絕啟迪宗法，穿上藏紅色衣服，例如襠布、外衣和外履布 (*uttariya*)。這些衣服的燦爛光芒，殲滅了在聖威斯瓦納．查卡爾瓦提．塔庫爾和巴拉兌瓦．威迪亞布

薩拿·帕佈隱跡後，遮蔽高迪亞穹蒼的暗黑密雲。他在全印度和國外，確立了純粹奉愛的傳教中心。這些傳教中心就像茹阿姐聖湖的歡樂小樹林 (vilasa-kunjas)。長於奉愛蔓藤 (bhakti-lata) 的嬌花，它們的美麗和芳香令全世界為之振奮。」

聖帕佈帕的這個燈儀永存於瑪亞城聖地。他最鍾愛的聖拿茹哈瑞·薩瓦威嘎哈·帕佈正以扇子為聖帕佈帕扇涼。如此一來，聖凱薩瓦喜樂無邊地履行燈儀靈唱。

今天，各地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都愛意盈盈地唱誦聖師尊所作的這首優美的燈儀靈唱。

繞拜聖茶拉茜和燈儀

聖高迪亞·薩茹斯瓦塔·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繞拜聖茶拉茜和燈儀時，有好一段時間都是沒有靈唱歌曲伴唱的。一些奉獻者慣於唱誦聖奎師那達薩的「tulasi kãñëa preyasé namo namaù / viläsa-kunja diyo väsa」。這首歌舉對非常進步的自發愛意修習者而言，適合不過，但卻不適合規範性奉愛的修習者，他們沒有住在歡樂小樹林的渴望。

其他人慣於唱誦衆鐸薩卡茹的「namo re namo re maiya namo nārayaëi」。這首歌適合聖茹阿瑪努師徒傳系的偉大奉獻者，因為歌中稱茶拉茜女神為居於無憂星的主拿茹央那(或主谷石)之后。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崇拜聖溫達女神為聖茹阿坦和奎師那最鍾愛的牧牛姑娘。她是哥樓卡至高無上的部分 - 溫達文聖地 - 的主宰神明，她擅於在那裡為聖茹阿坦和奎師那安排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lila-vilasa)。她把她美麗的溫達文之地給予她最鍾愛的牧牛姑娘 - 維莎巴努的千金，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僅只藉由聖溫達女神之助，聖茹阿坦-奎師那的親密相會和祂們在小樹林裡的其他逍遙時光，才會成功。茶拉茜是溫達女神的全權擴展(vaibhava-prakasa)，無憂星的主拿茹央那非常鍾愛她。原初的溫達女神決不會是主拿茹央那或主谷石的王后。因此，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崇拜她那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在溫達文的摯愛牧牛姑娘形象。

有鑑於此，至受崇拜的聖師尊感到需要一段適當禱文，好讓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的一般修習者能在繞拜茶拉茜和燈儀時獻奉。聖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接受聖茹阿坦-奎師那青春愛侶和主高茹阿哈瑞為同一非二元的絕對真理，聖師尊在他創作的優美禱文裡，已包括了這個結論。整個薩茹斯瓦塔·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接受了這段全面整全無缺又滿載哲學結論的禱文。禱文如下：

*namo namaù tulasì kãñëa-preyasé (namo namaù)
rãdhã-kãñëa nitya-sevã - 'ei abhilãñé' (1)*

*je tomãra çaraëa loya, sei kãñëa sevã päya,
kãpä kori koro täre 'vãndãvana-väsé'
tulasì kãñëa-preyasé (namo namaù) (2)*

*tomãra caraëe dhari, more anugata kari,
gaurahari-sevã-magna rãkha divã niçi
tulasì kãñëa-preyasé (namo namaù) (3)*

*dënera ei abhilãña, mayapure/navadvépe dio väsa,
aigete mãkhiba sadã dhãma dhüli räçi
tulasì kãñëa-preyasé (namo namaù) (4)*

tomära arati lägi, dhüpa, dépa, puñpa mäigé,
mahimä bākhāni ebe hau more khuçé
tulasi kãñëa-preyasé (namo namaù) (5)

jagatera jata phüla, kabhu nahe samatula,
sarvatyaji kãñëa tava patra manjari viläsé
tulasi kãñëa-preyasé (namo namaù) (6)

ogo vrnde mahäräné!

tomära padapa tale, deva rsi kutühale,
sarvatértha loye täirà hana adhiväsé
tulasi kãñëa-preyasé (namo namaù) (7)

sri-kesava ati déna, sadhana-bhajana-héna,
tomära açraye sadä nämānande bhāsi
tulasi kãñëa-preyasé (namo namaù) (8)

詩節一。首先，向奎師那的摯愛 - 聖荼拉茜或溫達女神 - 致敬。她被描述為極富同情心的牧牛姑娘，讓人永恆服務聖茹阿妲 - 奎師那青春愛侶。

詩節二。「對那些托庇於你的人而言，你仁慈地賞賜奎師那的服務，以及永恆居於溫達文的好運。」

聖威斯瓦納 . 查卡爾瓦提 . 塔庫爾在他的聖溫達女神讚 (Sri Vrndadevyastakam) 讚頌了斯麗瑪緹 . 溫達女神：

samasta-vaikuntha-çïromanau sri
kãñëasya vāndāvana-dhanya-dhāmni
dattādhikare vrsabhanu-putryā
vrnde! numas te caraëäravindam
tvad-ājīayā pallava-puñpa-bhāiga-
māgādibhir mādharma-keli-kuijāu
madhv-ādibhir bhānti vibhūñyamānā
vrnde! numas te caraëäravindam
tvadéya-dutyena nikunja-yūnor
atyutkayōu keli-vilāsa-siddhiū
tvat-saubhagaà kena nirucyatām tad
vrnde! numas te caraëäravindam
rāsābhilāño vasatiç ca vrnda
vane tvad-éçāighri-saroja-sevā
labhyā ca puāsāà kāpayā tavaiva
vrnde! numas te caraëäravindam
tvaà kertyase sātva-tantra-vidbhir

*lélābhīdhānā kīla kāñēa-saktiṁ
tavaiva mūrtis tulasī nā-loke
vrnde! numas te caraēāravindam
bhaktyā vihinā aparādhra-lakñaiṁ
kñiptaḥ ca kāmādi-taraṅga-madhye
kāpāmayi! tvāṁ ṣarānāṁ prapannā
vrnde! numas te caraēāravindam*

「聖維莎巴努王的千金 - 聖茹阿迪卡，已授權你掌管奎師那最神聖的居所 - 溫達文，此地整全地具有無窮品質，也是所有無憂星宿之翹楚。春季的可愛之處受命於你，永恆維持主奎師那在溫達文的歡樂小樹林的至尊美態，以不同種類的葉子和芬芳花兒悉心佈置，又滿是大黃蜂、鹿、孔雀、雌、雄鸚鵡、以及其他鳥兒和動物。」

「聖茹阿妲 - 奎師那總是熱切於品嚐這種愛意交流，祂們樂不可支的逍遙時光僅只因你作為極其熟練的特使熱心幫助，才得以成功。換言之，你成為專門安排祂們相會的女信使 (duti)，否則祂們將會難以相見。你多方協助，令祂們的情愛逍遙成功無阻。這個世界誰能描述你那好運的極限？我一再拜倒你的蓮花足下。」

「唏，溫達！藉由你的恩慈，奎師那的奉獻者心中萌生覲見娜莎神聖之舞的渴望。藉由你的恩慈，他們得以居於聖溫達文聖地，並得以服務他們心中的摯愛 (Prana-vallabha) - 聖茹阿妲 - 瑪德瓦 - 的蓮花足。我一再拜倒你的蓮花足下。」

「唏，溫達！在聖拿茹達等等奉獻者創作的密宗經典裡，專家和淵博學者描述你為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能量 (līla-sakti)。你在這個世界擴展自己為享負盛名的聖荼拉茜女神。我一再拜倒你的蓮花足下。」

「悲天憫人的女神啊！我缺乏奉愛，又滿是數以百計的冒犯，因此我沉淪在這個物質存在之洋，色欲、憤怒和所有低下品質的洶湧波濤之中。我皈依你的蓮花足，因為我別無選擇。請大發慈悲，把我從無法跨越的物質之洋解救出來吧。我一再拜倒你的蓮花足下。溫達啊！奎師那的摯愛！請對這個皈依靈魂大發慈悲，讓我住在溫達文吧。」

詩節三。聖師尊繼續他的燈儀靈唱：「溫達啊！我們在你的蓮花足一再祈求。請把你的指引 (anugatya) 傳授給我們，並把對主高茹阿哈瑞的服務賜給我們，好使我們或能日以繼夜地沉醉於那種服務之中，主高茹阿哈瑞是主奎師那本人，具有斯麗瑪緹 - 茹阿迪卡的內在情緒和閃爍光芒。」

有人或會提問：「斯麗瑪緹．荼拉茜是主奎師那的摯愛，她能賜予對奎師那的服務。那麼她怎能賜予對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的服務？」答案就是：「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和主奎師那是無異無別的絕對真理 (abhinna-para-tattva)。無數逍遙時光的享受者 (lila-purusottama) 主奎師那是品嚐極樂情感的至尊，也最慈悲為懷 (parama-karuna)。祂採納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心緒和膚色，以莎慈之子，主高茹阿哈瑞的形象顯現，分發自發依附的奉愛，並實現祂一己的三個心底夙願。這就是：(1) 認識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愛意的偉大；(2) 認識祂形象、品質、笛子和逍遙時光的甜美，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透過她的愛來品嚐這林林總總；以及(3) 認識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品嚐祂的甜美時所獲的快樂。因此聖荼拉茜女神也深受主高茹阿哈瑞鍾愛，肯定能賜予對祂的服務和對祂的愛。」

奎師那的所有同遊幾乎都以男性形象，與主高茹阿哈瑞一起顯現；極少以女性形象顯現。在卡利年代，聖溫達女神也顯現為荼拉茜樹的形象，令奎師那奉愛更易臻達。聖阿兌塔師是大維施努的化身，他採用了最容易又最有效的方法，請求主奎師那顯現在這個世界。崇拜方法就是把一些荼拉茜葉與恆河水一起供奉給至尊人格首神 - 主奎師那，並滿腔熱忱地高聲唱誦奎師那的聖名。至尊人格首神 - 主奎師那因聖阿兌塔師極具影響力又毫無破綻的崇拜，顯現在這個世界。因此，聖荼拉茜．瑪哈茹阿妮能賜予對主高茹阿哈瑞的服務。

詩節四。「溫達啊！奎師那的摯愛啊！我一再拜倒你的蓮花足下。請對這個向你皈依，卑微貧困的靈魂大發慈悲，容許我在聖溫達文、瑪亞城聖地或聖納瓦島聖地有棲身之處。那麼我就可以把這些超然聖地塵土豐足地塗在我的身上，為純粹愛意所風靡，我也許能夠唱誦主高茹阿哈瑞或主奎師那的聖名。」

詩節五。「荼拉茜女神啊！奎師那的摯愛啊！我搜羅了熏香、油燈、鮮花和食品 (naivedya) 等等十六種崇拜物品來履行你的燈儀，我正以這些物品愛意盈地履行你的燈儀。與此同時，我正以齊頌聖名來歌頌你。你是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能量，你最受祂鍾愛。你能夠賜予對主高茹阿哈瑞，以及聖茹阿妲 - 奎師那青春愛侶的純愛奉愛。願你對我稱心滿意。我在你的蓮花足下這樣一再祈求。」

詩節六。「荼拉茜女神啊！奎師那的摯愛啊！世上有北莉、查美莉、茱爾、卡瓦達 (kevada) 和卡瑪拉 (kamala) 等等各色各樣的美麗花兒，但她們與你相比，卻也不值一看。主奎師那拒絕這一切不同的花兒，僅只接受你的葉子和花蕾。奎師那在你的溫達小樹林裡，與祂摯愛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共享逍遙時光。據《聖典博伽瓦譚》所言，庫瑪茹四兄弟受到供奉在主蓮花足下，

荼拉茜葉子上蜂蜜的幽香迷住，正因如此，他們到無憂星覲見祂。其他所有花兒都缺乏這種神奇力量。聖荼拉茜的蜂蜜 (makaranda) 和幽香甚至能吸引奎師那本人。」

有一次，主奎師那和祂的一萬六千一百零八位王后，以及杜瓦爾卡的所有居民，在日蝕時到訪庫茹之野 (Kuruksetra)。在日蝕結束時的最後一次沐浴後，主奎師那親愛的薩緹亞巴瑪想用天秤，以大量黃金給奎師那量重，然後便把那些黃金佈施給聖拿茹達。主奎師那坐在天秤的其中一個盤子上，薩緹亞巴瑪就把她的所有金飾放在另一個盤子上。之後，祂的其他王后也把她們的所有飾物放在這個盤子上，再加上更多的金罐子，但盛載黃金的盤子依然過輕。王后們不知所措，但受到聖拿茹達的啟發，她們皈依給溫達文之后 - 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拿走盤子上的那堆金子，用一塊沾有她淚水的荼拉茜葉來代替。她這樣做時，奎師那的盤子隨即升起了而放有荼拉茜葉的盤子卻降到地上。人人看到這一塊荼拉茜葉的榮耀，都目瞪口呆。如此一來，我們看見荼拉茜的葉子和花蕾比其他所有其他葉子和花朵更勝一籌。這個結論無可置疑。

詩節七。聖師尊繼續說：「荼拉茜啊！奎師那的摯愛啊！所有神明和聖人，以及所有朝聖之地，都熱切渴望居於你那有淨化力量的樹蔭下，只為臻達你的恩慈。你能令他們得償所願。我極渺小不足，頗為一無是處。我就此僅是完全向你皈依，並一再頂拜你。」

經典有很多權威之言，證明所有神明和聖人都崇拜荼拉茜，以臻達對至尊主的奉愛，所有朝聖之地也居於神聖荼拉茜樹的樹蔭下。聖荼拉茜女神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受到侍奉。

*dāñöä spāñöä tathä dhyätä kértitä namitä stutä
ropitä sevitä nityaà püjitä tulasi çubhä
navadhä tulasià devéà ye bhajanti dine dine
yugakoöi sahasträni te vasanti harer gāhe*

「聖荼拉茜非常吉祥，她給那些覲見她、觸摸她、冥想她、唱誦她的榮耀、向她頂拜、聆聽她的榮耀、栽種她、侍奉或崇拜她的人賜予無窮好運。那些以這九種方式服務荼拉茜的人，將在主哈瑞的居所住上數千年代 (即永恆)。」

因此，我們最崇敬的聖師尊所寫的這首繞拜荼拉茜和燈儀靈唱，對各類奉愛修習者都極有助益。

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一覽表 (Sri Caitanya Panjika)

(瑪亞城聖地一覽表，Sri Mayapura Panjika)

(至受崇拜的聖師尊對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一覽表之見)

宇宙之師，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帕佈帕是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一覽表的創始人，它維護了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傳系。這個一覽表專一地遵循聖茹帕．哥斯瓦米的步伐，按照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純粹結論來闡述正確的概念和行為。因此我們簡稱這個一覽表為「主采坦亞一覽表」。由於瑪亞城聖地是主采坦亞．瑪哈柏佈的顯現地點，這又名為「瑪亞城聖地一覽表」。宇宙之師，聖帕佈帕寫過，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事實上就是啟動「主采坦亞一覽表 (Sri Caitanyabda)」傳統的偉大人物。

今天，盛行多年的一覽表數目繁多。然而，由於它們甚多缺失，因此在各方面而言，也不能稱為整全歷法 (pancanga)。它們甚至完全沒有提及相應各個時段的確當偉大奉獻者頭銜。不僅如此，還有與誓言有關的確實時間，例如斷食日、純粹 (suddha) 和混集 (biddha) 時期，查核遠行吉時的體系等等考慮因素也引致不便。我們清楚看到，這些一覽表缺乏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和聖帕佈帕的純粹指導，肯定迫切需要一個確切遵循他們純粹傳系的權威性偉大奉獻者一覽表。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主采坦亞．瑪哈柏佈一覽表應運而生。為了向普羅大眾提供資訊，我們呈上見於《Visnu-dharmottara》和《Hayasirsa Pancaratra》裡，不同時期的頭銜。我們為主維施努的奉獻者提供這些頭銜的清單。

(A) 太陽的兩次移動

- (1) 北方，一至六月 (uttarayana) - 巴拉巴鐸 (Balabhadra)
- (2) 南方，七至十二月 (daksinayana) - 奎師那 (Krsna)

(B) 六個季節

- (1) 夏季 - 潘達瑞卡薩 (Pundarikaksa)
- (2) 雨季 - 波嘎薩儀 (Bhogasayi)
- (3) 秋天 - 帕瑪那巴 (Padmanabha)
- (4) 寒季 (hemanta) - 哈斯卡薩 (Hrsikesa)
- (5) 冬季 - 兌瓦崔威卡爾瑪 (Devatrivikrama)

(6) 春天 - 瑪德瓦 (Madhava)

(C) 兩個時期和閏月 (malamasa)

(1) 閏月之一 (ksaya) 或每三年一次的閏月 (malamasa) - 普茹蘇譚 (Purusottama)

(2) 兩周月暗 (krsna-paksa) - 帕爾端那 (Pradyumna) , 奎師那 (Krsna)

(3) 兩周月明 (sukla-paksa) - 阿尼茹達 (Aniruddha) , 高茹阿 (Gaura)

(D) 十二個月 (印度曆法)

(1) 三月二日至五月二十九日 (Vaisakha) - (Madhusudana)

(2) 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二日 (Jyestha) - 崔威卡爾瑪 (Trivikrama)

(3) 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二十二日 (Asadha) - 瓦曼 (Vamana)

(4) 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二日 (Sravana) - 施瑞達茹 (Sridhara)

(5)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二日 (Bhadra) - (Hrsikesa)

(6) 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二日 (Asvina) - (Padmanabha)

(7) 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Kartika) - 達莫達茹 (Damodara)

(8)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 (Agrahayana) - 凱薩瓦 (Kesava)

(9)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月二十日 (Pausa) - 拿茹央那 (Narayana)

(10) 一月二十日至二月十九日 (Magha) - 瑪德瓦 (Madhava)

(11) 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二十一日 (Phalguna) - 哥文達 (Govinda)

(12) 三、四月 (Caitra) - 維施努 (Visnu)

(E) 周日

(1) 星期天 - 施瓦 (Sarva) - 瓦蘇兌瓦 (Vasudeva)

(2) 星期一 - 薩瓦施瓦 (Sarvasiva) - 珊卡薩拿 (Sankarsana)

(3) 星期二 - 斯塔努 (Sthanu) - 帕爾端那 (Pradyumna)

(4) 星期三 - 祖先 (Bhuta) - 阿尼茹達 (Aniruddha)

(5) 星期四 - 阿迪卡茹諾達薩儀 (Adikaranodasayi)

(6) 星期五 - 尼迪 (Nidhi) - 嘎波達薩儀 (Garbhodasayi)

(7) 星期六 - 阿威阿亞 (Avyaya) - 基斯茹達薩儀 (Ksirodasayi)

(F) 十六個日子 (tithi)

- (1) 月運周期的第一天 (pratipada) - 布茹阿瑪 (Brahma)
- (2) 月運周期的第二天 (dvitiya) - 施瑞帕提 (Sripati)
- (3) 月運周期的第三天 (tritiya) - 維施努 (Visnu)
- (4) 月運周期的第四天 (caturthi) - 卡皮臘 (Kapila)
- (5) 月運周期的第五天 (pancami) - 施瑞達茹 (Sridhara)
- (6) 月運周期的第六天 (sasthi) - 帕佈 (Prabhu)
- (7) 月運周期的第七天 (saptami) - 達莫達茹 (Damodara)
- (8) 月運周期的第八天 (astami) - 哈斯卡薩 (Hrsikesa)
- (9) 月運周期的第九天 (navami) - 哥文達 (Govinda)
- (10) 月運周期的第十天 (dasami) - 瑪杜蘇丹 (Madhusudana)
- (11) 月運周期的第十一天 (ekasasi) - 布達茹 (Bhudhara)
- (12) 月運周期的第十二天 (dvadasi) - 嘎迪 (Gadi)
- (13) 月運周期的第十三天 (trayodasi) - 珊基 (Sankhi)
- (14) 月運周期的第十四天 (caturdasi) - 帕米 (Padmi)
- (15) 盈月日 (purnima) 和暗月日 (amavasya) - 查卡瑞 (Cakri)

(G) 二十七個星座 (nakshatra)

- (1) 人馬座 (asvini) - 達塔 (dhata)
- (2) 幸運女神座 (bharani) - 奎師那 (krsna)
- (3) 北斗七星 (krttika) - 維施瓦 (visva)
- (4) 茹黑妮 (rohini) - 維施努 (visnu)
- (5) 金牛座 (mrgasira) - 瓦薩卡茹 (vasatkara)
- (6) 阿鐸星 (ardra) - 布塔巴威阿巴瓦 . 帕佈 (bhutabhavyabhavat prabhu)
- (7) 雙子星 (punarvasu) - 布塔巴 (bhutabhrt)
- (8) 普斯亞 (pusya) - 布塔卡 (bhutakrt)
- (9) 阿斯拉薩 (aslesa) - 巴瓦 (bhava)
- (10) 獅子座 (magha) - 布塔瑪 (bhutatma)
- (11) 普瓦座 (purvaphalguni) - 布塔巴文 (bhutabhavana)
- (12) 烏塔茹座 (uttara phalguni) - 阿威亞卡 (avyakta)
- (13) 哈斯塔 (hasta) - 潘達瑞卡薩 (pundarikaksa)
- (14) 祺陀星 (citra) - 維施瓦卡瑪 (visvakarma)

- (15) 斯瓦提 (svati) - 蘇齊斯茹瓦 (sucisrava)
- (16) 威薩卡 (visakha) - 薩巴瓦 (sadbhava)
- (17) 阿努茹阿達 (anuradha) - 巴文 (bhavana)
- (18) 載斯塔 (jyestha) - 巴爾塔 (bhartta)
- (19) 穆拉 (mula) - 帕爾巴瓦 (prabhava)
- (20) 普瓦薩達 (purvasadha) - 帕佈 (prabhu)
- (21) 烏塔茹薩達 (uttarasadha) - 依斯瓦茹 (isvara)
- (22) 魔羯座 (sravana) - 阿帕爾美亞 (aprameya)
- (23) 達尼斯塔 (dhanistha) - 哈斯卡薩 (hrsikesa)
- (24) 薩塔比薩 (satabhisa) - 帕瑪拿巴 (padmanabha)
- (25) 普瓦巴鐸帕 (purvabhadrapada) - 阿瑪茹帕佈 (amaraprabhu)
- (26) 雙魚座 (uttarabhadrapada) - 阿嘎爾哈 (agrahya)
- (27) 茹瓦緹 (revati) - 薩斯瓦塔 (sasvata)

關於《聖高迪亞通訊》的言論

《聖通訊》的性質

(摘自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的《聖高迪亞通訊》創刊號，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瑪哈茹傑的文章)

《聖高迪亞通訊》⁴是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雜誌。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專心一意致力服務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建立的納瓦島聖地周年大會，及聖基瓦·哥斯瓦米建立的聖維施瓦·偉大奉獻者大會 (Sri Visva Vaisnava Raja Sabha)。由於本修會是這兩個會議最重要和非常親愛的僕人，正是兩會無異無別的化身。因此，我們應該理解，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的雜誌是兩個會議的雜誌。

《聖高迪亞通訊》的形式無異於納瓦島聖地周年大會的雜誌 - 《Sri Sajjana-tosani》，以及聖維施瓦·偉大奉獻者大會的雜誌 - 《Saptahika-gaudiya》。因此《聖高迪亞通訊》的心緒、語言和路線，與聖帕佈帕和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心緒、語言和路線無異無別。簡言之，《聖高迪亞通訊》專門傳揚聖茹帕和茹阿古納的訊息。

《Sri Sajjana-tosani》和《高迪亞》的發行期

《Sri Sajjana-tosani》約於六十七年前，在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主編指導下初次出版。他繼續出版了約十七年，之後聖帕佈帕繼任編輯共七年，因此《Sri Sajjana-tosani》的出版共持續了二十四年左右。

後來，在一九二二年，《聖高迪亞通訊》的現任社長⁵開始出版一本名為《高迪亞》的周刊，就像《Sri Sajjana-tosani》月刊一樣的形式。這本雜誌的出版也維持了二十四年左右，大約在一九四六年隱沒。

《聖高迪亞通訊》顯現的原因

聖帕佈帕隱跡後，他可靠而親密的僕人遵循他的內在心緒，傳揚純粹的主哈瑞命題。然而，由於各式各樣神聖和邪惡之事，他們無法繼續《高迪亞》周刊的真正服務，他們假裝仰賴靈性導師而實際上卻獨立疏離。自此，《高迪亞》所依據的原則無奈遭到變更，既無阻撓又無反對。這僅只證實了這個方針，*üicé dukāna phéké pakaräë*：大而無當。換言之，憑借《高迪亞》的優良聲譽而分發三流產品。很多人試圖以有毒而惡臭的油來營救《高迪亞》的屍骸，但他們內心全無真正精髓，《高迪亞》便日漸衰落。《高迪亞》的真正食物就是遵循聖茹帕·哥斯瓦米步伐的奉愛結論，以及致力服務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缺乏這些食物，《高迪亞》就不可能繼續健在。雖有無數不可下嚥又不適合的食品，但由於它們充斥著結論的錯誤概念，對聖靈性導師的不忠不敬又根深柢固，因而一無是處，而且無法拯救《高迪亞》的生命。

《高迪亞》的出版工作設法存活了二十四年後，這本雜誌因它所謂之管理者所犯的過錯而消失。高迪亞偉大奉獻者世界跳進聖帕佈帕所修習和傳揚的，純粹茹帕傳系內的巴提維諾德小溪之好運從而被剝奪。《聖高迪亞通訊》現已顯現，再次賜予這種好運。

《聖通訊》的目的

現在，在宗教世界裡有很多不同的雜誌，但《聖高迪亞通訊》與它們全都截然不同。這本雜誌傳揚真理絕不妥協，毫不畏懼而不偏不倚。我們看到很多模仿純粹奉愛宗的雜誌和書籍，但全都滿是誤解。它們的觀點違反純粹聖茹帕傳系偉大奉獻宗的超然概念，就如我們會一一展示各事例。有些把超然輔典和世俗輔典混合，藉此自創遵行節日的原則。他們不知道世俗感官決不能通達超然實體。其他多本雜誌以主哈瑞命題為藉口來討論虛假的概念，因此其實僅只涉及世俗主題。這些期刊不能令主高茹阿哈瑞追隨者滿心喜悅。在某些地方，他們講述違反奉愛的故事而引起爭吵與結盟，在別處，他們又自吹自擂。如此一來，他們與純粹的主哈瑞命題離題萬丈，無法令奉獻者滿心喜悅。

有些人遵循物質主義者的概念，又試圖隱藏純粹奉愛，認為他們能藉此令奉愛之途更進步或新派。其他人則遷就某個世俗師徒傳系而破壞了純粹奉愛之美。《聖高迪亞通訊》會一直遠離這樣的刊物。當奉愛命題不知不覺接納了實際違反純粹奉愛的情感，它們會阻礙奉愛服務在奉獻者心內揭示。有鑑於此，《通訊》總是會努力勸戒它的讀者遠離世俗命題。那些心內滿是林林總總非奉愛概念的人，他們因他們的病態而無法察知奉愛之樂。《聖通訊》將不能令這種讀者的心靈有半點喜悅。

《聖高迪亞》與各種各樣道德學的聯繫

《聖高迪亞通訊》總是會參與印度思想洪流的批判性分析，以及評定它與世界宗教的連繫程度。這本《通訊》與政治、社會、經濟及教育行為和活動不會有任何關係。與此同時，當這些道德學對源自恆久不滅的永恆宗教道德學的行為和想法造成妨礙時，《通訊》不會默許世界上出現不祥。

當我們評價印度獨立前的歷史時，我們發現宗教道德學是所有道德學的根源和基礎。我們對那宗教的冷漠，正是我們墮落的主因，但當我們緊守宗教時，我們便能獲得這個世界的主權。《聖通訊》將全面解釋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並列舉有關例子來警告所有印度人。宗教是印度的特產，也是印度的命脈。印度只因宗教而在世界之首佔一席位。在整個世界之首開展獨立自主印度的勝利之旗的主要曼陀，正是主瑪哈帕佈那《八訓規》的最佳詩節：

*tāëäd api sunécena taror api sahiñëunä
amäninä manadena kértanéyaù sadä hariù*

《聖通訊》總是會勇敢無懼地履行靈唱，教導普世眾生這個詩節的主旨。

宗教是印度的威望及和平的賜予者

成為由宗教統領的國家，正是印度的光榮。自邈不可考之時以來，宗教已一直引導著印度。「宗教」一字沒有表示任何種類的狹隘、缺乏或不濟。宗教與宗教的幌子不同。目睹以宗教為名搖旗吶喊的偽善者不忠不實而固步自封的所作所為後，以致對宗教無禮不敬，此舉決不正確。世俗概念令人類墮落，使他們沉淪於悲痛之洋。僅只安排衣食住行，無論多麼奢華，都不能帶來永恆的平和。即使那些享盡榮華富貴的人也陷於極度不安之中。此事人所共知。平和是個另自的原則。這個世界的萬事萬物決不能帶來平和。

《聖通訊》的語言

這本《通訊》會發表以每種地區語言所寫的文章，好使它在印度各地都會廣受榮耀。那些以孟加拉語、梵語、印度語、奧瑞亞和英語等語言撰寫的文章

會有優先權。這《通訊》背負重大責任地把自己呈現在世人面前，本刊的成功有賴於印度居民心內的體諒和祝願。

一九五五年六月五日， 淺談《聖純粹奉獻者通訊》

歷史

宇宙之師，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一百零八，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茹斯瓦緹·哥斯瓦米·棄絕僧之王 (Yatiraja) 是神聖天鵝王朝之翹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 [高茹阿巴四四五年，威卡爾姆·薩瓦 (Vikram Samvat) 一九八八年]，為了以印度語啟動至高宗教教義的洪流，他在來米薩認亞 (Naimisaranya) 的聖至尊天鵝廟 (Sri Paramahansa Matha)，開始出版一本名為《純粹奉獻者 (Bhagavata)》的雙周刊。他創刊之日是十、十一月份的新月日 (Krsna)，此後，這本雙周刊便在每個盈月和新月日出版。這本《通訊》的出版定期地持續了幾年，然後便停止。

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遵循宇宙之師聖帕佈帕的步伐，誓要服務這本《通訊》，並從一九五五年六月 (高茹阿巴四六九年，威卡爾姆·薩瓦二零一二年) 至一九七四年五月 (高茹阿巴四八八年，威卡爾姆·薩瓦二零三一年)，在瑪圖茹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每月以印度語出版《聖純粹奉獻者通訊》。然後它便隨天意隱退。然而，幸運地，為了促進至慈悲為懷，為了淨化卡利年代而顯現的主奎師那·采坦亞·瑪哈柏佈所實踐和傳揚的宗教洪流，它再次顯現自己。我們謙遜地請求聰慧的讀者沐浴於這條純愛恆河，使他們的生命功德圓滿。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就《通訊》的目的，提出了下列想法 -

永恆

《純粹奉獻者》是永恆真理。不論它每兩周、每月、每年或甚每天、每小時或每次眨眼之間 (anupalika) 出現，也無損其永恆性。這些都是無盡時間的區分而已。那些對無窮 (ananta) 和完整 (purnata) 沒有概念的人，正是部分把他們導向整體。然而，部分 (amsa) 永恆也是部分，整體 (purna) 則永恆是完全整體。部分決不會成為整體或與之看齊。那些不能理解永恆真理的人將之察知為顯現和消失，也受制於生死，但這種察知只不過是錯誤而空想的。例如，溫達文和瑪圖茹聖地是永恆的，但祂們看似顯現和消失。只有高迪亞傳人

- 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追隨者，能夠理解永恆居所顯現和隱跡的真相。屬於其他師徒傳系或完全不屬任何師徒傳系的偉大奉獻者，無法理解這些主題。《聖典博伽瓦譚》是這点的唯一證據之源，而永恆《純粹奉獻者》每兩周或每月的顯現，正是傳揚《聖典博伽瓦譚》無限而永恆的美麗。

有鑑於此，高迪亞王朝之翹楚，宇宙之師棄絕僧之王的大帝 (Yatiraja Samrata)⁶ 聖帕佈帕，在盈月相 (Gaura-paksa) 和暗月相 (Krsna-paksa) 出版《聖純粹奉獻者通訊》。在盈月相和暗月相兩段期間都解釋、討論、修習、榮耀和擁護《聖典博伽瓦譚》。換言之，《聖純粹奉獻者通訊》把《聖典博伽瓦譚》的要旨，傳給對至高無上的維施努本體 - 例如主高茹阿哈瑞形象的至尊主本體 - 缺乏信心和信念的師徒傳系，尤其必要。

「聖」和「通訊」

在「純粹奉獻者」一字之前採用「聖」一字表示純粹奉獻者的永恆不朽。因此永恆就是純粹奉獻者的神聖性。「通訊」一字意謂「訊息或討論的運送者」，因此在「純粹奉獻者」一字之後採用「通訊」一字，意指這本《通訊》是基於純粹奉獻者教義的言行舉止、概念和討論的信使。《聖純粹奉獻者通訊》因而向讀者呈現自己為純粹奉獻者永恆訊息的傳送者。本刊不會發表短暫、不經久、變動不定和虛假的概念或文章。任何引發有關吃喝、睡眠、交配和防衛等等荒謬不濟閒談的題材，在《聖通訊》絕無立錐之地。有助或加強感官享受之樂的作品、哲學、詩歌和文章，都不能冠以《聖通訊》的稱號。因此有欠神聖 (visri) 的事物不值得尊敬。神聖獨自就是超然真象。我們會發放具有無憂星世界之神聖性的超然訊息，我們又會反對有欠神聖的現世物質概念。這本《通訊》採用了國家語言 - 印度語 - 為發放永恆訊息的媒介。

國家語言

語言是我們的情感表達，情感則是心靈的獨特傾向。因此，由於語言的品質將決定表達的品質；若媒介薄弱乏力，便難以徹底表達情感。語言僅是純正、高尚而進步時，才會清楚察知心中想法，並會對社會有影響。我們提議以國家語言來表達無憂星的情感，冀望目前的國家語言會有長足的進步，並全然表達眾生的情感。

印度語

大多數的古老印度語都衍生自我們的第一種語言 - 韋陀文化的梵語。按照時、地、人之別，梵語的失真形式在各種各樣的語言隨處可見。印度土生土長的人以稱為印度語的語言，交流他們的內心情感。「印度教的 (Hindu)」或「印度語 (Hindi)」等等字詞，既不是原有的韋陀字詞，也不見於梵語。「印度語」一字是帕茹薩 (Pharasa) 地區的居民，用以稱呼以往居於信度 (Sindhu) 河畔附近的人。雖然人人都接受韋陀或古老的經典梵語為我們的根基語言，但我們仍然採用目前形式的印度語作為我們的國家語言。

語言的規律

由於語言是表達情感的，人們的情感因而會影響他們表達情感的語言。以前我國所用的唯一語言是韋陀語言，而維施努本體的展現則是眾生唯一的崇拜對象。梵語用於情感交流，極其量都是始自中世紀。今天，在同一個國家，印度語已被確立為領導管理體系的媒介。無論如何，不論目前展現哪個體系，也不論時移世易和無盡變化而會有何展現，若那體系有利於服務純粹奉獻者，我們都會採用。

*laukiké vaidiké väpi yä kriyā kriyate mune
hari-sevānukūlaiva sä kāryā bhaktim icchatā*

「任何活動，不論是韋陀文化(靈性的)或世俗(laukika)的，必須以有利奉愛的態度履行。」

這是對時移世易，世事轉變的適當觀點，這僅見於韋陀的思想體系。過去、現在或將來的任何情況，都不可能超越《韋陀經》或經典的範圍而存在。因此我們把所有情況都視為韋陀情況的轉變，我們也以順意的心緒提議以印度語來討論永恆的無憂星真理。

國家語言的權限

《聖純粹奉獻者通訊》會發表一個訊息，它會令世界上受印度語國家所統治的那個地區的生物體擺脫假象。世界上哪個部分是由一個國家來統治？只有小部分身軀和心意在某程度上受管治而已。但《聖純粹奉獻者通訊》對身軀和心意所維繫、管治或保護的問題，甚至不會一顧。假以時日，這整個世界都會過去，國家也會隨之消逝。《聖純粹奉獻者通訊》超越不經久而不停改變的身心活動，並會以目前的國家語言 - 印度語 - 來發表對無憂星世界文化和構成的描述。正因如此，《聖純粹奉獻者通訊》被預告為無憂星超然訊息的專屬傳送者。

請求

我們在我們讀者的蓮花足下謙卑地請求，他們應該熱切研讀這本《通訊》的題材，自求多福。無憂星世界的語言和概念有別於源自世俗意識知覺的平凡語言，前者更加博大精深。因此，《通訊》的某些部分起初也許不易理解。然而，一再閱讀便會越覺甜美，就像苦於黃膽病的舌頭逐漸嚐到冰糖的甜美。你對我們真摯努力的贊同，你協助我們參與此事，會使我們感到成功。為了達到這個偉大目的，我們會在這本《通訊》發表前輩靈性權威(mahajanas)和在世偉大靈魂(maha-purusas)的作品。我們總是會謹防現代受條件限制靈魂錯漏百出的作品。這是《聖純粹奉獻者通訊》獨特的特別之處和驕傲。還需多說嗎？

**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
聖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
哥斯瓦米．瑪哈茹傑編制、出版、撰寫和編輯
的純粹奉愛文學**

(1) 聖巴提維諾德 . 塔庫爾的《Prabandhävalé》、(2) 《Çaraägati (Yämunabhävävalésaha)》、(3) 《主采坦亞 . 瑪哈帕佈 - 祂的生平和格言》、(4) 《Prema-pradépa》(超然小說)、(5) 《Sri Navadvépa-bhävataranga》、(6) 《靈魂的職務 (Jaiva Dharma)》、(7) 《Sahajiyä-dalana》、(8) 《Sahajiyä-dalana》(印度語)、(9) 《Sri Caitanya-panjika》、(10) 《聖高迪亞通訊》(孟加拉語月刊)、(11) 《聖純粹奉獻者通訊》(印度語月刊)、(12) 《聖高迪亞靈唱歌集 (Sri Gaudiya-gita-guccha)》、(13) 《八頌主達莫達茹 (Sri Damodararastakam)》、(14) 《Sri Rupanuga-bhajana-sampat》、(15) 《主瑪哈帕佈的訓示 (Sri Mahaprabhu ki Siksa)》、(16) 《數論派的訓示 (Sankhya-vani)》、(17) 《聖納瓦島讚 (Sri Navadvipa-satakam)》、(18) 《聖納瓦島聖地朝聖之旅 (Sri Navadvipa dhama parikrama)》、(19) 《偉大奉獻者的榮耀 (Mayavada ki Jivani 或 Vaisnava Vijaya)》、(20) 《靈魂的職務》(印度語)、(21) 《Sri Navadvipa dhama mahatmyam (pramana khanda)》、(22) 《荒村 (Vijanagrama)》和《棄絕僧 (Sannyasi)》(古詩)。

註一：他們所用的措辭是 sat-asat vilaksana anirvacaniya，意指「在而不在，沒有任何特質，也不能具體地描述和表達。」

註二：sakha-candra nyaya - 月上梢頭的邏輯。即使月亮遠在天堂星宿，也能參照樹梢等等近在手邊的事物來指示月亮的所在。

註三：svadhina-bhartrka - 快樂地控制著情人的英雌。

註四：patrika - 通訊；訊息或討論的送信者。

註五：這是作者禮貌上的自我稱謂。

註六：Yatiraja Samrata - 棄絕僧之王的大帝。

從而結束聖施瑞瑪 . 巴提維丹塔 . 拿茹央那 . 瑪哈茹傑所著的
《聖施瑞瑪 . 巴提 . 帕爾給那 . 凱薩瓦 . 哥斯瓦米的生平及教導》
的第七部分。

第八部分

唵，在主維施努蓮花足下，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
哥斯瓦米．瑪哈茹傑
傳授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
棄絕啟迪和巴巴君棄絕啟迪的門徒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至尊主的棄絕僧

1)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瓦曼．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änta Vāmana Mahārāja, 即聖薩贊-薩瓦卡貞守生, Sri Sajjana-sevaka Brahmācārī),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日, 星期二

2)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威卡爾瑪．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änta Trivikrama Mahārāja, 即聖茹阿姐納．達薩迪卡瑞, Çré Rādhānātha Dāsādhikāre),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日, 星期二

3)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änta Nārāyaṇa Mahārāja, 即聖高茹阿-拿茹央那．巴塔斑達瓦, Çré Gaura-nārāyaṇa Bhaktābādhava),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日, 星期二

4)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維施努．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änta Viṣṇu Mahārāja, 即聖阿南達-高帕拉．達薩迪卡瑞, Çré Ānanda-gopāla Dāsādhikāre),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5)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帕茹瑪爾提．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änta Paramārthā Mahārāja, 即聖潘爾拿南達．達薩迪卡瑞 (Çré Pūrānanda Dāsādhikāre),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6)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珊塔．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änta Śānta Mahārāja, 即聖奎師那蘇達茹貞守生, Çré Kāṇēasundara Brahmācārī),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7)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帕瑞巴佳卡．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änta Parivrajaka Mahārāja, 即聖帕茹瑪達美斯瓦茹貞守

生，Çré Paramadharmeçvara Brahmācārē)，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五

8)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蘇丹兌提．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ānta Çuddhādvaité Mahārāja，即聖佳亞兌塔貞守生，Çré Jayādvaita Brahmācārē)，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五

9)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斯瓦米．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ānta Svāmé Mahārāja，即聖阿巴亞－查茹拿茹威譚．巴提維丹塔，Çré Abhaya-caraëäravindam Bhaktivedānta)，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三

10)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穆尼．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ānta Muni Mahārāja，即聖薩拿坦．達薩迪卡瑞，Çré Sanātana Dāsādhikārē)，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三

11)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茹阿丹提．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ānta Rāddhānti Mahārāja，即聖巴嘎瓦塔帕爾薩達．巴佳瓦斯，Çré Bhāgavataprasāda Vrajavāsé)，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一

12)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哈瑞贊．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ānta Harijana Mahārāja，即聖帕爾布達奎師那貞守生，Çré Prabuddhakāñëa Brahmācārē)

13)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烏達曼提．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ānta Urddhvamanthi Mahārāja，即巴佳南達．巴佳瓦斯博士，Dr. Vrajānanda Vrajavāsé)，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一

14)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帕爾亞塔卡．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ānta Paryāōaka Mahārāja (即聖齊嘎那南達貞守生，Çré Cidghanānanda Brahmācārē)，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五

15)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崔丹迪．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ānta Tridaëōi Mahārāja，即聖茹斯卡－牟罕．巴佳瓦斯，Çré Rasika-mohana Vrajavāsé)，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五

16)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丹迪．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ānta Daëōé Mahārāja，即聖古茹薩茹那．達薩，Çré Guruçaraëa Dāsa)，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五

17)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比克蘇．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ānta Bhikñu Mahārāja，即聖哈瑞達薩．巴佳瓦斯，Çré Haridāsa Vrajavāsé)，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五

18) 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帕茹瑪兌提．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ānta Paramādvaité Mahārāja，即聖若黑尼南丹．巴佳瓦斯，Çré Rohiëēnandana Vrajavāsé)，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五

19) 施瑞瑪 . 巴提維丹塔 . 尼阿斯 . 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änta Nyäsé Mahäräja , 聖哈瑞貞守生 , Çré Hari Brahmäcäre)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 星期二

20) 施瑞瑪 . 巴提維丹塔 . 維施努兌瓦塔 . 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änta Viñëudaivata Mahäräja , 即施瑞瓦薩 . 達薩迪卡瑞 , Çréväsa Däsädhikäre)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 星期二

21) 施瑞瑪 . 巴提維丹塔 . 薩贊 . 瑪哈茹傑 (Çrémad Bhaktivedänta Sajjana Mahäräja , 即聖蘇達瑪 . 薩卡貞守生 , Çré Sudäma Sakhä Brahmäcäre)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 星期二

巴巴君棄絕啟迪 (Babajï-vesa)

1) 施瑞瑪 . 崔古那提塔達薩 . 巴巴君 . 瑪哈茹傑 (Çrémat Triguëätétadäsa Bábäjé Mahäräja , 即聖崔古那提塔貞守生 , Çré Triguëätéta Brahmäcäre) ,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一日 , 星期五

2) 施瑞瑪 . 普茹蘇譚達薩 . 巴巴君 . 瑪哈茹傑 (Çrémat Puruñottamadäsa Bábäjé Mahäräja , 即聖普拿-帕爾給 . 巴佳瓦斯 , Çré Pürëa-prajïa Vrajaväsé) ,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 星期四

3) 施瑞曼 . 那威那奎師那達薩 . 巴巴君 . 瑪哈茹傑 (Çréman Navënakãñëadäsa Bábäjé Mahäräja , 即聖尼泰達薩貞守生 , Çré Nitäädäsa Brahmäcäre) ,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 星期四

4) 施瑞瑪 . 瓦姆斯瓦達阿南達達薩 . 巴巴君 . 瑪哈茹傑 (Çrémad Vaaçëvadanänandadäsa Bábäjé Mahäräja , 即聖哥文達達薩貞守生 , Çré Govindadäsa Brahmäcäre) ,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 星期四

5) 施瑞瑪 . 哥文達達薩 . 巴巴君 . 瑪哈茹傑 (Çrémad Govindadäsa Bábäjé Mahäräja , 即聖哥文達達薩貞守生 , Çré Govindadäsa Brahmäcäre)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 星期二

6) 施瑞瑪 . 阿兌塔達薩 . 巴巴君 . 瑪哈茹傑 (Çrémad Advaitadäsa Bábäjé Mahäräja , 即阿兌塔達薩貞守生博士 Dr. Advaitadäsa Brahmäcäre)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 星期二

7) 施瑞瑪 . 哥茹粲達達薩 . 巴巴君 . 瑪哈茹傑 (Çrémad Goräcäidadäsa Bábäjé Mahäräja , 即聖哥茹粲達達薩貞守生 , Çré Gorä-cäidadäsa Brahmäcäre)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 星期二

8) 施瑞瑪 . 瑪提雲佳亞達薩 . 巴巴君 . 瑪哈茹傑 (Çréman Mätÿuïjayadäsa Bábäjé Mahäräja , 即聖瑪丹-牟罕 . 達薩迪卡瑞 , Çré Madana-mohana Däsädhikäre)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 星期二

9) 施瑞瑪 . 茹阿古納達薩 . 巴巴君 . 瑪哈茹傑 (Çrémad Raghunāthadāsa Bābājé Mahārāja , 即聖茹阿古納 . 達薩 . 巴佳瓦斯 , Çré Raghunātha Dāsa Vrajavāsé)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 星期二

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策劃的朝聖

朝聖	年分
納瓦島聖地	每年
巴佳地區	一九四四
薩陀地區	一九四五
杜瓦爾卡	一九四八
茹阿美斯瓦爾姆 (Ramesvaram , 南印度)	一九五零
巴佳地區	一九五一
卡達茹納 (Kedaranatha) , 巴迭納 (Badrinatha)	一九五二 一九五三
阿文提卡 (Avantika) 和那斯卡 (Nasika)	一九六一
全印度	

雄獅一樣的典範聖師所建的純粹奉愛傳教中心

- 1) 聖兌瓦南達 . 高迪亞廟 (Çré Devānanda Gauḍeya Maōha , 發源廟宇及主要傳教中心) , 位於納瓦島聖地 (納迪亞) 的泰哈瑞帕德
- 2) 聖烏達茹拿 . 高迪亞廟 (Çré Uddhāraēa Gauḍeya Maōha) , 位於川處茹 (呼里 , Hoogli) 的曹瑪塔 (Caumatha)
- 3) 聖高迪亞 . 維丹塔修會 (Çré Gauḍeya Vedānta Samiti) , 位於加爾各達第三區 , 波斯帕德小巷的33/2號
- 4) 聖斯達瓦迪 . 高迪亞廟 (Çré Siddhavāḍé Gauḍeya Maōha) , 位於茹帕-拿茹央那城 (Rupa-narayanapura , 即瓦達曼 , Varddhamana) 的斯達瓦迪
- 5) 聖琵處拉達的足印之地 (Çré Pichladā Pādapéōha) , 位於依斯瓦茹城 (Isvarapura , 即美迪尼城 , Medinipura) 的琵處拉達
- 6) 聖凱薩瓦君 . 高迪亞廟 (Çré Keçavajé Gauḍeya Maōha) , 位於瑪圖茹 (烏塔邦) 的康薩之地 (Kamsatila)
- 7) 聖哥樓卡幹佳 . 高迪亞廟 (Çré Golokagaija Gauḍeya Maōha) , 位於阿薩姆的哥樓卡幹佳 (即哥亞拉帕德 , Goyalapada)

- 8) 主奎師那采坦亞．高迪亞修院 (Çré Kãñhëacaitanya Gauòéya Äçrama) ，位於依塔城池 (Itanagara ，即美迪尼城) 的哈瑞卡里市集 (Harikhali Bazara)
- 9) 聖琵處拉達．高迪亞廟 (Çré Pichladä Gauòéya Maöha) ，位於美迪尼城區域 (西孟加拉) ，阿蘇提亞瓦達的琵處拉達
- 10) 聖南若譚．高迪亞修院 (Çré Narottama Gauòéya Äçrama) ，位於阿薩姆的哥亞拉帕德區域 ，威查那戴 (Vicanadai) 的查戴科拉 (Cadaikhola)
- 11) 聖亞瓦塔．高迪亞廟 (Çré Yävaöa Gauòéya Maöha) ，位於瓦達曼地區 (西孟加拉) ，卡爾拿 (Kalna) 的佳瓦塔 (Javata)
- 12) 聖高帕拉君．高迪亞傳教中心 (Çré Gopälajé Gauòéya Preaching Centre) ，位於巴拉斯瓦茹區域 (奧瑞薩邦) ，認迪亞哈塔 (Randiyahata) 的科認塔
- 13) 聖高迪亞服務修院 (Çré Gauòéya Seväçrama) ，位於庫查比哈茹區域 (Kucabihara ，西孟加拉) ，瑪塔斑 (Mathabhang) 的普茹拿．卡查瑞路 (Purana Kachari Road)
- 14) 主佳幹納．高迪亞修院 (Çré Jagannätha Gauòéya Äçrama) ，位於曹比斯．帕茹嘎那區域 (西孟加拉) ，夏瑪城 (Syamanagara) 的古達達哈 (Gudadaha)
- 15) 聖高迪亞．維丹塔村校 (Çré Gauòéya Vedänta Catuñpäöhé) ，位於納迪亞區域 (西孟加拉) ，納瓦島的泰哈瑞帕德
- 16) 聖高迪亞慈善診所 (Çré Gauòéya Charity Clinic) ，位於納迪亞區域 (西孟加拉) ，納瓦島的泰哈瑞帕德
- 17) 聖瓦蘇兌瓦．高迪亞廟 (Çré Väsudeva Gauòéya Maöha) ，位於阿薩姆 ，哥亞拉帕德區域的瓦蘇村 (Vasugaon)
- 18) 聖茹傑茹傑斯瓦城．高迪亞廟 (Çré Räjarañjevapura Gauòéya Maöha) ，位於曹比斯．帕茹嘎那區域 (西孟加拉) 的維施瓦納城 (Visvanathapura)
- 19) 聖崔古拿提塔墓園修院 (Çré Triguëätéta Samädhï Äçrama) ，位於納迪亞區域 (西孟加拉) ，納瓦島的嘎達卡里 (Gadakhali)

委員會建立的廟宇

- 20) 聖凱薩瓦．哥斯瓦米．高迪亞廟 (Çré Keçava Gosvämé Gauòéya Maöha) ，位於斯里古迪 (Siligudi ，即達佳玲 ，Darjeeling) 的薩提嘎達 (Saktigadha)
- 21) 聖里拉查拉．高迪亞廟 (Çré Nêlacala Gauòéya Maöha) ，位於奧瑞薩邦的斯瓦嘎達茹 (Svargadvara ，即普瑞)
- 22) 聖美嘎拉亞．高迪亞廟 (Çré Meghälaya Gauòéya Maöha) ，位於美嘎拉亞圖茹的 (嘎若黑斯 ，Garohils)

- 23) 聖維諾德碧哈瑞．高迪亞廟 (Çré Vinodabihäre Gauðéya Maöha)，位於加爾各達第四區，哈達茹．巴幹小巷 (Haldara Bagana) 28號
- 24) 聖南若譚．高迪亞廟 (Çré Narottama Gauðéya Maöha)，位於庫查威哈茹 (Kucavihara，西孟加拉) 的阿茹溫達小巷 (Aravinda Lane)
- 25) 聖茹帕-薩拿坦．高迪亞廟 (Çré Rüpa-Sanätana Gauðéya Maöha)，位於烏塔邦，溫達文的丹嘎里 (Dangali)
- 26) 聖高琵納．高迪亞廟 (Çré Gopénätha Gauðéya Maöha)，位於烏塔邦，溫達文的茹拿帕提河堤 (Ranapati Ghata)
- 27) 聖巴提維丹塔．高迪亞廟 (Çré Bhaktivedänta Gauðéya Maöha)，位於哈瑞兌茹 (烏塔邦)，刊卡拉 (Kankhala) 的棄絕路 (Sannyasa Road)
- 28) 聖基提茹．高迪亞廟 (Çré Kätiratna Gauðéya Maöha)，位於瓦達文 (Varddhavana，西孟加拉)，杜伽城 (Durgapura) 的主采坦亞大街 (Sri Caitanya Avenue)
- 29) 主高茹阿-尼提安南達．高迪亞廟 (Çré Gaura-Nityänanda Gauðéya Maöha)，位於斯拉查茹第二區 (卡查達，Kachada) 的認嘎城
- 30) 聖尼瑪南達．高迪亞廟 (Çré Nimänanda Gauðéya Maöha)，位於杜巴迪 (阿薩姆)，威達帕德 (Vidhapada) 的嘎迪卡拿路 (Gadikhana Road)
- 31) 聖瑪德符君．高迪亞廟 (Çré Mädhavjé Gauðéya Maöha)，位於外迪亞瓦提 (呼里)，卡里塔拉 (Kalitala) 小巷1號
- 32) 聖瑪丹．牟罕．高迪亞廟 (Çré Madana Mohana Gauðéya Maöha)，位於科查威哈茹 (Kocavihara) 的瑪吉斑嘎
- 33) 聖奎首茹科茹．高迪亞廟 (Çré Kñéracorä Gauðéya Maöha)，位於奧瑞薩邦的巴拉斯瓦茹 (Balesvara)
- 34) 聖人杜瓦薩．高迪亞修院 (Çré Durväsä Rñi Gauðéya Äçrama)，位於瑪圖茹 (烏塔邦) 的依薩城 (Isapura)
- 35) 聖哥爾．哥文達．高迪亞廟 (Çré Gour Govinda Gauðéya Maöha)，位於英國伯明翰
- 36) 聖維諾德．碧哈瑞．高迪亞廟 (Çré Vinod Bihäre Gauðéya Maöha)，位於休斯敦
- 37) 巴傑 (Badger)
- 38) 帕斯 (Perth)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
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所著的
忠告蔓藤 (Upadesavali)**

1) 我們的生命正是服務奎師那，那服務是以順意的態度為了令祂快樂而履行的，沒有其他一切欲望，又不被知識和業報蒙蔽，是以身體、心意、言語和一切感官履行的。

2) 親密地服務 (visrambha-seva) 聖靈性導師的蓮花足能臻達對至尊主的奉愛。

3) 真正的靈性導師服務是真摯誠懇地服務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

4) 稱為靈唱的奉愛支體部分是最好又最完備的奉愛支體。

5) 僅只藉由唸誦、靈唱、歌頌等等，也會達成其他奉愛支體。

6) 真正的獨來獨往是放棄不良聯誼，而獨修的真意是與聖人和偉大奉獻者為伴，履行靈修。

7) 真正的主哈瑞靈唱是無時無刻都傳揚主哈瑞的命題。

8) 真正的沉默是無時無刻都講述主哈瑞的命題，或全神貫注於談論與主哈瑞有關的服務。

9) 憶念逍遙時光 (lila-smarana) 與毫無冒犯地唸誦聖名或高聲唸誦純粹聖名無異無別，不管有沒有計算固定圈數也好。

10) 懷著與聖茹阿坦和奎師那的分離心緒之真正靈修，是以茹帕傳系的心緒履行主高茹阿的靈修。

11) 我們透過「瓦蘇兌瓦」一字來明白主奎師那 - 南達大君之子。瓦蘇兌瓦顯現了；祂是無生的。沒有為瓦蘇兌瓦履行割斷臍帶等等誕生的淨化儀式 (samskaras)。然而，奎師那誕自母親雅淑姐腹中。只有茹帕傳系的偉大奉獻者才能理解誕生和顯現之間的精微差別。因此我們祈求奎師那的所有奉獻者保佑我們，好使我們能成為茹帕傳系中人。

12) 不應為了賞心悅目而觀看聖神像：「我看見聖神像便會滿足。」相反，「聖神像看見我便會滿足。」這種態度洪福齊天。至尊主是無法以世俗感官察知的。

13) 至尊控制者沒有形狀、沒有形象、沒有品質和沒有能量這種想法全是自欺欺人的空想。佛教徒和無神論那違反《韋陀經》的虛無主義哲學，是這項杜撰捏造的一部分。然而，接納至尊控制者的永恆形象就是有神論。那些不接納祂永恆形象的人，肯定是無神論者。

14) 假象強而有力的影響有礙我們服務主佳幹納的傾向。只要我們有世俗概念，便無法發展對佳幹納超然概念的傾向。壇車節慶典的唯一目的就是讓全世界參與佳幹納的服務。

15) 只有那些善用他們存在 (生活) 中的每一部分，來遵循聖師尊的訓示和教義的人始是真正門徒。那些罔顧他訓示的人違反靈師師徒傳系，偏離了路徑，也是自命不凡的靈性導師。

16) 聖靈師蓮花聖足不是凡人。他的實體同等地穩處於展現的世俗和不展現的靈性這兩個境界。他的顯現和隱跡有相同目的。因此在他顯現時憶念他所致的分離，以及在他隱跡時與他團聚之樂，兩者都有可能同時存在。

17) 事必先要崇拜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當我們深思熟慮時，我們看到傳授曼陀的靈性導師其實至為重要。只有那些傳授訓示要服務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的人，才真的是訓示靈性導師。那些反對傳授服務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的訓示的人，決不能稱為訓示靈性導師。事實上，他們甚至不是偉大奉獻者，因為他們摒棄了他們的責任，沒有教導他人適當地尊敬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

18) 孟加拉文學被尊崇為全印度之冠，因為它獨一無二地遵循梵語文學。孟加拉語對梵語的依循現正分崩離析，這是莫大憾事。究其根由，正是對梵語缺乏信心，及對《韋陀經》、《奧義書》和《宇宙古史》等等古籍所描述的古老印度概念不敬所致。

19) 採納聖人闡述的道德規範 (rsi-niti)，政治、社會科學、經濟等等領域的所有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為了採納聖人闡述的道德規範，我們必須研習和討論源遠流長的梵語文學。有鑑於此，必須根除教育部對梵語漠不關心的態度。

20) 為了獲得有關任何實體的知識，必先借助《神訓經》或聆聽程序。因此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接受聆聽程序所通達的超然音振，為基本而最重要的證據。

21) 那些僅只遵行十至十一月之誓，並忽視餘下的四月苦行之誓的人，無法獲得四月苦行的所有奉愛成果。相反，他們抱持這樣的態度，僅只表示對四月苦行的不敬。

22) 受條件限制的生物體，必須在純粹偉大奉獻者團體的指導下履行靈修。傳教士或獨修者其實都不是履行獨修。那些獨修者滋養順意的心緒，從而協助傳教士傳揚聖名的純粹愛意。

23) 每個人的家都是修院。住在家中，必須以培養奎師那知覺為唯一目的。住客僅是為了吃喝、睡眠等等而住在家中，那座房子就像地獄之門一樣。生物體進食愚昧形態的食品時，他的想法和注意力大都變得與至尊主作對。因此這樣的食品完全被禁。

24) 我們是棄絕僧，我們承擔社會改革為我們的部分服務，那是傳揚奎師那知覺 (dharma-samskara) 的必然部分。我們有權糾正知識份子那些不經三思的活動。傳揚絕對真理或會令某人心痛。

從而結束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茹傑所著的
《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的生平及教導》
的第八部分。

